碑傳集

十一

Asia

碑傳集卷二十二目錄

雍正朝宰輔

太子少保禮部侍郎徐公元夢行狀 陳兆崙

張文端公鵬翮傳 彭端淑

附錄九則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軾神道碑 袁枚

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五級贈太傅朱文端公墓誌銘 張廷玉

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田文端公從典墓表 李紱

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致仕謚文和桐城張公廷玉墓誌銘 汪由敦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文端公鄂爾泰行略 袁枚

又鄂文端公逸事 袁枚

又西林鄂文端公逸事 雷鋐

記所聞相國福敏公語 雷鋐

DS
734
.C56
V.11

碑傳集卷二十二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雍正朝宰輔

太子少保禮部侍郎徐公元夢行狀　陳兆崙

按年譜公名元夢字善長號蝶園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略同而字義亦近故天下稱蝶園徐先生公知名早仕宦垂六十餘年性剛介負氣不苟隨人可否中年以後精研理學益以涵養言貌溫溫若惟恐傷人者而中持白黑卒無所依違附和蓋信道篤而力行不惑者也公生十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乙卯散館以主事用越九年由主事改官中允日講官起居注遷侍講康熙二十六年

命入內廷授

皇子書同官德格勒善言易爲言事者所劾事連公下獄免死入辛者庫三十八年起爲內務府員外郎越四年再革職尋起爲內閣侍讀學士壬辰充會試同考官再遷內閣學士出辛者庫距其得罪之始凡二十有六年出爲浙江巡撫又二年由巡撫入爲都御史兼掌院學士先是都御史員缺

上諭廷臣保舉學問好不畏人如徐元夢者隨有是命六十一年冬
駕幸南苑公未及從
御製詩一章并序副以食品遣使于夜分呼正陽門入卽家以賜蓋
聖意以病中忽憶及三十年以前詞臣罕有存者故以是貺公凡孤臣
直節不容于衆口顚跌至再三在
聖祖朝間有而晚節類被榮遇不令湮鬱以終至如旣老而蒙異數如
家人婦子則惟張伯行李光地及公數人而已
憲皇帝卽位以舊學故特重公有加禮雍正元年由工部尚書協理大
學士事充明史總裁官改戶部四年坐繙譯訛誤落職在內閣學士裏
行走八年再黜坐撫浙時失察案
今天子改元之初復內閣學士遷禮部侍郎充
實錄及三禮館總裁仍
命入上書房授書
皇子四年加太子少保六年之冬公疾革
上遣使問所欲言公伏枕流涕曰臣受恩深重心所欲言口不能盡使
者旣返呼曾孫常取論語檢視良久乃罷及卒

上痛惜之爲頒特詔優卹視大學士榮哀備焉公撫浙時清約若寒素捐俸葺敷文書院書院故號萬松以公請
上賜榜易今名買田聚書以惠學者高安朱公踵行之兩浙人文之盛自此始凡繙譯經書不經公手定於文義或毫釐千里故今稱善譯無有出其孫步軍統領赫德之右者七年其嗣君爲公卜宅兆將下窆求誌墓于今相國西林鄂公相國之季故戶部尚書諱爾奇公爲余庚戌座主出公門相國因屬余按譜爲稿草狀其大略便取擇焉

張文端公鵬翮傳　彭端淑

公姓張氏諱鵬翮字運青謚曰文端蜀遂甯人也父光祿公某夢祥雲繞室覺而生公幼端靜如成人有大志嘗讀陸宣公奏議至貨賄之際云云慨然歎曰伊尹一介不取孔明淡泊明志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康熙己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時館中競以文藝相餉公年最少獨與魏環溪諸公講學不倦癸丑改刑部主事尋遷員外郎嘗辨疑獄不避權貴人皆憚之再遷禮部郎中
上召見賜太液鮮鯉以郎官邀
殊恩自公始庚申

特簡知蘇州府事未幾以太夫人憂去服除補兖州甫下車釋寃民三十人全婚姻一人因舉者屢遷兵部督捕右理事時

上方重于公成龍問諸臣中誰可繼者衆以公應於是

命與內大臣同使俄羅斯路經喀爾喀地初額諸德（儀吉案今爲額魯特對音同）與喀爾喀爲難

上嘗命達賴喇嘛解之至是復交搆喀爾喀聲言王師將援以紿敵公聞之言于衆曰古人有言慮善以動此行適中額諸德之忌當預計之毋使生變衆迂其議俄而額諸德果執我前軍衆驚欲退公急止之曰不可受

天子命奈何示小醜怯且吾退而彼襲其後將何以禦莫若陳師固壘以張之而徐遣一介以通其故彼若跋扈再計可也衆猶豫公厲聲曰事出危難正臣子捐軀效命之日公等皆怯某獨當之衆不敢拂于是從公前計額諸德服罪使還轉左理事再遷大理寺少卿己巳扈從

南巡還至吳門授浙江巡撫公之撫浙也約以率下興利剔弊旌奇節安流徙七年士敦實行人息競爭曾請免捐穀時議欲中傷奏上仍留任尋遷兵部侍郎浙民感公德扳轅涕泣繪其像於竹閣曰俾無忘我

公之惠政旋充江南學政三年
上嘉其操賜書奬諭曰從前作清官者宋文清一人近日張某堪與之
匹遂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會淮黃泛溢南北阻絕運道難通議者欲改
海運
上特調公總河命經其事公博考輿圖徧尋故迹于河自開歸至雲梯
以下於淮自洪湖泖盱泗以上按審形勢歎曰河性本直而壩曲之是
拂其性也河流入海而隘其口是阻之流也昔之淮南高而北下今之
淮西亢而東傾而以數竇為之牽引欲其還向清口不亦難乎欲疏河
必開海口欲出清必塞六壩海口不開譬之果腹而尾閭不暢也六壩
不塞譬之巵漏而中無蓄停也乃陳十策願以便宜行事
上報曰可於是擇人任使遵王景塞館陶之法修明潘季馴江一麟所
築歸仁堤之遺坼攔黃壩杜諸決口倍大河南北之堤曲者使直而河
水朝宗堵唐梗六壩開張福口裴家場瀾泥淺三汊儲及張帥諸莊挽
全湖之水并力敵黃而清淮以出是役凡耗帑數百萬有奇公不以一
錢利己故下亦感激輸忱樂為之用當是時水安其道民甯其居舟行
不驚淮運乃濟時人為之語曰昔之帑肥於人今之帑肥於地美公潔

也其居民爲之謠曰塘梗築兮水不通白駒開兮下河通海不揚兮水不湧民樂其中兮人安而歲豐頌公功也先是陳家莊外近漫灘內逼湧泉狂瀾騰沸相傳有水怪焉公爲文祭之三日有狀如牛徙去於是

癸未

上南巡自淸口至桃源周行徧視河黃淮淸同視公曰朕三十年前泊舟於此水不覆堤者數寸今安瀾若此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此皆奉

我

皇上經畧非臣功也

詔爲刑部尙書尋轉戶部尙書再遷吏部尙書

上嘗以公公直廉明凡有大疑獄輒遣判之前噶禮之參陳鵬年也公直鵬年而曲噶禮公子某牧懷甯屬禮下例得薦禮語同列曰吾且殺張家子姑從民望寬之尙望薦乎公按姦發伏振摘是非無所容同多類此

世宗卽位元年拜武英殿大學士

上在藩邸洞悉天下利弊及中外臣僚淑慝故初御極卽有是命其子某及某孫各賜爵有差時

上方勵精圖治毅然更新公亦以身任天下事因能授任持大綱去煩
細時議稱賢相焉公自弱冠入仕及爲相凡五十餘年名滿天下
主上不疑同官不忌考諸史冊往往難之年七十七卒遺子以邊防河
防海防三大務遺奏
上悲悼減膳贈少保謚文端賻賜甚厚公兩知貢舉及同考官所拔多
知名士三視河當爲相
上猶遣公曰以位則卿不當差以齒則卿亦不當差然徧視諸臣無出
卿右者蓋公長於治河凡所經畫無不完固至今數十年來遵守其法
不變某丁未試南宮
上以春寒賜天下貢士綿衣薑茶試畢羣詣
闕謝恩大宗伯吳公襄宣於衆曰
上有旨汝輩他日作官當如張鵬翮朱軾方不愧朝廷其見重如此
贊曰蘇子有言其生有自來其逝有所爲聞公初入棘闈監臨某公夢
緑衣白馬人入某號以爲奇使人記其名於簿試竣按之公名列焉祥
雲繞室之兆洵非誣云

附錄九則

大學士張文端公康熙庚戌進士由庶吉士仕至武英殿大學士雍正
三年卒年七十七著有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河防志
擢河東鹽道修復鹽池鹺政大舉內轉督捕右理事（賢良小傳）
巡撫浙江（時康熙二十七年）清漕弊釐鹽課建定海縣城（上同）
疏人字芒稻等河引運河水注江築挑水壩疏陶莊引河使清水敵黃
永無倒灌之虞挑蝦鬚等河引下河積水入海（通江南志）
漕艘進口舊在駱馬湖旁鑿渠名中河後又改挑新中河而淺狹不利
行舟鵬翮參用新舊兩河之半合為一河各建石閘以避黃河百八十
里之險從楊莊新閘出口漕運永賴他如通射陽湖則開蝦鬚溝瀉淮
揚積水則濬涇澗兩河復沭水故道則修築禹王臺隄址咸有成績（賢良
傳）
上以仲莊閘清水出口逼溜使南恐礙運口
命自陶家莊以下楊家莊處開挑引河令中河之水從此出口雖楊家
莊地勢低窪間有倒灌不過一二里清水仍然須出鵬翮乃相度形勢
於清邑中河鹽壩施工挑挖令中河之水穿子隄由雙金門閘入鹽河
至花家莊迤東穿黃河縷隄至楊家莊出口又於花家莊鹽河擋堤之

上建閘洩水漕鹽兩利動帑七萬八千餘兩河道大治陸燿河臣小傳

山左汶水旱洞運道中梗奉

命勘視請疏濬坎河雞爪諸泉分注南旺濟運而於彭口築挑水壩障沙水入微山湖又往豫省閱視決河備陳引沁入運利害謂地勢西北高而東南窪若沁從高直下而黃河躡其後患且叵測鵬翮諳練河務諸所建白不苟隨衆附和

聖祖每優詔從之賢良傳

疏請

敕下史館編輯治河事宜遴選進士舉人學習精通發工效用

上即以命鵬翮於是纂成

聖謨全書二十四卷恭呈乙覽陸傳

世宗登極以馬營決口復衝

命至豫相視鵬翮議幷塞詹家店四口黃沁合處有沙灘應加濬刷繪圖以進悉

嘉納鵬翮平生居官清儉方整有器局於河工最著聲績賢良傳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軾神道碑袁枚

乾隆元年秋八月十五日

今天子命車駕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三日公薨

天子再奠于其第加贈太傅謚文端冬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

堦次子翰林庶吉士堪與櫬歸葬剛日已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

枚伏考史册堯學于子州父舜學于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遊以

增崇其欽明二臣者雖訏謨無聞而要其能爲堯舜之師其人必邁皐

夔而上公奉

世宗詔侍

皇上靑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異音同歎慶堯

舜復生然則公啟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槪又豈可求諸唐虞下

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宣髮廣顙音中黃鍾鬚

數十莖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湖廣潛江縣

事治獄忤揔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

信爲解于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

都御史巡撫浙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莅任必詣翰林衙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衢洋石墩多風魚之災公楗老鹽倉漩中小亹渚夏蓋山功成坻廬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畫諾矣公不署名

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覩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于罪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頷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衛諸河爲經以趙北口兩淀爲咽喉穹壤引泉凹坻衛隄溉田六千頃其督賑山西也安流庸禁遏糴勸糶粟請留漕立醫廠增驛夫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味道神識凝然而于孜贊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爲都御史時請終父喪

聖祖勿許在營田所請終母喪

世宗勿許公雖斯徒跣洵涕力請至于批鱗叩閣章三四上黃門近御皆咋舌瑟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已則引古墨經禮請從征西戎

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閔其孝重違其意乃
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
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謀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葠公呼謝者再
開封稱量畢仍還之曰以束修問先生於誼甚古受之無所爲非第書
不云乎享多儀儀不及物吾體未羸無藉於葠故稱量之則已受汝儀
矣奚必及物耶
今上在藩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朝治亂尤悉既即位凡所陳奏無
不張施公自知道可大行輔志弊謀如恐不及乾隆元年首陳除開墾
省刑罰兩疏其他語秘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鬢頹禿且盡
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虛己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竭毣毣之思卒以
成疾輔
新君九閱月而薨其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口垂閉矣伏
念
國家萬世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已臣核國儲經費綽然後有
言利之臣倡爲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尚書
逆于汝心遜于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爲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
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某銘曰
惟天以
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庸恩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爲儒宗褆躬何約艾物何豐孤
終旣協陰陽就宮變醨養瘠休我王風凡彼百工俾俾衡衡或才之忌
或盛名之攻至于太傅而曰君子竟罔不僉同梁木壞矣心支明堂舟
楫朽矣慮海波之或揚讀公遺表惓惓
君王身墜泉底心立殿旁皋謨說命餘音瑱瑱配于
太廟祀于太學書于旂常葬于磽确松柏丸丸羊虎躍躍永峙一碑以
伉五嶽

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加五級贈太傅朱
文端公墓誌銘　張廷玉

乾隆元年秋八月己卯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
書加五級朱公薨於位先是五日御醫以公病勢聞
上方有祀事齋戒

命和親王問疾越翼日丙子
上親臨賜第慰問良久旣薨
上聞震悼輟視朝一日
親臨哭奠賻以帑金贈太傅入祀京師賢良祠謚曰文端逾年暨南歸
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公姓朱氏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籍江西瑞
州之高安十世祖永樂進士官刑部郎諱益者治獄多隱德曾祖諱崇
遂祖諱朝綬邑諸生考諱極光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
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孫氏妣冷
氏皆一品夫人公爲人小心精敏而優游充澹若不見其能事上遇人
一本於誠不爲矯飾篤弼
三朝褒寵備至益恭謹自始仕至極貴其居室衣服食飲見者不知爲
貴人所薦達士皆不使其人知不名講學其於心術義利公私之辨
國家行政用人忠邪興壞得失之方持之醇如也康熙三十三年以領
解第一人成進士改庶吉士又改潛江縣知縣以斷獄不阿制府意制
府怒果擬公不爲動且劾矣會新撫至謂制府如公言朱令賢也何劾
爲以薦入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尤盡心於獄訟有借逋公庫已

奉
旨寬追呼或欲以掊克爲能誅求甚急公力持不可久之卒如公議
聖祖因是知公名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
命提督陝西學政以關中先儒張子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學爲諸生
摩刮秦士大悅歲試冊報部科公不名一錢部科吏怒拒冊不收故遲
之爲公罪鐫二級調用時科試未竣代者且至秦士入試院合詞監臨
者請奏留公不得則大譁監臨者爲好言慰之會有以其事上聞者
聖祖知公操守特命竣試事退歸用九卿薦擢光祿寺少卿
聖祖意寖嚮用公久之超四級簡奉天府尹踰年擢通政使司通政使
出撫浙江三年拜左都御史丁父憂
命在任守制公具疏懇請終制不許則請歸葬畢以墨縗效力軍前又
不許時山陝二省大饑以公往山西視賑事事竣趨密雲迎
大駕又
命往山西試行水利社倉甫至又
命往陝西讞魏二等獄獄具還京師得假歸葬
聖祖宴駕公星馳赴哭

梓宮
世宗即位銳意興治國家大政及進退人才必詢謀公雍正改元拜吏
部尙書四月充
恩科京兆正主考加太子太保給假歸爲母冷太夫人壽
賜御書及尙方珍物無算是年復充
恩科會試正主考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丁母憂家訃未至巡
撫先以
聞公時在營田水利工所
世宗知公至孝恐驟聞過哀毀且召公至慰諭而
諭通政司及公在京家屬無先以訃告
命江西巡撫以司庫銀二千兩舁其家治喪公歸又
賜祭銀二千兩以公貧故也而
諭到家守孝百日即來京辦事公奏請解任終制益力是日又
諭閣臣大學士朱軾所奏情詞迫切宜允所請但三年爲時甚久目前
有畿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前來京師委任顧問公家居喪
次一年葬畢抑哀復命至則

世宗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賜膳
命以素服在內閣吏部都察院行走不補元官無與朝會燕亨公時內
總閣部外兼水利營田諸務勞憊甚疾大劇不入直一年具摺懇請解
任
世宗手詔敦論宜寬懷頤養無以久未入直職務為念明年解部務尚
直內閣坐撫浙時失察呂留良私書吏議革職
命仍視事尋還職兼管兵部尚書事又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十三
年復出相度海塘至中途聞
世宗宴駕公號慟趨還朝而
今上已有旨大學士朱軾老成望重令回京辦事尋
命協辦總理事務賜世襲騎都尉乾隆改元二月會試復充正主考又
充纂修三禮館總裁官公為政練達有體自為縣及撫浙未嘗假賓佐
摘伏多洞中吏不能為奸政事之外益著書有餘暇浙俗競為浮靡民
朝不計夕弊甚公以身教儉除供億減出入儀從衣綈啖糲椽吏無敢
曳紈綺凡里黨婚喪賓蜡燕會具有品式戒毋得越久之浙民便之郡
邑長望風自飭公察吏嚴而不苛吏皆奉法北新關素為奸蠹藪公至

乃無敢括責浙西自衢洋至石墩鳳凰以迨乍浦澉浦梁莊數百里海
潮汐爲害民安危倚塘爲命且築且圮公因地形水勢高下緩急爲捍
禦開淪撻石丈尺紓縮皆有法度惟公所築至今無患雍正三年餘姚
上虞會稽等縣塘衝決破傷民人廬舍
命公往勘還面陳形勢修治大要
世宗大悅悉如公議行公之視賑山西也先言便宜五事皆聽用凡銀
米贏縮里甲戶口遠近多寡勸糴之方及所以散給者規畫詳盡守令
惟受條約全晉賴以活公稔知天下州縣倉儲虛耗有司任意侵那一
遇歲祲發賑遂以冒銷爲幸災民轉徙溝壑無賴乃因山西之饑爲
上盡言其弊請嚴定章程飭下督撫勸補所屬虧空爲荒備又請易出
陳易新爲擇地分貯或糴或借一視民便毋令吏得爲奸事皆施行
國家歲轉東南漕數百萬而畿甸水穀二府之政不修幽燕多棄壤漳
衛滹沱灤潞諸流百道歲泛溢爲害元脫脫營田之法西自西山南至
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器具工作穀種費鈔五百萬錠歲則
大稔不賴於轉漕其計夫授田則壤定賦水泉陂塘門堰捍築之方具
見於往牒明之廷議紛紜欲復其蹟而不能其見於徐倘寶文定之論

尤詳惟戚繼光稍修於薊鎮豈後之水學無法不能如前謀國者亦無
爲近功尺寸之見不爾地利於古今豈有異乎公登政府時與怡賢親
王籌度畿輔營田水利合詞陳於
上發帑金百萬兩爲經費凡土方丈量水線水平散籌收籌及溝渠圍
堰諸法皆井井工且大興未幾而公奉
命出視海塘又以母憂歸又以疾求解職任十三年又自請赴浙視海
塘惜未竟其功公規畫大計務詳盡於生民利弊尤惓惓而督撫外吏
好興利爲功且爭言開墾病民尤甚嘗
今上卽位之初公首疏痛陳其弊言今四川丈量多就熟田加增錢糧
以成清丈之名廣西報部捐册墾田數萬畝其實多係虛無因爲通行
丈量之舉冀將求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着之數
大行皇帝洞燭情弊飭令停止丈量而前此虛報陞科之田業經入册
責令輸糧小民不免苦累又河南報墾亦多不實請飭下各省督撫將
報墾之田逐一查明如係虛捏卽行題請開除無爲民累又言法吏以
嚴刻爲能不問是非曲直贓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刻意株連惟遲鍛
鍊之長希著明斷之號請

敕下督撫嚴諭有司讞獄務須虛公詳慎原情酌理協於中正

上覽疏嘉歎悉爲施行而向之以興利爲功者稍相繼罷去其遺疏尤懇懇於理財用人之際謂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言利之臣倡說加增仰祈

聖明乾斷永斥浮言實天下蒼生之福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心跡各判幾微之際最易混淆惟在

皇上愼之又愼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嗚呼公之忠誠謀國無愧於古大臣之誼而

上之稽謀老成能聽用盡言可謂

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宜夫殊恩異數於公存歿之餘有加無已公學湛深經術尤邃於禮酌古今之宜期可躬行家居時嘗刻三禮及前儒議禮書爲家儀三卷撫浙時謂國奢示儉儉示禮又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爲儀禮節畧共三十卷以爲浙人程式又增定禮記纂言周禮註解訂正大戴記呂氏四禮翼溫公家範顏氏家訓又著有大易春秋詳解歷代名臣名儒循吏等傳若干卷輶車雜錄廣惠編竝行於世素有人倫鑑所舉士多游至大僚以功名顯於善類護持尤切爲左都御史時

世宗論六科皆屬於都察院科臣有抗爭者詞及公公力請乃得寬減
又嘗疏請凡文官四品以下皆得移封嫡母生母繼母皆得竝封以風
孝慈公生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原配陳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毛
氏謝氏俱贈淑人先公卒陳氏封恭人子男三人曰必堦以廕官通政
使司右通政娶張氏卒贈淑人曰必璂丙辰進士改庶吉士娶吳氏俱
謝淑人出曰必坦壬子舉人世襲騎都尉元娶李氏繼娶李氏陳恭人
出子女五人一字建昌縣舉人李家駒家駒未婚夭以節自誓餘俱適
士族孫男五人孫女二人銘曰
人臣之位相位而極非位之榮四海之責稽古相業視學崇卑虞湯有
作必咨咎伊温温朱公惟德之恭輯古名臣以程厥躬眷求簡任
聖祖
世宗公在綸閣金鐘大鏞
皇帝嗣服稽謀耆碩曰予舊學醇修淸德公之昌言殷命虞謨炯炯金
鑑
皇帝曰俞公事
三朝爲世毗依民有父母國有蓍龜生也褒崇薨也贈謚凡百君子敬

爾有位

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田文端公從典

墓表　李紱

陽城古濩澤也濩澤水出嶢山田氏之始祖諱某者由高平縣徙居焉至公而大顯人因卽所居稱公嶢山先生公諱從典字克五世有名德大王父諱永嘉妣王氏以苦節著王父諱三驪省祭官考諱雨時庠生邃於易以理學自任明季流寇之亂邑人欲迎賊紓禍力斥之一城人無污賊者旣賊至挈幼子及兄遺孤避地度不能兼顧棄其子負兄子以走賊退求子於草間得之設教天井關學者立碑頌德歿祀鄉賢祠自公以上三世並以公貴贈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初公生母白夫人將育公公考贈尚書公卜得丙戌日吉禱于神果以是日誕五歲能誦四子書九歲失母盡哀十歲成文章甫逾冠與故浙江巡撫張公泰交同補弟子員張亦有文名時稱爲田張甲子鄉試舉第二人戊辰成進士是科多名下士長洲何焯號知文推公尤第一云公學本於誠深經術尊信宋儒事親備色養居喪三年不入內附身附棺悉遵朱子家禮不作佛事尚書公有木枕泣銘以詩攜持行萬里終身不少離服闋又

四三年始仕得英德令以廉惠晉於神英德地瘠延袤四五百里賦籍
不可稽姦民詭寄逃遁懦者困陋例兩加至八九錢名曰均平公盡革
之清其籍民困大蘇賦亦無逋者修眉山書院以訓士祠祀宋三賢唐
介鄭俠洪皓樹之風聲士氣以振英德士鮮得解者近百年至是比歲
舉於鄉凡八九人政成行取赴京師縣民扳戀追送有踰嶺者翰林梁
君佩蘭記其事明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首疏調繁之弊請嚴督撫濫
調之罰以清吏治比掌陝西道又疏陳行取宜有定期額定名數考選
不當令堂上官保舉俾言官受私恩並得請著爲令巡視西城罷鋪墊
費查通倉僦神祠以居廟祝不受直不入也抑豪强清宿弊毛髮不假
借聲日益起
聖祖皇帝知公可大用超擢通政司參議歷遷左右通政光祿寺卿寺
故有招買行戶作姦侵蝕虧經費公治其黠者仍請限年帶銷所虧
聖祖鑒其誠爲豁免鉅萬踰月特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明年陞兵部
右侍郎並令兼理光祿前後凡八年不爲操切而勾稽甚晰時方議武
職罷任當回籍公謂年近者可勒歸若久居其所長子孫有墳墓婚姻
宜聽入籍獨持一議卒如所議行在部七年邦政修舉歲已亥勘事江

南擢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明年轉戶部尚書繼武進趙恭毅公後濟
以和平辛丑主會試得人爲盛
今上御極倚毗尤重癸卯五月主武會試八月
賜御製七言律詩又御書清謹公方四大字以賜尋轉吏部尚書明年
主京兆試序試錄曰諸生非孔孟之言不肯習非程朱之說不敢從發
爲文章應有司之程式粹然皆正誼明道之論信能不負所言則忠孝
大節皆在於斯蓋公修辭立誠以所自待者期諸生故親切如此六月
入閣協理大學士事又明年四月寔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期
年晉首揆公退讀書而已訏謨謹密雖子弟莫能知
優旨褒嘉賜賚無虛月雍正四年丙午歲以疾請老
天語慰留又二年戊申疾復作再以請
上鑒其誠始予告增秩賜金餞贈隆洽爲古今所希觀行一舍疾大作
至良鄉薨於驛館四月十六日也距生年得壽七十有八遺疏至
上軫悼無已䘏禮益隆蓋公學有本原躬行寔踐故能以至誠結
主知遭逢聖明哀榮大備匪獨公之光蓋
國家之盛事凡爲臣子旁觀鼓舞感而泣下者也公始娶蓋氏贈一品

夫人繼娶於潘封一品夫人側室郭氏待封宜人子三人愿早卒恪三品廕生亦先卒懋一品廕生女一人適庠生王執藝公薨之歲十一月晦日與蓋夫人合葬縣北山頭原先期懋來請銘敬次公大節爲序而恭紀

聖主恩禮異數以四言表諸神道爲詞曰

粵昔唐虞君明臣良逮世季晚隆污匪常亦有哲輔典禮莫終其或隆禮被於凡庸惟公魁碩自天篤生昌期之會

聖

聖相承咸有一德榮集厥躬游歷臺省論道經邦既衰彌劭維德之充將歸益華維國之光太子太師晉秩何崇賜金五千清德克膺邸居陪餞爾公爾卿置驛皇華爾車爾兵沙堤迢迢所司郊迎大吏以時存問

寢興

奎章夜明介福元衡既達遺疏卹典益增奠醊之使近臣上公經紀厥喪以命司空維文與端嘉謚易名豐碑峩峩

賜塋皇皇史冊所書異數希逢以明

國恩以教臣忠爲百辟師是似是宗濩澤之源嶕嶢之峯嗚呼

君恩高深無窮
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致仕謚文和桐城張公廷
玉墓誌銘 汪由敦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三月十二日致仕大學士桐城張公以疾考終
里第疏聞
皇上欽承
世宗憲皇帝遺詔以公配享
太廟賜䘏典如制予謚文和公子編修若澄赴闕謝
恩將歸舉葬事以所撰行狀來請銘由敦爲公甲辰主會試所取士受
公知最深誼不敢辭而公歷事
三朝本末具著將載在
國史亦非門下士所得私也謹舉其大者誌之公諱廷玉字衡臣號研
齋爲太傅文端公英子先世具詳遂甯相國所撰文端公墓誌文端公
配姚夫人舉男子六公其仲也公少有器識凝重安和濡染家學具經
世實用年二十九成康熙庚辰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入直
內廷受知

聖祖仁皇帝洊加遷擢戊子丁文端公憂服闋由洗馬累擢為刑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當是時公以名相子迴翔卿貳文學經濟已歸然負台輔望矣甲寅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初即命公協同翰林院掌院學士供
几筵祭告文字
初政殷繁
諭旨日數十下公承命應奉精敏詳贍悉當
聖意自是嚮用益篤十二月擢禮部尚書雍正元年癸卯正月奉
命為諸皇子師四月加太子太保八月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充經筵日講官起居注九月轉戶部尚書甲辰七月署大學士事丙午二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戶部十月進文華殿大學士戊申三月進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十月加少保癸丑九月以文端公崇祀京師賢良祠復即家
賜祭一壇公請假歸行祀禮甲寅正月還朝時公子若靄成進士
特授編修而公弟少宗伯廷璐督江蘇學政皆給假襄事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里天下榮之前後十餘年

賞賜至不可勝紀又
賜第及園墅
命紫禁城騎馬皆朝列所希有者乙卯八月
龍馭上賓
遺命與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公總理事務且詔他日以公配享
太廟本朝未有漢文臣與配享者非常之典公獨當之
今皇帝御極倚任有加
賜爵三等子乾隆元年丙辰正月奉
命爲皇子師二月
上親謁
景陵公與王大臣留京總理事務自是每
巡幸留公總理以爲常丁巳十一月進爵三等伯己未五月加太保九
月九日公七十生辰
上於木蘭行在賜詩爲壽復遣內臣齎酒筵以賜癸亥十一月
命乘肩輿入紫禁城中甲子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
車駕臨幸賦詩宴賚謂公與鄂公曰二卿眞不愧古之房杜戊辰正月

公以老力請致政
溫旨慰留己巳正月
特命公四五日一入內廷備
顧問如宋文彥博故事十一月得
旨予告御製詩三章
命內廷諸臣和韻以寵其行公至是登
朝垂五十年長詞林者二十七年主揆席者二十四年凡軍國大事奉
旨商度恪勤匪懈造膝對揚率移晷漏其所籌畫非可以一事名非可
以形迹數君子觀於雍正以來數十年之間吏治肅清人民熙皞沐
三聖涵濡之澤而公從容坐論享人世遭逢之極盛養和平厚福晚節
賴
聖主保全以有終始侑饗大烝於戲盛矣則公之慎密周詳所以仰承
聖明者於此亦略可想見也已公典領機要
朝廷大制作多出公手修
三朝實錄玉牒會典明史諸書皆爲總裁先後典試事自康熙丙戌迄
乾隆丁巳與分校者三主順天鄉試者一主會試者三

廷試朝考皆公首爲閱擇一以公慎將之其佐司寇時山東鹽販糾眾
爲不軌青州奸民倡邪教徒黨甚眾有司捕繫百五十餘人株連未已
公奉
命往勘戮七人遣三十五人而讞定天下服公平允爲吏部絕苞苴杜
請託銓政肅然浙江江西界連閩廣流民入深山種麻苫茅以居號棚
民千百爲羣不隸州縣爲良民害公請編戶籍行保甲消慝弭患至今
帖然又令甲婦人三十歲以內守節至五十歲者得旌公建議以未五
十而卒者乃享年不永非守志不終請以守節至十五年者一體旌表
皆著爲令翰林爲儲才地務培養有所薦舉必深知其人之才品而後
上聞卽擢用終不以語人其諸所陳奏雖家人子弟不得以間請非宣
示人終莫得而知也方公之致仕也
上特賜詩爲券翊日公當入謝適大風畏寒恃
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齎摺奏謝未親詣
宮門廷議以公大不敬賴
皇上始終禮遇得以大學士致仕及公薨而仍得與侑享之典仰見
聖主優老成全

國體有出於臣子所萬不敢冀者公事親孝居文端公姚太夫人喪哀毀盡禮兄弟同官於朝以時讌集白首相對老而彌篤子姓戚鄙列仕籍者甚繁無不約之以禮法生平無聲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無所營時手一編晏坐室中寂如無人僚友共事者閱數十輩平心接之多所容納人不見其有疾言遽色桐城東門爲七省孔道大溪當其衝橋數毀公爲建石橋濟渡者里人名之曰良弼橋又設義倉以貸貧乏歲歉則又自出穀助賑以爲常所刻詩有傳經堂集焚餘集澄懷園詩選載賡集其文集疏稿若干卷藏於家公生康熙壬子九月九日薨於乾隆乙亥三月二十日年八十有四配姚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四長若靄雍正癸丑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公歿若澄乾隆乙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若淑廕員外郎若渟官刑部主事女三人孫十人曾孫曾詒曾綬曾誼曾諒曾諧曾誠曾讓曾訓曾詝曾孫一人元弼某年月日

諭葬於龍眠山之塋銘曰

國家全盛篤生者耇光岳氣合如星有斗有偉文端遺緒肅後緊公濟美爲韋爲平氣溫以厚德粹而清爰寄心膂爰任股肱歷事

三朝久履揆席長養中和天壽平格出雲作雨不見其迹
聖主主之公密贊之度則謀之協則斷之夙夜匪懈綸綍渙之二十四
載元化鴻龐燕國文章風度曲江其可見者爍於家邦翼翼
寢廟惟公侑思
皇繹
明綸眷爾舊思考行易名垂宇宙思龍眠
賜阡如堂如斧載纘世緒克繼厥武勒銘貞珉用諗終古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文端公鄂爾泰行略　袁枚

昔蘇軾不及見范文正公為終身憾枚猶得見鄂文端公公方頤廣顙
鬚髯若神色溫而語莊面兼春秋二氣自命過高常卑視古人氣出其
上然于近今人才一善一技不肯忘以為坐政事堂批敕尾非宰相事
也宰相事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賢不肖不可卒知則姑就其文章之表
著者考之故每一鄉會試必採訪如飢渴胸中有某某皆非素相知及
溫卷者己未禮闈撤公立
宮門向閣學蔣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聞人文所卜悉不讐惟袁枚
一人驗耳聞出君門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公故年家子聞甚喜而此

科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然枚聞雖感公竟不知公從何處見枚文
也以公位尊亦不敢一謁謝壬戌試翰林翻譯枚最下等公所定也啟
黏名大恨召枚往賜飯與深語且曰觀汝狀貌
天子必用汝汝爲外吏必職辦或憂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者嗚呼
公之知枚如是枚既早退不獲有所建白以彰公知人之明意欲報公
以文章而公之行事又無從搜輯屢呼負負今年秋公長子容安來督
兩江將趨庭時所腹存手集者命枚具筆牘受辭乃得粗舉梗概以備
國史之遺謹按公諱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西林者其舊居部落
也高祖屯太率汪領七村人投
太祖高皇帝曾祖圖捫襲佐領從征張理陣亡父拜官國子監祭酒公
以舉人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授內務府郎中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公將杖之公袖匕
首見曰士可殺義不辱王敬其強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鄉試還授
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縉紳橫甚抗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等
一大創之設春風亭招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撫軍

爹中門迎奴奴來見公公高坐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亦無如何巡撫雲南先是雲南貴州廣西三省苗屢撫屢反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盈廷失色

世宗大悅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公進呈生年月日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公知人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張廣泗張允隨元展成哈元生韓勳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終不甘諸漢姦又陰嗾之改歸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窩泥滇黔之泗城長寨車攊夷粵之西隆州相繼驛騷鎮沅苗縛知府劉宏度于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然後剖心祭旗公慙怒次骨奏請革職討賊贖罪

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

優詔不許公感

上恩益奮督軍鏖戰所獲苗皆刳腸截頭分掛崖樹幾滿見者胆裂繳

上苗寨弓刀鎗礮軍器無萬數丙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

界處號庚戌橋開通黔滇路八百餘里先是孟養苗與老撾國相連明正德間作亂兵部尚書王驥率兵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有然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常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沿路諸頭目金環花衣焚香俯伏懲子莽子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傸錢賨布金盤銅蟒等物皆離中原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歧豆如栗子大

世宗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封襄勤伯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都會準噶爾未平

命公爲西路經畧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敝中華無益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

世宗竟罷兵與天下休息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出語秘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

上必嘉奬忠誠頒示天下常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小大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以故公所到處巡撫以下走千里拜謁虔若天人公亦以身殉

國知無不爲一切嫌疑形迹無所避門庭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漏盡乃
已督三省時疏一切水道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硐八達粵之楊林諸
河俱宣流貫行商貨鬻至貴州布政司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軍鄂彌
達請丈欺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阻之尤護持善類前滇督
高其倬楊名時俱獲罪楊待鞫而高修城公每見此二人談移日從者
放儀仗鼾睡或四散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爲
變公力護持乃免楊夜夢羣蜂攢嚙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夢
中貌貴州巡撫何世璂以名儒爲糧道某所劾公昭雪之經畧歸
世宗命戶部尚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椸禁盤匜椷箭之屬必具已報
齊矣
命舁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
朝奏事畢
諭曰卿勿還舊居可赴新居手書公忠弼亮四字賜之侍衛十人捧而
隨公公入
宸翰亦入聞第中無園圃
命以藩邸小紅橋園賜公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公弟爾奇提督九門

兼兵部尚書公力爭不可
世宗笑曰卿慮而弟反耶公曰兵權歸一不可啟後世以漸過爾奇書
齋甫掀簾不入而還爾奇急詣兄問故公庭立責之曰汝記我兄弟無
屋居祠堂時耶今甫得志而侈陳若此吾知禍不旋踵矣爾奇跪泣請
改乃已嗣後伺公往先藏器飾乃敢見然卒爲李衛劾奏以侈敗方服
公先見也公性方嚴面折廷爭老而彌甚然待下亦能受直言雲南司
道賀慶雲見大理令劉某獨曰某眼眯實不見慶雲公嘿然心嘉其直
薦之枚初見公便問張與稱羌夷一氣所生公報虐以威虔劉太重公
笑曰五十年後自有定論也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
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騾而奔擁
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
方知倉卒時爲騾傷虹潰未巳公竟不知也乾隆元年每行一政下一
詔海內喁喁拜泣歌舞以爲堯舜復出有歸美于公者公悚然曰

天生聖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年六十九薨
天子親奠配享
太廟謚文端有奏疏詩集各若干卷子某某

又鄂文端公逸事 袁枚

張廣泗之征丹江也來辭公牘記軍事數條將請公處分公餞諸燕寢竟日管絃鏗鏘口不及軍事張不得已請間公問何爲曰軍事公正色曰吾以汝爲能辦賊者故用汝不料汝非將才也用兵之道變化無方故曰閫外將軍主之其隨時制勝豈我與汝今日所能預定耶惟兵少或餉不足者當問總督而我部署久定故懽而飲汝汝尚何言諸將聞之皆心折駭伏初廣泗知思州府說公取古州八萬云其地廣千餘里在黔粵之交分兩省觀則在外合兩省觀則在內廣泗乞到黎平探知形勢可以奏功公即調廣泗知黎平黎平諸葛營者古州形勝處也後倚大山西接懷遠中有五丈臺登之見大小丹江苗俗傳孔明登後無人登登輒頭痛廣泗到即輕騎登臺苗望見廣泗指揮臺上驚將圖已即聚衆張礮下坡處廣泗心動不肯下宿于臺次日五鼓大霧從山背銜枚下苗驚以爲神歸盡得其出入要領啟公招降都溶兩江苗而征

丹江九股苗

世宗慮廣泗新進好事命內臣牧可登春山至軍營參謀至丹江已平

世宗大悅授廣泗貴州巡撫

召公入都公薦廣泗爲巴里坤副大將軍征阿拉蒲坦先是大兵屯巴里坤山北人馬多凍死廣泗往請于大將軍查郎阿曰賊不畏凍以能移家故也賊能往我亦能往盡學賊移家法覓向陽有水草處立營查不信廣泗率所領兵如寇法其年兵無死者馬膘肥如初敗賊于木壘城殺無算生禽六百人

世宗大悅命總督湖廣會古州苗反煽連楚粵諸孽陷思州清平

世宗切責公命刑部尚書張照都統德希壽督師貴州照等奏改流非策

世宗愈怒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効力軍前會

今上登極加廣泗七省經略衛督兵貴州羣苗呼曰上諸葛營老子又來矣愼勿與戰望旗幟輒走廣泗奏張照等所以無功者分守兵戰兵爲二故也黔兵本少而又分之何以辦賊請調全省兵齊集鎭遠以通雲貴往來之路

上許之廣泗率三萬兵張强弩追苗至凱里香山山有牛皮箐當四山之凹深數百丈闊三里苗避弩爭走箐下廣泗據山築長圍四面環之苗無所得食相枕藉餓死者四十餘萬人三省猺猓爲之一空嗣後古州雞尾擺處俱改衛設屯而羣苗亦不復反矣哈元生者河間人也高鼻長髯以守備從公征苗每戰輒陷陣擢安籠鎭總兵烏蒙之役賊數萬營官防海子張旗鼓譟元生率兵四千討之賊有名黑寡者號萬人敵每大呼鷹爲退飛戰日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以左手格槍右手拔箭射之槍應手斷而黑寡已受箭落馬一目出矣元生斬首揭竿上羣賊奪氣退走追至得勝坡別寨苗起應之聚衆鳳凰山元生知衆寡不敵乃密令參將康世顯等夜率土兵暗繞賊營分左右隊伏山下約曰聽號礮起次日黎明元生率兵挑賊賊盡出官兵不動待賊將近忽礮發聲元生舞雙刀衝敶山後奇兵突至賊敗走追之盡俘其衆元生手擲一賊于空中高數丈以刀揮之作數段墜羣賊大駭以爲神勇嗣後望見安籠鎭旗纛卽逃無敢格鬬者

世宗召見賜宴以元生回部人不漢食命光祿寺別具特羊之餐二人者至公家皆供掃除之役若隸子弟然

又西林鄂文端公逸事 震鈞

鄂公爾泰號毅菴滿州鑲藍旗人西林覺羅氏由舉人歷官大學士乾隆十年以疾薨於位遺命不作行狀碑銘事績當載

國史公性耿直好獎厲名節惡偷合取容以媚世者其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文定公方獲譴朱綱繼之多方羅織以實其罪將欲用刑訊當是時兵民洶洶爲楊公幾欲擊朱綱□公而定公從容語朱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公嘗言楊公如古器不可瓦缶用

今上即位首召楊公楊公抵京奏公處置苗疆非善後策楊公捐館公經紀其後事哭之哀

世宗時合河孫公嘉淦被誣有婪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公曰孫某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即

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弟諱爾奇與孫文定公同以少司空兼祭酒者也余爲國子學正公知余名欲一見余不敢往余以庶常入直

上書房高安朱文端公語余鄂西林望君一見余仍不敢往公至

上書房乃就揖公甚喜高安公病余往視問廷臣可任大事者高安艮久曰西林一日公在直廬招余與任君啟運共語公詢吳草廬從祀議

任君遴余夙言甯屈草廬以仲大義公首肯甲子冬余再奉
召京公已病余往視之至榻前坐語久加獎勖泛問人才余舉所知對
公曰是常往來於吾心者也又曰他日容安可與子共事容安公長子
號虛亭與余同年進士且同直
上書房骨氣甚肖公每欲余指其闕余曰聲色貨利無一沾染果決有
擔當可爲君信余每見公如春風風人君尙未至此耳方望其繼公志
事爲柱石臣不謂竟于準噶爾以見危授命終也故因憶公而幷識之

記所聞相國福敏公語 雷鋐

公本訥殷富察氏滿州鑲白旗人康熙丁丑進士榜名傳敏後改傅爲
福故天下稱福公
世宗憲皇帝藩邸時深知之召授諸
皇子書故公侍
今上自沖年始乾隆二年以大學士謝病仍在
上書房行走公直
內廷講習與蔡文勤公共事者十年以直道相劘切間有異同久而益
孚文勤公歿公歎曰蔡聞之君子人也公平生尤服膺高安朱公曰此

我心之師也公嚴氣正性凜不可犯習與之處開心吐懷廓然無城府後進有言論相左者始未嘗不變色事後保任旋及之鉉在都丁外艱公以賻來曰非不義之物勿卻也鉉服闋在籍二載公曰來何遲豈必俟

君命召乎曰母老且病公曰然則爲太夫人也今立朝仍當思爲太夫人也公既辭政府向鉉曰此位豈易稱我浮沈其間君心不我嗤耶又謂自翰林至今數十年遊心典籍泛濫無歸所自信者骨性鯁直不能脂韋隨人至老猶存故我耳晚年讀安溪周易觀象曰少年心氣粗浮不知安溪之學假如安溪今尚在縱不納我拜亦當稽首門外耳公於諸史皆有筆記治亂之根原君子小人之盛衰消長慨乎其言之曰我身後必以此歸君今不知存否他日當問公之後人

碑傳集卷二十二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二十三目錄

雍正朝部院大臣上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傅禮部尙書沈端恪公近思墓誌銘 彭啟豐

又都察院左都御史端恪沈公神道碑 杭世駿

附錄十一則

禮部侍郎魏公方泰墓誌銘 方苞

又附吏部侍郎魏公定國神道碑 袁枚

少司寇王公承烈墓誌銘 朱軾

又刑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蔡世遠

禮部侍郎蔡公世遠墓誌銘 方苞

又蔡文勤公傳 賀代佾

又附蔡文勤公祠碑 沈廷芳

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特授尙書致仕郝公林墓誌銘 曹一士

工部右侍郎喬公世臣神道碑銘 杭世駿

吏部右侍郎加都察院左都御史瑯琊王公沛憻墓表 李紱

砥傳二十二目

又左都御史王公傳

曹一士

又王沛憻傳

子本棠附

諸城縣志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雍正朝部院大臣上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傅禮部尙書沈端恪公近思墓誌銘 彭啟豐

性情正而後學術明學術明而後事業著處爲醇儒出爲名臣無異道也朱子以來五百餘年閒而知之克符名世之實者在本朝則睢陽湯文正當湖陸清獻繼此者其吾師端恪公乎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闇齋世爲仁和五杭村人家本力農世孝友醇謹鄉黨稱之公生九歲而孤家貧隨仲兄遊學靈隱有借巢老人者資之讀儒書負笈虞山錢燦巖虞停之門既歸家補諸生讀宋儒書刻苦勵志書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於座隅嘗自言其得力曰吾由周程張朱之書上溯孔顏曾孟之心怡然煥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亟返里門理故業選期已過顧以學未成不出也頃之仕爲河南臨穎令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餽遺謹號令禁科派四十八年大水請發粟以賑全活無算明年大熟建社倉七所設義冢收

埋枯骨捐俸葺潁城築孔家口於鄭州潁民自是鮮水患建岳忠武于
忠肅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蒞潁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
得行擢廣西南甯府同知引疾歸教授生徒布衣蔬食泊如也今相國
高安朱公撫浙時疏薦公
聖祖召入京監督本裕倉會臺灣用兵總督滿公請諸朝乃
命公往公作遠慮論四篇大指以臺灣宜析爲縣每縣各分都圖保甲
易於稽查又取民壯拔置行伍以充各標其餘流民必審其籍以授田
當時採用之海疆底定雍正元年
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敝胥吏多假手爲姦公夙夜勤愼有
姦輒發吏不敢欺旋晉太僕寺卿明年典山東鄉試超授吏部右侍郎
每奏對之日齋戒越宿志氣恪恭於育才用人尤兢兢焉雍正五年特
擢都御史公自縣令起家洞悉閭閻疾苦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利弊
於民生有所裨益而後已當廷議耗羨歸公時力爭以爲不可衆皆驚
愕弗爲動
聖主鑒其誠不之罪也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
上聞震悼賜帑金遣平郡王散秩大臣奠爵官爲治喪予祭葬如禮謚

端恪加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廕一子公立心坦易純於踐履非道義一介不取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爲文樸實說理類南宋大家所編夙興錄誦法稼書先生出而臨民動以嘉定靈壽之政爲師晚年蒐輯當湖遺書爲十四卷其他所著書又數十卷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喪爲表墓曰理學名臣蓋深知公者也公生康熙十年正月十四日距卒之年年五十有七曾祖諱學顏祖諱時吉父諱大震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妻項氏繼妻徐氏皆贈夫人又繼朱氏吳氏子三長玉麟監生早卒次遷戶部主事三玉璉廕生女一適舉人趙溶雍正六年葬公於湖州歸安縣埭溪之陽啟豐鄉會試兩出公門下服公之教既久哲人云亡不勝哀慟謹按公年譜誌之墓而爲銘曰

斯文未墜天挺喆賢斗杓所建四氣回旋有紛其學異說晦蒙闢邪衛正公探厥宗有驟厥守亹亹畏葸公謹厥趨道直砥矢起自循吏擢之卿貳篤棐靖共臣道具備爲孔顏樂爲禹稷憂清和與任惟聖兼修天子曰咨失我良弼制詞褒榮典禮優恤峴山巍巍苕水洋洋有斐君子沒世弗忘

又都察院左都御史端恪沈公神道碑　杭世駿

雍正五年冬都御史錢唐沈公以疾薨於位
上聞震悼身後之典有加
命王大臣致奠賜帑金敕吏部官爲經紀喪事加贈禮部尙書太子少
傅賜謚端恪給祭葬如例
御製碑文榮哀兼至其仲子遷奉公喪歸卜葬於歸安縣埭溪之新阡
徧乞墓銘誌傳於鉅人長者以光顯先人之行業駿於公爲鄉里後進
少嘗以文字見知於公知公之行誼最悉非其文足以致公不朽公有
其不朽者文或藉以傳焉謹按事狀公諱近思字闇齋號位山又號俟
軒世爲仁和之五杭村人曾祖學顏祖時吉父大震皆以公貴贈資政
大夫吏部右侍郎妣皆贈夫人曾祖母尤矢節撫孤孫避兵旣艱瘁彌
厲以故贈君終身無笑容公少而夙成年七歲請於父曰仁爲何物贈
君大奇之九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少長從虞山錢燦巖虞惇學補錢唐
學官弟子公之以錢唐著望自此也假學舍授諸生經厲志求聖賢之
學曰人欲窮理必自六經孔孟始讀六經孔孟自集註始欲修行自敦
倫始敦倫自力行小學始坐右書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語自
警康熙己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時座主孝感相國將致政歸儀結案本集與

孝感書云茲來京候選適當老師致政留都非感進士時也公上書論孔廟前此從祀於道統正傳有未當者其略云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爲繼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乎孔子也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也及明嘉靖以後與朱子岐途異軌者亦並從祀其時因功業之高聲名之盛又以門人徧滿附和者多遂至謬誤相沿習焉不察使千聖相傳心法如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功若有不由其途而可入聖者此大惑也因極論當湖陸稼書侍御學術純正宜膺祀典孝感深韙其言後侍御竟列從祀其論自公發之家故貧惟一僮執役謁選授河南臨潁令不改素操單車蒞職修倉建社豐凶有備役夫築孔家口堤潁人至今無水患立岳忠武于忠肅雙忠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自爲碑記以率勵廉恥敦厚風俗爲本務膺循卓薦去潁之日士吏攀車灑泣道不得行擢廣西南甯府同知執法不避權貴豪吏斂手未幾以病乞歸集生徒教授如初豫章敷文兩書院來聘主講皆辭不就相國高安公撫浙時以賢能薦監督清河本裕倉嚴立規條搜剔奸蠹積弊一清未兩月浙閩督臣來請以公攝臺灣府事

聖祖仁皇帝可其奏卽命公往時臺灣逆亂初平方資撫輯因作遠慮

雍正五年冬[illegible]

四論略云臺灣爲沿海諸省保障鹿耳天險澎湖孤懸非若內地之可以臂指使也以二千里之幅員止設三縣聚一二百萬無家室妻子剽悍狠戾之徒肆行其輕鈔任俠之習地方之儆由此而起莫若取臺灣析爲數縣俾各治其地每縣中各分都圖保甲統領約束絲連繩貫易於稽察一道一鎮彈壓府治駐兵三千游守千把分防各縣又取民壯之材勇過人者拔置行伍嚴加操練迨兵多之後潛移內地以充各標其餘流雜之民必審其籍貫稽其家口方許授田土否則悉驅過洋自可化頑暴爲淳良變海島爲禮義矣當時採其議行之

憲皇帝初卽位向聞公名

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骩胥吏多假手爲姦公密察輿論盡得其隱吏不敢欺由是宿弊頓絕旋晉職太僕寺卿明年典山東鄉試未竣事超授吏部右侍郎山西撫臣方上耗羨歸公之議

上將從其請公力爭殿陛間同列皆爲失色

上嘉其誠劃不之責也方是時公直諫聲震天下丙午主江南試陛辭之日

御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秋月明之句明年春晉都察院左都御史

總裁禮闈得士稱盛公受
聖主知遇至深不五年間自散吏擢至九卿日夜淬厲殫竭思慮凡國家大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後封事十餘上皆剴切明白不爲苟應故事每封疏將入必先期宿戒鍵戶沈思繕稾竟北嚮叩首而後行雖家人莫知所陳何事海內識與不識朝夕喁望希公枋用卓然大有爲於天下而天靳其年不得竟其所用是冬遘疾卒於位年五十有七公慎交游寡言笑學以程朱爲準的與儀封張清恪公講性命之學清恪公所著學庸講義皆與公往復辨論而後成生平敬李梅崖之道義蔡梁村之理學晚歲篤好稼書文集與聞人雷鋐王道考訂其業夜分不休所著述數十卷曰學易學詩讀論語注偶見錄儀吉案本集爲偶見錄小學咏勵志雜錄眞味詩錄天鑒堂詩文集皆理道之言銘曰
元氣坱圠坤厚甯曲江迴折濤瀾生嶢嶢大儒天挺英樹立匪祗一世名蚤從小邑流惠聲力振弊劾扶孱諗築堤捍患潁水澄東人泣送西歡迎旄頭夜隕赤嵌城卓然遠慮推用兵坐可危論起卽行
帝憂銓法俾掌衡從事僶諷莫敢窺逆鱗不憚徑寸攖竑諍侃侃殷殷
貳

帝原其戇嘉乃誠南牀獨坐望匪輕圓首蹻足跂治平胡不憖遺末疾
嬰翩騎箕尾遨太清茗水嗚咽繞
賜塋羊馬躑躅樂石貞維公孔思兼周情氣奪暗啞驚聾盲執朱之與
扶陸精繼宋五子張周程儒術彪炳辭鈎鏗銘詩徵實不可更

附録十一則

以直道忤其長輒投劾歸朱軾天鑒堂集序本集上鹿老夫子書謂南甫守君性情行事與迂闊素履有風馬牛不相及者若阿私苟容不獨自負生平且負師德故不得已作告病計　獻吉案鹿公名祐字蘭皐潁州人前河南巡撫

端恪爲選君尚書隆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敢仰視端恪獨侃侃持正議一日晝諾尚書曰可端恪曰不可尚書怒端恪持之益力良久尚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且曰僚友當如此矣入告於
世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全祖望題神道碑後

時山西巡撫諾敏上耗羨歸公之奏下廷臣議位山言耗羨爲額征所餘本無定數今歸公則與額征無異日久滋弊耗羨之外必復加耗羨是重困民也爭之甚力
世宗以耗羨惟無定數故不肖有司取民無制遂著令以加一爲率提解司庫兼采位山言凡民間公事仍許用耗羨不得與正供比其有額

外加收及私派民間者罪之 測海集
九卿議耗羨公言今日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
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
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
廢之則人倫絶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衆皆爲公懼
上不怒也 全祖望題碑後
公疏請定屬員調補差遣之例以爲去不肖宜速而任賢宜久此如根
荄之生必立時拔去方不滋蔓嘉禾之植必深培長養而後成熟督撫
有以屬員爲不肖而調簡者應卽行降調有以屬員爲賢能而請調繁
者除初選時已奉
旨准調外其餘必須任滿三年果有善政可稱并查實無虧空令督撫
開明事實咨送引
見方准調繁則地方收得人久任之效而絶虛聲躁進之弊矣又督撫
差遣今多以州縣調入省會經年累月不得在任雖如龔黃卓魯不能

常在地方亦復何益請嗣後一切差遣署理之事俱用同知通判佐貳等員不得輕調正印若以佐貳爲不足差遣則此等官員竟成虛設應卽以不職參革不宜令其竊位素餐如有萬不得已之委署盤查須正印州縣者亦必地方貼鄰可以朝發夕至兼顧無悞不得隔越百里之外其有公務調入省城亦必隨卽發回除科場大典外不得逾半月之限以致廢職曠官本集

疏論典史改用正途謂典史職分甚微而與民最親臣考唐宋進士初第縣尉與拾遺史館侍御史中書舍人知州縣事並除往時賢者多爲此官卽周程大儒亦起家主簿近因例由考職吏員出身遂咸以卑賤目之欣逢我

皇上洪慈大小臣工同仁一視於雍正二年冬舉行計典

特恩澄敘典史雜職俱得與州縣官一體卓異庶人人可以鼓舞而知所自新矣但查此等官員其應選班只據外省總冊挨次選用現今所選僅至康熙二十四五等年卽使其人盡屬壯歲考職歷四十餘年亦已年屆古稀豈堪復充捕務其吏員出身又屬久慣衙門易于作弊本人亦自以出身卑微不肯復修名節甫一到任書役皁快本其同氣舞

奸弄法本其故智害人詐財本其生業人多以其官小而恕之魚肉小民若分所應然卽至嚴加參革彼視其官本同負販曾無警懼應請將典史仍古制爲縣尉改州目爲州尉與教職平行補用正途凡有舉人揀選期遠年力精壯情願試仕者許具呈本縣通詳司撫造冊咨部挨次選授照府廳之例與正縣有正佐之分不行屬下之禮三年內遇大計卓異有實在潔己愛民弭盜恤囚治蹟表著者行令該督撫據實薦舉卓異優陞其餘同正途論俸陞轉不與雜職比例如此則佐貳微員亦可望以救弊補偏之事風塵下吏不致安於卑汙苟賤之爲滌除民害一也整飭官方二也疏通人才三也實於地方事務大有裨益 同上

二年典試山東回京奏臣在東省見百姓耆老言及原任糧道余甸原任布政使佟吉圖二員清廉愛民家家感念查余甸等因河工被劾其獲罪情由臣未悉知惟是與情愛慕解任後迎養輪供起解時又爭出錢物攀留追切之情出於誠心若非實惠及民何以得此臣旣經目擊不敢隱諱謹具摺直陳又奏查東省虧空繁多據撫臣云欠在藩庫者一年以來皆已全補欠在各州縣者尚有三四十萬正在嚴催急補臣愚以爲塡補庫項固當上緊然亦須量其力之可爲而不累于民若一

味嚴急各州縣只顧一邊暗加火耗有傷民力非
聖天子愛養民生至意要在大法小廉清心節用漸補而不覺其難既
補而不復再虧斯爲善補之道臣愚以爲宜將虧空之省飭令撫藩通
盤清算共計若干分別四等一爲奉
旨事件公捐之項一爲通省事件公用之項一爲前任所遺代認之項
一爲本官自己侵挪之項造具清冊不得掩飾其爲自己侵那者固當
著落本人賠還置之重典矣其爲奉
旨事件公用者當遵
旨施恩照例豁免矣其爲通省事件公用及前任所遺代認者此等官
員概無以侵那治罪似乎太過若留之地方甚爲有害既經虧空必不
肯將己財補用不過取之於耗羨仍是地方之物況肯受虧空之人必
不能有操守而善節省久留於任不特前虧無補必致後虧復生展轉
滋累徒使百姓日受重耗之害臣愚以爲此時凡有虧空之員應即令
其解任另選賢能之員開明數目將加一耗羨量留上下各官養廉外
酌算每年應補舊虧若干限年補清報部酌量議敘如有於加一之外
再行妄加火耗者即以貪黷參處同上

公奏江浙塘工云舊時所築老塘之石長皆丈餘厚可五尺不橫鋪而直排之又鎔鐵條以束之故其塘堅久不壞後人修築爲省費計石之長厚減半又用葢而中塡亂石或拆舊爲新一丈可化二丈一遇潮水直射塘底搜空根脚不轉眼而即壞劉晏有言使有贏餘則官物堅牢今宜照前人修築之法以堅牢久遠爲貴不宜過爲核減 同上

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爲僧碑文諱之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端恪以吏部侍郎獨對

上問之曰汝固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之端恪曰臣少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以報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

陛下爲釋迦臣即有記安敢妄言以分睿聽

上改容頷之曰眞是臨川李公聞而歎曰君子哉閒齋也 全祖望題碑後

端恪既爲儒私淑應潛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尙少及自

靈隱歸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淩君嘉印從之求得其遺書乃知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問有未安皆反復以求其通論者以爲應氏功臣 同上

本朝眞儒輩出平正切實一以朱子爲宗推平湖陸先生爲最著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少習于禪旣乃一返諸正沈潛反復乎六經儒先之旨以體驗於躬行踐履之實其令臨穎也修城築堤積穀勸學務爲百年利賴之計與陸先生之宰嘉定靈壽同其立朝也端方耿介表率百僚遇事多所建白與陸先生爲御史之直言讜論同公喜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歧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而不能自止 雷鋐文集序

禮部侍郎魏公方泰墓誌銘 方苞

公姓魏氏諱方泰字日乾江西廣昌人也康熙甲子舉於鄉爲選首庚辰成進士選庶常韓公慕廬掌院事數爲余道公學行時諸翰林以韓公故多索交於余間與公相見稠人中未嘗以言語顏色相親因是心重公及乙未西事興領軍餉者四人而公與焉眾皆詫公文儒沙場萬

里行宿鮮人煙數攻剽言者皆爲色懼而公怡然及出塞結隊安營號令明肅撫循徒旅人忘其勞反役人畜鮮傷耗什器無遺亡自是以後領運者六事集而人皆便之蓋公自散館後即

召入南書房旋

命侍滴親王講誦

聖祖已審知公之爲人故自翰林改官通政司蓋信公可屬以事久矣於是天下士始謂公之底蘊不可窺尋而歎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也公爲檢討主山東鄉試視學滇南擢侍讀改通政司參議復主試閩中教習壬辰科進士士聞公誨喻多勵學自檢於躬行其在滇南與撫軍劉公應樞善還中朝大農趙公申喬數稱其廉

公

世宗憲皇帝登極擢太常卿遷正詹事乙巳夏以本職攝內閣學士尋遷禮部右侍郎嘗

正告廷臣曰如朱軾張廷玉沈近思魏方泰朕保其終無二心人皆意公將繼武於朱公而公以年滿七十力陳衰疾重聽秩宗典禮雖虔恭將事終憂隕越

温旨許之嗚呼公之不敢賴寵
先帝之篤信忠良又能曲體其情而不強以仕皆可以感人心砥維風教使奕世聞而興起者也公襁褓失母終身哀慕序譜牒建宗祠置祭田恤族屬孤貧延及朋友鄉人式之好讀書造次不釋往還絕漠每至摯轡令舍馬瘖僕吁公部署既定即端坐吟誦神氣洒然同行者皆心服焉公得告時子定國爲直隸按察使就養於保定其沒也會定國以同官罣誤繫獄辱謫黑龍江窀穸猶未營及
今皇帝嗣位特召還京起署陝西西安按察使而夫人李氏亦沒矣請歸葬然後之官
詔許之乾隆三年冬以狀來請銘余與定國同年友也謫而歸始相見於旅舍然以道義相許有素矣乃爲譜其世家魏氏蓋了翁後也元初卜居南城之魏坊繼遷於廣昌支分爲三長居甘竹季居甯都次居株橋公其裔孫也累世素豐鼎革初鄉里山賊數起邑中善良避賊保水斗山守將利其有將屠之公之父明之素與相識馳見之給令箭曰保爾家無虞泣曰某居別山非爲吾家來也此砦中皆良善不忍其荼毒耳守將拒以強詞色甚厲乃括家財持千金爲壽曰砦中父老所有盡

此矣必破砦勿殺勿淫又以五百金賂其左右於是兵入衆皆安堵及公旣貴定國繼之子姓繩繩鄉人皆曰此乃祖乃父積善之慶也曾祖諱沆國學生鄉飲大賓承嗣祖諱復禧父諱善誥贈通議大夫祖妣孫氏妣何氏生妣陳氏俱贈淑人本生祖諱復禮妣李氏以定國及妻封貤贈如其官階公卒於雍正六年四月年七十有二配李氏卒於雍正十一年三月年七十有九誥封淑人以乾隆二年贈夫人庚午公在京師贈公卒於家夫人備禮致哀族姻皆爲感動以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合葬於南城魏坊子三人長定國康熙丙戌進士次寶國康熙甲午舉人雲南永平縣知縣次安國早殤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舉於鄉者三銘曰

美仕榮祿遭遇適然惟賢惟德其兆必先魏宗三支甯都學顯公務質行身依文典望比於鄉勤施於
國衆信其誠士譽其德象賢有人忠貞世宜是父是子
帝有明言明之澤近華父光遠於萬子孫先型毋覥

又附吏部侍郎魏公定國神道碑　袁枚

枚幼時見里巷坐八九十翁說賢太守必曰魏公或新太守甫涖里魁

過必問得如魏公否枚問公政何若曰公至海不波旱必雨浮糧捐盜
賊竄野無停柩寺無少尼嘗過市有旗厮强匃毀器拆屋拘之不服曰
固山子也公怒命縛輿後吾將訴于將軍輿夫疾馳牽烈日中公肅賓
謁廟故紆其道固山子不能堪叩頭曰願受公責毋訴將軍公曰公子
安可責哉且公子世家知禮義當不爾必家奴教之耳杖其奴四十徇
于市自後八旗肅然撫軍黃叔琳獲罪有蜚語稱其弟叔璥爲御史巡
臺灣過杭擾民民罷市
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訊曰觀者如堵墻黃公囚服噤齘將軍呼三木
脅之公率錢塘楊令歷階上抗聲大言曰府縣司地方地方市罷而府
縣不知請先劾府縣再訊叔璥且
天子惟不信風聞故命大臣窮竟若奏不實而周內之是欺
天子也竊以爲不可今孩兒老母萬千在庭下辱將軍玉聲一問則叔
璥與府縣俱無所逃罪將軍目外望諸百姓匍伏呼曰如魏公言黃竟
得釋公所行此其犖犖大者枚聞而識之後十餘年枚知江甯公爲安
徽布政使得朝夕見（儀吉案江甯縣與皖布政使相距甚遠而云得朝夕見豈魏公別有事駐金陵耶然文亦未敘及也）
矜寵甚盛公時年六十餘朴而和疑不稱其風力者蓋公之爵已尊年

已高養愈粹也今年公薨將葬其次子內閣侍讀允迪來曰子先君竹馬兒童也長又受先君知然則銘先君惟子是屬枚惶恐辭讓懼文不稱德爲贔屭羞繼又思銘公可無愧辭而枚文或將藉公增重乃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定國字步于號愼齋大父諱菁官中書舍人居江西建昌之水斗砦鼎革時守將欲屠砦素善舍人給契箭一枝曰保而家舍人不可曰願與全砦同死將誼而許之活者千餘家子方泰官禮部侍郎生公公舉康熙乙酉科登進士宰應城得民和他郡訟者走應城如鶩大府知之遇民變必檄公往雲夢孝感皆以守令故閉城罷市他官徘徊不得入望見應城縣旗幟呼曰魏青天至矣皆解散羅拜事聞擢知冀州

世宗登極遷守杭州再遷河南按察使當是時督臣田文鏡政尚猛上蔡令某怙田勢併張公首劾之田怒力未有以傷會調直隸與布政使張适拷人致死謫戍黑龍江先是兵部尚書傅鼐謫焉公到之前夕傅夢魏徵來翌日公至傅心敬之而未言亡何同步江上一丈夫來汲熟視公曰公毋姓魏乎曰然丈夫跪叩頭泣曰民冀州人也公刑我公不記耶公曰然則應恨我而何以泣曰民從人爲盜法當死公爲減流雖

遺發公意猶若其不欲遺發者然故感公語畢再泣再叩頭傅亦愴然不自禁直前握手曰殺之不怨公孔明耳豈僅魏元成哉乃述前夢大歡笑

今上元年公與楊名時魏廷珍等同召見授西安按察使大將軍查郎阿從蘭州歸衆官郊迎日已暮查下馬問誰是魏觀察公趨而前查手燭照示衆官曰此傅閣峯爲我言八年塞外友刑人而人感者容顏尚未老也再陞山東布政使調安徽先是司胥居奇苛駁各屬冊籍公命代造檄發乃相視閣手州縣奏銷輒以尾數被部議公代解而催還之遷安徽巡撫入爲刑部侍郎再轉吏部以老乞休歸七年薨壽七十有八公在浙時浙有南北闈南闈課贏南司請撫臣入奏公在坐曰不可若以稅贏爲殿最則今年南勝北明年北勝南如物力何汪景祺以大逆誅子女坐流一女許配中表大府以無媒故欲坐之公不可曰中表爲婚何事于媒爲除其名其持大體如此夫人曾氏再娶蕭氏長子涵暉知鎮遠府孫若干以某月日葬某

銘曰

一檄禽斬四十賊一歲殺虎七百隻公之吏術廉且傑赴道若渴義若

熱卽之温温如不克巽之委順震之決西江之西巖巖石其生也榮爲公碣

少司寇王公承烈墓誌銘　朱軾

少司寇王公諱承烈字遜功號復菴世爲陜西西安之涇陽人曾祖徵明天啟壬戌進士歷官山東按察使司僉事落職家居李自成入西安檄召縉紳公拒以疾比聞都城陷痛哭不食死祖永春邑庠生嘗陷賊中械繫月餘不屈賊知其意堅釋之父塡以文學知名公天性高邁幼嗜學鄉人社臘報賽同學爭往觀公獨端誦不輟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乙酉以五經領解己丑成進士讀中秘書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以禮服闋

命授翰林院檢討

今皇上御極之元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巡視都城有豪棍爲巨室僕入姻婭素行凶惡買人控於公棍知公不可干以私乃竄身巨室公督卒搜執寘之法由是不逞之徒皆悚慄畏避輦下肅然嘗

召對養心殿講大學明明德章反覆敷陳格致誠正之義

上大喜賞賚甚厚明年以諫垣督湖漕政湖漕錮弊多端每僉丁撥運

軍民譁然不可制公下車數月得其要領逐一指揮不動聲色而諸弊
盡除江陵荆門蘄水諸邑請就便以南兌漕公如所請水脚運費約千
金盡汰予民黄州府屬被災公率屬捐貲賑粥日親按視曰吾不目覩
吾心未安也押運至虎頭磯厲風大作舟幾覆公拜祝曰承烈奉職無
狀願身當天譴勿損船沈米致誤天庾須臾風止漕舟得無恙比遷江
藩楚中兵民數千人洒淚擁送揮之不去江藩舊有東西通吏作奸犯
科官民並受害公蒞任即革除勒石署前郡邑攢造部籍吏書百計苛
駮公令粘簽冊首俾照式改造需索之弊不禁自絕時中丞性苛急公
多方調劑凡中丞所爲有未合必力爭得請乃巳然終以此拂中丞意
戊申春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中丞亦解任來京公與中丞質奏
上前中丞語塞
上嘉公嚴礪中丞旋授工部侍郎改刑部侍郎自入臺府輒病病瘧時作
時止力疾視事未嘗一刻少懈迄己酉夏病大作支離數月而卒子思
關中理學淵源于横渠張子先儒謂張子如伊尹西銘言仁發明萬物
一體之義伊尹納溝之恥即此意也所論井田學校農桑禮樂親切可
見諸施行又嘗欲以一鄉之地畫爲井制爲天下後世法張子之於治

道其志可謂勤矣而卒不獲抒其所蓄樹聲績于當時爲蒼生利賴良可惜也近代若呂涇野馮少墟皆學張子之學者也涇野仕終南禮部侍郎雖立朝侃侃而所言終不獲用少墟以講學爲小人所阻致仕歛恨而卒豐於德而嗇於遇千古同慨說者遂謂儒術迂疏多不用於世即用亦未必效今觀於公而知其言之大謬不然也公自爲諸生讀書談道精研性命之旨體察於身心之間立意較然以聖人爲必可學以唐虞三代之治爲必可復先是李二曲講學盩厔公族兄豐川親受業於其門公嘗自謂平生得力於豐川之教益爲多然二曲豐川屢辟不起而公獨毅然以斯世斯民爲任比之橫渠張子涇野少墟諸儒其學同其志同而遭際之隆盛則前賢所未有也夫以草茅崛起之寒畯備員史館孤介特立而數年之間敭歷中外功績懋著爲世名臣公誠上不負

君下不負所學而

聖主之知人善任豈漢唐以來賢君之所能及哉公嘗語子弟曰我三家村一窮秀才受

恩至此何由仰稱言之涕零自五月乞假養疾

皇上屢遣御醫調治輒整衣冠倚牀叩首嗚咽不止重九日自爲挽歌
四章有蟣蠓何意列鵷鸞天地恩深圖報難之句易簀時無一語及私
惟以
君恩未報爲恨夫以公之公忠誠懇孜孜爲國使得享耄耋之年
天子且將大用公公之所以輔佐太平霖雨蒼赤者不更有大焉者哉
公生於康熙五年三月二十日申時卒於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子
時享年六十有四原配左氏繼李氏俱誥封宜人子一穆癸卯
恩科舉人任內閣中書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先兆孤穆乞予志其墓
予交公廿餘載公弟孝廉錫綬又嘗遊吾門不敢以不文辭於是誌而
爲之銘曰
嘗登崆峒之巔探元鶴之穴下瞷涇原細涓活活東流百里濁浪潺咽
毓秀鍾靈寶產人傑味道沈酣砥行孤潔遭逢
聖主樹立炫赫天不慭耆紼謳悽悲卜佳城於何所蟠石之南華野而
西千秋華表芳草離離

又刑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蔡世遠

雍正七年十二月甲申刑部右侍郎王公卒於位

天子加恩賜恤葬祭諭禮部具典禮以聞越明年二月其孤穆將歸葬以狀請於余曰願有以銘其隧道之碑余與公爲同年友知公生平講道服義立朝涖官愛國撫衆諸大節有古大臣風其何敢辭按公姓王氏諱承烈字遜功陝西涇陽人曾祖諱微由進士授廣平府推官魏閹搆黃山獄抗爭之全活數百人擢山東按察使司僉事落職家居闖賊陷關中檄召縉紳稱疾篤不赴甲申之變七日不食死祖諱永春邑諸生闖賊之變代僉事公繫賊所僉事公得脫父諱瑱邑諸生以任卹重州郡祖考以公貴贈某官三代並崇祀鄉賢祠曾祖妣某氏封恭人儀吉案曾祖妣得封而祖妣妣轉得贈未知無誤否及祖妣某氏妣某氏皆贈恭人公天性高邁幼嗜學莊誦如成人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嫺詩賦古文敦內行孝養無方家極貧授徒供甘旨歲饑未嘗缺居鎮城與鄉人按保甲法稽察巡守編善俗歌謠令守城行夜者講誦鄉人化之肆力五經陳筱伏讀由心得發爲文章乙酉以五經領解己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內外艱喪葬悉依家禮五年孺慕如一日服闋散館授翰林院檢討

今上御極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北城公性坦易而涖衆方嚴峻

廉隅守法度有巨宦僕賊竊賈人米價索欠則假威怒罵賈人鳴於官
僕匿其賊於巨宦第中公執而寘之法輦下肅然署掌山東道時有旗
人命案兇首非其人九門提督定案當抵命會審諸公莫敢異同公抗
言其冤往復辨爭得免凡公所爲不畏強禦類如此旋補吏科掌印給
事中二年八月
召入養心殿講大學明明德辨儒釋之分甚詳
上大喜賜性理精義古文淵鑒及珍玩數種卽奉有督糧湖北之
命湖北漕運頭舵水手皆本軍僱覓沿途苦之時有請卽用本軍子弟
者公以本軍子弟不習操舟且縱水手數萬人失業於江湖中爲害滋
大乃依保甲法編次恩威並用運丁斂輯江陵荆門蘄水等州縣向有
以南兌漕之例水脚運費約千金舊歸糧道公准其兌而卻其金黃州
府屬被災公捐資設飯廠賑之舊例荆南盤查各倉陋規供應船隻每
項約費三千餘金公皆捐俸自備飭胥吏不得受一錢給發南折兵餉
及修船行月等銀悉照部平而以其餘修造救生船興復江漢書院
天子聞而嘉之擢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署舊設東西通吏作奸犯科
公涖任卽革除勒石各州縣凡遇造冊事件吏胥苛駁以索厚費公令

粘簽冊首示以攢造之法（儀吉治部司事適與公合幹矣）需索之弊自絕南昌新建吉安九江等郡被水公捐三千餘金賑恤會城多圮捐千金倡修之又清釐白鹿洞學田俾諸生膏火之資不絕時布中丞性苛急待吏民如束溼薪公委曲調護勁正不苟大拂中丞意公曰吾一日爲藩司一日行吾心所安肯阿上官以上負
聖明下負百姓耶人咸爲公危之
上察其忠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召公進見即具劄直陳
上召中丞質對中丞語塞遂落職授公工部右侍郎江右數十萬生靈咸頂祝曰
天子聖明公有仁者之勇偉哉公自工部調刑部右侍郎時方苦瘧感
上知遇力疾辦事至秋遂臥牀褥冬十二月卒春秋六十有四公自少勤學博涉羣書年四十兒事豐川王先生（然則儀吉今日得師猶及於學也讀此增歉）講明心性修己治人之學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豐川先生諱心敬陝西名儒也及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益研究宋儒書身體心驗不在空言所著日省錄切己內考力行可畏毛詩解尚書解皆有心得病臥時猶手自改正公嘗語余曰吾自年四十庶幾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

儀吉讀此又慄然奈何奈何歷官二十餘年清節惠心虔恭不懈偶有贏餘即用以
惠民濟衆修廢興學不爲生計沒之日身幾無以爲斂嘗謂其子曰我
以清白二字遺汝足矣初登九列士大夫想望其丰采施爲公益奮勵
思上報
聖明竟以纏綿瘧痢未得展其志每與親知子弟言及未嘗不淚涔涔
下也嗚呼觀公之忠誠終始勿替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原配左氏繼娶
李氏俱贈恭人皆先公卒又娶裴氏封宜人子男一穆癸卯舉人內閣
中書舍人孝謹能世其家學女三長適太學生李思孝次適候選經歷
蕭候次幼孫女一公之歷官行事相國高安朱公既爲之誌以納之幽
余所以銘公者亦將以傳公於後也銘曰
王氏高節世有賢哲陰德之光其祥長發我公繼之孝德作基董帷發
憤擇友親師年既四十淵修益密約已以正居官以律
天子遂聽進秩登庸其艱其瘁一其初終臺垣數載褰奸宥罪吏以從
風民以樂豈兩湖之間水運盤環公施大德墮淚峴山江藩嗣
命以煦以涵棘棘不阿强權莫競載道歌賡惟
天子明旣毗邦憲若工司刑公曰嗚呼身非我有我疾不瘳

帝恩有負竟不少留遂終於位迹公生平忠誠不二有耀其學有昭其
繼刻石垂休以質來裔

禮部侍郎蔡公世遠墓誌銘 方苞

雍正十年冬十有一月禮部侍郎蔡公病不能興
皇子日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士大夫羣聚必詢公疾增減云何踰年正月朔後八日薨
天子震悼自賢公卿以及雍庠之士重志節者無知與不知皆憮然若失其所倚余屢困於衰疾嘗屬公必銘余及公疾篤執余手而愴然曰子年先於吾吾亦自謂終當銘子而子今銘子其喪之歸子弟生徒合辭以請嗚呼余安忍銘公雖然義不可讓也始余與公相見於相國安溪李文貞公所文貞引公之袂以屬余曰是吾閩所謂蔡世遠聞之者也遂定交及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而公以是冬服闋至京師會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旋丁父艱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貞公承編
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踰歲書成造余謀所處余曰天果不廢子之學何患無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間耳遂固請於相國

以歸先是儀封張清恪公撫閩延公父主鰲峯書院而招公入使院共
訂先儒遺書至是大府復以鰲峯屬公公夙尚氣節敦行孝弟好語經
濟而一本於誠信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
也其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環所居
三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
今皇帝嗣位特召入都命侍
皇子講讀授編修五轉而至禮部侍郎公侍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
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造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
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皆執政
大臣政事方殷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奉事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間
諸公背面多語余曰聞之忠信正直學足以達其言誠足以致其志或
過於闊疏而無近慮洵書所謂惟其人者也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即
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恪公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眾服而莫知
其自云辛丑夏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官兵聲勢平生好
善樂施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旣貴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

焉知其賢則思隨地而開通之汲汲如有所負然余每以公事至圓明
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常挽余步空林坐石磯至昏暝或達夜中雖
子弟莫知云何而所擘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
類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淺事者嗚呼以公之志在竭忠
天子知人善任使得竟其志業未知所就於古人何似而扼以無年嗚
呼惜哉公性淡泊所得祿賜半索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饑寒敝衣粗
食視窶人或甚焉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余至則以讓余而臥後夾室
方夏秋蚊虻噆膚竟夕不安而惟恐余之不淹留信宿也嗚呼此公之
志氣所以慷乎海內之士君子與雍正四年公列為九卿以侍
皇子廷議多不與八年秋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降一級調補及
上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卒年五十有二所著二希堂文集
十五卷鼇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合族家規各一卷所編性理精要歷
代名臣言行錄論定古文雅正漢魏六朝四唐詩若干卷惟學約家禮
古文雅正及與高安朱相國共訂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已刻行於世
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故學者稱梁村先生銘曰
其材天植其學不迷其志不欺其數非奇而不竟其所施匪子之私眾

心所悽

又蔡文勤公傳 賀代伯

蔡太傅諱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館選庶吉士主講鼇峯書院雍正元年以編修

特召侍上書房讀五轉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勤乾隆六十年晉贈

太傅尚風節喜言經濟敦行孝弟自受業清恪力正學學足以達其言誠足以致其志尤懇懇興造人才欲陶冶而成之任道贊世焉其教鼇峯也以立志為始以孝弟為基以讀書體察克己躬行為要教五峯諸生曰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教雷副憲鋐曰精義集義交勗不息既離講席猶致書皃山統軍曰興教勸學風聲以樹之誠意以孚之條約以正之使博古通今長善救失必有一二為世不可少之人出焉蓋既以聖人為必可學堯舜君民為必可期故于人不忍漠且鄙所謂與人為善也所著有二希堂文集十五卷鼇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各一卷所編有性理精要歷代名臣言行錄古文雅正若干卷文集學約家禮古文雅正及歷代名儒循吏傳已刻行於世乾隆幾年院建祠祀公

又附蔡文勤公祠碑 沈廷芳

祠祀蔡文勤公自乾隆甲申二月春祭始也公少爲諸生卽以民物爲已任儀封張清恪公來撫七閩設鼇峯書院延公父爲師公隨侍焉後從清恪公遊招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博觀羣籍洞徹爲學眞源既入翰林歸主鼇峯凡所講論悉本白鹿洞規自身心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爲訓而必本于誠更立五賢暨閩儒二十三子祠以崇正學多士感悅其學胥端數十年來猶聞風興起也尋以座主李文貞公薦召修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時稱其采擇精當雍正間洊列卿貳以經筵講官入侍

今天子講讀凡進講經書性理必齋肅詳明務引于道

上敬禮之每字而不名朝士咸引周書謂惟其人益公以深茂之學純正之詣上承考亭西山不特爲當代之儒而已海內士以是宗仰之方佐春官公寢疾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鐫級

世宗憲皇帝特原之俾奉故職及薨復爲震悼特予祭葬白鏹以歸其喪

今上嗣位晉贈尚書謚曰文勤官其一子且稱其經學閎深嗚呼觀

兩朝聖主之于公恩禮若此則公之忠忱篤棐所以上契

宸衷者可知矣是不可爲人臣勸哉公汲引後進孜孜忘倦士有學行必禮下之其在鼇峯造就尤多雷副憲鋐鄭徵君文炳林通政枝春皆其高弟子也廷芳以年家子曾謁邸第辱公奬勵甚殷乾隆癸未忝居講席企公教思慨乎如聆謦欬諸生謂公已祀學宮而于書院宜立專祠春秋典祀余告于開府即二十三子祠北葺舍三楹神依先哲而爲後進模楷亦公志也于是諏吉告虔謹奉栗主以妥公靈時公弟子嵩山山長吳編修嗣富實贊厥成偕余率諸生百人拜于堂下樂奏醴馨罔不優肅愉快禮成作記以栞于石公諱世遠字聞之世居漳浦縣梁山之麓學者稱梁村先生

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特授尚書致仕郝公林墓誌銘 曹一士

公諱林字中美一字鈞亭先世居山西之洪洞有名成甫者始遷定州今爲定州郝氏公父浴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廣西巡撫生子五公其仲也以甲午年十二月生公於銀州戍所少讀書機警七歲能屬文長益肆力於學康熙辛酉雋鄉榜壬戌登二甲第四名進士癸亥丁外艱服除補中書科中書舍人遷吏部驗封司主事旋陞員外郎協辦考功司事隨少宰之陝勘獄同事或敗於賄以公嘗爭執獨免癸未入禮闈甲

申迴避歸里丙戌補稽勳司員外郎旋陞驗封司郎中十月調文選公
持己廉正練於事情姦猾吏皆屏息搖手終公任無敢以意稍有所進
退時目爲鐵面選司後富公甯安爲太宰事有難決者必曰視郝選司
故案見重若此丁亥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戊子典粤西試己丑轉吏科
掌印預會議侃侃爭執每至再三有不得或牽率畫題公獨否遇秋審
亦然九列皆相顧曰郝君平日恂恂長者今乃如是皆歎服辛卯陞光
祿寺少卿壬辰轉太常冬陞右通政癸巳轉左十月陞太僕卿甲午春
命爲奉天府尹奉天寄籍者衆命案滋多公面奏
聖訓宜防未然涖任令戶懸一牌大書戒酒戒鬬戒帶小刀於上出入
觀之踰年命案減半禁倉穀之勒借而浮收者凡田宅之岐界者清之
子女之鬻他省及典旗下者請治其罪曰吾以實陪京也乙未晉宗人
府府丞旋陞左副都御史務持大體以風僚屬丙申陞工部左侍郎部
事繁重且多備豫弊以叢生鋪戶例得預借錢糧數萬兩按期責程輒
悞公事有某鋪欲循故例屬居閒者微言願爲公壽公正色曰此
朝廷物敢輕以絲毫假人終不許外省奏銷及解硝觔棕毛等物例有
部費解銅鉛者則曰解費公一切屏絕之壬寅

聖祖仁皇帝賓天雍正元年癸卯
龍輀奉移
景陵公奉
上命祀土前丁酉冬公辦
孝惠章皇后喪事至是五月復遇
孝恭仁皇后喪凡三大喪皆倚公以辦後又恭建
聖祖聖德神功碑敬謹督率終事無悮公之勞勩居多甲辰丁內艱奏
請終制
上諭回籍營葬事畢來京乙巳春
特旨補侍郎金世揚缺公入都以老病力懇解退
上溫旨勉留公感泣入署比歸寓即白衣冠以居者三年丙午調禮部
左侍郎隨以目疾日甚具本乞休奉有老成謹愼之
褒特予尚書致仕
皇上之優眷老臣於是爲至也公留京就醫且以工部積逋例應分任
居邸者六年壬子六月奉
旨寬免公泣下曰

皇恩如天豈獨私老臣顧老臣無以報耳九月二十一日終於邸第享
年七十有九歷遇覃恩敕授徵仕郎中書科中書舍人誥授奉直大夫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資政大夫工部
左侍郎加二級前後所奉
恩賜甚渥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皆誥贈光祿大夫高曾祖妣俱贈一品
太夫人考巡撫公當按蜀時力守保甯城發吳三桂跋扈狀有大功卒
爲名臣事具史傳誥封光祿大夫妣李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公王所
出也繼妣蔣氏公門內之行甚謹丁巡撫公艱三年不之私室以王太
夫人不逮事忌日輒思慕涕泣迎養蔣夫人於京邸有珍羞必先以進
嘗之而後退弟楨困場屋公使之仕多方成就之歿復歸其喪於數千
里外推廕於兄子誠燕而語其子曰汝當自奮也族人有走京師告急
者輒傾囊以授歲歉輒命家中分穀貽之元配清苑張氏祖驃騎將軍
某父某以名儒稱妣高氏婉娩聽從能執婦道適公十三年而卒年三
十有一誥贈夫人公甚悲之待婦家有加禮繼配張亦清苑望族父倓
順治戊戌進士龍安知府年十七歸公儉約謙和處妯娌無間言未嘗
以絲粟私遺母家顧時屬公善待前夫人兄弟撫前女如已出人以爲

賢卒年五十有二誥封夫人子一誠炳丁未進士後張夫人出女一適左副都御史劉公元慧子廩貢生宸誥前張夫人出孫男二璞埒孫女三長字梁某次字高自佑次字張某初公年三十未舉子叔爲置妾至則泣曰人迋我不爲妾也公卽處之別室呼其父母還之且給道路費囑曰善擇壻毋再迋於人公生平不喜事不沽名在諫垣未嘗爲矯激嘗請禁餽送嚴勒索以杜虧空之源又請疏通教職壅滯皆獲施行雍正三年
特命京官俸銀米相等如旗下例迄公告休
上召廷臣諭曰此郝林所奏爾等知之公摺奏每自削稾雖子弟莫得聞多此類小雅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其公之謂乎誠炳以某年月日合葬公夫人於某所以狀來請銘銘曰

中山之郝代懋潛德耕讀是勤維先中丞文武忠孝鬱爲完人撫粵之歲餉急民飢發我帑銀公歿未幾誣以侵欺蜚語上
聞有孤衰絰匍匐哭泣以叫
帝閽
天子動容詔曰廉吏宜復其官予之葬祭榮始哀終喪車是旋卓哉孝

子昭中丞忠忠由孝仲孝子維何曰維尚書能紹厥先其紹維何誠樸
不二酬
國厚恩此維尚書之藏既吉且安以貽爾後昆

工部右侍郎喬公世臣神道碑銘 杭世駿

雍正十有三年正月三日少司空喬公以疾薨于位年僅五十越六月
其孤大元等將返葬于其鄉撰次行狀千里走使來求麗牲之碑謹按
公諱世臣字丹葵號蓼圃自會大父南泉公始從泗水遷濟甯王考景
進考發皆爲儒不仕公以康熙五十九年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
士改庶吉士
今天子御極之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館纂修官三年改吏部郎中是
年八月奉
旨閱保定城工自九月以迄明年四月凡再賑武清饑一刷侵牟冒給
之習會縣令輸米偶不繼餓者洶籍公以便宜借貯穀給之
天子以爲能晉階二級卽令出知嘉興府事尋丁父憂服闋補杭州知
府復遭祖母朱太夫人喪承重持服假四月復起視事遂護理浙江按
察使事旋

命署理江蘇按察使未半歲卽眞公所至有惠政而聽辨彊毅發奸摘
伏不可豪髮舉民以爲神九年晉通政使司右通政署理江蘇巡撫事
務江蘇備儲倉糧較各省獨少乃奏請依雍正五年定例大小中縣皆
令積貯米穀出陳易新民食既足緩急可恃京口駐防兵丁向無存貯
銀兩惟特蘇州藩庫調發相距稍遠動淹時日乃請撥八旗倉米折價
銀二萬兩豫存鎭江府庫以待不時又以各省提鎭駐劄之地多有與
會城隔遠者并請計鎭兵多寡量撥藩司存庫之銀近寄守牧并得
俞允是年冬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實授江蘇巡撫松江海塘自金山
至華山角凡四十里最爲險要自雍正二年今相國高安公奉
旨修勘別築塘基易土爲石而華家角至黃灣二百一十餘里土塘少
薄颶風發作其地每先受患又黃家灣以北至寶山土塘頽廢既久潮
患尤甚公親相度形勢鳩工興築高下廣狹因地制宜捍海之塘迄今
無患他若謹斥堠飭營堡開鎭江支河濬無錫城河起事興衆動爲民
利皆有刻石茲不備書十一年七月
特召還京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理工部侍郎事逾月晉刑部左侍
郎仍兼工部十二年七月以疾請假

上遣御醫二人診視稍痊復力疾省事十月調工部右侍郎疾復作遂不起公內行純至仕臻牧守兩遭大故哀毀骨立涙如灌霤上有一兄不幸蚤世葬歛盡禮撫其孤逾己出自少嗜學經根史柢追探元本與修明史時嘗爲叢目若干卷旋移曹郎中輟爲文援筆立就雄深渾灝兼同父華父之勝遇事廉勁峭厲不以利害回疢其孤狀稱不沽名不市恩門無私謁家無餘貲盎寶錄也公娶於程處士美公女子二大元大愷皆太學生女二長適阮𡧖字張今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郴婁舊城碣礙古津川盤山鬱氣鍾偉人官從蓬山纔剖符竹執憲愼罰不教而肅行臺既立銀印紫綰王之喉舌句吳建牙爲士轉餉爲民足食捍海築塘恩比溟渤

帝嘉汝臣汝貳司空兼折庶獄作朕股肱奔走二職瘁於王事醫師實來藥對罔治龥龥我公道冠百卿通儒良史大猷是經梁棟七序劉迅六說鴻筆陶冶世秉科律騎箕躡尾將歸故都淸白而終不遺其孤文無媿覂狀公最貿石墨鐫華庶免慚色

吏部右侍郎加都察院左都御史瑯琊王公沛憻墓表　李紱

國家重熙累洽之時必有魁艾耆德之臣出重於朝寧歸華於閭里始

終之飾飭哀榮之典備穹碑廣隧照耀旒茢世贍喬木鄉崇社祀衣纓
欷歔旄倪感涕其德蕃設施具有根柢匪倖而致也雍正十年二月初
二日故吏部右侍郎加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諸城王公卒於家遺疏
上
聞賜祭葬如典禮以其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所居相州鎮高直村先壠
之後原鉅公鴻生述德揚休銘誄相屬諸孤按察使棠暨弟槩復屬余
表公庸伐於墓道公諱沛憻字汝存名讀書之室曰念菴因以爲號曾
王父贈貴州按察使諱允升王父諸生諱愜基考由進士任廣東西甯
知縣行取部主事諱鉞自考以上二世並以公遇覃恩贈通政司通政
使世有厚德人稱老實王家公生而英偉與伯兄中允沛思季弟職方
沛恂並以文章振聲相繼取科第公尤沈摯學務經世出賑秦荒乃丞
漳海屢斷疑獄信枉罪督治海舟規小測大棄私從公悉湔前弊民以
和會時海氛既靖裁兵議起介胄皇皇亡伍是甚公進說缺勿補罷乃
汰需以歲時不震不虩大吏奇之遂兼攝興化泉州建甯三府事地廣
政煩益顯厥才益彰厥聞興泉七州田籍迮紊累守莫釐乃幽老胥治
書於獄曰田清乃歸又號於衆自發者直後至則尤民恐獻情胥冊亦

治尋以憂去三年補任雲南臨安薦知浙江温州府首禁海埠捐丈斥
鹵民困以蘇商亦大裕居二歲復以薦遷四川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
道鹽法病民土苗煽亂公單騎赴部黜商撫民徒黨立散若浮埃風掃
春冰日判聲聞于天有
詔廷見遂遷貴州按察使民愚拜斗賨繁有徒仇者惡之曰是藏袁進
將爲亂謀袁進者河南姦民在逋者也巡撫恐發兵往捕公獨曰吁袁
進就拘邸報具存是焉可誣乃得釋不誅旋遷廣西布政使治法益修
以養以教民莫是求
今天子嗣統選賢與能公首內召授太常寺卿逾月遷通政使巡倉粵
西讞獄兩浙並稱
詔旨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晉吏部右侍郎奉
命往稽山東司庫許過家省視先墓里人榮之還朝恩注禮遇華膴時
年七十有二矣嘗因啟事
特詔與大學士陽城田公並不跽立侍蓋異數也履滿思謙受寵益愳
乃引年乞歸還湻反素
九重加恩許遂其初晉以崇階俾長憲府陛辭之日賜予便蕃眷明祖

餞都人聚觀公卿太息孰知公有始有卒節全名完者乎既歸五載然
後告終先一月
聖主御書詩幅及偶句以賜公不及見然
天章燦爛下逮閒居三壽知與不知歎爲希有公天資忠實尤敦孝友
歷官萬里奉親遺像未嘗少離兄弟怡怡既衰彌摯仲兄上舍沛儁負
才早世公得二品廕官不私續似以廕兄子至於睦婣任恤載仁抱義
惠周三黨有加無已歲儉輒發廩用救族戚諄戒子弟傳爲家法俾世
濟其美是以棄賓客之日罷歌輟相巷哭市慨素衣冠相弔殆以千計
嗚呼盛矣豈非出則重於
朝宁歸則華於閭里者哉厥配既固端良淑嬺子姓並賢惟肖善繼既
詳於年譜系於幽誌不復贅焉表其大者如右系以誄曰
瑯琊之王受氏有嬀丕冒寰宇故國尤滋五世八世昔契元龜維公海
表舊德有輝出任甸宣入當倚毗既榮既哀獄峙星垂豈伊邁跡世德
是求保我後生堂則有基子子孫孫繼茲繩茲千秋旦暮視此豐碑

〔又〕左都御史王公傳　曹一士

王沛憻字汝存山東諸城人父鉞廣東西甯令世居縣北相州鎮東巷

鄉人稱老實王家沛憻中甲子鄉試嘗從族祖戶部尚書隲如陝賑饑議敘選漳州通判會鞫龍巖盜案知府擬如原供上沛憻曰盜多贓少不足據況續自首贓之盜并非原供十三人中所有姑徐之已而自首盜斃於獄沛憻曰以滅口也如衆有口何呼失主廖前曰盜殺汝父讐大反殺無辜者以代汝讐死甘之乎且贓物眞僞奚若廖涕泗言曰捕人與知之捕股栗曰事由縣主時令秩滿慮絓於盜陰取無賴子充之既白釋六人於獄院奇其才留值季值季者府選一僚更番居會城理獄訟也閩防海戰艦三百餘無一存者急則賃民船以應沛憻白曰船事之壞由公費無出致有浮派浮派既夥變爲包修而文武更互爲利藪嗣後請一切支官帑勿使派民則武弁無所覬覦而包修之弊可革乃倣張賫法令匠製船式一廣不及尺以分當尺寸當丈累計之不爽毫髮工若直皆僂指以定旬月三百艘悉復舊觀耿逆初靖閩省猶宿重兵提督請汰之下其議督撫召沛憻計可否對曰裁兵是也驟裁之非也若輩父母妻子皆仰給月糧一旦除籍能自食其力乎且閩地負山枕海脫有不虞咎將誰歸不如無下裁兵令第簡老弱不任甲者去之罷役及死亡弗補不二三年兵不裁而自汰策之上也從之沛憻

神采精明善斷疑事所在興起事功視土俗所宜施諤諤持正不爲苛細以損政體嘗兼攝興化泉州建甯三府篆興化民爭地甲委一廢疾人日閔乙室忽夜失所在愬之沛懽曰是終匿不出也夫大聲叱甲曰汝驅就木之老併命於人而阽於死殺之由汝乙謀無左證奚究爲遂下甲獄數日廢疾人出俞氏豪據莫孀墓前穴而有之俞墓木則拱矣而莫券文校四至字麤細互異更數官直俞絀莫沛懽詰曰墓則莫上俞下也券則莫前俞後也而俞券如莫券云上至山頂則誰與盜售莫家者始俞賄莫守冢人植木穴前而陰埋棺其下旣成林而訟之則賄孀之姪以墨重葢券四至爲疑竇迄是乃辭屈先是閩爲鄭賊割據田籍亂興泉七州縣民歷控之官畏其煩吏居其貨置不理沛懽喟曰使百姓有無田之賦可乎召老猾吏數人悉閉之獄命曰豐乃飲食給乃筆札籍苟不清毋望復出仍號於衆曰隱糧者速首免遲論如律吏皆惴惴懼罪浹旬事畢於是按冊稽地按地徵糧積弊盡豁建甯多火災延燒累日夜沛懽分府治爲三十六方方各計戶十設水櫃一水桶一鉤繩之物畢具戶輪之有警則持具奔赴火所難以是免富人娶窮民女生子而先許嫁之夫忽還訟富人介武弁以白金入沛懽笑卻之呼

窮民問曰汝尙有女乎曰有而未字也呼富人問曰白金五百兩猶在乎惶恐曰在乃呼訟者前曰律本夫逃三年不還許告官改嫁況處女哉而汝又十年不歸且汝奚取已妻他人之女以爲已妻也今以某次女妻汝而妻汝故妻者出五百金以爲新妻奩若何訟者叩頭謝立命輿女囊金至其家妻之丁外艱服闋補雲南臨安府同知以清勤練達薦升浙江溫州知府首禁海埠以便商船斥鹵間有餘地瑞安令議清丈沛愷覆於撫曰溫民貧地瘠雖有尺寸未墾荒熟不常一切搜括必傷元氣且

皇上子惠元元赦免錢糧動經數百萬而此一隅者獨令挨戶淸查陞科幾何派累不少徒啟吏胥窟穴甚非所以仰體

皇仁休養氓庶也請令額外已墾之田自行首報以免紛紜議遂寢而墾田者亦爭先報爲沛愷之在泉也釐定田冊不少假在溫則不妄增賦悉以餘利予民居二年廷薦才能陞四川建南道建昌衛界苗獠食鹽惟民便巡撫議設商鹽課沛愷爭曰邊氓粒食旣艱而斥鹵無征實

國家利民美意一旦盡取之恐民有離心不聽以阮某爲商巡撫家人監巡捕迭邏之錙銖無所貸鹽價昂民苦淡食隨蟻聚爲亂萬餘人圍

建昌將肆掠沛憻在省聞變連日夜疾馳至單騎前諭曰爾民皆
朝廷赤子徒爲姦商猾吏所苦宜赴愬奈何相牽引爲亂陷蹈不赦罪
衆皆哭拜曰民愚不知我公幸活我立解散沛憻乃下令革商一境以
甯沛憻之在臨安掌銀錫廠也悉逐土豪引官商用之在建昌則不立
商課以撫遠徼之衆調天下監司五員引
見沛憻與焉升貴州按察使貴陽民昏夜爲拜斗會或告其匿河南亂
民袁進巡撫遽發兵圍室獲數十人沛憻閱所誦經偈曰愚民惑福田
非爲亂且進被獲年餘相仇者猶以是中人邪檢邸鈔白撫疑頓釋升
廣西布政使核捐穀革圖差親給餉兌糧侵勒者不得逞桂林府有弟
羅其兄不法事若干條控縣沛憻批其牘下郡曰弟以爭產故輒捃摭
他事陷兄極刑果聽之是快弟殺兄之志而助之攻也謂風俗何牒下
兄弟皆悔罪太平土司請設學沛憻欣然曰侏儷之俗苟教之則王化
壹矣即入告行焉沛憻所至留意教化在浙修劉基卓敬祠在川修文
廟創立講院集諸生肄業其中每去任士民謳思之雍正元年
上方篤用老成以劉廷琛代沛憻授沛憻太常寺卿踰月升通政使
命往浙江勘南潯命案時巡撫李馥以監斃之犯爲首抵罪餘末減沛

憻曰執買僮婢者爲誘逃而手斃三命以焚其屍四人者法俱應斬奚
首從之分擬上
報可升左副都御史旋升吏部右侍郎
命偕山東總兵柏之藩察核各司俸工暨開銷等冊雍正五年沛憻年
七十有二侍班
上命同大學士田從典立聽訓旨蓋優其老也隨以疾乞休加左都御
史銜致仕陛辭
上命內侍扶入溫旨慰遣歸里五年年七十有七卒先是
上以御書綢緞命沛憻子口北道棠寄其父而沛憻前卒如例給全葬
遣官祭焉沛憻性篤厚赴義若飢渴遇族鄰有恩甲申東省飢斗粟千
錢小錢斥不行諺謂錢荒沛憻悉出向所儲粟不擇錢以糶且白知府
行部切諭錢通流人賴以活已而盜起團鄉勇數百親率堵禦且以粟
給無告者爲守望助邑獲安己亥迄壬寅諸城歲比不登沛憻時宦粵
貽書子弟屢賑之不足則貸倉穀以濟之庚戌邑被水取莊田逋悉捐
之三黨之乏絕者計口授食次友次鄉之餓者傾倉廩其之曰此皆祿
入餘也

聖天子方鑰祖發粟爲臣者又敢自肥蠹宮圯乃倡修之族之秀者延名師教之地傴於鄉人之宅墓者輒割予之臨沒命其子槩曰賑族卹鄰我志也我死汝兄弟竭力爲之嗚呼沛懍之出處均有裨於政教耳矣沛懍識量凝定黔河西產白燕擬上聞沛懍曰小物不足稱瑞特本邑發科兆耳既而果然童時侍父西甯方宴客巨蛇出屏後昂首尺餘左右躍而前客盡走避沛懍手利刃直前斬之一座大驚

論曰余讀沛懍父子兄弟間爲書相誡勉藹然皆仁者之言遭逢兩朝宣布德意綽乎有古牧伯風矣甫刑云匪佞折獄惟良折獄信然哉信然哉

又王沛懍傳（本諸城縣志 附子棠）

王沛懍字汝存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鄉三十三年隨戶部尚書王騭如陝西振饑事竣議敘三十八年授漳州同知鞫龍巖盜沛懍謂盜多贓少不足據已而盜有死於獄者事由縣令秩滿慮絓於盜陰取無賴子充之沛懍訊得實釋無辜者六人巡撫奇其才留居會城治獄福建防海戰艦三百餘無一存者急則奪民船以應沛懍請支官帑制船旬月而成時耿逆初靖提督請汰兵督撫與商可否沛懍曰第簡不任甲者

去之罷役及死亡弗補不二三年兵不裁而自汰策之上也從之沛㦤
善斷疑事喜興事功所至皆有異政丁毋憂服闋補臨安同知以淸勤
練達薦陞温州知府首禁海埠以便商船瑞安斥鹵間有餘地知縣議
淸丈沛㦤曰一隅者升科幾何徒啟吏胥窟穴耳使額外已墾者得自
首報民感之五十二年陞四川建南道副使建昌裔苗民因鹽直騰貴
蟻聚萬餘人圍城將肆掠沛㦤時在成都連日夜馳至諭以禍福乃解
五十五年陞貴州按察使貴陽民昏夜爲拜斗會或誣其匿河南亂民
袁進巡撫遽發兵圍室獲數十人沛㦤閱所誦經偈曰愚民惑福田非
爲亂也且袁進被獲年餘矣檢邸鈔白巡撫疑頓釋五十七年陞廣西
布政使核捐穀革圖差親給餉兌糧侵勤者不得逞
世宗御極累擢太常寺卿通政使
命讞獄浙江分別情罪皆平允因訪求其地吏治舉原任湖州知府吳
簡民糾甯台道陳受漣皆奉
明旨後人始知之四年陞左副都御史旋拜吏部右侍郎時大學士朱
軾兼部事深喜贊佐得人會如山東核庫帑給假省墳墓五年疾間作
侍班時

命同大學士田從典立聽訓旨蓋異數也上疏乞骸骨加左都御史銜
致仕陛辭命內侍扶入慰諭諄諄頒賜優渥歸五年年七十七卒事聞
給全葬遣官致祭子三人長本次棠次檠
附本字大木由例貢捐授戶部河南司員外郎凡田賦版籍一覽即得
其端緒部尚書倚如左右手恭送
聖祖梓宮於馬蘭峪日食脫粟菜羹儼然倚廬中入歸邸舍不入私室
靜海勵廷儀嘗稱之旋卒於官
附棠字尙木年十六舉鄉試雍正六年捐授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時發
帑銀三十萬兩采購
景陵碑石經年不可得而帑銀已糜三之二
世宗降旨切責部尙書惶懼不知所爲棠請獨任率石工鑿山得石如
式親鞭箠舁至同官始免罪戾棠英毅勇於任事監督琉璃廠嘗鬻產
爲前官補欠銀部尙書器異之然陰忌其逼五年會盛京工部請員遂
列棠名及引見
上忽詰以專擅部事蓋爲忌者所密劾棠乃歷陳苦累狀
上曰不自侵欺足矣代人出金甘之乎棠曰臣父沛嘗命臣甯自損不

可以細事瀆
天聽也因及
景陵碑工情急淚雨下時部尚書侍郎皆在側
上詢問皆免冠謝棠受知由此始即授直隸口北道僉事給摺許言事
首劾
皇莊王田莊頭不法實於理又大同鎮總兵委員越境丈地大擾民宣
化懷安懷來三縣支應房結兵部胥私領火牌假冒報銷棠皆疏劾允
嚴勘宣化舊有惠民渠可灌田旗民相爭三十餘年不決棠爲清勘使
分渠共灌人立石頌之九年
下詔褒嘉謂棠實心任事內外大小臣工若皆如棠朕復何慮即加按
察使銜以示優獎時西陲未靖軍需紛綸棠上四策曰籌畫駐劄滿兵
之草豆曰添設邊外防守曰軍需馬匹宜使內地均買曰各部落蒙古
進口宜用印文稽查俱允施行疏十數上皆關軍國大計十一年加光
祿寺卿銜給
欽差大臣關防又
諭以軍功事重有機不可待勢不相及者聽棠爲之不必拘成例棠在

口北八年權與督撫㟁十三年被誣劾侵帑銀罷乾隆改元廷臣鞫之
得㴑雪以雲南道府用旋請終養歸十三年春
車駕東巡棠迎於濟南蒙慰問將錄用俄感疾卒年四十四

碑傳集卷二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十二

DS
734
.C56
v.12

碑傳集卷二十四目錄

雍正朝部院大臣中

楊凝齋先生名時傳 徐用錫
又楊文定公家傳 盧文弨
又附送楊公賓實貴州布政序 李塨
附錄十三則
又附程功錄
閣學臨川李公紱神道碑銘 全祖望

碑傳集卷二十四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雍正朝部院大臣中

楊凝齋先生名時傳　徐用錫

先生姓楊氏名名時字賓實凝齋其號也以乾隆元年九月朔日薨於位遺疏上

上憫悼下制辭謂楊名時學問醇正品行端方嗚呼盡之矣夫學問之醇正由其師傳得也品行之端方由其踐履實也

國朝宰輔安溪李文貞公發明六經四書專精積久至五十餘年恭逢

聖祖仁皇帝修明諸經文貞公見而知之應期名世實能補洛閩所未備先生辛未出文貞公門終身奉爲依歸不止以登第爲座主也先生讀書之始已厲志於聖賢不徒出口入耳以取世資噫余初從文貞公游卽聞公言曰賓實無他玩好功名利祿以及詩文之華豔歷代史書之淵博俱不在其意獨詩書性理中關於身心性命之言深信篤嗜若自骨胎中來者畿輔學政缺人文貞公方撫直隸

聖祖問可勝此任者遂以先生薦先生官檢討例不及開列

聖祖問其操守學問曰操守可方張鵬翮趙申喬而學問過之及莅任
貴戚權要不能干以私其幕友陳君榮凝語余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
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臥羣笑其自取苦
也胥小中有善鑽營者自擬當繼文貞公為巡撫見先生政聲以為恐
己不能得遂倡論謂先生專取老羸貧餓者充考案釣公清名而撫軍
偏聽其言為直省官評高下自司道至州縣竭力餽遺得利不貲且數
年老人皆物故而世臣舊家子弟之英俊
朝廷不得一用豈特巧宦更蠹國之尤者差竣發河南効力癸巳
聖祖六十萬壽自暢春園御輦還宮首臨江南叩祝處問楊名時在此
否大臣以尚未回京奏是年
召還命入直南書房甲午
特旨典陝西試余見其試錄署原任銜疑問之曰尚未投牒補官叩其
故曰昔赴南工河督遂甯張公云君與他學差不同有財者效財力無
財者效目力足力君無財但聽查料閱工事祇路費須辦耳此非遂甯
主張實
上命也六年來父母大故一切湯藥含殮營葬畢事無憾

君恩至深至渥莫大於是何忍一到京師即補官支俸乎閱旬日乃有
直隸巡道之
命巡道職全省刑臬積案甚多奸弊不可究詰先生局吏胥於內署親檢文卷揆情度理而裁以法不事刻覈日訊鞫數件數月盡清王少宗伯交河坦園言其鄉人罹案中者初猶以賂啖吏吏逆止之曰今不同余非仇視錢者若輩訟事未審時官意指嚮背無從而知審後內幕判辭無從而知即詭言相誑察出不應何面目見若輩乎由是貨賂無所用人皆服而知恥納蘭成絅齋翰林曰過保定聞鄉語傖音呼先生爲包公再世

聖祖一日謂大臣曰楊名時實好官不徒清官也己亥升貴州布政使次年冬

命巡撫雲南至之日察吏卹民久困以蘇值西藏用兵籌餉皆合機宜民無所累

世宗憲皇帝踐阼晉兵部尚書尋轉吏部又授爲雲貴總督管雲南巡撫雍正五年先生疏中入

硃批密諭獲譴後撫朱綱以他案羅織貼銀數萬擬罪卒蒙

恩免居滇六七年為滇諸生講學惟以道不明而學無傳用深憂畏
皇上纘承大統即述
世宗憲皇帝意宣旨入朝
命以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仍直南書房課皇子講誦甫及朞遽一
病不起壽同文貞公七十有八時
國家失一宿學老臣士大夫失所師資朝野慟之至於失聲可謂生也
榮死也哀者矣先生晚著經書言學指要本生平心得而形之威儀言
動之間臨危難無所驚惶遇謗毀無所慚沮接物不為苟異持己不為
苟同詁
君親不覺慕戀則愛溢於言其朋友不肯遷就則義形於色其施之人
也寬猛互用而終不鄰於刻薄其聽言也從違有時而毫不涉於逆億
所至多有聲績而未聞矜詡益確見夫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也積
學養德以實心措之實事故云敬純則誠義精則明誠明至而動物格
天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當朱撫審訊時危不可測兵民洶洶數萬齊集
門外先生親諭之終不散於是朱撫不敢加刑定期欲先生至公堂跪
聽讀奏疏是夜雪深三尺改期更雪深四尺朱撫亦以天意為疑而罷

洎恩詔至滇雖樵夫皆弛擔北面叩首北轅歸深山窮谷襁負以酒食餞者相屬於道余問曾使滇黔目擊者江陰先生何以得民心至此曰此地遠州縣實如化外向官其地者恐僑居省城用其地頭目人歛之民賦稅原無多羸取之交其官食用饋上並交際費以爲常官民卒不相識民亦以爲相應如是耳江陰至始令按其所治地愛惜百姓毋得侵漁滇民至是始知朝廷有官本以治百姓也先生爲功於滇如此其愛戴傾心也固宜先生之學行實可以矜式善類開發志士使經生明聖人之道適聖人之遂於以揚聖化而還古學校之淳風知文貞公之有嗣音故次其傳不憚覼縷以俟後之論世者攷焉

又楊文定公家傳　盧文弨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猝搖動以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末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爲完人康熙三十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為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公常以正學相期公每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

聖祖特召對充日講官起居注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

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肯少假借保定府知府故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衛童子送試屢矣諭之不可劾罷之未期年士習丕變

聖祖嘉之賜以

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聞者謂公外釣公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為黜陟故屬員競致貽遺于公是時直隸巡撫即李文貞也將代適有武生犯

蹕事

聖祖不深譴命往江南防河公喜去家近即迎親侍養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實廉貧唯委以往來稽察之事公盡瘁不辭連丁內外艱服除仍

往河工效力五十二年
召還入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修校
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
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蒙
召然未自陳吏部補官例不與開列此亦異數也甘肅甯夏地處邊士
子試卷別編聿丁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中一名
從之直
內廷三載未請補官如故五十六年
聖祖特用爲直隸巡道
諭曰欲試爾民事也時直隸尙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案叢
事猥吏因緣爲姦公至釐革殆盡
聖祖聞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是清官實好官也五十八年遷
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雲南巡撫值西藏用兵大帥取道雲南道留屯
以待進止乃建屋百數十間以處之民用不擾凡饋餉皆計里給直師
還倍加優䘏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
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舊丁役久不均戶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

減故或以一人而兼數丁名曰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於正額公請均丁于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爲十一萬有奇勒石曉諭民困大蘇滇地多產銀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而課如故司事者以缺額罷官究追多視爲畏途公以礦有旺有衰請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盈絀得以相輔若武定之獅子廠楚雄之廣運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箐廠皆費多利少請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苗罔不悅服

世宗嗣位之初賜以

聖祖遺物且

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賜且止其入覲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復授雲貴總督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先是有

旨不許公摺子奏事既而

諭公曰前因人有萋菲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已釋然矣令摺奏如初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爲沙石壅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浚并立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後人奉爲式焉坐奏豁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又以徇隱廢弛劾罷公職訊鞫日士民洶洶數萬人集門外綱惟吹求百端亦終不敢加公以刑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絞其銀限一年全輸官此蓋公於元年即奏明取以給公用者也讞上

世宗特從原宥公不敢遽歸留滇七年惟以研經講學爲事

今上初即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掌國子監祭酒事又

命授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生平志學於是得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就經傳中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畫實誠之象坤畫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

無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于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爲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于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負爲美公與諸生講論經義至多其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蕙田等七人分主教事更請

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舊所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奏多見施行雍正末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連年用兵征之公深知其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略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盍帖者貴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間受雇直爲漢人傭相安已久若生苗則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于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乏百物不通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向有二三十里之遙勞苦驚惶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爲見糧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鈔劫而百姓益不得

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輓運力役用兵則為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官兵勝則生苗乘間鈔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人有赴湯蹈火之慘將何為乎其速禍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寧謐而地方官遽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二三不得賞者七八失其本望惡能無叛加以熟苗勞重累深全無賞賚愈增怨憤因而勾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禦又從前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民願獻其地以為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沒遂至侵軼內地內地之兵大半奉調移駐苗界致使苗人得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間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慘戮賣其妻女以入私橐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計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為辭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剿曰

撫而已今欲剿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卽或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滾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此剿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民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肯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惟有下愷切之

詔布寬大之

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垣築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禽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眾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予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綏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熟苗又荷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寧邊之善策也疏上政府頗有異議

上獨是公言時

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林梁詩正服尚未除亦應緩其行走又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

處解額儀吉案時部議兩江增額二十一名陝西聿丁字號增一名順天鄉試雲貴四川廣西另編中皿字號每十五名取中一名自乾隆二年爲始其造辟陳奏者尚未由悉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
上皆以命進士未選入館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七月
充修三禮副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
上覺公顏色顦顇
諭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徧歷六堂敦勉多士疾寖劇
上遣醫視給蔘藥少間口授遺疏以治化方新
聖功惟健行不息
聖德必日進無疆爲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戌朔薨年七十
有七
上聞軫悼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祭奠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謚
文定公孝友醕正其於聖學實能以身體之不徒見于辭說之間故自
承學之士以及武夫隸人苗童夷婦咸尊信悅服無異辭即劾奏中猶
稱公爲科甲中之領袖又云姁姁嫗嫗以取媚于民推問之下猶稱引
詩書無異常日即此言亦可見公之爲人也公于諸經皆有講義近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門人嘗輯公說經之言爲易義隨記八卷詩

義記講四卷先已版行其詩文雜著尚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
爲後二品蔭生例當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裕敦厚皆縣學生敦
裕謹飭好學早卒
舊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不以文辭名然義理充溢乎中凡所流露
自成文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篇而歎大儒之言無在而不引
之正爲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誠爲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
之迹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
三聖非常之知遇積久而道彌光令距公之歿已四十年而所聞士大
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司馬公入相未
久而殂公登朝亦未及朞而殞乃其誠亦極相似然而公之學爲較純
矣

又附送楊公賓實貴州布政序　李塨

己亥長至後塨如保定府適聞巡憲楊公報擢貴州布政司謂之曰今
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與臬實司之臬彰癉善惡民命風俗攸
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惟其人今公以道平刑而陟黔山僻磽
瘠一綫邐迤轉之滇開山澤固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

蔭樞招集流亡有功蒞任當諮利弊而行焉塨辭如都賠方子靈皋言公在保定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卻制臺初度屬官僉朝服進將上壽公獨補服衆異之公曰吾以爲朝服非可輕用也衆無如何皆改補服歲七八月制臺病囑屬官及紳申商民建醮誦佛經公獨否制臺于郡東修大乘庵落成親詣上香演劇弄邀公往凡八往返署吏長跪從臾公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盡公乎吾嘗知公在

南書房

朝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佳處吾自觀光來未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塨杜門不通世事未能知也然略聞其一二巡道司八府刑名書吏率紹興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不決居停皆滿公至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者置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僅得一籤識即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即二門下鎖不會客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豪髮無遺照乃止諸命案盜情不逾數日即讞決羣向轅門叩觸驩呼而去吏胥雖欲乾

沒一錢不得也貪者褫纛者竄今士民聞去行吟坐嘆或涕洟淚下方子喟然曰天下業也如吾與子著書立說則萬世業也埰曰唯唯否否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鼎惟宋景濂一人而教諸王讀書開創大略無一言及者其後薛文清邱瓊山身躋宰輔然薛干清介邱于進大學衍義補外無所建豎儀吉案此等議論皆剛主學術偏處用行舍藏知人論世不當但以事跡求之況景濂文人之雄瓊山亦非醇儒不足與文清並論也較之王三原李文達不講道學者反遜也豈史氏遺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不能勤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為虛語矣今得我公而為前儒一洒之是萬世可傳可法者也若但紙上聖賢口角道德奚濟乎奚濟乎方子亟起避席曰謹聞教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

附錄十三則

父諱履泰年十五丁明季亂負母行水濱蘆荻中且起且伏因潛涉依空岸間一手承母一手攀樹根懸其下腰股浸深水中一日至中夜復負而行得與父遇臨財少涉非義不輕取以此見重鄉邑教子誠信毋苟言苟笑舉止必正勿短長人物常曰人必有禮法乃能久立及為舉業教之曰讀書求明理非求仕也出仕為澤民非營私也楊氏全書

爲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末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始有志聖學（彭允初撰事狀）康熙三十年成進士座主李文貞公以經學倡導公有所稟受潛思默究措之躬行久而益熟于進退取予利害之際持之確如也（同上）蔡文勤公曰安溪先生之門人才輩出實用力於誠意正心之學江陰楊公也（雷鋐楊文定文集跋）在巡道任與安溪夫子書云受事之日其命件四百一十有七盜案一百三十有五其餘犯姦受贓及兩造告訐又以百數今謹加分別窮日之力以次理結懲頑惡杜誣陷庶倫理可正耕鑿可安吏之緣而爲奸者少衰息也院署供應比之夫子在保時兩道各約十倍有餘際此極重難返固宜酌所變通事在謹始徐觀情理之平以期善後不敢徇隨亦勢不容偏執也又與徐壇長書云邇日習尚刁健頑惡今且爲之正名分杜誣罔息爭省事使安生業日結數事一月來將及百件然欲愛民卹屬平冤除盜皆姦胥所深不願也必多方蒙蔽乘官不覺以害無罪之人屢駁不結揭參遲延以陷無罪之官舞文亂法扶同隱庇以陷本官於疏忽徇縱之咎總之有事必不肯息事無事則必欲生事乃其

積習故智連日來革冗役六十二人刑訊羈禁責逐舞玩市權者一二人庶令警惕知變昔視學四年未嘗杖一吏今爲刑官纔月餘而頓改於前者時勢之所遭懸絕也火烈難犯亦期引之於寡過之域而已俱見文集

世宗嗣位賜以

聖祖遺物且書清操夙著四言以賜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積壅居民數被水公奏請疏洩著令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初李衛爲雲南鹽驛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爲功恃

恩使氣淩諸大官出其上公遇事輒裁抑之遂用是陰間公會公奏豁免鹽課疏叙入

密諭有

旨切責削尚書仍管巡撫事彭狀

公在滇答申臬司大成書滇中此番滿兵回來及再入藏與江浙兵回計除去開銷項外其應捐之項不下八九萬兩而供應藏兵及坐臺官兵等方未有艾目下俸工已捐至七十二三年餘將規例未盡革除者

亦盡有歸公之勢總不派及民間一錢又與黃崑圃叔琳書徵糧一道連年重累於民今爲禁撥運禁多折禁私買三弊既絶糧政庶清鹽政之害一在壓派竈戶多煎先餘鹽而後正課責比竈戶督煎至夜不得眠又重扣薪本多方剋剝幾不聊生一在將鹽攤派煙戶案人派與食鹽過一月即責比令納鹽價至有逃亡以避之者今正在逐一清釐俾各安業總之廠鹽糧三事各官無漁利之心則政可平民可蘇矣又賦役每多不均衙蠹及頭人乘機横派然公事原屬民間當辦照糧當差與以定則但不令姦徒中飽官民自可兩便也第恐大綱粗立以後精神之運少有不及事無實益難冀有功涼德譾力唯日夕三復於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訓慄然增懼焉又與陳季方書徑竇不塞屬員之心未得靜尚在兩歧藩司每以和衷相勸夫和者參調之謂衷者不偏之義烏有同趨於利而謂之和偏主於私而謂之衷者乎時俗之見每多類此俱集本

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至復劾公遂削籍綱預治刑具將以訊訊之日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

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備而止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坐絞其銀限一歲內全輸官鹽規銀者公於元年奏聞取以給官用者也獻上

世宗特原公遂留滇七年日唯研經講學如常時彭狀

公留滇與劉培榮嘉本書云滯跡滇南歸期未定閒居優暇得以揅摩經義補從前之缺大抵身心倫理間稍不檢者則家庭至邇言行便有溺私偏僻之病吾儕所當常自惕厲交相箴儆者也宦滇士夫近頗有向慕安溪師之學求其遺書鈔錄尊奉者自茲以往其道日章矣制府高章之先生自憾得見其書之晚謂學者只須熟讀細解何異親登尼山鄒嶧之堂況在及門敢不自力集本

今上初郎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又

命授皇子讀兼直南書房公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為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必自闇然為己以默契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易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盡之有聖

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為大論從政以不貪為美益人合天之道莫不由之蓋公平生履常變瀕死生貞以一德不震不竦其內省之純加民之效不越乎此矣爲經術之士莊亭陽王文震秦蕙田等七人爲助教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業監中彭狀

時鄂文端為首相公謂曰自公用師於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八不可獨殺惟君子爲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公言撤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以寧彭狀

公請定黔省公件劄子臣看得滇省舊例凡地方一切應辦公事皆取給於民間胥役頭人因而借端科斂指一派十大率納糧一石派及浮費至五六兩三四兩不等謂之公件閭閻不勝其擾臣於康熙六十年到巡撫任訪知其弊先將省城附近州縣核實需用之費每糧一石只須四錢上下即可敷用因酌定數目令民照此完納凡州縣一應公事於此項銀兩備辦不得絲毫再派於民隨檄行各府州縣俱令查核應用數目開報緣諸府州縣地有大小田種有多寡而公事亦有繁簡據各屬開報每糧一石該公件銀自三四錢七八錢至一兩以上不等雖

屢次駁減終未歸於畫一嗣於雍正五年以後將原定公件統加覆核
酌留必須之用其餘題報歸公有司不善奉行於地方應辦公事不免
復有派於民者是從前所定公件轉成厲階而公件浮多處所民益苦
累伏念我
皇上愛民如子念切痌瘝於各省耗羨盈餘次弟禁革丈量墾荒諸事
凡不便於民者悉行停止況此項歸公銀兩本屬昔所未有自應邀
恩寬免臣又何敢不據實直陳致滇民有莫告之隱為此繕摺恭奏伏
乞
皇上睿鑒革除公件歸公銀兩
敕諭地方大吏妥議畫一將公件浮多之州縣悉予寬減嚴禁州縣借
端派擾俾民永沾實惠臣不勝惶悚懇切之至本集

儀吉謹案中庸九經勸民之道惟時使薄歛二事而已後世吏事日繁則征役日重其勢然也然使州縣有司仁愛而智察因地因時審思善處必躬必親必誠必信每於均平任起之中時寓撙節休養之意則上下安平而民亦不至甚病其或藉端以罔利縱下以長姦大吏既有聞知自宜隨事懲創輕則戒論重則糾劾斯時也但當任人而不可立法猥日諒其事之有因去其弊之太甚裁革不盡施鼠兩端此與藏盈之請輕關市之征殆無以異於是昔之巧為迂取者今且取之有名矣昔之私自徵求者今且令之自上矣究之量減之數僅暫蘇於目前酌定之徵長為厲於後日余讀文定滇南公件之奏當立法之日慮始而不圖其終誠仁人之一失也乃其直陳流弊竊請革除亦可謂能自訟而善補過者矣而為學之功暮年益進猶

可想見云於時事下滇省督撫議奏祇於公件最輕之府州縣一仍其舊其浮多者量爲撙減而已其公件歸公銀兩訖未革除考公奏在乾隆二年是秋公卒計滇中冈奏時已不及見矣徒成賚志無裨救民豈不悲哉而此奏則有克己之勇有恤民之仁懷忠耿耿不可沒也故錄而論之以質後賢

公平生不爲博雜詞章之學惟因經體道無一言一行不出於中心之誠雷序

又附程功錄

不論動念未動念刻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未動念時惺然提撕者敬也以此念檢點其身之容體而正之義也容體既正之後仍一片是敬所貫徹便是未發之中而大本立矣動念時惕然知畏者敬也隨察其事之宜而應之義也使發皆中節而達道行矣未發屬敬已發屬義工夫效驗俱如此

敬義不分先後但分表裏如云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卽表裏之謂工夫從居敬入方有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中庸首章是也知行用力既徹仍歸一敬中庸末章是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此中庸首章之事大學至善章提一敬字正心傳註言敬以直之此中庸末章之事

存養致知力行聖賢或先言存養而後言知行此由小學而入大學之

事或先知行而後存養此致知誠意先正心修身之事

窮理格物之功先知其規模之大反而約求之吾身此聖人教人之道也若略知身心性命之大概遂馳心於名物象數之間欲一一究其理則鶩廣失居散而無統此後人日言窮理而終於一無實用也蓋聖人自小學中已使人習禮樂方名象數之類一入大學即使人通其情究其故知其所以然皆原於性命之不可易故便可從此實下功夫誠意修身治國平天下今人反之所以勞而無成

於動處克己則靜靜則樂樂則生生不已矣

誠敬在中亦須定一儀則乃能純篤

學問之要曰立大舉小制外養中而已

勇貫智仁敬貫知行

元亨利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故每歲只是此四德流行識得此意便知尊德性之功在温故

天心至正天道自然知之不眞信之不篤行善不卒難矣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所以生生之心則全在於人所以生人之心則全在於聖賢以聖賢能繼其志而述其事也天地之志之事有聖賢而闡

發無餘天地亦更無他事矣若將天地生人看作游氣中化出但人旣爲人不得不爲仁義則大本已看差信道安能誠篤卽欲做好人亦勉强耳

須識在在皆天命之流行唯有時時欽承奉若踴躍赴之如顏子語之不惰進而不止久且安而樂矣無息肩無駐足如日之行天不舍晝夜堯之讓孔子之讓與天之不言所利同四時之行至冬歲功成而退非有美不居讓德之大者乎聖唯不居其美故日進無疆人至夕而修省若不及故德業日新養身之道至暮夜而虛其腹元氣所以運轉不窮其理一也

學人欲變化氣質先從家庭內燕游時漸變得雍雍穆穆則見賓承祭自然有可象之儀矣

學貴變化氣質學成則全於氣象觀人

氣質要純粹又須明決剛健

大抵言聖人處不得過爲推高之論聖人之生知只是知得那自强不息之理透其安行亦只是那自强不息處爲之而安

爲學之功盡於孟子之言集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此時習之法

人若忽然有妄念之起不盡根除去雖一時不即見之於事後必發見於事而不可制故欲守之於爲其根正在心上做功夫

實有此仁謂之誠少有些微虛假非仁矣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常以此內驗其德

立教當如剛刀利斧學人氣質言行有偏一見便斬削去更如陽春雨露令其萌芽生遂

忠君孝親所以事天也故曰下學上達忠孝之量廣大精深各隨分以自盡不可不勉夫子猶以何有未能爲歉況下學者乎

倫宜加篤族宜加睦君子務正己以化之深恩以固之未見本根滋培而不昌者世或不能反躬以小忿廢懿親葛藟不如矣

顏曾反身修德從師進道終身汲汲不暇并悲憫之語亦不聞

泰伯箕子所至風教必爲之移君子於及物處驗己之德

鴻漸之羽可用爲儀所謂不用之用不爲之爲也

能大有爲者豈獨其幹濟優必器量寬廣神情暇豫若將安焉無急急之意無切切之容唯植本濬源則柯長流遠時事迫我必不容已乃應

之耳故禹稷顏淵視天所命
取人以剛明爲最次則取其刻苦者爲其終有成也若浮游淺薄則爲廢材

心如穀種陽氣飽滿必以理浸灌之使之昌遂

神使如蟄龍骨使如鎮嶽口使如緘囊氣使如春和量使如淵谷然後可以入聖哲之門戶植邦家之基命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崇德學山藏器學海學之而至必能負九州之重受衆流之歸

形重氣重神堅則爲令器有形重而氣輕者矣有形重氣重而神不堅則不能細入無間者矣氣重則能鎮紛雜神堅則能探幽微故心細如毛髮毛猶有倫細入無形神之爲也

有德量有器量有才量見道明而涵養到自然不狃於血氣之私此德量也天分豁達宏闊不計較於戔戔之間此器量也恢廓周通不爲事物境遇所困阻此才量也

敬之氣象淸明堅固可以驗其爲智德之呈露貞德之流行處

天心未格人心未孚皆智昏德薄之驗士庶人時存此心則身可修君

公時存此心則國可治

勤學力行擴之而容民蓄衆道在虛其心宏其量而已非朝夕孜孜立程自課恐成己成物之道未至半途而廢矣

命則順受於天德則獨復於已見理明故無入而不自得能自得故體胖昔人之高翔千仞而不受羈靮以此也

離幽暗而徙高明自一簣而崇九仞莫之禦而不爲是無勇也

人不知性中原有五常將以親義序別信爲人事安排出來聖人之禮樂刑政皆有意造作矣

日用事物間莫不有當行之路而統之總歸於親義序別信中故夫子言道曰五達道大抵聖賢所謂道者總不離乎此

所謂理者泛而稱之皆理也然有天命本原之理不爲氣數所囿者所謂天心天德也但理不乘於氣則不顯而既有氣則理反弱而不能自主此乃陰陽迭運勢所流極不得不然之理然亂無不治天心終無改移又可見天下古今初無二理也

靜屬陰然靜中全是陽剛收歛得充滿所以爲動根正互藏之妙

道之不窮只是互藏其宅見得此理眞方處處有歸著一處不凝滯

天之神氣全收斂在地上故能發生萬物人之神氣全收斂在心上故能發出萬事若天之神氣不收斂在內安能生物人之神氣不收斂在內安能成事

聖人之道如日有生物之功用釋氏之智如鏡光雖能照而不能生也

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人心之體唯有善無惡故見其固有者而知其爲善見其本無者而知其爲惡若心體既無善無惡又安能知善知惡邪若心體本無善無惡則知善知惡乃後起之知不得謂之良知矣且彼所謂良知者卽心體邪抑非心體邪既以良知爲心體而又以無善惡爲心體何邪博文講學擇善固執明善誠身本孔子語乃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卽所以致良知而視窮理爲多事則於孔子之教亦大懸絕矣平時研窮討論不精但於臨事體察良知能無差謬乎

陽明謂誠意在致良知致良知在正事物以隨事體驗良知而力行之爲致知渠意亦將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算在體認良知中一事看得窮理甚輕其弊必至信心而行失乎中正之則彼意亦謂吾靈明所見處卽是天則然不知性善原頭恐所謂天則者亦無根之理耳

教令從心坎中流出言言透入情理其精采自足悚動觀聽之心若言不能有物將長僞起倦君子是以三復白圭

君子斯民之司命也一日間無時不存仁人之心言仁人之言行仁人之行於道猶恐未合於民猶未必果有所利況乎萌不仁之心言不仁之言行不仁之行是自絕於人類矣何言道乎

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機常有所自動也道消道長之故大易示之詳矣

古之教民雖一步趨一飲食必有禮焉禮教成而宣暢發揚其功德於是乎樂教興焉治道至斯爲極盛矣

禮之文根於敬故不厭其繁如天之時行而物自生

中庸言禮之書也推本於天命之中率性之和而大禮之源流較然矣知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終之而一歸於誠而人之行禮者其功斷可知矣此所以爲聖學之樞紐歟後之言禮者徒謹於繁文縟節放達者出乃從而厭棄之而禮教廢夫天地之大禮果可廢歟君子本乎人性酌乎人情自朝廷以至閭巷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尚有可以議復者歟

政有二難一難於知人知人無奇法試其言以觀其才因才而授以事
乃考其績蓋失者寡矣一難於禦敵士必平時訓練恩信既結然後可
用若猝御不習之士先察一軍中賢能士校爲衆信服者任之使宣上
意達下情則恩信易徧乃明賞以鼓其氣必罰以肅其志申諭激勸以
發其忠使萬人如一乃可用也臨敵以戒懼爲主盛重無輕慎修戰守
之備先爲不可敗以待釁而動防務用間發機造謀俱無以僥倖出之
要之平時必文武調和勿以小嫌生隙有事乃能協恭謀國耳
督撫以察吏安民爲本訓將練兵爲要只是以一勸百以一懲百餘則感化被勉一遇有盤錯
須大訪察其民情土俗得其窾郤治之如有事勦撫在識得其頭目所
在以賊致賊以賊攻賊用鄉導以平土寇大要使之俱爲馴民各得其
所治安靜地方則舉其賢良以激勸之治不安靜地方則相其眼目所
在可以恩結者收令爲我用不可以恩結者則除之餘自服被以德威
無後患矣
治心先力去一雜字
能三自反曰存心大聖皆如此故成千古之業不爭勝負於眉睫也下
士守謙猶足寡過

人之可法可傳者無時無事無處而非精神之所貫澈欲用之先嗇之安閒調攝則悅而強矣見不澈則雜慮擾之勿能安也唯知命者宅之以寬克之以剛貞之以久恭儉齊莊以事上帝

謹案原編有陳綏定苗疆方略劄子家廟記爲宰議三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閣學臨川李公紱神道碑銘　全祖望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於家公以病退已十年然海內士大夫猶時時探公起居以爲斯道之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歟歷

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爲不遇則亦嘗受特達之知荷非常之寵內而槐棘外而節旄至再至三有具臣所不敢望者以爲遇則乍前而遽卻甫合而已離磨蝎蒼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此也累蹶累起卒不得志終於骯髒以沒是則可謂痛心者矣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修即受

聖祖不次之擢超五階爲庶子自來詞館所未有也主試滇中浙中凡再遷而至閣學攝吏部侍郎兼副都且大用矣以辛丑校士之役被論

罷官視永定河工蓋未及一年而已黜
世宗在潛藩雅知公既嗣位召還盡復其官時時賜獨對參豫大議時
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
賦性剛愎難其事乃解閣部二官但領副都尋復以為兵部侍郎直講
筵視漕歸稱
旨旋令鎮撫廣西重臣終心忌之因作四巡撫論皆加醜詆以為亂政
之魁四巡撫者江撫楊文定公時為滇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為東
撫其一則公而蔡尚書為川撫亦豫焉重臣又令其私人汙公以贓卒
不得不二年
世宗思公召為直隸總督盼睞倍隆公力言河東總督田文鏡之殃民
既面奏之漏三下猶未退又連章糾之河督亦劾公以朋黨袒護屬吏
之出自科第者且舉動乖張
世宗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而稍猶豫于是封事狎至公雖互有所
持而不勝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尚書者素負才而專己顧獨傾心於公
會其失眷忌公者因譖之以為是其死友歷指其蹤跡公益詘

召入爲工部侍郎其在事方九月也則新任直督及廣撫交章劾公初
公在廣撫任中嘗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廣撫不自引咎追劾公從
前措置不善
詔使公隻身前往捕賊自贖不得攜廣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公至而扳
苗束身自歸有司訊之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事得解時公已削奪官
爵既歸下刑部聽訊大臣議公罪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應得死
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官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籍其家取其夫人之
簪釧視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爲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
晝飽啖夜熟眠若不知有憂患者時故甘撫胡君期恆亦以事在繫歎
曰眞鐵漢也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
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湔洗之而復用之
乃
大召廷臣并召公親詰責之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卽正法
以爲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
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鄭侍講篔谷在班中最爲
許之詳尋奉

詔恩赦公令纂修八旗志書敝車羸馬即日赴局杜門不接賓客重葺平生所著書如是者八年

今上即位召見諭曰

先帝固欲用汝即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時頗有阻公之起而不得者顧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平生以行道濟時爲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少衰而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剝落菁華亦漸耗矣會以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又左遷光祿尋遷閣學時方主試江甯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與人語健忘一飯之頃重述其言絮絮數十度不止扶疾還朝

詔在京師治竟不痊許以原官致仕

賜詩以寵其行歸而稍愈優游里社曾一至黃山蓋公先世自王父以上皆休甯產也然非復前此之伉壯矣嗚呼公自釋褐時新城王尙書稱其有萬夫之稟及中年百鍊芒彩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以是憔萃殆盡而要其耿耿賫志以終者世人亦或未能盡知也世之論公者謂公之生平艮蹇於遇顧亦頗咎公之不能善用其才公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串抵掌而談如決潰隄而東注不學之

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
以溫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卽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巨公自
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
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
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
不復與公接然其實公之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予以晚進叨公
宏獎其在講座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時公亦竟舍其說以從予卽
其終不合者亦曰各尊所聞可矣故累語客賞予之不阿而世方以閉
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為不傳之祕則公之道
宜其所往輒窮也計公在九列其事者曰年大將軍羹堯曰隆太保科
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公及為直督勸營田之役曰和碩怡親王公皆一
無所附麗而卒困於河督然其終得保全者則
聖天子有以呵護之也西崦暮齒尙遭側目可悲也夫公之好士出自
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之謗察吏則又遭鉤黨之誣然而詞科之役公
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予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
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

書猶眼明蓋實錄也予之罷官也徐相國言于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
作惡或問之張尚書從旁答曰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予亦
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其經術皆足以經世務指揮所至迎
刃而解曾一出視漕郎爲漕運丁積年之害至今遵行而惜其所至皆
未有三年淹也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敎也間謂予
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
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予於諸生請業多述公此言以告之則泰
山巖巖之氣象如在目前一念及之足使頑廉而懦立今老成徂謝後
學其安所依歸乎公諱紱字巨來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
世少貧甚讀書五行竝下落筆滾滾數千言而無以爲生嘗自其家徒
步負襆被之徽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振也或言之江撫郎君
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資給之遂魁其曹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戶部侍郎
娶某氏封夫人子四孝源孝泳孝潄孝洋竝登鄉薦而孝源爲縣令孫
友棠進士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於某山之某原所著有
穆堂類稿五十卷續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
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二十卷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旗志書若干卷

皆行於世公于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同居時萬學士
孺廬亦寓焉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諄諄于義利之戒公以丁憂歸
予以罷官歸學士亦以丁憂歸是後一見公于江寧則公已病甚猶惓
惓以予出處爲念旣歸不復相聞矣公之歷官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
事祕不能直陳者然而予姁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略陳其梗概然終不
能百一也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裘冶學術則文達文安
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兖公文章高處逼南豐下
亦不失爲道園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所
謂大而非夸者吾言是也其銘曰
用則大受否則卷懷曰亨曰屯我何有哉所可惜者用世之才困頓而
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囘英靈之氣長表劵臺

碑傳集卷二十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二十五目錄

雍正朝部院大臣下

甘莊恪公汝來神道碑 趙國麟
刑部右侍郎王公蘭生行狀 杭世駿
又王文誠公傳 劉紹攽
又附書王文誠公傳後 同上
刑部左侍郎馮公景夏傳 鄭虎文
又先祖考刑部左侍郎伯陽府君傳略 馮浩

附錄四則

正少司空紘佚事 法坤宏
子告經筵講官禮部尙書任公蘭枝神道碑 任光膴
方望溪先生苞行狀 雷鋐
又方望溪先生傳 沈廷芳
又附方望溪先生傳書後 同上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雍正朝部院大臣下

甘莊恪公汝來神道碑 趙國麟

國家建官銓管人材塗分文武而權自吏兵二部尚書位高而任重
皇上踐阼之初以至德要道治天下特旨首擢禮部右侍郎奉新甘公
爲兵部尚書越三載晉吏部尚書仍兼理兵部尚書事邦治修邦政舉
祇慎廉平有馬鈞陽劉華容風歲在屠維協洽秋孟公以勤勞薨于位
天子震悼給賞祭銀一千兩經理後事命大臣往奠茶酒禮臣遵
旨議給全葬遣官致祭一次奉
旨依議還與他諡卹典優渥孤子禾廣扶柩歸里擇于庚申年八月廿五日葬公于進城鄉蓮花山之原爰持行狀踵門而告于予曰先公忠以事國孝以承家不及今鐫之于石將日遠日忘奚以視遺胄于無窮敢以請予固素知公之學術經濟者禮闈偕主試事欽服明德惡得以辭今撮其忠孝大節而序之曰甘譜源自姬宗東周有鄉士甘昭公秦有左丞相茂漢有關內侯延壽逮折衝甯什吳甘爲丹陽郡望奉新之

甘由丹陽再徙代有聞人而名位勳業至公而大盛公諱汝來字耕道號遜齋高祖懋謙文學早世妣單氏守貞旌表曾祖廷仕妣陳氏祖應俊妣熊氏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一品太夫人父顯祖餘干縣教諭雍正丙午科舉人剛毅端方精研心性之學卓然爲名儒以公貴累封光祿大夫妣徐氏先卒追贈一品太夫人公在娠太夫人夢黑龍繞室幼聰頴讀書善記誦封公督課嚴甚尤以忠孝大節勗之曰大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孺子識之公長跪受教曰不敢忘已長淹貫經史通古今治畧辛卯舉于鄉癸巳成進士戊戌授淶水令邑在易州東四十里密邇涿鹿新城旗民雜居地也糧丁輕雜派重小民種旗地半莊頭輒增租數農罹困鮮生計公平減禁約俾輸將有定額供作有餘資例旗人有犯不得捶責公請上官以柳木棒威之強暴頓戢其尤難者在調鷹放鷂通報事已亥冬鷹上侍衛畢里克帶領拜唐阿桑格格思乾及家人數十輩至淶虎踞民房騷擾荼毒雞犬不甯民萬廷荷憤激直前理爭畢揮家奴捶萬幾斃衆不平赴縣訴而畢反先衆入署咆哮大言責公以不能供帳爲淶民先公念受父教成名目擊百姓罹害顧低首下心伈伈

覥覥爲民羞是不忠而致不孝也遂拘留畢收繫餘黨通報直督請上
聞未及奏奉
旨提審蓋鷹上大臣先已摺奏矣公赴京吏兵刑三部會訊公慷慨陳
詞氣色不撓官吏咸驚訝此强項令何處得來讞上
聖祖仁皇帝特旨甘汝來着免罪畢里克着革職公回任辛丑春調補
新城令城西有白楊一淀廣數千畝瀕大河而障以隄公思導河流資
耕作質諸父老知官設厲禁因指陳利益請諸子牙河分司而開鑿灌
注之是年民間收麥數萬斛荒壤易成膏腴若其修城垣嚴保甲建義
學行賑濟恤民隱于西漢循吏六人東漢十二人眞堪頡頏後先濟美
時封公迎養新署見公吏治甚喜每飯常加一餐曰兒果不忘吾敎者
癸卯陞吏部文選司主事
世宗憲皇帝厲精圖治部臣罔敢玩愒公釐奸剔弊選法澄清冬授廣
西太平知府太平界接安南轄流州縣僅四土州府至二十有一土人
劫掠仇殺無甯歲公察其禍起于科斂率由流官責賄賂于土官致之
首禁絶屬員餽送并檄土司親謁郡守公具言
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雖在瘴癘蠻荒苟有疾苦皆得上

問爾其保守世業毋得自外王化取殄滅聞公言者鼓舞讙呼悚息流汗輸服而去龍州土司趙某穢德彰聞公廉得其實請督撫參處密以他事調至郡解其印綬分上下二龍司設土巡檢二土目豪猾束手聽令無一譁者乙巳春陞左江巡道思明土州與安南祿州爭地數年不定公任郡事申制府移知外藩陪員會勘已訂期矣至是公馳赴思陵失期不至公即定界畫圖報上并請申飭外藩使輸誠謝罪制府一一如公議案得以結夏陞本省按察使矜恤寬恕聽獄以情其開釋宣化縣盜雲潘國正冤平反不讓宋向敏中李若水焉丙午夏陞廣西巡撫秋江右鄉榜發封公偕公弟汝逢子禾獲雋三世同舉盛事罕覯公喜封公積學苦志稍可慰藉而封公益以書勉公曰孝經不引詩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在今時矣冬進都陞見丁未春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復奉署理廣撫之

旨岑映宸者泗城府土官也地界黔粵幅幀廣濶映宸懦弱貪殘不能彈壓土民仇殺無已時

上遣前撫陞工部侍郎李紱巡撫韓良輔會同雲貴督臣鄂爾泰經理其事公駐桂林遙為應援公兼程抵粵區畫周詳芻茭粮糗舟楫驢馬

弓矢器械修整完集
皇威遐播督臣調度措置應機合宜映宸解印綬自縛詣軍門待罪隨
械繫之桂林隷其土流官憶昔前明岑猛陸梁姚鏌輕用誅討陽明由
撫盧王刑賞乖張損傷國體未有聲色不動而蠻鄉帖服若是者也蓋
公自簡任粵疆四載之中一議分龍州一定界思明一綏靜泗城他若
天河之莫東旺奉議之羅文綱莫不先後就擒投首恐後離管一帶獲
安衽席而無桴鼓之警者公之勞績居多而羅文綱一案以未得實情
罣部議矣公奉
旨還京戊申春抵都虔候
宮門待罪
上命大學士張廷玉召公至乾清門傳諭云甘汝來年力精壯才具尚
好著留京朕另有用處公聞
命之下念一介微賤由縣令不數年洊歷巡撫前以擅鎖職官論革職
聖祖仁皇帝特恩寬宥今又獲罪嚴疆廢弃歸田已屬萬幸乃復奉另
用之
旨有生之年將何圖報感深肺腑淚涔涔下己酉春

特命公爲咸安宮教習總裁公曰是吾職也蓋公幼隨封公館鄉塾中鑽仰沉研刮摩淬厲而學大成今即以封公之所訓公者教八旗子弟或依經辯學或隨方占對一時俊髦皆聞言冰釋奉教唯謹用是鄉會登選科不乏人辛亥春

特旨起用霸昌道旋丁母徐太夫人艱給假三月奔喪抵家未匝月調補蘇松糧道甫涖任奉

旨署理廣東藩篆嶺南古所稱犀珠磊落區也布政錢糧總滙公廉約簡素革秤餘銀厚守宰養廉費而嚴其法陳關稅隱匿則例之弊甲寅夏陞禮部右侍郎北歸日庫存稅羨充公銀二十萬餘兩公悉具摺奏明因便道省封公于里門欲繕摺乞終養封公復舉資父事君之訓公灑涕就道抵禮部任乙卯八月二十三日

世宗憲皇帝龍馭升遐公號泣擗踊淚盡見血

今上登極毅然復行三年之喪未蒙

皇太后俞允集羣臣廷議公抗聲言曰三年之喪貴賤一也後世所以不能行者以認理不眞故耳我

皇上法堯舜之道行周孔之禮立億萬年彝倫之極或謂二十七月中

不無妨于朝祭大典公曰墨縗視事越紼以祭禮固言之夫何疑于是詢謀僉同覆奏准行凡有儀制皆自春官主稿公博考載籍援古證今具有條理而曠古大禮以定嗚呼自漢文短喪後晉武魏孝文周武宋高皆嘗遵復古制而臣下不能將順其美典禮缺如公獨持大義襄贊厥事杜元凱其有慚色哉九月陞大司馬

皇上聖哲仁恕勤求治理海內乂安兵革休息公掌部務明大體務興革訂正則例疏通選法弓箭技勇兼試武闈無棄材藍翎花翎並取侍衛得補用給司官吏胥之飯銀恤千總需次之貧乏政為之一清乾隆三年冬轉太宰仍兼管樞部

命下吏曹胥吏惕息相謂曰豈非前查對僧道科之主政耶吾輩謹守章程而已舊例雜職選用設僧道科掌文案堂司以微員故恆不之省奸蠹上下其手京師號為黑地獄公前任選司時洞燭其奸吏胥讋服蓋歷十五六年而猶心悸者也用是銓政公平倍于曩日夫六卿建自成周逮有明政歸六部而責任綦重吏部統百官均四海兵部制軍詰禁以糾邦國王翺公正戴金明敏克稱厥職惟馬文升劉大夏仕同朝練達並稱一時盛事乃公以一身肩之而邦治修邦政舉祗慎廉平是

合鈞陽華容為一人也今年五月奉
特諭加太子少保酬勤勞也公益感激鞠躬盡瘁治文書無休時七月
二十一日竟以勤勞薨于位孝經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我公有焉公
生于康熙甲子九月初十日年五十有六五遇覃恩晉授光祿大夫配
彭氏封一品夫人子二禾舉人廣曆生女六孫三嗚呼孝始于事親中
于事君終于立身公之學術經濟一本庭訓故在家為孝子在國即為
忠臣乃公七月歿于京師而封公先于六月終于故里父子相隨地下
豈非純孝之所感也歟公之勳名事實傳家乘者將炳諸國史予第最
其忠孝大節著於篇銘曰
天生偉人黑龍繞室曰孝曰忠父傳子述作宰通城廉潔共職見義勇
為強項不屈
聖皇明哲時惟赦之循績報最擢陞選司
帝簡良守剖符邊陲州疆分畫漢土攸宜威信慰誘蠻夷馴伏
帝眷寵綏高牙大纛弼亮伏波岑猛面縛告厥成功讜罪獲釋
皇恩浩蕩敷教三年廣陽震澤嶺海甸宣韓傳孔幾不名一錢宗伯典
禮佛時仔肩

大孝蒸蒸超邁炎漢廷議紛紜公言侃侃素衣練冠
皇心靡憾罔極克伸維公襄贊天官祈父懋績丕嘉志崇業廣庶政惟
和清公見美剛直不阿以槐易榆命也如何儿此鴻功纘承家訓亹亹
匪躬有懷温凊移孝作忠根諸天性校士禮闈余躬欽敬公今云亡孰
佐時康
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之光有不知者視予銘章

謹案原編有請除煩苛之榷稅疏請酌定家禮頒行疏二首已見
經世文編今不録

刑部右侍郎王公蘭生行狀 杭世駿

公名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幼端凝喜問學誦朱子易本義不遺一字
安溪李文貞公督學畿輔拔置縣學為諸生遂稟學焉益自刻厲研極
性命之理自樂律音韻旁及中西象數莫不深造從文貞公修朱子全
書冥心編校數學相長泊然於聲利榮祿之外者十有三年
聖祖仁皇帝問士於文貞文貞首以公薦
召直內廷晝日三接歲癸巳
命與舉人一體會試九月蒙養齋開局與編修纂事旋以父病乞假歸

丁憂方持重服
召赴熱河行在復以母病請急有
旨命將韻書帶回就家纂輯蓋異數也服闋復赴書局日侍講殿祗承
顧問辰入酉歸不間寒暑歲辛丑試禮部不利
賜一體殿試以二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纂修駢字
類編子史精華是年冬
世宗憲皇帝嗣位以內廷近臣例邀錫賚嗣散館授翰林院編修雍正
三年四月奉
旨凡諸館有律呂門目者俱著會同修纂旋命署國子監司業事明年
出典廣東鄉試為正考官未報實授司業俄有提督浙江學政之
命面乞便道省親五年擢翰林院侍講六年轉侍讀七年晉侍讀學士
調安徽學政九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以安徽學政復留郎
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復調陝西學政公清介絕俗苞苴干謁不戒自遠
愛士如子弟頒示文貞公遺書經說使諸生知所誦法凡奇才孤學通
知陰陽歷術者必提撥獎成之故主三大省學政興賢育才鼓舞淹滯
青衿組帶之士彬彬郁郁莫不願出門下迄今誦說不衰十三年以事

掛吏議左遷少詹事
今上皇帝登極之初首蒙擢用卽補原官充乾隆元年殿試讀卷官旋
充三禮館副總裁晉刑部右侍郎管禮部侍郎事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隨
駕奉安
山陵行次良鄉諴履親王於幄次爲具食飲談論如平時夜留宿幄中
明早肩輿卽路及午從者有所白憑伏不能應履親王卽以上聞遽
命太醫診視而公已不可復藥矣
聖心閔悼嗟歎者久之
賜帑金五百兩命直隸督臣監護喪事停棺涿州以待家人奔赴焉公
性畏慎周密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深爲
三朝所信遇科第皆出自
聖祖特恩一則曰王蘭生爲人正所學亦好再則曰王蘭生朕深知其
學問
憲皇帝御宇十三年由庶常拔擢至卿貳
今皇帝方隆重寄而年不躋中壽不得大其設施命也操守廉潔俸祿

之入半以給周親密友薄田數畝纔給饘粥所居數椽不蔽風雨自列
九卿未嘗有尺寸之益宗支衰落一弟以哭公故逾時而歿繼母在堂
年逾七十哀公無子以族子誠繼公嗣承應公學不爲泛濫其於樂律
如有神契朱子琴律圖說一篇字多譌謬公以意詳正瞭然可曉文貞
公用以進
御深被嘉賞入直時恆得
聖祖指授本明道之說以入之中聲定黃鍾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
十二律皆與古法合又謂弦音秪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可以相
應管音則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
管反有用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篪之類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
得其應聲蓋綫與綫體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實與管
子淮南之說合嘗謂世所傳等韻書清濁未分元聲不辨邵子經世詳
等而略韻顧氏音學五書詳韻而略等皆未極其至及奉
勅編纂兼短取長用
國書五字類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均之法以定等書成
世宗賜名音韻闡微非大臣未嘗叨

賜焉他如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凡與編校者皆一時之選至律呂音韻必以公之論折中其學獨是莫知唯聖君賢相君臣道合冥契於天人之際而公以一介儒生參其閒而承恩顧可不謂難得之遇哉公娶於賀儒學彭年女有三女二適士族一未字某與公先後入館悉公之蘊蓄重公之介特哀公之卒然以死而血允之無績也誠以公行事來告因綜次之如左謹狀

又王文誠公傳　劉紹攽

公姓王氏名蘭生字信芳一字振聲順天交河人世為儒父以諸生授徒里閈有隱德公生而岐嶷不苟言笑三四歲時社日與族中諸子會無少長競為嬉戲公獨凝立若成人識者知不凡初母將免身父晝寐夢青衣數人舁一戴冠者來直入其室方驚問遽寤而公已墮地呱呱泣矣稍長母亡事繼母戴能得愉志嗜讀書顧家貧日力穡不得展卷夜始從事鄰有業饅者每聞公書聲達旦饅者心知其貧無以具膏火中夜穿壁竊睨見公聚香燃之映於書上逐行而移饅者出語人由是公以好學著安溪李公光地視學順天公年十八應童子試李公奇其文與語大說補博士弟子是時習尚科舉以程朱學不利進取莫有究

心者有輒笑爲迂獨李公銳意倡明至是得公急引與其學公生平亦
以聖賢自期欣然從之遊明年江陰楊公名時校文寘第一復與論經
義竟日拊其背曰君學十富於余不當在弟子之列相與訂交及李公
爲撫軍開館第所延知名士公首預焉長洲顧盛人最淵博喜言古韻
宣城梅定九善星緯熟於方程勾股皆李公上客常與辨難不能屈甯
人分古韻十部公界以六甯人謂妙契古先遜不及改其十爲六後李
公修性理精義取其說以釋經世聲音十部者東冬一陽一庚青蒸一支微齊魚虞一佳灰一眞文元一寒刪先一蕭肴豪尤一侵覃鹽咸一歌麻一六部者歌麻支微齊魚虞皆喉音爲一佳灰支微齊同收聲于衣字爲一蕭肴豪尤魚虞同收聲于烏字爲一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音爲一眞文元寒刪先收舌齒音爲一侵覃鹽咸收脣音爲一梅氏筆算三角乘
除之術多苦蹟莫或卒業公晷承指授不終朝而得同舍讓其能會
聖祖詔修字典成例以等韻列前編無能應者今首卷韻圖僧某所定
也因
諭廷臣有精於韻者舉聞李公至是爲相以公應
召見試以厤象并音韻合聲之法合聲者國書十二字頭切法也
上色喜顧謂李公曰此國器也賜宿內庭常侍
上左右當此之時天下殷庶民物安樂

上游藝翰墨退朝則事詩書每至夜分諸臣皆不及侍惟公在焉
上嘗念蔡西山律呂新書有理無器伶倫不能舉命公製器審音更與
方公苞魏公廷珍等作律呂正義令太常肄之又以廣集韻學者鮮能
通而近世韻書戾於古命公考定期年成帙于古韻之所以合今韻之
所以分宋韻之所以異於唐辨別精詳啟前人未發之秘書上
聖祖稱善者久之命尚書徐公元夢校刊及竣
世宗親製序賜名音韻闡微藏之
武英殿以頒大臣并天下自是言韻者多宗主焉公日直禁中而著作
遍都下四方賢士大夫皆延頸望風采一時巨卿司文衡者爭欲致門
下公拒不與通以故省試輒黜而受知於
上最深癸巳
特賜舉人辛丑試禮部不第
上詔責知貢舉復命公與留保偕新進士並試
天安門留保者亦積學未遇
上親校閱黜進士八人而公與保俱
賜進士第官庶常授編修雍正四年遷國子司業日升堂召館生講中

庸以為中之言始于堯舜而後世妄求高遠故孔子益之以庸如易有交易變易之說而大傳歸于易簡易與簡對與險反而陽足包陰故以易名易平也庸也中庸而天下之理得矣集其說二卷曰國學講義學者謂近思錄以後所未見云是年充廣東考官號得人適查嗣庭呂留良嚴鴻逵輩獄起

上以浙習澆漓慎選督學相國張公廷玉上公名

制可晉侍講抵浙教士卻浮敦實每試必以古文詞課尤諄諄以正心誠意相勉日視卷千百皆竟閱之試之明日榜甲乙無一失者拔其尤致之幕諸生桂柱庸幼聘未娶妻家恥庸貧悔初盟聞入幕為宗工所賞即日完娶一生為江南制軍記室不獲與試例黜名制軍乞附試冊公曰未試而列之冊是欺也吾生平戒欺自欺不敢敢欺

君乎格不行己酉

上復浙江科舉錄遺不得試者二百餘人赴訴制府李公衛所衛為言公曰古者選造不過數人今遂至萬人不中試者僅二百人絀其試所以勵其學公不議減而顧請益乎是時衛方剔釐鹽政握重柄凡所可否寮寀罔敢逆其指方衛過公訴者皆人人自喜料公弗能抗卒不允

于是盡喪氣然迄無異說服公公也報滿移安徽一當路子甫成童求
舉茂才公不許親舊亟爭之公笑曰安徽多文學須白之老有不得補
弟子員者當路子少何愁一青衿顧與達戶甕牖之士競得失乎振單
寒卽以報當路也終不聽與方公苞素善苞著聲公卿間嘗備顧問其
子弟試者亦不少假必正教之公出入中外單立一身無左右者至是
流言興然
上深知其賢超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壬子復
命典江南試事以學臣兼考官前所未有蓋異數也嘗陳奏乞赴闕
硃批摺尾留勿代既有事西戎
上念陝西重地移提學椽吏聞至往迎到潼關見有敝裘乘羸者從二
人來吏疑行商以爲道見學使者馬上探起居遠近公笑曰我使者也
吏方倉皇前趨謁秦吏飾邊幅多巧弄見使者如此知不可干率改行
首拔西安校士必以有用之學勗嘗召至明倫堂講西銘乾稱父坤稱
母其畧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有呼無吸則死呼者我氣吸者豈能反
我方出之氣復入乎蓋天地之氣也人無日不食氣于天地猶赤子無
日不待哺于父母不猶生前稟受也或有以出王游衍請者曰天一積

氣之爲無處非氣卽無處非天故曰地以上皆天也而有不及爾者乎時有樵叟聽之自稱人中踴躍出拜堂下其開示明切能感人類如此三原劉紹攽以古文見知于公延授子弟經向晚則過書齋講易背誦經文並儒先諸解盡卷不錯一字因折其中公歷仕二十年講貫無虛日依然老書生也雍正十三年嚴州吳茂育因求志編罣吏議成獄茂育公所拔坐貶意氣如平常仍與紹攽論學無閒向爲國學講義其中五達道爲綱領三達德爲體要二篇皆是時所增著也公既罷吏部請補缺

上命仍留遷少詹公在秦惓惓汲引以紹攽名告碩大中丞色欲上章薦知三原李昌宗喜干謁紹攽避不往因尼之公曰今世士率習熟時俗工於語言恐不復振起有如昌黎云者我擇劉生正以入世不深耳詎可摧抑之使折去牙角乎竟入薦秦安胡釴潼關楊鸞皆所飲食教誨也

今上卽位復爵召入閣京官故事退直接見賓朋候謁相踵公朝回戶外蕭然惟二三執經之士往就業焉乾隆元年擢刑部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九公長六尺豐頰隆準大口美鬚髯居處甚莊正坐終日不欹與

人遇雖丙夜未嘗不冠善屬文精楷法尤長於韻居平好施在館職時總河顧公琮以繼母故屏居於外數口嗷嗷不能舉爨公知其賢貲助經年後繼母感悟召入今為名臣故相李公光地次女歸吳某隨宦秦之隆德虧帑數千吳死女坐繫公試平涼知其事代完金資之歸親族依以生者數十戶而公食不兼味衣無新製家有老屋數椽覆以茅不易也凡一為司業兩主棘闈三視學政及門且千人多為名卿佳士公歿咸服心喪私謚曰文誠乾隆五年通政使錢公陳羣表公行請於朝
詔祀於其鄉所著詩古文二十卷藏於家弟荃生母戴所出篤友于子誠蔭國子生

論曰昭化令程君餘慶嘗館於公所言公以諸生受知
九重其事甚奇意汲汲於功名者而跡其立朝守正無援又何介也世之負才異而懷進取者聞其風亦可以興矣若其倡明聖學踐履篤實則讀其書足以想其人學者方之考亭何多愧焉

又附書王文誠公傳後 同上

沈公寓舟言公為諸生受知
聖祖常在內廷丙夜觀書皆不及侍公獨在隅一夕立而假寐

上呼不應起執公臂而醒之自稱老夫目公小子曰小不如老耶公驚謝上拊掌笑都下傳爲盛事於戲我仁皇帝臨御六十年深仁厚澤涵濡無窮一介之士亦得略勢位而蒙隆遇三代休風曠世惟昭奚止宣室之前席迄數十載猶令人聞風想慕感極而悲也

刑部左侍郎馮公景夏傳　鄭虎文

誥授通奉大夫晉贈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馮公名景夏字樹臣號伯陽浙江桐鄉人高祖孜明隆慶戊辰進士累官湖廣左布政使曾祖時昇國學生祖一虬考翊均邑庠生以公貴贈如公官公精敏有氣略喜讀史歷代政典張弛利病博綜鈎貫靡不究悉壯多貧遊通曉時務該洽古今治術富蓄經生俗儒之學皆非所好也康熙甲午年五十二始用癸丑科舉人選授陝西長安縣知縣時王師西征兵出其地公宿具資糧屝屨輿馬逆而達諸境迅無淹晷兵民晏如有某帥者縱兵虐民民鬬傷兵帥怒欲奏論以傾大吏大吏懼公請辭於帥帥盛氣迎謂公吾且論若若奚來公曰某一長安令逆大

帥宜罪顧
天子方憂邊屬帥以兵期旦夕至而盤桓宿留且不戢士卒丐取於市
擊無罪人小鬬輒傷懦不足恃失伍無勇由不訓練不訓練由帥巡撫
將以狀上聞帥且得罪奈何帥色變氣沮立爲好言遜公謝大吏疾馳
去自後軍行無敢譁者羽書使傳雲委雨集治如故常而公事無留牘
公慮囚重死獄善決疑案雖他所冤民往往待公以雪有醴泉縣殺一
家五口凶犯張九思者以申鞫院司牒寄長安獄凡寄獄令受牒納囚
於獄飭尉若獄卒謹視無逸而已漫不省何事公視牒怪九思狀貌愿
疑有冤夜半入獄叩之得其情請於巡撫訊釋之事騰秦民秦民咸歸
誠於公興平縣民亂城閉上官更迭諭解不聽大吏命公以兵五百往
公請單騎赴之至則民望見公爭門出環馬首跪泣請命公曰疾取首
惡來則貰汝衆立縛其魁以獻民用全活公治行冠秦中又以課民墾
邊地充軍儲功最遷山東膠州知州膠州瀕海南門外河通潮汐多水
患俗又畏旱相傳旱魃爲陳尸所化愚民察墓土色微潤者輒掘尸毁
之謂之打旱魃公曰治膠二者莫與校大於是禁毁尸而隄南門河隄
成民德之名馮公堤久之視聽大化變俗革故澤及枯骨矣公令長安

時忤大將軍年羹堯至是以虧空軍需奏奪官追償公留膠破產稱貸完不及數膠人陰代公輸所未入者於官公知不及辭也雍正丙午以原官起用入覲

世廟詢罷起狀公奏以實稱

旨即授廬州府知府歲大熟穀有一莖五穗者戊申遷布政司參政道督蘇松常鎮太糧儲五府州漕運甲天下府姦藪弊不可究切有溫鐵匠者善造斛便吏浮取吏比之尸漕利者數十年公立杖殺之盡收老奸宿蠹之尤無良者寘之法震如雷霆眾寐大覺冬收倉糧公輕舟往復按部微服雜農民行倉厫閒徐去或突升廳事呼召擊斷倉中人飲食寢寐如公臨之死條守要莫敢弄以事旽徵日寬賦無漏失公私以饒公謂浮收之數以斛口大小爲多寡部頒斛式口大不足用製宜豐下殺上以六寸三分爲口之徑博其底徑尺有六寸八分崇其身縱尺有二寸五分剡口之木冒以鐵脊起如刃摩之令滑不可駐粒米底四角聯筍嵌以木錠外固漆木用樟椐斛必爲概概附口着斛角可左右運便民自概斗方如斛升規之並改用小口凡尺寸準部尺度其內爲率用此製則概米易淨浮亦立顯便稽察即不及察浮數亦寡上其法

於漕帥三請三駁公復申議云口雖小異而腹之所受與部斛無毫髮
盈縮譬之尺止論度之長短不計其或闊或狹也譬之砝馬止論數之
輕重不計其或員或方也然則是斛也止當論所受之多寡同異何必
拘口之為大為小卒不聽時茶陵彭公撫江蘇韙其說命公自行所屬
後十有餘年為乾隆辛酉運軍以南北斛口大小不同訴漕帥咨戶部
將罪變法者公援赦幸免而斛仍改用舊製其明年巡撫祁陽陳公始
用公製奏上
報可頒式天下而公始事之名不著是製也一沮於漕帥再格於部議
其尺度形製與今奏頒定式或未能盡合然至今蘇松閒民猶指今斛
為馮糧道小口斛云公既清漕弊令民納米石輸口袋錢四十二文為
倉運費以卹軍吏例亦自公始也當是時清釐江蘇逋賦
特命重臣臨之而以常州一府屬公公分官侵吏蝕民欠為三等鈎稽
密微萬狀畢出官吏乾沒無貸民戶之逃絕老幼篤癃者多所縱舍立
順莊册以塞奸竇今著為令刑德並流當時稱之就加安徽按察使尋
轉安徽布政使課吏第上下以實盡其力能未期
召為刑部侍郎時公年已七十自念為外吏久熟刑名思盡餘年上溯

聖教俄得寒疾乞歸
世廟欲留公憐其老遂得請公家故貧居官不立資聚班所有於親舊不恡既歸如其初初部吏有用僞印文盜取安徽藩庫銀二千兩去事發以當公任檄下責償旋被
特旨放免
世廟久熟公廉名故也年七十有九卒於第蘇松鄉民聞喪會哭於門者數百人至今言漕政之善未嘗不及公輒往往歎息泣下也子二長錦陝西宜川縣縣丞次鈐乾隆丁巳進士歷官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論曰乾隆丙辰之秋文與公家孫侍御浩同鄉舉得以子弟之禮謁公於里第時公已病而目光射人眩不敢仰視退而歎曰昌黎所謂龍虎變化魁傑人者公其是矣家居八年布衣徒步曳杖於僧寮田舍竟日忘返遇者不知爲公也嗚呼世之貴人侈於外以耀庸衆耳目者吾不知其中視公何如也

又先祖考刑部左侍郎伯陽府君傳畧 馮浩

府君諱景夏字樹臣一字伯陽姓馮氏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邑庠生

康熙癸酉鄉科亞魁自少而壯篤學不怠精詣於制藝愛閱史鑑得失利病饑驅出遊必採土風察民俗故吏術素裕焉歲甲午選知陝西長安縣事年五十二矣縣附省煩劇值西路軍需羽檄旁午府君振厲精神鉅細籌畫事無留滯民不告勞治行為秦中冠醴泉縣民一家五口一夜盡殺以兇張九思擬極刑解司院寄長安獄府君察九思良愿閱所移案署殊疑焉夜半查獄婉轉誘問九思泣不敢言既乃大哭訴實曰某家至午不啟門鄰人排之入五屍橫縱於地官驗殮訖入無兇某之家具皆付鄉保所篋有九思借銀四兩券鄉保執以來索九思懼且愚將奪之遂被誣為兇酷刑非法奇痛貫心腎不得已誣承又以無兇器屢刑獄中盜勸曰已無生望何備嘗苦為吾為若謀之盜使其子買刀置古塔下教之供案遂定公惻然不忍置詰且言於院司郎厲公鞫移醴泉取盜盜倐死急自選役密取盜子至一訊全吐刀鏽鈍不能一割三十錢市之者九思得立釋屯田議叙升知山東膠州事膠濱海值大水海口支河漲溢築堤捍禦身操畚鍤民稱馮公隄山左習俗歲祭墳墓土微潤者疑下成旱魃輒掘毀其屍謂之打旱魃公嚴禁之清闢稅豁疑獄捕蝗蝻皆有實政雍正甲辰大將軍年羹堯以任長安時軍

需案內分賠未完劾革職盡賣原籍之老屋薄田不足貸之友朋得全完丙午六月開復引見蒙
世宗憲皇帝垂問軍需事宜及何以措繳瀝誠詳對良久遂荷
特達之知授江南廬州府知府賜紫貂松花石硯
御製朋黨論府君始願萬萬不及此也廬郡湻朴德教易施丁未特升蘇松常鎮太糧儲道四府一州漕務甲天下倉夫積猾百弊叢生府君必欲剔除淨盡每屆漕務時小舟微服潛行試訪風雪不輟往來迅速官吏無由探知突然坐倉堂懲治奸胥必盡法乃快民咸以爲神明諸州縣時驚疑糧道之來臨也鎮江匠某善造斛可伸縮不露纖跡歲取厚酬嚴訊置之法府君以斛惟所受畫一爲準不必拘形製斛方口大浮則已多斛高口小雖浮亦少乃議置小口斛時巡撫彭公維新令試爲之焉部頒鐵斛於漕政處令州縣遵造其式雖上減於下然方扁口徑官尺約八寸五分府君改造口徑五寸五分斜高其身中符舊額所受米數口外邊裹鐵薄捎粒米不能留米精好者許納納戶聽自斛毋假役手行之數年漕政大理顧他省皆仍舊式後十餘年巡撫陳文肅公奏請於

皇上命部臣如小口式改鑄鐵斛須各漕政遵行而事實自公始之至
今江蘇耆老猶稱馮糧道小口倉斛云其他舊規所入盡革去之江蘇
逋賦積久不可算
世宗憲皇帝特命清查欽差大臣董其事府君奉
旨分查常州府定爲官侵役蝕民欠三者而役蝕居大半徹底鉤校毫
忽無可隱他府州咸取則焉升安徽按察使司清查未竣留任旋升安
徽布政使司壬子春赴江甯藩署冬內擢都察院副都御史旋升刑部
左侍郎癸丑至京謝恩
天語嘉奬賜湼玻璃盒松花石硯府君素練刑名期殫心襄明允之治
且自革職州牧邀非分
恩遇勉圖報稱百倍恆情而年齒漸邁日不能支冬至後得寒疾未痊
請回籍調理
世宗憲皇帝久鑒其廉能惜巳老得奉
俞旨甲寅六月歸居嘉興縣府君善畫山水近師王麓臺遠慕董文敏
而上溯元人顧久不暇作晚年愛以小幅自娛澹遠清潤奇秀在骨扶
杖尋僧一小童隨之舊衣布履坐佛燈下蒲團或步田塍倚野樹與老

農話桑麻其飲食遇之者不辨為致仕之卿貳也性不憂貧任安徽藩
時部吏偽印文取銀二千兩歸田後當賠繳焦思莫措者半年忽荷
特恩豁免
聖慈異數聞命感激不自知其涕泗交下也平居嘗曰吾淡泊敬慎心
不籌生計口不問外事欲以敦
國家優老放閒之德意全我疊受
高厚之殊恩且冀貽子孫以清白也府君生於康熙二年癸卯四月二
十二日卒於乾隆六年辛酉五月二十八日年七十有九江蘇鄉民聞
喪戴笠跣足踵門拜哭者數百人府君高祖前明隆慶戊辰進士歷官
湖廣左布政使原泉公諱孜曾祖國學生養原公諱時昇祖邑庠生篤
青公諱一虬以府君貴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祖妣王太君生祖母
陳太君皆贈夫人考邑庠生輔之公諱翊妣施太君贈如前配沈氏贈
夫人子二長諱錦沈太君出陝西宜川縣縣丞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
加二級贈奉政大夫宗人府主事提督四川學政兼翰林院編修加二
級贈中憲大夫次諱鈐側室曹夫人出乾隆丁巳科進士歷官安徽等
處巡撫都察院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授資政大夫孫六長浩先贈公

出餘皆先中丞公出

附錄四則

長安視事始二日初昏檢獄囚有張九思殺一家七口乃醴泉人獄已成而寄禁於此也因問其有何深讐而如是毒手九思大哭曰事已如此復何言公曰第言之乃列稱殺人者本不知何人縣令懼罪人不得懸賞以求之囚粗直無賴被酒妄言涉于疑似又死者之家適有囚借券隸役以囚邀賞遂鍛成之同獄有大盜計日將決矣令授之意能勸因成招妻子之累可以無慮盜謂囚曰令不得已以爾塞責既來無出理等死耳何苦備受五毒死乎無可奈何遂自誣服盜之子年十三矣先取刀塗豕血埋於城南隙地翼日遂聲言取兇器以揚于衆人亦不之疑也案已定更何言公入商之幕友友曰公眞書生始蒞事即與人鬪事耶公不聽夜謁臬使臬使曰君能得之中丞本司何不可公出旦即詣院陳之中丞大駭飛檄本邑令赴臺與西安守同勘果如公言釋因而記其縣令大過三次以疑獄結不半載而罪人斯得矣柚堂筆談續

雍正五年官蘇松常鎮太糧道異時州縣徵糧以漕費爲名溢額者無禁景夏請每石加漕費六分半給旗丁半抵州縣修倉應供諸費盡革

斛面耗米 湘海集

時方定外官養廉上官以糧道故有羨議無給景夏持不可列諸羨款悉請革除乃給養廉如他官 同上

康熙末軍興孔棘縣官倉卒不能應悉派里下公以為不派則必多虧帑然與其累民不如累官竟不派其後升膠州以長安虧帑落職變產以償長安百姓以公不派里下建生祠於翠華山 續筆談

王少司空紘佚事 法坤宏

初公以進士通籍筮鳳陽府臨淮縣驛道劉邦彥私扣驛費數千金抵屬員規禮而責其分償公丁外艱去官囊空如洗遂據實通詳而大吏以下皆為劉用檄下府提問將遣公法公託太夫人於所親赴府待命會府縣諸生數百人日守府門號冤改提公金陵委江甯縣鍛鍊久之不成獄卒如公詳然督撫意終嚮劉事既白公投劾去劉得減死論大將軍年羹堯為公進士同年友嘗致款曲欲公一往其門公謝之時年以上公秉鉞巡邊入奏事建大旆由馳道行百官郊迎長跪道旁公起廢員宰宛平為將軍視途將軍遙望見趨下握手道故公以事見桐城張相公相公戲謂大將軍相見有加禮君曷乃甘於自外未幾將軍敗

坐黨籍沒者千人公得不染公以文選司員外署天津道怡親王總水
利事務奏
旨勘河過霸州時連年荒歉饑民數萬擁馬首告哀哭聲震野王大驚
召公問事宜公請宜亟檄有司開倉賑䘏王難之曰擅發之罪誰其任
之公啟云
皇上如天之仁愛民何所不至王今以骨肉至親受顧委之重民饑如
此而漫不加恤異日
皇上知此情何所逃責矯制事雖干法第據實奏聞引咎待罪其可王
即如公策
今皇帝御極之元年一日早朝
召問羣臣朕卽位日新卿等皆
先帝老臣可付託歷中外久知民所疾苦其各舉屬員之有才行者工
部左侍郎兼禮部左侍郎臣紘奏臣撫安慶知廢員太平府知府李士
傑爲人老實原任鹽驛道包括有能名現任鳳陽道李如蘭無過失
上問是江南布政使李蘭乎臣紘覆奏臣所舉李如蘭係山西陽曲人
江南布政使李蘭係直隸樂亭人有

旨李如蘭按察四川包括防守登萊等處地方李士傑起復某道時包括以彭維新罣誤逮刑部按問擬決罪人也李士傑卽公之所參革也其公忠體國不引嫌類如是乾隆戊子四月公文孫秀才某持公狀祈余作傳余惟公大臣凡所建豎具載

國史不須更立私傳柳柳州撰段太尉佚事稱條列闕國是者一二修唐書者據之編入列傳茲爲檢公佚事數條留家乘中以俟異日史館之求法坤宏撰

予告經筵講官禮部尚書任公蘭枝神道碑　任兆麟

乾隆十一年

予告禮部尚書任公年七十以正月十八日卒於京邸越三年葬於桂林山先塋之次迄今二十六年碑表之石未立又所爲家傳載宗譜者多略兆麟於公爲從孫恐公之生平大節久而湮沒也謹以夙昔所聞諸先人者撰碑紀實揭之墓原以示後焉文曰我任姓始祖先賢任子諱不齊班七十二賢之列從祀聖廟傳八世諱敖又五世諱光並以漢功臣終漢世襲侯爵又二十世諱昉仕梁官御史中丞歷義興新安太守謚敬子實爲江南始遷祖又卅世諱顯登咸淳戊辰進士始著籍溧

陽迄今五百年子孫蕃衍稱衣冠鉅族自先賢至公凡七十四世公諱
蘭枝字香谷一字隨齋曾祖諱應宿祖諱一紳皆有隱德父諱文煒中
康熙二年舉人官無錫教諭以文行道諸生沒祀於學三世並以覃恩
累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公生而嶷俊天資絕人九歲誦諸
經左氏傳十歲能文章年十七爲縣學生餼焉父老病失明歸田後寢
食動止須人公備盡孝養頃刻不離側父亦樂而安焉康熙五十二年
恩科魁鄉薦聯捷魁會試殿試對策尤偉麗典則
特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
武英殿繕校周易折衷性理精義諸書雍正元年充起居注日講官入
直
南書房遷左春坊左中允奉
命提督四川學政賜西清南董御書二年遷右庶子兼侍講轉左庶子
兼侍讀時並在蜀蜀以僻遠少工文者試院多積弊公立科條悉革之
每試所屬閱文過夜半猶覆檢恐有遺才常召諸生訓以學古不宜自
安固陋竣事來謁則戒以爲善貽父母令名反覆申訓至有感之泣下
者蜀人咸謂自蜀有學使來未有如任公者及還朝

世宗有天下學政第一之褒五年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再遷少詹事未
幾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九月奉
旨宣諭安南初滇之開化與安南接壤有鉛廠山地四十里淪入彝中
督臣以中國舊境奏請復之安南抗不服督臣請討之
世宗特許以地予之而恐安南昧順逆理詔公宣諭猶以安南不測戒
勿遽入須先至滇與總督商度機宜俟可乃往使未至而安南上表悔
罪
世宗賜敕諭旨即命使者齎以往時雍正六年四月也天方就暑南中
瘴癘蒸毒安南以炎酷為辭請秋時迓使者公曰王事也誰敢稽日馳
馬穹箐峒以道粵西五月丁卯至鎮南前驅款關曰天使至安南使彝
官范謙來迎望見
詔書皆拜謁如中國禮遂出關守土者欲以兵千人為衛公曰何益適
滋疑耳惟以執事及從者行既至使示國王王跪拜儀注安南有鄭國公
者世掌兵柄無大小皆決於鄭王坐擁虛名而已至是以書來則鄭銜
與王並列公怒而叱之曰此陪隸也而僭侈若是安南且不國矣趣使
更之鄭聞之慚憤為言於王以書來言從前拜詔從五拜三叩是禮也

安南所以事天以事天者事帝命度無所失三跪九叩禮安南不習也彼此互持反覆移詰至七日王意奪始盛服出迎欲使者由左門入公曰吾詔使也何左門為王不能答旣而上殿率彛官跪拜如故俗請讀詔公正色大言曰使者宜讀詔書以王能遵中國禮儀故也今若是當奉敕還京師耳安得為王讀乎語未畢殿門忽闖番目酋長彛隸數千人佩刀睢盱環戶外從官皆失色虞有變公屹不為動從容曉之王悚然感悟麾衆退卒行三跪九叩禮乃更諭王以

聖天子綏柔遠人至意王宜益效恭謹毋負

天朝恩於其還也王贐千金餽方物並卻之歸奏

世宗喜賜紅絨頂冠曰吾為汝加冠蓋異數也九年擢兵部侍郎署刑部遷吏部右侍郎十年辦理刑部轉吏部左侍郎

世宗以安南之役謂公忠厚誠實可大用於時被

旨按獄自辛亥至甲寅數奉使若江南河道康宏勳毛浚總管巴什等凡所告劾情辭巖險公悉燭其隱而持之以平有袁嵩者良鄉縣丞也告諸河官李壇黃瑛等侵漁狀坐訟者至數千人

詔公鞫之被累者皆薄其責十一年充經筵講官協理禮部事務十三年
世宗升遐恪襄喪禮恭題
世宗憲皇帝廟主上尊謚冊文時稱大手筆公本以文儒雖歷任卿貳
司國政然
朝廷大著作必使兼領焉雍正中立賢良祠至是
詔王大臣宜各立傳公與尚書吳文恪公共成之又
命輯執中成憲復充八旗書館副總裁充一統志總裁官奏增故相蔣
文肅公所定凡例爲二十一類
今上御極授禮部尚書旋充
五朝國史副總裁官奉
詔修禮書乾隆三年調戶部尚書四年仍轉禮部五年夏因太常陶某
事吏議鐫秩七年復調兵部尚書未幾仍爲禮部時年六十六矣公自
登六卿在禮部且十年凡鴻儀鉅典吉凶賓嘉之事皆所總治非淹洽
掌故者多不克勝故人謂公爲大宗伯尤宜其接僚友及諸司郎官藹
如也至大端所在侃侃執持無少假有山東人自稱孔子母施氏後列
於官侍郎方苞爲請於朝

上令廷臣議有謂事屬先師母郎疑似猶當予封公獨據韓敕史晨碑水經注駁之又請褒韓文公後裔爲五經博士報可他如祀先蠶建雩壇議歷代名臣配享帝王廟皆公所奏定十年公以疾乞告歸

上允所請俾以原官致仕公篤於天倫厚於故舊先世有田宅悉推與其弟寬以待人未嘗揚人過見有片善必爲稱道之尤精於衡鑒歷充庚戌癸丑會試總裁官癸卯江西己酉浙江壬子順天鄉試正考官戊戌癸卯丁未會試丁酉順天鄉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考試中書拔貢所得皆知名士凡臺閣鉅公敭歷中外者半出公門當世有任太宗活文昌之諺云公少喜爲詩並工古文辭及典試江西視學蜀中覽匡廬彭蠡長江之勝行劍棧觀峩嵋篇咏尤多有見南樓文集二卷詩集二卷行世配費夫人子二端書乾隆二年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聚書六品廕生早卒女二長適費傑次適豐縣教諭嵇城孫四銘曰

維任之先敎承東魯公世載德克光前緒黼黻三朝化洽隆古皇華載使懷柔南土

帝用嘉美女長禮部媲夷軼夔人文咸敘經緯攸宜和衷殿陛卿雲景

星和風祥雨榮遇始終明農引去公有令名千秋表著桂林之岡先人
原樹史臣載考我銘其墓

方望溪先生苞行狀 雷鋐

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皐號望溪先世桐城人曾大父諱幟避寇遷金陵父諱仲舒號逸巢母吳氏太夫人逸巢公繼室康熙戊申四月望日先生生年四歲逸巢公嘗以雞鳴時起如廁適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屬對即應曰龍氣成雲十歲師兄百川先生徧誦經書古文家貧冬無複襦屨穿行雪中兩指恆見迹益厲學相勉爲孝弟弱冠遊京師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曰當與韓歐爭等列北宋後無此人也當是時巨公貴人方以收召後學爲務天下士負聲望者聚京師旬講月會率數十百人獨先生不與公卿非禮先焉終不枉見己卯舉鄉試第一丙戌成進士榜未發聞太夫人病疾遽馳歸丁亥逸巢公卒辛卯以南山集事牽連逮赴

詔獄獄辭上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註疏終不輟癸巳二月

聖祖仁皇帝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並免罪隸漢軍旋

召入南書房試湖南平苗碑文越三日試時和年豐慶祝賦越五日試黃

鐘爲萬事根本論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嘉歎冬
聖祖仁皇帝修樂律厤算書命誠親王監臨先生由南書房移蒙養齋
誠親王嚴察承事者多獲譴訶先生柴立其中遇事數爭執不得當不
止王心折命爲王子師先生南面坐置王子座於亭西東面乃就講王
子色不豫先生抗顏無少屈壬寅夏
命充武英殿總裁先生自爲諸生名動京師雖在難自王公皆嚴憚之
然性剛好面折人過交遊宦旣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由
是諸公頗厭苦雖舊識亦患其迂遠於事情康熙六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嗣位特恩赦先生竝合族歸鄉土莊親王果親王傳
旨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全宗方苞功德不細先生聞
命驚怖感泣涕交頤先是乙未冬太夫人卒於都姻戚馭柩以歸不克
葬雍正二年乞歸葬蒙
恩給假一年旣事以三年三月抵京師具劄恭謝
聖恩
召見先生弱足不能行

特命內侍二人翼而趨至殿陛氣喘急不能任其聲
上嗟歎者久之命仍充武英殿總裁雍正九年特授詹事府左春坊左
中允三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
年
召入南書房晉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兼文穎經史三禮館總裁自
聖祖仁皇帝擢先生居侍從
先帝拔自廢疾列九卿皆以文學受知未嘗與國事既任禮部與廷議
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五
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
逢陰雨僱夫盤運費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
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命有地治者視民眾寡得擅發倉粟勿拘存
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逋又
言國家大事宜博稽於眾集思廣益請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所
見得專達凡數與廷議多齟齬隨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乾隆四年落
職獨纂修三禮辛酉進周官義疏
上留閱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春先生衰病乞休

恩賜翰林院侍講以四月出都始先生既落職
上屢顧左右大臣言曰方苞惟天性執拗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
也嗚呼身歷
三朝齒臻耄耋猶得以餘年從容嵒壑論次經史非其忠誠直諒爲
聖主所優禮而能如是乎伏讀
聖諭而先生生平亦可見其梗概矣其家居建宗祠名曰教忠置祭田
以歲時合族生徒餽遺磬於族戚之貧者耄期猶嗜學不倦治儀禮十
易稾讀書日有課程已巳秋仲寢疾既望疾革子孫在側數舉右手以
示之初先生弟椒塗先生將卒得異疾不能視含斂終身以爲憾常戒
子弟曰我死斂必袒右臂十八日甲午卒子孫奉遺命以斂時年八十
有二先生既卒之三日鋐以省親過金陵哭於殯宮先生質行介節生
徒各紀所聞散在四方卒難收拾乃粗舉其立身本末爲行狀云所著
周官集註禮記析疑春秋通論文集行於世删訂崑山經解儀禮註俱
有成書未刻藏於家

又方望溪先生傳 沈廷芳

方先生諱苞字靈皋其先桐城人也曾祖某官副使以避寇遷上元祖

幟官教授父仲舒用遺逸名江南北先生生四歲父嘗雞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卽應曰龍氣成雲稍長從兄舟學博究六經百氏之書更相勖以孝弟弱冠遊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嘆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時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益見重諸公間中康熙丙戌會試未殿試母疾遽歸適丁外艱緣序南山集下

詔獄獄具

聖祖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免罪編旗籍方爰書上時同繫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自若人咸服其定力俄

召入南書房試文者三每奏御輒嘉歎會修樂律厤算書移蒙養齋監修爲誠親王王性嚴承事者多獲呵責先生偘偘不阿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爲王子師乃置王子座東向己南面坐始就講旋充武英殿總裁

世宗卽位放先生暨族人還里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先生聞

詔感泣以母卒未葬請假歸旣事還朝

召見因弱足不任行

世宗命二內侍翼至殿陛顧視嘆者久之雍正九年特授中允期月間
三遷至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擢
禮部右侍郎二年復教習庶吉士兼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先生
自惟受
三朝厚恩起罪疾餘洊列卿貳皆僅以文學報既在部得與廷議乃言
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等五十
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逢
陰雨僱夫盤運費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煙
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令有地治者視民衆寡得擅發倉粟勿拘存七
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藏又言
國家大事宜博稽於衆集思廣益請令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已
見得專達又請以湯斌從祀孔庭熊賜履祀賢良祠章數十上俱蒙
批報而同列多厭苦之遂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四年以譴落職仍脩
三禮越三年進周禮義疏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卽以衰病乞休
賜侍講銜歸歸八年卒年八十有二疾革數舉右手以示子若孫蓋先

生弟林早亡時得異疾弗獲視含斂嘗戒子弟我死斂必袒右臂洎是子姓奉遺令以斂初告歸以先世未遷葬不遑家居寄僧舍中葬乃返痛兄舟之不遇得任子恩請授兄子嘗建宗祠顏以敦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饋遺悉予婣族之窶者耄年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稿云所著周官集注儀禮注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文集等書晚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

沈廷芳曰先生其今之古人歟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緼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旨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蹇諤多與時抵牾然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惡能得此哉

又附方望溪先生傳書後 同上

雍正戊申冬余因劉畊南徵士 大櫆 謁先生請爲弟子先生曰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爲務某對曰某雖不敏謹受教先生手所著喪禮或問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于斯某拜受翼日雪先生乘車曳杖顧某坐良久曰昨生退或言生查詹事

外孫文昌君子也是皆吾故友故來荅某感謝出門扶先生升車送出隘巷先生曰願生勒厥業越四年先生授中允又逾年遷卿貳恆直殿閣無須臾間某遂希展謁癸丑奉先君之諱先生來唁將奔喪往謝先生賜以賻慰曰生毋過哀滅性居苫次正讀禮時也乙卯復遊太學先生方爲一統志館總裁某先爲館中官寫書求補缺先生曰館中易荒業生宜窮經著書勿沾沾于是乾隆丙辰余登詞科除庶吉士族兄冠雲徵士彤訪先生于直廬先生曰君同宗某已官翰林君其勉以學某聞之亟往謁勵以忠孝丁巳夏某授職有持武英殿牒趨某赴書局則先生札也某即赴先生曰殿中需校輯才生有學行況詹事文昌舊直地故以相屬且可以砥礪問學自是在直廬日奉几杖嘗徵某詩文因以就正先生曰生詩雖師夏重其格過之即爲作序更評文後云賢文筆極清體法具合將來定以此發聲但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久不講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家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當得其槩因論今文士惟畊南冠雲

足語此畊南才高而筆峻惜學未篤冠雲特精潔肯究心于經得吾賢
而三矣會以館課藝屬閱襆被往先生方設菜羹乾肉飯命某同飯居
恆惟說經與程朱諸書或溯往事開示近文曰生視吾文于古文何似
某曰先生文追韓軼王中當以原人原過楊文定查編修二誌和風翔
哀辭爲不媿古作者先生然之卽以授某己未先生罷職見某嘆曰老
生以迂戇獲戾宜也吾兒道章闕字用數以此諫然吾受
恩重敢自安容悅哉及某改御史謂曰諫職難居今處不諱之朝當言
則言愼無緘默以竊祿辛酉先生歸老某曰先生此歸甚善旁有門人
某作依戀語先生怫然曰生何效時世態沈生言是也追送出國門猶
拳拳勗以學行癸亥某以不職被黜先生寄書曰賢居臺中所由已得
正路當久而益堅然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
小者自當不至愚雖一生在憂患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衞
生之術也又寄書曰老生初謂賢温温文士耳及服官風采可畏愛私
心甚快望益振拔雖家貧祿薄而有道者稱願曰有子如此則所以慰
賢尊于九原而揚太夫人之清譽者遠且大矣惟良食善保有用之身
乙丑某視漕山左走僕求表查宮詹墓初先生爲查編修誌實由某請

吾母責某曰汝能爲母之從祖言曷不爲母之父言因述母命以請先生報曰宮詹吾故交賢以身後文相託從前未許作者以多事無暇且懸爲文亦有數存其間如夏重之誌多年廢置頃刻而成是也但愚即爲文亦不能多述狀中語惟宮詹居禁近無忌嫉心歿後公論在人即是表之足矣二狀爲賢討論附去閱月而文至丁卯某復使山左適先生子若孫赴公車過邸以望溪集畀某悉先生倘健飯日箋儀禮因寓書並緘藥物今年冬同門陸大田編修嘉穎郵致先生手帖告用聞之喪方擬遺弔而忽聞哀赴胡天不慭遺一老以爲邦國典型爲後進師承耶傷哉某覊宦北海行日以惰學日以荒念母老將歸省道金陵敬問先生起居而請益焉而今無及矣爰述多年受教顛末附傳後以當哭諸寢至先生之質行介節門人自能紀所聞見故不具述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謹記

禪傳集卷二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十三

DS
734
.C56
v.13

碑傳集卷二十六目錄

乾隆朝宰輔上

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特進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兼管禮部事務加二級文勤陳公世倌墓誌銘 史貽直
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墓表 湯右曾
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史文靖公神道碑 彭啟豐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諡文恪劉公于義墓誌銘 代史相國 陳兆崙
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文勤公阿克敦行狀 王昶
爲海甯相國作陳太保大受碑 胡天游
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文肅陳公傳 朱珪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諡文和張公允隨傳 沈德潛
又大學士廣甯張文和公神道碑 陳宏謀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嘉淦墓表 陳世倌

又孫文定公家傳 盧文弨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宰輔上

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特進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兼管禮部事務加二級文勤陳公世倌墓誌銘　史貽直

乾隆二十有二年十二月大學士海甯陳公以衰病乞休
天子念其老成端謹學行兼優齒宿望高宣勞久任特晉太子太傅恩准榮歸令于二十三年春從容就道復賜詩寵行賚帑金五千兩爲路費按品在家食俸起程時
命在京官員祖送歸途所過地方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令送迎旋里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一二年後精力尚健仍許赴京供職時
天子方舉謁
陵大禮三月十七日
聖駕回鑾公已病猶力疾恭迎自是寢不能起
上累遣太醫診視四月初旬猶匍匐入見面奏行期十五日遂考終於
賜第於是

天子震悼賞內庫銀一千兩經理喪事派散秩大臣領侍衛至第奠醊
遣官致祭賜謚文勤並給帑金營葬
御製碑文一道俾勒墓門嗚呼公以少年通籍官至極品生無玷闕歿
備哀榮受恩
三朝年垂八十人臣隆遇近古未有公沒之日在朝在野莫不歎息以
為喪此篤實老臣也是年秋其孤克繩始克扶匶返里越明年克繩以
狀來以余與公先後入內閣共事綸扉且數十年知公最深故特請銘
是不可以辭謹按公諱世倌字秉之號蓮宇本姓高氏世隸汴籍始遷
祖東園公為海甯縣陳氏贅壻生月軒公少依母家遂承母姓子孫科
第日盛十傳至實齋公諱詵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尙書謚清恪公之考
也祖考諱之闓號澹庵公曾祖諱元成號無為公並誥贈如實齋公官
本生祖考諱之問號簡齋公貤贈亦如之妣查氏祖妣沈氏曾祖妣顏
氏本生祖妣洪氏並封贈一品夫人後以公復入閣恭遇覃恩晉贈宮
保文淵閣大學士如公官祖妣並晉贈一品夫人生妣黃太夫人始誥
贈一品夫人本生祖考妣亦邀貤贈焉清恪公五子長諱世儁丙戌進
士官江西建昌府知府次諱世儀辛卯舉人候選知縣為公同母兄次

諱世仁乙未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次諱世侃癸巳進士官翰林院檢討
公以康熙庚申誕於里第孝友出天性其於兄弟間情好尤摯清恪公
家範嚴公體黃太夫人刻苦意常禱于神匄減算得科名以報生母恩
十五歲補縣學生壬午舉順天鄉試癸未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丙
戌
國書散館改編修公家世儒者往來多耆宿自幼聞談性命之旨輒心
向尋繹不能已立朝惟以不欺爲本其由左春坊右中允遷翰林院侍
讀累典鄉闈正副主考旋奉順天學政之
命公刻意清苦至歸鬻負郭以給官用拔見諸生輒舉正學心源反覆
開導
世宗憲皇帝深加褒美嘗比之李文貞張文端二公云雍正元年扶清
恪公喪歸里
先帝方令督學江西公復入京疏懇終制得請旋擢侍讀學士明年擢
內閣學士閏四月入京面領
諭旨已有巡撫山東之命矣時糧艘阻淺而東省蝗蝻生發奉
硃批爾非尋常材品極當自勉以副朕委任既得

旨挈一老僕賃薄板牛車周行四境勘災區廉吏治察豪右甫浹月到
署拜印府隸史無一知者嗣復嚴檄趣辦捕蝗畧盡運道通行具摺覆
旨蒙
賜御書扇一柄公莅東二年餘剔除徵漕積弊查補通省虧額發倉穀
活被水窮黎廣樹藝禁左道及緝獲沂水巨盜豁濟南沈滯命案修築
安山南旺湖堤疏濬膠河淤淺又手著條約勸誡頒布六郡皆切中土
風而尤謹於刑獄之際每單車所至必躬入囹圄驗視疾苦嘗謂犴狴
重地司民命者不得付之尉卒甲辰秋會膺家難暫懇解任丙午九月
丁查太夫人艱治喪畢蒙恩命督修江南水利事務丁未郎赴工徧涉
三吳悉心浚築吳淞白茆兩工尤鉅則用力更倍在工二年壬子閒居
益潛心雒閩旁及陸王辨其異同得失凡先儒格言見輒手錄與人論
學祗以體認於心而措諸躬行爲要方復入內閣有素交遺書云先生
志行已可肩隨潛庵高出環極行百里者半九十所難在一簣之不虧
又有以慕盧晚年尤事事着力爲公規者益用警惕嘗自歎精力已衰
未克精進此心究未能廓然無累卓然不動其學問之不倦如此
今上御極之初起爲副憲倣司馬文正公刻題名記於都察院又念家

世荷
國厚恩自清恪公以下總臺職者一人副者三人公復貳其後別勒石
于壁上詔
國寵下詔世澤丁巳五月後以釐正從祀先賢公議以
本朝湯文正陸清獻並宜得祀高安文端公以文正學宗陸王難之公
曰陸王見列祀典又何嫌于宗陸王者乎七月遷戶部倉場右侍郎明
年十月調戶部左侍郎又明年四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先後職風紀
遇事直言蒙
聖主嘉納邦憲肅然明年晉工部尚書辛酉七月十八日奉
旨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自憲副至入閣纔七年遷除之速前
未有也壬戌六月淮揚水公敷陳數事
上褒異之因命兼程至江南專力河防公夙切籌河尤善周覽於是上
自徐灣下至四木樓海口南至六合北至芒稻八字河蒙犯風露跋涉
水陸見河身墊高海口紆緩謂宜亟加疏闢浚治明年復
命面陳所見後十八年十月銅山決口
命廷臣具議公亦面陳如前二十二年春

聖駕重舉南巡親臨高堰閱視工程公於啟蹕前復恭摺具奏以備採擇公自癸亥十一月請假回籍改葬甲子春至家營改黃太夫人墓向十月還朝乙丑三月加太子太保丁卯十月以擬票籤誤罷辛未春
聖駕南巡再入閣五月抵京九月奉
命兼管禮部事壬申甲戌充會試正總裁官輿論僉曰得人
國家自金川平後緬甸來朝準夷歸命嗣以阿睦爾撒納反覆遁逃西陲未靖公贊襄帷幄未克躬履戎行每竭慮盡忠仰邀
聖鑒戊寅春公已得請遂初適聞軍營捷報逆酋授首喜不自勝謂可
上釋
聖懷下亦慰歸老餘年始無繫心之事矣公自起家詞苑游歷中外五十餘年司文衡則治經講學任封疆則興利捄弊以慤誠樸直綜臺綱以清靜精白參幾務其事業之卓絕又如此至於公之著述沈潛於幼學發揮於壯行皆本耳濡目染心得力行而排纂成編垂於不朽其為順天學政也序刻養正初訓分類繪圖於前而列事蹟於後以便傳述又取古賢孝節烈貞廉諸列女分圖列蹟刋布之曰閨範類編戊申纂呂新吾先生呻吟語癸亥教習庶吉士序刻所編十賢傳十賢者周程

張朱五子及韓富文范司馬五相臣也序畧謂奉此則做立身則先去其自利自私之心服官則絶其患得患失之念由是潛心經史日進於光明正大之域時以爲扼要至言庚午序刻仁愛叢說晚年成訓士學古錄既有規約八條復刊有郛言三則其於立身行已之道已畧舉大端顧節目未詳恐學者莫識從入之路因再分節目六條一曰心性之要一曰修身之要一曰學問之要一曰齊家之道一曰大臣之道一曰從政之道各著統義於前分類疏列於後一曰名儒遺事一曰名臣遺事一曰名將遺事俱未刻又纂輯經史及先儒之言曰建中錄篇分內外內篇一十有八外篇一十有四通計三十二卷已傳寫成書將以恭呈

御覽蒙恩予告擬田里優游再爲考擇是以尚未奏進又以攝禮部事輯有告各學教習郛言又校刻清恪公所輯資治通鑑述律述地里述三書其四書述家居每以此教其子孫故尤津津不去口云公之著述精博又如此它如

寵賚頻仍時陪

大典此常人之所以爲榮不足爲公重故畧而不書公生於康熙十九

年庚申九月二十五日寅時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四月十五日卯時享年七十有九配顧太君誥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克繩側室俞孺人出候補兩淮分司次克光無同母兄子爲嗣候選州同知早沒孫男六人長顯曾壬申科舉人翰林院待詔次守曾貢生次式曾太學生次承曾太學生次敦曾次慶曾曾孫三人女六人卜吉于明年庚辰三月初七葬公于澉水永安湖荆山東麓公生母黃太夫人墓左成公志也銘曰

百餘年來數門第海濱之陳高苗裔御史列卿尚書丞列戟置笏何足稱公繩祖武爲宰輔迪於前光萬目覩中外歔歋翔鳳鸞欿然對客如無官名儒名臣合體用擬其人物在北宋閣中黯黯張短檠窮年一卷猶經生及其密勿參幾務□□□□□□精誠可貫石與金感通之理無古今永安湖白澉山崇我銘掩幽其無媿子子孫孫永念哉茲山佳氣日崔嵬

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墓表　湯右曾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五月相國溧陽史公以上壽正終於位

上臨軒軫悼詔皇六子臨喪奠醊晉贈太保祀京師賢良祠謚文靖視

禮官所上宰臣飾終常典破格有加其年冬歸葬某鄉之原公子奕曾
等請爲文揭諸墓按狀公諱貽直字儆絃號鐵崖先世壯侯崇封於溧
陽因家焉世爲江南著望曾祖諱某中書舍人祖諱鶴齡翰林院編修
考諱夔經筵日講官詹事府詹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文
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皆贈一品夫人公生長世族
嫺掌故凡內外銓之利弊金穀之登耗刑名兵屯之得失稟於家訓者
爲多康熙己卯中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先輩釋褐之齒最少
無踰公迄後六十年爲
今上乾隆庚辰科士之儁南宮者復與公執同年禮
賜御製詩一篇寵爲盛事公自雍正初由翰林侍讀學士署掌院學士
事自癸卯迄戊申屢荷
簡擢凡任公吏部侍郎者五戶部工部侍郎者再六官之司罔不爰歷
又凡疆吏以疑獄告
亟命公馳傳往勘多得實稱
旨自是宣昇旄節踐更臺閣駸駸嚮用公矣公之爲閩督也舊日戍臺
灣者當代歸過番社輒橫索驕蹇不奉法鎮臣以非所轄噤弗治公檄

監臨官刻郵程勒還部伍番民安堵福興漳泉四郡地瀕海貯穀易敗公核尺籍知臺灣有碾運內地米請易穀分貯各倉即碾倉穀給兵食推陳易新兵民交便之兩江殷劇號難治公蒙異數恩以鄉人攝節制上疏再辭批答有體卿難爲之諭而公莅事亦不引嫌不撓法官吏帖服民用大和陝西當軍興甫竣五方旅處俗偷敝命公以左都御史往領宣諭化導事風紀肅清尋即撫其地時楚省以協運糧糈赴陝督臣請開濬丹河公條陳其不可狀甚悉事遂寢又西安有屯戶籍均內地而故事獨輸本邑米支兵餉往往苦貴糴公用軍需餘穀爲置常平倉俾借領如例至今以爲法

今皇帝御極公以舊臣入覲眷愈厚公上言一銓部別流品容臺典禮樂言官掌風憲請以正途充選一品官進用請以特晉優異等以資格敘中才一豫省報墾地多沙磧阪田難按則升科兼請申令守勸輸之禁疏入皆勅部議行既授公湖廣總督先是黔粵有苗獞楚兵率赴調汎單多竊發蒲寅三鳳老一狙獷爲渠魁公至簡軍實嚴守衛待芻廩若無暇爲剪滅計一旦密檄鎮臣提勁卒二千入山勦捕蒲鳳就縛

黨惡者無遺種或問公公曰吾前故遲之使不爲鋌走備且密審其山
川阨塞往來栖遁之道也鎮楚二年由兵部尚書入爲戶部尚書遇公
卿集議公徐出一語洞中要害九列更事無出公右者遂以乾隆癸亥
協辦大學士明年眞授遭逢盛際準夷回部以次削平拓疆二萬餘里
公在政府時從容承
召對移晷乃出而公謹愼周密雖子弟不得與聞殆前史所云精練少
年有不如專門名家有不逮者公以未弱冠登甲榜迄躋大耋在外督
撫七省一入內閣中被薄譴
賜環首尾居相位垂二十載名注朝籍總六十有四年於古大臣未有
其比厥惟
國家重光襲慶
景運延洪獲致此壽成之瑞亦惟公殊姿偉抱宣昭世德重荷
三朝恩遇式克欽承嗚呼盛矣公之再相也年已七十
特旨得與入省恭逢
慈寧大慶列公九老班諸王下
御詩比富鄭公文潞公後公偶示微疾御醫衛士絡繹於道今年春以

衰老引退
上不許惟詔盛暑祈寒毋上直公三子奕環以潞安知府陛見奉
命留京補四品堂上官侍公起居
優禮殊常信人臣之極也公好獎植士類入或不知自典試粵東至三
主禮部試名公鉅卿多出其門與後生言推誠教誨不爲隱情蓋天性
固然公生於壬戌正月二十日距易名時得年八十有二配許夫人有
賢德先公卒子三人長奕簪官左春坊左贊善次奕昂廣東布政使司
布政使三奕環官山西潞安府知府候補四品京堂女幾人孫男幾人
孫女幾人系之詩曰
洸洸壯侯系漢外氏允武允文胙姓南紀維公之生爲邦之獻鏡物忘
疲飫理期饜出則方叔入則山甫民言用酌眾善期取公贊黃扉六符
階泰雍容揄揚應期嘉會惟民壽穀惟公壽考爲世貞符用翊至道茀
祿孔阜懋德孔敎厥有餘慶芘茲後昆

謹案原編又錄一文與此不易一字側注爲劉綸譔因兩人集中
均有故也當時未知何人爲代筆今不重錄而附識如此

文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史文靖

公神道碑 彭啟豐

大清運際郅隆天鑒孔顯篤生良輔風雲騰合贊勳丕績者爛如列曜不可殫紀至於邀眷

三朝榮冠百辟亨大齡備諸福遺績炳於旂常俎豆垂於祀典自古相臣稀遘之遭逢而我師文靖公實膺之嗚呼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豈不諒哉公諱貽直字儆弦號鐵厓自東漢以來世爲溧陽人至明有太僕少卿際世襲錦衣衛其曾孫爲公曾祖中書舍人諱本公之祖諱鶴齡翰林院編修考諱夔詹事府詹事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公髫年神彩煥發器識閎以達習庭訓耳朝章國故甚辨舉手可措諸施行年十九中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是歲歲陽在庚歲陰在辰爲商橫執徐也改庶吉士授檢討充雲南鄉試正考官提督廣東學政五遷至侍讀學士雍正元年除內閣學士旋擢吏部右侍郎再遷吏部左侍郎時

憲皇帝臨馭之初方以勵官方振風俗爲急務而公在朝尤奮發敢任事

上嘗命理河南山西獄多所平反覆奏報可適福建有獄事又

命公往鞫之稱

旨遂命公署理福建總督事旋移督兩江以鄉人節制本鄉異數也未
幾
召入爲左都御史時西陲用兵飛芻輓粟軍書旁午奉行者或不善因
而驛騷
上遠軫念關中民乃以公爲宣諭化導使西人安焉因
命協理西安巡撫事凡五年遷兵部尚書又遷戸部尚書皆留巡撫任
總理軍政西安故有營田屯戸耕種給兵食民戸有常平倉遇乏得稱
貸而屯戸不在議中公乃別以軍需餘穀十六萬七千餘石分貯各縣
以貸屯戸之乏屯戸有常平倉自公始陝西調均湖廣米十萬石而湖
督請濬丹水以漕公曰丹水自秦嶺至淅川皆沙石朝濬夕淤不可漕
且西民瘁於軍興復勞將益病奏寢之公之宣力效猷守官共職不慕
嶢嶢之行赫赫之譽而庶事受成百姓蒙惠多此類矣
皇上御極詔罷陝西兵召公入公入卽奏上便宜事大畧謂官吏升遷
宜循資格以抑躁進科道官及吏禮二部部郎不宜以雜途參用時河
南有開墾勸捐令公謂河南民故勤穡無不畊之土河壖山砠本非生
穀地人力無所施墾不毛按畝升科且重爲民患國家理財有正經勸

捐非體不可令於下疏奏得
旨俞允而旋奉總督湖廣之
命當是時以征黔省逆苗故湖南儲粟半輸軍辰沅黔陽所屬守禦兵
多調發綏甯城步猶乘機掠行旅負險阻急切不可究捕公密畫策擒
其魁并其家口凶黨無遺者十餘年積盜至是悉靖其他滅土司改流
徵額雪冤繫築固武昌護城隄皆其犖犖大者既而復爲戶部尚書最
後爲吏部尚書署直隸總督事蓋公自
憲皇帝時薦歷卿貳至是二十餘年周踐六官持節幾遍天下矣率累
著勞績
上乃命公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駕巡幸輒留京辦事
賜第內城
賜紫禁城內騎馬人臣寵遇之隆近古以來亦未有過公者矣公爲相
持大體不屑矯激自別異宅衷淵深不可測量奏對辭旨安定簡而晳
廷臣無出其右者於用人行政張弛損益之間潛導密移雖子弟親厚
不得而聞也

國家既平準夷定西域中外乂甯公益以清靜佐治綏靖嘉師中外翕然在位凡十年而後歸後二年復相復相之三年會試直省舉人是歲亦歲陽在庚歲陰在辰也距前商横執徐公舉進士時星紀一周矣

上作詩賜公推爲熙朝人瑞又一年

皇太后七十萬壽集老臣爲九老會公與焉

賜靈壽杖圖形

內府又二年薨於邸第享年八十有二

上眷公最深於其暮年詔乘肩輿入直閣公亦忠愛誠懇至老不懈慮事精敏不減少壯時是以益見重及薨

詔軫悼遣皇六子往奠加贈太保賜金治喪配食賢良祠謚曰文靖秋九月喪歸又

詔緣途官吏護其柩嗚呼可不謂生榮死哀者歟公葬於溧陽徐角村

祖墓之兆夫人許氏先卒子三人長奕簪左春坊左贊善次奕昂廣東布政使次奕瓌潞安府知府女三人孫男十人孫女十三人曾孫男四人公三爲會試總裁教習庶吉士啓豐爲公會試首拔士荷知最深乃敢謹銘其神道之碑辭曰

大江之南產碩臣惟嶽降神卓甫申髫年唱第輝慶雲溶歷台鼎閣經綸八騶擁導寶節新湖山海嶠保障均分陝籌邊偉略伸度式金玉垂朱紳晝日三接天顏親袞衣歸來契合寘密贊帷幄圖麒麟瓊林再讌歲庚辰杖朝國老能致身遄歸箕尾麗高旻槐庭棘院蔭後人東閣音容緬平津

殊恩隆遇誰比倫臨喪奠醊羽葆陳白袍鵠立涕霑巾行歌蒿里薦藻蘋千秋碑碣永不泯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恪劉公于義墓誌銘 代史相國陳兆崙

公姓劉氏諱于義字喻旃號蔚岡江南常州武進縣人由翰林起家躋通顯出入中外荷

三朝眷遇累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誥封光祿大夫加太子少保年七十有四卒于位

天子覽遺疏震悼賜謚文恪以葬初公在翰林文譽甚著康熙晚年

聖學益懋翰林官凡有擬撰慮不稱

旨輒推公公爲之輒

報可以故掌院學士倚公若左右手

聖祖知之而以官資淺未大用同官亦但以公職于文而莫之奇也
憲皇帝登極元年以原銜充日講官起居注尋擢侍講視學山西還朝遷侍講學士順天府尹五年遷詹事又遷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自是屢歷外任七年奉使甘肅明年拜吏部左侍郎賑山東饑奏發倉粟百餘萬石白金十萬旋命協辦巡撫事其冬以侍郎督直隸河道又明年晉刑部尚書攝直隸總督事乞貸饑民坐盜論死者百餘人並奏除直隸爲盜不分首從皆斬之令旋改署陝西總督自爲坊官至列卿開府纔八年耳所至能宣
上德意以仁恕爲心而性沈密習勞苦能辦大事當是時
先帝以承
聖祖休養之後吏民恃寬大爲奸欺慢遂積玩不振銳意釐剔以嚴明持之而淺見寡識之徒動欲以谿刻中
上意顧輒得譴責獨公孤立排羣議所陳請無不允者蓋唯
先帝之聖有以成公之賢而公之卓然有立使天下不敢薄文字爲無用致少損
先帝知人之明則洵足光耀朝廷且爲詞臣增氣色者也方公之奉

使西行也甘肅自康熙末至雍正四年凡虧帑金一百六十餘萬文書散缺莫知所由公爲設法清理一一歸款無誤及後任總督部署西師往返凡四年一切屯田築堡安集流移輸送軍糧戰馬心力俱殫故公之在西勞最多而亦以所領過繁不任吹索乾隆三年挂吏議罷官尋起直隸布政使司遷福建山西巡撫八年十一月

召爲戶部尚書明年晉今官又明年加太子少保

上素心識公既廢復起官階益進公之不敢引老病乞骸亦以此曾祖祖父並以公貴累贈如其官配□氏贈一品夫人前卒自有銘子男二長曰復雍正甲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改浙江糧儲道前卒次益乾隆辛酉副榜刑部雲南司員外郎孫三人曾孫五人銘曰

天生良輔幼而失怙母莊教之爲世霖雨稽古之榮榮開大府□□□□秉鉞凡五就中西征殫智竭能鬚眉皓白士馬飽騰太歲在卯天驕伏息甲興農迺歸元老

詔同三司治畿輔水穿渠樹坊厥功懋矣如何柱石遽爾傾欹

一人軫悼萬眾漣洏

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文勤公阿克敦行狀 王昶

曾祖拔都護巴顏誥贈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曾祖妣貴
氏誥贈一品夫人
祖雅爾泰誥贈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祖妣瓜爾嘉氏陳
氏皆誥贈一品夫人
父阿思哈誥贈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妣葛氏誥贈一品
夫人本籍滿洲正藍旗人
公諱克敦字冲和姓章嘉氏先世居長白山斐雅郎阿之地
國初來歸公少敏悟年十四爲學生員十六補廩生二十一歲中康熙
四十四年乙酉副榜貢生四十七年鄉試中式明年會試成進士授庶
吉士五十一年改翰林院編修明年擢侍講學士庶常散館才逾年而
陞是職蓋異數也五十五年轉侍讀學士五十六年奉使朝鮮是冬擢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六十一年以
冊封世弟復使朝鮮是年十月擢兵部侍郎十一月兼翰林院掌院學
士雍正二年
冊封國王復使朝鮮公容貌偉麗風裁峻整委蛇進退動中禮節外藩
臣庶咸愛敬之三年在都察院副都御史裡行旋調禮部左侍郎兼兵

部侍郎四年兼國子監祭酒調兵部左侍郎四月
命署兩廣總督五月攝將軍印五年調吏部左侍郎六月署廣東巡撫
九月署廣西巡撫公爲總督也時碣石鎮總兵陳良弼貪黷多取左翼
總兵藍鳳縱其子累兵皆劾罷之又言
盛世戸口滋繁宜墾荒以足食今墾荒令下民皆裹足不前一由豪强
之占奪一由貲本之不敷一由胥吏之需索一由土瘠而畏日後之陞
科臣謹案勸導之方有五一定疆界以絶爭端一禁需索以寛民力一
借籽種以助農工一緩陞科以示優恤一廣招徠以盡地利庶民知踴
躍趨事又令州縣能勸墾十頃以上者捐給籽種牛具者皆予紀錄富
厚之室計其墾闢多寡獎賞有差最者給與頂帶是年九月至廣西適
思明土司恃險拒捕伐山通道將示進討土司歸誠悔罪西隆州西林
縣土司相仇殺不靖撥兵捜捕殲其首惡蒼梧奸民李亞展等聚衆數
千督飭弁兵擒獲之復奏言文職力行保甲武職勤於巡防則盜可弭
而民可安
世宗憲皇帝皆嘉納之十一月有
旨回部辦事明年罷職九年授爲內閣額外學士

命隨撫遠大將軍印從阿爾台路征厄魯特十一年復
命隨定邊左副將軍進兵黃雅舒魯克十二年督扎克拜達里大兵糧
餉厄魯特者明也先之裔自烏林台巴延太師下十三世為噶爾丹博
碩克圖孫策凌繼之頗强盛數以其醜擾蒙古喀爾喀部落及青海西
藏大兵屢破之迄未能靖用兵垂二十餘年山西甘肅之民憊於供給
憲皇帝欲諭降之是年六月自軍中召還八月
命同侍郎傅鼐副都統羅密使其地十二月至伊犂河噶爾丹策淩遣
宰桑累吹等來迎問故公等告以
聖上軫念羣生不忍復用兵戈欲使中外一體休養此奉
旨前來之意特累云策淩知使臣來請以明日領
勅書明日見策淩策云我父亡後內部令我請封號屬下悉編旗分佐
領土爾扈特所屬及策淩端多布等大台吉亦令各為部落管其奴僕
我豈能從今欲罷兵息事更有何言然使者計之何如始能和好永久
公云欲議和好當定疆界定疆界當在阿爾泰山梁如此始能永久和
好策淩云汝等何不以杭靄為界而以阿爾泰山為界阿爾泰乃我游
牧中間之地斷不可行公云此事非創自今汝老台吉時已如此特從

前議耳台吉者下於汗一等老台吉策凌之父策妄阿拉布坦也是日
策凌殊不悅既罷宰桑吹那木喀來帳公云我昨以阿爾泰山爲界台
吉艴然何輕喜易怒如此那木喀云策凌怒不在此部文中令請封號
編旗分佐領台吉實有不悅公云部文如此非抑勒汝行也因汝老台
吉時欲令喀爾喀青海仍行舊制又求科布多烏蘭礦各地地在阿爾
泰山之內皆以不可行之事爲請今此所以報也吹那木喀稱是翌日
公以地圖示策凌策凌云以阿爾泰山爲界皆兩路大臣欲取我游牧
因有此說決非出自
聖旨舊時杭靄爲喀爾喀之游牧阿爾泰山爲厄魯特之游牧以我祖
父游牧之地畫出爲界寧不爲俄羅斯回部恥笑且界在山梁則已據
其中矣公云畫定疆界原始於老台吉之請且噶爾丹博碩克圖以前
汝游牧或在阿爾泰山若噶爾丹以後汝等未嘗游牧其地已前事豈
得復言今以阿爾泰山爲界則喀爾喀厄魯特不相襍處可杜爭端頃
之宰桑烏巴什言前和好如此爭戰亦如此今以抑勒強取我土地土
地是我身寧可動兵此事決不可公言
皇上息兵之旨汝台吉心悅誠服汝何人乃欲動兵夫動兵即動誰懼

汝者烏巴什氣沮未幾吹那木喀來告以烏巴什之語吹那木喀遜謝言烏巴什實亂道使者幸勿與較次日烏巴什來把酒自悔所言用兵之失公復告烏巴什云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不得逾阿爾泰山梁喀爾喀不得過科布多其呼孫託回託多爾回作爲閒田但準少許人捕牲我

朝與俄羅斯定界其間亦有閒置之地最爲得宜若令喀爾喀自呼孫託回閒田之外再加移遠未奉

旨不便擅議策凌云使者斤斤若是我遣吹那木喀同使者入

朝求自哲爾革西拉呼蘇祿等處一直向南作爲空閒之地十三年二月自伊犂還四月至京師署工部侍郎

今上卽位三年命充正使同侍衛旺札爾台吉額默根復使厄魯特議定界七月至伊犂策凌故言定界一事我今不願各執各地反生枝節如果和好亦不在定界也公等言定界指定某地不可到某地不可逾內外知所遵守否則何以示衆衆人作何規準策凌云使者因疆界卡倫二事來否汝處卡倫今設何地公云此皆汝等所知在來路相對之博爾濟策凌云卡倫設於博爾濟正如建瓴屋宇之上使我在哈薩克

圖設卡嘹望汝處人安否旣和好何必如是防禦公云卡倫自康熙以來安設已久載在冊籍必不可撤且每卡不過二三十人此卡倫內又數百里始爲家卡倫家卡倫內始爲游牧地相隔甚遠策淩云卡倫當沿邊安置豈可安在我境汝等大國之人逞强致詞譬于牛鼻上以拳穿孔詎有是理公云某等奉

旨來凡事酌量依理豈有逞强且卡倫不過以爲門戶譏察出入無可慮者何拘執之有策淩又言阿爾泰旣不必開空我在烏容齊博東齊游牧是卡倫居我背後何以相安且使臣等曾言呼孫托回無甚關係今因執不肯恐或進至科布多仍欲用兵否公告宰桑博霍爾岱云汝台吉雖云在烏容齊博東齊游牧實在未必也不過因游牧之邊與我卡倫相近恐于卡倫內伏兵暗算耳

聖主罷兵之旨昭如日月斷不出無名之師何以多疑策淩云從前博碩克圖汗時我逾阿爾泰山游牧今不復蹈前轍我豈狗畜食言乎因自爲摺奏遣其宰桑同來於是定界息兵之議遂成是年子阿桂舉順天鄉試四年轉工部左侍郎五年調刑部五月調吏部閏六月由右轉左六年協辦步軍統領七年署正白旗漢軍都統八年兼鑲黃旗漢軍

都統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一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充議政大
臣五月遷刑部尚書十三年正月協辦大學士四月以翰林院奏進
孝賢皇后冊文繙繹錯誤革職交刑部定罪五月釋之署工部侍郎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閏七月充經筵講官署刑部尚書協辦步軍統領
又補鑲白旗漢軍都統十月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十四年二月加太
子少保七月
上幸木蘭命留京總理事務兼署步軍統領十月
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
賜御書協中輔治堂額十五年七月
上幸河南復命同履親王和親王留京總理十九年年七十四月生日
上賜賛元錫嘏匾額及如意御膳諸物五月
上幸熱河命同莊親王恂郡王大學士來保總理如前二十一年目疾
請假
上許之令太醫院官診視久之未愈屢奏請休
上諭以原官致仕明年正月二十三日病卒
上遣散秩大臣一人率侍衛十人奠茶酒又給銀一千兩為辦喪用賜

祭如例諡曰文勤考公惇大樸直遇事英敏受
三朝特達之知盡心國事知無不為而清修介節特立獨行無所附麗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與公同年進士貴盛時欲援公為助公謝不往也
少在詞館大學士張公玉書李公光地陳公廷敬皆愛重之與福文端
公敏朱文端公軾高文良公其倬楊文定公名時為執友與徐壇長用
錫成綱齊文王盧舟澍蔣湘帆衡為文字交生平先以文學被
寵遇充河南鄉試副考官順天鄉試副考官者各一充會試正考官者
一充繙繹鄉試會試正副考官者各一充文武
殿試讀卷官者七充經筵講官者三充
聖祖仁皇帝實錄館副總裁又充
四朝國史館副總裁者再又充會典館副總裁者再又充治河方畧館
副總裁又充八旗志書館副總裁又充一統志館副總裁又充纂書館
副總裁鴻裁藻鑑天下俊偉之士多在門下而總領書局懷鉛舐墨承
其點竄者無不各愜其意其掌翰林也務在變養人材戒史官不得騖
奔走矜才藻必以立品礪行究心經濟為先居刑部十餘年持以平恕
行以易簡準以經義每奏讞未嘗有所逢迎瞻顧故當世一以為儒宗

一以爲偉人長德而公未嘗欲以文詞自表著艱難盤錯不惜以身試其間當厄魯特强盛時跳梁偭强久患邊境公單車奉使直入其部落奉辭執理反覆詰難時觸其酋長之怒而斷斷不屈卒能讋其氣而服其心息兵定議使邊氓獲有寧宇厥功爲最鉅公先娶宜爾根覺羅氏繼配那拉氏實生今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孫三長阿迪斯次阿思達次阿彌達歿葬於京師左安門外之楊村坊所著撰有德蔭堂集十六卷公立朝四十餘年造膝之談焚草之疏史宬所祕世莫能知惟廼鄉會試座主皆公乙丑所取士甲戌
殿試公爲讀卷官又出公門知公生平事實最詳謹撮其大節偉行敘次於篇庶有徵於
國史

爲海甯相國作陳太保大受碑　胡天游

兩廣總督陳公卒於位事聞
天子悼惜詔所司祭葬如制贈三世皆如其官謚以文肅而祀之賢良之祠明年夏五月公子某等窆公浯溪山陰既封來京師求文刻石以表於神道惟公顯于在官誠於奉國其贊翼在內而宣猷任事之績允

在於外嘗三爲巡撫後以節鉞開軍府於粤東西東南閩廣所至以理其大者書於史官而褒紀勒美之辭宜具豐碑以示永久予之所以銘公也公諱大受字某籍湖南之祁陽以進士起家爲庶吉士既授翰林編修乾隆丁巳夏

上親試諸翰林於乾清宮公特以文被知遇名在第一即改官侍讀九月遷爲學士凡四閱月自學士四遷至吏部侍郎公官之遷速也始雖由文字然

上察知公勤慎足任重大會安慶巡撫闕遂以

命公公自庶吉士爲侍郎出撫至是僅七年近世以來未有也安慶地接楚豫素多盜又値歲儉州郡倉庾皆虛公至下有司嚴捜捕之令得盜五十餘人又獲其爲患於江中者由是屏息則議贍恤籌乏缺凡可以濟莫不計畫之久之慮者就盈瘠者以起在安慶二年移撫江蘇江蘇與安慶雖並號上下江顧爲治煩簡特異大抵安慶簡樸事少而江蘇賦最天下地大政殷俗尚華侈好鬬喜訟吏多滋奸素難整其淮安徐海之地尤資麥爲食時連不熟而自金陵至吳淞濱海郡霖雨盛作山水並洊發田廬戶口多被漂害公使所屬殮其死者出官粟賑之又

發庫中金遣人赴鄰省市穀貯之以備救恤復請緩漕粟徵事稍定其
明年淮徐歲饑如故民皆採食蒿梠殍殣滿道路公使吏覈其尤餓者
按口而籍之借給官糧兩月且以聞於
上得留漕七萬石以賑焉壬戌七月黃河大決石林口合諸湖水勢洶
甚興化泰州被患尤劇公聞之親馳往視令多具舟船徧之鄉里凡戶
居墊卑將就浸沒者悉載之出水使處陵阜而賑之粟與錢諸漂流失
歸者皆爲安集之復慮農佃者春無以耕請官酌與貲使家得畜牛而
借其粒種凡撫吳遭水者再遭荒者六悉力濟之而吳人得安者惟公
績也時有上言禁民藏粟者戶部以其議牒行四方公以爲使有粟之
家必令出賣毋許多積則市價大賤粟將他販至夏秋交民間轉患乏
食爲計非便卽以言于朝于是在江蘇五年矣
上念公之勞也丙寅七月加階太子少保因使公撫閩人或言海上有
島十四計爲田萬畝餘墾之可資閩人食前撫請開之公以海外地久
在禁令一旦往墾聚人必多尤慮生奸若設兵彈壓爲費彌甚于事無
益輒奏罷之臺灣地懸海外舊制以其地廣歲再熟而出穀多也常使
內運以食漳泉之民其後居戶益衆耕寡粟少異于初時而內運歲額

如故然實無以應文書空行者二十餘年謂之壓欠公視牘知其弊奏
而罷焉又念臺灣本重地爲閩門捍不可無積貯乃請定儲粟四十萬
石爲著令閩俗視吳尤悍山海逷僻奸宄所叢公涖以明察而持之嚴
整故吏皆振起既連撫三省益洞曉當世事凡所陳奏咸中機竅多
報可焉初湖南人仕于朝而位最顯者故尚書總督武陵楊公前兵部
尚書茶陵彭公兩人皆天下所知方公入仕時武陵已久在位後卒與
並爲督撫以印相受代而其選庶吉士也爲雍正十一年癸丑則實出
彭公之薦及公既大貴尤能以其小心恭謹結
主上深知是以被遇優而倚信愈重歲丁卯自閩撫召拜兵部尚書俄
轉吏部旋協辦大學士頃之晉加太子太保己巳七月出總督保定未
幾還朝庚午春
上以公爲兩廣總督先是今禮部尚書王公撫廣斤斤持法繩下人稱
其峻公亦謂吏治宜肅毋徒爲寬容自大吏以下有欲糾劾直舉奏之
多坐法者曰吾知盡職奉
上而已甯以怨薄自嫌視事二載當乾隆辛未歲人謂公且復入爲相
乃公以勞勤屬疾疾且亟矣公於爲人外靜和而內深周嘗爲丙辰丁

巳同考官己未
殿試讀卷官戊午典試浙江戊辰主南宮試故門下士特盛其撫吳也吳舊多陂堰圩塘或有久廢者而自辛酉之被水也又多潰毀以其功鉅費重人不能修公出官粟數千以借之召民興庸計時而工畢於江浦縣繕三合永豐北城之二圩於句容縣復郭西塘黃堰於蘇州太倉疏劉家河灌溉瀦洩得以時便其在閭廣聲尤赫然公之沒也爲八月某甲子方疾既篤尚拳拳
國家予蓋觀公遺表而歎公感
上厚恩盡瘁祈報無忘須臾二十年如一日也予與公同姓在內閣也於官又同知公爲深故敘公生平凡其見諸當時施諸事爲論定之在
天下者不可得而沒也銘曰
憲憲陳公起自南服實挺而生天縡用穆有加特達遂登球玉宜卿宜尹惟亮惟恪
帝曰貞哉汝諸朕牧東南汝界往以功速其猷既告吳楚是釐人嗟於墊公振其危人嗟於饉公哺之饑亦五六年載度載咨人痡公瘁人腴公怡迨閩及粵德施孔皆尚書佐命允明允翼

帝謂輔予以袞百職保傅優崇寵秩光錫將相出入刊鼎勒帛太常書勳番番奕奕祝融洞庭增壯象色惟人之摸公慰綏之惟國之經公贊扶之公平幹止身實勤之以承眷褒宜永申之上謚揚之榮典將之令辭有式厥後是貽

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文肅陳公傳　朱珪

陳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編修二年

上御乾清宮試翰林詹事諸臣詩賦論各一篇日午御座以待大受章最先成奏焉

上喜置第一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是年累遷左庶子侍讀學士少詹事三年再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主浙江鄉試四年遷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冬出爲安慶巡撫是時盧鳳宿泗頻洊饑發倉穀且盡大受請于宜麥地買麥又分糴于江廣且發且儲六年壽宿水無麥則以振之既連歲饑多盜盡擒致之法有六十餘人者乃盜米麥大受哀其情爲奏原之夏署江蘇巡撫江蘇常鎮揚太水大受至則糶倉穀疏溝澮築圩岸修廬舍斂浮殍糴鄰穀請緩今年徵水平魚蝦種在

野乃募民先冬捕蝻種遂以絕既實授江蘇巡撫七年淮海徐下田積
水不可以麥民有食蕎者大受爲口借二月糧以聞
上命截江廣漕米七萬石振之初句容之黃堰壩灌田八十畝郭西塘
灌數百頃歲久且淤大受乃貸社穀令民以力就食利復而民不饑秋
河決古溝再決石林高寶興泰徐水大受以聞
上命截漕米撥協銀穀計千百萬大受請借民草價錮牛稅一年禁溫
州商之海運者皆報可又發給海州官爲買穀平糶十年戶部議禁商
囤大受以爲商人貯米得少利則散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勿禁便
又奏城工核減議在節用用省工惡修更倍之城郭以數百計不宜節
于目前
上皆是之十一年加太子少保秋淮海徐屬之被澇災者十七大受行
邑至海沭見草食者取嘗之苦澀乃趣散粟借之種調福建巡撫十二
年奏臺灣倉穀之歷欠者除之免其民陳宗等口餉閩故民番雜處語
非譯不通民有坐殺人者番賄通事成之大受疑其情再鞫竟得白冬
入爲兵部尚書十三年春
上東巡大受馳至行在

召見問東土饑饉情事大受盡以所見對即
命于行營前議振事旣
命還京主會試轉吏部夏直軍機處協辦大學士事直
上諭處教習庶吉士侍講經筵秋兼署戶部時金川用兵
上憂勤方畧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大受目數被
召見或宿直廬凡大謀幾事皆與焉出入見星以爲常歸則積帙數寸
刻燭披覽十四年春金川平晉太子太保加軍功三級秋署直隸總督
大受旣盡瘁病甚
上數存問遣醫賜蔘藥冬稍間還京十五年春出爲兩廣總督兩廣去
京師旣遠官偷民咙大受欲以猛易之舉劾不法之吏無虛月風俗爲
之一變十六年秋疾作卒遺摺至
上大悼惜命入祀賢良祠與三代封蔭一子輝祖賜祭兩壇謚文肅初
大受父紱夢神人以緋衣兒授之生大受兒時行仆市中逸馬驟至止
焉人以爲異及長而家貧甚耕于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大受爲
候門則讀書以爲常旣貴以父母生母皆不及養故每自刻苦事兄尤
謹焉神氣端儼眉目皆上起豐髯有威

朝廷以爲重臣子四輝祖繩祖巖祖及祖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謚文和張公允隨傳　沈德潛

國家累洽重熙
主臣一德倚畀股肱心膂開誠布公酬庸優渥故天生不世出之臣以
佐太平之治始則治劇理煩功在郡邑繼則平蠻拓土功在邊陲後則
開道濬川功在九宇若太子太保大學士張文和公可以書旂常光簡
策矣公諱允隨字覲臣號時齋本山東蓬萊縣籍始祖諱鎧以總戎鎮
遼隸驤黃旗漢軍曾祖諱必科宰慶雲縣殉土寇難卹贈崇祀昭忠祠
祖諱一魁難廕授淯安縣陞邵武府知府考諱惟遠歷任左江道按察
司副使三世以公貴俱贈光祿大夫公爲副使公長子少有大志通經
術卽思竭忠報國起家江南甯國府同知陞雲南楚雄府知府調廣南
輕徭薄賦息訟寬刑並著廉能聲此公之功在郡邑者也母憂去官督
撫合疏請留滇司銅務服闋補曲靖府陞糧儲道鄂文端公爾泰薦公
堪勝大任
世宗皇帝召見勤政殿奏對剴切授雲南按察使司治任甫四月旋授

布政使司調貴州未抵任授雲南巡撫公久任滇中熟悉地方利弊山川險隘苗夷情狀時有緬僧苦葱以幻術勾通烏蒙攻思茅等城連接數州縣公曰猓夷狡猾無常急之則鳥散獸逃緩之則蜂屯蟻聚不扼其要領恐蔓延他寨不搗其巢穴恐餘逆復滋普洱思茅逼近元江勢宜東西並進乃分師兩路一由元江進一由景東夾攻東路撲其妖焰西路截其竄巢師抵普洱思茅圍解賊退寨莫郎分師守之大兵還會城適攸樂令章綸以公事入省至𧒽蚌村遇賊不屈死公曰非盡殲其類無以慰忠魂而彌後患乃督兵急進賊首刁興國等以次被獲方議撤兵而臨安孽種乘機跳梁公回師進剿戰於腊縱山彌月未破公月夜匹馬登山巔遙覘動靜見賊方樹柵挖濠壘石堅守公曰是當以智取乃募猓龍夷人重賞之令潛入賊寨內應我師乘之獲賊首餘黨獨草薙之賊遂蕩平而西南半壁永有金湯之固此公之功在邊陲者也於是請新闢苗疆改設知縣佐雜稽商稅鹽課與修昭通車路水利共五百餘里多建閘座蓄水灌田廢壤皆爲民產公之建功於

世宗朝者如此

今上元年誥授公光祿大夫追贈三代蔭一子上舍生是年滇省偏災

公奏請被災州縣應蠲應緩分數
上皆允行三年冬入覲明年元旦次日
上命王大臣及內廷詞臣集乾清宮賦柏梁體詩公以撫臣與焉人並
榮之回滇後卹鹽井興水利平逆猺有
旨署理貴州總督旋署理雲南總督因是建通金沙江大功蓋是江發
源西藏乳牛山流至滇境塔城關經麗江鶴慶姚安楚雄東川合流昭
通趨四川敘州府入大江前此屢議開修事不果行
皇上念雲南跬步皆山思通川河以便民運大任委公公親歷江干相
度形勢自小江口至川江計程一千三百餘里險灘一百三十四處鑿
石通流經年告成費帑十餘萬兩自此蜀越可通梁益荊揚一葦可達
到處運銅不需歲月每歲獲銅八九百萬斤四年至十一年節省帑金
五百餘萬兩於時商賈雲集閭閻殷實民知禮教此公之功在滇南而
實利及九宇者也蓋滇南一省蠻猺彝猓犬牙盤互乘間竊發者時有
公以奮揚服氐羌以噢咻蘇民困以宣布威信嚴立制防安屬夷而消
伏莽彈壓撫循相濟爲用準之劉忠宣韓襄毅之遺烈有過之也
上嘉公功先授太子太保至是授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天下拭目

望公調和燮理造福宇內乃累積勤勞精力告瘁未及一載遽逝於位
天子哀卹之迭加隆禮每錄用其後人俾繼述父祖公逝十七年少子
分司景宗以公狀請傳予弗敢辭謹書公之公忠體國有益於
國計民生者著於篇其他生卒年月子孫世閥詳之溧陽史師相墓誌
中不贅述云

論曰予官中朝時適公入覲識公於班聯挹公丰采聆公議論雅知公
有古大臣風身後
賜謚文和不由詞館入而亦謚曰文準李文襄之芳鄂文端爾泰之例
重其功也功爲三立之一公其不朽哉

又大學士廣甯張文和公神道碑 陳宏謀

廣甯張文和公總督全滇時予方官滇藩爲公屬吏公氣宇端凝平心
應物凡民瘼
國體所在罔不虛衷諮詢曲盡籌畫其遇屬吏也開布公誠黜陟公當
此予所目擊而心佩者迨予擢撫西安與公跡久疎值三年自陳例得
舉賢自代公以予名列薦剡云以實心行實政視國事如家事噫此公
平昔身先作則以訓屬吏者獨於予有深契焉至今思之既感相賞之

有貟彌愧知遇之難副也
今上乾隆十有五年公以總督入覲遂膺枚卜之命盖
異數也又一年而公以疾卒邸第為是年三月十四日
上聞之軫惻有加特賜賻邮謚曰文和諸孤葬公于祖塋新阡幽堂既
有銘矣而墓道之碑未立嗣余復荷
殊綸廁位東閣距公沒已十有餘年公子復以墓碑請余雖不文烏得
辭公諱允隨字覲臣號時齋先世自山左徙遼東遂隷漢軍鑲黃旗代
以忠貞著公始筮仕得江南甯國郡佐陞滇之楚雄守歷廣南曲靖澂
擢糧道臬藩巡撫總督舊制滇黔各設總督後改制黔亦屬於滇公遂
兼任之歷滇黔三十餘年故凡邊防兵制民生利弊無不體訪周至熟
悉於胸任所措施皆合機宜滇境多山少樹石率產五金金銀銅錫在
在有之其為鼓鑄所必需者莫如銅向來京局需銅委員領帑招商採
辦洋銅重洋遠隔不能如期而至官權參賠公由糧道而藩司洞悉其
艱總理廠務持己以恭任事以廉調劑鼓舞備極周善舊廠有洞老山
空者幾於中止公探得實情量加銅價舊廠復增旺盛新廠如大龍湯
丹碌碌所得之銅自數十萬以至七八九百萬足供京局鼓鑄停辦洋

銅省國帑而除官累自公任歷今廿餘年無虞缺供又有金釵坡銅廠
廠民虧本官帑無着衆議停採公知洞雖深而曠仍旺量增銅價節省
浮費夫匠踴躍歲約産銅數百餘萬鄰省鼓鑄皆需於此銅日多而帑
益省今亦二十餘年矣江楚各省之民爭趨赴廠春至冬歸不獨可以
養本境之窮黎并可以養各省之商民公之上裨
國計下益民生造福滇南莫大於此自宣威至昭通程經五百餘里大
都險峻崎嶇中多溪流間阻公委員勘查鑿其險隘平其偏陂溪流泛
溢則駕浮梁以資濟涉又有寮拉利濟水河三水發源夷域匯入高魯
水發之時尤虞泛漲公設法疏濬引三河之水廣滋灌溉向之受水害
者今且羣受水之利矣安甯地勢高峻三面俱乏水泉公爲之築石壩
六座使水有所蓄開渠一百餘里使水有所洩附近數百里居民田地
皆不虞乏水利賴至今不朽焉至於苗猓偶爾犯順如東川烏蒙猓夷
之叛普洱等屬緬僧之擾臨安孽種之跳梁公統兵進勦按其險易相
其機宜以時捕滅辦理軍需州縣往往藉詞科派而附近土司尤易滋
擾公嚴立禁約凡軍事所需一草一木皆出公帑不以遺累閭閻亦不
以遺累土司也他如裁曲靖戸口以蘇民困建元江他郎觀音九道二

河浮梁以濟行旅建義學設義租敎苗猓讀書以廣敎化至今景東蒙化科甲繼起此固公之遺化也酌增滇黔倉儲使緩急有備招來土司若猛緬南掌諸地使邊宇永定此皆公之大有造於滇黔也蓋公治理地方一秉寬和督辦公事悉規勤敏故德洽中外澤浹士民利賴以興風俗以振固有流之數十年之後而始徵其效始被其恩者公生平無疾言遽色見於顏面滇之兒童婦子無不知公者官日高績日懋而德化及民亦復日深且厚公身事
兩朝荷承
天眷皆膺殊禮入佐綸扉實邀
特簡
天子方資公贊勷密勿而公乃以疾亟不起天生公以黼黻休明霖雨蒼生何未竟其施而奪之速耶然公之德政懋績其著於滇黔者至今人猶能道公享年五十有九其生卒日月官階俱詳見志中子光宗啟宗崑玉朝宗岱宗景宗三寶孫世駿世祿銘曰
公之經濟樂易和平公之志念篤棐肫誠公在滇久百度克貞政與民習事有令名

帝心簡在枚卜邀榮經綸未竟哲人遽傾公身雖逝詒厥有聲碣銘示
勒百世峥嵘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嘉淦墓表

陳世倌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薨於位
上震悼賞白金千兩治喪務賜謚諭祭諭葬
御製碑文卹典有加子孝愉等馳驛扶柩歸里葬有日矣以狀來乞余言以表於墓余與公先後同館訂交四十餘年今復同列綸扉參機務者一載公嘗以朱子窮理主敬之言相勗謂克己乃聖學主腦功夫凡所動念卽據理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卽是主敬余心儀其言葢爲學必明誠並進以主敬要其始終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具在是矣是知公之深者莫若余則表公墓者余又敢以不文辭乎按狀公諱嘉淦儀吉案家狀字錫公號懿齋別號靜軒公其先自代遷興會祖諱守意祖諱世籙江西崇仁縣知縣著循聲儀吉案陳兆崙作別傳云世籙知崇仁有劇盜羅漢七聚衆數千人於境之西山吏不敢捕匿不以聞世籙至以計禽縱之虜積以安又云天鐸生四子公行三九歲能屬文既長補縣學弟子員家貧躬自耕作嘗入山取薪大風雪斧落雪中失所在公乃循行跡手摸之自巔至麓十指幾墮必得斧乃已其天性能忍苦如此又云嘗母病請假不待報徑

去日爲母而藏固所安也蔣父諱天繡以義烈聞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公年十八
父以事爲文吏所持急奔走呼籲得釋十九補弟子員家貧甚讀書不
輟癸巳連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聞母病乞假抵家侍奉湯藥衣不
解帶者五月丁內艱惟潛心程朱二子之書於主一之謂敬居敬而後
存誠之旨信之益篤行之愈堅服闋補原官恭遇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元年命臣工皆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二年陞國
子監司業時承
召對
憲皇帝有直言極諫之諭三年視學安徽時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
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四年遷國子監祭
酒調直隸學政差竣涖祭酒任先是公爲司業時會以人才出於學校
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
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
用至是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金爲膏火資學成第其等敘用示勸得
旨戶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公於是分堂撥住月給
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

講諸生籍興蒸蒸向學而公居敬存誠之學修諸已者有以推諸人矣
六年署順天府尹家狀時米價騰踊 上令八旗設官局減糶而價仍未平府君奏官局之價亟減去市無幾又奸儈多市
官米居奇致小民不得實惠 上命順天府日以市價版揭諸米局依版遞減買米者人無得過二斗令下月餘而米價平丁外艱
旋里守制從遊日眾讀書之暇講明聖學如丁內艱時七年
召至京以府尹署工部侍郎酌定物價以核銷工程吏胥無緣上下為
奸家狀府君與同部鄂公奏工程所以難覈者以物料價值多寡貴賤不同核價值生於物料物料定于工程宜令工部將各工酌定法式
須示天下至物料各有出聚遠近必加運費其令直省督撫飭州縣折中定價報部此後工程定以工部之法式物料定以各省之價值則內
外皆有成 憲而積案可銷奏 上奉 旨允行 九年建修養濟育嬰普濟等堂俾鰥寡孤獨之
有養十年遷刑部侍郎冬帶領國子監教習引見不稱
旨逮獄擬罪
憲皇帝特恩寬宥奉旨孫嘉淦性氣不好但不要錢著在銀庫上行走
公自念由小臣擢任卿貳又蒙
恩格外宥其過愆感悚交至爰抱持彈兌偃僂行走與吏卒同勞苦是
皆其誠敬之功隨事可驗者別傳云會引薦國子監學 官堪外用者 上意弗善也而 公持之堅 上怒曰爾能
保若曹不以貪庸敗乎 公不遽謝且曰顯保 上擲筆與之令自書狀
公愧恐拾筆舉兩手安奉 御榻上免冠頓首曰 上用筆臣不敢擬
上曰爾固猶知有君父耶命鎖交刑部議罪尋當公大不敬應斬議
上而 聖意已解謂大學士曰孫嘉淦氣質不好然不要錢可令在銀

庫上行走果親王總部務意公或怨望不治事一日突至庫上所見公方抱持彈兌傴僂走趨王以是歎重之十二年署河東
鹽政辭養廉除積弊十三年
世宗憲皇帝升遐
今皇帝即位授公吏部侍郎晉都察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之書特
蒙嘉納乾隆元年遷刑部尚書二年總理國子監事時承楊文定公後
執經者數千人公奏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
礪咸知實學論者謂自元大儒許文定公吳草廬先生後明惟南陳北
李有之於今爲再見奉
命審河南疑獄盡開釋前犯無辜者以報家狀河南鄭州有姦盜獄繫者十餘人皆擬死臬臣與撫
臣意齟齬具以聞　上命侍郎吳公應棻往覆審奏實其半朝議不能決乃　命府君會同總河白公鍾山審理反覆推勘皆無證實即盡脫之部臣以未獲眞兇遠釋前犯爲疑府君曰所謂監候待質爲尚有疑耳今諸人之非眞犯毫無可疑而徒以久羈致死與枉殺何異　上以爲然卒從府君奏三年轉吏部尚書授直隸總督直隸旗民錯處事務繁劇素
號難治公以大儒涖任察吏以嚴撫民以寬待士以禮斷獄以平凡賑
饑通運開河捕蝗諸政次第興舉家狀是歲直隸被水賑饑而廩穀不充奏請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
接賑費省而民速濟其尤著者晉州小兒被殺村民紀懷讓誣服家狀懷讓食料豆粢衣偵者以
爲血色執訊證服具獄繫十餘年冀州陳浩守眞定廉得冤狀叩院請雪獄既具朝審已入勾決公奏請緩

決覆審冤得以白環京皆旗圈地漢人佃之田稍熟奸民益租奪佃以
故佃戶治田多鹵莽而旗人亦不得厚實公酌定租值奪佃之風遂息
家狀時酒禁嚴府君在朝時已力言民閒飲食細故不可以法齊利之所在不可以屬禁至是查緝禁未結之案五百七十有奇乃上言所以禁酒為利民生也今民未得利而犯禁已如是之多計每案正犯及村牌鄉保株連不下五六人五百餘案為犯已三千餘人此特報院未結者耳其已結與未報院而州縣自理者尚十倍於此至鄉保吏胥之所略故又復不知幾何是直隸一省以酒罹法已不啻數萬人一省如此他省亦然以日用飲食之故而令天下騷然非盛治之所宜也疏上而酒禁弛蓋公之明敏果毅擬之前督固
與于清端公媲美而李敏達公讓其寬厚者也嗚呼儒者出任封疆重
任如睢陽湯文正公治蘇三載幾於移風易俗今觀公之政績卓卓若
此誰謂存誠居敬之學隣於迂疏而寡效哉五年調制湖廣平鹽價靖
苗疆八年調撫福建以湖撫劾鹽道案罷官別傳云湖撫許容劾鹽道謝濟世濟世素剛使氣容銜之中以曖昧事頗有迹事下督臣公已調撫福建將行遽會覆而臺臣劾容誣枉上遣大臣覆按得其情褫容職并及公疏九年
以宗人府府丞
召十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乞休歸里閉戶講學如初十四
年復授副都御史
命在上書房行走十五年遷兵部侍郎七月晉工部尚書署翰林掌院
學士十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七年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經筵講官十八年秋典順天鄉試葢公充鄉試同考者一會試同考者三會試總裁者二至是則鄉試主考凡五桃李盡出公門吾師熊文端公後一人而已適有逆徒假公名作僞稿播遠近直省窮治罪人斯得而公賴
皇上聖明灼知於老臣無與委任益專寵遇益厚此我
皇上之聖明同於日月而內外臣工莫不爲之感激而欷歔也別傳云逆弁盧魯生僞造荒言指斥乘輿而以公疏著名播四遠上震怒下所在窮治於公一無所問公惶恐不自安謂其子孝愉曰吾雖荷上優容灼知於老臣無與然比來食不甘寢不瞑所以然者以先帝及今上嘗戒我好名卽不好名彼何獨假我名耶以是嘆君之明而老臣之負釁已久也未幾疽發于背偏左上遣太醫隨皇子往視遺疏上特遣大臣奠茶酒賞白金千兩賜祭葬諡文定上軫悼不已嘗謂侍臣曰朝中少一正人歎息久之公生於康熙癸亥薨於乾隆癸酉享年七十有一原配原氏贈一品夫人繼配張氏封一品夫人男二孝愉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嫡出孝則業儒庶出余聞元成先生以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者問温公公曰其誠乎朱子曰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自昔聖賢爲學未有不本於誠敬者昔蘇文忠公之表司馬文正公也以二言蔽之曰誠曰一余於公亦請以二言蔽之曰誠曰敬公之生平以誠居心以敬力學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

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
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終身持之未嘗須臾離以是
上結主知一德一心終始無間雖頻遭顛蹶而旋即進用生享高位歿
膺美謚植行與司馬公同而遭遇有司馬公所不及者若其覃精理學
研究六經所著有春秋義已成書矣旋自削毁晚年乃著詩經補註別傳
云公在書房嘗從容言上以諸皇子方研習經義朱子詩集傳過矯呂氏之說於鄭風悉指為淫奔微有可議臣不揣昏眊欲有所更定請
裁于聖意補前賢之缺憾上許之遂著詩經補註若干卷每進一篇
皇上輒霽顏稱善既成復命公著易傳補義象爻甫畢而公疾革
命翰林學士梁君等續成之此公之原本經術發為文章而有功後學者
也陳兆崙贊曰吾聞文定公於乾隆十四年自家起用所過鄉人聚觀至傾邨堡以出擁遏馬首不得行不知公何以得此于鄉人也及櫬
發京師諸門下設奠西門集增壽寺以待有客僧在座喟然嘆曰諸貴人爲座主執紼來耶雖然孫公固未嘗死也嗟乎先生宦績固未嘗及
于其鄉至于二氏之教則又嘗辭而闕之乃吾所得于聞見者如此豈不異哉余自愧迂疎弇陋於立身行己
事上接下之道不能逮公萬一而數十年來與公周旋久深知公之所
以邀
列聖之知遇與
列聖之所以眷顧公者皆公生平誠敬之學有以致之也以故公之立

朝大業彪炳天壤人人共知者余不具述而特舉公之立心為學之要
揭之於阡以告來者俾知聖學宗傳於茲勿墜云

又孫文定公家傳　盧文弨

公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太原興縣臨河里人姓孫氏先世自代徙會
祖諱守意未仕祖諱世藎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縣有劇盜羅漢七阻
西山聚眾數千人設方略禽獮之境賴以安父贈光祿大夫諱天纑生
四子公行三家貧耕且讀嘗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會崖間緣跡手
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
院檢討聞母原夫人病乞假不待報歸母旋卒服闋復官
世宗憲皇帝即位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
憲皇帝嘗指以示九卿曰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陳奏可謂直言極
諫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為法以國子監司業命提
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留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蒙
恩賜養廉歲四千兩并賜西城官房七十餘間為考校京邑生童之處
歲滿受代蒞祭酒任公先為司業時即上言人才出於學校而科目但
取文藝無裨于用宜令天下學政選拔諸生貢太學使九卿舉經明行

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時方急西事未行
也至是與同官鄂公爾奇復上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今入學者
多必別置學舍以居之支帑金以贍之教成宜分等級用以示勸
世宗允所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賜官房三百餘間今所謂南學也公
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經術稱盛焉署順天府尹奏請立法以平
米價贈公卒於京邸
恩賜銀一千兩爲喪葬費公欲長留
君惠乃竭家貲營葬而以所
賜建宗祠置祭田儀吉案陳作別傳云賜金封貯維謹竭家貲以營窀穸告其族曰賜金卹先人也不孝安得有之建
宗祠置祀田以成父志表君恩斯爲宜矣準朱子家禮設四龕祭高曾以下立宗子法著祠堂儀藏之家廟服未闋以順天
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奏請各工程宜定成式以頒示天下而天下之物
價與輓運費宜先令報部嗣後核銷遂無駁詰稽滯之患遷刑部侍郎
兼辦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皆如故以引見國子監教習人員不稱
旨逮獄
世宗旋宥之且知公不愛錢命在銀庫行走時果親王總庫務意公既
貴重驟遭責降或不視事偵知不然既又有人言公以輕兌邀譽者公

先以所兌別置一所至是王命取以比較皆中程以是益重公河東鹽
政有積弊
世宗命往署理不數月陋弊悉除
今上卽位召至京授吏部右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部事公上
三習一弊疏其畧曰臣以至愚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
讀
聖諭剴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于
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
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
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于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
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
多則民生愛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
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于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

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為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此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愼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踰令之所發槩期於必行矣是為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于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

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約而
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
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
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
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
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
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
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返之已眞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
欿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于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
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已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
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已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舍之
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而太平可覩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

爲愼愼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
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于天下而不知嗜欲宴安功
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
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
謂機伏于至微而勢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
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驕泰驕泰
卽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于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
握于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
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謀而亂之階也然則沿
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此矣疏上
上嘉納宣示焉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
命使往勘仍不得實
上復命公會同總河白公鍾山審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之轉吏部
尚書乾隆三年出爲直隸總督鉏治豪強穿濬溝洫豁邪教之株連者
釋重囚之誣服者時酒禁甚嚴罹法者已至數萬人公言以日用飲食

之故而令天下騷然非盛治所宜
上即令弛其禁環京師五百里皆旗地旗人居京師而以田召漢人佃
佃既熟姦民即增租奪佃先佃者多失利以故多莫肯盡力旗人租入
亦不足公爲酌定租額官爲征給而奪佃之風遂息又奏旗人願就佃
者人予二頃房屋牛種官給之慮近畿所容有限因巡邊見開平土地
平衍易種藝可駐數萬家即具規畫上請議者以其地苦寒難居遂止
家狀上命富公德往勘以其地苦寒難据爲言乃改營今井田等所案具農部令內地之民往耕者獲利數
倍六年調湖廣總督楚人仰食淮鹽不時至價苦昂公至除陋規令所
司以鹽船啟行日先關白禁其逗遛而鹽價遂平橫嶺三峒爲巡撫馮
公光裕所開鎮守者因路險地僻議欲棄之公親自履行從城步入口
路皆險峻越嶺數十里乃至長安豁然開平延袤數十里土田肥美公
度若棄之則孽不逞之徒或且嘯聚於此煽連鎮筸而寶靖城綏之民
無安枕日矣乃奏設武員益兵數千守之家狀奏設參將一員益兵數十守之時各營安其故處頗
悍徙鎮府君乃令現駐之兵毋即代招募城綏附近鄉勇充易各營路但移餉就之不一年兵無移動而額已足尋以湖南巡
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案內革職九年冬起爲宗人府府丞遷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京察自陳休致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

召命在上書房行走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恩禮日有加十七年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充經筵講官因
召對自陳年老請免所官惟在上書房効力
上優答不許公以易詩春秋爲聖人全經而解說紛繁欲兼受
睿裁講明要領以垂教來世乘間進說
上嘉納焉令日進講義一章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象爻甫畢
而公遂病矣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疾之始作也
聖情冀其速痊中使侍醫駱驛於道又特命
三阿哥臨視及遺本奏入
上深軫悼遣大臣侍衞奠茶酒賜銀一千兩治喪事卹典如例賜謚文
定居恒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
避其所爭四曰功藏于無名五曰事止于能去六曰言删其無用七曰
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在翰林日讀春秋患四傳互異於是專
精思經文著春秋義一書已版行及蒙
世宗憲皇帝訓飭翻然悔曰吾學無真得奈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
删南華通一切毀之後遂不復著書以副都御史召之明年有逆徒僞

爲公奏稿傳播遠近逾年罪人斯得公深不自安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也先後屢典文衡總裁會試者二典鄉試者五分校鄉會試者四教習庶吉士一司成與督學皆再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尙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娶原氏繼娶張氏皆一品夫人子男三孝懿太學生前卒孝愉蔭授刑部浙江司員外郎擢直隸按察司使孝則天津府河捕通判女四人郭冠恂原宗清李念祖陳箴其壻也孫六人鎮今庠生鑾銓殤鑄鏞銘葬于邑之東鄉裔家溝門下士盧文弨曰公粹然儒者顧外人每傳公少年手刃仇人事其詳不可知今來公鄉復細詢於人始得其崖略公伯兄楨淦爲同邑趙氏子所殺其人旣論抵繫獄矣貧緣且脫罪時贈公痛子死非命死而仇人顧安然得無恙憤結幾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不忍痛傷其父乘間入獄刃趙氏子死跳身出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步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遭貨瓿甀者仆焉盡碎其器于是相與至縣庭令某素知公拒移逮者謂殺人者實非公事遂解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孝弟之性矣所謂仁者必有勇非與不辱其身不危其親其智又有足多者焉文弨以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公實爲試官分校者慮語不盡醇或未必當公意公曰此本子經何害遂

置所取中公之教人一本經術文弨雖無似亦曷敢不以公之所爲教
者教人哉

碑傳集卷二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二十七目錄

乾隆朝宰輔中

劉文正統勳遺事　洪亮吉

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梁文莊公詩正行狀　王昶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繼善神道碑　袁枚

加贈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謚文端汪由敦傳　錢維城

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謚文端汪公墓誌銘　錢陳羣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陳文恭公宏謀墓誌銘　彭啟豐

又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袁枚

又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　張洲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莊公有恭墓誌銘　錢大昕

太保大學士文襄公舒赫德墓誌銘　王昶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宰輔中

劉文正統勳遺事 洪亮吉

劉文正公名統勳山東諸城人其行事在國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乾隆二十六年河決開封楊橋公以大學士奉命臨視決口久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張秋氈笠御大觕袍微行出公廨至決河口見數十步外稭料山積牛馬雜遝繫車轅下人則或立或坐或臥復起皆戚戚聚語甚有泣者公訝之招老成者問故則並云來已數日遠或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車或四牛或三兩牛或雜羸馬一日口食及牛馬麩草至減得銀兩許日久費無所出復不知何日得返是以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雜曰此岸稭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索使費賒眾無以應故也公怒甚回廨即諭傳巡撫某請王命并縛某縣丞限時刻至決口諭一出河堤使者亦失色夜將半巡撫倉皇縛某縣丞來跽轅外公怒甚出坐堂皇受巡撫禮謁因大聲曰

口一日不塞則
聖心一日不安河南北萬姓亦一日不適塞口所恃者稭料今稭料山積某縣丞以勒索不遂稭留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專摺參撫司道耳巡撫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滿尚書某起爲緩頰久乃釋即命褫縣丞職枷示決口甫半日南北岸稭料車無一在者又二日而決口塞公臨事剛斷不假借若此猶憶乾隆四十二年睢州河亦決時余客河南以事數至河上見老柳下一蒼白叟歎吒不止旁繫兩牛一車叟滎澤人距決口三百里外問其故曰十日前以兩牛一車馱稭料抵工所某主簿監收索重費不得遂痛抑稭料斤兩云止九十七斤余不敢爭也叟故詼諧因指二牛曰豢養若數年日食料數升稭數束不意恇弱至此馱不及百斤也蓋河員之肆横藐法至此而重臣視河及河隄使者又類皆養威重不輕出一任其慘肆荼毒及糜費
國帑以爲固然甚或借以漁利老人年七八十者述文正視河時事爲余泣也公屢奉使遠出所挈祗二奴用驛馬不過六七匹抵行館即使二奴居後解公處其前臥亦如之公食畢呼二奴食奴退徹者乃入不

使見一人有所需則州縣之承應者傳以出入焉乾隆中葉後親信重
臣出使無有適公者然究未嘗于令甲外有所加也厥後奉使者不然
空驛馬不足給之遂有役民羸民馬者矣有數州縣津貼一縣者矣有
站規有門包有鈔牌過站禮州縣官惴惴惕息謹厚者費以千計稍厲
威嚴及侈輿馬廚傳者以萬計以數萬計矣大率一方倉庫虧缺多由
驛站驛站糜費多由重臣出使州縣官窘急無計則大吏爲調劑法以
救目前于是調腹內州縣疊處衝途又告乏則又調員不十年而州縣
倉庫無有不虧缺者矣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馬六七又事事不過令甲
則民生吏治困壞豈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
召對公屢主撤兵議
純皇帝頷之然不遽撤也一日
純皇帝在熱河公留京辦事兼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天暑甚公適在
三天中檢視諸
皇子日課忽
廷寄至令公一日半馳詣熱河公至澄懷園索肩輿即行馳到日巳過
午即時

召對曰昨軍報至木果木僨事溫福已陣亡朕煩懣主意不定用兵乎撤兵乎公卽對曰日前兵可撤今則斷不可撤復問曰誰可任公又對曰臣料阿桂必能竣事乞專任之

純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決矣留京事重汝卽日回可也葢公晚年

純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篤事或有待公而決者卽此一事可見公自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十金以上者故緶斷卽弃之不更拾取卒之日肩輿已詣

東華門忽悶而仆額駙福隆安以聞

純皇帝急臨視之及門聞已卒哭而入葢始終倚畀之厚朝臣無有過者實公之藎誠有以致之也公之前爲大學士者高安文端公朱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采聽未審敢俟異日次則協辦大學士興縣文定公孫嘉淦大學士海甯文勤公陳世倌文定公每事必

廷諍

純皇帝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君矣文勤公每值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純皇帝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亮吉敬繹二語

純皇帝禮貌大臣及二公之忠藎抗直均有古君臣所不能及者
國家重熙累洽億萬斯年職是故耳紀文正事因并及之文正前一事
河南人皆能言後一事亮吉在
上書房行走得之餘則同里貴西兵備道趙翼以中書值軍機最久以
目所覩者爲亮吉言用敢錄入焉

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梁文莊公詩正行狀　王昶

公諱詩正字養仲又字薌林少有異稟五歲始能言十一歲能時文十九歲入錢塘縣學與兄啟心有二難之目二十五歲偕同學杭君世駿陳君兆崙等六人聯文社有質葦集行世二十七歲從院長萬太史經讀書敷文書院雍正四年丙午鄉試中式八年庚戌會試成進士殿試以周澍榜一甲第三名及第授編修九年充一統志館纂修十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一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二年
召赴西苑試詩選入上書房侍
今上暨誠親王和親王講讀公以舊學受知
兩朝蓋昉於此九月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十月授侍讀十三年六月授侍講學士七月以凌太夫人病乞假歸是時

世宗憲皇帝賓天
今上皇帝即位而公亦丁憂事聞
賞銀五百兩治喪乾隆元年
詔赴入直及抵京
賜俸照現任學士支給又兼直懋勤殿與同年顧侍講成天恭校
御製樂善堂全集九月
賜第于南城珠市街初
上在潛邸時
憲皇帝以三藏聖教卷帙浩繁且支那撰述有未編入令
上同莊親王校理未竟厥緒至二年三月
勅和親王同公詳審進呈逾年而書成三年五月積雨初霽
召公及內廷大學士暨翰林等登御舟遊賞遍歷瑤臺蓬島六月轉侍
讀學士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十二月授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四年正月授刑部右侍郎公以初貳
秋官刑名未習日取律例講肄之有疑義輒與曹郎相質期于貫通五
月調戶部右侍郎錢法因循日久弊叢生公察其所以以次釐定積弊

一淸是年春兄啟心成進士改庶吉士五年閏六月訓導公壽七十
賜傳經介祉額又製五言律詩賜之十一月轉戶部左侍郎六年三月
充
皇淸文穎館副總裁尋奏八旗閒散人丁宜分置邊屯以資生產綠旗
增設兵丁宜量停募補以減冗額皆
允行又命仍兼錢法事時有主使匠人控告監督受賄者詞侵公奉
旨派王大臣同戶刑二部會鞫事誣得釋七月扈從木蘭十一月兼吏
部右侍郎恭遇
皇太后五旬萬壽
命與戶部侍郎三和承辦內廷慶典七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一甲三
名爲仁和金君甡陽湖楊君述曾陽湖湯君大紳再
命閱進士朝考卷取朱佩蓮等三十六人是年兼
御書館又
命纂叶韻彙輯一書兄啟心散館授職編修八年正月
上御重華宮召大學士翰林等賜宴聯句
勅公書以勒石七月

上謁
祖陵公隨行至盛京
上陞殿大宴命進榻前手賜以巵酒入山海關
上登澄海樓觀海獨召刑部尚書張公照暨公聯句尋編秘殿珠林及
石渠寶笈亦公偕張公任之九年
賜清勤堂額初冬扈
駕盤山入宮門許乘騎而行旋蹕適重葺翰林院成
車駕臨幸送大學士掌院事鄂公爾泰張公廷玉進署時大學士九卿
翰詹諸臣畢集
錫宴賦詩用唐臣張說麗正書院賜食應制詩字分韻賞賚有差公以
侍郎賞與尚書埒奉
特旨也十一月
命選唐宋大家詩醇十年五月授戶部尚書又
命閱進士朝考卷取邵齊烈等四十一人七月扈
駕幸多倫諾爾十一年建福宮落成
命公作賦紀之八月

召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諸臣赴瀛臺賜宴和
御製詩四章又仿柏梁體賦詩又用唐臣李嶠甘露殿應制詩字分韻
宴畢
上憩流杯亭命公等雜坐水石間分牋聯句旣諭登舟遊覽如賞花釣
魚故事九月扈
駕謁
泰陵旋詣五臺爲
皇太后祝釐經鎭定
命觀衆春園雪浪石舊跡幷和
上擬蘇軾聚星堂體詩十二年充續文獻通考館總裁七月復扈
駕木蘭十三年三月扈
蹕幸山東先詣曲阜謁孔林祠祭嶽廟登泰岱
上以山徑險仄諭公不必隨而沿嶺分駐侍衛若置郵然有
旨遞傳上下前此所未有也旋奉
命閱迴避卷得福建李君宗文四月調兵部尚書
命閱進士朝考卷取方懋祿等三十八人十四年二月金川報捷加太

子少師八月
上以經畧大將軍禮無區別宜定儀注公稽攷舊典參以時宜自禡祭
啟行迄凱旋告
廟臚列進呈載入會典十一月吏部尚書陳公大受病久奉
旨兼管吏部尚書
賜宣贊樞衡額十二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越數日奉
旨協辦大學士是秋
命偕汪公由敦纂西淸古鑑十五年正月授吏部尚書仍辦閣務頃之
教習庶吉士五月御史歐堪善奏公徇庇營私各款
上召軍機大臣及掌院學士阿公克敦吏部尚書達公爾黨阿暨公堪
善等於勤政殿
親加訊問事白不復置議八月扈
巡中州經趙州柏林寺有吳道子文武水畫壁時吏部侍郎彭公啟豐
亦扈從
命同爲聯句進呈會御史儲麟趾奏四川學政朱荃匿喪
上召問奏對不稱

旨罷掌院學士吏部察議疏上奉
旨革職留任十二月
恩賜公子敦書舉人蔭生分部學習明年
上南巡公請扈從歸里爲訓導公慶八十壽辰
上先給一品誥封以示恩寵十六年正月從
南巡啟行次維揚公給假先歸奉訓導公迎
駕於吳江
賜克食及貂皮緞疋又賜湖山養福台階愛日二額御製五言詩一律
時
御試兩浙士子詩賦命公及汪公由敦閱卷取謝君墉等六人是年又
扈從木蘭十一月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疊賜如意朝珠荷包朝衣諸物他臣不得與也歲小
除蒙
賜白銀五百兩十七年訓導公目失明乘
召見以歸養請
御書身依東壁圖書府家在西湖山水間一聯慰之六月復請奉

旨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梁詩正因父梁文濂現年八十一歲奏請回
籍終養梁文濂家居頤壽朕已疊次加恩梁詩正典領銓政供職內廷
正資宣力但父子至情年逾大耋理應承歡膝下以遂孝思著準所請
回籍侍養時
上將秋蒐未忍遽還也十月陛辭
賜御製五言律并貂皮大緞又賜訓導公如意人葠貂皮等物且
諭云二三年後南巡汝接駕至揚州君臣復得相見矣公感激涕泗而
出其冬抵家十八年
命與沈公德潛合修西湖志纂十九年
上知公舊有塞上雜詠命錄以進明年西師奏凱上平定準夷頌皆叨
厚賚二十二年再
幸江浙公在吳江平橋迎御舫奉
諭云梁詩正侍養在籍安靜可嘉其照品級在家食俸以昭眷念舊臣
至意再
賜御書萊衣晝永扁額三月
駕莅江甯試上下江士子詩賦

命公及總督尹公繼善浙江學政竇公光鼐閱卷取昶等七人尋令回
浙侍養五月
上寄御製詩一百八十餘首命和進之二十三年四月訓導公卒九月
奉
上諭梁詩正丁憂已逾百日工部尚書員缺一時不得其人卽著來京
署理公奏請俟窀穸事畢再北上
許之時公之兄編修君亦卒明年正月並營葬於葛嶺是月又奉
旨調署兵部尚書於是入都
賜紫禁城騎馬復
命工部侍郎三和於澄懷園度地建屋俾就近直宿如初八月充順天
鄉試正考官二十五年四月充會試總磨勘官五月偕軍機大臣閱庶
吉士散館卷取江西蔣君士銓第一七月服闋奉
旨教習庶吉士八月
上五十萬壽命赴熱河入宴九月實授兵部尚書十二月蔣公溥病奉
旨署掌院學士兼續文獻通考館總裁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
上御武成殿宴賚將軍兆公惠等公與焉二月

駕幸五臺公從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一甲三名為陝西韓城王君杰仁和胡君高望陽湖趙君翼陝西地鄰邊塞
本朝未有以一甲入選者時值西域盪敉而狀元為西人
上大悅再命閱進士朝考卷未幾蔣公病甍以劉公統勳授大學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缺令公補授仍管掌院學士七月
駕幸木蘭
命同王大臣留京辦事十一月恭遇
皇太后七旬慶典例進
御製表文
命公擬撰進呈奉
皇太后懿旨賜緞疋荷包又賜朝珠如意各物是月十一日恭上
皇太后徽號冊寶典禮隆重公同協辦大學士兆公惠主之周旋磬折從容中度為觀禮者所稱奉
懿旨賞賚較廷臣有加二十七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二十八年六月補授東閣大學士仍領前職九月
賜第於內城句闌衚衕十月晉太子太傅時公子敦書出為貴州知府

俸滿當來京引見奏請留部得
旨仍以戶部郎中補用未至京而公已於十一月十四日無疾而薨年
六十有七
上聞震悼遣
皇五子率侍衛十人親詣奠醊賜內庫銀一千兩治喪又以寓次乏人
特派內務府司官一員往理喪事晉贈太保又命入祀賢良祠謚文莊
公柩將歸
上復諭沿途文武官弁在二十里內者著俱赴舟次弔奠並遣人護送
俾得穩抵故里以示體卹世益榮之公初配孫氏再配包氏三配徐氏
俱封一品夫人子長同書出爲編修君後公乞養時適會試下第
特旨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今官翰林院編修以文詞名世次敦書由
恩賜蔭生歷戶部郎中出爲貴州遵義府知府改戶部郎中孫男三履
繩玉繩應繩公由詞臣入
內廷迴翔禁近及扈從
巡幸常在屬車豹尾間
國家鉅製咸出其手所著有矢音集五卷已刊行餘藏於家公雅不欲

以文人自居愔龐純篤謹於內行以閣臣就養家居問安視膳納屨撰杖無不躬親者公在朝編修君在家家事無巨細一聽處分兢兢胖胖不懈滋恭如史稱萬石君雖鄒魯篤行無以過之性儉素衣必數澣居處飲食齋於寒士貲郎墨吏不敢因緣造請每下直雙扉晝掩閒庭闃寂筦司農者九載不名一錢常署所居爲味初齋示不忘其舊既歸西湖搆古懷書屋不繫舟共五六楹以供燕息又於葛嶺增營新阡建祠宇即清隱菴而稍廓之丙舍數閒構櫨無飾人不知爲宰執之塋也自以受知

兩朝天下想望丰采治事持大體必有裨民生有益

國計而折衷掌故綜覈利弊不肯以嘗事勢如稍自暇逸亦不肯曲徇

同官意旨雖纂撰書籍亦再三披繹期於美善是以洊被

寵遇錫予便蕃廷臣無出其右屢爲忌者所愬卒莫能少閒也吏部掌

銓政爲六官長而掌院所屬係文學侍從之臣內閣職典絲綸出納

王命皆京僚極清要地公兼領數年錢塘王公際華戲謂曰公可謂三清居士矣新建裘公曰修笑曰兼以上書房南書房則五清也其爲同官傾慕如此公常言往在上書房爲

今上作擘窠大字適
憲皇帝駕至諸臣鵠立以俟
憲皇帝命作書墨漬於袖又命
今上曳之今弃此衣三十年矣他時服以就木庶存没志
君恩也卒如其言嗚呼昶侍公於味初齋者三年竊見公風裁清整夙
夜寅畏造膝之言沃心之論未嘗稍有宣露而嘉謨嘉猷上於
黼扆藏在史宬者亦往往自焚其草故獨舉其
寵眷稠疊
恩禮始終條件而縷記之具見
盛世明良主臣一德而公所以忠勤篤棐亦可有徵於惇史矣乾隆二
十九年甲申十月
賜進士出身刑部山西司主事門人青浦王昶謹狀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繼善神道碑 袁枚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文華殿大學士尹公薨于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保謚文端崇祀賢良次年三月公子慶玉等扶柩葬
于遼東遵公遺命墓勿爲碑其門下士袁枚泣而言曰古勳華之盛皆

于臯夔之訏謨中見之我
國家治隆唐虞天生文端公熙
帝之載垂五十年四夷九州聞公慕公萬頸胥延矣倘生平忠勛灕然
就湮于公謙德可也其何以佐
聖清之光明哉第公奏稿盡焚密勿語外罔聞知而枚又生晚靡能記
憶謹就受業以來隅坐時齒牙所及諸軍民屬吏所祝稱者鋪揚之以
聲于貞石或亦左氏所謂違而道者耶諸公子曰唯唯乃摭其梗概而
銘之曰公諱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泰
罷祭酒家居
世宗爲藩王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繼善舉京
兆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
聖祖崩
世宗卽皇帝位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進士引見
世宗喜曰汝卽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而召祭酒公爲工部侍
郎尋遷東閣大學士怡親王請公爲記室
上許之天寒衣羊裘從王王憐其貧賜靑狐一襲奏署戶部貴州司郎

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與巡撫楊文乾不相中肇高廉道王士俊者楊所薦也伺楊入覲劾王下獄公承
命往鞫得其情
世宗深嘉之未復
命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仍兼河務事時雍正六年也江蘇漕政玩弊公奏衛丁州縣費各有需嗣後請米一石收費六分先給官丁使無不足然後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盈餘非公家之利應存縣庫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又奏鹽院伊拉齊不法請褫職擒問
世宗悉允所請權聲接于衛七年署河道總督九年署江南總督未一年雲南元江苗反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公白皙少鬚麋豐頤大口聲淸揚遠聞著體紅瘢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釋褐五年即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徹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喜者亦必寒暄周旋常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塡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疼容亦無驕色猶與諸生論文課詩以故民相傳折服聞呼騶過爭欣欣然走一二里追輿望影以

爲天人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衛入覲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無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深
淺而但問河水之小大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大過則湖水弱
難以敵黃之强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動
世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輟御衣冠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其調
雲貴入覲也江南災河東總督田文鏡欲夸所屬之豐請漕東粟助賑
按察使唐綏祖密奏東省亦災粟宜留
世宗問公公奏如綏祖言
世宗曰如卿言山東誠災第綏祖田文鏡所薦不宜異議公曰臣聞古
人有申公憲以報私恩者若臣作田文鏡只知感愧不知嫌怨時唐禍
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識唐也公既到滇知前督高其倬雖受
譴而老成有識乃虛己諮詢高亦感公意備告款要遂率總兵楊國華
董芳等分路進兵破之擒其魁老常小等元江平
今上登極之二年補刑部尚書四年教習庶吉士五年總督川陝八年
江南災調兩江十三年調廣東不果補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金川用

兵乘傳與忠勇公傅恒詣軍前受降畢仍督川陝十六年調兩江十九
年河決
命督南河河平
命視師伊里半途追還仍督兩江二十九年
上召公為慶七十賜讌于第拜文華殿大學士仍攝總督次年還朝相
天子七年龍公毅而能擾機牙四應
上深知之凡糾紛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棋危柁
險萬口禁聲八方怯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帖
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改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而在江
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
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臨入闈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
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住慰勞送者不侵官不矯俗不畜怨不通
苞苴嚴束傔從所莅肅然將有張弛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是諸
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
因循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
乾隆間盧魯生偽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引萬千而公部居別

白除苛解嬈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
天子南巡黃文襄公旴衡厲色供張辦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三迎
鑾熙熙然民不知徭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公淸談干雲而
尤長奏對
世宗嘗詔公曰汝知有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矣公
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
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江蘇布政使某妄奏司胥侵歷
年正供自矜嚴察公偏劾其寬縱曰某旣知庫虧百萬而不能科別窮
治何耶
上意釋命大學士劉統勳會同按覆事果虛俗傳公貌類佛而不喜佛
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孳孳每公餘一卷一燈如老諸生寒
暑勿輟詩成喜人唫聽至頓挫處手爲拍張或半字未安必嚴改乃已
以故淸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
上嘗下詔云本朝滿州科目惟鄂爾泰尹繼善二人嗚呼榮哉故專宰
相抵任在翰林衙門公入相時所坐處卽公先人之位公母徐氏側室
也以公貴封一品夫人公側室張氏以第二女爲

皇八子妃亦封一品夫人充丙戌會試總裁先一年而降
旨皆異數也公本姓章佳氏先娶郎氏再娶鄂氏俱封夫人子某某銘
曰
一事未行歡聲雷鳴問厥所由相感以誠一令裁布趨迎滿路我知其
故信之有素大哉夫子金粹玉温仇怨低首羌戎扶輪五行中土四時
中春惟其育物所以歸仁公嘗訓人人如履地不留有餘鮮不顛躓人
亦指公公如大樹安寢其下使人可據羊腸棨棨公能游之虎目猛猛
公能柔之匿瑕藏疾公亦憂之摘果未熟曰且留之及其覆矣轉相告
矣公亦無言笑而受矣貴且彌恭耄乃益聰乾乾日稷扶我皇風大鐘
勿考大廉勿表官久胡貧惟天了了十事要說姚崇忠愛公欲云云探
懷有待元齡遺表諫征高麗公竟生前抗顏陳詞易簣猶視殘編斷紙
曰性所耽惟文與史七十七年大星歸矣如彼宣尼可止則止有子十
三鄧家金紫罔不東修敦詩說禮遼水湯湯繞公墓堂江水悠悠望公
來遊二水之閒知公俱到所到孰多江南有廟

加贈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謚文端汪由敦傳 錢維城

汪由敦字師茗安徽休甯人幼穎異讀書目數行俱下初名良金十歲

就試不售改今名徽人商杭者令甲別立商籍由敦年十九遊浙中循
例入試補錢塘縣學附生故又爲錢塘籍時徐元夢撫浙江聞其名延
致幕中繼元夢入爲工部尚書由敦以國子監生偕入都雍正元年疏
薦引
見充明史館纂修官故事史局編纂例用詞臣由敦以諸生被
命時論榮之二年三月舉順天鄉試八月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
館授編修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年四月授右春坊右中允八月
授翰林院侍講十三年轉侍讀
皇上初卽位授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仍兼講官館卿向無兼記注
者由敦以文學夙爲
上所知故有是命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授內閣學士二年會御史劉
元變以風聞具劾降翰林院侍讀學士五年仍爲內閣學士六年授禮
部左侍郎調兵部左侍郎八年充經筵講官九年轉戶部右侍郎授工
部尚書轉刑部尚書十一年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入直軍機處丁
卯戊辰之間金川方用兵羽書旁午
皇上睿謨廣運燭照萬里之外指授方畧日數千百言由敦視草援筆

立就無不當
上意十四年金川平加軍功三級旋加太子少師協辦大學士俄以代
原任大學士張廷玉陳奏事革職留尚書任自效十五年復任尚書夏
六月永定河決固安奉
命往勘籌議堵禦悉合機宜會四川學政朱荃以墨敗由敦會舉荃典
試復革職仍理兵部侍郎事自贖是年冬
特恩蔭一子分部學習十六年補戶部右侍郎復奉
命勘永定河時積水爲患有言宜別開新河歸海者由敦徧歷沿河州
郡度地形勢議以暴水爲患由河身淤淺第濬之當自息別開新河未
見其利日久復淤無益又當壞民田廬無算宜仍舊便奏上
報可十七年授工部尚書十九年加太子太傅兼理刑部事二十年轉
刑部尚書敘平準噶爾功得軍功加三級自準噶爾出師以來由敦偕
同事諸臣晨夕進見日數四時或扈從
召對帳殿亦如之其勞與金川時同二十一年轉工部尚書兼署吏部
事二十二年轉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正月卒于官年六十七謚文端由
敦學問淹貫於書無所不窺爲文章典重有體詞約而旨深少負重望

自以諸生直史館當事卽以公輔期之及官翰林
朝廷大制作必屬爲之一時奉爲矜式其他碑版序紀及古今體詩俱
爲時所傳誦有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尤嫻歷代掌故前後考定樂章
祭器鹵簿及朝會升祔諸大禮皆斟酌古今釐然爲一代制爲人沈靜
寡言笑喜愠不少見於色遇事有識默定於中不以議論捷給相尚當
羣言紛沓徐出一語聞者厭心以爲不可及也氣度端凝整暇極倥偬
中亦從容不失條理雖以文學受
主知而簿書錢穀刑名法律之事亦無不究心焉性尤愼密每有贊畫
絕口不言雖子弟親戚不使知
上由是益倚任凡塞外行圍及四方巡幸必以由敦從
恩禮錫賚不可殫紀而由敦益小心敬愼竭力奉職無少懈卒以勞疾
不起
皇上親臨其喪哭之慟賜陀羅衛以殮命內務府大臣理其喪復
諭內閣曰吏部尚書汪由敦老成端恪敏練安詳學問淵醇文詞雅正
簡任部務供奉內廷夙夜在公勤勞匪懈前以偶攖寒疾當命加意調
治並賜醫藥以冀速痊忽聞溘逝深爲軫悼卽日朕親臨祭奠茶酹著

加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並准其入城於賜第停設賞內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大臣禮遇之隆近罕其比論者亦以由敦爲當之不愧焉由敦尤工書卒之後

皇上命裒輯勒石凡十卷筆法深穩端勁如其爲人

(文)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謚文端汪公墓誌銘 錢陳羣

休甯冢宰汪文端公之喪過嘉禾其故人錢陳羣致奠醱於舟次翼日孤子承沆等踵門來乞銘因憶公自諸生與陳羣爲金石交垂五十年迄今衰病里居書問往來無閒一日得兒子汝誠書具述公病狀凶問至嗚咽不能言又數日賫摺家人歸祗奉

硃批內有汪由敦汝老友也今竟物故可惜之至十五字友道始終上

邀

聖主垂察亦史冊所未有也今以

賜塋卜吉於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葬於環塢之原所以誌生平者惟故人是屬何得辭按狀公諱由敦字師茗號謹堂又號松泉居士徽州休甯人九世祖諱齊壽百歲五傳至高祖考泗論太僕寺少卿曾祖咸

和祖愼然考品佳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如其官妣皆贈一品太夫人公
生而穎異八歲能屬文同邑查君禮南以女字焉年十九補浙江商籍
弟子員讀書錢塘僧舍靡開寒暑長白徐文定公撫浙時重其才延致
賓館以母憂歸雍正二年舉京兆是秋成進士廷試二甲第一甫登史
館聲名早重輦下前此以徐文定公薦充明史纂修官淹雅閎達史筆
擅長故明史之成終始賴公云授職編修後館閣鉅製出公手居多由
坊局轉侍讀乙卯八月
世宗憲皇帝升遐
皇上御極一切大典禮進御之文撰擬詳贍能當
上意入直南書房補授內閣學士洊歷六卿由禮兵侍郎擢工部尚書
轉刑部尚書爰書塡委單思推勘時陳羣居左職公詳愼和平慮已以
孚每集衆見以成一是云
上倚公綦重委任事繁命在軍機處行走
聖駕謁
陵及巡幸山左山右江浙盛京吉林皆扈從每承
廟謨指示耳受心識出卽傳寫不遺一字乾隆十四年金川平敘軍功

加三級加太子少師協辦大學士事務十八年晉階太子太傅準噶爾
平軍功加三級永定河決固安奉
命往勘籌議堵築有以開別新河爲言者公主仍濬舊河爲便得
旨允行都下錢米價昂議先支甲米加放月餉錢市價遂平人第知公
以文章受
知遇黼黻隆平不知其綜理庶務安詳周密房謀杜斷一身兼之至於
出入勤勞謹慎備至雅量鎮物寵辱俱忘雖曾罣吏議致左遷而匪躬
蹇蹇之忱仍荷
聖主矜全
賜第內城禁垣騎馬廕長子承沆授主事與夫
御書筆墨白金文綺豐貂食品之賜駢蕃稠疊難以悉數二十二年春
晉吏部尚書扈從
南巡給假歸里旋扈蹕還京明年正月臥病圜第
特遣太醫診視中使存問日再至內廷曲宴仍一體與賜病增劇
賜哆羅衛一襲
命御醫宿邸中動靜輒以聞二十二日知不起呼承沆口授遺疏大意

踰時而逝無一語及家事
上親臨奠醊入門即號慟降旨加贈太子太師崇祀賢良祠賞內帑銀
二千兩兼命入城賜祭葬如制復賜祭一壇令翰林院立傳諡曰文端
御製五律一章有贊治常資理論文每契神之句嗚呼榮矣先是公謂
承沆曰適檢舊唐書得李鄴侯傳末數行言月蝕東壁張燕公由是以
亡而已恐不免明年果卒今歲建未之月月蝕於奎恐有當之者吾病
其不起乎是殆有先兆矣公生平美行嘉言不可勝紀孝於親友於弟
族中貧乏者量予周卹出俸賜千金捐入家祠遂仿范文正公義田遺
意又建休甯會館俾旅居有即次之所桑梓咸感德焉顧未嘗專家人
產喪還老屋數椽不容旋馬惟
賜書滿載而已屢事文衡得人最盛充同考官者三主文武鄉會試者
六充殿試讀卷者四承輯諸書各館皆為總裁詩文集若干卷付梓行
世書法力追晉唐大家兼工篆隸公既沒
上命集公書為時晴齋法帖十卷勒石內廷云公卒於乾隆二十三年
正月二十二日距生年六十有七娶查氏誥封一品夫人側室邵孺人
子三長承沆戶部郎中承霈承霨皆太學生女二長適內閣中書吳恩

詔次許查承裕孫一本中孫女三銘曰
岐山白嶽秀萃靈鍾篤生偉人世德攸隆惟公應辰懿德純畀秉醕儒
姿具公輔器公之發蹟物望所推學有根柢積厚而丕鵠立詞林高文
是式肆而益醕華也非飾我
皇文思昭回四垂芒寒色正公筆公詩鴻猷是潤考禮釐樂勤宣絲綸
密承帷幄遇深三接敭歷六卿秋官久任惟允惟明瘁不言勞夙夜匪
懈備物酬庸以風有位公謙益撝公誠益輸維
國之瑞維臣之模列星歸垣天不憖遺
寵極哀榮附身祕襚既崇禮祀復賁誄章佳城鬱鬱吉壤爲光公生日
孜靖共以獻公沒神存旁魄思贊老友作銘契闊死生如執公手我言
公膺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陳文恭公宏
謀墓志銘　彭啟豐

稽古三代忠貞篤棐之臣罔不終始典學懋明厥德用能左右宣力允
孚於萬民自秦以降法令滋章當塗之士苟合時變詩書所陳動謂迂
闊本末橫分內外決裂學失其統而人才壞毒流於民非一日之故也

聖皇御世大道重光二三大臣往往能古訓是式以忠實心達於政事贊太平之功玆非所謂咸有一德者與臨桂陳文恭公當今皇帝時任節鉞最久已而入相當世士大夫莫不推公之學以爲有古大臣風公固未嘗以學自名而人之推公者覘於其政而知之也公以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授檢討遷吏部驗封司郎中攝文選考功兩司公正有聲七年遷浙江道監察御史在臺中所陳奏務持大體監生舊有考職之例試者多屬人爲代世宗知其弊勑令自首而州縣吏胥藉是爲擾害公請止禁其將來而免其自首上召見徵詰再三公申論甚晰乃退尋允公奏上以是知公命以御史知揚州府得便宜奏事已而丁父憂上官留之辭不許旋授江南驛鹽道仍帶御史銜攝安徽布政使又丁母憂奉命留任因乞假歸葬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乾隆元年以吏議降三級授直隸天津河道五年遷江蘇按察使明年授江西布政使甫到官遷甘肅巡撫未行調江西八年調陝西十一年調江蘇尋調湖北入覲時

川陝總督慶福征瞻對陳奏軍事多隱蔽懼公發之乃劾公十二罪部
議落職
上原公命留任明年再調陝西權陝甘總督十五年授兵部侍郎仍留
巡撫任其冬入覲會河決陽武
上命公權河南巡撫往來河堤塞決口十七年調福建十九年復調陝
西明年調甘肅再調湖南二十一年又改西安明年調江蘇已而遷兩
廣總督疏辭不許二十三年以總督銜還江蘇巡撫任加太子太傅明
年以捕蝗案削總督銜二十七年以失察滸墅關奸胥部議落職
上命留任尋復調湖南權兩湖總督明年遷兵部尚書入京改吏部公
在外三十餘年歷省十有二歷任二十有一所至之處無問久暫必究
悉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興革者籌其先後以次圖之每有
興作人多以爲難成既而輒就理或當更代即以聞於
朝責成受事者其察吏甚嚴然所舉劾必擇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他吏
率懔懔就法惟恐及已公之學以不欺爲本與人言政輒引之於學以
爲仕即學也盡吾心爲而已故其所施於家國上下之際者務各得其
理人咸安之在揚州以廉惠爲治淮揚被水民多流移公奏請民所過

處官給口糧護送回鄉里得補入賑冊報可造獄舍置田以益囚糧先
是鹽使者令淮商於稅額外歲輸銀助國用自雍正元年始積數十萬
注冊報部然實不以時納及奉部檄移取始行追徵公言新舊相仍虧
欠日積請自今停輸助之款以恤商人頃之
詔如公請在雲南時方用師猓夷運糧者苦道遠公改爲短運遞運法
民便之山有銅廠向召民開礦以資鼓鑄後民苦廠官煩苛工費薄遂
相戒不前公請量加工費除抽課外聽得自賣礦銅民爭趨之已而更
鑿新礦銅口盛遂罷買洋銅之令立義學七百餘所刻孝經小學及所
輯綱鑑大學衍義諸書頒行各學令苗民得入義學教之書俾通文告
其後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公之教也初公之葬親歸也奏廣
西墾荒之弊時外吏多以勸墾爲功廣西報墾者少巡撫金鉷請令罷
廢職官及外省官生墾田報部以額稅抵銀得官于是貪利者多與有
司相結按額荒冊責民報墾給之工本即以爲已功又訪民開田浮於
稅者冒爲新墾起科報部多得官去報者至十餘萬畝然田不增而賦
日益民甚病之公自覩其弊奏請罷前例
世宗命言之督臣尹公繼善分條定議會撫臣勘驗虛實

今上初元公恐撫臣尚護前失再上奏言有司勸民報墾百無一實又粤地磽薄一年畊必以兩年息地力計田三四畝始抵膏腴一畝之利若聽其冒墾勢不能支民必流散請將報墾抵捐之田盡數豁除不煩再勘惟民之願自墾者聽之

勅部密議而撫臣申辦至再公復極論其非是

上以公粤人累陳粤事恐啟挾持有司之漸因有天津之命既廣督楊公超曾與新撫楊公錫紱會奏豁除抵捐之田一如公請公在天津訪求水利時乘小舟沿河上下嘗曰老河兵是吾師也河間滄景諸州最窪下恃隄防為衛公相其夷險築遙堤月堤縷堤又行放淤之法汛水盛漲多挾沙而行導之由左口入堤停水沈沙復放水從右口出如是者數四窪地悉平滿成膏壤又計北河全勢議濬黃河故道多開溝渠俾水歸於河河歸於海庶久遠無患害司河者以費煩寢其議為江蘇按察設弭盜之法重誣良之令嚴禁親喪不葬及火焚親柩者在江西歲饑糶常平倉粟令富人毋過糴遣官告糴於楚且招川湖之商商人各載米至更設厰賑粥發帑修城垣築堰埭令民就食於工其他在陝廣諸省遇荒歲酌盈劑虛以濟民食多此類也南昌城南羅絲港為贛

水所趨善衝突建石隄以禦之左蠡朱磯當衆水之衝往往泛濫爲災亦築堤百丈水患稍平江西居人族大者多立宗祠置公田以通有無然好訟費皆出於公田公仿呂氏鄉約令各舉賢者爲族正平其鬬爭導以禮法治陝西尤以農桑爲先務陝西本古蠶桑地近世漸廢弃布帛皆資東南諸省公立蠶局募江浙閒善蠶織者導之令民種桑養蠶不能自織者賣絲於官頃之利漸著西安華州織縑充歲貢又勸民養山蠶種山薯儉歲以充食又修治渠泉製水車教民戽水之法鑿井二萬八千八百有奇旱歲得以溉田河南歸德地窪下與宿遷爲隣故有巴溝以通下流久之淤塞公在河南疏巴溝歸德賴之旣至福建值米貴內地俱仰食臺灣商人自臺來者例一舟不得過六十石關吏因而厲之公請弛禁以便民從之在湖南歲大熟適江南饑公請發濱水倉穀二十萬石以濟之買民閒穀還之倉又招民墾雲龍山下荒地禁洞庭居人壅水爲田以寬湖流水不爲患初撫江蘇時吏治刓弊公率之以勤立期限以清案牘興其廉者能者懲其貪墨者而人知奮患蘇俗好華爲具條約宴會服御不得過度止婦女毋遊觀禁僧道爲靡曼之音而痛懲其淫者州縣官故以收漕爲利竇乾沒無已自尹文端公爲

巡撫時極意梳剔所部肅然至公申明舊章民用不擾自公去後有司稍稍得自便而民乃益思公不置也前公撫江蘇者在我

朝推湯文正張清恪爲最賢然二公俱遭讒搆賴

聖祖曲全之亦既不安其位矣公遭逢勝于二公爲

天子勤求民瘼彌縫補救矻矻不怠未嘗與人立崖異要自不爲苟同而人莫不稱公以爲二公之亞也公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開通淤淺俾入海迅疾幹河支河互相貫輸俾毋阻塞在淮揚所請疏濬諸河甚衆其支河督民各開小溝以達於幹時其蓄洩徐海諸州多弃地異時河流未通遇雨輒淫溢河既濬水有所洩令民以開溝之土築圩圍成腴田中通涵洞爲旱潦備其窪下不能避水令民改種蘆草裁其糧賦其他築堤岸修閘壩多因地勢爲先時之謀奏上輒

命與河臣議行之其在蘇州議開徐六涇白茆口以洩太湖築崇明土塘以禦海開諸州縣城河以通渠皆利民之大者公在吏部巨細無不詳審所司持案牘白事當機立斷無留難旋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

上特設漢協辦大學士以命公（儀吉案漢協辦前此已有之如十七年孫文定即是也）三十二年遷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公在上前所陳奏雖子弟不盡聞其他修

舉職事非有關民生休戚者茲弗著三十四年公有疾屢乞歸
上慰留再三三十六年春病甚始聽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
賜詩及冠服命公孫蘭森送公歸會
上東巡公由潞河南下送
駕武清寶稼營
上慰問良久乃行六月三日薨于兗州之韓莊
上聞憫悼詔入祀賢良祠賜祭葬謚曰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門有古
榕因號曰榕門先世湖廣人明末避亂遷廣西家臨桂西鄉橫山下曾
祖諱道威祖諱世耀父諱奇玉俱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曾祖妣周氏
祖妣駱氏妣劉氏皆贈夫人公早歲刻苦自厲能文章內行修飭爲諸
生即以澤物爲已任常曰吾生平恥作自了漢及入仕益講求經世策
所與交多當世偉人慕古以人事君之義奏薦陳法屠嘉正李元直王
喬林任宏業衞哲治俱可大用京察自陳舉雷鋐潘思榘自代
上詔求明經之士公再舉陳法及孫景烈世以公爲知人所至尤加意
書院厚諸生餼聘賢者爲之師導以正學時至而面命之患諸生文不
衷於理每試士必爲發明孔孟之旨以反身實踐爲歸他如社倉育嬰

養濟諸堂必爲之計畫有無愼擇主者俾無以虛文塞責葢公之惠於
士民者如此此可以觀其學矣公著書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以訓於
家有訓俗遺規學仕遺規以砭世之仕而不學者其奏疏文檄具載培
遠堂存稿中公薨之年七十有六妻楊夫人先卒一子殤以兄子鍾珂
爲後乾隆六年舉於鄉孫三人蘭森官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次蘭林
蘭枝曾孫二人兆熙定熙女六人太常寺卿謝溶生太學生蔣本廉縣
學生曹云瑢秦之焠陸之燦劉某其壻也曾孫女二人長適韋治中啟
豐繼公入翰林與公先後同朝知公審又以養母歸得親被公之化不
忘於心公之喪過吳門既爲詩以弔之鍾珂將以三十七年二月朔日
葬公于其鄉東畔嶺之原而先以墓志請義弗敢辭銘曰
太平元老克承天休日嚴祗敬以告嘉猷公自文學遂隸天官羣吏之
治既詳且殫
帝選明德靖其正直公始親民獨攝諫職上德下情公處其閒功雖方
隅補天下患公勞於外之翰之屏入爲平章老成典型
恩命洊至退若無憑乃心報稱夕惕晨興豈無盤錯公忠不避豈無細
故

帝信不忌昔有先正如湯如張公繼厥成行業彌光世澤之長沐浴高
厚易名司勳千秋永久

(又)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袁枚

公姓陳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家本寒素幼好讀書持一
卷蔽門坐惟聞京師邸報必向親友處借觀之識者皆知其有大志也
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旋中進士選庶常改吏部文選司郎中遷監察
御史當是時
世宗懲生監代考之弊令自首免罪公奏不如寬既往禁將來免胥役
訪查滋擾
世宗大奇之即召見謂大學士曰陳宏謀能識政體必能知文章山西
主考雖籤掣有人改令伊去試竣歸
命以御史銜知揚州且曰有大事再奏來未幾遷江南驛鹽道故事淮
商有樂輸一款司鹽政者博商人急公之名以空數報收部文徵取方
催輸納公奏停之遷雲南布政使雲南改土歸流運糧苦遠公建短運
遞運之法按程交卸核數給直增銅廠工本更鑿新礦開采者除抽稅
外聽民貨鬻自此糧運踴躍銅課日增

皇上登極雲督張文和公薦公視國事如家事
上亦久賢公命巡撫陝西者四巡撫湖南江蘇者二巡撫甘肅江西河南福建者一總督兩廣兩湖者一三十年中開府九省所到處必將各府州境內村莊河道繪圖懸壁環覆審視又將興革事宜分條鉤考纖屑必周久遠必計刻苦經畫寢食以之久之編次成書瞭如指掌有戚友官某地者輒來借觀公亦竊喜自負曰此吾歷任宦囊也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爲贛江分流沖突城垣公築石隄捍之港下爲黃牛洲上爲生米渡民多病涉公造浮橋利濟其行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修濬鑿除遂成康莊在江南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開徐六涇白茅口以洩太湖築徐州蘇家山隄以禦河漲即以開溝之土築圩護田中通渠洞爲旱潦備其過淫者改令種蘆蠲免其糧金川用兵公奏添設腰站又奏添棧道驛馬伊犁用兵公奏驅瓜州回民遊牧吐魯番舊地免生事端又奏官茶壅滯不宜改交折色福建臺灣米賤例禁外糶民出洋者例禁歸里公奏請開寬
上皆嘉納之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植堤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有奇造水車教民灌溉又考豳風以陝本蠶桑之地乃立蠶局募

機匠織縑上充歲貢其他義倉鄉學隨地建設州縣入見如老嫗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雖秦土燥寒公去後桑樹半萎屬吏希公意至有買南絲充秦紬秦絹以爲媚者然信古受欺識者皆嘉公之志也乾隆二十八年遷兵部尚書入都尋調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再授東閣大學士仍兼工部尚書

賜第賜紫禁城騎馬年七十六以病乞歸

上賦詩送行賜御用冠服命經過處地方官二十里以內者出境護送行至山東韓莊而薨

上聞哀悼賜祭葬諡文恭公任事不分畛域亦不避嫌疑在湖南時聞江南災奏運楚米二十萬石以助賑在西安時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

上嘉其得古大臣體任雲南布政使時奏廣西巡撫某虛報開墾任兩廣總督時奏商人借帑作鹽本

上嫌公護鄉里交部處分一貶天津道一調回江蘇又嘗忤雲貴總督慶福密劾公亦交部處分革職留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廣西後撫楊錫紱覆奏開墾果虛由是公冤益白而公

眷益深公與相國尹文端公雖同年同官而風趣迥殊尹高明寬和了事多從容公終日刻厲無幾微閒然最相得在上前彼此薦引公歸時尹已臥疾兩人訣別床前及公舟過德州病委頓矣接尹訃猶頓足哭曰回船我欲一奠尹公靈前家人勸之再始止未兩月公亦亡壽七十六公強毅自信頗堅然亦虛衷聽納治水天津常乘小舟咨詢于野得放淤之法令水挾沙而行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數次沙沈土高滄景一帶皆成沃壤公喜曰此非吾策教我者老河兵眞吾師也嘗向枚自悔疾惡太嚴枚曰公言未是如果惡耶疾之嚴亦何妨所慮是過也非惡也又恐誤善爲惡則嫉之且不可而況嚴乎公悚然謝焉所薦人才如大名道陳法通政司雷鋐荆南道屠嘉正皆人望也所著有在官法戒錄學仕遺規培遠堂奏疏稿無子以兄子鍾珂爲後

又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 張洲

臨桂相國勳德多在巡撫時節鉞所臨幾徧海內凡四至秦人人頌說而尸祝之利澤所布大端在人口者難可殫述獨其二事有爲人所未知者方用兵西陲所過將吏士卒須車馬孔急有京使赴軍於道路因

便簡閱實數恐缺乏羸瘠遲悞軍興顧日馳數百里無暇赴所在徧稽檄當途郡邑令役夫牽馬控車立道左以待經行一顧公念如此費不貲且多動擾即詣京使謂諸所須已具無庸閱視缺乏羸瘠吾任其咎君無慮也不然者吾于奏事時附奏何如其人素信公允諾以去公奏焉故雖細事而卹乎下者至矣雒南人觀察尺菴薛公家居以前所涖倉儲事被逮星流電激厥勢迅疾人人謂獄且不測公素知薛公儒者爲人醇謹無他也力護持之至被詰責久之事亦少解廷臣訊鞫具獄
上薛公編管山東爲庶民卒亦不罪公也而公生平實未一識薛公此其庇惠保愛隱德在人人所不能及亦人所不及知故爲狀其大略以告吾秦暨海內思公者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莊公有恭墓志銘 錢大昕

上御極之四年
詔以廷試進士撰擬頌聯獻諛非體且啟請託之弊
命大臣集議制策當取通達治體以漢鼂錯董仲舒唐劉蕡宋蘇軾爲式於是番禺莊公以第一甲第一人登第讀卷日拆號得公名

天顏甚喜引見授翰林院修撰入直南書房越三年公弟有信成進士
引見公適以起居注官侍直
上顧問公遂得選庶吉士其冬兄弟同請告歸省海內傳爲盛事假滿
還朝遷右春坊右中允進翰林院侍講遷侍講學士擢光祿寺卿丁資
政公憂卽家拜內閣學士服闋入都遷兵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轉
戸部右侍郎
召還供職尋充江南正考官再視學江蘇卽除江蘇巡撫涖事六載丁
太夫人艱扶櫬南行有
詔擢江南河道總督以居憂未之任坐在蘇日罰贖事失當逮繫法司
論如律
詔特貰罪令護喪還籍後赴軍臺自効方詣謫所中途卽授湖北巡撫
歲餘仍調江蘇巡撫未行復調浙江巡撫涖事四載復調江蘇加太子
少保逾年擢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仍留辦巡撫事乙酉冬入都供職
未幾坐劾段成功事逮問頌繫半載有餘復授福建巡撫乾隆三十二
年七月二日寢疾終於福州官署享年五十有五公以文學侍從之臣
荷

聖天子深知出膺節鎭晳以清勤自勵初在江蘇晝接見僚屬夜治文書或至漏盡不少休癸酉夏秋之交淮揚諸郡水公親往察勘撫䘏得旨截漕百二十萬石出帑銀五百萬兩以備振濟民乃得蘇乙亥大江南北復以災告公草奏自言奉職無狀數干天和并陳諸捄荒之策上皆允行所費內府白金凡千餘萬督率屬吏檢視給散胥役不得侵漁明年夏民多病疫公首捐俸錢令有司察民病者予藥死者予槥并檄管內推其法行之湖北督撫並駐武昌公事往往齟齬公在楚歲餘與總督碩公和衷共濟始終無閒人以為難及撫浙之始浙西三郡以風雨蟲傷米價騰踊而江南亦歉商販不至公奏請動司庫銀三十六萬委官往湖廣採買有

旨命留湖南漕米十五萬石并碾倉米五萬石運浙糶濟富戶知楚米將至價不得踊米亦漸出而自冬徂春米之來自楚者舳艫相望分撥諸郡減直以售歲雖儉而民不飢矣錢塘江入海之處有三亹曰南大亹曰中小亹曰北大亹乙丑以後水行中亹者十餘年己卯歲改趨北大亹公承

詔抵海甯閱柴石塘登尖山渡江周遭履勘首以購芻薪加築土堰添

建坦水爲請既而水勢直齧塘根以預備得無患又奏復海塘兵專司
負薪運土甃石下樁設守備一員千把外委十二員分界防守省民夫
無算海甯之老鹽倉向以土活沙浮祗立柴塘壬午歲
聖駕南巡議改石塘
命相國劉文正公統勳今相國高公晉與公先往察勘果以活沙不能
立樁
上復親歷隄上指示形勢令修柴塘增坦水加薪價公承
命鳩工庀材克期蕆事又用前人竹絡之法編竹爲簍實以巨石鱗次
櫛比以衛塘根其秋風潮大作石塘間有崩裂而柴塘獨無恙公之力
也是時秋霖之後水漲久不退公親往嘉湖兩郡察勘知水歸太湖之
道多淤而太湖下流亦多壅閼因請浚烏程長興境內七十二漊并遣
官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疏入尋有改撫江蘇之
命公遂親往探尋脈絡得其要領建議大修三江水利具摺入告其畧
云太湖北受荆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爲吳中巨浸而分疏之大
幹則以三江爲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江自宋已湮明永樂
閒別開黃浦寬廣足當三江之一今亦謂之東江三江分流經吳江震

澤吳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之境其間港浦縱橫湖蕩參錯大概觀之無處不可分洩似亦可安於無事然百節之通不敵一節之塞數港之洩不及一江之壅其勢必有所阻查太湖出水之口不特寶帶橋一處如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爲湖水穿運河入江之要道今亦不無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龐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澱浦向覺寬深足資宣洩者爾來小民貪利徧植茭蘆圈築魚蕩亦多侵占劉河古之婁江也今河形大非昔比舟楫來往必艤舟待潮崑山外濠爲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婁門外江面僅寬四五丈偶遇秋霖眾水滙集江身淺窄先爲潦水所占俟其稍退然後湖水得出爲之傳送而上游已漫淹矣東南財賦重地水利民生大計若及早治之事半而功實倍今籌所以治之之法當於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爲清釐占塞俾分流無阻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惟黃浦見在深通但於泖口挑去新漲蘆墩三處足資宣洩其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之處宜濬治寬深令上源所洩之數足相容納其江身所有植蘆插簖及冒占之區盡數剷除嗣後仍嚴爲之禁則水之停蓄有所傳送以時並即以

挑河之土加培圩岸見有牐座去海太近難於啟閉者酌量改移庶渾
潮不入清水盛强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總計所需雖覺浩繁
然散在十二州縣通力合作寔亦無多民間聞有此舉咸樂趨事願以
民力爲之但分段督修仍須官董其成且工費繁多若待鳩集財力而
後興工不無稍稽時日仰懇
聖恩准于公項内先行動支興工仍於各州縣分年按畝徵還則民力
既紓工可速集奏入報可於是選紳耆賦工役先疏橋港次及河身芟
蘆魚蕩之圈占者除之城市民居之不可毀者別開月河以導之工始
于癸未之十二月至甲申三月告成凡用白金廿二萬有奇公再撫蘇
有
旨仍兼管浙江海塘先後增築魚鱗石塘凡若干丈松江太倉沿海亦
有石塘而土塘居什之八九公請如浙塘之法編竹簍實石護塘根以
禦海潮公之盡心于水利海塘其大者如此其撫福建也預誡族人居
晉江者勿至省郎至遣門者謝之曰我爲封疆大臣嫌疑當避且俟去
此之日再相見今則不敢也及公之薨晉江宗人始來會哭咸稱公之
公正爲不可及維公奮跡嶺海以文學登巍科不及十年而躋九列貳

六卿皆
聖明親擢不由薦援
天子察公識度閎遠材任公輔東南重地膺委寄者十有餘年入領尚
書遂參大政中閒兩遭顛躓賴
天子仁聖終保全之重建節旄恩禮罔替天不假年未臻中壽然海內
士夫識與不識聞公名靡不歎羨謂科目得人之盛也嗚呼休哉公生
而穎異少為諸生輒冠其曹偶好吟詠日有程課書法圓勁出入顏平
原趙吳興之閒片楮隻字人爭藏弆以為榮在禁林日經進詩文數被
獎賞及車駕省方公以方岳大臣扈從輒命賡和
御製詩篇
上幸嘉興之煙雨樓
特召公至行營給札聯句詩成書以勒石羣臣莫及焉公諱有恭字容
可號滋圃先世為晉江望族父資政公始徙居粵今為番禺縣人曾祖
某祖某父奕仁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江蘇巡撫夫人楊氏某公之女
子一士斌國子監生女二附貢生何文通壬午舉人龍川縣教諭羅永
楠其壻也公歿後九年公子士斌卜窀穸於某鄉之原以某月日葬先

期屬大昕爲銘大昕久從公遊今奉使嶺南又得會公之葬奚敢以不文辭銘曰

九曜降精生傑人驊騮得路鸞鳳鶱讀書百篇筆有神大廷對策陳萬言龍頭首擢侍從班文章經濟夙抱全手持玉尺分刌均三吳善類推獎勤帝曰汝諧撫吾民百城保障氣若春水旱拯卹無因循清波可活涸轍鱗築塘捍海土石堅或編竹絡樅茭薪震澤底定三江分原委脈絡細討論尾閭勿壅流沄沄惠流越角兼吳根出乘八騶擁節旛入長六曹參絲綸平生溫飽志不紛盤錯歷盡能自完封川奠南海倫瓊山邱江門陳科名事功相後先惟公兼之在一身崇岡鬱鬱宰木繁千秋萬歲名不湮

太保大學士文襄公舒赫德墓誌銘 王昶

乾隆丁酉正月

孝聖憲皇后賓天四月

上奉

梓宮安葬

泰西陵大學士舒公扈蹕以行十九日抵良各莊遘疾
上命醫診視且令公弟侍衛舒臨自都乘遽以來侍疾未至二十一日
公薨
上諭曰大學士舒赫德老成端重練達有爲御極之初即膺任使宣猷中外四十餘年前此平定回城懋著勞績嗣於西陲撫輯歸順遠番東省勦捕悖逆匪衆悉心籌畫動合機宜寔爲國家出力大臣自簡任綸扉日直內廷兼綜部務勤勞匪懈倚毗良深茲聞溘逝深爲震悼隨賞給陀羅被遣額駙公福隆安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並著晉封太保入祀賢良祠其任內革職降級之案概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着該部察例具奏嗣
上還京親臨奠醱復
御製詩章以志哀悼既而禮臣議上
賜祭賜葬如例謚曰文襄公長子今倉場侍郎舒常以參贊大臣統兵征勦金川事蕆留駐四川及是又
命馳驛回京治喪於是典禮具舉哀榮備至將以五月十九日葬於望涇先塋而侍郎君具狀來匄爲隧道之銘按狀公少而岐嶷端敏雍正

戊申年十九由監生考試筆帖式引見
世宗憲皇帝改授內閣中書庚戌入南書房隨大學士預辦機密壬子
擢內閣侍讀偕鄂文端公爾泰往甘肅經理軍務乙卯擢監察御史
今上二年丁巳擢內閣侍讀學士戊午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年冬
擢兵部侍郎協辦步軍統領庚申
上以盛京國家豐鎬游民聚處日繁非便命公偕將軍暨五部諸臣議
奏公請禁海口毋許山東游民私渡先來者編入戶冊以備約束又往
例民人開墾荒地十年始升科納賦而旂人限以三年輕重失序請更
其例奏入
允行丁卯調戶部侍郎戊辰擢都統兼署兵部侍郎三月恭遇
孝賢皇后大事
命辦喪儀九月奉
旨爲軍機大臣十月擢兵部尚書十一月調戶部尚書管三庫事十二
月
命同大學士經畧傅公恆征勦金川參贊軍務己巳三月金川納款奉
旨優敘加太子太保

御書均式宣猷四字賜之尋命由川入滇勘視金沙江形勢以籌銅運
又
命歸途校閱湖南北營伍十二月還京庚午
命視浙江海塘工程辛未從
幸江南浙江癸酉張家馬路潰決黃河直入洪澤中斷流者數百里
上命公同劉文正公統勳策公楞往治之堵決口恤災黎月餘事畢
上嘉之先是準噶爾有綽羅斯都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名四衛拉
特其輝特部附於都爾伯特厥後土爾扈特竄入俄羅斯乃以輝特補
之傳至噶爾丹跳踉犯塞
聖祖三臨朔漠大殄羣醜兇渠走死迄噶爾丹策淩
世宗憲皇帝遣使經界其地始奉約束及喇嘛達爾札戕其酋自立所
屬散亂而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為達瓦齊畫計假哈薩克兵襲喇嘛
達爾札殺之達瓦齊自立為汗阿睦爾撒納遂率所屬及都爾伯特台
吉策凌叩關求附且籲借兵以定準噶爾地
上先命公廉之得其狀而返至是
命公馳往經理公以阿睦爾撒納新附難信請不與兵而移其妻子就

食歸化城
上以請兵不與是疑其貳也移妻子是以爲質也軍營兵力未齊兩部
降衆不下數萬疑而有變事將不可問所辦非是落公職以閒散在參
贊上行走明年乙亥將軍哈公達哈率兵進發公奉
旨留烏里雅蘇臺偕侍郎兆公惠等籌辦糧餉駝馬接濟事宜是年伊
犂平分準噶爾地四衛拉特各自爲汗駐將軍於伊犂統兵鎮撫之而
令各汗入京師錫宴阿睦爾撒納既不得爲總汗且以將入京疑懼因
煽其衆中道叛走時其妻子向在烏里雅蘇臺游牧公聞信偕兆公馳
往收其妻子送京師丙子噶爾喀台吉青衮雜卜叛臺站卡倫皆斷會
有察哈爾兵數百名方以送羊至公留之分布各站軍報乃通又以所
獲馬數百匹羊萬餘頭冒阿爾泰雪山赴軍前比至額爾齊斯河哈公
兵已絕糧四日矣未幾
詔令入覲授廂黃旂漢軍都統參贊大臣丁丑春同將軍成衮札布等
由珠爾土斯進兵回部過所收之準噶爾夷人沙拉斯胡瑪斯叛副都
統鄂寔等陣亡公坐是復革職以兵丁効力贖罪公同兆公取阿克蘇
下烏什得

旨令公在阿克蘇料理回人屯種而兆公等以是冬督兵進取葉爾羌賊度官兵深入無繼悉眾以困我軍阿克蘇烏什亦一日數驚時回人玉素富自其祖內附封公居哈密久隨征在阿克蘇公廉其可信屬以安輯烏什回人而身居阿克蘇鎮之眾心大定會
上先遣滿洲蒙古兵四千爲駐伊犂用公檄令速赴阿克蘇十一月兵至者二千餘名公帥以先道險遠馬斃往往步行戊寅正月初六日將抵葉爾羌回酋大小和卓木逆戰公督兵奮擊凡八晝夜賊敗遁乃與
兆公兵合事聞
上授爲副都統旋授吏部侍郎工部尚書鑲紅旂滿洲都統是年回部遂平
上加恩予世襲雲騎尉又繪象於紫光閣親製贊詞云白衣白水圍黑水信安眾進援爵秩重進蓋謂是也己卯
命公駐回城定設官授祿賦稅土田之制庚辰冬
賜紫禁城騎馬辛巳
命尚書永貴代公公還京調刑部尚書兼都統如故壬午正月管三庫事是年春

南巡命在京總理事務後以爲常癸未四月兼署工部尚書充殿試讀
卷官五月充經筵講官七月管戶部事十月加太子太保甲申春
命偕裘文達公曰修赴福建審訊海關陋規七月署步軍統領十二月
兼管國子監算學乙酉充
國史館總裁官丙戌二月暫署陝甘總督七月兼署戶部尚書丁亥七
月署步軍統領時緬甸不靖戊子春
命以參贊大臣往雲南會陳奏錯謬革職以副都統銜赴烏什總理回
疆事務辛卯夏土爾扈特來歸初土爾扈特汗阿玉奇投入俄羅斯居
於額濟勒河及阿玉奇曾孫渥巴錫以俄羅斯蔑佛教又苦征調遂挈
所部以來眾十餘萬羣言洶洶謂有詭計
上亦慮伊犂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命公往相度機宜公察其無
他入奏
上嘉之額濟勒距伊犂萬有餘里渥巴錫自庚寅十月啟行八閱月始
抵伊犂之沙拉伯勒界饑疲疾疫斃者枕藉公隨宜措置存活甚眾先
令渥巴錫及其台吉入覲而分居部落于齊爾吉爾哈朗諸地又請先
於伊犂所屬蒙古部落借駝馬牛羊數萬俾其字息而發尚都諸牧廠

之性畜以補之又予以地給以籽種撥屯兵教之耕植於是土爾扈特
咸得安其生以為歸
天朝晚也已而俄羅斯邊吏使使問故公令見面折之使者搏顙惕息
而去是年
上授為伊犁將軍十一月授戶部尚書壬辰五月補領侍衛內大臣八
月
命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還京復充
國史館及清字經館四庫全書館總裁又總理吏部兼管戶部三庫仍
充經筵講官甲午掌翰林院事兼日講起居注官是年秋山東壽張縣
逆賊王倫以邪教脅眾殺掠官吏民人
上遣公統率侍衛官兵以往至則破臨清盡殲其黨王倫自焚死凡六
日賊平降
旨嘉美從優議敘授御前大臣
命儒臣撰臨清紀畧以著其事丙申二月定西將軍阿公桂平金川
上以公運籌帷幄有功依平定準噶爾回部故事圖前後功臣各五十
人公名第四參贊君名第十稽諸往古如雲臺凌烟未有一人而再登

圖繪者至于父子並列尤爲曠古所無時
上稽古右文徵天下秘書異牒條爲四庫藏弆文淵閣
命公領閣事世以是益榮之公姓舒穆魯字伯容別字明亭正白旗滿洲人曾祖諱席爾泰理藩院員外郎祖諱徐元夢康熙癸丑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謚文定考諱席格康熙丁酉副榜貢生以文定公蔭補工部員外郎以公貴累封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妣黃嘉氏繼妣宗室氏又繼妣棟鄂氏皆封贈一品夫人公爲妣黃嘉氏太夫人所出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十二月初二日距薨之年六十有八初配富察氏繼配宗室氏子長舒常今官總督倉場侍郎次舒寧以事發往伊犁次舒安先卒孫三某某某公夙夜在公不事家人生產惟宗室夫人勤儉莊敬以相厥家公薨夫人迎柩於道哀慟深切以五月二十一日卒兩夫人皆合葬於京師東直門外望涇之原昶先事公於軍機房繼又爲秋官之屬辱公知遇甚厚二十年來竊見公誠以居心勤以涖事勝繁肩鉅洪濟艱難根盤節錯世人望而氣阻公獨紆回籌畫鞠躬盡瘁俾於有成及其領閣部也甄綜庶政必躬必親以小心將事以明作圖功使百執事恪恭震動不敢稍有叢

脞放廢所謂能任大事知無不爲者非歟公待諸昆弟雍睦無閒言在家事贈公及兩太夫人起居必謹居喪哀而盡禮私而不廢公以家庭庸行之常故不著著其關於軍國大事者而系之以詞銘曰

維舒穆魯肇自渾春鍾祥昆隅厥氣絪緼允矣太傅行端德醕名卿碩彥式昌厥門公寔繼之如鳳如麟少年通籍簡於
紫宸軍國重政輒以公掄金川之役伊犁之軍公在行間手闢祲氛時或利鈍一以忠肫降夷十萬駝馬千羣公往撫之若旭之溫弗驚弗駭服我耕屯潢池劇盜弄兵於原公往剷之若霆之奔毋冤毋濫奠我良氓洸洸戎略穆穆鴻勛何天之寵
詔旨璘玢曷不憖遺箕尾云淪
詔祀於祠升以精禋
詔碑於隧冠以鴻文
恩禮丕懋爲時宗臣功在典冊名在乾坤我銘幽竁用勖後昆

碑傳集卷二十八目錄

乾隆朝宰輔下

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謚文成公阿桂行狀 王昶
又附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洪亮吉
又附書阿文成公遺事 孫星衍
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文定梁公國治墓誌銘 朱珪
又附梁文定公年譜書後 章學誠
東閣大學士文端王公杰墓誌銘 朱珪
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并序 姚鼐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宰輔下

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謚文成公阿桂行狀 王昶

曾祖雅爾泰誥贈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晉贈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曾祖妣瓜爾佳氏陳氏皆誥贈一品太夫人晉贈一品公太夫人

祖阿思哈誥贈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晉贈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祖妣葛氏誥贈一品太夫人晉贈一品公太夫人

父阿克敦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誥授光祿大夫謚文勤晉贈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妣宜爾根覺羅氏那拉氏皆誥封一品夫人晉贈一品公太夫人生妣韓氏誥贈一品公太夫人

本籍滿洲正藍旗人　賜入正白旗今為正白旗人

公名阿桂字廣庭一字雲巖姓章佳氏生康熙五十六年八月三日幼而沈靜端重性警敏好讀書就傳以後聞人談史事即了了能記其大

略雍正十年入學十二年補廩生明年選拔貢生乾隆元年副榜貢生
以文勤公侍郎蔭生在大理寺寺正學習三年鄉試中式明年補兵部
主事又明年遷員外郎八年擢郎中直軍機處調戶部顏料庫十年調
銀庫尋以事降調吏部員外郎十三年小金川土司郎卡侵擾鄰境大
學士納公親督師進討兵部尚書班公第繼往軍營奏請以公參軍事
明年納公得罪提督岳公鍾琪并劾公逮至刑部怡罪時文勤公以刑
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高宗純皇帝念其年老無次子得釋明年復為吏部員外郎尋遷郎中
十七年出為江西按察使公奏為用法貴乎明慎決獄專忌淹留
上嘉許飭部從之未幾
召補內閣侍讀學士復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是準噶爾有四衛
拉特王師累征之而未能滅文勤公奉
命往與噶爾丹策凌議分地界禁侵犯邊鄙[illegible]謐者幾二十年至是厄
魯特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襲位其庶兄喇嘛達爾
札執而奪之而巴圖魯渾台吉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零敦多卜之孫
達瓦齊復因和碩特拉藏汗之孫阿睦爾撒納計襲奪其位部落大亂

所屬昂吉策淩伍巴什等率其家屬詣嘉峪關來降
上以侮亡取昧兵有常經先後遣將軍永常等督兵撫勦適阿睦爾撒
納與瓦達齊有隙自叛其汗亦來求款達瓦齊孤立無助竄往回部為
回人擒獻
上召阿睦爾撒納至熱河行在封親王使往主故地已而復召之至中
途叛走時準噶爾逸賊率衆北走將入俄羅斯
上命公赴北路軍營至烏里雅蘇臺與靖邊副將軍蒙古親王成袞札
布隨機授討成袞札布係額駙超勇親王策棱之子為諸蒙古盟長
上所最倚重者成袞札布奏公遇事奮勉七月令辦臺站事務而文勤
公已得目疾以二十年七月請解任二十一年正月薨公奔喪回京七
月仍以內閣學士
命同成袞札布辦理軍務閏九月授為參贊大臣十二月駐劄科布多
授鑲紅旗蒙古副都統二十二年因成袞札布赴巴理坤
命公代其任留烏里雅蘇臺辦事十月赴科布多辦事二十三年聞舍
楞搶擄臺站官兵失利乃與策布登札布合兵追勦及聞竄入俄羅斯
乃止八月補授工部侍郎領索倫兵千名往塔爾巴哈臺駐劄是年準

噶爾平十一月
命與副將軍富公德追捕準夷餘賊初回酋大小和卓木爲準噶爾所
拘及將軍兆公惠定伊犁使還回部至是兆公遣使定其貢賦回酋執
而留之並戕害參贊大臣三泰
詔命公同富公進兵合勦回衆迎拒於阿爾楚爾時賊衆甚盛橫亘數
里官軍方力鬬未分勝負公親率勇銳數百人由山麓繞出其右衝擊
之賊遂潰亂二十四年八月回部各城遂以次克捷十二月公奏在阿
克蘇辦理安撫各事宜明年還伊犁伊犁自土爾扈特部竄入俄羅斯
後其黨伏林莽者尚衆
上念西域既平其地方二萬餘里若不令官兵分駐則伏戎必出而復
據其地否則亦恐爲俄羅斯兼并則邊患終不能久安乃
命各軍營大臣等籌議如何分兵駐守諸大臣皆謂地方遼遠沙漠居
多舊時準夷馬匹羊羣消耗殆盡難以爲駐守計公獨上言伊犁爲西
域適中之地幅員廣闊苟能悉心籌計從容布置可冀有成查守邊以
駐兵爲先駐兵以軍食爲要臣來往軍營詢問此間地勢情形伊犁海
努克及固勒札等處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開墾屯田則兵食

可以漸充臣謹請以屯田事宜列款上聞一請增派回人屯田一請官兵駐防協同墾種一請建置城郭一請預備馬駝

上以勇往任事降旨嘉奬各如所議行公因言回人嫺於耕種非似準夷專於游牧者可比使以屯田爲業而以舊有軍營官兵其調征日久及疲弱者遣歸內地但留到營未久之兵協同回人種地則荒蕪漸次可開又酌分舊有馬匹分設臺站以通文書摺奏往來又酌計現在沿邊運出糧米俱赴伊犁先爲兵丁口食又請於各省軍流人犯內有能工匠技藝者悉改發伊犁以供應用

上皆善之且派各大員協同辦理於是在阿克蘇置辦農器又以回人所送馬匹令官兵等陸續先行而準夷餘黨亦遣大臣侍衛分路勦撫分別安插遂率兵開屯至秋豐稔收糧皆倍兵食以足乃復奏一伊犁種地回人當會滿足千數一駐防滿洲索倫察哈爾兵種地之綠旗兵當增益駐劄一駐劄兵丁數目當定準遵行辦理一設立城守營定準地方一預備種地兵丁馬匹一伊犁山川土穀之神請定祀典一伊犁兵丁日多錢糧日廣請於烏魯木齊等處派同知知縣管理收放事務俱

允行於是伊犁規模大定
上諭平定西域諸功臣五十人圖像於紫光閣公居第十七
御製贊云阿克敦子性頗健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蓋以元耶律文正王爲比也二十六年三月授內大臣七月補工部尚書在議政處行走復補授鑲藍旗漢軍都統二十七年正月奏新疆約束章程公私兩利之處一甲缺宜均齊也一錢糧宜畫一也一員缺宜變通也一產業宜均分也一攜眷兵丁量給養贍也亦得
旨允行時伊犁添移阿克蘇種地回人千餘又準部餘夷由哈薩克諸處投歸者亦皆給地耕種哈薩克即古大宛產馬高大以內地緞疋易之牧廠蕃息商賈林集乃選工陶埴建二城一綏定城城四門東曰仁熙南曰利渠西曰義集北曰盥漢一安遠城城四門東曰景旭南曰嘉會西曰環瀛北曰歸極民居兵房以次分列規制一如內地而哈薩克越境遊牧者悉驅逐之數千里地來往晏然
詔給騎都尉世職並令還京供職詢問方略且以均勞逸而以明公瑞代之及至京授軍機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尋命審歸化城都統法敵案件又查勘霸州文安等處
水利所奏皆當
上意六月以原銜充經筵講官升隸正白旗七月補授正紅旗滿洲都
統晉太子太保二十九年金川郎卡復與鄰封戕殺開
上以公舊在四川軍營熟悉情形因命總督阿爾泰進京公署其任相
機籌辦公覆奏綽斯甲布等九土司與郎卡互相攻擊正如鼠鬭穴中
本屬外番常有之事體察機宜不必急於辦理
上以爲然嗣阿爾泰回任公回京仍任工部尚書三十年
上幸江浙命留京辦事閏二月烏什回人賴穆黑圖拉作亂
命公馳赴行在請訓前往伊犁
上復傳諭以賊人恃其城堅糧足敢行抗拒官兵不必徒事攻擊惟嚴
防要隘俟其自斃明公瑞軍其北公軍其南作長圍以環之且絕水道
賊眾惶懼九月其眾擒賴穆黑圖拉以獻公與明公誅首惡而貸其餘
奏入
上以寬縱太甚交部議處而令永公貴爲伊犁將軍公駐劄雅爾三十
二年三月補授伊犁將軍是時緬酋懵駁以兵逼脅內地土司總督劉

滇楊應琚不能辦因
命明公率兵進勦三十三年二月明公軍至猛育糧盡戰沒於是大學
士傅公恆請督軍
上乃授爲經略而以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果毅公阿里袞及公爲副
將軍三月
召至京四月授兵部尚書六月總督雲貴兼副將軍十月抵永昌時署
總督阿公里袞巳先赴戛鳩公往會於騰越州卽於途中接印任事三
十四年二月經略自京起行先有
旨以本年大舉眾入公專任副將軍以明德代爲總督四月經略至軍
議分三路進兵經略出萬仞關由大金江西路從猛拱暮魯至老官屯
西岸阿公里袞率舟師由水路下老官屯公由銅壁關抵蠻暮伐木造
舟七月出關九月舟成舟師遂出江而經略亦至公逆知賊之必迎拒
也先以兵伏江滸之甘立寨屆時賊果從猛戛拒戰寨兵出舉礮擊之
墜其三舟我舟師喜譟寨兵應之鼓角齊振賊皆披靡潰散殲其頭目
賓啞得諾搜舟中得旗幟器物數百件舟師遂出江抵西岸合攻老官
屯緬兵守禦堅甚時官兵多病瘴自副將軍阿公里袞下都統提督總

兵等官實有死亡經略亦病奏聞
上命撤兵而懵駁亦以甘立寨之敗大懼乞降遣大頭目十四人請議
事公遣副都統明公亮等議責以此後永不得擾邊境還內地之官民
在緬境者越六年一貢其頭目惶恐遵約遂撤兵歸永昌十二月經略
起程還京除日有
旨令赴雲南省城偕經略總督議沿邊善後事并合計頻年軍需用數
三十五年二月兼管鑲紅旗漢軍都統三月
命赴騰越以待緬人入貢是時明德降爲巡撫代以彰寶使守備蘇爾
相往緬責其入貢懵駁留之公上言緬人部落在蠻暮木邦猛密
三土司外偏師不可深入宜休息數年爲大舉計
上以連年用兵恐他省備辦糧馬一時竭蹷且不直以拘留蘇爾相故
輕議大舉降旨切責於是部議革職
命以內大臣管副將軍事明年以溫公福爲定邊副將軍革公職留軍
營效力初阿爾泰之總督四川也議合綽斯甲布等九土司環攻金川
有能得其地者即以畀之而諸土司散漫不相通謁又有陰與金川通
者久而無功時郎卡已死子索諾木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侵佔鄂什

沃日之地阿爾泰因循失措有
旨令溫公移師討之溫公以公兩使四川熟邊事請偕以行十二月至
金川軍營攻巴郎拉克之遂授四川提督與溫公分道進攻三十七年
阿爾泰因運糧遲延罷職桂公林以戶部侍郎代之并領其衆正月使
副將薛琮率三千人從墨龍溝間道進攻會天雨雪賊兵絕其後路兵
潰散薛琮死之阿爾泰因以此劾桂公
上令兵部尚書福公隆安來讞其獄命公爲内大臣統南路官兵南路
山勢嶄絕軍次達河之翁古爾壟山尤險峻而溪南布勒山頂有賊壘
與達河互相犄角攻五閱月弗能下十一月溪水消落乃派兵之蹻捷
者偕土兵半夜渡溪攀援直上布勒躍入卡出其不意盡殲其衆而北
岸官兵直攻翁古爾壟賊方出拒布勒官兵復以飛礮擊賊賊遂驚潰
因分兵南北岸夾起而進直至美諾之南山僧格桑逃占古而溫公西
路之兵亦至小金川遂平捷聞
上命爲定邊左副將軍由南路戶部侍郎豐公昇額亦爲副將軍由北
路與將軍溫公福分兵三路進攻金川溫公由西路之空喀豐公由北
路之凱立葉而公攻喇穆山梁以三十八年正月朔半夜由大雪中進

發逹得當功噶爾拉各碉其餘攻之未下是月仍授禮部尚書四月晉
太子少保而索諾木誘小金川降番掩襲空喀後路斷登春糧道時溫
公在木果木兵潰溫公陣亡小金川之地復皆為賊據美諾等相繼被
陷公聞信先使五岱率兵救之不及乃派兵凡西南兩後路小金川降
番皆收其軍械毀其碉寨悉調來營以絕其響應時賊已得志將斷當
功噶爾拉後路每夜從高下峽而軍心鎮定且副都統奎林副將劉輝
祖參將劉倬皆悉力拒戰每日夜十數合殺賊頗眾賊人料不能動而
所得木果木各營米糧財帛甚多莫有戰志於是求撤兵
上亦命公整師而出另籌進勦遂授公定邊將軍於七月由當功噶爾
拉親為斷後退駐達河是時
上添派京城健銳火器營吉林黑龍江伊犂厄魯特等兵五千名命以
國初變星阿所佩定西將軍印授之公仍統西路之兵南路則屬明亮
北路則屬豐昇額皆為定邊副將軍而舒公常以參贊大臣至金川河
西日傍山攻擊牽綴公由南路至成都尋至鄂克什軍營至九月各兵
俱集議先收復小金川公集諸將問計先攻何處諸將或以為宜由南
山或以為宜從中路未定獨番人木塔爾謂此兩路皆去年進攻日久

之地賊知其險要必益力守禦恐徒延時日無益北山直藏噶山雖峻而山之西南即美諾山之西北即占古若派兵先攻中路之碉卡以殺其勢而別派勇幹大臣上北山直下美諾則已出中路賊人碉卡之後勢必望風奔潰即可以得美諾公熟思久之深以爲然遂定計以十一月十一日派兵由中南兩路進兵賊方悉力堅拒而派登北山之兵已入其嶺頂之從山西下中南兩路之賊知將襲美諾各驚散去於是復美諾收占古凡七日而小金川全復奏入

上嘉其迅速賜詩褒美三十九年正月十日五更冒大雪由當功噶爾拉進兵抵喇穆喇穆左右山梁南北遙亘上列八碉極峻險堅固番人守禦亦倍於他所至二月克羅博瓦山梁晉太子太保六月克色淜普山梁七月克達爾圖布達什諾喇穆喇穆日則了口等處八月克該布達什諾等處賊酋僧格桑死於金川番人獻其尸是時官兵在金川河北望宜喜日傍東面山勢險易一一可見而明亮同舒常在山西駐兵日久尚無進取之計公乃指畫形勢遣海蘭察率兵往助之由是宜喜之兵亦逾山而東盡克各碉與南山之兵相望豐公昇額駐札凱立葉者亦阨險不得進自宜喜既克公復遣兵往助豐公於是北路官兵亦

逾險下至於河濱九月克默格爾山梁十一月克過格魯古了口十二
月克日爾八當等寨奏入
賞戴雙眼花翎補授御前大臣四十年正月克康薩爾等處二月克甲
爾納堪布卓各碉四月克甲索得楞山梁五月克下巴木通等山梁六
月克遜克爾宗山梁七月克章噶等處八月克勒烏圍勒烏圍在刮爾
厓北與索諾木官寨互為犄角故其寨亦高大堅實官軍用大礮毀其
碉牆賊更穴地死守至是乃盡克之進兵至刮爾厓之上尚有餘碉未
下而聞索諾木之母先往河西將收集餘眾合力抗拒公乃遴選精兵
閒道下山直至河邊於是其母與索諾木音信斷絕遼遠不知所出公
乃使人及降番等往諭之其母遂偕官兵詣軍營公居以別帳俾作書
招索諾木時官兵四面合圍索諾木官寨晝夜用大礮轟摧索諾本窘
迫既得其母書乃於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率其妻妹及各頭人至營
乞降請命金川全境至是俱平
上遣副都統椿林賚詔至營封公為誠謀英勇公協辦大學士戶部尚
書賜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先是軍營屢次報捷
上知大功必成賜公扇且畫蘭於上題以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且製詩以賜蓋兩金川之平定實
廟算早決其機宜也於是遣大臣侍衛分次獻俘且安置降番於各寨
請設副將同知分駐其地以資約束撫綏定以四月班師回京
上飭禮兵二部議行郊勞禮築臺於良鄉之黃新莊四月二十六日公
至良鄉
上遣誠親王及大學士舒公赫德賜公及將軍參贊將佐等膳次日至
黃新莊
駕幸勞臺公等用軍服甲冑櫜鞬入行抱見禮一如兆公惠自回部凱
旋故事禮畢入京又次日
賜宴瀛臺紫光閣賜紫韁及四開禊袍仍授軍機大臣又繪功臣五十
人像於紫光閣公居第一復
賜贊云西師參贊經歷多年茲為巨擘掄掌兵權誠而有謀英弗恃勇
集眾出奇成勳克聳五月
駕幸熱河命留京辦事八月公六十生辰
上賜崇勳耆慶匾額及御製詩篇如意等物為壽先是公在金川時緬
酋遣人來議入貢事總督械至京師下獄至是部臣請以索諾木母子

弟兄及其頭目正法
上命撤緬使赴西市觀行刑且告之故緬使等驚怖欲絕因
命械至雲南令其歸諭緬酋以震動之明年正月遂遣公赴雲南臨邊
示以禍福緬酋乃先以蘇爾相送歸未幾緬甸內亂互相戕殺又十餘
年而新立酋長孟隕遣使具表恭祝八旬
聖壽願此後十年一貢南徼永寧亦公先聲有以讋之也是年四月大
學士舒公薨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四十四年河決儀封
蘭陽等處日久未塞
上命公往視公謝以不諳河務
上曰如卿豈有不能者乃馳至儀封與總河巡撫及舊河臣詢訪河狀
及現在堵築開引河立攔壩之法且進道府丞倅而詰其潰決之由鑲
裹之術即老兵宿弁亦朝夕咨訪再三體察故凡風水沙土之性靡不
明如觀火乃集料聚夫晝夜堵塞每下樁埽公皆親自臨之然海口自
雲梯關稍稍淤澱下流不暢則上流多潰溢屢築屢開至次年三月堤
工始集四十五年正月兼充翰林院掌院學士日講起居注官五月留
京辦事十二月

命勘浙江海塘工程奏請修魚鱗石塘與柴塘並建以資永久四十六
年二月
命辦巡撫王亶望案件事畢復順道勘高堰等一路河工是時蘭州逆
回蘇四十三年作亂
上命大學士和公珅督勦稍失利乃
令公督師四月至蘭州賊衆數千人據華林山死守公四面設圍絕其
水道賊旅抗拒皆殲戮之遂獲賊首等解京師皆置之於法適甘肅令
監生納粟以實邊儲年久虧缺日多
上命公往按事畢復勘河堤工時河復決青龍岡留公督辦而令公子
侍衛阿彌達祭告河源明年六月始合龍九月浙江巡撫陳輝祖與藩
司盛柱互訐公往讞其獄四十八年二月復勘河南蘭陽十二堡堤工
回京管理戶部刑部事務四十九年五月甘肅鹽茶廳回子張阿渾作
亂渡河而南破隆德靜甯進圍伏羌總督李公侍堯尾追不及
上遣海公蘭察福公康安等帥師往勦復命公督之至則敗賊於底店
進圍石峰堡阿渾等窮蹙乞降械送京師逾月事平敘功予輕車都尉
世職八月復

命督河南睢州堤工三月工竣五十年舉千叟宴奉巵上壽領班入宴
賜詩以寵之六月
命閱視黃淮清口情形十月回京
賜調元錫瑞匾額五十一年四月再勘清口堤工八月公壽七十復
賜平格延祺匾額及御製對聯九月按浙江平陽縣黃梅重征之案十
月回京總理兵部事務五十二年七月復勘睢州堤工適臺灣奸民林
爽文戕官爲亂
上以公素諳軍旅如有所見據實奏聞公以大兵進勦宜扼其要害分
路前進庶幾易於埽除
上然之十二月回京五十七年西藏廓爾喀平
上命圖福公康安等十五功臣象於紫光閣以公參帷幄贊襄之任亦
得與列位第二五十九年
今皇上正位東宮典禮隆重一切皆公與禮臣斟酌定議六十年冬
上以御宇周甲將行內禪之禮而隆儀盛事古所罕見公亦敬謹定議
儀注斟酌盡善比至嘉慶元年正月元旦公仰承
景命於太和殿上捧册授寶及初四日再舉千叟宴公進觴上壽如前

視履考祥周旋中禮百寮及外藩貢使皆驚喜相告謂重臣耆德實
國家之上瑞也八月公八十生辰又
賜介眉三錫匾額及對聯御製詩如意等物九月辭管兵部十一月公
疾
上遣醫診視且賜蔘藥頻加慰問至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薨逝事聞奉
太上皇敕旨大學士公阿桂老成練達辦事多年自平定西陲時即隨
同出師旋經理新疆事務周詳妥善懋著勤勞嗣勦辦兩金川以將
軍重寄秉承方略堅持定見克蔵膚功特封為一等誠謀英勇公賞給
四團龍補服黃帶紫韁紅寶石頂雙眼花翎圖形紫光閣以旌殊勳續
自簡任綸扉綜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餘年前因撤拉爾及石峰堡回
匪滋事統兵勦捕立就殄平復加恩賞給輕車都尉世職令伊長孫承
襲疊沛恩施正資倚畀邇來雖精力稍衰兩耳重聽猶照常趨直夙夜
靖共頃聞患病頗劇即特派皇三孫貝勒緜億御前侍衛豐伸濟倫由
熱河馳往看視並賞賜陀羅經被仍著為調理或可就痊茲聞溘逝深
為悼惜仍著緜億並另派散秩大臣一員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加
恩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任內降級罰俸處分俱著開復所有應得卹

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以示軫念耆勳至意九月
上親臨奠醊並賜祭葬諡曰文成公享年八十有一配瓜爾佳氏累封
一品夫人乾隆三十年卒子三人長阿迪斯襲封一等誠謀英勇公歷
官戶工二部侍郎今官固北口提督次阿思達筆帖式次阿彌達官至
工部右侍郎皆先公卒孫六人長那彥瞻承襲一等輕車都尉官乾清
門侍衛次那彥寶由生員今官乾清門侍衛次那彥成乾隆五十四年
進士今官工部尚書次那彥柱次那彥福次那彥堪六品蔭生曾孫六
人崇綬五品蔭生容安六品蔭生崇喜崇德崇義增壽皆幼以嘉慶二
年十一月二十日葬於左安門外之楊郇坊文勤公墓左公器識宏遠
智計沈密遇大事必籌其始終得失計出萬全然後行之雖在
萬乘之前不輕爲然諾及其肩荷大任次第措置有時
詔書敦迫從容陳奏亦不肯苟且以就功名故所作必有成而
聖明專心委任雖延時日必令其悉心展布不强爲催促也生平善知
人自大帥以至偏裨咸稔其才且察其性情隨所宜而任使之又均其
勞苦差其等第從不以喜怒加人故爲所用者皆得其死力戰勝攻克
各疏其功以上之故將校中封公侯出爲將軍都統提督總兵者甚眾

及爲宰執管尚書事聞人廉潔勤幹者輒以陳於
當宁二十年來總督巡撫亦公密薦者爲多自少留心史事凡古今成
敗治亂之迹與邪正進退之機皆默識其所以然遇有績學勵行之士
教以修身直節以成大器而於佻巧營求之輩必痛絕之蓋文勤公以
重望著於
朝端一時名臣鉅老法家拂士咸與訂道義交公時聞緒論用以自淑
極欲與諸公方駕後先至開疆拓土武功烜赫適際時會之自然非公
意也昶鄉會試主考同考官多出文勤公門下是以爲公所知自軍機
從在軍營幾二十年公事之餘笑言款洽無所不盡故竊其生平大概
如此乾隆四十一年凱旋後昶爲鴻臚寺卿多暇日公出文勤公所撰
詩文屬以編次成德蔭堂集十六卷又以文勤公平生事實屬爲行狀
公讀而善之昶乞老歸田後二年至京與千叟宴別公歸又二年而公
薨今年正月驚聞
高宗純皇帝鼎湖大故入都恭謁
梓宮因得哭公之墓而公孫那彥成以所撰年譜見示俾爲行狀公功
在

國史名在天壤無籍於私家志乘然册府所藏士大夫罕得見之故條
繫事件以示藝林至年譜悉本
諭旨及
御製詩文各集并公所上奏章不敢有所增飾昶亦悉仍其舊爲嘉慶
四年十二月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予告刑部右侍郎王昶謹狀
又附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洪亮吉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勳簿官閥生卒歲月具載
國史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酋索諾木也已百
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
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
枕公不答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臥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
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
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諾木他
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何待今日哉吾
故以爲不若高臥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

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昳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札處不知阜數折已遇賊砦賊望見即率獷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裹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則賊馬十倍于我寍得脫耶前一事余直

內廷日成親王為言之後一事在文淵閣石經館公自言之

純皇帝末年和珅橫甚公業知不能制每朝夕同入直必離立數十步外和珅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荅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臥直廬吾友軍機章京管君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

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實欲

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余登第日公

矣

為讀卷官擬第一進呈余素不習書公獨賞之嘗謂吾友刑部郎孫君
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博不知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
一毫館閣體耳

又附書阿文成公遺事 孫星衍

故公大學士阿文成公出師萬里位極人臣
天子郊勞雲臺畫象豐功偉烈載在史冊無事宣述星衍前官翰林及
尙書郎以上第上考受公知從公游九年竊公敬
君敬事知人愛士之量一二端謹書于方以識名臣言行焉公承文勤
公家教進止溫恭起居有常處每朝先五鼓起入
禁廷坐直房待旦不假寐諸曹史屛息室內外如無人召閣部直事官
詢
上折記閣本與歲時應舉掌故及一日所折獄備顧問始入
內朝有覆奏槀必親檢閱無誤字乃進御或
上輦經直房侍者下戶簾公從室內起立垂手候鹵簿過始復坐常惡
公牘繁冗顧令星衍即坐隅刪之稱意因曰例文如屋下架屋耳値纂
修歲安得好手筆刪之晝諾至恭愼每署日稿尾雖遇倉卒運末筆如

有力千鈞議政持平舉大體無私見無拂人情背經術言不肯輕重法
探
上意曰
上聖人也儻意不在是行之後以爲比法安得平耶日餔退朝門無私
謁洎如也比部郎某與公議事不合公嫌其戇直已而卒予特擢郎有
傴僂而勤政者公舉任劇郡及入覲
上亦曰人果不可以貌取也公嘗省人以所忽不許人以炫長故樂爲
公用者眾舉朝無奔競風所薦舉中外官蒙
上柄用皆有清正聲其人或知或不知公未嘗以機密言告于外始星
衍殿試時公奉
命讀卷有訾策中貳臣傳一語者大學士彭公尚書紀公曰此卷不入
十本吾當引故事特奏御公見讀卷諸公且爭執起持星衍卷曰吾亦
賞其條對詳核遂前列及奏御
上拔置第一以誤字改第二稱此科得士能讀書公教習庶吉上召星
衍謂曰吾以畢督部言知汝學有根柢當除名士氣及星衍改官比部
偕同歲生馬履泰謁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禮曰吾爲郎官時無

此禮也先是中臺官謁長官皆長揖因親王領部乃有膝禮俗相沿不能改故公言之又謂星衍曰學成亦大難勿以習律令廢舊業也及星衍授監司謁別公公曰外間風氣非一人能變亦勿以聲名身命隨人轉移汝起家高第能自愛吾所知餘無他言矣公孫侍郎那彥成公後入翰林以公常稱道星衍在京邸時屢過從考論文史星衍別公未三年而公薨于位及官外臺思公言歷歷如有先識今雖欲聞公敎飭不可得徒揮泣記公遺事以質之公孫雖不賢識其小者亦使後世知公爲

國元老建大功又能以功名終而昌厥後蓋有古名臣度量而得于家學及稽合于聖經者至深醇也

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文定梁公國治墓誌銘　朱珪

乾隆丁未秋八月大學士梁文定公之喪歸于浙適珪將案試湖州遇之于塘西既哭公于舟其孤以公年譜泣而請銘珪不獲辭案梁本嬴姓其先出於伯翳由新昌而遷於豐山之梁巷郡者曰國鎭公稱東梁至公十有七世爲會稽人曾祖諱廷仁祖諱一能考諱文標官刑部陝西司主事後皆以公貴累誥贈如公官妣陳太夫人初公考官刑部司

獄恤囚有陰德曰彼自麗於法耳何爲庾苦之下獄者皆德梁君已而
生公諱國治字階平號瑤峰有兄國泰早卒事嫂馮甚謹官戶部侍郎
時以己官貤封焉公年十歲居陳太夫人喪如成人十四以制藝書法
見賞於學使崔公紀籍順天通州入學第一人十七丁外艱十九舉乾
隆辛酉科鄉試明年考取內閣中書改歸本籍戊辰會試中式殿試一
甲第一名
賜進士及第授職修撰垤登公榜同爲翰林官未幾以繼母吳太夫人
憂歸乾隆十六年散館十九年遷國子監司業二十一年充丙子科廣
東正考官復
命奏對稱
旨命往廣東以道員用明年補惠潮嘉兵備道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至京以卓異引見
特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以巍科清望出試吏事至是超擢卿貳
聞者翕然明年主壬午科江西鄉試旋視學安徽擢吏部左侍郎三十
年調江蘇學政提唱羣雅鑑別茂異江南北士蔚然宗之會以署廣東
糧道失察折色事牽連落職就勘明年事白授山西冀甯道三十二年

授湖南按察使時珪司臬湖北公道經武昌登蛇山巔浮白談契闊終
日不及塵壒事三十三年授江甯布政使明年擢湖北巡撫兼署湖廣
總督及荊州將軍印是時官兵征緬甸振旅過境公躬芻拊且鎮之庤
行無譁奏定施南府屬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學增額有差三十六年調
湖南巡撫公以經術勤吏治清風惠氣不嬈以孚三十八年
特旨內召直軍機處署禮部侍郎珪致書於公曰閣下以封疆大吏入
贊密勿願以清吏源培民脈端士氣三言為獻公不以予為迂也三十
九年
命直南書房補戶部侍郎自是
召對扈從無閒昕夙充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第宅冠服之賚便蕃有加四十二年典順天鄉試擢戶
部尚書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明年以原官協辦大學士歲庚子甲辰
再以扈
駕南巡賜假省墓鄉黨榮焉五十年與千叟宴於乾清宮殿上夏授東
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公以文學受
知在

帝左右敬愼縝密寵利不居潔躬沖度粹然儒者在昔有宋龍首入黃
扉者九人有明一代十有七人而我
皇臨御五十餘年以來邁其三焉公躬際
文德武功之盛雍容大雅退食沖淡有不愧讀書宰相者其天性學養
皆不可及也公體素淸癯五十一年仲冬望日疾作
上遣醫官暨侍衛傳旨存問越月十三日壬子考終奏聞
上軫悼晉贈太子太保命皇子往奠賚白金千兩治喪賜謚文定公始
終承
眷惟其端醇勤愼信之者深也詩文著錄若干卷稾藏于家配徐夫人
生一子和凝先卒簉唐孺人生子五承輿議敘州同爲世父後卒承雲
欽賜舉人承冀卒承綸承福女幾人孫幾人某某公生於雍正癸卯年
十月二十一日卯時終于乾隆丙午年十二月十三日巳時年六十有
四某年月日葬於紹興南門外乾溪之五台山銘曰
文曜降斗麟題鳳苞守器在廟天球赤刀元功無名大美不佻當無有
用去來逍遙芘爾世德稽山之椒

又附梁文定公年譜書後　章學誠

文定之大魁也臚唱前二日故大學士滿洲傅恆文忠公忽晚對時文忠與讀卷糊名猶未啟
上遽問第一何人文忠對曰梁國治
上問何由知之文忠曰軍機行走中書臣素辨其字跡故也及奏名
上不復易文定生八歲贈公官刑部主事故大學士錢塘梁文莊公於贈公為同姓兄弟館贈公家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故事一甲三人臚傳歸第順天府官以儀仗鼓吹送歸而板書狀元榜眼探花分牓於門以為盛事時文莊牓懸贈公門及文莊遷居移牓新第贈公顧文定曰丈夫貴自立假借門第子弟之不才者也文定方幼聞惕然有省及文定以第一人歸第牓題留文莊家不復移文定生朝十月二十有一與伯兄生同日伯兄蚤世故終身不稱觴及秉樞要壽日賀客盈門文定下值即避居靜室或潛窺之淚涔涔不自禁也事孀嫂禮敬如母撫湖北時聞李甥堯棟入翰林塾稱子適有慵學而嬉者嫂召文定至前責其不課子語涉煩瑣文定欲退出嫂遽呼曰若厭聞吾語耶即指所坐堂下曰若姑止此因故為絜沓數責之聞者至不可堪文定不少動俟嫂氣漸平始徐徐出一府賓客傳為異聞文定訓子弟曰為學必能變化

氣質乃爲見功否則騰口說耳文定生平無疾言遽色人謂性之優也文定自謂少頗卞急二十歲許力矯持之漸近自然以此知人氣質無不可變者也門下士有求薦按察使幕主刑名者則曰心術不可不慎其人請改治錢穀則曰人知錢穀善於刑名不知錢穀厲人十倍於刑名也座客訝請其說文定曰余長戶部有年每判錢穀文牒惴惴如刑部長官之勘鉅獄殆過之也夫刑名不慎不過殺一時人所殺亦必有數且亦人所共知錢穀而不審慎當時不覺近數十年遠或至數百年常有無窮之人被其流毒且未有以已也妹婿李君浚原故長者方解宣化知府寓文定青棠別館坐客偶言遊士姓名李實未悉其人遽曰其人佳士文定色然戒曰人豈可苟譽乎李曰覈實則近於訾人矣曰譽且不敢況於訾耶且松柏自貞無故貞之松柏不足爲喜蒲柳羞矣蘭芷自馨無故馨之蘭芷不藉爲榮蕕蕭怒矣故君子之於言也德怨之所府也榮辱之所樞也必也出之如不得已則寡所尤文定精於衡鑒主江西試得一卷賞其閎肆取列前茅俄房考薦文有以簡練賞者文定一再閱曰二卷面目迥殊而神氣陰肖殆出一人之手故爲貌異眩有司也因併斥之且誌其說於卷已而果然江西士子至今以爲美

談遭逢

國慶朝士擬進詩頌辭賦先錄副稿求正文定文定戲糊銜名俾學誠試第甲乙學誠擇其雋者居前文定覆審乙其首選曰文佳而意有所逢非誼士也文者心聲言語之工則其貌也故論文宜辨心術有門下生一朝晉謁干請至六七事皆非可輕易得者旁觀至爲咤舌文定色不動徐曰事待商量可也其人既去座客或笑其妄文定曰躁氣見矣恐有憂患其在家庭閒乎俄報丁其父憂其靜鑒如此愛才樂育數歷中外所至名士如歸晚秉樞要門下從游益廣氣類異同兼收並蓄外雖渾穆中自分別不啻涇渭之攸殊也嘗訓諸子曰余少長貧賤見學子得列名鄉校望之如登天然今若輩見翰林甲科出吾門者視同儕輩比於農子可謂不知稼穡艱難者矣若輩不自努力一旦及父終年猶欲視同儕輩者假若一顰笑矣乎文定篤故人誼貧賤舊交一飯之德既貴未嘗不酬學誠初進謁文定一見遽曰余闈中得子文深契於心啟彌封知出吾鄉益喜訝素不知子名詢鄉官同考者亦曰不知聞子久客京師乃能韜晦如是然子之令先公則吾所仰企者也學誠訝其說文定曰令先公乾隆元年舉順天鄉試順天府新舉支旗匾銀例

取鄉官書諾其時吾先公實官刑曹爲令先公具名余時猶童子塾吾先公命出揖客識令先公今四十二年不得再面不謂闈中無意得子文也余有四十年前舊交而亦交於令先公者錢塘舉人張君果今僅存耳因作書馳報張君時張生八十年矣文定下世今七年門下之士落落如晨星之相望昔居京師送文定歸喪諸孤方輯年譜正於學誠聞亦附商一二覽年譜有未盡擬別爲文以誌通政參議桐鄉馮君應榴於文定爲年家子其少長尤爲文定所賞識亦以所見聞者寄示學誠云文定門庭自易簀時盛衰若寒暑然昔文定與其尊甫翰林封通奉公浩同出故翰林黃陂李君金臺之門李君罷歸後再至京師寓文定邸第大病垂死文定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而通奉公奔走視疾無寧晷也後文定撫湖南北又爲李子援例入官今文定諸孤貧甚復有文定其人之報文定者乎

東閣大學士文端王公杰墓誌銘　朱珪

韓城王相國受
兩朝恩遇嘉慶七年年七十有八矣以老疾屢陳告休
上鑒其誠俞所請明年公歸

上存問不絕甲子冬公年八秩先期
上命陝西巡撫方公維甸齎捧御製詩額珍服就賜其家公拜受驚寵
諏日啟行及臘抵京謁謝
命肩輿入朝扶杖
召見賜以詩乙丑正月七日面對敷陳無隱翌日之夕珪猶就食於公
寓十日以考終聞
上驚悼加贈太子太師賚白金二千兩治喪謚文端嗚呼公可謂忠清
上達矣其孤埥時壎時奉柩歸埰時以狀請珪為文表其墓珪不得辭
案狀公諱杰字偉人號惺園晚號葆淳王氏先自洪洞遷韓城五傳至
光祿公石門主簿諱廷詔娶吳夫人生子三公其季也四歲隨考至浙
八歲能書大字十八入學從武功孫酉峰游聞關閩之學癸酉拔貢引
見以教職用丁父憂尹文端公總制兩江聘入幕司書記文端內
召薦之蘇撫桂林陳文恭公聞性命躬行之說益自信已卯中副榜庚
辰舉於鄉辛巳成進士殿試
高宗純皇帝擢第一人見諸詩受知之始也壬午充湖南鄉試副考官
甲申督學福建丁亥授侍讀戊子晉左庶子十月擢侍講學士己丑遷

少詹事充武會試主考官辛卯充日講官直南書房晉內閣學士典江西鄉試督學浙江甲午署工部右侍郎授刑部右侍郎乙未充會試副考官丙申再視浙學丁酉署禮部侍郎轉吏部右侍郎充四庫三通國史諸館副總裁戊戌充會試副考官己亥轉左侍郎典浙江鄉試充武英殿總裁庚子三視浙學壬寅授左都御史癸卯丁毋憂甲辰卽家擢兵部尚書趨赴
行在謝恩
高宗曰汝來甚好君臣之情當如是然汝儒者朕不欲奪汝情歸終制可也公感泣時
駕相遇於行帳歎曰
上待公不薄哉乙巳服闋充經筵講官丙午
賜紫禁城騎馬是夏充尚書房總師傅冬直軍機丁未拜東閣大學士總理禮部充會試正考官
賜花園住房各一所戊申臺灣平圖形紫光閣己酉充會試正考官平廓爾喀再圖形閣中冬罷尚書房行走庚戌充會試正考官加太子太保辛亥仍直尚書房甲寅冬

賜聯額如意珊珠冠服爲之壽丙辰以足疾辭退兩書房軍機禮部事
戊午仍直軍機己未
高宗升遐
上親政命總理喪儀充
實錄館正總裁以腹疾請休奉
旨慰留命扶杖入朝辛酉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壬戌再以疾固辭
予告在家食俸加太子太傅癸亥同籍
賜御杖人葠御製詩寵其行歸里後奏摺
批答如家人禮明年公與程夫人齊眉開秩謝
恩赴闕兩旬而薨於邸公生於雍正三年乙巳十月二十七日寅時終於嘉慶十年乙丑正月十日子時壽八十有一其少壯備嘗辛苦三十七成名洊歷魁臺四十年受
兩朝知遇始終無閒持文柄者十二次人不敢干以私在軍機相位和而不同耿直清介正色直言可謂有守矣珪於公忝先進而公洊九列珪稍迴翔故往來蹤跡頗疏男錫經再喪偶未斂曹慕堂宗丞適爲公女相攸某氏公不欲曹曰有一人遲則將爲他姓得耳公問爲誰曹曰

朱石君之子弦斷矣公曰石君前輩我重其人必有後君其爲我謀之曹來弔曰有一言郎君必將續娶作伐者待我可乎予怪之已而予妻弟陳奉璽至其言與曹同予益詫問乃知出韓城意予曰姑待期年後再言可也予感公之相知明年問名焉嗚呼公以素心相質重以婚姻眞直諒友也嘗以爲學品似王魯齋甲第同康對山著錄若干藏於家側室姚黃子四埰時主事銜埰時監生先公卒埴時蔭生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堎時廩生孫九駉駒騭驌篤馚騫馳馴十一月十一日卜葬於縣北原高沙岸新阡銘曰

龍門之陽黃河之西實生偉人魁杓參觜金華文憲武功對山品第兼之三達孰班蹇蹇色言介介進退不磷不緇寡尤寡悔兩朝知遇八秩去來篤實光輝生榮死哀夏陽北京豐碑屹屹何以表之如綸如綍

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幷序 姚鼐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遷陝西韓城居五世至石門縣主簿諱廷詔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妣吳太夫

人生三子長濬仲澈公爲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拔貢生得教諭
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所居幕府尹文端公繼善陳文
恭公宏謀之爲江南督府時也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
隆庚辰恩科中鄉試次年恩科中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
純皇帝親拔爲第一引見風度凝然
上益喜授翰林院修撰由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
直南書房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母
喪回籍在籍擢兵部尚書
詔服闋赴職充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爲上書房師傅直軍機處乾
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
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肚頏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
和珅附公素行無疵瑕
純皇帝知公深和珅雖厭公亦不能去也如是數年及
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攄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
獨居意嘗邑邑深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不能具識而至其入陳
禁陛裨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

病乞休
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
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淸風兩袖返韓城茲足以盡公生
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
御詩及頒賜諸物公季冬入都謝
恩留至十年正月十日薨於京邸
命榮親王奠醱賜銀二千兩治喪又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諡
曰文端公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江西浙江考官一
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於門下士相愛甚篤然未
嘗少涉私引教之必爲君子而已夫人程氏四子主事埰時監生垿時
武選員外郎堉時廩膳生堜時孫九人公葬於韓城北原旣立神道之
碑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作大臣之度遠思邈邈去名釋
功匪矯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志宏歉而不懌
天子知之降予載赫著厥儀形紫光之閣顧思德音公逝弗作過墓思
敬瞻此穹石

[illegible]

碑傳集卷二十八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十四

DS
734
.C56
v.14

碑傳集卷二十九目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上之上

光祿大夫予告都察院左都御史勤恪楊公汝穀神道碑 沈廷芳
大司寇劉清慤公吳龍墓誌銘 陳宏謀
戶部尚書張公楷墓誌銘 代某撰 王元啟
吏部左侍郎俞公兆岳傳 李文藻
尹先生會一傳 顧棟高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尚書謚文肅王公安國墓誌銘 汪由敦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上之上

光祿大夫予告都察院左都御史勤恪楊公汝穀神道碑 沈廷芳

乾隆五年春正月致仕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公薨于家遺表進奏
天子曰噫此予三朝老臣也前以衰病乞休特允所請俾養餘年今聞
溘逝實深軫惻應得卹典所部察例以聞例具上
賜諡勤恪予祭葬碑文
上親定焉十一年正月十日其孤葬公于縣之石門湖山莊公諱汝穀字令詒號石湖世家荆楚明初始祖某以軍功封懷甯世襲武德將軍曾祖某襲職祖諱廷試官衞守備署眞州遊擊有德于民考諱昭雍篤學至孝行善于其鄉以公貴俱贈如公官曾祖妣鄭氏祖妣李氏妣曹氏俱贈一品夫人公孝友肫摯有大節言行一主于誠自爲諸生卽自刻厲論說爲文本仁祖義康熙庚辰進士授江浦縣令清操如水而多平反旣奏最擢祠祭司主事陞本司員外郎儀制司郎中選擢四川道監察御史巡視京東城豪猾不敢犯法除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調奉

天府丞士民胥戴以右通政旋京擧轅泣留者盈數百里雍正初果遷
通政使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轉左公念中樞要地乃益夙夜在公經
理周密署吏部侍郎
今上嗣位轉戶部左侍郎卽拜左都御史公論議持正不事丰稜而獨
行其是羣稱不威而肅尋以老病乞歸
優詔答之謝恩
召見
上曰卿耆德大臣榮歸鄉里全始全終最稱難得還家誨爾子孫讀書
立品教導梓里士民各爲善人鄉先生足爲矜式公頓首謝言臣身還
田里心戀闕廷惟望
陛下萬幾之暇節勞自愛
聖躬臣優游化日會當重仰
天顏奏畢而泣
命仍食全俸賜予甚厚公前後主鄉會試均稱得人祭告山川陵寢四
次俱垂槖歸屢荷
恩賚

主上鑒其清介也歸時舉朝祖餞東門者甚盛莫不歎羨謂榮于公家少尹既歸杜門家訓益嚴而于族黨閭則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必磬其誠敬衆皆悅服曰潞公涑水再見于今日矣及疾篤遺令惟拳拳于報國克家無一語及私者享年七十有六平生立朝終初一轍官御史時疏凡數十上嘗劾南陽鎮兵不法因言河南營多姦人竄名行伍倚勢擾民請悉除之及貳中樞歷副相遇事必言如請修中樞政考以定章程八旗事件一體定限以重旗務酌定武職加級紀錄抵銷之例以念軍功令山陝各省報驛馬倒斃以恤驛站武昌岳州添設馬兵俾得更替以軫營汎題補武弁應陸續分別赴部不致營伍空懸以嚴防守他若陳銓政籌積貯清科場釐榷稅重部務諸疏實關廟廊大計每進見于朝常國是性學微言必竭誠敷奏其密勿贊襄有家人不及知見諸天語而得其崖略者恭順而不隨正直而不激務引其君於當道嗚呼若公可謂古之純臣也已娶劉氏封一品夫人後公若干年卒男五人繩孫瑞州知府振翰康熙戊戌進士候補中書舍人先卒綏雍正己酉
欽賜舉人候選知縣世承乾隆丙辰舉人襲蔭候補主事現督捕司郎

中女一人適通政司經歷任世沛孫十一人超恆乾隆丁巳進士沂水知縣大猷乾隆戊午副貢生大任今改名曦國學生大醇郡學生大元國學生大鵬戶部湖廣司主事大觀大智永甯大紳德馨俱國學生孫女六人曾孫二人爾熾爾爵曾孫女二人公既葬其孤以狀俾銘其外碑廷芳受知最深烏敢以不文辭乾隆十年冬以奏事

召對蒙

垂詢舉主廷芳以公姓名奏

上亟稱老臣惜其殂謝者久之今撰次公事實感厥心爰謹述其關係

天下國家者而不敢阿以私體公之志也銘曰

惟楊之先系出關西太尉祖孫忠烈名齊代遷于荊食邑于皖奕葉武功克勇克懋積厚累仁篤生我公性秉純孝翼翼雍雍平居志養疾籲身代禮意交深誠發乎內忠求孝門從政亡華匪務名譽曰承厥家勩歷中外三朝一節顯諫讜讜在敬以直

皇帝曰咨女予舊老

賜坐暨饍善頤胡考公拜稽首引年乞身歸田沐化盛世幸民

詔書存問彌隆黃耇孰享其終而榮而壽公之勳德方策大書嗣芳有

後世觀型諸

大司寇劉清慤公吳龍墓誌銘　陳宏謀

乾隆七年大司寇南昌劉公以疾在告

皇上特遣御醫診視公疾不起

上聞震悼命散秩大臣率同侍衛往奠並頒帑金庀喪事禮臣繼以卹

典上請

賜諡清慤給葬如禮嗣子成廣等扶櫬還南以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葬於祖山之原具幽宮片石請銘於公之執友江西巡撫某嗚呼公自雍正癸卯官翰林洊歷大司寇凡二十年由翰林改吏部歷御史給事中光祿寺卿持臬安徽提督順天江南學政晉通政使擢左都御史總持風憲累爲鄉試會試主考及同考官中間爲翰林者一年爲吏部者且十年任事最久余與公以同年進士同官翰林後又同官吏部知余最深以道義相磨厲晨夕相處悃悃款款而語不及私得公觀摩涵育之力良復不淺迄今追思往事有如昨日而公遂不可復作也今其子來請余銘余雖不文不可得而辭按公諱吳龍字紹聞號平田江西南昌人先世本閩籍遠祖允迪偕弟允濟遊朱子門登隆興進士官江右

移家玉山縣再遷南昌之梓溪代爲望族高祖一琮仕鄱陽縣訓導曾祖昺祖丁爲庠生有名父起咸克守家學不求聞達以公貴贈祖父通議大夫祖妣張氏妣萬氏並贈淑人公生而岐嶷性簡重不苟語笑容貌肅然留心實學爲文沈潛深邃一如其人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康熙癸巳以毛詩舉鄉試雍正元年癸卯成進士選庶吉士次年冬

世宗憲皇帝以部務棼煩令大臣簡擇老成宿望以充其選公在詞館高安朱文端公深相契重遂以公名奏薦改擢吏部文選司主事職掌銓注條規繁重選人宂雜胥吏巧猾多端公鉤弊釐奸一一洞中窾要無疾言遽色而涖事確乎不拔莫有以私干者每遇疑難轇葛眾議朋興公爲折衷一二語無不帖然心服相國朱文端公今相國桐城張公先後管冢宰事俱倚公如左右手公展盡底蘊實心區畫銓政爲之一清五年陞稽勳司員外郎轉郎中調文選司郎中明年擢掌陜西道事江西道監察御史七年爲刑科給事中十一年轉禮科掌印給事中雖歷任臺垣仍兼吏部事如故

世宗憲皇帝察公純樸廉幹可大用晉光祿寺少卿尋

命爲安徽按察使陛辭之日欽承

清問對曰臣不敢豫設成心惟仰體欽恤明允之至意因物付物而已
抵任後理冤直枉情涉可疑必虛衷參覈不憚再三所平反冤獄甚夥
十三年內擢光祿寺卿隨奉
命管理北路軍需事務
今上登極乾隆元年事竣
召還提督順天學政明年晉通政使三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調江
蘇學政正文體肅學規南北儒風翕然丕振未滿任
特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六年
命兼管國子監事晉刑部尚書公自掌臺院歷大司寇敷陳章奏愷切
不爲浮辭多蒙
俞允他如寶山通州海口高築圍埂以禦洪潮開除京口一帶運河民
賦以便民挑濬九門提督番役不許白票拘人以杜嚇詐所奏並國家
大計蓋公留心經濟不爲目前苟且之策一片丹誠惟思仰答
聖朝倚眷早作夜思積勞成瘵年纔踰艾遂齎志以終惜哉公官翰林
時與余同授徒內城館舍密邇公湛深經術質有其文余空疎固陋然
中心耿耿不以不能風雲月露之辭爲愧而惟懼不克爲淑身善世之

學公有以啟之也余為吏部司封郎公掌銓政已三年每遇乏員引余協辦余以未諳體例不敢執筆公曰凡事視情理何如情理當則體例自合不爾一胥吏優為之盡須吾儕耶驗封司有會審缺主一案少宰某公擬大辟五人余呈稿止坐為首者流餘予徒杖屢爭於藤花廳事前少宰銜之同官咸為余危勸改其稿公謂余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為正今日之謂也余因此決意不改後竟得
恩旨如議歸結凡余有疑難事公徐以片言定者多類此公于事惟論是非不苟同異余或與公所見不符斷斷相持迄歸于一不因此稍存蔕芥每語及官場躁進營求交通聲氣動色相戒有若將浼焉之意公在臺垣所陳奏進退人材剔除宿弊皆關銓政要務絕不輕泄公之慎密持重得大體如此公制作冠冕當代屢秉文衡雍正己酉鄉試庚戌癸丑會試皆為同考官壬子粵東鄉試乾隆壬戌會試並為正主考世稱得士又嘗充大禮記注館會典館纂修官斟酌條例悉有模範可遵守余與公奉職銓曹時敝車羸馬冬一裘夏一葛珥筆於
乾清門外晨入晚歸雖風雨霜雪無阻余以雍正七年出守揚州乾隆三年自滇入覲公時視學畿輔按試趙州遇于城外旅邸握手公仰頌

聖天子稽古勤民之至意爲臣子者益當以大中至正可久可大交相
勗勉匆匆別去及公視學江南余秉臬江蘇雖同官一方竟不獲相見
求如官翰林吏部時之晨夕追隨渺不可得荏苒風塵趙州城外之立
談遂成永別興言及此悲何如耶公受
兩朝特達之知事業在朝廷勳名滿天下天下賢士多出其門將來垂
國史光家乘者余不能悉誌也謹據余聞見所及與平素所奉教誨者
臚列之以掩諸幽焉公生于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五十
有三元配熊氏贈淑人先公歿繼娶龐氏封淑人子四長成承國學生
早卒次成廣廕生成秉成常俱幼女一公自失偶二十年誓不再娶家
子亡始爲嗣續計今連得丈夫子三人謀秉節江右公喪來歸哭于章
江舟次有子嶷然見頭角悲痛之餘又爲公稍慰云公所著有求心錄
廣理學備考註解陰符經參同契共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大圭韞璞遇斲斯彰猗歟劉公嶽立巖廊如彼天漢五星耀芒早年黌
舍專場脫穎騰掣驊騮萬里俄頃雅健雄深文筆天挺蓬山高步儷雅
軼騷根柢經術頓息衆囂改官銓部夙夜勤勞如繩如絲科條煩密振
領挈綱諸曹咸秩銓注不紊猾胥屛跡留部十載選政肅清洊歷臺垣

仍掌銓衡晉階卿貳佐佑
王廷秉臬江左有倫有要案牘不繁奸欺畢照莕無冤民刑以弼教銀
臺之門喉舌所資擢長烏臺百寮是師繄公品望卓峙天墀
帝曰俞哉獻納朝夕往惟汝諧恪共厥職秋官司寇明允作則成均瞽
宗首善之區恂恂士子矩步規趨課文考行仰公楷模公清如水儆襲
羸馬德爲人師虛衷善下細流寸壤咸歸陶冶器局端嚴不苟談笑理
學淵源鉤抉堂奧實踐躬行卓犖高操事
君接友一本純誠朝端標準寮寀儀型允矣吾師大猷是程丸丸松柏
章江之涘斧屋攸存千秋長峙銘以藏幽用詔信史

戶部尚書張公楷墓誌銘 代某譔　王元啟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戶部尚書蒿亭張公卒京師里第先是公總
督倉場值歲飢奉
命視振晨起即往振所視食飲散給餓者如是半月感寒疾力疾弗懈
遂不支拜尚書以老病辭不許疾亟
子假未幾卒方疾亟時余從諸公卿入視帷茵凡榻多寒士所不堪者
及是葬有日嗣孫勤修來請銘余既夙重公清德又以同姓之好熟聞

公家世行事甚悉其何以對公諱楷字瞻式蒿亭其號其先諱孟興者自山西洪洞徙家直隸之長垣曾祖諱成福官總兵
國初內附隸正藍旗漢軍籍以軍功世襲騎都尉授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祖諱世能襲爵佐領授通議大夫考諱源洙候選州同知通議同知俱贈資政大夫妣李氏進士河南巡撫思孝孫庠生成章女贈太夫人以康熙九年正月十七日生公公少沈毅端慤無俗嗜讀書蕭寺足不踰戶閾領康熙壬午鄉薦選授東阿令訟者至公隨事剖決立遣之無羈守累衙前爲酒食肆者月餘俱改他業去縣幾無事爲戊子同考官取士四一死三皆成進士縣絕科目久廣義塾親與講課士踵起設官渡船十二於大河口民尤便之陞朔州知州入覲
聖祖特簡知安慶府公以人生大節惟忠孝司一郡風化之責者宜知所重於是求元余忠宣盡忠池故地於榛莽中闢唐孝子徐仲源墓基皆自爲碑文以記又序刻忠宣青陽集文傳之世郡瞰大江由宜城環江而西地名皖口居七省衝橋圮多溺者公爲斥而新之且移址於南以讓江怒俾得永其成城西南二里爲張家滘石衝波洶立舟觸輒碎鑿內河數十里避之屬令以事忤制府公爲請制府并劾公民起顧留

者千數巡撫特疏爲保留在郡十年無遺便
世宗御極之元年
特旨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饒九南道去之日民扶老攜幼送江滸
者數萬人越江送者復數千攀泣如赤子改浙江參政陞江蘇按察使
轉江西布政使所至有聲其任饒九南道也巡撫素重公名留佐藩臬
二司事常不使之任請移九江關於北岸大姑塘免商船風濤之厄人
九頌其德自江西布政司入覲
世宗一見甚喜謂左右曰張某善氣迎人因曰
召對恩賚不可紀嗣以公平易謹慎陞巡撫江蘇時吳中積逋賦八百
八十一萬有奇加歲額應徵三百五十餘萬困不能償公請限年均輸
得
俞旨吳民歡如更生而謠諑隨起免官赴京禍不測
上獨予寬旨獲保全尋丁資政憂値
今上龍飛起公禮部侍郎公遵例到任三日疏懇得終制服闋補湖北
巡撫楚俗剽悍多輕生其羅織株累者積百餘案公立予省釋民不冤
瘐死科場勒派向爲十郡行戶累奏罷之調撫陝西公念邊陲重地首

積聚而州縣常平社倉徒空名鮮實貯爲設方計與吏始三年偫糗糧
二百八十萬有奇又增貯兵糈二十餘萬於會城於潼關以備緩急其
爲國深遠慮如此榆葭等州郡逼塞外地瘠确歲儉民貸官廩以給本
息不時入逋遂多公極陳邊氓疾苦得
旨予豁免災振逾格請多輒行
上未嘗怪焉興安故道百餘里皆架木壘石俯絕壑又十里五渡一蹶
即漂泊死公遣官入荒巖絕箐中相視築新道置守卒十處行者賴之
再調撫安徽駐節安慶安慶民塞道歡迎聲動城郭公亦視如舊子弟
一撫以寬靜事無擾鳳潁等屬水溢公按戶振給絕濫遺全活無算
召補內閣學士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進本部尙書未履任卒公治
事不任用敲撲事亦無不辦不輕拘禁人民有小不便百計去之若身
疾在癈籍奉養資政極歡時公歷八官而甘旨之奉猶時取給於質庫
爲倉場總督入見
上面諭云以汝做官清故授汝今職其獲信如此李太夫人早世事繼
母蔣太夫人如親母撫庶母弟曲盡友愛遇羣從姻戚皆有恩好獎士
類卒之日篋無百金之儲訓其孫曰貧故士常分期汝不愧爲清白吏

子孫足矣爲禮部侍郎覃恩授資政大夫卒年七十五配姚氏候選同知祉女贈夫人卒康熙四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年三十九姚夫人卒時公年三十七資政議續婚他氏公以有子謝後終身不蓄一妾婢子男一書升候選知州早卒女三壻國學生楊謹布政司理問遲之鐵歲貢生李世璟孫男一郎勤修候選縣丞女二皆嫁仕族曾孫男一敏政女二皆幼墓在廣甯門外柳巷之原以姚夫人祔其日爲十月初七實乾隆之十年嗚呼公取於世薄而心則厚後尙有與者銘曰

扶輿氤氳厚萃而毓聿生偉人秉迪惟篤拊癢摩疴勞心民牧洊撫巖疆白骨咸肉惟公德醇渾然純璞積順抒華動于

帝目爰懋

三朝恩眷日渥不竟其施民何無祿柳巷之原松楸有矗公安歸之忠孝有績

吏部左侍郎俞公兆岳傳 李文藻

俞公諱兆岳字岱禎浙江海甯人父宣琅官大竹知縣公生十一歲而孤母吳知書有志節陳說古事教督公公循蹈義法童而知方康熙中由廩生捐貢肄業國子監期滿授宣平教諭選大田知縣喜曰庶幾乎

少白吾母之教乎則徒步微服抵縣一童襆被隨寓逆旅中訪利病數十日始出片紙召胥隸一縣大驚自是無留獄縣以治調臺灣縣臺灣海外嚴邑多武弁率恃功驕虐民不堪則相聚爲盜公以計捕其魁得一冊脅從者姓名盡載焉武弁欲取功要窮治之公乃置酒召弁飲熾炭行炙出不意投冊炭中立燼弁大詬公好語曰殺人邀賞仁者不爲也大吏聞之以公爲長者卒聽公誅其魁數人而餘不株問也遷開州知州遭母憂去官服闋補松江同知蘇松賦額溢他郡公力言於布政使西林鄂公轉請怡賢親王入告得豁免浮糧四十餘萬石又言海塘易潰宜易土以石上官是其言俾督其役大學士高安朱公出視海塘奇公才特疏薦之且曰兆岳如苦行頭陀年向衰矣及早用之猶可得其死力有

旨召見入對

上甚壯之授青州知府是時雍正五年也其年山東旱公以事至省城謁大府大府召優觴公公曰久不雨

天子減膳撤樂矣爲人臣子忍對歌舞安坐終讌乎立飲三爵趨而出大府怒思中傷之公即引疾去疏入

召詣闕
上望見公曰彊項吏上官所不便朕知其非病也顧宰相曰此人可何
官宰相據例對
上曰俞兆岳非常士也亦拘以例乎授通政司參議適江南海水溢決
壞海塘數處惟公所築塘屹如舊督撫言諸朝特擢公太僕寺卿總理
海塘時崇明湮沒死者相枕籍公出貲格募人掩骼招流民赴工就
食閱七載成石塘七千一百二十八丈自柘林城至金山城凡四十五
里復于金山潰缺險要地捐俸築片石小塘五百五十丈以衛之民得
安堵乾隆改元
今上即位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陛見陳母苦節且曰臣母三十餘而寡又受封例不得旌然臣孤苦無
狀非母不能有今日乞省臣所例得覃恩破格旌臣母
上命建坊祀節孝祠而公仍授階如制公之撫江西也謹身察吏廉民
之疾苦七十二州縣無不達得請免浮糧十餘萬兩革九江贛州二關
額外濫稅如干款除積害十有七事勒之石置石府縣官之門示永禁
七閱月而

召爲吏部左侍郎疏請便省墓至里招故人雅飲論敘出公俸贈族黨置義田百畝族人婚喪祭葬取給焉時海甯方大築塘閣部無錫嵇公總其事公爲嵇門生聞公至使使候公公進使者曰

天子發內府錢築塘而派夫擾及七縣沿隄取土壞民田墓怨聲流道路吾厭聞之矣今日吾不言于師則負師不言于朝則負

君其何以處我使者兼程返告厥明則馬上傳箭諸不便事悉罷到部未久江西巡撫岳公奏公前解關稅較常年缺額九萬餘兩下刑部鞫之實浮滅免銀二萬五千兩除賞官兵其無款可銷者才三百八十兩事在赦前得免議奉

特旨昭雪而公已卒年七十有七公天性耿介能勞苦勇於有爲未至太田時大田民有送妹嫁而失所在者其家訟之官官疑其妹之婿也拷掠自誣服核尸所在云在某所發之無有則盡繫兩姓迎送者公至盡釋去而宿禱於城隍廟誓曰罪人不得則吾當斵廟而去官夜則夢神示以小旗書葦字旦即廟召前所釋人問之曰某以肩輿行乎曰然曰神已告我矣殺人者輿夫也時有二人在廟竊瞰伏泥鬼後觀者衆推泥鬼仆適當二人頸二人面如土即輿夫也鞫之吐實果得尸其折

疑獄誠心推求多類此而築海塘則功在蘇松其法壘層石而中穿之貫以鐵筍其橫犬牙相銜鎔鐵灌之膠結衆石為一水郎甚怒不可動先後督撫如李公衛尹公繼善皆奏上其法為築海塘式公之既葬也有數十人詣祠焚香楮誦佛經守者詰之流涕曰吾儕海塘夫耳酬以茶泥首公像前曰力非不能具牲牢醵錢恐傷公心公不要民一錢者也如是十數年不絕子巨模甯遠知縣鴻赤舉人敦仁山西冀甯道僉事降汀州府知府謹案原編有桑調元撰傳一首不如此詳今不錄

李文藻曰予少時聞人言公守郡遺事惟恐其辭之盡也公嘗冒雪過鄉宦憑協一家索飲協一為言民害數事立除之或布袍棉襪行市井民所苦樂無弗知既引疾僦居府治南民宅父老獻蔬米者日闐于門被

召赴都民罷市遮留三易期而不得行乃夜從二僕自持鑰啓東城門去質明民爭追之無及矣當時肖像范公祠之後樂序瀆久圮而北郭汪公喬年祠前公之去思碑在焉予讀碑略得公名實近客濟南復交公之孫濟陽知縣調元悉其世調元出家傳俾予第之嗚呼吾郡之民猶然俞公之民也今往往以事控臺使擊登聞鼓矣或者謂青州民悍

黠樂訟無仁恩乃當俞公時何其彬彬然有情禮哉

尹先生會一傳 顧棟高

先生姓尹氏諱會一先世山西洪洞人後遷保定之博野凡十三傳而迄先生先生之父諱元弼以先生貴三世俱贈河南巡撫先生生三歲而贈公卒五歲太夫人授以論語諸詩太夫人姓李氏有婦德凡先生親師取友立身制行與居官倉卒應變拯飢救患稟太夫人之敎

天子賜以五言詩海內大吏靡不迂道請見其婦德實古今罕有之先生登雍正甲辰進士歷吏部員外郎出守襄陽五年移治揚州二年擢兩淮鹽運使

今上卽位使督理兩淮鹽政加僉都御史踰年超遷河南巡撫入補副都御史以太夫人老病乞歸養侍養五年而太夫人卒乾隆十一年三月先生服未闋而

天子卽授為工部侍郎是年冬到任前督理江蘇學政戊辰夏陟少宰以勞瘁卒年五十有八前後居官二十年大都廉以褆身勤以供職寬以接下其所歷運使及鹽政諸缺皆世人所視為善地而先生洗手奉公子歸不得取分毫大半盡歸於官中為軍民資本救災卹貧之用餘

則以周宗族鄉黨博野設義倉三城中設輔平倉一城西白河村設義倉一皆出於誠心質行非有所矯飾而爲之也在襄陽日漢水暴溢老龍隄石盡傾先生出帑修治至今爲民賴明年旱蝗大起先生命建八蜡廟於城南是年蝗不入境又明年荆州都統將兵萬人征西過漢江飭造浮橋縣令嚴彙民舟舟人妻子皆號先生饋馬於都統勸令以舟渡軍都統許諾民慶更生在揚州濬兩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揚俗奢侈衣服飲食多不節先生嚴禁之至同年子饋鮮魚亦不受揚俗大變其理鹽政也竈多貢餘鹽故私販不可禁止先生請出官錢買貯之配商紓以禁止私販賴以少息河南四十七州縣大水先生規畫十六事爲民籌居食之計甚備所全獲無算在御史臺甫及半載懇懇款款言人之所不能言即

上所施行者多駮正往往

睿容嘉納方有意欲大用公而先生念太夫人遽乞假歸矣最後視江蘇學政申明小學之教無錫有宿儒高紫超愈輯註小學先生爲板行之一時紙貴有售至一金者方侍郎苞以老家居先生屏車騎徒步造其廬操几杖北面執弟子禮陽湖是鏡時講學于舜山先生枉駕過訪

歸卽草疏薦之其好賢禮士多類此先生爲學刊落浮華直明本性性至孝自始仕至河南巡撫多奉母以行其所設施一本太夫人之敎

天子亦知之至今士大夫傳以爲美談博野舊有顏習齋先生以禮爲敎其徒李剛主先生有續北學編在河南輯續學編在江蘇方謀著道南編而先生卒矣余與先生同登庚子賢書後放廢三十年使節屢臨未嘗通謁乾隆壬申郡人士將祀先生於道南祠子嘉銓請余作傳謹据狀敘之如右

謹案原編有敬陳農桑四務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尚書諡文肅王公安國墓誌銘 汪由敦

乾隆二十一年夏吏部尚書臣安國言臣父卜葬於天長縣西有年矣墨食不協迺有後艱願得歸遷兆域以展臣私

皇帝曰明歲春將南巡江淮汝其從是兩盡也盍待之公拜稽首公素羸病咯血越數月疾大作疏請解職

上知不能視事命從容就道於是朝之卿士咸惜公之去而願公之遄有喜也二十二年春正月病革訃聞

上爲之震悼賻內庫白金庀喪具孤子念孫奉遺疏進得

旨賜祭葬如制閣臣考諡典以聞應法
子諡曰文肅於是念孫件繫公事狀以幽堂之石爲請由敦與公同年
舉進士同館同朝三十有四年熟知公行己立朝志節事業之素其敢
例辭按狀公諱安國字書城號春圃先世蘇州人明初遷高郵歷世載
德潛而未燿有諱開運者治尙書有聲州學是爲公曾王父子諱式耜
通五經康熙戊午副榜貢生澹於仕進敎弟子爲人師是爲公王父公
之考諱曾祿守家學爲諸生研精理學敎授後進雍正癸卯選拔貢成
均母車太夫人生公時夢得古鼎之瑞三世皆以公貴考□誥贈光祿
大夫禮部尙書妣贈一品夫人公復推考妣意以身所得封典貤贈外
父母如其官蓋異數云公生而端重不與羣兒戲七歲就家塾從贈公
受書卽求訓詁大義十歲屬文能自樹立恥爲剿說雷同年十九補博
士弟子員第一康熙丁酉舉鄉試雍正二年會試第一名
憲皇帝親策于廷讀卷大臣有端人正士之目拔置一甲第二名及第
授編修此公受知
憲皇帝之始也旋充
大淸一統志纂修官又兼修八旗志書壬子典福建試十一年遷國子

監司業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遷翰林院侍講奉
命提督廣東肇高等處學政在道陞侍講學士抵任擢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當是時公受
知寖深駸駸嚮用矣公之入詞館也嘗語人曰初謁座主高安朱先生
先生教之曰學人通籍後惟留得本來面目為難退而自省面赧發赤
由是立志堅定數舉以勵學徒其教國子也嚴月課抑營競進諸生講
濂洛關閩之學不沾沾講義嘗曰學當識之于心見之行事講習討論
求其是耳著書垂訓當出之老師宿儒非學者所急也其任廣東學政
也粵東山海邃遠初分兩學使以寬考校之期公所部自肇慶以西達
於瓊儋皆濱海地文風視南海諸郡縣為劣公首飭教官以敦品立操
為多士先接諸生嚴毅有不可犯之色而手一編往復辨論不啻父兄
之於子弟闢學舍為西齋拔士之秀者如干人餼其中親為授業有司
以非禮挫折諸生者公為執持不少屈其有敗羣而害于鄉者即繩以
重法無所貰由是人知學使之任以整齊風教扶樹人材為大地方有
司咸知所嚴憚云
皇上御宇元年澄鑒臣工

特命留任四年報滿
召對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擢刑部右侍郎轉刑部左侍郎五年九月陞左都御史公總率臺綱以激揚為己任會粵撫以某教官登薦剡公故吏也知其人昏耄不可用以實聞
上嘉公不避嫌怨命以原銜管廣東巡撫事公曰吾劾其人而得其位是古人所譏蹊田奪牛也具摺力辭
上不許乃即任昔包孝肅劾三司使而代其任歐陽文忠非之孝肅不避今公事與孝肅類而退然自謝無待文忠之議其後其識蓋賢於古人矣
聖主為官擇人則豈斤斤小節哉陛辭日
御製五言詩以寵其行
聞有老親復拜豐貂文綺之賜粵東文武僚吏皆公所稔悉聞公至飲貪泉者不自安望風引去公與約胥往咎許自新解弦更張治其尤黷無狀者他皆不問嶺南物產素豐海舶往來貨賸瑰麗風俗侈靡政治疲玩不飭習為固然公極意整肅墜廢畢舉倉儲溢羨自制府以下月給白粲若干吏以故事白公曰非制也叱勿受比數年有發其事者監

司皆坐重辟人益服公操積案塵委公為之决疑牘省留獄歲久不雨
公禱於神不應有盜案心疑其誣一訊得實乃大雨計典察吏不事苛
刻嘗曰人才實難且官屢易吏益滋偽易者安知必優于去者乎莫若
勸戒使知自厲故不以糾劾求赫赫名凡三年而嶺以南十郡三州咸
治會丁贈公艱貧不能辦裝制府請於
朝致賻二千金乃得歸舟至南昌
內召為兵部尚書又遷禮部尚書皆未拜居廬營葬既訖事十一年服
闋乃入朝視事公故湛深經術嫺習掌故容臺典三禮公所議必斟酌
古今折衷聖籍期於正人心明典制以翊贊
休明之運雖違俗侃侃弗顧也五禮自朝廷達於鄉遂載在會典卷帙
繁重自學士大夫莫能徧觀熟講民間吉凶婚姻各以其俗尚未遵一
是爰取臣工士民所當循用者為通禮頒諸郡邑公長禮部為刪正繁
曲一斷以
國朝制度
命充大清會典總裁官會典與通禮相表裏公因得一手編集每會典
進呈附以通禮悉稟

皇上睿裁硃筆改定凡十年而告成十五年充經筵講官二十年晉吏
部尚書明年兼管工部尚書事銓衡具有成憲精密無可出入而蠹吏
舉疑似者因緣上下其手或瞰人所不知輒以牟利躁競者爲所愚弄
公釐剔眾弊杜絕請謁雖親愛不敢干以私而部事繁委心力俱瘁病
有由來矣公起家寒素由巡撫入爲尚書衣食器用不改於舊晏居退
食矻矻如老諸生搦秃管點竄丹黃循行書簏參伍鉤索不雜世事門
館闃然中年喪偶不畜侍妾一子甫齔相依同寢起其境爲人所難堪
而公處之自如十餘年如一日與人言謙和若不勝及臨事持論商搉
文義意所不可張目抵几不少避事過了無芥蒂于胸中以是人皆知
公心乎爲
國而非好爲崖岸與眾異趣也公清癯骨立疏髯洒然望之嚴氣正性
贈公以公年望五未舉子語公曰秋斂春生當養生氣公因自號春圃
以志庭訓其篤於踐履如此公所著書自奉
勅修通禮會典外嘗欲兼綜朱子師弟問答之語裒其粹精以附章句
更取眾說之衷于朱子者嚴爲去取勒成一書而未竟其業公所重固
不在是亦以見公志所存耳公生于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三日薨

於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得年六十有四元配車氏繼配徐氏又繼配徐氏俱先公卒皆誥贈一品夫人子男一念孫女子一字朱元定郎公女弟之子也念孫將於某年某月某日卜葬公于某阡以三夫人祔嗚呼典型凋謝感愴何已然卓然為一代完人終始蒙

恩哀榮兼備班行倚重瞬無瑕尤在同譜所當致羨而無遺憾者也爰系以銘銘曰

北斗喉舌天官尊三槐世澤貽後昆珠浮甓社川獻珍唱第曾見五色雲峩峩千尺松蟠囷峭壁獨立無攀援嶺南開府廉石存秩宗三禮和神人十年鉛槧資討論雲臺博士舌可捫上佐

天子下臣民周官法度由睢麟山公啟事得二年介不戾物勇本仁不茹不吐樊仲山拜疏請急宣

溫綸騎箕蟲軫悲朝紳楚山鬱鬱淮水淪中有大鳥翔墓門君子有穀貽子孫摛詞無愧鐫貞珉

謹案原編有請省簿書以課農桑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碑傳集卷二十九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三十目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上之中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雷公鋐墓志銘 彭啟豐

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誌銘 朱仕琇

又雷副憲傳 輯福建續志立傳故書名 沈廷芳

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行狀 陰承方

附錄三則

又勵志雜錄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上之中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雷公鋐墓志銘 彭啟豐

公諱鋐字貫一一字翠庭雷氏世系出馮翊自唐遷閩之甯化曾祖某祖某父某諸生三世俱以公貴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公年十七補諸生雍正元年舉於鄉以合河孫文定公薦官國子監學正十一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請急歸

今上即位旋召直上書房元年授編修三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年遷左諭德以父憂去九年被

召仍直上書房十年累遷至通政使十四年以母疾乞假歸踰年入朝

特命督學浙江尋改江南十七年遷左副都御史仍留督學其冬復任浙江二十一年任滿以母老乞終養得

旨即自浙侍母歸二十四年丁母憂勞毀得疾其明年冬十月某日終於家公之卒也予既為文以哭之越一年夏其子定渲寓書并狀來乞銘予與公同官翰林素知公既督學浙江又與公先後相代以是益悉

公爲人而歎公之志蓋未竟也公之學之醇守之固其立朝抗直遇事
一無所撓屈其遭際亦甚隆而卒未竟其志者豈非命哉方
上御極之初鋭意至理在朝諸臣爭自奮思所以稱盛意公時官諭德
每進經史講義必詳晰義利開設端委以推極於治要
上嘉納焉有同官以喪歸未葬入臨
皇太子喪
上意欲留之公力疏爭事遂寢當是時也朝野無事
天子方虛己側席有一善無不庯若谷之應響公駸駸方向用而適以
憂去既服闋入朝會日食求言上書論臺諫以爲朝廷樂聞讜言不必
疑其好名臺諫之所得者名政事之所收者實也其言可謂通達識治
體督學浙江浙西饑無人告者公輒以聞遂得
旨賑貸公既感
上知不欲以虛文答
詔旨亦不肯以職分自諉謝惟
上鑒其誠而信之既用其言復顯其身且使得就官迎養所以曲成之
者無不至夫亦將有待矣而公復以乞養去蓋嘗論人其器大其意必

遠以公之精誠磊落抗節不回且無有過蹇之者宜不獨此三數事見諸言論蓋已舉其大者矣然則使公歇歷至今其位益顯其任益重而亦無有過蹇之者將必更舉其大者以劘切一世而惜乎其志卒未竟也公少學於蔡文勤公其學一宗朱子不搖於他說臨卒無一語及私其遺疏云爲子之事粗具爲臣之志未伸蓋公亦自以未竟其用而天奪之年爲可憾也公配巫夫人子男子三長定澮舉人次定澍國子監生先卒次定源子女子一適國子監生巫國維孫男子二女子二以某年月日葬公某所銘曰

器之大小隨所儲瓶瓮甂石殊盈虛峩峩雷公志不渝英辨挺特精誠孚守以醇固浩氣俱落落數事昭寰區蘊負更與常人殊厄之歲月未盡紓銘茲景烈垂史書子孫達者其嗣諸

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誌銘　朱仕琇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甯化雷公以疾薨於里第遠近人士聞者驚悼交書相弔蓋公以忠孝見信於
上而天下尊其學者三十餘年其告養洎丁艱朝野咸望起復大用以著大儒之效於天下而公遽薨公之薨而人士竊計內外大臣鮮復有

如公之留意人才者故其始聞而驚驚已而悼人人有失其私之悲而
因致夫天下賴之之意而益知公之生發於世不偶然也公諱鉉字貫
一號翠庭先世陝西人也後自江西遷汀之甯化故今爲甯化人曾祖
某祖某皆不仕父諱某縣學生三世皆以公貴恩贈如公官公爲諸生
見蔡文勤公學約悅之從文勤講學文勤稱公爲人類楊江陰江陰者
文定公名時也鄉貢京師高安朱相國軾聞公名不可得見乃就公蔡
公寓舍論易時人兩賢之而合河孫侍郎嘉淦亦先禮公舉爲國子監
助教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公公謝不往既成進士朝考第一大臣
多薦者改翰林院庶吉士
今上即位詔起公于家侍讀
皇子
賜第內城特旨授編修充丁巳會試同考官以
御試前列受賜充日講官起居注京察一等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
院修撰同事余某以
皇太子甍入京奉
旨留侍

皇子讀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
皇子左右聞輔臣咎其辭爲好名使在廷人人辟好名之嫌不執親喪
非細故也余得歸終制丁縣學公艱服闋
詔起供職以額外諭德食俸遷右春坊右庶子再遷少詹事充日講起
居注官擢通政使司通政使是時
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自規便利下旨訓飭公謂二者雖諫臣不肖然
亦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病二者以塞言路昔孔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
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且揚之故書曰明四目達
四聰又曰嘉言罔攸伏願
皇上以舜爲法因言宜任老成遠諛佞簡遊幸屏玩好得
旨嘉獎是冬乞假省母滿假以原官提督浙江學政調江蘇改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仍調浙江梓陸清獻公年譜教士敦實行去功利衡文取
清湁一革舊習公爲政甚嚴而州縣吏亦無敢踰法虐士者有勤屬提
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道公特劾之因奏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
以處分又言太學貢士宜先老成通經學者會秋大饑有司以例不敢
請公密言狀得

旨特賑民困以蘇母李太夫人年八十援例終養蒞侍養太夫人者四年太夫人既葬未終喪而公薨年六十四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愠之色至臨大節則嶄然不可奪其在朝廷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交如布衣時狀貌秀偉造次必于禮而弘毅簡重安舒自得見者知為粹然大儒也初入仕籍大臣爭相引重公岌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

上知在羣臣中恩意特異二十二年南巡

御書扁額為太夫人壽兼賜貂緞蒞公性純孝

上知之故體恤之尤至而公臨薨遺表亦曰臣為子之事粗具而為臣之志未伸受

恩深重莫報涓埃此臣目難終瞑者也嗚呼觀公之所以事

上與

上之所以待公者庶幾古詩書所載君臣相與之盛者已公之學以躬行為主其生平出處張弛言默按之無一不合于道者至小事亦皆可法為文章簡要沖夷有古作者風所著經笥堂集自恥錄讀書偶錄校士偶存聞見錄等書凡若干卷公嘗謂

國家根本在人才故聞一藝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其奉使

出京布衣李鍇朱燉送別舟次鍇號廌青山人與燉俱守道自重不妄見人者惟公能得之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未曉名姓相視驚訝不測公何以知之也公在病猶手修族譜考校無訛葢其所存者如此公夫人同邑巫氏有順德能宜於公長子定湻壬申

恩科舉人次定澍監生先卒次定源貢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巫某孫男二人定澍出又女二人一定澍出一定湻出定湻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某原先期以狀來請銘仕琇與定湻爲男女姻家辱公以文行見知者二十餘年公之病未甍也實以誌墓之文見屬因忘其不肖輒刪狀語撥公行身居官之大者藏諸幽以告後世云銘曰

雷世潛德始顯于公公仕以道不辱其躬正學之興

明時是逢進禮退義既孝既忠非公之賢

明聖在上信賢不疑崇德無忘爰再起公不俟自來侍經

皇子久試公才改官詹事遂掌銀臺公督浙學

皇有特命迎養之便毋忝温凊

南巡賜詩文以爲言教及都人彌荷

皇恩惟公督學雍雍翼翼起秀弗蕪幽側無匿公貳都憲大江之南仍

改浙學文教其覃惟公立朝無側無倚體
皇之心以成燕喜其喜維何忠孝道光奉母歸閭色養無妨融融洩洩
和樂且康諧于
帝心
天語揭堂公進不疑退省無虧古有成人庶其在斯壽母慶終公猶孺
慕喪筵未徹俄驚大故公年六十公位豈卑未厭眾望士林齎咨城□
有邱爰得吉卜公體藏焉表以名木大儒之壟過者咸肅

文雷副憲傳 輯福建續志立傳故書名 沈廷芳

雷鋐字貫一甯化人父鳴高諸生有潛德鋐幼承家學篤志深思所點
定經書宿儒莫能易蔡侍郎世遠主講鼇峰鋐從之遊甚見器重世遠
將歸錄性理存養省察之要授之嘗讀湯文正斌陸清獻龍其書曰有
徹悟所造漸深雍正癸卯領鄉薦公車惟手性理一編人謂其迂不顧
也以工部侍郎孫先生嘉淦薦授國子學正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時
內閣學士方先生苞以經學古文重天下天下士鮮心契者獨謂鋐當
作第一流人乾隆元年授編修尋晉左諭德入傳
皇子時同館某亦預教而父喪未除鋐上疏曰侍學

皇子之人貴明大義篤人倫於學術性道方資贊助今某隱忍父喪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出口某由是得歸終制累遷通政使上言曰

明詔戒臺諫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途此裁成激勸冀以古純臣爲法也然人臣不惟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而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好利昔孔子稱舜之大智曰隱惡揚善則知舜之時不皆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之揚之所以嘉言罔伏遂成執兩用中之治

上嘉納之視學浙江浙故多佳士鋐令月試于學擇經義尤粹者學官舉焉由是更相激勵又各授以小學及陸氏年譜俾爲力行之準聞有名儒宿德輒就訪之旋調江蘇學政改右副都御史復調浙江值杭嘉二郡歲歉民食匱甚有司弗以告鋐貽書開府遂以上聞蒙

詔加賑緩徵民賴全活因母老乞歸方終喪以勞毀卒年六十四鋐天性孝友律己嚴而待人恕其學以躬行爲本而篤信謹守朱子敬軒當湖嘗曰象山姚江人品事功卓然千古學術則恐貽誤後人作學術辨及禪學考二篇以示學者又著自耻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及詩文集

舊史沈廷芳曰吾聞雷之先本秦人唐季自豫章遷甯化有進士詳者生子伯泰等八人相友愛死則同葬焉五代之際無出而仕者至性卓行洵不愧三代之民雷氏之流澤遠矣鋐能奉先訓親師擇友學篤而詣醇宜其見重於朝野哉廷芳爲鋐詞館後進復同學於子方子之門嘗欵其論議閎深旣欽其仁賢而又感其遭逢而未竟厥施也惜夫

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行狀 陰承方

公諱鋐字貫一號翠庭先世系出馮翊自唐時由豫章遷閩之甯化今爲甯化人曾祖某祖某俱隱居未仕父某縣學生三代俱以公官贈通奉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俱贈夫人妣李氏贈太夫人太夫人生三子公爲長自幼研窮經義年十七補縣學生肄業鼇峰書院時漳浦蔡文勤公掌教公讀其學約爽然知造道入德之方雍正癸卯舉於鄉至都寓文勤公邸不投公卿一刺時相國高安朱文端公與文勤公居比鄰文勤公謂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公以陸平湖在京不敢見魏蔚州爲比公領之下第後文端公禮先焉乃往見遂以所著易解屬校訂庚戌會試報罷時合河孫文定公以工部侍郎兼祭酒過文勤公邸公曰孫公實爲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公對曰不敢

也將有保舉毋乃近於自媒乎文定公竟薦之補國子監學正癸丑會試中式朝考第一名朱文端公以踐履篤實才識明通薦改庶吉士館師桐城方望溪先生負天下重望於世士鮮當意者獨心契公以第一流人相期許已而假歸

今上纘承大統

召入侍阿哥書房講讀

賜第內城感疾未與散館

特授編修遷諭德其在書房自持嚴正而和婉善入恪勤不懈於中貴辭色不稍假編修余君棟丁憂以

皇太子薨入京留侍焉公奏

皇子侍學之人必明大義篤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未葬若隱忍行走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於是余君得終制丁父憂去官服闋仍入

上書房再遷至少詹事充日講官起居注旋擢通政使丙寅二月應

詔陳言略云

上諭戒飭臺諫諸臣處心積慮總不外名利二途此我

皇上裁成激勵望其警惕猛省以古之純臣爲法也然似因一二臣之言行不符遂概疑及臺諫諸臣恐志欲建白者形迹之間近於博取虛譽冀望陞遷輾轉懷疑徘徊中止夫就臣子而言不惟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而在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計利又云孔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亦不皆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之揚之所以嘉言罔攸伏明目達聰用成執兩用中之至治又云信任忠良練達之臣屏絕諂諛容悅之習不爲無事之遊幸以增費累不耽無益之玩好以妨幾務奉

硃批雷鋐此奏朕嘉納之前謂臺諫不外名利是圖亦謂彼一時有此氣習耳今則漸知省改矣若夫大舜之隱惡揚善固朕所日勉焉而未逮者也三月稽察覺羅右翼官學

賜宴瀛臺八月

命督浙江學政賜詩有爲汝便因養老母之句旋調任江蘇條奏學政事宜選拔宜兼老成重經學貢生肄業成均經義治事宜核實舉行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視學政如故癸酉冬又調任浙江凡居江浙六年公愼自矢所舉拔多知名士浙人謂不動聲色而弊絕風淸百年來所

僅見有知府勒教官揑報劣生已別擢去公核實劾之乙亥秋浙西災
公寓書督撫勸其入告弗聽乃自奏即荷
恩賑濟民困以甦丙子陳情得請歸里丁丑春迎
駕江南凡三蒙
召見詢母年老狀
御書萱榮綏祉四字賜爲命亟歸爲母壽先是供職京師前後蒙
賜福字及尙方珍物不勝計公天懷純至無一事不曲體親心朝夕視
膳問寢藹然孺慕根心生色友愛兩弟待族黨由親及疏恩誼周篤有
匱乏量力佽之常若歉然律己嚴而待人恕從不逆詐億不信人亦卒
無能欺者倡修大宗祠復建三代祠置產以豐祀事己卯春丁母憂執
喪毀瘠成疾及葬冒風露陟原巘病遂劇彌留時惟誨子孫孝友讀書
不及家事十月廿五日遂卒壽六十有四公始學從蔡文勤公遊即手
錄性理精義中總論爲學之方及立志存養省察致知力行數篇以爲
繩準口誦心惟身踐曉夜汲汲無時或懈稍有疏忽即痛自刻責若無
所措其身者文勤公稱其爲人如楊江陰江陰者文定公名時也平日
讀書窮理研精覃思識見周徹洞悉自古聖賢君子學術之純疵一以

程朱為宗而凡流於異端似是之非者不能惑也嘗謂陸王八品事功卓然千古學術則恐貽誤後人因作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以示學者其在書房進呈講義力辨于危微之界反復于克念罔念之幾以推極于天下治否生民休戚莫非聖帝純王之要道于中朝名臣宿望有淡於進取自立崖岸者必折節定交士有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在江浙發學政條約頒行小學書刊布陸清獻公年譜以勖多士每府試竣輒召其學品優者究明經史疑義辨析學術源流告以立志居敬窮理反躬之切務一時觀感興起爭自濯磨者所在有人焉有所造訪或鄉里未知姓名相顧不知何以得之其佗傺終身者每見於文寓惋惜之意若集中五布衣詩兩王生傳是也所著有經笥堂詩文集自恥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若干卷建甯朱君梅崖序其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為主以仁為歸以敬義為堂戶以人情事理為權衡以六經為食餌以文藝為紳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為藩牆而於邪正之界流漸之濆析之尤精防之尤預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薛文清陸清獻二公之書為譜牒生平出處援之固已無一不合於道所為文章則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獻噫問答解惑條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

以綜王道之要以會天命之精君子觀於斯言亦可以知其大略矣配
巫夫人子男三人定涓壬申
恩科舉人直隸東安縣知縣定澍監生定源貢生女一人適巫國維孫
四光楠諸生光槐監生光檠諸生光杰曾孫男三國樑諸生餘幼葬城
東魚潭鄉之源巫夫人祔焉謹撰次行狀上之史館如右謹狀

附錄三則

與周撫軍書云還杭城即扃門考試未得聆誨茲願獻微忱者浙中偏
災地廣務圖明年春夏接濟今折漕既不及請非多糴外省米粟難救
然眉紹興湖州二府固不待言嘉興一郡前日承面示嘉興本不成災
祇因蟲傷之後八九月之交霜隕風暴以致有穀之形無穀之實則民
無蓋藏可知杭州各縣近教官送考在省咸云雖無水災之處皆被蟲
霜大傷與仁和無異今僅仁和一縣報災則小民含怨觖望則民無蓋
藏又可知幸荷
皇恩浩蕩截漕十五萬石以資賑恤又應行起運漕糧不論紅白秈粳
俱准一體收兌其應蠲免及緩征者皆有
旨諭令體察情形分別辦理執事自必仰體

聖心公忠報國培養元氣聞執事諭屬員云愛民生亦當爲國計竊謂
愛民生卽所以爲國計不可分爲兩途今祈嚴飭各屬被災之地向前
批駁未准者准其補報據實再奏至散賑之際必不致小民報名有費
有司報銷有費則浙民咸慶更生矣又自記書後云撫軍名入驥復札
云秋災不出九月現屆隆冬無補報之例災黎固當撫恤而奸民得隴
望蜀妄冀非分刁詐之徒每造言生事如各教官者流其言亦不足信
云云夫已得賑之民更思求賑則可謂得隴望蜀今嘉興一府杭州八
縣均不報災嗷嗷待哺詆爲妄冀非分可乎教官之言或不足信嘉興
七邑縣令赴省懇求折漕何以皆不見聽且加訶斥乎見旣齟齬只得
入告有
旨密飭毋得諱災而制軍獨能實心查勘宣揚
德意遍賑災民民乃復蘇先是予移書制軍答極委婉有此後有所聞
見仍望頻頻示教使知黎庶情形之語追撫軍罷予校士嘉興制軍貽
書云武林距禾稍遠仍恐有司欲護前非有心粉飾惟祈密示安輯予
試湖州又詒書云放棹禾中一路情形均與台指相符云云制軍喀爾
吉善號淡園其居心行政庶幾得古人風（經笥堂集　儀吉案此乾隆乙亥年事）

公爲鵞湖詩說曰乾隆八年七月余返自江南取道鉛山將遊武夷鉛山令鄭君之僑振興鵞湖書院躬課諸生余與俱至鵞湖諸生環侍鄭君請一言以示訓余曰講學之書先儒備矣惟在心體而身驗之奚容贅雖然朱陸異同聚訟至今始於鵞湖之詩試與諸生言之當日朱子送呂東萊先生至鵞湖東萊約陸子壽子靜二先生來會子壽賦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孟子指出人之本心所固有使知察識而擴充卽如築室之有基成岑之有址子壽此詩夫何間然但所以築室成岑正有結構積累之功非卽以基爲室以址爲岑也聖經賢傳辨別是非邪正以開牖人心胸正恐鹵莽涉獵不得其精微之意顧謂傳註可不留情精微可不著意乎當云溺情章句翻榛塞著意空虛更陸沈則得之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自今子靜此詩首二句卽子壽引孟子之意子壽未說及功夫子靜斡旋之故曰涓流卷石積至滄溟泰華滄海不擇細流

泰山不辭土壤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正如是也
如謂自有易簡功夫則孔子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亦爲
多事矣人不盡生安之質不致知力行日積月累如何能踐形盡性若
奮然立志返求爲己則眞僞之辨明自下升高非一蹴可至也朱子三
年後乃和詩以寄懷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
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此追憶當日相會時事也舊學商量加邃密
新知培養轉深沈此探問別後功夫也因子壽脫離傳註子靜自矜易
簡恐開蹈空之弊故曰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厥後朱子
答項平甫書云近世學者務返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
爲狹隘左右佩劒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又
云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
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朱子之心虛公廣大所以爲百世
儒宗子靜白鹿洞講義朱子深取之謂其足以發學者隱微深錮之病
蓋陸先生兄弟之學固不可因鵞湖二詩定其生平朱子答呂東萊書
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卻自訟前見之誤東萊與朱子書云陸子壽前
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翻然以鵞湖所見爲非又云陸子壽不起可痛

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朱子祭子壽文尤深痛惜謂其降心以從善豈有一毫驕吝之私予靜與曹挺之書云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世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厲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此段每讀之令人通身汗下陸先生未嘗教人廢書冊亦卽此可見今之主張陸學者尙曰據依在心豈靠書冊爲有無其弊不至不立語言文字不入禪學不止豈陸先生之教哉卽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功夫並非頓悟其不至師心自用臆見自是者幾希我輩惟在脫去俗學如朱子所謂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而已矣經笥堂文鈔

遺祖詳生八子兄弟有成言沒必合葬其後子孫無一敢違先志者上同

又 勵志雜錄

太極西銘正蒙遺書先儒許多言語只形容得這箇充塞遍滿無些子罅漏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泰山不辭土壤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正如是也

學而時習學字兼知行敬思繹浹洽知之精也所學在我行之實也坐如尸立如齊居敬之密也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始成終聖賢之學其有出於此者乎

妖壽不貳聖賢看破死生與釋氏同但修身以俟之功夫卻自別以蕩蕩之天懷而守乾乾之惕厲

隨處體認天理

安順之時當戰兢惕厲憂危之際當寧靜寬舒

人心之正處卽天心也

陰陽鬼神之說聖人於易言之他書未之及也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迨周張二子始切切指以示人然要人知得卽氣卽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卻工夫乃是教人切近處非是教人高遠也

天下古今義理精微無過於四書集註不知讀此雖說得極高妙終是麤淺

程朱之學敬而已矣

理不雜於氣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理不離於氣故曰無極之眞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也惟其不雜故孟子道性善惟其不離故孟子言踐形惟其不雜故曰無聲無臭惟其不離故曰有物有則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克己復禮工夫做到全是一團春生之氣得天地生物之心也故克己功夫以治怒爲先怒便失卻温和沖粹之氣與仁相去遠矣

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也亦只是靜吾人見些小利害到來便心動不得寍帖

人唯是洗卻私欲之心與天相對便廣大清明所謂君子終日對越在天也一部詩經吾取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君子畏天命則私意自無所容矣

默識默成默字最好靜與天通也

講習討論是知一邊事省察克治是行一邊事戰懼畏象是敬一邊事知行敬三者是聖學之主腦敬兼內外故曰表裏戰懼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也可畏可象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整齊肅莊不可輕者也其云德容表裏之盛舉成功而言敬者成始成終之功貫乎知行之中而統乎知行之全者也然則文王之敬止聖

人自然之至善而此章之恂慄威儀學者勉然之至善乎

誠意便有德致知便有才然人必意誠而後有才世人所以流於無用者以其虛而不實也故聽其議論則有餘按之實事則全疎必以實心辦實事不肯一毫放過處處實落便處處見其力量不謂之有才而何

讀書全在涵泳玩味便是以義理養其心

養得性情和平方可作事看來古今莫大事業皆從性情上做來故聖賢之學只是理會性情

朱子言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此言持敬之功嚴密剛毅無懈可擊凡人心纔敬必抖起精神異樣威武所謂常如烈火在身也一不敬便冰消雪冷怠惰委靡而放僻邪侈之心入之矣

人不能處大事只是疑懼二字窮得理明則無疑養得氣足則不懼文人讀書只要記誦典故以矜淵博不求分別是非講明義理故臨事便鶻突狐疑漫無可否決斷專學作文鏤心刻骨心氣虛耗膽志薄弱一當大事便張皇驚恐畏葸無措所以古來文人都無事業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主中饋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

李梅崖有言養先於敎除害先於興利此爲政之序也又謂州縣以積穀爲要身經歷者知之

須從舊法中做出新政來只在事事實做實做便無弊不實做便都是弊

爲政不先整飭得胥役使他革面以從事便一事不可爲凡有舉動皆成弊政害民

接物以和所以平人情之險阻

誠偽之分人鬼之關也今所謂才智者盡是些鬼家活計講得趨避法豈所謂才才須從一片至誠做出

周濂溪先生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言其心體也又曰遇事剛果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剛則不屈果則有斷精則不粗密則不漏嚴則不弛恕則不刻合而觀之聖賢之體用見矣

不學使老而衰志氣衰也能學則志以帥氣血氣雖有時而衰而志氣日見其剛大

爲政要便民知吾好惡所在而信其非偽則治之亦易而風俗漸趨于正

緊要處移脚一步便差到不可救藥

決斷民事必本於人倫原於道理務令久遠相安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有友人議一前輩謂潔已而不求人弊予曰爲小官則可若居大位須以激揚爲先養惡容奸正是已之不潔

歷觀前史凡忠實任事者有成苟且偷避者必敗

潛菴先生謂利心卽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殀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眞金經不得烈火一煅此言極好

心氣太耗便不能應事

潛菴先生曰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此程朱之眞脈也

文章只有明道紀事二者舍此更有何文

爲大臣者以激揚爲要務使見善不能擧見不善不能退而徒殫精疲神於簿書出入之際禁令文告之間則何益矣

默與天游

聖人力量大亦只是收拾人多觀於孔門可見孔門人才最盛五臣十

亂而後未之及也當時一用孔子便舉諸弟子分布衆職更何事不可成即朱子救荒諸政做得好亦全賴及門之力故爲治以得賢才爲先爲政地方只要無事除盜賊鋤豪强淸詞訟革苛斂處衙蠧禁打降洗冤抑無非只求無事而已官欲晏安怠惰一切不管爲無事則民間遂紛紜多事

要做伊尹事業須先礪伯夷風節

文正公與朱秀才帖云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爲好此言當與先憂後樂並觀又與中舍云今旣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即放心逍遥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旣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外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此言可以遣病又朱子論文正云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他且得個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觀此數則可以想見前賢胸襟氣象矣

范文正公嘗言史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

材嘗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此巳相之言也
程子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須是稽古方能愛民
惟看得做官是爲百姓之事故斷不肯求人有求人之心便巳自喪其所守俯仰懷慚志氣餒攵如何更能做得事業

碑傳集卷三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三十一目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上之下

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仁和金公德瑛墓誌銘 陳兆崙
又故都察院左都御史前提督江西學政金公敎思碑 魯仕驥
兵部右侍郎蔡先生長澐墓誌銘 陳宏謀
資政大夫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前工部左侍郎張公廷瑑墓誌銘 姚鼐
又內閣學士前工部左侍郎張公墓誌銘 劉大櫆
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蔣公炳墓誌銘 彭啟豐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上之下

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仁和金公德瑛墓誌銘 陳兆崙

休甯瓛山金氏自元處士湄以來代有偉人以文章顯其先本程氏唐上柱國歙州都知兵馬使澐十六世至湄幼孤無依母蔣之女兄適金氏應元實撫育之長妻以女湄之子曰佑曰仁以仁後應元長子卒無嗣佑復以季子千後金而千之同產曰兆曰任二支子姓繁衍迄今又十餘世仍金姓不忘本也公諱德瑛字汝白一字慕齋又號檜門曾王父曰章奇公字爾常任之九世孫於兆之九世曰聲正希先生爲兄弟行正希以文名世爾常見世衰亂獨棄書治生僑寓常州遂豪於財百餘年來近屬幾千人皆賴以養生送死公故有富名以此其實分張歲息衣食粗足而已性好古下筆必力追作者工書法出入晉唐善鑒別金石摹本及古人手跡眞贋日以此自娛顧其留意世務所見聞輒入告不以非其職自諉

上因是賢之淩至大用乾隆元年由丙午順天鄉舉貢禮部廷試讀卷

大臣置公卷第六
上特拔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自是連充福建江南考官公故寄籍吾浙
仁和其宗人皆在休甯故邑例應引避辭不許七年視學江西連擢侍
讀右庶子滿三年
特旨獎留十有二年還朝擢侍讀學士少詹事當是時海內文風甚盛
盛極弊生競爲詭澀公自束髮操觚熟精理法於制義源流正變靡不
洞澈所至人不能欺十五年遷太常卿十七年代祀古陵於山西旣蕆
事有釐正祀典一疏其詞爲都下傳誦畧曰伏見女媧氏寢宮中設婦
人塑像鄉愚奉爲求嗣之神夫斷鼇立石固聖人所不言和樂誅凶豈
當陽爲女主推其命氏蓋如姬姜姚姒之倫遠在洪荒難求日角龍顏
之肖理宜毀去舊設別造神牌瀆褻私祈槩從禁絕
上善其議從之是年四月視學山東十九年遷內閣學士明年遷禮部
侍郎其秋典江西鄉試先是丁卯歲自學政還朝值齊魯告饑
上大發帑金賑救而鄒滕以南被災尤劇有司格於例限未敢以聞公
入對言狀即日奉
旨展期博濟至是自典試還道出徐州黃河故道向繞徐城東注是秋

澍雨暴漲河決上游孫家集奪溜微山與運河通兗州金鄉魚臺諸縣
漫為巨浸而徐州故道以涸公挾土人策杖登雲龍山周諳水性地勢
得其所以去所以就所以壅所以潰所以消長為悉陳
上前即日特遣大臣往勘如其言用大興濬築水患以平自雍正初申
嚴學臣貪穢之禁繩以重典
上謹持成憲用法益果京員出使者類能廉慎自守然或以清素故節
嗇過當至於幕下賓友寥落所經佳山水多不挂眼其於地方利病益
無所關人亦不責而公恤恤然體國愛人之心形於不自已如此二十
有六年由直隸學政擢今官所條俱臺省便宜事悉稱
旨其冬寒甚以奉
命巡視通倉得疾越歲而病竟不起年六十有二公家累世孝友父默
齋先生碩論卒後伯兄德鉉繼歿持家惟叔詢蘭臯一人丙辰覃恩特
疏陳情包以本身應得貤封得
旨報可辛酉冬銜
命渡江復請假歸省拜封君里門留十許日羣從咸在於是遂剪淚先
塋張筵老屋並召同社父老會飲極歡時公意以春秋方富似此天倫

之樂當不止一見於卽事留别諸篇而二十年來往來南北竟未暇續
舉蘭皐已先公六年下世矣蓋人生會合時少其在宦途又加少閒一
有之多自謂草草未滿意庸詎知未滿意之境卽其至少而不可再得
者耶嗚呼是可慨矣爾常公之子曰敦頤自爾常以下皆以公貴誥贈
光祿大夫如公官配皆一品夫人視公元配汪氏生七子曰忠禔早卒
忠澤見任國子監主簿候補員外郎忠潔丁卯舉人忠濟甲戌進士見
任知河南遂平縣事忠涫國學生忠沂忠臬皆幼孫二人忠濟子後忠
禔者曰孝本承重二十七年八月孝本等扶柩南歸將奉汪夫人殯合
窆而求志其墓某於公之交可以常年不見而不能一日不思不自知
其所以然也今已矣銘曰
柱國之裔育金而昌富貴有時盡而不朽者文章官稱其人以道遂老
雖以是老亦以是得仰取俯拾遐搜幽討方其陟匡廬過玉峽叩康王
谷坐臥於霏瀑雲松屏臺興而侶樵牧見者忘其貴人又先後度霞嶺
俯劍津循道山之麓步炎海之濆縱觀鷗波賈舶之衝薄而欲化其形
神旣乃維舟歷下梯閣登州怵彈子之旋渦駴大蜃之危樓弔坡翁之
遺躅爲長吟以消憂若其間歲入朝頻邀扈

蹕吉林一至木蘭三出每倚馬而賡詩動
皇情之歎息後採風輦下閱山前後擊壤吹葦或童或叟又何有於文
普香臺荆高渡口倚茲山川之助增長骨氣疏瀹性靈日作千字平原
永興鬱發揮於篇什則韓子與杜陵嗟乎檜門吾不知後人之議論奚
似而其不可磨滅者稿草具存吾又不自意先生生天而後死得爲公
書石荒原念平生之約誓聊以妥其幽魂

又故都察院左都御史前提督江西學政金公敎思碑 魯仕驥

故都察院左都御史仁和金公諱德瑛號檜門乾隆六年以翰林院修
撰奉
天子命來督江西學政越三年政成
天子以其造士有方晉其秩仍留江西學政任又三年報滿乃遷官去
公之始至廬巖棲谷處之士安於卑陋弗克敦崇實學以稱
聖天子求才無遺之至意乃頒學約釐文體敎人以通經學古爲務其
言懇惻詳盡讀者聳然異之既涖試事士聞其取舍信其敎益相勵於
學於是江西十三郡之士家有經傳子史百家之書其文章恥爲剽竊
雷同浮游不根之辭蓋公論文不立規格其能潭於古而以才自見者

雖小軼繩墨亦棄瑕采錄而得一美才輒咨嗟愛惜惟恐其弗克成故其立教也信而士之服公教也神公在江西六年凡江西之老師宿儒與夫瑰奇俊偉之後生才俊甄拔幾盡比其去也舉於鄉會試出而爲世用者幾及其半自公之去至於今三十年矣士之舉鄉會試卓有名稱號爲宿學者大抵多公當日之所甄拔者也嗚呼公之教澤遠矣聞公之風者咸感歎思慕願卓碑載公教以興起承學之士而以辭屬仕驥洒作詩曰

皇御九重右文稽古煥其經緯賁於下土元年策士爰得金公
親擢第一以振士風公在翰林益懋厥學曰惟主知敢不勤懋
皇鑒其勤命式大邦乃銜
帝命視學西江公來西江嚴嚴翼翼大鑄羣士俾學而殖公之視學炯
炯眸了別其妍媸用勸多士士服公教雷霆雨風起其羸瘠警彼聵聾
聵聾既警羸瘠既起式瞻多士羣材濟濟濟濟羣材維公之培秉運斯
奮秉德不回公培羣材亹亹六載羣材歸之百川赴海公今遠矣公教
彌長繫思多士何日而忘琢辭於石以志公澤於萬斯年多士是式

兵部右侍郎蔡先生長澐墓誌銘 陳宏謀

少司馬漳浦蔡公克齋卒京邸之明年歸葬有日其弟比部贈亭以狀
請銘予維閩故爲理學之鄉
本朝自安溪相國李文貞公以名臣名儒爲朝野重望師友淵源人材
繼起後先相望少宗伯蔡文勤公眞儒實學久侍講幃蒙
眷獨殷中外推重予官京師獲拜文勤公于邸寓道味相親每一晤談
皆閱歷有得之語不愧有體有用之學公爲文勤公仲子端謹質直克
繼家學洊任江南郡與予同事最久知公深固宜爲公銘按狀公諱長
澐字巨源號克齋世居福建之漳浦公爲世家子性行篤實童穉時儼
若成人無紈袴紛華之習年十三補弟子員侍母劉太夫人入都省覲
隨諸兄左右奉養得兩人歡心未幾遭母夫人喪哀毀骨立長兄輩皆
奉喪以歸而文勤公旋病篤遂不起京邸侍疾含歛惟公一人附身附
棺恪遵文勤公所著家禮節要毫無差池日下公卿羣推其孝乾隆三
年食餼於庠學使者以學行兼優特薦引見得
旨發江南以知縣用五年署甘泉令明年授石埭令遷句容無錫兩縣
令又遷太倉牧越六年遷江甯府知府調廬州府知府又調松江府知
府越七年遷江南驛鹽巡道又八年授四川按察司時辛巳七月也明

年
特擢兵部右侍郎葢自始仕至今歷二十有四年其始涖甘泉也邑故
五方雜處商賈雲集奸匪最易潛藏公稽查最嚴懲戒一切而仁心爲
質人咸懾服俗尚淫祀好遊觀公至嚴禁之毀寺觀十餘所與唐狄梁
公之奏毀淫祠及本朝湯文正公之驅五通先後符合力屏苞苴絕餽
謁往來非公事不接紳士人亦不敢以私干其嚴氣正性歷終身不易
也句容有劇盜宗千里繫於獄久不決波累者無算公秉公鞫訊以至
誠感之廉得眞而首從以定秦淮沙流壅阻水勢洶湧當事亟議疏之
公循行視水道考源委究高下因建議開石湫濬赤山湖使支流既暢
河水順軌其刺太倉也有民婦詭稱其女曰活菩薩煽惑郡邑公立發
其奸寘之法一時皆服其神其任江甯也首郡地稱劇要公勵精治理
案無留牘時値洊饑加賑公議以錢代米民咸稱便相國黃文襄公移
節江南守令皆迎拜道左公獨長揖自後日一趨謁卒未嘗一屈膝也
改守廬州會東鄉大水田廬盡沒公救饑拯溺民復故居又勘報阜陽
亳泰諸州縣災與所在守令異大吏將易官重勘公乃大言論淮右地
瘠民貧積水難涸雖偏災亦當卹大吏乃從公言災民咸得賑松江爲

疲難大郡號難治公坐鎮措施民以不擾議築華亭之金山林家嘴二
土塘以防秋汛迄今潮汐得無患任江南驛鹽巡道奉檄開睢河挑丹
陽運河公減騎沿堤首先率屬往來督視歷次提調文武兩闈清釐弊
竇體恤諸生平時作養士子振興學校至今士林咸頌焉計公官江南
由縣令至監司者閱十有五年一切勘災發賑修堤築防諸要予每與
參酌公一秉赤衷不執成見虛心實力利在必興害在必除至今歷歷
可數故予去後而兩臺皆交章稱薦疊邀
特擢也兼聞公初涖江南值飛蝗起撲捕紛然公引罪自愿爲文以祭
八蜡蝗亦旋滅後領七十餘艘泊清河遞送旂兵河流淤淺膠舟公齋
祓虔禱忽東風大作水漲三尺遂得利濟人以爲公精誠所感云秉臬
四川治案牘午夜不少休以平允聞川本魚米鄉治生較易楚越游惰
之徒往往徒手入川而所在嘯聚爲匪號嘓嚕子禁例綦嚴捕獲者率
皆優敘公申頒條教糾繩不事姑息强暴歛跡未逾年而兵部侍郎之
命下矣蓋公生平純厚坦白衷無矯飾任事一矢勤慎不墮家聲
天子鑒其年勞最著又念文勤公之後無膺顯秩於朝者乃有是命
陛對之日恩禮有加公益感戴

隆恩刻自淬厲中樞爲本兵重地趨直入署無虛日雖嚴寒不少間終以致疾疾後猶時强起披牘晝諾是可謂一心公事夙夜匪懈者矣公自幼爲王母吳太夫人所鍾愛疾執其手曰此子異日必大成恨吾不及見耳後謁相國朱文端公邸第謂其天性敦厚充其所至可作純儒簡儀親王秉節兩江公爲屬吏愛其才後入都引見王指于衆曰此吾前日所稱江南第一清官者也其爲一時先正名流所賞識如此平居澹泊自甘無他嗜好於姻族困乏者盡力周䘏不少吝卒之日家無積糧亦可以知公之操矣事叔父兄長以敬撫弟姪以慈既官京師與弟比部瞻亭寓扉相望日夕過從聚談至漏下怡怡友愛如幼時嘗語子弟曰人生惟剛一字最難體認剛則無慾無慾則公正又語僚屬曰居官以清正爲本以勤爲先然勤之一字必殫出其精神以貫注於一郡一邑中皆名諾也設天假以年磬其底蘊拓其才力恭逢

聖人在上明良喜起於以大展前猷澤被民生胥於公是望而竟賫志以沒此同人故友所爲欷歔感歎而不能自已者也公卒於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距生於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三歷任兵部右侍郎誥授通議大夫例贈資政大夫配吳夫人前

山東濟東道興業公女內則具備淑德宜家側室陳氏男四人長來次本梓次本森嗣弟長浩後次本尙女二人長適賴彤堀次尙幼孫男五人行擢行憲行豁行昌行熾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於某鄉某原係以銘曰

明德之後世啟達人治行積懋維清以勤破觚斲雕食德飲醇雨膏棠蔭媲美召邠使竟厥施光被絪縕元氣中徂浩浩還眞一棺故里落落壘長松柏翳鬱詞勒貞珉

資政大夫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前工部左侍郎張公廷瑑墓誌銘 姚範

公諱廷瑑字某太傅文端公第四子也生有異質文端公愛之往往形諸詩歌比長讀書日數千言爲文章慓鷙奔放而必衷於經訓年三十舉於鄉又十三年雍正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公少學問即究切經世之學通籍後恭逢

世宗憲皇帝勤求治道令羣臣得言事公以詞臣數有陳奏皆勅議施行歷官左春坊左贊善翰林院侍讀晉學士又擢詹事至

今上即位特授工部侍郎兼起居注部臣故無兼起居注者公自編修官記注自是迄告歸兼其職殆二十年充

世宗憲皇帝實錄副總裁元年充會試副總裁四年仍以原官轉左時
值京畿水災督臣奏請民間堤埝輸工助修而官則寓賑於工責辦有
司公條畫其所不便而奏請民堤工價亦准官堤給半且州縣官據目
見以振業貧民部臣不當於奏銷據例裁省使有司畏事而不能班布
國家哀憐窮黎之意又奏各省鄉試改用在籍舉人不便皆允行之元
年共事山陵嗣修太廟天地壇場公飭材鳩工皆書伐增級五年試學
江蘇既竣事充武會試正考官八年轉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江
西鄉試考官九年扈
駕至多倫諾爾十一年具疏乞休
天子哀其羸病許之公既歸閉戶率子弟飭行讀書編輯家譜理祭田
以事先增義田以收族吉凶之禮秩如也公生平食不三豆衣無華好
然親故族姻胥賴以濟困而公之所以隱親計處之者亦不知爲異體
異人事也公以十一年歸里家居九年以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五日卒
享年八十有四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於縣東五里雁翎莊公高祖
諱清明隆慶戊辰進士仕陝西參政事載明史循吏傳曾祖諱某祖諱
某俱以文端公及文和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夫人吳

氏某官之女溫淑莊慎承先公先姑遺則子婦服其教鄉閭循其法先
公十年卒至是合葬公墓子二人長若泌雍正乙卯舉人次若渠乙卯
副榜早卒女三長適候選知州孫某次適顧某次未嫁卒孫六人曾某
以膺候選曾敘監生曾修增生曾歇選拔貢生曾產庠生銘曰
公之初升蓋適强仕文和枋國春官典禮分佐司空秉度垂式當官而
伸結誠以久不詭不隨迨於暮齒出則邦楨居爲獻軌邈彼松阡百世
仰止

又內閣學士前工部左侍郎張公墓誌銘　劉大櫆

內閣學士張公桐城人諱廷瑑字恒臣別字思齋大學士文端諱英之
子大學士文和諱廷玉之弟也公生長貴冑而敦篤誠樸絕去華膴綺
紈之習其天性仁愛洞悉民生衣食之艱難常推己以及於宗族戚屬
交遊里黨中雍正癸卯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歷左贊
善翰林侍讀侍讀學士詹事工部左侍郎後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公在翰林嘗條奏民間賭博習非已久
朝廷雖頻申嚴切之禁而卒莫挽其頹風竊以爲子弟之不率其責在
於父兄比室而居乃於其間肆爲不善豈得若罔聞知設使代爲容隱

卽以秘匿作姦相連坐比於竊盜同居之律使父兄能舉報其子弟之罪應免其連坐而子弟之罪亦寬減其半然後其父兄無所瞻顧而不才之子弟無所容其姦且開以自新之路如是推行旣廣庶幾其風稍息

上韙其言允行之公在工部飭材督事綜覈最稱詳密於寶源局之鼓鑄較銅鉛視肉好別輪郭量輕重不憚頻煩吏歛手不敢爲姦而於解送銅斤之官弁不苛不縱獨得其平中北直大水總督直隸臣請使饑民修堤稍給工食以代賑濟公獨陳疏謂饑民非有田在堤內爲其分所當修而强使力作又受直無幾徒膺版築之勞苦而不足以救其饑餓彼富民有田資堤蓄洩乃因官爲修築得以巧逃役外事之不平無過此者夫民堤無異官堤宜令官予其半而有田資堤之富民更輸其半然後雇直足以供朝夕而輸錢用力於饑民富民之間兩無偏倚

上又韙其言允行焉

上嘗稱公謹飭屢昇以衡文之任其視學江蘇務殫竭精力以殊別高下較閱常至夜分不倦所拔多績學能文能自守其業者公雖世家貴族而於利人濟物弃趨如勇士撫孤姪若嗣若僮若孀教誨婚嫁無異

於所生文端舊立義田文和續置增多然族屬般盛歷久而用猶不周公復同太保宗伯兩兄共捐白金千兩別其親疏列爲上中下三等以爲族人計口授食之備又立篤素公田得穀九百餘石以贍文端以下之子孫又立息濟田以濟其從弟承先子孫之貧憊又立廣惠田以周友朋故舊戚屬之困乏公少肄業吳歌熙之門歌熙沒其子相繼亡公爲迎養其夫人於家數十年如一日公之鄉舉出豐令朱君龍御之門朱君去官而貧公時使人饋問其家時其來過必豐其贐贈盡歡而去康熙戊子邑東水溢爲災田廬皆沒公設廠於城西爲粥糜以食餓者親嘗其厚薄涼暖而後授之食其後疫從饑起公爲延醫救治公與二僕皆染疾二僕死而公獨得全人以爲天所佑云甲午大旱按察楊公請紳士分鄉募賑公主東鄉正月二日即啟行捐米爲倡分二廠近者食粥遠者給米全活無數又以其餘米貿山以掩埋枯骨之暴露者嘗曰財以備用不用奚以財爲又曰財不可聚聚則爲患害故常捐己以利物薄取而厚與衣食皆自取其敝薄者曰吾衣敝衣覺體輕年踰八十食不二味交遊及門下之士或餽方物物少則受之至幣帛財貨輒堅謝曰吾家溫飽足自供無需於此也公以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六日

卒享年八十有四元配吳氏河南提學副使子雲之女誥封夫人子二長若泌舉雍正乙卯鄉試次若渠同科副榜長女適候選知州孫循綿次適監生顧麒曾以乾隆某年月日葬於某里之原使人來請銘銘曰張氏望族夙顯於桐二相繼起厥聲逾隆公維子弟慄慄其恭輸其忠實以辦於公溥其慈厚以睦於宗凡厥親故靡不有容既豐而約既滿而沖羣推長者匪位之崇巍然華表維公之宮堯堯者石丸丸者松無敢毁拜世聞其風

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蔣公炳墓志銘　彭啟豐

公諱炳字曉滄一字晴厓陽湖人其先居常州之義興五世祖敷始遷于府治曾祖諱士英祖諱紹元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曾祖妣吳氏祖妣王氏皆贈夫人考諱梧嘗仿朱子社倉法行於鄉封資政大夫妣張氏贈太夫人生子二公其長也公自少魁岸負經濟略雍正四年舉順天鄉試七年考授中書舍人直軍機處十年鄂文端公經略西陲請以公偕行比還授廣東道御史乾隆初

上屢詔求直言公上疏極論進退黜陟之宜反覆數千言其大要歸於

裨

主德尊國體

上嘉其剴切特詔部紀錄居言路先後凡四年章凡十餘上嘗言守令宜久任以責實效其未滿三年者不得輒行遷擢又言州縣徵銀之弊請飭下有司以部頒定額刊示民間俾吏胥無得暗行飛洒又請撤太原保定額外兵以省煩費又請禁按察司刪改供招以慎刑獄又言漕務通弊請嚴書吏抑勒斛手浮收以除民累

上皆敕部議行元年冬擢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明年夏以

天旱奏請疏滯獄免各關糧稅五月奉

命祭金太祖諸陵路出良鄉房山諸邑見兵民廬舍多被水還奏請遣

官賑卹秋又請除武進陽湖役田租以甦民困冬以母憂去官五年服除赴京補原官累遷順天府府尹七年順天旱請緩徵新舊錢糧八年

會

上謁

陵條奏調發民車事宜五條行之又請增廠減糶並給米二百石於養濟院諸處收養流民又請發帑往奉天買豆數萬石由海運至天津俱

報可九年春奏直隸有井地悉為上產請飭各州縣給民口糧於少水

處掘井旣可變磽瘠爲膏腴兼可以工代賑是歲夏旱五城設廠糶官粟而遠鄉之赴糴者苦之公請發米四萬石於四路同知處分設四廠以就民便

上遠行之十三年冬授兵部侍郎仍理府尹事十四年請毀直屬淫祠以修義學及養濟院十五年請發帑給車戶置官車平時聽民間私賃過徭役調集應用由是畿民之有車馬者益得休息十七年春奉

命巡撫河南會往歲河決陽武凡水所過諸邑民不得耕種因請借給口糧籽種及緩徵新舊錢糧各有差是時山西陝西亦皆旱公預儲粟十萬餘石已而山西檄適至即撥遣之十八年春

上以陽武封邱延津武陟諸邑累被水諭緩徵積欠倉穀公請並緩祥符等十八州縣商邱永城等五州縣其秋陽武再決堤壞四十餘丈晝夜堵築閱數日而成民間被水者不待奏報遽發帑給之遂開茆河以灑河流而河患稍息二十年西路兵由河南赴陝公預爲備自安陽至閿鄉分十五臺每臺車馬令其一日負載一日空返擇平敞地設營募商爲市食兵至復躬往監之兵入境出境歷五十餘日而民間若弗知以父疾請終養

上慰留之夏封公卒持喪歸明年冬再起爲河南巡撫中途調湖南二
十二年秋前布政使楊灝以侵挌下獄當會審時公以緩決讞不稱
旨請赴軍臺明年春
召還仍令直軍機處尋出爲甘肅布政使公至官會所屬洊饑親往巡
勘所奏賑䘏事一如在河南時時西陲方用兵徵發旁午公擘畫經費
每夜治軍書申旦不昧奏銷三百八十餘案軍務告竣
上念公久勞遂有總督倉場之命而公之心力亦瘁矣公生平善知時
務慷慨自奮中外所設施皆有成效每與同僚論天下事條析井辨若
指掌上文好奬率後進推挽不餘力里居時置義田三百畝以贍族歲
饑輸金以賑鄉人德之督倉四年以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卒
年六十有七明年秋其孤將歸葬公於某所賫行狀及奏稿數卷乞銘
於余余故公同年友又稔知公乃書其大槩歸之夫人陳氏事姑謹能
飭其家政年二十七卒祔公葬繼夫人楊氏子四長麟昌翰林院編修
先卒次龍昌山西永甯州知州次熊昌戶部廣東司主事次騏昌國學
生女四婿國學生沈鄖方某史某一未字孫四純裕國學生純禧純耀
純祐俱幼孫女三曾孫二壬祥壬喜曾孫女一銘曰

英英蔣公天質挺拔惟靖惟共讜言奮越
天子毗公屢膺節鉞宣勞中外心力單竭公今往矣餘風有昳行蹟在
人粲如眉列子孫繼之湖乃貽厥陽湖之里高墳嶭嶭銘茲幽堂垂于
來哲

碑傳集卷三十一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三十二目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上
贈太子太師大宗伯沈文慤公德潛神道碑 錢陳羣
資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璨神道碑 陸燿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召南墓誌銘 袁枚
又禮部侍郎天台齊公墓表 秦瀛
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程公巖墓誌銘 裘日修
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何公逢禧行狀 孟超然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上

贈太子太師大宗伯沈文慤公德潛神道碑 錢陳羣

國家當隆盛之時必有敦龐艾福之臣或以經術見優或以文章取重布在廊廟則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及得謝而歸則掌其鄉之教法以興其德行道藝史稱推其有餘足芘當世者代有其人顧未有一生勤學敦行不苟求聞於時晚受

聖主特達之知壽近百歲名動四裔身膺顯秩沒備飾終天下宿學英彥莫不人人奮勵歆羨如文慤沈公之遇之奇也公諱德潛字碻士自號歸愚其先吳興人明初處士壽四公始遷於吳貫長洲十傳至公曾祖諱世烈鄉飲介賓祖諱圻邑學生有詩名考諱鍾彥課子有方公既貴跽

上前涕泣陳情

上憫之特贈其三世如公官公生五六歲通曉四聲逾冠補諸生歷歲科試凡三十餘次鄉試十有七次間經學使者洎主司批閱可其文則

欣然有榮色數被薦不售亦無悴容弟子經講畫者多成名以去公顧
益刻苦自厲形於詩歌無幾微怨尤語其安命類如此
上御極之元年徵試詞科公又不遇越四年己未始成進士入翰林則
公已將七十矣乾隆七年授職編修
上見公年老詢知為江南老名士敕和消夏詩十章稱
旨自是
聖製出輒命公賡和多所徼賞不數年由春坊累遷詹事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直
上書房侍諸皇子讀書典甲子湖北鄉試充戊辰會試總裁俱稱得士
子子汝誠亦出公門下公素有噎疾察典自陳
上命解部務食原品俸仍在
上書房行走尋念其衰老許歸享林泉之樂初公為閣學時給假省墓
上賜詩褒其孝思預讌涵元殿
上手賜大學士以下十一人酒公與焉至是復
賜詩寵行詔朝臣祖餞稽古之榮古今罕覯公歸
上眷注益優有司以時存問縑帛蔆餌之賜無虛歲暇日作天都雁宕

遊名窮其勝前中丞王公師撫吳延主紫陽書院講席造就後學多知
名士子襄佐秋官儤直禁籞會公亦供奉內廷見公承
旨矢音力追正始
上嘗召公與論詩學源流諭曰張鵬翀敏捷過汝汝風格故自勝之一
時同直者咸心服
上鑒裁之精既與予先後懸車紓水鴛湖過從伊邇二十年中遇
國大慶赴闕祝
釐同拜
賜杖入香山高會圖形禁中頻歲
時巡江甸扶杖扈遊同拜
渥恩即家晉秩畀以里精宮銜兩家幼子童孫亦成年輩
上曾賜詩榮稱二老每降敕體恤必聯名綴屬領袖東南縉紳客歲奉
詔以高年戒勿北上呼嵩更迭勸止尤爲昇平嘉話公年長予十三歲
故予所見事者也辱公序予詩文集稱許溢分竊欲及身儆司馬光范
鎮互爲銘傳而公已不及待矣公薨之明年孤子種松以狀來請予碑
其神道予惟

上之知公特深至敘其所著書爲涑水後所僅見公經進諸作原本忠孝而於求莫達情三致意焉

上用是益重公天語褒嘉一則曰學有本原一則曰道存風雅世徒艷公以詩受知顧

上所以裁成之者亦復無所不至嗚呼公之生平非窮困積久則無以厚其植非遭際

文思天子則無以發其藴後有作者可以識所嚮往矣予故畧其行事諸見彭大司馬志中者不復贅而大書公之窮不隕穫達不充詘足副我

皇上眷遇之隆俾揭於阡而系之詩曰

帝紘延攬天閶四闢陋彼漢廷蒲輪束帛有斐沈公神仙標格七十登

朝紆青垂白乞言耆年陳詩其職曾先九老歌和八伯

帝曰德潛予受汝德鱗趾振振咨汝輔翼

詔許歸田青門餞席黃山赤城扶藜登陟公教於吳士脩允迪繼志繼聲咸稟繩尺友善所資多聞諒直望以學崇慶惟善積惟

帝眷公騷壇者碩造化爲爐鑄顏作則用勸來許過者必式

資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璨神道碑 陸燿

乾隆辛巳之歲恭逢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
上命文武廷臣及予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賜遊香山製九老
詩以寵之時則資政大夫工部侍郎松岩范公與焉蓋公自丙寅蒙
恩致仕至是以慶典來朝獲廁耆英之會朝論榮之越六年丙戌十二
月有司以公卒聞
諭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木瀆之阡公諱璨字電文一字約軒其
曰松岩者以
上賜松岩樂志額因以為號也系出宋文正公長子監簿公純佑之後
十一傳至從源從麻源九曲里是為公始遷之祖州同知能彥公之考
也國子監生必才公之祖也府學生允龍公之曾祖也祖考兩世皆贈
資政大夫河南布政使妣皆夫人公登康熙癸巳鄉薦雍正甲辰進士
改庶吉士以人才薦知大興縣擢知鄧州陞萊州安慶江甯等府分巡
廬鳳潁道河南直隸布政使巡撫湖北安徽入為都察院副都御史工
部侍郎在大興日部民阿青恣橫一日方理堂事突入攫人公曰鼠輩
敢爾縣令尚可為哉即闕署扉捕之鞫其奸狀境內肅然縣故有隱糧

一案公白京兆發之藩司不悅方以他事去公在廷有白公冤者
特擢河南鄧州知州鄧旁邑巨盜張連膂力絕人吏不敢捕公召舊目
退役以計擒而致之旁邑坐弛再脫公復以計擒副使盧鳳時境有飛
蝗公禱於神自率鄉農撲捕忽有蟲似蝗而黑雜處蝗中三日嚙蝗為
盡咸謂公誠感所致嘗自為捕盜捕蝗二記志其事其自楚移皖或挾
千金追送江干麾之不去公慮傔從為奸自坐鷁首諭之視其舟去遠
乃已所轄鳳盧泗滁連歲災祲公念新舊並徵民力必困分年帶完民
賴蘇息又以江表重地武備最急日坐箭道分番練習一時營伍皆嫺
於藝方是時皆以公數歷有年行駸駸大用矣果入參臺憲晉佐司空
公感激遭逢益圖自效如弛富戶囤積之禁酌命盜處分之條核下江
收漕之制苟見輒陳不敢緘隱旋以兩親尚在淺土特疏陳請遂得蒙
恩卜葬並許歸田自公解組之後惟以經書督課諸孫不問外事中間
詣
闕祝報者再恭逆
鑾輅者三
大章宸翰藤杖如意文綺佩囊之賜稠疊里門不可勝紀居平益以盛

滿爲戒潔清之操晚節彌厲菜羹蔬食不異貧寒蓋仕宦京外者二十餘年退養林泉者亦二十餘年公旣貴顯讓宅於從父兄弟而自卜居於吳興之南潯其卒之年距生於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配孫夫人子二人儀薫國子監三葵貢生皆先公卒孫三人墀城墱皆國子監生女二人孫女二人皆適士族曾孫男女十四人予於公爲鄉後學墀又姻也以公隧道之文來請因敘其世次歷官行誼而系以銘銘曰

范由宋啟族爲吳望監簿子孫麻源再創公繼厥聲於宗有亢進樹勳猷退懷廉讓始礤詞鋒旋剸利器屈服市魁齟齬大吏治不爲武盜以讋致歲不能災蟲以類噬建牙楚幕弭節皖城臣心如水却餽遺行譏迫饑餒公寬其征誰弛什伍公練其兵旣長諫垣洊司邦土剔弊釐奸即事條舉業著鼎鍾榮辭簪組潯溪之濱來歸啟宇普天同歡

聖母萬壽公再趨朝龐眉皓首

帝詔考成陟遊巖阜追媲唐賢得公而九自還初服三逕

鑾輿便蕃寵錫照耀衡閭公戒驕溢益慎德隅閉門卻埽樂此桑榆湖

公名德累世相承衣冠蕃衍迨公後興園以義高山以賜稱幽堂對啟

銘示昆仍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召南墓誌銘　袁枚

乾隆元年秋余與齊公次風同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一時士論僉以實學推公及榜發

欽取十五人公果與選余雖報罷而公念同徵之誼最殷後三年余亦入翰林作後進常與公唱和外出爲令始與公別別四十七年余老矣遊天台山公死已久且葬其兄周南弟世南年八十餘龐眉扶杖延子飲其家抱公詩文集百卷出曰先生視此以志其墓嗚呼當時薦此科者海內凡二百餘人而今則在野在朝屈指無有也公之遭逢寵遇升沈禍福非予後死其誰知之而誰表之謹按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幼而穎敏讀書十行俱下年十六受知於督學何公世璂充博士弟子貢入京師中己酉副車雍正十一年督臣程公元章以鴻博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檢討

御試高等超遷至侍講學士加日講起居注官充戊辰會試同考官

上書房行走再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公清癯短身而憑鄉朴之氣溢於眉宇獨能宏搜博覽記性過人

上於甯古塔得古鏡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公引證書史羅縷具

奏
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
國家疆域恢宏烏喇巴哈俱置侯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奉使者輒先詣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冊某埃某驛應宿何所所需若干糧數萬里外若掌上螺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漢書地理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沈尚書德潛常在
上前譽天台石梁之奇
上問公公曰荒土磽确不足以勞
聖駕人笑其奏對率易而
上以此益重之十四年四月從
上書房歸澄懷園日昳馬驚觸大石上腦涔涔流昏憒不起
上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刳生牛腹臥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顙左右搖公始蘇當是時
上方獨用公遣皇子及中使問病者不絕於道又數月公病少痊步猶蹣跚頗忘所記書不能握筆又心念老母乞回籍終養
上慰留再四然後許之還浙後掌教蕺山萬松兩書院

上三次南巡公力疾迎
駕皆
召見賞賜優渥先是公有族匪周華者素不良公訓誨不悛遁海外三
十餘年忽因浙撫熊學鵬巡城遮道獻所著逆書揭公十大罪熊奏聞
上誅周華赦公削職歸里公身受
上特達之知方恨無涓埃報而怪民妖言乃出自近族悔平時教敕無
素又隱忍不先舉發以致惡彰於天自分雖九死罪固當而
上復屈法活之恩愈重愧憤愈深結轖不已路上疾暴卒還家而月竟
以不起年六十六嘗言酈道元水經註開於西北闇於東南特撰水道
提綱三十卷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所修官書則一
統志明史綱目續文獻通考禮記漢書考證皆所纂也曾祖之仲祖仁
龍父鼐俱以公貴贈如公官妻張氏封二品夫人子式選國學生女二
人葬台州花坑之原銘曰
天台之山其高萬有八千以是鍾靈生公其間學識其大才擅其全以
人視山幾與齊肩雖梟獍囓其後惡馬蹶於前而終以受知於
天無損其賢嗚呼非我來遊誰表此阡嗣後川湜湜峰緜緜磅礴鬱積

繼公而生者其又在何年

又禮部侍郎天台齊公墓表　秦瀛

乾隆元年丙辰
天子召試制科之士與是選者多一時名流宿學而天台齊公尤以博洽稱既入翰林屢試高等累遷至禮部右侍郎未幾以病乞養歸歸十餘年而宗人齊周華之禍作牽連頌繫京師蒙
恩放還還甫帀月而卒年六十有六公諱召南字次風號息園世爲天台人明正統中有以兵部郎中殉土木之難謚忠節諱汪者公之七世祖也曾祖諱之仲祖諱仁龍父諱蘭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公生而器宇凝重甫就外傅屹然如成人少穎敏讀書十行俱下既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皆以奇士目之雍正癸卯由選拔貢生中式本省鄉試副榜以博學鴻詞薦者閩浙總督程公元章浙江學政帥公念祖也公以
召試二等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時
天子方右文稽古凡館中纂修之役如
大清一統志明史綱目
武英殿校勘經史諸總裁悉以委公葢公平時於學無不博自天文律

歷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瞭若指掌而又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
掌故於經則通漢唐以來諸家之郵於史則兼涑水紫陽之義法其經
進之書皆蒙
上嘉賞而瀛則嘗讀公輪進劄子以爲尤似眞西山大學衍義文字非
尋章摘句之士所能及公萬一也公之爲翰林也充日講起居注官在
上書房行走旣由檢討遷中允侍讀又遷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旋授禮部右侍郎以一諸生不數年驟躋卿貳人皆謂公特以
文詞被
知遇顧公問學淹貫世盡知之至其立朝耿介伉直有不媿古大臣者
雖同列或不盡知且公位望雖顯總不出文學侍從之列又遽乞歸未
盡其用此又天下所共惜者矣公以乾隆十四年正月自
上書房歸澄懷園墮馬觸石幾殆
上遣蒙古醫療治少瘳是冬遂以母張太夫人年老陳情解職歸歸後
累主蕺山書院敷文書院講席造士甚衆齊周華者公族兄也獻其所
著書於巡撫多不法詞涉公公以是下刑部獄
上鑒公無他僅削職盡非

上不能知公而亦非公之樸誠不能家
上始終保全如此也公卒以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子式遷葬公天台花坑之原仁和杭堇浦先生世駿銘其墓閱二十有七年瀛官於浙以事過天台宿公舊第於是式遷年六十七矣以瀛少時嘗以詩文見賞於公有知己之感屬爲文表公墓瀛不敢以不文辭公所著有水道提綱三十卷已刊行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寶綸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藏於家公具異稟目炯炯能矚一二十里許嘗登杭州之鳳凰山視隔江西興渡人歷歷可辨又嘗於山頂指雲所起處掘地得奇石皆似古篆籀名曰天然圖章爲文銘之公故精術數之學方被逮之前一年筮易遯知後事以語其子既而皆驗公娶張氏封夫人式遷國學生孫一

謹案原編有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議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録

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程公巖墓誌銘　裘日修

吾鄉鉛山在明則費相國以文譽清節領袖一時翕然稱人望焉至我
朝則少宗伯海蒼程公實爲繼起公名巖字巨山海蒼其別號也生有

異徵自成童時卽知名當世甫弱冠中丙辰副榜戊午登賢書己未成
進士先是每科會試榜發大臣舉堪入翰林者是歲
上罷保舉法引見時
上親加甄拔公名入選習國書壬戌散館
御試一等授檢討丁卯典試陝西次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旋督學廣東
凡奉使灝行例請
訓公所奏對悉當甫出都遂次擢翰林院侍讀廣東舊爲兩學政一爲
肇高一爲廣韶公所隸肇高五府一州也顧試期頗寬閒而一省分兩
學政政教岐出三載報滿公奏請併一爲便適調任廣韶未幾卽以公
爲廣東全省學政超授順天府尹仍留學政任嶺南人士咸慶得師有
前惠後程之謠惠卽江南紅豆先生也任滿赴京兆視事有異政境無
蝗災永定河漫口溢公聞報卽單騎馳至武淸時河官下埽輒隨水去
計無所出公急令砍柳枝代之遂挂於決口旋塞其鄰境非順天所屬
制府未卽至公輒爲之相度緩急視河流所趨爲預防計隄完得無旁
溢公奔走於河干者兩旬有餘日纔一食夜則露處隄上自是得寒嗽
疾久弗愈嗣丁內艱服闋補光祿卿晉太常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是歲庚辰
殿試充讀卷官秋大獮隨
幸木蘭辛巳以
慈慶推恩封贈三世如其官曾祖母以下皆夫人壬午
上南巡隨駕卽
行在授吏部右侍郎次年癸未
命視學直隸凡所條教一如粵東時旣報滿轉禮部左侍郎卽充丙戌
會試知貢舉旣畢事公病嗽益劇以封翁年近八旬陳請終養次年春買舟南下都門祖道卿士大夫咸在無不歎且羨者進退以禮始終不逾近世九列所未有也此乾隆丁亥年事至戊子仍以舊恙復發七月十八日卒於里第距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歲五月初十日得年五十有五嗚呼公在閣部卿寺中以淸節著其任京尹也又甚耐繁劇如老吏人以爲莫測至其三視學政收得人效文敎以興則公之緒餘及之也余識公於諸生時及己未爲同年入翰林爲同直官侍郎爲同列公之長子爲余壻又姻婭相友善誌公墓繄余之任也曷敢以不文謝公配潘夫人同邑望族以賢淑著先公庚辰年二月二十七日歿於京

師官舍距生於康熙甲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四十七生子一琳己卯舉人分發福建試用知縣次珽次瑑側室嚴氏生尚幼嗚呼聞公捐館時雷電晦冥風雨大作稍定公啟目睞謂左右曰吾將去矣所憾者
君恩未報事親之事未畢耳無一語及他事此非神明素定生有自來安能若是耶銘曰

山川清淑鍾爲偉人維費文憲舊有令聞公實代起照耀冠紳出作師表入爲名臣用光前緒垂裕後昆靑山峩峩泉流沄沄墓門一閟千秋萬春斯文不朽典型具存

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何公逢禧行狀 孟超然

乾隆三十有四年己丑冬十二月八日吏部左侍郎何公卒於位先是秋七月超然得公書云入春來患脾溼飲食大減心竊憂之十月自重慶遣人入都奏事令問公起居以十二月朔日至公疾已亟手不能執筆於臥榻前口授其子西泰作書復余其略曰某入冬病益甚蒙
主上恩賜醫診視已累月此故事所施於老臣碩輔者而某以新進之臣螻蟻之軀

主上軫念至此感激何可言然死生大事久已付之度外矣萬一微天
之幸得一旦霍然起與足下重作舊日歡何樂如之然某自得病後亦
爲足下在遠旦夕無可與語者滋鬱鬱非虛語也僕人奏事返至達州
余發書涕下至順慶夜接都下書一巨束則公訃至矣蓋去余僕出都
門方四日也嗚呼傷哉余既爲位哭念疇昔公愛余最篤公之志事余
知之最深故敢忘其文之陋備述梗概詞以實而不誣亦公志也公諱
逢禧字敬儒號念脩先世籍福清至公祖始遷會城之南臺公父蓼言
先生爲名諸生湛深經術遊其門者率有聲場屋而先生卒不遇晚乃
貢成均時公已官農曹矣蓼言先生律己嚴而見道篤嘗慷慨言曰作
文以庸妄啖虛名入世以機械誇捷足科名入手而懷抱不足以副之
官職加身而德能不足以舉之有一於此謂之不祥矣天誓日不願子
孫有此君子以爲篤論公少而穎異過目成誦以博覽爲基以心解神
會爲主十齡誦五經如瓶瀉水年十四遊於庠寸晷七篇學使者奇之
甲子又以五經舉於鄉時年甫踰冠也再試春官不第戊辰安溪官石
谿先生視學關中聘以爲助三年公遊益壯學益富覽周秦漢唐故都
歷諸邊塞旁搜金石古文辭發爲詩歌著西行小草數卷而校文明敏

學使者倚之如左右手辛未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翰林葉公觀國同里同年僦舍同居治事之暇以文章相切劘而公入曹司未久句稽錢穀如素熟習者侍郎吉公慶奏

命按獄畿輔奏公與俱行無錫嵇公時亦領戶部謂吉公曰何公柱石姿也吾閱農曹中無有及何君者後君官九列猶以爲知己之感云公以才當不次遷遭蓼言先生憂還里服除奉太夫人就養京師補戶部廣東司主事己卯秋分校京闈得士最盛時總裁爲錢塘梁文莊公素矜慎少許可諸分校所薦卷多駁放者遇公薦卷則欣然語副總裁都御史觀公曰何公無私能盡心且其器局駿偉名位當大起矣庚辰京察一等引見加級

上以知府膺表率任宜愼重其選不拘資格詔九卿及翰林之長舉所知公以主事特奏記名四月除員外郎時余甫成進士遂與公定交公任員外將二年故事吏部選郎缺擇人視他曹尤愼吏部不得人則調於他曹郎中大學士傅忠勇公時兼吏戶二部奏以公由員外授選郎前此所未有也公以壬午四月視事旋轉御史奏

旨仍典選事尋擢工科給事中而余亦以是年冬入選曹見公按百官

之籍釐流品平法擢同官和愷胥吏無所緣爲奸聲望益隆隆焉起矣
有同知某援例欲躐選郡守嘵嘵投牒頗有爲之地者公慨然曰人既
非才事又違例此僥倖何可長奏記斥之又某於同知任內曾爲上官
薦尋以事移疾歸逾數年調選欲選曹以保舉例引見公曰病痊起廢
考功職也彼欲選曹啟事覬得郡耳卒不可選曹循故事固不肯自貶
損時臨桂陳文恭公初自湖撫遷吏部尚書猶與公未深知也癸未八
月刑部員外郎缺已入選而刑部咨留公以故事每月截缺後無留者
持不可或傳銓司有所左右其間時
上方巡幸木蘭刑部尚書舒公封章入告
上命陳舒二公訊實以聞久之不見左驗然二公疑猶未釋於是與郎
中瑚公世泰章公寶傳皆奏請解任讞成事頗白然猶請下吏議方事
急時公謂余曰君不過奪奉吾以言官典選中蜚語恐有意外禍恃
主上聖明或蒙恩洞察小臣守法無他否則貽老母憂矣九月九日驛
報返奉
旨以事既無據皆復官且免置議公手捧
恩綸感且泣謂非

上聖明則得罪誰爲白者吾今當奉職死官下矣臨桂與舒公久之亦
知公坦白公後爲吏刑二部侍郎二公與同事皆投契不以前事少芥
蔕也公旣被劾得白
上益知公才是年冬遂有江西鹽驛道之命抵任甫旬日擢湖南按察
使具劄謝
恩且請入覲奉
硃批不必來汝何事不可辦但戒汝者莫生滿足之念莫尚氣可耳公
捧
諭叩頭感泣益自是愈知
聖主將大用之而所以生成教養之恩眞千載一時也楚俗刁悍刑名
案牘繁多尤多告訐事公始涖以嚴旋濟以寬吏民皆感服未幾而有
新甯罷市之事撫寶慶守王錫蕃報至公即請親往視之曰吾親往則
案可速結而撫軍喬公以公兼藩臬之司事持不可檄解省審理飛章
入告
朝命大臣往勘之而王錫蕃懼罪遽自經死於是公以職任陳臬不能
先事豫防具奏請罪已下部議矣而是時掌選章公寶傳又以他事左

遷傳文忠公將擇人以代
上特諭仍以公補選郎公聞
命馳入都視事主余邸舍者三閱月每維初號其披衣起趨朝啟事退則集賓友爲歡敘契闊日與余以詩文相倡和每慨然言曰吾再蹶再起倶出意料外
主上不以臣不才將用之吾何以報稱視吾力所能盡者勉自策而已是年四月余奉使粵西十月還過武昌則聞公於九月拜刑部右侍郎之
命公由主事六年洊歷九卿僚寀不驚惟仰頌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蓋公素所蓄積足以肩重任其見信於物望者然也□月調吏部右侍郎公再入中臺習貳銓事熟習掌故昔時同事有彈冠之慶而公每惓惓以愼名器杜僥倖相勸勉時大學士武進劉公尚書託公皆虛公爲懷凡循舊章間有損益者知公在選曹久必與公商搉而後行聯名啟事選人悅服故公在吏部章疏不必已出而裨益孔多戊子秋九月余奉
恩命視學四川公黯然爲別且曰子去吾益孤矣余聞之愴然嗚呼公

方爲
天子卿貳余蹇拙何能裨補萬一而公顧獨惓惓者葢數載以來每以
公退之暇述先世艱辛隱約謂兩家實相似備
朝廷任使務洗手奉職不得爲自私自利以辱其先間及文事公於同
里中獨以不肖爲可與道古忘分投契歲久不渝公曾爲余大父母表
墓銘于中之而手卷蓼言先生家訓亦特命余爲之序且有他日里社
雞豚南邨卜鄰之約嗚呼孰謂別公僅一年而前言成讖公竟恝然去
哉公自以受
主恩深重非尋常供職守足以報塞故每察公爲郎日勤勞之暇頗自
娛樂洎登大僚則時時憂形於色懼不得稱職此其心豈獵取名位爲
一身顯榮計哉公之心固惟余知之此彌留之頃相隔六千里外猶許
爲知我者也公事母太夫人能得其歡心余始在京邸見公製一裘一
葛留一賓客飲食必稟命而行每趨入朝必在寢門外伺太夫人動靜
問夜來安否太夫人時有鄉土之思則多方以娛老人心稟蓼言先生
遺訓昕夕不忘每誦先正葉文忠之言曰吾先世爲農夫本無心貴顯
今貴顯矣而自問生平不及祖父遠甚嗚呼此足以徵公之心矣公才

敏練本性成遇事輒一語剖斷是非嘗言諸葛武侯才須學也一語為千古不磨之論又以人之有才如刀劍之有鋒鋩不用則鈍置但貴審所以用之而已其論古文也不苟同亦不立異每謂法古人者法其間架非謂摹擬剽竊於字句之間強記過人每所經眼名章警句終身不忘詩則多師為師不拘一格氣體沉厚而出之蘊藉力闢嚴滄浪詩不關學之說尤喜中晚人絕句酒酣耳熱輒喜吟諷每謂余曰流連景物抒寫性情昔人擅場之作間一諷誦先得我心不能出古人範圍不作可也公性無他嗜退食之暇手一編自娛見仕而廢學者輒喟然太息固以兵刑錢穀自具精微學問文章皆資揮霍特不喜迂闊者高談心性而於淳厚質直之士又未嘗不為心傾與人交似泛愛而黑白井然亦不能作翕翕態顧余淺甚非意所好輒見於色辭君愛余至而憂其褊衷每出苦語相勸誡余近頗自警今公往矣孰為箴余過者耶公元配齊氏簉□氏子一人西泰有雋才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公生於雍正甲辰正月二十二日年四十有六嗚呼公受
聖主特達之知冀得設施以垂竹帛朝士大夫望其風采若景星慶雲鳳皇芝草皆為

國家慶得人而一嬰心疾累月沈綿和緩無功
聖慈軫念公亦遂含酸茹痛自念臣年方壯不能報
君父莫大之恩其貽余書所謂死生大事付之度外者固自擺脫揆其
志未有不齎恨於九京者也余得公子西泰書灑涕巴東未得公行狀
就平日所知者爲記其大凡異日以授西泰或有家狀所不及詳者則
余文庶可備記傳之採擇焉謹狀

碑傳集卷三十二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三十三目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中

副都御史傅公爲詒墓表　蔡新

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加禮部尚書鄒公一桂行狀　彭啟豐

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贈尚書錢文敏公維城神道碑銘　王昶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經筵講官南書房供奉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事謚文達裘公曰修墓誌銘　于敏中

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太子少傅裘文達公墓誌銘　戴震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中

副都御史傅公為詝墓表 蔡新

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副都御史嚴溪傅公有疾在告越月薨于第時公長子浚還滇次子疑以予之素稔公也齎狀請表其墓憶壬戌癸亥間公居閒京師余時在館職於公為後進公顧與余為忘年交偕同志雷翠庭鋐劉蘭谷芳藹李韋園清芳黃靜山永年陳體齋仁鍾勵暇晼六七人月訂數會會必課所學考鏡得失旁及古今治亂人才盛衰學術事功之邪正文章之眞偽咸各舉所見辯難究詰衷于一是而公尤慷慨自負每及古人忠孝大節直言讜論必掀髯奮袂舉然有尚友千古之志以故公生平行已立朝居言路往往不負所學亦其天性然也公諱為詝字嘉言號謹齋別號嚴溪滇之建水人雍正丙午舉人癸丑成進士乾隆戊午由翰林院檢討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尋擢奉天府丞未幾以奏請廣奉天學額鐫級歸辛巳再起補光祿寺少卿踰年還鴻臚寺卿丁亥陞大理寺少卿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人咸以晚

遇為公榮謂公將大用得行其志惜乎公竟迫暮而遽嬰疾疢以終也卒時年七十公之為御史也首以請補明季殉難御史趙譔贈謚事下禮部議覆準行賜謚忠愍譔公鄉人也官京師以罵賊死先是公與同輩計偕至京拜趙墓于城西徧仰天歎曰公義烈如此而賜謚弗及邱壟沒荒榛吾異日得為言官當沐浴手陳此疏至是果如其言其年五月

詔求直言公益感激思奮直陳萬餘言其大要在去奸民端風化清獄訟祛冗蠹申法禁皆關國家大計併請令在廷諸臣如翰林曹司皆得矢謨入告言雖未盡用論者以為有古名臣風烈云在奉天攝學政奏立書院請旌王瓚孝子皆有關風教在鴻臚奏請復謝恩官慎選學習序班一等稱便最後居憲副佐持風紀慨然以整肅臺綱為己任謂御史為

朝廷耳目不宜兼曹郎有乖體制疏請停罷以符名實得

旨允行著為例而所惓惓不忘者尤以言路為重披瀝瀆陳亦其忠愛之心有迫而然不自知其過計也昔朱子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若公者可以無愧矣初公閒居時名重公卿會

詔大臣舉賢自代副都御史梅公轂成通政司雷公鋐並以公名上時
舉代者多不次用而公以母太夫人年高乞養歸購書萬卷自隨以雲
南僻遠少書籍也平生慕湯文正公由監司解官家居從夏峯孫徵君
講學蘇門十載卓然為
當代名臣思效其為人故自奉天言事左遷需次京師八年暨終養又
十三年仕途顯晦升沈家計盈絀不攖于心惟讀書不輟如儒生人之
見之者不知其為京朝官也性直諒貌如其心與人交藹然可親然有
不可則義形于色雖顯貴人不少挫余自丙寅冬督學中州別公于都
門中間離索二十餘年南北殊途出處異致迄丁亥始再晤京邸回憶
舊遊落落如晨星相與感歎欷歔愴然涕下然竊幸公碩果得與雖蒼
髯皓鬢猶時時賦詩飲酒彈棋論古不減壯年豪致因得以昕夕道故
問難如曩時而不謂公之遽至于斯也是可悲已按公先世居江西高
安縣之菱湖曾祖時鷄始遷滇之建水時鷄二子長大年歸原籍次大
美公祖也實始隸滇生五子公考琳與其季瑋俱登鄉舉丁巳覃恩祖
考皆贈中憲大夫如公階祖妣吳妣李皆贈恭人配淑人劉氏子二長
峻增廣生次嶷太學生孫三人公之歸省太夫人也取道西江拜高安

祖祠偕族姓言歡敘長幼講孝弟里黨觀者咸太息稱盛事及歸擕其支派世系纂修族譜旣成郵而合之公之敦篤本支又如此所著有明儒四家纂斯文易簡錄讀漢書論等集藏于家尤富於詩裒然成帙未梓也他懿行見于志狀不悉書爲表其大者使歸而勒諸阡

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加禮部尚書鄒公一桂行狀　彭啟豐

曾祖兌金明崇禎三年舉人贈資政大夫

祖忠倚順治九年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贈資政大夫

父卿森國學生從祀鄉賢贈資政大夫

公姓鄒諱一桂字原褒常州無錫人系出宋道鄉公弟洞後十五傳龍光與弟鳳光迪光有大名世稱鄒氏三光公其六世孫也太公生子多以痘殤晚得一女奇愛之生公而女夭以爲不祥由是失愛育之襁下太夫人私乳之及長聰穎過人太公又驚喜過望爲授書遂鍾愛焉雍正五年登進士二甲第一入翰林官編修十年主廣西鄉試尋改授御史巡視中城公嚴剔利弊一時豪强爲息十三年奉命督貴州學政疏奏科場之弊七年轉禮科給事中

上命許容巡撫湖北公上疏曰許容誣奏謝濟世奉

旨革職總督藩臬以下承審官咸被罷斥不特湖南一省得見天日而
天下臣民罔弗額手加慶此彰癉之公吏治所由以知戒者也昨讀
上諭仍命許容巡撫湖北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許容狗庇縣令反將參
揭之道員捏欵誣奏狡詐欺公于是爲甚苟蒙
聖恩僅予革職已邀寬典今復任以封疆何以訓示天下乞降
諭旨宣示臣民俾曉然于黜陟之所以然斯國法昭而吏治有所率循
矣疏入
上遂寢其事十一年八月
賜宴瀛臺時公位未顯例不得列
特命公與沈公德潛與焉冬轉大理寺少卿多所平反脫死辠二人由
大理寺轉僉都御史再遷大理寺卿上疏論律載獄具全圖鐵索扭鐐
俱有定式乃司獄者輒以貪婪未遂任用非刑慘毒呼號不忍聞見夫
囚有應得之刑國家有常用之法法不當其辠猶不可以爲法矧令其
死非法之刑哉
上特下其奏于各省按察使有敢違者議其辠十四年
詔舉經學以同邑顧棟高薦一時被薦者百有餘人廷論得四人以進

公所薦與焉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
皇太后聖壽誥授資政大夫十七年主禮部試尋以事鐫級二十二年
復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明年以年老告歸
上以詩寵其行歸後三年詣闕恭祝
皇太后聖壽
賜公杖命致仕諸臣年最老者爲九老會公與焉又十年以祝
聖母八十壽加尚書歲給俸錢再與九老會公年旣篤老其歸也以三
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薨于東昌道中年八十有七公歷官數十年挺
挺直節著于朝廷及居家屏跡不入官府時杖策尋佳山水與緇流羽
士賦詩飲酒爲方外交工繪事得文待詔遺法其在御史時大官有索
畫者促之急公曰吾不能受人役卒不應然公畫流傳頗多亦未嘗故
自矜重也配惲氏封夫人子一人志伊乾隆九年舉人早卒孫二人長
國學生琦次驥公之喪旣歸琦奉公年譜請編錄行事獻之太史爲撰
次如右謹狀
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贈尚書錢文敏公維城神道碑銘王昶
乾隆壬辰冬刑部侍郎武進錢公以居憂卒於里第

上聞軫悼諭祭葬特贈尚書賜諡文敏且有學問素裕勤勞夙昔之褒
又二年賜其孤中銑爲內閣中書舍人蓋公以第一人魁天下直
內廷二十餘載任秋官最久數決大獄讞事貴州適遘逆苗香要之亂
不震不擾出奇決策月餘蕆事
上益知公才器可大受而未竟其用以卒是以
恩禮稠疊不替益隆如此公字宗盤諱維城一字稼軒自幼敏悟讀書
日千餘言十歲能詩十二三能騷賦古文戊午年十九舉順天鄉試壬
戌試爲內閣中書舍人乙丑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授修撰戊辰夏
五月
召試璿璣玉衡賦五月鳴蜩詩稱
旨尋擢右春坊右中允日講起居注官
命直南書房懋勤殿旋擢翰林院侍讀學士癸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甲戌充會試副考官丁丑擢工部侍郎辛巳調刑部尋轉左侍郎
公初以文學侍從受
主知及官秋官精研律意體察情狀往往從糾結疑互處反覆別白不
惜數千百言析而出之同官老於刑名者弗能難也如登時殺死姦夫

及格殺拒捕罪人暨臨時殺死竊劫盜律得勿論而其移埋棄屍者有
司反舉殘毁人屍及棄水中律坐以杖流本小末大失輕重倫又親屬
殺姦罪視本夫加一等蓋指罪人未嘗拒捕格鬭而言若有拒格皆當
以拒捕論乃各省或引鬬殺或直以謀故分擬使殺拒捕反重於拒捕
者援引非是請將親屬殺姦非登時者用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其拒
捕者用罪人拒捕格殺律條以入奏得
旨允行壬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是冬奉
命視學浙江端士習清訟源飭諸生以半年習一經而責其成於校官
矯揉刮摩士習蒸變已又以陳大綬理學名臣而紹興志誣以貪酷毛
一鷺名麗逆案而遂安志侈其治蹟移書巡撫悉釐正之己丑貴州知
州劉標以銅廠鈌虧聞
上命公偕湖廣總督吳公達善内閣學士富公察善往訊計虧帑二十
九萬三千餘兩並得大吏苞苴狀奏論如律獄甫定而古州香要事起
香要古堆寨苗人力扼虎詡有邪術鎗礮弗能傷爲諸苗所憚又有老
勇老九及黨根寨女苗迫根羽翼之二十一寨爲所誘將襲下江同知
龔學海遣人偵其狀香要殺之學海告變公偕吳公及巡撫宮公兆麟

檄黔省各營會勦又以古州壤接湖南廣西移知各督撫分兵守隘口
而自以五月十八日馳赴古州二十日署總兵程國相破烏牛香要退
據佳居寨二十二日公至下江營督國相攻佳居破之擒迫根五月二
日公渡都江次日抵加溜自烏牛至佳居八十里鳥道旋繞峻狹纔容
一騎加溜尤險絕爲佳居諸寨苗來往必經遂飭副將來永增守其地
且策之曰賊苗脅從者衆急則并力阻險勢不能以旦夕平宜多懸木
榜諭以
天朝止誅首亂餘無所問其黨必疑且散矣公等從之苗聞日持牛酒
詣軍門公悉慰諭遣去衆心大定明日督兵入朋論大籌獲香要妻妾
子女及老勇老九香要獨身跳去山深箐密計不可猝獲乃令撤兵旋
古州以懈其志而密使人偕生番老雄等伺香要所至六月八日擒之
烏招與其黨皆磔死事平
上下部優敘既還朝奏苗境多稻田產米利官採買丹江兵米若用實
運則苗失賣米之利官多輸輓之苦且黔咫尺皆山運一石價與買等
是以一易二也宜改折請自平越始
上從之辛卯雲南龍陵有逃卒四十八人就獲巡撫謂伊犁例逃者枷一

月今龍陵邊地宜請正法公謂用法過重恐後遂為例會
召見因言羅法者眾情可憫且戮於獲所邊兵何由知不如械至龍陵
倍其罰枷三月足以示儆
上亦從之傳旨馳赦葢
上知公持法平生殺悉當於理故所言施行者多公和平坦白不立崖
岸不設城府奬勵寒素有一長必為拂拭推引士以此歸之為詩仿李
太白為文疎通明皃絕去彫飾有茶山詩文集二十八卷書法蘇文忠
公畫出入於元黃子久王叔明諸家奉
敕進御之作
上親為題詠者多至數十卷軸葢世得其書畫如圭璧然性篤孝先時
視學浙中迎父蕭山公于使署雖便溺必親視之及壬辰奔喪歸里不
及含殮時時擗踊哀慟夙有消疾因以增劇至十月而卒時年五十有
三公家世仕宦曾祖某祖某官福建惠安縣知縣父人麟以舉人歷官
蕭山縣知縣皆因公貴贈資政大夫刑部侍郎配金氏子二長中銑內
閣中書舍人次中珏候補中書科中書女一適陝西乾州知州崔龍見
是歲十一月大葬公於懷南鄉白蕩之新阡某以甲戌會試出公門下

承中銑請援据狀志庸作斯銘銘曰
惟古敕法世重世輕罔或干正在允而明蠻夷猾夏師乃震驚亦惟司
寇克詰戎兵後乃歧之匪古所程公之降世含譽景星公之述作韶頀
咸經公之盛德騶虞祥鵬志廉而節器高以閎解巾入仕
天衢始亨暨登卿貳明艮載賡從容鰲禁爲時典型計公所歷以兵繼
刑議獄緩死討叛徂征深叢絕嶂馳飈掃霆功不數旬翦其鯢鯨歸告
成命羅施永寧
天子曰俞予岷汝生錫之優敘庸昭汝能何期奄忽騎箕以行謚在册
府文在
賜塋懷南之阡雲輝日瑩過而式者眡此貞銘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經筵講官南書房供奉工部尚書兼管順天
府尹事謚文達裘公曰修墓誌銘 于敏中

司空之職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使修利隄防通達溝瀆别五土之性
而物其所生之宜荷責綦重
朝廷命官必深知其蘊蓄又歷試有功然後俾以宅揆熙載之任裘公
敭歷六曹經畫咸裕尤善於治水

上重公材器數任之公竭知慮告厥成功最後晉工部尚書而公竟薨
於位
國朝河防經
列聖親臨指授廟謨方略繼繼承承永垂底績然黃流自澠池孟津而
下北岸無山夾東合伊洛沁汝演漾穿貫於中州積潦漲決之害與直
隸北河淤溢之患亦所時有公兩使河南辛巳偕重臣往塞楊橋口二
百餘丈訖卽往治直隸永定河浚蘆溝中泓疏金門求賢二壩水口築
牛坨壩遷牤牛河行東南導葛魚北溜又築攔水埝淪鳳河淤兼治北
運諸河築南倉橫隄以衞民居改疊道以洩西流凡堤之圮者皆復之
丁丑
上念河南水溢數郡專遣公往勘與巡撫胡公寶瑔講求疏釃之法與
工代賑凡五閱月告成開幹河四使達於淮曰賈魯河曰惠濟河曰渦
河曰豐樂河其支河之界在開封陳州歸德汝寧四郡者凡六十有三
或分入於惠濟北沙河或分入於惠濟渦溝洪溝澮河達於江南或入
於大沙河或入於洪汝二河負州縣沮洳者二十有八竝築汝陽遂平
西平三邑之新舊河堤於是昏墊攸去災黎寧居譬諸血脈通筋絡固

而百病悉平矣他如疏山東伊家河及安徽所隸宋陽等河浚京都之大通河六千六百餘丈築兩閘減水石壩建長生隄壩及創隄各百有五十丈莫不履勘咨詢採察輿論用能上副
聖心宣布德意昔晉武帝命杜預建富平津河橋橋成帝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
聖天子知人善任公殫力竭忠良亦類是此外如往辦巴里坤事
上特賜御用冠服以寵其行查甘肅軍需開濰河疏江南水道再理直隸水利審福建事最後往查
盛京旗地皆馳驅鞅掌悉心區處克當
聖心公年纔六十有二體貌淸癯神彩奕奕居位三十餘年以文學侍值
內廷綜理部務隨帶書局兼司撰著寅入酉歸侚與賓從賦詩弈碁談諧娓娓至夜分弗倦宜享遐齡以符
帝眷乃積勞病鬲雖絕食飲歷三旬而神氣如常欵接不廢
上日遣御醫診視存問疊至公請解職弗許賜詩示慰晉加宮銜俾舒心攝養以冀速痊公感涕恭和二詩手書進謝而病卒不起

上爲軫悼易名飾終之典哀榮備至朝野傷公逝者無貴賤遐邇萬睫一涕公旋厲所涖泪溢州渚嗚呼非功惠及人能如是乎公諱曰修字叔度號漫士世居新建雙港代有隱德曾祖宗海公邑庠生祖松亭公舉明經考思補公康熙丁丑進士由建德令行取官吏部歷戶刑兩科給事中祀建德名宦祠妣熊氏郝氏生母王氏三代皆以公貴贈工部尚書及一品太夫人公爲諸生一舉優行一舉詞科乾隆元年舉京兆試已未成進士由編修

御試高等受

上知晉翰林侍讀學士充講官歷詹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一任吏部右侍郎再任吏部右侍郎三任戶部左右侍郎一任工部左侍郎兩任倉塲侍郎三尹京歷禮刑工三部尚書中間以降官補中允侍講一入軍機三侍經筵丁卯典湖北試壬申己卯兩典江南試庚午癸酉兩典浙試丙戌充會試總裁充會典館總裁四庫館總裁奉

勅撰熱河志太學志西清古鑑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加太子少傅諡文達生於康熙壬辰十月二十九日沒於乾隆癸巳五月朔日配熊氏一品夫人男子五人麟庚辰進士官編修師國子監生皆先公

卒行簡國子監生孫皆嫡出適慶側室駱出女子五人孫元復音葆增壽孫女三人公性孝友仁惠十齡居父喪五旬外居郝太夫人王太夫人喪哀毀一致敬愛諸兄振拔寒畯周急拯難典質以應當官任事舉重若輕御繁以簡僚屬吏役皆畏公明而樂公寬門生故吏遍天下受恩邮者至歷久拜謝公輒不省笑遣之而已平居不言人過惟以人命最重果報不爽為勸戒見失意者即惻惻不安必曲折使得其所在戶部最久而囊槖蕭然所入即隨手施與嘗典衣度歲人不知也司寇時能體

上意無一人死法外公澤躬文雅宏獎提唱有前輩標韻道滁州擕歐陽公像佝

上題得允所請凡扈從侍宴及慶典大禮舉行日賡揚紀頌之作詞林皆奉為程式十年來西師奏凱回部蕩平外蕃絡繹效順

御製詩文紀誌甚夥

上以公文筆清眞雋雅輒命撰著篇成屢邀贊賞如某什某篇皆奉

勅特作者公嘗仰體

睿製詩意繪土爾扈特欵塞圖以進嚴威之象恭順之情黼黻勳猷潤

色鴻業類如此所著詩文奏疏若干卷公書倣張卽之
上以內藏卽之書華嚴經殘本令公補書人莫能辨珥筆稽古之榮雖
虞褚燕許奚讓焉其拜
恩賜如居第金幣尙方珍玩御書堂榜等不可勝紀太夫人春秋旣高
錫類所加尤蒙
宸眷公感泣倍至方勘豫災時子麟卒太夫人書訓曰窮黎皆赤子勿
以汝子殤隳公事公爲節慟聞者誦之公彌留時語左右曰吾爲燕子
磯水官君輩江行所次苟酹卮酒弗敢辭有老嫗曰昔太夫人禱於磯
邊神祠始有身公之去來可知也予與公同官交契直
內廷三十年聞見最深公子行簡輩將擇某月日欽承諭葬公於某阡
屬予文納壙爰摭公本末而銘銘曰
振翮泰階翰飛彩峙參身洪流力障氣砥形折智營鬱塞昏徙艱重雜
投弗鑿弗詭行所無事若治斯水公歷六卿施設規此治金斲材灼華
擷蘤口颺眾馨心容羣技萌苟弗紓如遊在己美哉豫樟
帝灌植之零露瀼之飄風抑之穀乃粟兮果乃實兮淸廟瑟兮和六律
兮江河潤物公來有因水仙揚旗公返有神豐碑穹窿功泐貞珉大哉

皇言練達端醇

（文）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太子少傅裘文達公墓誌銘　戴震

公諱曰修字叔度姓裘氏世爲新建人曾大父諱某縣學生大父諱某貢生父諱某康熙丁丑進士由建昌縣知縣行取吏部主事至刑科給事祀建德名宦祠皆以公官贈工部尚書曾大母朱氏大母郭氏母熊氏郝氏生母王氏皆一品大夫人公自少能文章雖操筆疾書而氣象容與往復得宋歐陽氏之度兄弟四人公爲季性篤孝爲諸生舉優行薦博學鴻詞中乾隆己未進士由編修遷侍讀學士充講官歷詹事

命南書房行走而余與公同直

內廷於今三十年公遷內閣學士兵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入軍機處歷戶部左侍郎倉場侍郎順天府尹禮部刑部工部尚書三侍經筵中間丁卯典湖北試壬申己卯兩典江南試庚午癸酉兩典浙江試丙戌充會試總裁公受

上特知一出塞至巴里坤又屢奉

命往河南山東江南經理河渠然在

內廷日多與余旦夕商論事無鉅細公片言輒中竅要蓋余同官中習

處最久莫如公志同見台相知無間莫如公公素樂易有大度自號漫士人亦易親之生平未嘗言人過見失意者卽惻惻於懷必曲折代籌俾得其所在戶部久而囊槖蕭然所得輒隨時施與嘗質衣物度歲人不知也其治繁劇明敏而達於事人所畏難投之公恆裕如以故

上器重公而公得展其能公之視巴里坤軍事也

賜御用冠服以寵其行前後拜

恩錫如居第金帛尙方珍玩御書堂榜等不可勝紀太夫人春秋高頻

蒙

眷問公歸以

至尊垂問敬告往往感至泣下方公之銜

命往視河南水災公長子麟卒太夫人致書訓曰黎民皆赤子勿以哀痛汝子墮公事是時

上念河南水溢數郡遣公往治公釃水之達於淮者四枝流六十有三所被州縣則開封府之中牟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尉氏通許杞歸德府之考城虞城甯陵商邱夏邑睢柘城鹿邑永城陳州府之扶溝太康西華淮甯沈邱項城汝甯府之西平上蔡遂平汝陽新蔡皆古汳濄獲濊

汝潁泛溢之區兼及江南境睢肥諸水民賴公規度永永寍居所治克
副
聖慮而直隸如永定大通白漕孰宜堤堰孰宜疏濬以達諸海
上指授方略悉以屬公公馳驅鞅掌不避酷暑盛寒遂積勞成疾嗚呼
公之才無不優爲而河渠特其一事顧功施於民適以此事最著公治
某水有田夫如欲有言者突至前官屬呵退之公呼之進與語竟得地
勢高下之宜後久而不敗凡公之善納輿論類如此公年纔六十有二
體貌清癯神彩奕奕以文學侍從之臣徧歷六部更兼司撰述充會典
館總裁奉
勅撰熱河志太學志西淸古鑑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最後充
四庫全書總裁公自著有諸皋集並詩文奏疏若干卷評江右後四家
制義以繼艾陳章羅四家在前者公澤躬爾雅喜誘奬後學道滁州得
歐陽公畫像乞
上題人亦謂公文行近歐陽公公書倣張卽之
上以內藏卽之書華嚴經殘本令公補書人莫能辨方病鬲絕食飲三
旬而神氣如常欵接不廢

上日遣御醫診視存問疊至公請解職弗許賜詩示慰晉如太子少傅俾舒心攝養以冀速痊公感泣恭和二詩手書進謝而病卒不起
上爲軫悼飾終之典哀榮備至諡曰文達朝野聞公逝無貴賤皆流涕
公生於康熙壬辰十月二十九日歿于乾隆癸巳五月朔日配熊氏一品夫人子五人長編修麟次國子監生師皆先公卒次國子監生行簡次孫次遵慶女子子五人孫元復音葆增壽孫女三人行簡輩將以某月日欽承諭葬於某阡來請余銘銘曰

湖漢十川鍾爲彭蠡克生異人奮翮雲軌績有特隆適隨事起參身洪流力障氣砥艱重雜投弗鑿弗詭行所無事如治斯水公歷六卿設施視此治金跡材灼華擷藹口颺衆謦心容羣技萌苛匪舒如遏在己美矣豫章

帝灌植之零露滋之飄風抑之曰朱華兮既可述兮淸廟瑟兮和六律兮豐碑穹窿功泐貞珉大哉

皇言練達端醕

謹案原編有治河論治河策上下治淮論四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illegible]

碑傳集卷三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三十四目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下

誥授光祿大夫內廷供奉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刑部尚書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謚文端錢公陳羣墓誌銘 于敏中

又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袁枚

光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彭公樹葵墓誌銘 蔡新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定閻公循琦墓誌銘 趙佑

榮祿大夫吏部侍郎謚恭定吳公紹詩墓誌銘 陸錫熊代于文襄

碑傳集卷三十四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下

誥授光祿大夫內廷供奉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刑部尚書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謚文端錢公陳羣墓誌銘　于敏中

宮傅大司寇嘉興錢公以
三朝舊德荷
聖主殊眷頤養林泉海內識與不識以泰山北斗宗之巋然有魯靈光之目乾隆甲午孟陬人日考終里第疏聞
上悼惜彌甚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藩庫銀千兩經紀其喪賜祭葬如制予謚文端令翰林院立傳飾終之典可謂備矣余爲公年家子曩自孝廉計偕來京師辱公獎許殊特親爲評乙課業暇輒指授詩學津梁不憚諄復示以奧窔通籍後復得追趨館閣垂二十年公顧余益厚而余親炙公之言論風旨者益深聞公之喪感憶平生知己悲從中來莫能自已既爲位以哭適孤子汝誠等奉公治命屬誌墜石余何可以辭按狀公諱陳羣字主敬號香樹裔出武肅王後前明禮科給事中卿

贈太常寺卿諱薇公六世祖也高祖諱與映曾祖諱陞祖信安教諭諱
瑞徵三世皆以名孝廉積學敦行著於鄉考諱綸光太學生有詩名自
曾祖以下並以公貴贈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公生二歲多疾疹鞠
於外祖母九歲始還所居邏村贈公隨侍信安學舍公方就傅家貧母
陳太夫人課讀於紡車旁太夫人故工六法藝林稱南樓女史者也紡
入僅供饘粥不足則鬻畫以繼公性穎敏讀書輒能貫穿經籍下筆動
與古會同里前輩中若羨門竹垞一見並奇重焉未冠入都與諸老宿
論文唱和砥礪濯磨學識才品俱力爭上流於是名噪輦下人咸以公
輔器相期甲午舉京兆旋丁外艱辛丑登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己
酉典湖南試辛亥奉
使赴陝宣諭化導事竣升贊善壬子升庶子掌坊事尋升授侍讀學士
充日講起居注官乙卯
命視畿輔學政仍兼內廷行走
上登極之元年擢通政使司右通政丁內艱服闋仍
命視學辛酉陞太僕寺卿補詹事府詹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逾
月補刑部侍郎癸亥充補經筵講官乙丑充會試副總裁兼署禮部侍

郎事丁卯庚午兩典江西試壬申得疾歸公之歷官止此公於事持大
體守成法不以意爲更張而講畫事理洞達人情奉
使宣諭西秦所至輒與耕氓黎老敷揚
國家涵濡漸被之深仁導以敵愾同仇之志山谷野民咸知感慕比還
朝皆攀轅泪下至遮馬不能行公一生以造就人材甄拔寒畯爲念故
三任畿輔學政暨主鄉會試咸稱得人而愛才下士之忱汲汲如恐不
及若疏奏則有請旌教子受封之節婦請停科試舉報優劣請須從祀
先賢先儒姓氏位數請整飭尼山洙泗兩書院諸疏皆有裨化本又如
條陳耗羨事宜請修明思陵疏推原律意二疏載公集中具有體要先
後任秋官十有二年遇事虛衷商論盡言無隱而不預設成見間有疑
讞必剖析得其情用能仰佐協中之化公之歸也遄返穀疾
上賜醫藥准假回籍調理賜詩寵行公歸數年疾漸平會公子少司農
汝誠繼起直
禁近有聲公亦不復有出山志而
上之所以眷公者愈篤丁丑
南巡賜鄉俸辛巳祝釐進尚書銜

命與九老會游香山繪圖禁中壬午
南巡加刑部尚書乙酉
南巡晉太子太傅尋命公子少司農侍養於家辛卯恭祝
慈躄
命在紫禁城騎馬再與九老會繪圖禮成仍
賜詩寵行歸二年卒公爲詞苑舊臣初以文章受
憲皇帝特達之知遭際
文思天子復特邀優眷自林栖二十餘年以來以詩筒附奏牋進御之
作不下千有餘篇
上覽輒稱善若鹿馴巘畔當童扶筇句尤嘉許不置至邀
天章俯和書賜者歲必疊拜千古賡颺之盛未有若斯之隆者而公以
樸誠上荷
主知深蒙恩鑒見於
睿藻中許公爲頌不忘規凡數四嗚呼非公以有本之學形爲有德之
言烏能遭逢若是哉曩公在朝與休甯汪文端名相埒公沒後
上駐蹕田盤閱公游盤山詩冊有五首吟成錢與汪句感舊眷懷同深

太息及歸里日與長洲沈文慤齊名每
賜詩必並稱曰大老屢曰故人
上覽公遺疏詩以誌惜有江南忽爾失二老天子原非友匹夫之句猶
與文慤綴舉此皆儒臣不易遘之殊遇而生被榮施沒膺茂典數十年
如一日則公比於二公
恩禮尤渥云公天性孝友幼秉母教所繪夜紡授經圖自識樂府得蒙
天筆賜題世傳其美色養太夫人備至以贈公不逮養終身自奉儉約
如寒素請貤封外王父母以報鞠育恩薦同懷弟可縣令卒爲廉吏撫
孤姪覽發居弟媳推與獨厚雅負倫鑒成就戚族暨故人子爲多尤喜
緩急人存卹甚衆里中賴以舉火者常數十家此在公爲小節要足爲
世勸也迹公生平漢鄭均守善貞固黃髮不怠賜尚書祿終其身晉王
祥以睢陵公就第公子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公晚年榮遇似之
宋張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洎必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
上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句楊徽之能詩太宗嘗寫其警句於御屏
上以備覽誦公應
制似之至公所以深契

主知者則固有在宋仁宗讀歐陽文忠御閣諸帖篇篇有意歎曰舉筆
不忘規箴侍從之臣也神宗賜趙槩詔曰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
朝廷爲高惟卿有志愛君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循誦數語豈非
公之志哉若夫康甯壽考似續蕃昌則尤文富諸老後所僅見嗚呼如
公者洵無忝完人已公生於康熙丙寅五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甲午
正月初七日年八十有九配俞夫人早卒誥贈一品夫人繼俞夫人誥
封一品夫人前公九年卒將葬爲公預營壽藏子七人長汝誠戸部左
侍郎繼配俞夫人出次汝忝江南安慶同知次汝懿殤沈宜人出次汝
隨甘肅平羅縣丞次汝豐河南中牟知縣次汝嫻候補府經歷嗣公弟
界爲後黄宜人出次汝器
欽賜舉人曹孺人出女九人孫男十五人曾孫男二人以本年十二月
丁酉合葬于海鹽生坊之南化城鋪銘曰
員海東抱牛斗躔孕靈毓秀祥禾興叶公生上應文昌垣穉而秀羸耄
多文胚胎道懿與德涪發爲文章味義根執謙持下困彌惇摶風遷翼
翔鵷鸞筆兼燕許詞揚班善持大體政不煩明刑一紀多平反
帝錫嘉詠于公門養痾得謝抽簪還

眷舊典隆憲乞言詩筒郵遞紛牋番
帝曰故人大老錢惟國之瑞模人倫皐颺益贊明良傳一經接武光韋
賢穀貽慶衍綿來昴居則長水窆武原感公德意銘公阡我儀圖之公
長存

又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袁枚

今天子優禮文臣稱爲江浙兩大老者一爲沈公德潛一爲錢公陳羣
沈年雖高于公爲後進受知
今上而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贊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薨後
天子加贈太傅賜祭葬謚文端祟祀賢良一切恩禮較沈爲尤隆非徒
眷舊臣兼以重
先朝也公爲錢武肅王十四世孫高祖富一公始遷秀水生而敦敏愛
讀書母陳太夫人躬自課讀公貴後繪夜紡授經圖
皇上題詩獎許以康熙甲午舉人辛丑進士改翰林庶常
世宗登極召見曰錢陳羣不獨文佳人亦好遂以編修主試湖南旋遷

學士視畿輔學政乾隆元年擢通政司右通政丁母憂服闋補原官累
遷禮刑兩部侍郎加經筵講官充乙丑會試總裁主江西丁卯庚午兩
科鄉試壬申病
上命太醫診視予告歸里公天才警敏藻思坌湧每扈從賡歌帳殿前
諸黃門環而伺之晷刻未移百韻已就歸田後
上有吟詠輒寄示公絡繹往來至千餘首凡
國家大禮舉武功成公必進雅頌數十章
璽書褒美賞賚不可紀極辛未
南巡命閱召試諸生卷丁丑
南巡命在家食一品俸壬午
南巡晉刑部尚書銜乙酉
南巡加太子太傅賜幼子汝器舉人辛巳祝
太后七十萬壽
命與九老會賜杖入朝辛卯祝
太后八十萬壽
命紫禁城瀛臺騎馬偕九老遊香山圖形內府

上手公若有宿契每入見
聖心先怡公亦事君以誠承顏抗詞動引書語頌不忘規民隱必告壬
午公子汝誠典試江南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公遊攝山俾父子歡會
聖壽六十念公老難北行命沈文慤公往嘉禾互相勸止公進竹如意
上批劄云未須僧紹之賜恰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今賜卿
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凡此
恩意周摯皆出于尋常控揣之外龍光湛露海內榮之公雖研深文學
而于政治尤通明雍正七年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宣講時有姦民某闌
入聽講公異其狀命遮留之果邑中捕者至乾隆十九年僞稿獄興公
家居矣密奏姦民主名未立請緩窮治以省株連奉
旨嚴飭俄而諒其誠悃寵眷如初公任天而動倜儻和易口汩汩如傾
河汲引後進酬應翰墨必躬必親日不暇給然能廢心而用形人人滿
所懷以去而體益聰強搆宅雙溪之西春秋佳日輒偕故人野叟遊桑
麻間常至古杭聖湖小住信宿見者或以爲元老或以爲神仙幼有至
性弟歿未殮公抱尸臥冀溫熨使甦太夫人至見公身冷如冰乃哭而

上之官通政使時以應得已身封典請封外祖母
上許之遂著爲令公諱陳羣字圭敬號香樹又自號柘南居士兩娶于俞氏皆誥封夫人三代贈如公官子七人長汝誠官刑部侍郎次汝恭汝愨汝豐汝隨汝弼汝器皆有官秩女九人薨年八十九葬某銘曰

文思天子張咸英臯陶庭堅方降生爽鳩氏代鳳鳥鳴奕奕錢公輔
聖清肫然明允更篤誠爲士作鑑文持衡有茅必拔賢必登義刑義殺
廷尉平惟公折獄能引經天牢雖空臣疾攖昧死上書求歸耕
上帝耆之詩寵行東門送者車千乘爭羨白鶴翔蒼冥誰知在野如在
廷堯醲舜薰時和賡
君臣師友相合并四河入海無河名五年
巡狩鑾輿迎羣臣之中喜見鄉子牟魏闕江湖情能無銜感涕沾纓章
孟雖歸王室爭丹忱足照青史青傷哉積光大耋驚
帝猶批敕期遐齡
龍章雖來臣目瞑中涓捧祭馳新塋有睟其容圖殿庭軀銀後祚隆隆
升實盱實覃多孫曾公委化矣公永寧

光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彭公樹葵墓誌銘　蔡新

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少宗伯彭公卒於里第厥嗣冠具狀來請
銘予與公同年成進士同入詞館同朝列交四十年今又與冠同値
內廷兩世交情知公最深義弗可辭則摭其實而書之公姓彭氏諱樹
葵字覲之水南其號也先世自江西廬陵遷河南夏邑世有名德五傳
而至公之曾祖諱舜齡順治己丑進士任登州推官署知府事祖諱湝
知都勻府父諱嘉問康熙辛卯舉人贈封皆如公官公生而英特讀書
數行俱下年十六補邑學生雍正壬子舉河南鄉試乾隆丙辰成進士
改庶吉士明年散館授編修充八旗志館纂修官五年擢侍讀六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遷通政使司右通政使太僕寺
卿宗人府府丞八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九年擢總督倉場戶部右
侍郎十二年署理湖北巡撫旋實授十四年仍調倉場侍郎二十二年
調禮部左侍郎旋以前任巡撫時失察事罷歸二十五年恭祝
皇上五旬大慶特賜三品銜公之受
上知也自進經史講義始以爲人君之德在於慎思引魏徵十思疏內
語凱切敷陳演爲十箴以獻
上嘉其得古人箴規意於是屬意公可大用而公之進身以正不愧前

賢亦於此畧見一斑矣其後出入爲卿尹所陳奏皆切中利弊得
旨俞納者尤多在倉場時北運河埘漲靡定向動用旗丁紅剝銀兩設
淺夫開浚復築草壩以蓄河流公言草壩當山水漲發一注卽衝柴草
蕩漾更多阻塞水小則中流甚淺無從收蓄宜概行停止仍以紅剝銀
兩給還旗丁爲起剝之用大通橋設車戶運米石出一錢津貼京倉散
役之費後車戶工值裁減而津貼如故私適日多公奏免之又請增剝
價及淺夫工食以速漕運定坐糧廳茶果銀之額以杜浮冒停鋪厫松
板之徵以舒丁力遇京師米貴輒請平糶或先期放甲米以濟民乏先
後皆被施行其撫湖北疏言荆襄一帶江湖袤延千餘里一遇異漲必
藉餘地容納今漢水由大澤口分派入荆夏秋汎漲又上承荆門當陽
之水滙入長湖下達潛監瀰漫無際三襄之水濁而多沙有力者截流
成淤繼且築堤成垸人與水爭地爲利水必與人爭地爲害請飭各州
縣於冬春之際親勘現垸若干著爲定數此外禁其復築庶幾水患可
息嘗因穀貴請常平暫停採買而以穀價貯庫遇偏災則銀穀兼賑且
穀貴卽當出糶亦不宜拘存七糶三之例社倉置穀舊貯社長之家公
以稽核不便請於七升息穀內動支變價建倉收貯奏行人皆便之公

遇事精勤凡所區處必盡其當而大意務以實惠及人十二年山東歲
歉
上念民有流亡者命公於通州留養公設法招徠吏胥咸感動無侵蝕
者民就食至數千咸泣且語曰大人活我大兵征金川公在楚當調兵
四千乃料軍實借帑金爲製行裝備冬衣軍士無不歡呼就道常攝總
督事委官調餉諸務紛集公晝接屬吏夜治文書事無鉅細皆手自擘
畫幕僚袖手而已性高潔服食儉樸不異寒素所至未嘗名一錢去任
後有以隻雞斗食饋者踵門內不告閽者而去曰告則必不受也既家
居閉門卻掃手一編吚唔不絕自校讎所爲詩文集外更輯中州詩選
喻言集古二書若干卷公生於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年六十
有六配張夫人孝慈勤儉克相夫子以廉潔相敦勉先公四年卒年六
十有二乾隆三十八年葬於城北雙橋村先塋之次今卜於乾隆四十
一年某月某日厥嗣冠選奉公柩合葬冠乾隆丁丑成進士日講起居
注官入直
上書房翰林院侍講選廪貢生候選訓導孫男五驥驤駿鯤瑞皆幼銘
曰

嵩高之靈有偉惟公厥初獻納以正以忠旣宣茂猷小大畢舉靡疾不
除若手斯撫公退而歸有聞在人入朝於京皤皤老臣
天子優公曰惟舊德公老於家鄉邦是則公亾若存嗣也代興有勤於
幽千歲其徵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定閻公循琦墓誌銘 趙佑

粵乾隆四十年乙未冬十有二月惟丙午朏司空昌樂閻公以疾薨於
位遺疏奏聞奉
上諭工部尚書閻循琦老成練達宣力有年洊歷正卿正資倚任前以
染患嗝噎特頒內府藥餌令其加意調攝冀得速痊茲聞溘逝深爲軫
惜着加恩晉贈太子太保並派散秩大臣一員帶同侍衞十員前往奠
醊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於是禮臣覆准加祭一壇給全
葬銀五百兩仍予諡內閣按諡法以敬事上曰恭純行不爽曰定公其
有焉得
旨報依初公疾作以五月時方奉五城監糶之
命往來廠署未嘗言瘁九月
上自木蘭還連賜服伍食丸旣少閒矣公體素強毅勤於政事嘗自言

一日不詣公此心似有缺欠處遇奏事必先赴與僚佐咨議必盡所言
其於晨夕起居殊不自矜嗇也已而疾劇屢蒙
召見問慰距卒前旬日猶蒙異數
賜紫禁城內騎馬蓋
上之優禮大臣有加無已而公所以終始承恩榮哀畢備者可謂極人
臣難得之遭矣公以世宦名家子自曾祖考論德公逮公四世進士三
入翰林公之兄弟羣從或班京職或任外吏皆有文譽公貴至一品而
門閥益以光大朝野之望翕然以公長才克稱大用公則夙夜兢兢唯
恐不及蓋自少隨父任十餘年官曹司廿餘年習教豫而更事深有以
裕其敏果之才廉謹之節詳審而非瑣屑謙退而非詭隨易直而非鹵
莽以此敭歷臺省洊膺隆遇公之爲工部自乙丑散館始改主事部例
稱繁主內外工程稽覈或時與匠作處酌體式校貲費非其素練而持
之以正鮮不爲吏所蒙公惟精白乃心不辭勞勩積二十餘年凡四司
三廠庫局任幾徧所與同官諸上官無不信重公有所察舉必首公
上有問必以公對
上以是稔公能中間擢居言路者十餘年掌銓政直閣務者一年皆不

離工部偶以事被議解任數日事尋釋仍得原銜留部以迄於擢侍郎
越三年遂領尚書公之功名出入實與工部相終始前尚書李公元亮
公爲其屬久最相器嘗因論河道事剴切李起指坐曰此位終當屬君
人以是歎李之明而不知公之精誠特達惟
聖天子知人善任積之久以大其成者良非偶而致也公性爽塏生平
讀書能見其大爲文章亮拔深至如其爲人尤長於奏議每條一疏定
一稿詳畧輕重悉中機要奏對
上前一無諱飾時蒙
溫旨嘉奬嘗因知貢舉覆命蒙
問向來諸臣皆有條奏汝獨無何也對曰科場條例皆歷經
欽定已極詳備諸臣果實力奉行自足不敢毛舉一二端謬矜曉事也
上頷之良久曰汝言甚是凡事皆當如是推非獨知貢舉而已先是西
山捫頭溝諸處煤窰歲久壅塞有建議别營他處者因緣爲利竇公時
爲御史兼部奉派往會勘獨持不可因還覆狀别具議帖呈前相國傅
文忠公公卽以呈
御覽竟如公議行其議大畧以舊窰產煤本旺徒以積水民人無力疏

通致艱開採非竟甘廢棄詳驗地勢事宜卽別定新窯未必遂有利無害莫若許就舊窯近下處所開鑿溝隧淤去而煤暢其餘可採之地擇情形有據者以時招商官不費而民不擾云居家寬而有制從不計問生產自公之暇則手一編吟諷晚年尤好杜陵集及金嘉魚文日錄數首以課子孫交游閒不濫徵逐有與謀焉必竭誠以報周急必從厚或覘公以爲豐於藏及終僅給喪具而已殯歸之日道出城東門門舊有義學生徒數十人皆白衣冠執香而送詢之以公嘗有惠於學中云太常少卿仁和趙佑於公爲後進嘗從公協京畿道事公性不喜與人談文字而獨推許佑文其嫡嗣學朱辱從遊於公旣歸將葬奉狀來泣求爲之志銘佑義不得辭謹志其官階則乾隆戊午舉人壬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工部營繕都水司主事都水司員外郎木廠監督掌廣東道監察御史仍兼工部行走題掌京畿道監察御史

欽差提督兩窰廠寶源局監督總理通州坐糧廳再補福建道監察御史轉吏科給事中坐轉吏科掌印給事中

特調兼吏部文選司掌印郎中擢內閣侍讀學士超擢工部左右侍郎署刑部侍郎晉工部尚書加一級誥授資政大夫（儀吉案以下有缺文）學璐俱魏

出次學海胡出女四人壻曰王紹琨李於垣陳遐齡袁繼廣孫三人兆
琛兆璵兆璩俱諸生曾孫一人準志其年則自乙未上距生於康熙四
十九年庚寅七月享年六十有六其葬以乾隆四十一年十月與吳夫
人合墓在營邱鎮北一里是於法宜銘銘曰
嶽峙青水流丹何
天寵維邦翰履慥慥音秩秩勞哉生歸乎逸是惟司空之宅後有作者
視斯石

榮祿大夫吏部侍郎諡恭定吳公紹詩墓誌銘（陸錫熊代子文襄）

今皇帝興官者事董正六典愼詰邦禁圖惟其人時則有若海豐吳公
以持法明允受
上知遇由諸生奮庸汔位常伯折民輸乎亶切倚辦而公亦祗力不懈
以迪播彝敎
天子嘉其宜毗任負遲前後居是職者莫與比公旣上章乞身歸會
天子東巡謁見
行在所詔特以尚書寵公比告薨於家訃聞
上益愴悼祭葬如制下有司議諡諡曰恭定越明年其孤垣壇等將奉

公柩葬於邑東之
賜塋而先期來謁銘初公之在朝廷予數相見聞就與語樂其人温温然而垣壇又先後出予門因稔公事履甚悉迨其歿也會以職事視外
制草得推明
天子所以寵嘉公之意以褒顯其世今辱垣壇之請不可以辭乃按公所自撰次年譜刪掇而銘之曰公諱紹詩字二南其先自遷安徙海豐有以進士起家官山西布政司河東道參議諱自肅者公祖考也贈刑部侍郎諱象默者公考也代有令聞紹開厥緒公始補博士弟子號高才生會
世宗憲皇帝詔中外舉所知各一人公世父黃梅知縣象寬上公名班見於廷公奏對稱
上旨得試吏刑部授七品小京官改督捕主事再遷江蘇司郎中除知甘肅鞏昌府四歲餘擢西安督糧道爲總督劾免家居久之
上南巡公迎道旁有
詔問公罷官狀公對以實
天子察其誣起貴州糧驛道再命按察雲南移甘肅即其省進布政使

以內憂歸既免喪入覲留爲刑部右侍郎匝月復拜兵部侍郎巡撫江
西
召入爲尚書自刑部遷禮部未上以歲祲奏緩漕事失期挂吏議奪職
居京師數月
上終欲嚮用公乃還公刑部一歲中以郎中復爲侍郎而公子壇官江
蘇布政使方用才略顯進
上乃特擢壇刑部右侍郎而遷公吏部父子相代佐司寇搢紳以爲榮
慈甯萬壽以齒偕廷臣爲九老
賜杖遊香山圖形禁中公年七十餘精決如少壯觀者咸歎羨不可及
而公尋以老疾引年
優詔報許且以公諸子官京師去來聽自便蓋異數也公行內修其於
親事生嚴喪死哀篤愛兄弟無閒爲人寬厚長者平常妥言徐視而居
官蘄絕有守嶷嶷然必得其當出事
天子四十有六年綰職以十數所至輒有聲績在鞏昌爲興書院數親
臨之以進諸生朴俗以化歲旱發俸鏹買牛種子民耕秋則大熟在西
安修富平渠絀豪右專利者沃溉數百頃其在雲南甘肅求利害廢置

所宜除建甚眾不赫然為名而滲入肌膚至深比去乃益思頌之以至持節江西宣
上德意數賑被水百姓劑其贏乏屯租浮額白弛其征視所安便不苟同異其他設施功利大率類此蓋公於小者無所不盡意而決疑平法以慎於獄則尤其生平卓卓大者惟天下亦以此稱之先是公祖少參即由刑部郎顯公早從黃梅君習吏事析律傾服老輩黃梅君知其才以是內舉公及歷刑部久益精練絕人考定新舊法式具為規條梳櫛細密可長用起曹屬迄卿貳謹敏終始如一而諸子更迭為刑官亦皆受公教能其職昔周公告蘇公以式敬由獄其後世為周司寇聲施至今嗚呼如公者其庶幾近之矣公享年七十八薨於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配夫人王氏婦道純備先公一年卒子二長垣壬申舉人掌浙江道監察御史兼吏部文選司事次壇辛巳進士前刑部右侍郎今官江蘇司郎中出為公從父中書瑛後孫二之承庚寅舉人中書職銜垣出之勷國子監生壇出孫女六垣出者一壇出者五曾孫五承出者四勷出者一婚嫁聘字皆名族銘曰

粹然吳公慶詒前武德孚行聞以御

帝所舉不失親自其躬與練達章式莫之與朋翺翔曹郎逮建旌節內
外隨施挹而不竭蹶也孰起
天子毗之往也孰詣邦刑司之折獄哀鰥其澤世究拜
命於廷父前子後
帝眷耆碩恩禮始終謂將百齡何命不融有煒褒綸納書告第豐碑螭
首以風具位佳城墨食原高水清我作銘詩用昭厥聲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十五

DS
734
.C56
v.15

碑傳集卷三十五目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下之上

榮祿大夫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周公元理墓誌銘　彭啟豐
禮部左侍郎金公甡墓誌銘　朱珪
兵部尚書彭公啟豐神道碑銘　王芑孫
工部右侍郎阿彌達君神道碑銘　王昶
光祿大夫刑部郎中前刑部侍郎杜公玉林神道碑　徐書受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陸公錫熊墓誌銘　王昶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下之上

榮祿大夫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周公元理墓誌銘 彭啟豐

乾隆四十六年冬十一月工部尚書周公引疾乞休
上憫公老可其奏加太子少傅旋
召對瀛臺俾俟明春汎舟南下于是朝中公卿大夫莫不寵公之行作爲歌詩盛推公中外勞績善始旣終而歸本于
聖天子慰安老臣之至意其明年春三月就道夏六月過蘇州余與公握手胥江歡宴彌日旣抵家不半載遽以疾卒疏聞
詔稱公老成勤愼令江蘇布政使致祭一壇越二年孤子升士將葬公于某所乞予爲志銘予與公舊爲戚屬而升士復壻予女孫姻婭綢繆相知最稔其烏可以無言案狀公諱元理字秉中先世汝南人扈宋南渡居于會稽明成化間遷杭州北郭芳林里曾祖諱承宣大父諱奇齡父諱昴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母陳太夫人生二子公其長也公生數歲而孤陳太夫人食貧守節歷四十餘年得旌于朝公年十九補仁和

生員乾隆三年舉于鄉十一年簡發直隸以知縣用得蠡縣旋調清苑以總督方公薦擢知廣東萬州有
旨還霸州以經理城工仍留清苑時有部胥持僞劄馳傳者公察其姦詰問具服奏上
天子鑒其才調易州知州二十三年擢知宣化府旋丁母憂歸治喪畢時
上方西巡五臺南巡江浙畿輔當其衝自宮館驛傳車馬芻牧諸役悉倚府縣官以辦主者或非其人往往藉端侵漁爲民厲于是諸大吏念公老成可專屬遂奏起公統理諸務事集而民不擾二十七年服闋補廣平府又調天津府時方
命大臣會勘津門五閘及永定子牙兩淀之宜疏築者使者多咨公以決是年調保定府三十年晉清河道三十三年晉直隸按察使明年晉布政使三十六年
駕東巡授山東巡撫仍往來直隸會勘水利未半載即有總督直隸之
命三十九年八月山東白蓮賊王倫等作亂破壽張堂邑陽穀犯東昌及臨清嘯聚顱衆奪糧艘爲浮橋渡臨清運河掠西岸

上以畿南地界臨清勅公督兵扼守要害公馳至故城令眞定總兵萬
朝興中軍副將瑪爾清阿集兵千二百人駐臨清西岸遏賊衝會大學
士舒公率禁旅自德州至夏津而山東河南兵由東昌館陶扼西南要
路期九月乙亥三路會勦先二日癸酉賊三千餘人渡西岸犯我師瑪
爾清阿擊敗之賊潰已復合既而大敗明日我師奪浮橋賊退保臨清
舊城會兩路兵亦至公令萬朝興分兵渡河合擣賊巢庚辰王倫自焚
死賊黨悉伏誅他被獲者分別輕重以次奏讞事畢乃還明年七十生
辰
召至京御書匾額及冠服朝珠上方珍物以賜竝
令紫禁城騎馬異數也四十二年春奉
命督造
孝聖皇太后山陵于易州五閱月而竣公爲治不務操切舉大體而已
遇寮屬泛愛而兼容其廉能之吏亦未嘗不加褒異故前後諸公或以
偏私失衆譽而公獨號爲有長者行也四十四年春以讞井陘獄有所
瞻徇奉
旨解任監修正定隆興寺寺成擢左副都御史仍署直隸總督明年遷

兵部左侍郎九月晉工部尚書尋引疾乞休既抵家詣錢塘贍謁祖墓爲西湖之游帀月乃歸其卒也以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五日年七十有七配費夫人繼配姚夫人又許夫人俱封一品夫人長子達士國學生先卒次子升士候選主事女五人長適太學生丁日濰次適潯州府經歷陳墉次適內閣中書閔思毅次適刑部主事陳山琨次未字孫一霞

銘曰

名臣良顯早歲蜚聲吳山巀嵲越水渟泓百里牽絲馳驅

王事勤敏有功日隆厥施

帝嘉乃勞旬宣是庸節旄爰授海岱風從誰克保釐賔唯陳畢匪競匪絿邦用寍謐烽烟乍警載旆南征翩僊羽扇指顧功成旋晉司空載歌湛露曲宴承

恩屢頒琛賂每懷一飯敢戀枌榆引年自古竟作歸圖潞水洋洋扁舟南指故友郊迎一握有喜西湖咫尺載省松楸優游風日樂此林邱曾不百年奄歸蒿里回首華堂翩然脫屣遺章入告

帝念舊勳焚黃致奠澤被江瀆江水瀠洄式瞻新壟膴膴原田佳城高聳撫存念逝勒此銘詞貽爾子孫勿替引之

禮部左侍郎金公甡墓誌銘　朱珪

嗚呼珪何能銘吾師耶葢自丁卯以來四十年門生僅有存者珪何敢辭公金姓諱甡字雨叔號海住先世由會稽遷杭爲仁和人曾祖諱明遇江南興化縣主簿祖諱星瑞雲南師宗州知州考諱惪磬三世竝以公貴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褚祖妣朱聞人妣嚴皆誥贈一品夫人兄弟四人公次三行六伯諱虞康熙庚子舉人歷湖北孝感山西蒲縣知縣所稱長孺先生者也長孺先生以文雄于浙長公二十有二年以兄兼師及公學大成遂競爽焉年二十一應縣試冠其曹入仁和學爲諸生明年癸卯舉于鄉會試報罷歸益肆力于經史自司馬遷以下諸史窮年點勘數番不輟旁及他子集皆手錄考訂故其根柢之學莫邃焉歲戊申秋母夫人感寒疾纍下殆甚公在外聞之狂奔歸中途籲天願手寫華嚴經全部歸而母僵臥氣息縷縷公俯首入衾以口鼻熨其臍噫呵之良久腹中有聲稍安眠乃投以藥竟愈于是日課手書經閱十二年而訖功其誠孝也公淹公車者二十年中間客游山東者久之歲甲寅丁外艱丁巳奔母夫人喪力疾行抵臨津挈囊趁舟躓折一齒困甚時長孺先生自孝感歸卜葬考妣得吉壤于南山之晋祇嶺乾隆六

年秋以錢塘梁文莊公薦授國子監學正明年壬戌會試中式第一人
闈卷進呈
上屢稱可之殿試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職修撰甲子主廣東鄉試乙
丑散館一等一名教習庶吉士丁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珪卷出公房
既定第六名撥入湯藥岡先生房先生爲公壬戌同榜探花邸寓橫街
與公對門珪謁藥岡先生曰子固我同年金海住所薦也當謁金師珪
即夕謁公公進而教之甚至明年夏署日講官起居注又明年遷右贊
善尋轉左十六年實充講官興縣孫文定公奏充
御纂詩經館纂修壬申副漳浦蔡葛山先生典江西鄉試是夏六月
御試翰詹二等擢左庶子冬授侍講學士明年癸酉主山西鄉試甲戌
充會試同考官奉
命督學安徽公校士公勤竟日坐堂皇披閱巡行士習帖然任滿二十
二年奉
旨在上書房行走冬授詹事府詹事自是直講席者十七年直諒誠敬
所陳說必正義法語于學行根本尤惓惓三復以是
諸皇子皇孫皆心重公公之品學眞不愧是選也乙酉奉

命督學江西請假由浙展墓乃赴任明年授內閣學士又明年擢禮部
侍郎三十七年奉
使祭告南海時公子三吾作令于粵東得侍左右公扈
駕謁
泰陵暨南巡者各一木蘭者七賡歌之作成帙三十八年五月當從蹕
熱河遘疾仆于直次諸城劉文正公以聞
予假秋九月奏請解任得
旨准其回籍調理明年秋疾瘥乃得出都
諸皇子皇孫及同直同朝諸公皆贈以詩歌比之二疏有餘榮焉丁酉
入京謁
孝聖憲皇后梓宮再詣書房與
諸皇子皇孫執手相勞
上賚大緞命即歸越二年撫臣奏主敷文書院講席四十五年
上五幸浙江迎送
駕問賜有加于是講課之暇常羊湖山與錢嶼沙方伯吳昆田編修諸
公皆皤然達尊為五老六逸會旬月無間賦詩談讌鄉黨望為神仙挂

己亥典閩試庚子視學于閩過杭再謁公公偕顧河干先生飲珪于西湖舟中神明縝密杖履從容珪竊歎以爲非學養之深厚不能及也公生平廉儉方正處事無鉅細井井有法度詩文數千篇無體不具尤長于使事在直廬與陳句山諸公倡和限險韻數十疊不懈益彊辛丑開八袠作長律八十一首該贍精警不減少壯性篤于孝友事兩兄暨一弟肫如也至于族戚年家若吉凶緩急謀之竭忠不愛已力其取受必以義雖一介不苟此珪所心折于吾師而亦非一人之私言也壬寅秋以疾考終公生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八月十五日亥時終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七月九日寅時壽八十有一配王夫人先公卒誥贈一品夫人繼室胡夫人誥封一品夫人治家協德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八日壽終年八十有五子三三事先公卒三吾乾隆丁酉科舉人廣東四會縣知縣候選郎中三俊太學生議敘鹽大使女子四長適國子監學錄王君喆次適吏部文選司主事汪君孟鋗其次子修撰如洋庚子會試殿試皆第一克繩公武云次適泰州運判姚君思康次適監察御史汪君日章孫男二粤密孫女六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銘曰

斗魁戴匡厥象正方公秉其氣不厳而莊讀書萬卷老而不忘引年耆

造湖山輝光有老門生校文公鄉銘公冢石擲筆涕洟

兵部尚書彭公啟豐神道碑銘　王昶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既望致仕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卒于家諸孤紹觀紹升等以其年十二月既望葬公吳縣穹窿山冠子嶺下公諱啟豐字翰文其始出江西之清江自明洪武中始遷蘇州爲長洲縣人世有休問公祖侍講公諱定求以篤行大儒顯名康熙中蘇州之彭遂稱天下公年十六補諸生雍正五年繼侍講公中會試第一廷對復第一朝野夸榮公怡然若未始有者

憲皇帝以公入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遷左中允恩數常與大臣等

乾隆三年

今上嘉公有文擢公侍講累遷左僉都御史提督浙江學政積三遷至刑部侍郎領學政如故旋丁父憂憂除補吏部再督浙江學政就改兵部官滿還乞終母養母終踰年起公署吏部右侍郎明年補左侍郎遂遷左都御史二十八年以公爲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越三年左調復爲兵部右侍郎又二年致仕歸歸九年

上東巡公朝

行在復故階先後立朝垂四十年
國家有試士之典未嘗不在列文學之任當時莫比其卒也年八十四
公少及事侍講公受儒家言孝友祥順既貴謙謙有子弟之容其官大
抵以謹愼見稱不好激言畸行而亦介然時有所不可爲僉都御史典
試江西還過江南之宿州宿方被水有司賑不以時饑民號訴滿道上
公立奏入時學臣有詔事大吏以屬官門生自居者公又疏言之皆見
施行督學浙江還言利病四事其一曰餘姚南湖之水發源天目注苕
溪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淤塞侵占者多古稱西湖之水漑田萬頃今淺
狹不稱舊聞會稽上虞慈溪諸水利多不修復旱潦無備非宜其一曰
浙省收漕每石私加五六升及一二斗不等宜禁其一曰浙省官水陸
往來非奉使馳驛者皆例外自發驛傳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
百人騷擾實甚宜與限制其一曰温台諸府產鹽地例設巡鹽兵兵利
賞輒案戸搜索或將數家食鹽并少報多誣民私販大不便章下所司
議頗施行如所請其後二十餘年浙中督撫相繼得罪死州縣漕弊亦
雜發益熟爛不可問其所以使然者漸矣公可謂識事幾者歟某侍郎
者習於公因戲詆公眾中已而事聞於

上召問公公曰無之坐爲同官隱過不實奏失尙書其生平坦闊得過
失不自知多類此在翰林久所奏進文字多切於治體後當有論其世
而知之者詩古文集二十餘卷具有家法其碑版文尤推重於世公既
老壽家居十餘年掌紫陽書院興起後進如其爲學政主考官時不懈
所居十泉街仍世通華子孫皆列官內外而門館蕭閒簾閣據几一燈
諷卷如老諸生歲時伏臘婚嫁徭役糧稅如平人家芑孫及公門最晚
以文字辱公知愛又從公子紹升遊得悉公服官制行始末及公葬紹
升爲書援古義屬銘公墓道之碑固辭不獲謹按公生遭際之盛載於
里巷婦孺之口其清望著於士大夫之列獨其忠言亮節或有不得而
聞者矣爲刪取行狀舉其事言之有效於世者序而銘之銘曰
於休我公儒行是崇有蔚其華益大其家
憲皇庸之芝之出告時躋公顯地惟
今皇帝清步如鶴翔我廟堂綽然進退心亨用光權路爭趨公不欲居
不欲而居處以虛徐人所碌碌公獨嶽嶽當其嶽嶽疾雷在腹
帝實右公公不自榮天實篤公公不自盈吉孚乃惠納約於誠惟惠惟
誠以有休祐神之聽之則茂爾後嗟爾後人尙服厥舊穹窿之側卜公

安宅螭首龜趺有穹斯石刻我銘辭風霜不蝕

工部右侍郎阿彌達君神道碑銘 王昶

乾隆四十六年河決儀封之青龍岡河道總督等堵築不克蕆事
天子命大學士誠謀英勇阿公往督之又使公之子阿君具玉幣函制
詞用昭格於河神既迺屢塞屢潰
天子曰嗟惟河孕毓萬有道路敻遠弗溯源而祀之奚以表誠恪迓靈
祐復使君往君出西甯踐回部境踰星宿海得眞河源祈之而儀封決
口尋就塞於是
天子嘉君由副都統擢工部侍郎蓋駸駸嚮用矣踰三年而病病一年
而歿世以此多惜之君章佳氏名阿彌達字□□祖諡文勤諱阿克敦
父即英勇公家世具詳予撰文勤公行狀君年□□爲乾隆三十六年
授藍翎侍衛旋因事落職三十八年授拜唐阿復授藍翎侍衛在
乾清門行走三十九年放三等侍衛四十八年放頭等侍衛歷陞以至
今官君久與宿衛
天子巡幸無弗從逮大獄視大臣疾必以使而進香泰山及在熱河監
視回人求雨以君誠慤故奉使獨多君生長貴族雅志節儉襆衣如寒

素嗛退若不勝者精勤恭慎奉職二十年無過舉
乾清門侍衛多勳戚子弟意以衣服輿馬誇炫暇則聲色飲博游戲相
徵逐而君沈靜恬雅寡言笑入直衆方喧啾拉雜輒以書史自隨葢奉
英勇公之訓亦生平誠慤自然也君求河源既抵星宿海未以爲是也
見其西有水名阿勒坦郭勒色黃迴旋三百里入於星宿海自是合流
至貴德堡始名黃河而阿勒坦郭勒又西石壁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
素齊老壁赤色上有池池中泉百道噴涌作金色入於阿勒坦郭勒乃
眞河源蒙古謂阿勒坦黃金郭勒河也噶達素謂北極星齊老石也於
是用定南針正其方位具圖說歸報
天子命館臣纂修河源紀畧昭示來許葢元都實未踰星宿海而西康
熙中葉之使亦以回部未靖僅至於都實所至之地及是而列史之所
謂河源者乃定且自告祭後十餘年河南無昏墊憂厥功爲鉅今者懸
諸
宸翰載諸
國史眎張騫都實有餘榮焉雖未中壽可無憾也已君生乾隆口口年
某月某日歿於五十六年某月某日配關氏例封夫人子一那彥寶今

官
乾清門三等侍衛歿後以方向未利五十七年三月某日始克葬於某
里之新阡求撰碑文用樹神道爰書其事迹且綴銘焉銘曰
韋平家少執戟尋源往窮荒磧源既探薦玉帛援神契荾薪塞
帝曰俞志龔冊生勞勩歿曷奕示豐碑永嘉績

光祿大夫刑部郎中前刑部侍郎杜公玉林神道碑　徐書受

乾隆五十二年春前刑部侍郎杜公自讁所
詔起本部浙江司郎中去讁日甫越一期海內士大夫莫不知
上始終眷遇而公感激圖報必益布露其所未抒乃疾作於路遽旅殯
於涇州莫竟其用聞者惜之於時公子光炎扶喪南還阻於靑烏禁忌
之說久而未藏追嘉慶元年窆既有日函書及狀走使者至大梁以公
墓道之文爲屬嗚呼公門下士顯且材者衆矣書受於其中最爲卑陋
而公子獨不憚數千里誣諉之毋亦追念公平生之言將以書受任紀
述之役於公立心行政當無飾詞而卽其譾薄無文不敢不勉而及也
謹按公姓杜氏諱玉林字凝臺一字曲江世居金匱縣曾祖諱圻祖諱
錦父諱灝官沙河令有惠政公貴並贈如其階公少慧書皆默識終日

闃然不聞音塾師莫之測試扣所習則盡通悟乃喜不復强以誦十二齡從父之京師十五寓籍入大興縣學爲文洒洒千言庚午舉京兆甲戌成進士榜姓名曰王林及是請復故姓改歸本籍由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牘無巨細過目不遺毋深刻毋姑容諸曹司亦非折衷於公勿定以最擢劉文正舒文襄諸公先後請留前此所未有也辛卯出爲四川鹽驛道至則方用兵金川羽檄旁午公奉

命督運中南兩路糧儲是時大軍駐美諾餉道窵遠難通糈常不繼凡所經木坪山神溝碉頭等處深谷崇山綿延不絕仰而升天俯若瞰井奇石如戈鋋矗立牽羊腸盤曲一線攀蘿附葛前人足躡後人之肩蛇行獸伏而進舊設每卅里爲一程程列千夫夫負三斗然往往半途而廢越宿而達及其還至故所則後來者已委其糗囊於地且所失亡多公患之亟思變通於是按其程險易一析爲五或析爲十而均其夫三居守七負戴不得越所畫之疆循環旋轉更番而休密邇而替食宿有常遂免於逃亡顛躓而軍食亦源源無匱乏之虞會大功告成制府以狀上

天子嘉之遷按察使再遷布政使總理軍需報銷勾稽無或冒濫者已

亥內擢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壬寅挂議鐫級旋復工部右侍郎仍調
刑部右侍郎公長身貌整肅兩目睒睒有光口不妄語外若沈鷙而有
陰謀實則胸次坦然不設城府而意極其慈祥遇事鑱銳剖決如流守
曹郎時名臣如大學士姚公阿公鋒車所至俱奏辟佐治爰書迨位登
九列六歲之間兩扈蹕灤河一扈從
南巡兩充殿試讀卷官一主考順天鄉試三
派閱考取三館四庫謄錄卷吏部職員卷兩
派祭山東孟廟及常州四賢等祠而奉
使讞獄者七四川甯遠湖南漵浦湖北漢川利川直隸蠡縣江西雩都
江蘇宿遷所在尤殫心平反
上愛其敏果倚爲股肱前命未復後命又頒公亦彌自激勵蹀蹀忘勞
轍跡幾半天下乙巳四月以覆按戶部員外郎海昇妻狀不實
敕往伊犁効力贖罪未幾荷
恩賜環先是公乘傳行邁觸暑有湯火之烈風露宵征因而頭風大作
居塞上奴多朴魯又乏之方劑至於負茲嗚呼公才足以斷大獄決大疑
雖鬢髩早白而精英未衰屢蒙

召對

上溫語移時駸駸嚮用而公升沉不異喜怒不形論者謂六卿惟公以度勝信其然歟吾家君子與公爲垂髫之交書受十八謁公里門時公丁母孫太夫人之喪顏色憔悴庚子復出公門下依公邸第者三年窗外植老槐每侍公側嘗具獄令判曰刑一成而不變治律例猶善醫貴不泥於方書而察其受病之實不如是無以臨民語既久槐花蔌蔌落盈襟袖初公官成都重建唐杜文貞草堂落成勒石以記及公使車再至則成都之民亦爲公造生祠於浣花溪以誌去思之愛而公初不之知公既心乎經世之務無暇數數爲詞章然偶有撰述清麗纏綿乃非人所可及嘗撰進賦頌並恭和諸詩均邀

乙覽其在雅州當戎馬倥偬之際尙復與僚佐濡翰登樓其標致如此公享年六十前長秋曹進階光祿大夫配宋氏繼毛氏並進贈一品夫人子光炎國子監生女三俱適士族以某月日葬於惠蓉頭之壟曩昔書受既嘗誌毛夫人而閟諸幽今又爲公碑銘蓋不勝追愴當時困苦之境悉公卵翼扶持且嘗命箋年譜而公欲自敘行實終以未就莫徵其詳故良法美意不獲盡公十一慙負前諾不覺至於拊膺而長慟也

銘曰
英簜星軺行數萬里結笮爲橋以濟代几用恤人勞軍儲就理臨決片
言蘇公是擬民志之平
天聽則喜孤寒八百門集其美燭淚成堆而不爲侈客去復來而不爲
柅雷霆不驚雨露俄起卽之春温望若岳峙石不勝書百世可竢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陸公錫熊墓誌銘 王昶

洪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蘭臺石室所儲光燭雲漢而
皇上稽古典學復開四庫全書之館以惠藝林先取翰林院所弆永樂
大典錄其未經見者又求遺書於天下書至令仿劉向曾鞏之例作提
要載於卷首而
特命陸君錫熊偕紀君昀任之君考字畫之譌者卷帙之脫落者篇第之倒置與他本之互異是否不謬於聖人及鼂公武陳振孫諸人議論之不同總撰人之生平撮全書之大槩凡十年書成論者謂君之功爲最多君諱錫熊字健男一字耳山乾隆二十四年已卯舉於鄉二十六年辛巳成進士二十七年春恭遇

南巡獻賦行在
召試入一等賜內閣中書舍人旋充方畧館纂修官時方奉
勑修通鑑綱目輯覽公編撰以進當
上意遂進直軍機處三十三年十二月遷宗人府主事纔擢刑部員外
郎進郎中三十八年八月以所撰提要稱
旨改授翰林院侍讀四十年二月授右春坊右庶子未幾擢侍讀學士
閏十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又充文淵閣直閣事四十二年春
孝聖憲皇后賓天凡大祭殷奠上尊謚典禮嚴重應奉文字大學士于
文襄公囑君撰進皆被
旨俞允四十三年六月授光祿寺卿四十七年五月授大理寺卿五十
一年十二月提督福建學政五十二年某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
留學政任以五十五年春任畢旋京四庫全書之成也君任編輯不任
校勘而
上命分寫七分自
大內文淵閣以外
圓明園之文源閣熱河

避暑山莊之文津閣
盛京之文溯閣各庋一部又於揚州大觀堂鎮江金山杭州西湖皆建閣以庋之而前校勘者不謹舛錯脫漏所在多有文溯閣書尤甚君以是書曠代盛典不可任其羝纇乃請自往校之既而以爲未盡五十七年正月復往會山海關道中冰雪凍冱比至奉天病以寒卒預是書之役者眾矣君獨勤其事而歿可悲也君以文章學業受
特達之知故自四庫全書通鑑綱目輯覽之外凡契丹國志勝朝殉節諸臣錄唐桂二王本末河源紀畧歷代職官表考奉
勅編輯見付武英殿刊刻者又二百餘卷每書成或降
旨褒美或交部議敘或賜文綺筆硯之屬奏進表文多出君手
上閱而盡善之故事歲初重華宮小宴聯句惟
南書房翰林得與三十九年奉
旨召入并賜如意畫軸後以爲常蓋異數也其餘
特賞年賞節賞書畫石刻等物不可勝紀奉
使衡文累歲不絕充山西浙江鄉試副考官者各一充廣東鄉試正考官者一充會試同考官者二提督福建學政者一去取精審所得多知

名士士論益翕然歸之君沖和純粹其色溫然其言吶然不出諸口而穎悟明敏讀書一過無不洞悉貫串少時以詞賦入中書中年在詞館賓朋酬贈使節登臨四方仰重其名卒以緗素來請所作繁富闐溢篋笥顧不甚珍惜輒爲人取去自以上蒙

恩遇逾於常格不屑以詞臣自畫晚年益覃心經濟之學取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合以本朝會典如食貨農田鹽漕兵刑諸大政溯其因革審其利弊口講手畫侃侃然可以見諸施行而惜其年之不永是以訃至京師賢士大夫如紀君輩莫不爲之曾欷累息者君生於雍正十二年甲寅十二月初二日卒於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九世爲江蘇上海縣人諱嗚球者曾祖考也諱瀛齡以選拔貢生官安徽石埭縣教諭者祖考也諱秉芴乾隆辛未科舉人者考也三代咸以君貴封贈如其官配朱氏例封夫人先君卒以恭順能佐內政爲親黨所推重子五慶循慶堯慶庚慶勳慶均女五人孫男三人惟松江陸氏世以文章著見君七世從祖文裕公深在明弘治嘉靖間以通人名德望重臺閣流傳翰墨迄今人寶貴之君官職畧與文裕等若其掌著作而被

恩遇有文裕所未逮者且四庫全書定於
御覽尊於冊府分布於海寓騰今邁古千載未有皆君審定而考正之
世之讀提要者見其學術之該博議論之純粹顯顯然如在目前所著
寶奎堂文集篁墩詩集雖不盡傳可無憾焉已余與君同郡先後同官
內閣同直軍機處文酒之會靡不同者輯覽之修余先任其事尋以從
獵木蘭而君繼之余常至上海過君竹素堂方池老屋不蔽風雨淸修
舊德久而彌著然則知君之深無逾於予者茲慶循等扶柩歸里將卜
葬於某原奉狀請銘其何忍辭銘曰
魚圻之裔世以文名繄君繼之蔚其魁閎總裁簡篇以黻隆平入典書
局出主文衡拔諸髦俊用爲國楨七略七錄鉅編旣成正厥謬譌往來
神京風饕雪虐卒瘁於征吳淞遼水共此環瀛雲車風馬其反邱塋文
昌華蓋作作庚庚照於幽竁後昆之亨

碑傳集卷三十六目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下之中

禮部侍郎秀水錢公載傳 朱休度

又故禮部侍郎錢公傳 吳文溥

都察院左都御史竇公光鼐墓誌銘 秦瀛

又諸城竇公祠堂記 秦瀛

兵部尚書劉恪簡公峩合葬墓誌銘 紀昀

吏部左侍郎譚公尚忠神道碑文 姚鼐

碑傳集卷三十六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下之中

禮部侍郎秀水錢公載傳 朱休度

錢載字坤一父炌性閒曠貧至不舉炊不知也載自少不耐爲舉業文爲之輒崛奇不合時樣故不售載不顧益肆力於古漁獵百家尤以詩爲命獨窺古人奧縋鑿不已既以副榜薦博學鴻詞薦經學皆不獲壬申始聯捷年四十五矣由翰詹累擢禮部左侍郎充會試同考官者三典江南江西廣西鄉試凡五又視山東學

命往秦蜀祭告

上書房行走癸卯致仕癸丑卒於家載詩凌紙怪發險入復入横出復出於古不名一家更歷萬里游壯觀嶽瀆吸蘊奇之氣而張之故老益肆益硬載名自未第時已達

天聽受知遇立朝三十年秉正不阿終其身食貧不知貧有父風性直常折人過而周人急如不及晝其餘事世珍之著有蘀石齋詩文集

又 故禮部侍郎錢公傳 吳文溥

故禮部侍郎錢公諱載字坤一號擇石明侍御公嘉徵之後世居鹽官公始籍秀水幼英異與儕輩殊嗜好數歲時伯母鍾孺人指回谿草堂額示之曰此博學鴻詞朱翰林錫鬯書也孺子他日能及此乎則俛首就教稍長慨俗學蔽蒙不屑以兔園冊取功名乃研覃經史發皇忠孝靳至乎古之立言者焉嘗受業於錢塘桑先生調元與同里張徵君庚萬孝廉光泰王秋曹又曾汪吏部孟鋗孝廉仲鈖祝典籍維誥諸名宿相切劘從祖文端公深器之屬謀其子少司寇汝誠司寇於公從父也而執弟子禮雍正十年壬子中乙科乙卯總督浙江程公元章保舉詞科乾隆元年丙辰試

保和殿名動公卿閒人謂公丱角時所受教於鍾孺人者果如所期也辛酉至丁卯兩居憂貧甚復走京師館蔣文恪公溥邸第己巳禮部侍郎介公福戶部侍郎嵇公璜以經術薦補教習壬申領順天鄉薦成進士

廷對二甲第一名改庶常授編修假歸葬親仍赴京師供職尋充功臣館纂修官日講官起居注續文獻通考纂修官補右春坊右中允累官侍講右庶子侍讀學士詹事直

紫光閣授閣學禮部侍郎
上書房行走教習庶吉士充
四庫全書總閱轉左侍郎出典廣西江南鄉試充江西正考官會試同
考官
武英殿讀卷官者再充武會試正考官提督山東學政知禮部貢舉者
一又奉
使祭告秦蜀山川歷代陵寢均能恪共其事中外如一當
上書房行走數
召見便殿錫賚有加視學山左則齊魯秀傑皆出其門教習庶吉士值
其子太史公世錫舉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於時同教習英文肅公廉語
世錫曰子入翰林而
上命其父教其子以儲將來之用
主恩殊渥矣抑褒頌文章世濟厥美跂予望之洎公祭告秦蜀畢事還
朝數被
顧問及家事乃奏曰臣父母在時家極貧衣食麤糲今臣父母見背臣
妻子無凍餒足矣不願有餘也壬寅隨

駕避暑山莊癸卯以年老
恩予原品休致終於家公爲人樸誠竭忠貴而能下貧而愈樂文學侍
從之選三十餘年受
主知最深顧以晚達每恨不逮祿養其親見諸篇詠慨焉傷懷歸田後
壽躋大耋廣正之操淹通之學信於鄉黨聞於
朝宁勖子孫讀書爲善其言曰讀書而爲善可也讀書而不爲善不可
也爲善而讀書可也爲善而不讀書不可也葺廬先人墓側眷戀徘徊
時與老農圃相款曲率以半歲於此避喧著書置義田贍同父兄弟以
下予姪輩又時進其族從子弟於丙舍亦各勉以讀書爲善而已於乎
昔師友存亡風義至篤每裒輯其詩文以傳工書蘭石神韻在筆墨畦
町外所刊搴石齋詩集四十九卷未梓者文集別集補集其若干卷嘉
慶四年十月朔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竇公光鼐墓誌銘 秦瀛

乾隆六十年諸城竇公以磨勘事罷左都御史任居京師以病卒明年
爲嘉慶元年其孤汝翼等歸公之喪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諸城某山
之原汝翼先期郵公狀寓書於杭屬銘公之墓瀛辱公知最深不敢辭

公諱光鼐字元調號東皋曾祖某祖某父詵乾隆甲子舉人皆以公贈
榮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曾祖妣臧氏李氏祖妣牛氏沈氏妣張氏皆贈
一品夫人公幼負絕人之資家貧貸書於人覽即成誦一日讀文選即
操筆爲瑯邪臺賦監司某公見而大稱賞之時公年甫十二耳十五補
博士弟子員旋中丙辰本省鄉試副榜辛酉科舉順天鄉試壬戌會試
中式入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戊辰
御試翰林詹事府等官於乾清宮閱卷者列公四等向例大考惟高等
得遷官後等改官降黜有差
上知公特遷公爲右中允益公被
上知遇自此始未幾累遷至翰林院侍讀學士
御試一等特遷內閣學士出爲河南學政丁內憂歸逾年會
上以南書房缺人命山東巡撫傳
旨起公公泣辭曰光鼐方在衰絰不敢奉
詔巡撫屬公陳謝公又曰不祥姓氏不敢自陳敬煩公代奏
上聞而韙之服除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視學浙江任滿還以與刑部
爭秋讞事吏議鐫級

上許留任如故屬有章知鄴者搆蜚語陷公
上知公深奉命以對品用尋遣祭告南海所至卻地方賂遺先是公弟
光鉞令於粵迓榮祿公至粵公以是得覯榮祿公時公方欲有所陳奏
出奏藁呈榮祿公榮祿公趣公上之會
天子南巡幸公詣杭州
行在將復命而已奉有回京之
旨不果上無何
命署內閣學士越二年授順天府府尹畿輔叢弊久吏胥多因緣爲姦
公受事苞苴屏絕懲其尤數人劾州縣之不職者二三人時京縣爲蘭
公第錫李公湖皆經公薦舉其後官督撫皆號稱賢臣任京兆四年丁
外憂歸服除再補原官蝗蝻災公報聞親捕之因旗莊不出丁協捕與
督臣奏辨褫職不數月
上又起公爲通政司副使遷宗人府府丞公爲府丞最久凡十年復視
學浙江特擢公爲吏部右侍郎會
上遣大臣清查浙江州縣倉庫並有旨問公公以實告且以平陽令黃
梅科斂病民條其狀以上論者誣公幾不測公復侃侃奏論

上卒直公按治黃梅而還公官復授宗人府府丞擢禮部侍郎又出為
浙江學政越三年以左都御史
召還在尚書房總師傅上行走蓋
上稔公老成冀以學問資輔導公在禁近
上製文字輒命公閱公撰文以進必因事納忠無亹言乾隆六十年充
會試正總裁以所錄首卷多語疵被勘議落職僅降四品銜予休而公
于是亦既老且病矣公生平不講學而仁誼道德之旨不言躬行尤嚴
析義利而要之以毋自欺立朝五十年揭揭然柴立無所顧慕剛直不
能容人人多吅而忌之者惟以誠悃荷
聖主知屢起屢仆卒蒙保全而究亦未竟其施嘗言學貴有用如昌黎
折王庭湊陽明平宸濠乃眞學問故公于書無不闚而不屑沾沾於章
句訓詁世之人僅以文章稱公未為知公者也然即公文章亦足見公
學之有本蓋公詩似少陵古文如昌黎制義則發揮聖賢義理自成一
家之文云公得士最盛公之門歷官中外位公卿者甚眾乾隆己亥有
浙江巡撫某朝京師某故貪墨吏而其鄉試出公門與公遇于直房公
以言規之某怫然時公之亡詣公而厚致饋遺公揮其金絕不與通無

何某果敗公性開蕩遇同列下輩樂善汎愛言無所不罄每與客談客起猶立語移晷刺刺不能休瀛侍公稍晚而公於瀛尤厚公亡盍知我者鮮矣公處巳約儆糲惡粟如窮諸生歲入瘠田以贍貧宗人有所請不吝此皆細行不足重惟公生平大節雖公所未嘗告人與人所不及知者不能具書而按公之狀參以瀛之所嘗聞于公者略爲詮次巳足以想見公之爲人公初娶張氏繼劉氏俱贈一品夫人子六長卽汝翼乾隆戊戌進士宗人府主事汝境汝璜汝咸皆國學生張出汝翀劉出汝翮側出女四人嫁娶皆名族孫十一人孫女十二人公之生以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初二日卒以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六著有東皋詩文集應制集省吾齋稿銘曰

維執不嬰選愞所儺飛謀釗謗弗改其輸厥施未究曷云其休其學則昌祛垢豁瞀包羅旁魄躡韓軼歐公實知我以銘公幽

公自浙江學政以左都御史 召還一日富陽董公手執公所書金字扇大學士和珅見而語董公曰寫金字善用金無如竇東皋者遂取一扇屬董公代乞公書余適趨過董公曰秦君固善東皋先生者盍屬之因以屬余請於公公書就授余還之書款稱致齋相國自稱

晚生某盖遵舊例致齋和珅號也又一日和珅　召見出語余曰予見東皋告以有　御製文命其製序散直後即來領是日公隨詣和珅宅領歸謹撰序文越日進呈公沒後編修洪亮吉上書言事以前在　尚書房嘗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結和珅書扇稱師相身稱門生其誣公實甚此事關繫公生平大節不可以不辨瀛又記

又諸城竇公祠堂記　秦瀛

諸城竇公由乾隆壬戌進士入翰林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乾隆乙卯降四品銜休致未及歸沒於京師邸第公夙以文學被
聖主知遇累主文柄前後凡三視浙江學政其初視浙學在乾隆丁丑戊寅間迄今已四十年所當時經公識拔者今或爲名公卿位相埒次亦歷官中外多著聞於時其後再三至造就益衆蓋公之學明體達用闡鄒魯之緒言而敦誠致行篤於教士口講指畫不啻師之於門弟子故公之教澤於浙爲最深且久而浙之士亦至今思之不能忘前公去浙浙人設位於西湖之崇文書院歲時瞻拜祝公長生今公既沒余故出公之門又適備兵浙西將別謀所以祠公會諸生邵志純孫邦治亦以是請余以書諗諸江蘇巡撫費公湻盖公初視浙學時所嘗拔爲博

士弟子者也費公曰善遂於南屏山之陽所謂淨居菴者葺屋三楹以其中奉公栗主祀焉祀之日爲嘉慶二年十月朔日與于祭者山東運河兵備道沈君啟震刑部主事張君時風吏部員外郎張君培監察御史潘君庭筠編修陳君琪候補道許君擎皆公前後所得士諸生邵孫兩生實董是役者也先是乾隆丙午浙江清查案起公方在浙

上有旨詢問公公直言無隱且糾平陽令黃梅貪黷侵漁諸不法狀

上韙公言而置黃梅于法以是浙人之感公者不獨在縉紳士大夫閒即下至田夫販豎亦無不知公名公諱光鼐字元調號東皋世稱東皋先生其他生平節概見余所爲公墓誌銘

嘉慶戊午余建蘇文忠公祠于孤山之陽祠左別建望湖樓以淨居菴室湫隘因於己未春二月既望遷公栗主於望湖樓上是記亦移易焉并記

兵部尚書劉恪簡公峩合葬墓誌銘　紀昀

乾隆乙卯八月兵部尚書劉公卒嘉慶丙辰七月公子某將奉公柩暨兩夫人合葬持年譜家傳走京師乞余銘余與公初僅相識嗣公官兵部余官禮部每三五日輒相晤於直廬公性質直與余近不苦交游不

解耆麗亦與余近恆相就對語或並馬出紫禁城故交公雖日淺而知公心跡特深公卒年七十三歲仕宦凡三十八年惟庚子官湖北按察使辛丑官安徽布政使旋調山西癸卯官廣西巡撫甫兩月即官直隸計其來往諸省僅僅三年庚戌改官兵部訖乙卯予告亦僅僅五年其餘則戊寅初授知縣官曲陽癸未調宛平丙戌官順天府南路同知丁亥調東路辛卯官永平府知府壬辰官通永道戊戌官天津道旋仍調通永道辛亥官清河道旋署按察使併總督爲十一任皆在直隸余世居河間故知公政績亦特詳今誌公墓固無可辭公諱戩字先資號宜軒系出山西洪洞明中葉始徙於單縣至公十世矣世有隱德根深實邃慶流後嗣乃生公卓然爲名臣公溫厚和平不露圭角又天性伉直疏疏落落似若吏才不足者然起家郡縣周知小民之疾苦與下吏之艱難官宛平時盧溝橋何氏旅店多陰戕過客沒其財公委曲發其奸西山煤礦多藏匿亡命公偵緝散其黨官南路同知時擒白塔巨盜官湖北按察使時殲川襄劫殺之寇石首孀婦爲兄公謀產誣告久繫自戕邑令諱飾其事公據牘摘發一親鞫即伏辜官兵部尚書時崇義有以掘冢竊葬官不受理叩閽者公奉

命往勘鞫知家在深山縣官畏路險未親驗故吏得舞文乃躬歷崎嶇核實劾奏江西父老皆額手稱希有未嘗不明察果斷也永平濱海之田旗民牙錯疆界不分互相私墾致訐訟無已時公定以旗產據舊冊民產據舊糧不及原額者補以閒田溢於原額者則召民認墾塵案數百不一載皆廓清灤河遷徙不常兩岸之田東圮西漲牒訴紛然公定以康熙中舊河之樁誌不得以新河隔岸爲詞訟端立息山西私鹽壅官引商力與民食官課並絀乃擇富室以充商吏緣爲奸破家者衆公爲布政使時請於巡撫擬歸鹽課於地丁雖格不行然乾隆壬子繼事者卒如公議北河漕運歲僱剝船民以多累不肯應則改爲僉派弊益滋公奏定章程五條一輪轉以均勞逸一定限以免守候一僱值嚴禁扣剋一裝卸皆用官斛一截留以速回空又議造船一千五百以蘇物力至今爲永利任縣大陸澤黃河故道也數千載積淤成上腴盜耕者衆訐訟者亦日起公爲簡賢能之吏經理丈量得良田八百九十餘頃奏請召墾升科遂爲沃野又慮圮漲不恆或爲民累併奏定官爲歲勘隨時增減其糧額未嘗不經濟宏遠也至嚴氣正性稟於天成官直隸時兩以伉直忤上官官湖北按察使時嘗特劾一巧宦之屬吏殊落落

難合然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倚任無所疑
恩榮錫賚至不可殫數或偶以公事獲譴亦皆曲諒其無他迨老病乞
歸
特加太子少保致仕歷中外三四十載以功名始終豈非以忠誠蒙
鑒察以正直邀器重哉沒而
賜謚命曰恪簡恪肖其敬慎簡肖其不苛不濫知大體也公之生平
聖言定之矣千載以後豈能易一詞哉公元配王夫人早逝內行無徵
繼配樊夫人少公一歲先公六月卒嫻於禮法事姑至孝處娣姒至和
撫孤甥如已出雖久富貴而勤儉如寒素膠西張維祺嘗爲作家傳敘
述頗詳傳又稱公凡七子幼子某公七十歲時側室許氏所生其六子
則皆夫人出長某與第四子某恆隨侍公次某理家政次某官淮安府
知府次某治經生業次某舉人六子各任其才雖公之教亦夫人佐成
之盖紀其實云銘曰
德政鐫碑繁詞日盛是是非非盖棺乃定我銘公阡可質諸畿輔之百
姓

吏部左侍郎譚公尚忠神道碑文　姚鼐

公諱尚忠字因夏南豐譚氏其先世多聞人矣及公成乾隆辛未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三徙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道又入爲刑部員外郎再出爲廣東高廉道三遷至安徽巡撫降福建按察使再遷至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調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薨於位公之在戶部也嘗司寶泉局及

高宗純皇帝察局中事惟公無纖豪私染在興泉時以洋行事例降官而

上又察知其不汙故復進用其在封疆爲大吏室中瀟如寒士遇屬員甚有禮藹然親也獨不能少入之以財利天下論吏清儉者必舉譚公爲首然公遇事奮發則執誼不可回其爲安徽巡撫以忤和珅致降爲福建按察使在福建復屢以事與督撫爭至督撫同官事尤相牽而爲撫者每委曲以就督公在雲南獨能持正裁之且謂曰公自爲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丰采峻厲如此故公雖和平廉潔而非煦煦曲謹者也其教子有曰人當先約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踰閑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功矣故公所至興利去害必究其原委曲折之處

則斷然行之使所蒞必蒙其澤而後已去則民多涕泣送之

高宗純皇帝嘗稱爲正人可任事

今上亦甚重之而公遽歿矣公在安徽姚鼐主敬敷書院時接談讌食設五器而情厚有餘及聞公薨而悲今又十年矣公子光祥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自京師移書至曰先公既葬矣而碑未立某夙奉公教宜爲文至其家世及夫人子姓之詳則編修陳用光誌之矣故不具銘曰

公居士林文學愔愔接物以情不爲阻深秉節當官蔑敢私干進者宜之退者勿怨懋遷及遐隴坻海嶠攘抉姦蠹耋孺鼓樂晚爲侍從公望在衆殂未及登刊石載頌

碑傳集卷三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三十七目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下之下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 阮元
又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 秦瀛
又王蘭泉先生記 袁廷檮附 江藩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部院大臣下之下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　阮元

公姓王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以居蘭泉書屋學者稱蘭泉先生先世居浙江蘭谿縣高祖懋忠遷江南青浦縣名在幾社曾祖之輔祖璵父士毅皆以公官累贈至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母錢太夫人以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體貌修偉弱冠為名諸生侍父疾居喪盡禮服除家益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癸酉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

南巡召試一等第一

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直軍機房洊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阿文成公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請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降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溫公福代阿公移師四川辦金川事奉

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
斑斕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奏
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皮船渡水克
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
明大義勵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
旨陞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且雨
雪甚夏溫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壟時警報絡繹
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馬懸崖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文書於礮火矢石
之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補員外郎
擢郎中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
索諾木等率眾投罪公草露布告捷於是兩金川地悉平公在軍中前
後九年每有所攻克輒議敘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之日以
我服行禮
賜宴紫光閣賞賚優渥奉
旨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陞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秋
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之歸改葬光祿

公暨嫡母陸太夫人依還葬禮服緦秋赴京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祠訟鬬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秋丁母憂哀毀盡禮服除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按察使奏命盜逃犯宜於定案時速通緝議行之逆回田五倡亂奉
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礮巡城籍強壯繕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暨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棟等戕官奉
旨督緝獲之五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
上鑒其老允之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嘉慶元年以
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
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
梓宮蒙
召見敕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分賠滇銅鬻田宅以入官

居於廟廡朋舊賻遺盡以刻書五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宮十一年年
八十有三五月病瘧六月初六日病甚口授謝
恩表自定喪禮屬元撰神道碑文初七日雞初鳴公曰時至矣遂卒子
肇和以嘉慶十二年春葬公於崑山縣雲薩灣年字圩卽公所自營生
壙也公妻鄒夫人祔側室許陸黃三孺人亦從葬爲公之扈
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遣致祭己卯庚辰
壬午順天鄉試辛未癸未會試五爲同考官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
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又嘗主婁東
敷文兩書院
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大清一統志續三通等書奉
敕與纂修事又奉
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編譯佛典深於禪理者不及也前後奉
使鞫奏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隄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別虛
實高郵州案巡撫府州並擬罪隄工案以知府草率捏飾劾落其職公
之爲學也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初唐
後宗杜韓蘇陸侍讌賡歌賜賚稠疊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追韓蘇碑

版之文照於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讌提唱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屨滿戶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眾公治經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則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憂不爲詩文不就徵聘生平重倫紀尙名節篤棐之誠本於天性在軍營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公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著書春融堂詩文兩集宏博淵雅有關於經史文獻金石萃編青浦詩傳湖海詩傳琴畫樓詞續詞綜等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緬紀聞屬車雜志朝聞錄等書四十餘種尙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憂受公遺言撰碑銘不敢辭既除服乃爲銘曰

恂於儒者不達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經術爲治荏弱於文無能即戎折衝千里於經鮮通惟公兼之乃多戰功尊漢學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蹈賢聖皇熊疏義拙於文辭陸沈藻績樸學不知華實竝茂公亦兼之公爲君子筮匪不比沖澹其神靖共其位敭歷中外進退禮義公爲名臣

帝嘉厥功金川磨盾

紫閣弢弓獄平政飭本孝於忠瞻彼中江秀鍾峰泖海內淸望雲間大老雖不憖遺亦旼壽考佳城鬱鬱葭瀆之中杳歸春雨蒓起秋風勒銘無媿碑樹桓豐

又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　秦瀛

靑浦刑部右侍郎王公蘭泉以嘉慶十一年六月七日卒於家於是公致仕家居十有二年矣孤肇和述公遺言屬余爲銘幽之文幷郵公女夫嚴太守榮所爲年譜以書抵余京師按譜公諱昶字德甫號述菴又號蘭泉先世浙江蘭谿人高祖懋忠始遷靑浦名列幾社以詩名曾祖之輔祖興父士毅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曾祖妣雷氏祖妣沈氏妣陸氏生妣錢氏皆贈封一品夫人公成童勵學卽擅文譽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嶷然出儕輩嘗遊長洲沈文慤公之門時有吳中七子詩選其詩流傳海外公其一也乾隆十八年舉江南鄉試逾年成進士歸班銓選二十二年

鑾輅時巡江浙以

召試一等授內閣中書未幾入直軍機處

制誥文字多出公手遷刑部主事再遷至刑部郎中三十三年坐言語不密罷職會緬甸不靖阿公桂總督雲貴請公從來往永昌騰越間軍書旁午贊畫機宜公之力爲多無何阿公罷溫公福代之留公戎幕如故屬四川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搆亂

上命溫公移師討之請以公行會

上復起阿公會勦公又參阿公軍除吏部主事擢員外郎郎中木果木之變公友趙文哲隨溫公歿於事而公在南路得無恙事既蕆隨阿公

奏凱還京師擢鴻臚寺卿

賞戴花翎仍入直軍機處計前後在軍營者凡九年始還尋擢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江西按察使丁母憂歸起爲陝西按察使遷雲南布政使調江西

召爲刑部右侍郎時公年六十有六矣在刑部時屢奉

命讞獄江南湖北咸稱平允乾隆五十八年年七十乞假省墓假還隨以原品致政退居三泖湖莊者十餘年而以疾卒年八十有三論者謂公壯歲從戎名望重於絕域及爲藩臬省訟獄興教化所在有治行可稱方按察陝西時甘肅石峰堡之役公督兵防禦邊境賊以無擾勞績

尤著公所表襮亦既章徹於時而余則竊公生平志事殆將以古人開
物成務之學見諸厝施而所見者止此尚不足盡公之蘊公嘗言其師
王芥子先生太岳位至藩伯而其學多闕而不舒烏虖其即公之所以
自道與公窮研諸經汎濫子史百家著述等身已刻者臥游軒詩文集
金石萃編湖海詩傳續詞綜其他尚有四十餘種藏於家同時名公如
盧學士文弨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論撰畧與公埒而金石傳播碑
版照四裔則或遜於公蓋由公游歷徧中外更事既多故其詩文閎富
足備知人論世者之采擇有非他人所能及晚年尤闡性命之旨以宋
儒爲歸病士習觚骳風概不立貽書於余索東林志欲合天下書院耆
成一編以蘄主張名教蓋公之志既老不衰如是公分校順天鄉試會
試者五主順天鄉試者一所得多知名士今有積官至大僚者追懷樂
善容接後進獎掖如不及尤篤於故舊厚宗族嘗倣吳郡范氏例置義
莊義塾而家實貧甚既斥私產償官逋至以丐貸自給娶鄒氏系出宋
忠公浩文學維翰女無子以從弟曦之子肇和嗣女一適室陸出適金
華府知府吳縣嚴榮孫二紹基紹祖肇和將以嘉慶十二年二月十七
日葬公於崑山之嚴字圩葢即公生時所營生壙云先從祖文恭公芥

子先生師也公通籍後文恭郎延至邸舍與纂五禮通考余官中書後於公者十九年而公折輩行交以文章道義相砥鏃垂没猶以銘辭屬余其奚忍不銘辭曰

萬里荒徼草檄勸銘依然儒生伉伉六經出領方岳入貳爽鳩老而乞骸引年退休東南老宿誰與人師玉山之陽堂斧在茲

又王蘭泉先生袁廷檮附見 江藩漢學師承記

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谿高祖懋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街角鎮遂為青浦人考士毅字鴻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蘭歸逾兩旬蘭茁二枝一出土即隕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及夏紫燕棲於楹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而錢太夫人生先生咸以為蘭徵燕兆也先生生而開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伯弱三體唐詩為人演說楊用修廿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入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讀而愛之乃肆力於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久哀勞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文服闋游吳下蔣恭棐楊繩武見先生詩文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肆

業紫陽書院時從惠徵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尚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喈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令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眞迦見而心折附番舶上書於沈尚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歸班候選秦尚書蕙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游山左歸陸太夫人病逝哭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生課其子及孫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日琯弟徵君日璐汪部曹棣張貢生四科爲文酒之會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

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留揚州盧運使屬撰紅橋小志以記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明年入都供職溧陽南沙蔣林三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二年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略館收掌官三十一年授刑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三年兩淮運使提引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

詔以伊犁將軍文成公阿桂爲兵部尚書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南貴

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爲先生殿試讀卷師是以知先生學
問經濟請以從
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駐騰越頃之得
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爲經略緬酋懵駁乞降經略屬先生草檄諭
懵駁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能用理藩院尚書温福代之奏留先生佐
籌善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咒詛發兵佔
其地又侵據明正土司瀼等塞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
殺其土司
上命温福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
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僧格桑遣人
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大兵進討克斑斕山破斯當安進攻
日耳寨三十七年參贊大臣五岱與温福訐訟
詔罷五岱
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眾先生從文成督兵緣山而下築卡
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次達烏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參將
薛綜從墨壟溝經郭舟山出賊後爲夾攻之策既行大雨雪兵無繼者

金川賊由格六古來撥綜援絕糧盡全軍皆沒
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烏
久不攻戰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渡溪
遂據達烏翁古爾壟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柵攻美諾僧格桑遁入
金川先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勛以殫心軍事
今從軍已五年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
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
由空喀文成與參贊明亮由當噶兵部尚書果毅公豐昇額與參贊舒
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坡未幾哈國興病沒奉
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峰
又克兩大碉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金川
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碉
海蘭察奪隘出兵潰溫福死焉六月十日出金川既得美諾率眾犯當
噶參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
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接賊死者甚眾畏當噶山兵之
降文成知當噶不可守姑從其請撤師至翁古壟奏沃日乃進討大路

請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營報而
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文書恆徹夜不寐十一月八日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平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諾啟行抵谷噶四月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入川
詔令赴軍營視狀知軍牘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
上嘉之有旨垂問文成覆奏得
旨擢吏部郎中四十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
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圍賊巢十二月克則朗噶克下壓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營於噶喇依[illegible]四十一年三月三路兵合攻索諾木兄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急索諾木率其兄爽爾巴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土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訛雜爾等二千餘人齎印出降僧格桑已病死併以首獻兩金川蕩平先生從征九年雖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馬上吟咏穹廬誦讀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艮鄉

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
上遣皇子獻俘
太廟五月朔
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酋兄弟罪在不赦磔死縣首藁街是日
幸紫光閣賜宴作四裔之樂宴畢賜白金緞疋朝珠荷包奉
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着陞授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
軍機處行走
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
卿四十三年
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定準噶爾回部
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析者多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年
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有
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久多聞舊事請
留內用
上允其奏四十五年隨
鸞南巡鑾輿次嘉興有

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同籍洎喪能盡古喪禮奉諱家居時建宗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服闋補授直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固原屬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教糾衆攻破西安州阿渾者回語通經教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具奏

奉

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匪竄入命往禦乃至長武長武有都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提督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等走會甯提督又調孫受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所居回匪盤聚於此賊勢甚張乃借兵於總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黃秉哲率領以來椎牛享之分撥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安時副都統明善參將孫受以滿漢兵一千七百人駐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三百里先生乃試炮巡城爲防禦計數堞分人籍城外民強壯者識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炮石燈燭油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邠乾永壽皆鑿塹填門而長武樵採往來自

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峰回匪合兵據隘以守
上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統海蘭察領京
兵從山西來工部尚書復興領兵從河南來將軍莽古賚統甯夏兵一
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賊首馬文熹
率眾降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敷倫泰代之會敷倫泰亦調往甘肅以
太原總兵富敏泰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出長武從隴州至長甯
見富敏泰告以要險形勢及攻戰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剿斷賊水道
賊勢蹙欲突圍出海蘭察率兵邀截殪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
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綠營駐防五千名之外
調山西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需車輛馬騾約以萬計而銀錢
火藥鎗炮軍裝馱載者又以萬計先生不擱胥吏不藉賓僚草檄飛書
無一舛誤奏上有
旨嘉許五十一年河南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知縣孫岳灝逸
去巡撫畢沅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接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遁入商
洛得
旨派往督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景進邏緝奏

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陛見未幾艮蓮等獲奏某解京
師郎
命入京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憊請改京職
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奉
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
駕東巡回鑾至靑縣
上命與兵部尚書慶桂往江南同鞫高郵州典史陳倚道揭州書吏假
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
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鞫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書吏收漕折色
案事竣又
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事發摺起行又得
旨鞫江陵縣趙學三控書吏何艮弼修方家淵堤工偷減土方案訊畢
又
命訊湖南永明縣賄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二案分別定擬奏
聞奉
旨允行是年

純皇帝八旬萬壽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
鄒夫人亦封一品勘方家淵堤工時按冊丈量無偷減情跡其殘損處
應賠補者屬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荆州方家淵堤工尙未修補乃具
奏方理草率揑飾落其職五十七年隨
鑾幸五臺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有貴介子擯斥忤當軸恉遂乞假
南歸有終焉之志矣一日
上召見大臣詢王昶何以不來輦下諸公飛札告知乃克日就道時屆
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苶動履盤跚
召見時
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諭歲暮苦寒宜竢春融回籍先生以文學
受
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略館通鑑輯覽皆預纂修之役
己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巳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壬子
主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笥何先生互主騷壇門人著
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與王西沚
錢竹汀兩先生艤舟白公堤下朋簪維逑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

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
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
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闕
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
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
寧壽宮宴畢賜玉如意楠木鳩杖綢緞裝錦大毯筆墨等十六件獻詩
六章奉
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
陛辭出都主婁東書院講席嘉慶四年正月
太上皇帝升遐入都哭臨三月初一日
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盜未平之故奏對畢
又
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
觀德殿前敬謁
梓宮遂陳數事
上命留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回籍先生以辛酉年補博士弟

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政錢樾松江府知府趙宜喜請重遊泮宮率新弟子祗謁文廟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郎元爲浙江巡撫請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緼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易得者哉生平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滇行日錄三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使楚叢談一卷蠹懷隨筆一卷青浦詩傳三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者則羣經揭櫫五代史注揭櫫取周禮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櫫之意蓋以漢學爲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藏於家藩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閒從游者若騖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淸魔提唱風雅以三

唐為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猶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謗語搆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者三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畹馨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為當代聞人

附袁上舍廷檮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為吳下望族饒於資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為樓弆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秘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板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尚書健庵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閒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謹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為文酒之會時錢竹汀先生

主紫陽講席王西沚先生段大令懋堂三禹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挐舟過訪詩酒流連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韻雲延之康山賓館韻雲爲俗僧小石構精舍於浙之西溪屬壽階董其事冒暑熱徒步山中得痢下疾死於家年四十有七藩與壽階少同里閈後攜家邗上壽階館於康山蹤跡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窺精於讎校遂深小學其論大誥敘將黜殷命云今尚書諸本皆無命字詩豳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考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誥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具存此摩改之明證也其論說文解字蘜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華之蘜字以別於蘜之爲治蘠菊之爲大菊遽麥也嗙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嗙喻也曰淮南

宋蔡舞嗙喻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纖美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言也麢麖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麢牝麖則麢不當云牝矣液盡也曰盡當作𧖴血部𧖴气液也小徐本玉篇廣韻竝作津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盡誤也不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小徐本如此）故字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不見九篇豕部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剜改篆體作犴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皆未編輯其子椎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存矣今記藩之所聞者略書數語以見梗概云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賈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碑傳集卷三十七終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三十八目錄

嘉慶朝宰輔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神道碑阮元

又附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焦循

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贈太傅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文陳壽祺代某

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文達紀公昀墓誌銘朱珪

記董文恭公誥遺事劉逢祿

嘉興錢儀吉纂錄

嘉慶朝宰輔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神道碑 阮元

懿夫唐虞之際仲尼致歎堯舜之道孟氏所陳然則際
兩朝授受之盛備元輔公孤之隆謨明弼諧非道不言
聖天子納所啟沃以爲帝德且極尊師重道之誠徹乎始終孚於中外者非太傅朱文正公曷克膺此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元至元間遠祖福三居浙東明洪武間德三遷蕭山黃閣河遂爲黃閣河朱氏八傳至公高祖尙絅明末官游擊曾祖必名祖登俊我
朝官湖北長陽縣知縣中書科中書父文炳陝西盩厔縣知縣始遷籍於順天大興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曾祖母白祖母何馮母徐皆一品夫人公以雍正九年正月十二日生於盩厔縣有兄三堂垣筠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省爲知縣相友善淸名亦相埒公父受經於高安故公十一歲卽傳高安之學年十三丁母艱孺哀毀瘠服除補附學生年十七科試第一舉於鄉與叔兄齊名震都下

公卿爭延之次年會試中式
賜梁國治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習
國書座師阿文勤公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以學行重之乾隆十六年
散館第一授編修明年大考二等授侍講二十三年大考二等授侍讀
學士公所撰進文冊陳宮中
高宗純皇帝亟賞異之特達之知實始於此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復
命旋奉
使告祭南嶽登祝融峯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抵
閩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等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
特旨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裘自位假平臺灣功鬻武職獄
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
戮一撰譜者屍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秋丁父憂戴星奔至京口阻風
哀號祭江風驟轉抵京治葬於二老莊阡三十二年服除補湖北按察
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眾公鞫之不少
縱然脅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秋
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隤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

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暫代巡撫事奏改吉州爲散州與鄉甯并隸平陽
府改霍州爲直隸州以趙城靈石隸之又奏撥歸化綏遠二城穀十餘
萬石配放兵糧以省採買而免紅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
墾無礙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
增官兵盤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本色爲折色以便民除弊皆
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卹之且予修費借穀種其民
種蒙古之地并請卹之三十九年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於地方
事無整頓明年入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上書房行走侍
今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
特授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
於
今皇帝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
上力行之及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八年冬還朝明年扈
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閱浙江江蘇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
部侍郎主江南鄉試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作圭田

記冬還朝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經筵進講時
諸皇子侍班聽講
高宗純皇帝顧
今上曰此汝師傅講之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
命馳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乘小舟與邱民同渡賑宿遷碭山靈璧泗
州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臺壽民以糧及種築決隄六十餘丈民
乃安復請展春賑分廠親給于民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
恩賞糧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
巡撫怒其歙縣令屬掌亭八以饋餉進者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廣
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廣總督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皆留
巡撫任暎咭唎國入貢呈土物於總督卻之嘉慶元年征苗調兩廣兵
萬二千親調遣之夏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
降旨內召曰將欲用爲大學士也俄以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
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寢前
命仍加恩補安徽巡撫鳳陽等州有水災蒙
恩賑親給之官吏無敢侵者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公曰

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赴界上籌防禦徧莅潁亳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示僩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間安徽無以邪教倡亂者明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尚書皆留巡撫任宿靈璧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旱親賑之民無逃亡凍餒之苦明年蒙亳復水䘏賑如之

高宗純皇帝上賓於天

今皇帝初親政即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膽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

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霧施渙號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

皇上匪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義事君之道

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

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凡

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軍機大臣
不相關白公第在外城遠且隘
賜第西華門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太保充
實錄館總裁
國史館總裁已未會試總裁冬調戶部尚書時
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於
是安徽有加贈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公思之不寀綜
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
可行並令曹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
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
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濱海沙地賦公駁
曰海沙於地坍漲靡常是以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依上中田增賦是
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必多坍豁別有漲地亦不肯墾
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十五倍準作義監生公駁曰國
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子名不正於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

皆親屬藁奏
上皆韙之五年秋兼署吏部尚書公之輿夫毆傷禁門兵免太子少保
解三庫事復以彭文勤公蹟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舁之違例議
降二級仍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跨
賜醫賜食絡繹於道遣內監賚
硃諭至第視病詢事公隨時覆奏三月小愈即趨朝夏充會典館總裁
閱殿試卷七年秋扈
蹕灤陽宣
制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銜公謝摺云豈有嘉謨
嘉猷入告我
后於內勉期無欺無隱仰惟上質於
天八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春夏皆爲留京
辦事大臣閱大考翰詹卷九年春用乾隆九年故事
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傅及
幸院賜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扁摹刻院堂以墨跡賜公第公在翰林爲二十四科前

輩資最深且掌院事領袖淸班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
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爲遵
先帝遺詔也命詣
裕陵謝明年春公感寒多痰嗽步遲蹇肝火觸右目微眚
上曰此火盛也可以游覽散之乃赴西山呂邨二老莊祭墓過戒壇潭
柘諸寺秋復祭墓游西山時公年七十六矣九月奏乞休
上曰待八十當爲壽旋
命戶部尙書戴公衢亨賚賜詩十韻及玉鳩杖
諭天寒閒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召對每召對則預定
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
乾淸宮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
上遣侍衛領醫官來視疾疾少差
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坐外軒作芻獻詩有云天道神難測民心惟一
中知人可安衆居所自持公
上將親臨公第丁卯復

命戶部尚書戴公來夜過子疾盛氣微遽薨是五日戊寅馳報聞
上震悼泣諭朝臣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
器宇醇厚蒙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擢補道員洊歷兩司內用爲翰林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講貫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貳出任封圻有守有
爲賢聲益懋追擢至正卿
皇考卽欲用爲大學士朕親政後召令還朝在南書房儤直有年簡任
綸扉深資啟沃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
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爲端人正士畀倚方殷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稍
久體氣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珪感戀彌殷時時力
疾進內朕鑒其誠悃特行給假兩月俾得安心調養疊遣御醫診視冀
得就痊正擬日內親至伊邸宅視疾茲遽聞溘逝深爲悼惜於初六日
親臨賜奠已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賫賜陀羅經被並著先派慶
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追維舊學良用軫懷著晉贈太傅
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降革處
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己卯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宮不待內閣擬諡
特賜諡曰文正復降制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溘逝業經降旨加恩因思
乾隆年間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賜諡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
於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
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外而歷督撫內而洊直綸扉
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靖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
林時
皇考簡爲朕師傅爾時朕於經書已皆竟業而史鑑事蹟均資講貫其
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勿道即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
出諸口啟沃良多揆諸諡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擬請著
即賜諡文正本日朕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聰
念遺風愴懷未已著於本月初九日由內務府辦飯一桌派二阿哥前
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
學哀榮備至之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公鉞於殯前焚之壬辰

命禮部尚書承恩恭侯阿拉
諭祭公第距內西華門僅半里許
御蹕時出入禮不久殯乃以甲午啟殯庚子葬於二老莊呂邨舊阡陳
夫人祔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
上謁
西陵蹕路距公墓數里
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命工部侍郎英公和詣墓賜奠
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公總修八年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滿以京卿
用禕哉
上之重賢傳任名臣納哲輔之益隆飾終之典至矣非公之淸介忠正
師表人倫上致君下澤民曷克膺乎此哉公豐厚端凝中和醕粹爲仁
若渴抗義不撓坦白公誠絕無城府於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氣
節宋儒之性道實踐蓋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誠心銳力
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薦被
落者讀而泣之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稱悼之通人寒士必揚其名於

朝秦誓一个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受外僚贈遺不留貧生
銀布政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關陋規閩省洋商陋
規事發
欽使莅治獨公實不受一錢公官於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無所援
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事數十年清操亮節人皆仰之公以孝弟爲仁
之本事父愛敬本於天性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沒事庶
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曰古人祭必有尸仿之以申吾慕非過禮也庶祖
母李撫公有恩貤贈一品夫人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別則夢見聚則聯
牀兄之喪哭之咯血幾致毀事寡嫂盡敬撫諸兄子如己子三鄉故交
靡不周䘏教子孫讀書敦行皆誠篤有公之風公嘗曰吾三十九歲夜
坐忽腹閒自暖由脊上貫於頂甘液自咢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實
因自致非關學力乃知朱子注參同契本非虛語公年四十餘即獨居
迄無一妾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知之深也公爲文筆奧博
沈雄
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䟦

高宗純皇帝必親覽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命
諸皇子皇孫寫爲副
聖製詩或寄示命和公官撫督時
上在書房常須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進
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冊上冊題曰蒹葭遠目下冊題曰山
海遙思以示公公跋曰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
欺耳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間
反覆數宣不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也公文集若干卷知足齋詩集三
十餘卷元請刻公詩公命元選爲二十四卷
上命以刻本進賜題七言律詩四首於卷首公被
先帝特賜蟒袍筆墨荷包等物
今上賜大珠綠縫韡黑狐袞袍
先帝御用四團龍卦四開衩袍等物其餘恩賚多不具書公配陳夫人
宛平人恩南府知府邦勳女乾隆十四年來歸有婦德四十年八月以
疾卒贈一品夫人生二子錫經已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
戶部郎中次錫緯附學生先公卒女子子一適通州馮秉驍秉驥官張

掖縣知縣孫淦庚申
欽賜舉人錫緯生女孫一適萍鄉劉元恩吏部侍郎劉公鳳誥子也錫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貫霖元不才爲公門生受知二十餘年矣會持父服居鄉公之子書來命爲碑文不敢辭秋免臬服當執心喪敬按年譜及平日所知者泣爲敘銘曰

星精嶽神蔚爲
帝傳學正文明道深性固
先帝任公決於一顧授鉞卜甌久隆知遇公遇盛時佐祁輔媯
君爲堯舜臣爲皋夔經邦之道坐而論之非
帝宣綸世祕未知
帝曰調元資於師相舊學交修天工寅亮溫樹之閒青蒲之上蒼生被澤黃扉爭望公之保民敷政優優公之儲材其心休休德如霖雨清比江流庭不旋馬路無喘牛公有恆言竝舉二事曰不嗜殺曰不言利公之講史長編資治公之執經十章衍義皤然三公邁榮軼光乃不憖遺而觀
先皇

帝憑和軾愴眺阡岡勒碑墮淚西山蒼蒼

又附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焦循

余里中吳孝廉重光乾隆辛卯閒謁選山西太原繼調陽曲陽曲故稱繁劇難治時大興太傅朱文正公任布政使司吳善屬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時呼至署論文賦詩吳爲公搜訪金石古蹟修晉祠樹碑石極謹一夕急呼吳吳趨入公持一券謂吳曰吾奉

命入朝計行李資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券公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以二百金面致公公欣然吳奉公之訓治陽曲頗有聲旋爲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賚二百金並公手書至索券去吳有門人范華春者亦余里中士也居吳幕親見其事己亥范歸里偕余應秋試渡江坐舟中譚及此事出公手書示余且曰自公去吳之治乃日窘矣越二十年嘉慶壬戌夏四月初四日余謁公於西華門之北池門外車如織大半皆海內寒士入門闃然如無人持刺至左門門塾中告以求謁意一閽人起持刺入卽出曰主人坐待客君自入遂入左側門行花樹見公衣緋色舊袍疑立階上一童子扶之拱曰不可揖吾足病未愈也令坐於左公遂縱論經學理學

旁及詩文無一外譚余受教退公降階送出左側門至門塾外呼閽者曰更有何客來今日偶暇但延入吾必見也公命車余唯唯長揖退出巷外乃登車歸嗟乎如公者眞所爲休休有容者也歲丁卯夏五月余病新愈阮大中丞使來以所撰公神道碑見示讀數過穆然於公之爲人公生鄉會試余皆以故未與而獲居荅問之列亦用自幸也因述所聞見以附於不賢識小之義云

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贈太傅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文 代陳壽祺

嘉慶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甲戌朔越五日戊寅大學士大興朱公薨
春秋七十有六
天子震悼賜䘏賜賻追贈太傅祀賢良祠賜謚文正翼日
乘輿臨奠慟哭賦抒痛詩越四日
命皇次子代設饌醴及殯
命慶郡王詣邸祖送戊戌葬我文正公於西山呂邨之阡與陳夫人同兆禮也公之孤錫經旣敬立
賜碑於墓遂致書公門下士某請表神道嗚乎公以文學受知

高宗而爲
今皇帝師兩朝一德孚嘉至神其造膝前席丹青於錄圖讖鼎之側喉舌於金椎玉鏡之閒者不可得而詳也其經德秉哲爲夷夔之女聽女明兼僑肸之遺愛遺直者乃可得而述也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先世浙江蕭山人曾祖必名祖登俊知長陽縣有惠政復知珙縣內遷中書科中書考文炳始籍順天大興知盩厔縣除無田浮糧且萬家陝人賴之公以神童連掇高第與叔兄鈞齊名通籍翰林再更大考累踐華資出入極地爲糧驛道一按察使三布政使一學政二巡撫三總督一翰林侍講一學士二少詹事內閣學士吏禮侍郎左都御史吏戶尚書各一兵部尚書二管理工部一經筵講官太子少保二掌院學士太子太傅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各一河南福建江南考官各一會試同考官二總裁三殿試讀卷官二乾隆四十一年還自山西行省
高宗以公貞良方幅命傅
今上發揮聖知緝熙天光嘗進五箴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民曰虛己曰致誠每達
承華輒叩

手札委曲綢繆家人恩禮其後緝爲寶軸百三十有九件恭納
廣內値石渠臨制雲臺入對
先帝敷巾机槃盂之訓公亦講尹誥說命之篇
天心愉悅顧語
上曰此汝師傅講說最高授安徽巡撫
謂軍機大臣曰朕今日所擢得人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將相公尋以
治安南艇盜緩左遷復爲安徽巡撫四年正月
上在諒闇首召公還道中上疏曰臣聞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
而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霶施渙號陽剛之
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孜孜以
上天之心爲心
祖考之志爲志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
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淸廉萬物昭蘇天佑民順則盜
賊不足平而財用不足阜也惟願
陛下恆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盡仁義事君之道是時
上方未明求衣倚公如棟不數年卒相公公見

朝廷捐金沈珠損上益下而軍役煩耗彙謀補苴故毅然以黜抑言利爲先務居戶部日江南大吏議漕請加上江贈銀下江耗米章下省皆畫諾矣公獨奮筆駁糾以爲按較舊徵數實逾倍漕政未清民力先病奏可於是江淮無漕患五年春長蘆鹽政請增鹽價公首駁之以爲比年蠲緩商力漸息故事鹽稅以錢易銀錢賤或量增鹽價塡錢巳貴不可議增奏可於是畿輔無鹽患夏廣東布政司請升賦沙田視民田上中二則公又駁之以爲瀕海淤洲朝溢夕減令甲科賦至輕以招闢墾否則輸納必困民將自免奏可於是海南無沙田患九年冬倉場侍郎請豫徵民稅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賜復終身公又駁之以爲名乖實傷甚於枉尋直尺奏可於是人知法制定而名器重凡累駁議手草存省中公之持重守大體略如此其蒞淳也仁義甘於芻豢忠信寶於金玉山川在抱桃李不言天球赤玉國之寶鎮慶雲景星天無獨氛少失恃養於庶祖母李事之如母祿養無栩棘之傷喪哀有蓼莪之廢蒸兒而日暮參問睦族而煢獨波及閨門友悌人無間言其綴學也壼奧先

聖筆贊百家探奄中之墜簡餐東杼之祕寶遇

國有大慶祝釐獻愷辟雍巡守之儀驅柴河海吐納嵩華

先帝諷相如之文覽崔駰之頌未嘗不摭華搴實壯其瓌瑋數命
皇子皇孫錄副陳設文集及奏御之作八卷已刻者知足齋詩集二十
卷
今上賜詩爲序其砥節也身無奇衣室無媵侍宦五十年寒素同檢按
察福建時海澄公黃仕簡劾畺吏受賂洋商
朝遣尙書舒赫德侍郎裘曰修治之惟公不染當路傾風及藩山西撫
安徽廣東府藏關市天下脂膏未嘗受山陰之一錢愛黎陽之一㯷是
以清白可遺祭酹無所
玉步莅止蠹然傷悲其賦政也清淨循黃老優緩近寬霸罣罣然求與
所部去奢從儉克己勤民六計斯察百城咸勸其有水旱飢饉處業振
贍奔走勞徠腹我邦人曷不衆母其謐刑也於閩治僞官逆書獄於楚
治聚衆獄於粵治海盜獄皆不爲繳繞多所全活丹筆無枉黃沙幾空
是以觀里端之籍而惡子懼思茇舍之仁而甘棠愛其造士引賢也愼
湛於蘭茝屏繡於鞶帨見一善則揚眉遇一才則扼腕瞻山淵而識珠
璞祓咳唾而生毛羽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有房暉遠之敏焉條七十
二事古學遂行有謝文儀之切焉嘗謂爲國莫重得人事君莫大薦士

故推轂長者抽拔廉吏前後表舉口薦遂登臺閣擁節旄負聲才望者不可一二數先是公墜坎傷左胯
上遣醫視使者存問八九至去年復病因乞休
上慰勞不許賜杖賜輿病篤給假居第易簀前三日作詩二章曰芻獻
嗚乎可謂忠愛終始矣公感
兩朝眷寵職在論道闓闓惻惻動出至誠然而入則告謨出不言政天下想聞風采求多於公意其儒服醞藉齪齪雖廉而巳比卒後
上再下詔褒公正直曰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又流涕謂羣臣曰師傅每言多寬大然後知公所以股肱堯舜甄陶周召陰福天下施於無窮非
聖人孰能鑒公之微耶
清興以來公卿大臣謚文正者睢州諸城及公三人而巳舊學厖臣道豐遇渥蓋莫若公之盛爲某咨度禮制竊謂閥閱次第賚予恩私門屬之籍政事之蹟冊謀之詞則紀諸
國史家牒乃若甄綜言行近慰後昆罔極之思遠照綿世固門人小子事也嗟我宿德如何勿銘銘曰

於戲我公五辰陽春九州伊雒繩中煬和體大物博鬱爲時棟尊爲
帝師
前聖
後聖股肱是毗公之湻厚
純皇信之曰朕得人擢之方鎭泰山出雲雨人不知餕者得哺寒者得
衣公之簡易吾
君親之
純皇卜颾遺於朕身予弼予迪三代唐虞但覺嫵媚皤皤鬢須公翔瀛
洲萬篇琳琅天下譽公謂公文人公據槐鼎禕隆垂紳天下詟公謂公
具臣公究參同黃庭金巾有詔公者偃佛前身諂豈公好詟豈公校譽
豈公知我求諸道蠠沒夙夜憂
國忘老上質於天旦奭允蹈天不憖遺奪公猶早讜論無聞
帝心則悼生榮死哀尸祝其報高山景行永晞堂奧

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文達紀公昀墓誌銘 朱珪

嘉慶乙丑二月協揆獻縣紀公薨於位其冬公子汝傳孫樹馨以狀略
來請銘珪隤然老矣同年同官失我老友吾何以表公哉顧誼無可辭

案狀公紀姓諱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行四世爲河間著姓祖考諱天申行德于鄉里歲饑出粟數千石活人無算考姚安太守諱容舒嘗督責公曰汝何知吾父罄家貲輸粟活一方故食報于汝汝以爲能文名解元耶先是郡爲九河入海故道天雨則汪洋成巨浸水中夜夜有光怪公王父夢見光入樓中已而公生光遂隱人以爲公實此靈物化身也少而奇穎目數行下夜則暗室閃閃有光照見一切物了然可辨比知識漸開光亦斂矣故公自壹言之不諱應學使試輒冠軍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遂發解初閩中擬珪首卷得公卷同書經二場表儷語冠場乃定公第一珪第六主試阿文勤公劉文正公榜發皆以得人賀二公復

命遂以兩人姓名上聞故公與珪皆早受

特達之知所由來也明年珪捷而公遲至甲戌乃與先兄竹君同榜廷試二甲第二人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一等授編修旋辦院事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京察一等以道府記名壬午充

順天鄉試同考官

命視學福建癸未陞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留任擢侍讀學士緣事罣誤發烏魯木齊效力時遣戍單丁五年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稾得
旨咸釋爲民辛卯
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時開四庫全書館
命爲總纂官搜羅逸書與內廷翰林一體宴賚同事者陸君錫熊提調則陸君費墀而公實總其成丙申擢侍讀學士充
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丁酉京察一等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總理中書科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異數也公綰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爲全書總目裒然巨觀弁之七閣眞
本朝大手筆也癸卯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丁未管鴻臚寺印鑰戊申
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後爲總憲者五大宗伯者三壬子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官糧萬石設十廠賑飢得
旨六月開廠後增五廠自季夏至明年四月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

充會試正考官授兵部尚書已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

上遣官賚多珍教習壬戌科庶吉士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無旌表臣謂此其志捍刃捐生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縶縛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卻賊廷哉請

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經大學士保甯等議奏如兇手在兩人以上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請

旨定奪報可乙丑正月奉

旨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初珪與公同舉于鄉先後同官翰林公之典閩學也珪先為福建糧道兼攝福州府為公府試及還閩臬明冬與公同丁外艱辛卯珪任晉藩公環召過晉署宿留數日及官京師先後衡文公有文人相矜意與珪不肎相下及辛酉珪病臥牀公來視疾見予所為文歎服以為向不知公昀過矣比甲子忽語珪曰昀自辛酉十月三日夢中覯公覺而驚悟此後心悅誠服雖燕居他處不肎道公一不字矣予大奇曰何前疑而後然

耶其後往來日親公之協揆珪所遺缺也二十六日同拜
恩命二月四日連騎入內閣同上翰林院中堂任十日而公病十三日
昃予過門視疾見公于牀執手曰昀無他病苦痰涌耳明日酉刻公薨
協揆纔十八日耳十五日早遺摺聞奉
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爲出力由翰
林洊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遽聞
溘逝深爲軫惜加恩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衞十員前
往賜奠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查
例具奏賜祭葬
予謚文達公生于雍正甲辰六月十五日午時終于嘉慶乙丑二月十
四日酉時壽八十有二配馬氏封一品夫人子四某某某某孫十一曾
孫一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
九河之尾馮夷宮或嘯金闕珠光熊緋衣游戲波濤東紀氏陰德英產
鍾蔚爲文伯氣吐虹輿我訂交金蘭同五十九年寅協衷離合疏數惟
化工表公之石磨桓豐

記董文恭公誥遺事 劉逢祿

嘉慶二十有三年十月某日太保大學士董公薨子
賜第逢祿聞之胸臆惝怳如有所不能言憶壬戌歲逢祿以拔貢生應
朝考列一等三名及覆試被黜比拆卷公大惋詫曰此吾師文定公孫
也才又儁奈何先少司馬青垣府君語之曰吾家教子弟以閉戶讀書
不事干謁得失命也歸述公知己之感且語逢祿曰富陽董文恪公先
文定公道義交也乾隆庚辰鄉試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試事時官
生多磨厲為文發策決科者輿論十不失一二有同考官某素識公名
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觀其詞采富麗必董公子也介公大怒
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即奏聞先文定公為寬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公
去取官生卷之盡呈主試自是始比揭曉文恪公聞其事退朝即率公
踵門謝命稱弟子故公師文定公云先舍人府君曰余在官生中屢試
被黜丙申歲
純皇帝東巡泰山循例獻賦彭芝庭尚書取置一等于文襄公改列二
等甲辰
純皇帝南巡舉召試進冊
純皇帝顧從臣曰此冊書詞大佳詢及家世慨然曰良臣子也試時汝

等審閱之是時閱江南卷者四人爲梁文定公朱文正公公時爲侍郎在朱公右其決取舍則故相和珅也[儀吉案是歲閱卷五人其一翰林學士阿肅也]珅得卷非所屬意者先視其筆誤幹補處抉去之其無筆誤則妄摘瑕疵以指甲深畫之比得余卷將下手董公急取之曰此非

上嘉其書法者乎詩賦猶人而謹權衡論他卷不及也必置第三俟

上升降之

上果置第一論曰此論冠場從臣皆賀相謂曰軍機事緊聞此人曰試萬言不差一字眞良材也[儀吉案劉名呂揚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學習行走]時府君自知不能詭隨又恐以抗得禍乃不補官且不試禮部而歸故友惲子居敬曰敬居京師未嘗見公聞公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爲之裂竊疑公與珅同居樞密必有甚不得已者公服闋來京師和珅尙沮之敬有族子某微者也公與之故爲猶子取其孤女敬以此知公賢敬謁選適得富陽公先來拜曰余族單而守法某在此未嘗得罪閭里想不以侵擾先壠故煩賢大夫心也嘉慶初元和珅勢甚張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

公以德行文學受
兩朝知遇敭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
內禪禮成例得進冊珅多方遏之旣上珅又指摘之
純皇帝諭曰師傅之職陳善納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以吏部尚
書協辦大學士召
今皇上作詩寄賀屬稾未竟珅取以白
上皇曰
嗣皇帝欲市恩于師傅邪
上皇色動顧董公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于律意云何公叩頭曰
聖主無過言
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爲朕以禮輔導
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
庭者無不色變震恐公從容謝過書
旨而退洪祐甫飴孫曰癸酉秋九月林清李文成等倡亂三省公時扈
駕謁
東陵回次白澗行宮猝聞禁城盜警皆恟懼不知所計有議欲奉

駕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者公曰是滋亂也獻俘者且至矣即日
扈
駕進次壢郊適提督英公和以所統兵焚橫村及宋家莊童家莊賊穴
并擒賊目迎
鑾還宮三日而定論功公與托公津桂公芳盧公蔭溥英公和皆第一
蔭襲有差其臨變鎮定如此公於嘉慶戊辰辛未兩主禮部試逢祿與
飴孫皆不得第辛未榜發後聞公長子淇卒逢祿往弔得一見公公年
七十有二辭甚謙意甚溫耳目甚聰明容甚莊以厲親視上車而後退
甲戌榜發公閱題名錄至逢祿名大喜謂編修俞君曰吾師文定公之
孫今中式矣喜動顏色既改庶吉士循例往投刺時公病下利不及見
自是聞公失明且病喘遂成永訣矣感念兩世受公之知悲愴填膺其
事之大者自有
國史及神道碑書之至樞機密勿又非小臣所得聞謹綴其遺事俟采
擇焉

碑傳集卷三十九目錄

嘉慶朝部院大臣

尚書房行走吏部左侍郎錢公樾神道碑銘　張井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祖公之望墓誌銘　陳壽祺
禮部右侍郎吳公烜墓碑銘　陳壽祺
江蘇學政辛公從益行述　李兆洛
張少宰鱗別傳　潘諮

嘉興錢儀吉纂錄

嘉慶朝部院大臣

尚書房行走吏部左侍郎錢公樾神道碑銘　張井

公錢氏諱樾字撫棠一字黼堂先世自武肅王崛興吳越傳二十五世遷嘉善之田家衖又五傳爲康熙庚戌進士承德縣知縣霞霞生麇貢生永均永均生歲貢生商佐商佐生邑庠生潮卽公考也三世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太夫人公舉乾隆庚寅順天鄉試壬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坊局累遷吏部左侍郎坐失察銓吏再降官編修晉鴻臚寺大理寺少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憂去職服除疾作遂不赴補嘗充陝甘正考官再充江西副考官督四川廣西江蘇山東四省學政在翰林爲本衙門撰文凡
殿館秘閣編纂之役靡不與直尚書房知起居注侍講筵凡
廷試衡文之典又靡不與初典試江西
仁廟方在藩邸以詩寵其行先後儤直二十年歲時應制及恭和
御製詩

上未嘗不稱善也公雖用文學起家然特裕經世略有古大臣風概蘇州有獄連諸生士情[illegible]陒懼羅織公奉
命會鞫坐者僅三人與過大和見行船有大書
內廷南府者抗疏劾姦吏詭託累聖明
上嘉公直可大用以南河邵壩決口瓜儀私梟兩事屬密訪公指陳利害本末甚悉歲辛酉畿輔大水疏請以工代賑又請禁南漕折色諸弊皆見施行比告歸入謝猶以江北饑民渡江強匃慮爲逋逃藪而江南番錢盛行米價貴宜嚴關海之防再三爲
上言之葢其學問根柢貫串明於古今治忽鋒車所歷半天下又盡悉其民生利病及所當設施期知無不言以上答
兩朝知遇世所傳章奏舉關大計至其造膝密陳其退焚諫草者人葢莫得而知也性孝友事榮祿公養志無方妣毛夫人早世奉繼妣吳如所自生居喪毀瘠一切比附於禮愛異母弟枚教之舉京兆爲蜀茂宰生平沖退和易夷險一致而風裁峻整人莫敢干以私及其贍親族接引後進則常如不及林清之變趨問
安闕廷歸途遇盜

上馳諭慰問方期公再來且大用而公遽以疾終矣年七十有三葬城東九南區姜家濱配丁夫人先公卒別葬子焯山東泉河通判熙山東糧河通判熠翰林院待詔熠早卒焯後公十三年卒公弟枚爲井戌午同年生又與其子熙夙交也熙請爲公墓碑之文不敢辭銘曰

於維錢氏實祖高陽間生名世篤於魏塘維公踔發輝映巖廊森森喬嶽煜煜文昌天上卿雲人間威鳳蓮燭三清星軺七控泰遠邠國巴渝僰洞化沛菁莪匠成梁棟回翔禁籞劼毖台司漢貰唐陸趨皋步夔曲江一鑑元成十思凡禪君國知靡不爲寰海傾風九重前席賚汝老成用康庶績納牖情殷縣車景偪祖帳青門國人歎息傳研有堂錫衮有樓感仰宸翰優游故邱乃治闠壙乃植松楸料簡書畫如將遠遊卅載宣猷一朝揮手帝念典型士懷山斗誰煥崇祠薦蘋酌卣蘊澤流膏庶昌厥後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祖公之望墓志銘 陳壽祺

刑部尚書浦城祖公以嘉慶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卒於京師邸第年六十踰年喪歸又明年九月將葬某原其孤瓊林以狀抵壽祺曰先君子葬有日將銘墓而難其人先君子之存也語文行輒亟稱太史太史則其人也敢以遺意請銘壽祺伏考尚書翊毗

兩朝數歷中外謨猷政治載在

國史非鄉卿所得而私也顧念公服官三十載其蕃宣之勤色養之榮任恤之仁澹泊之節史有不及詳海內益未之或悉不揭而襮則使公始終志行不章其曷可辭乃爲之誌且銘誌曰公在西曹十二年總辦

秋審持法平阿文成公尤器之累偕

詔使讞獄涉江南江西廣西河南湖南北山東爲侍郎勘災畿輔鞫獄濟甯徐州安慶履運河視洪澤湖驛傳往返無虛歲按察山西也綜覈案牘條列小民易犯罪名曰三尺須知錄刊布於衆俾民無誤罹法網布政湖北也湖南苗民叛大吏皆統師出武昌省治獨公一人坐鎭並治兩府事日不暇給兼燭治官書常達旦而白蓮教蠢動起荊襄延鄖宜施南張甚譌言數作閒獲賊諜或得僞檄於通衢傳警者屢矣公靜定不驚密令防禦要隘城鄉市鎭設十家牌互稽民心始帖賊稍侵孝

感尋竄滅故下游五郡皆安堵
上以爲功賜花翎巡撫湖南也察苗情規邊備宣威示信推賢任能以
永綏廳孤懸不足控馭亟陳經久策請移治所以制之在陝西大兵勦
餘孽公籌軍餉巡江岸置鄉勇恤災黎夙夜匪懈如楚藩時爲尙書半
歲值逆賊突入京城之變事定公寢不安食不甘旬日閒語言謇澀雖
蒙
恩優容予休養疾而公盡瘁之思未嘗一日自寬也其以勞定國如此
公之除太常也
高廟數召見詢家世及親年甚悉越日授按察使當是時公二親在京
師公入對
高廟謂曰汝父母未老山西甚近可卽迎養及擢雲南布政使
命既下復以公親老調湖北後三年丁父憂軍興
上詔公墨經視事許持服內廨且諭曰此爲軍務需人不得已權宜辦
理非開在任守制例也後二年晉貳卿
子假歸葬當是時公適以事左遷不踰旬而荷矜全被優渥非忠盡上
契

聖心何以及此自陝西移撫廣東公以太夫人在里請定省
許之太夫人八十之前歲公豫請侍養
上曰不必俟來年冬至後朝審事畢可行矣嘉慶十四年公至京師祝
釐爲太夫人恭進如意壽佛
上垂問褒嘉因命公侍宴賚予有加公抵家疏謝云
回賞臣母段匹
諭令衣被恩榮謂汝母八十三齡適朕五旬萬壽期以入都祝嘏十載
重來勉以歸里奉親百年長健益紀實也
上批答曰卿母福壽緜長實深忻慰日侍慈闈誠人間第一樂也其以
孝事
君如此公居家營祠堂增祀田輯祖氏遺編自始遷祖以下三十世各
爲詩歌系小傳紀之采祖無擇龍學文集以補譜牒訂鄉賢楊文公等
遺書以存文獻凡事繫家國利民俗皇然亟修廢舉墜其以義處鄉如
此公恆言先世家業僅供饘鬻少應府院試自家抵郡城二百七十里
往返皆徒步故位躋九列服食車馬甘儉薄不葺園廬不騁遊翫歸里
出則坐小輿隘不容肱其以約持躬如此公諱之望字載璜晚字子久

號舫齋其先當宋咸平初有官建州者家於浦城上湖遂爲浦城人也世多通顯曾祖伊娶葉張祖德洽再娶皆姚氏考宰英娶吳氏三代皆贈榮祿大夫妣皆贈封夫人兄弟五人公次二娠十二月始生年十五補縣學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拔貢生舉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刑部主事洊擢郎中爲通政司參議太常寺少卿各一按察使一布政使二巡撫四署河東河道總督一刑部侍郎三署戶部工部侍郎各一刑部尚書一署工部尚書一著節制紀聞洞神錄乳訓逸名錄遹言錄舫齋小言青鳳子皆山堂文鈔詩鈔凡若干卷元配吳夫人先公三十八年卒生女一字內閣中書金宗邵刑部尚書光悌之家子未嫁殤繼配甯夫人先公三十三年卒生子瓊林二品廕生兵部候補主事武選司行走繼配陳夫人生子桂林早殤女二婿曰內閣中書祝春熙戶部員外郎吳鼎臣之子贇孫旭孫女三公葬本邑招賢里楓處下塢山之陽銘曰

傳巖之山上湖之水炳靈孕奇黻綬鶴起躡踵皋蘇儕頁鬭蔿屢寄翰屏終登鉉耳喉舌在天云如何悝嗟茲哲人棟摧榱圮公魄則歸公忱未已世厥忠勤將在孫子

禮部右侍郎吳公烜墓碑銘　陳壽祺

公吳氏諱烜字旭臨一字鑑菴河南固始人也先世籍江西南昌元季
遷商城明正統中有思名者再遷是邑以輸粟二千五百石賑飢旌於
朝曾孫太樸天啟二年進士知廬州府禦寇歿贈太僕寺卿事詳江南
通志公曾祖德昌祖夢巖考延瑞乾隆三十一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
官廣東糧儲道權按察使嘗鞫巨案獲其私書焚之不株連一人三世
皆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劉氏王氏皆累贈一品夫
人王夫人生子三仲即公生三日不啼不就乳先光祿晝假寐夢一藍
衣老嫗曰我能活汝子覺以語夫人言終而公甦公天挺濬至七歲讀
祖母蕭太夫人行狀輒哽咽涕洏先光祿官京師公昆弟布衣糲食孜
孜力學年十八與兄邦治同舉順天鄉試五十二年成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散館
國書第一授編修先光祿時已解組公念二親春秋高急歸省連丁內
外艱服闋還朝六十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得士費涵等四十八人嘉
慶三年
廷試翰詹列二等是歲充廣東鄉試正考官得士李汝謙等一百五人

四年
仁宗親政特簡公督學江西公以詞臣膺非常特達之知位業自是始
矣再遷右春坊右中允九年督湖北學三遷侍講學士十三年充武會
試副總裁明年再遷詹事府詹事明年督順天學轉補通政使十七年
遷兵部右侍郎明年調吏部右侍郎轉左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明
年署戶部倉場侍郎明年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公之莅湖北
也長公子侍郎以編修主湖南試謁公於武昌使院公謂之曰汝太父
少孤且貧嘗一日不再食廚無薪汝曾太母爨園中落葉虀以啗之
汝太父居約攻苦三十稔卒能以詩書起家詒子若孫然困於童子試
屢矣蓋公席富貴而毋忘在莒之戒故矢精白拔單寒自累秉文衡及
教子弟終其身莫不然二十一年夏以失察錢局匠役事免公積勞勩
左脇生瘕日餌藥顧
先帝恩眷未始衰也明年次公子進士及第授修撰是日
特旨除公中允既臚傳侍郎具疏謝
召對乾清宮
先帝詢公舊痾甚悉二十五年遷右庶子轉左秋八月

今上御極擢侍講學士九月晉禮部右侍郎贊襄大典夙夜惟寅道光
元年夏奉
命覆勘
萬年吉地溽暑遘疾因乞假
上見侍郎諭曰汝父病痢宜服清涼之劑安心調養俟復元乃銷假然
公踰月竟卒七月二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二公宗其鄉呂新吾薛文
清孫夏峯湯潛菴諸先正之學耿直光明通達治體嘗輯歷代名臣言
行手錄一帙類記往哲格言論斷以己意爲家誡其大綱有四曰治心
之要曰治身之要曰治家之要曰居官之要平生得力具在是焉與僚
友言侃侃廷辨與門下士言導之以善而出以和易治家嚴雖嬰穉無
敢有嬉笑者壽祺在京師荷公誘奬重公沈毅及聆公論議貞良開豁
以爲誠公輔才常見公子弟侍側鯛鯛如畏進止不失尺寸而公於子
孫一飲食一寒燠未嘗纖悉不調護竊歎齋肅之法恭儉退讓之風誠
可爲士夫則也公篤於昆弟於其仕外多資助撫從子及孤甥如己子
初先光祿建家廟置祭田又置義田以贍同高曾以下之貧者擴墓田
以食族姓之能讀書者公既貴乃建家塾擇族中之能爲師者授以經

增先光祿所置祭田學田義田積六百餘石邑子之省試及與計偕者各贐之搆西悅生堂於京師宣武門外上斜街之西偏冬以栖老病癃廢者日給飯鹽蔬歲給絮衣人一襲斃則棺瘞之其親睦任卹類如此獨念公遭逢

三朝恩遇異數功業未竟而遽折棟榱魂魄猶應感戀

聖明然而公航航志節上下莫不諒之又況侍郎修撰均早以文章致身爲舟楫爲霖雨公所未竟之緒方於侍郎修撰乎終之公亦可以慰九泉乎娶許夫人生子二其彥己未翰林兵部右侍郎提督順天學政其濬丁丑一甲第一名進士翰林院修撰簉李孺人生炘女二壻曰溧陽王侍郎綬之子候選通判友沂義甯倘書萬文恪公承風之子

欽賜舉人方熙孫男三侍郎生集禧正二品廕生修撰生元禧榮禧元禧從四品廕生女孫五婚娶多高門某年月日返柩故里將卜葬侍郎以壽祺同年雅故能知先德自京以書來請銘銘曰

篤於親而仁於人豐於義而明於智惟其家治光輔攸宜位與名峻福偕德晉伯踐卿槐仲天下魁鸞鳳杞梓爲國得士非公孩之孰能培之以死勤事報忠亦至寢邱之原千里歸魂順里兮孝郡藹縣縣其後昆

江蘇學政辛公從益行述　李兆洛

公諱從益字謙受一字鈞谷姓辛氏萬載人自高曾以來皆有隱德公生而穎悟敦篤侍先贈公讀書贈公或以他事出公讀書之暇不事嬉游獨覽觀史傳而已年十許能作文十三就童子試遂冠其曹中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五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官散館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福建鄉試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教習己未庶吉士辦理清秘堂事本衙門撰文擬進文字爲掌院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所特賞遷河南道監察御史毋胥太夫人春秋高陳情歸養家居十年以承歡教讀爲務官府莫或見其面胥太夫人既終服闋入都補河南道監察御史奏言書吏貸銀結交官府差役横拏平民保甲廢弛供應取媚衙署攜帶多人家丁挐眷外住吏胥服色不辨凡七事蓋公自告養家居時目擊地方官吏玩法蠹民之事有如是者尋轉四川道御史巡視東城兼署福建道御史是時京畿多雨米價騰貴奉

旨發麥平糶公因擇富賈屑麩麪以便民食又懼富賈與奸民交通冒取而貧民或致向隅乃實力稽核必使小民普沾上惠山東巡撫陳預

聞是舉也善之移書云他日佐
國家均平天下當如是矣轉掌河南道御史上疏請飭督撫詳愼甄別以澄吏治略曰外省甄別與京員不同京員雖由各堂官甄別而耳目甚密稍有徇私之弊難逃
聖明洞鑒督撫所居距京師數千里若公忠爲國明體達務之督撫所甄別自中正無私不然者居心未淨所識又偏權勢既尊操縱甚易或徇私容庇或性分乖張則所謂衰庸者不果衰庸而眞衰庸者反逃吏議也且督撫之好尚各殊斯其所甄別亦異剛決者喜果銳則必視安靜之吏爲庸鈍明敏者喜圓通則必視戇直之士爲庸迂甚至以利口捷給者爲才因以厚重少文者爲庸以供應承順者爲才因以趨迎簡拙者爲庸豈知州縣有當切責之處亦有當體恤之處如案件之久懸不結錢糧之延宕不交盜賊多而不勤捕緝胥吏擾而不嚴約束保甲廢弛奸宄潛滋此宜切責者也江浙多民欠而官墊爲難漳泉多械鬬而官辦不易江南有慣鬧之漕收福建有難消之鹽課倉庫之虧或由前任軍需之滅豈無分攤此宜存體恤者也一刁民上控而本官逮訊人證牽連委員轉展案未審而官已困矣大員過境家丁婪索託銷書

籍書未到而價先付屬薦幕友幕雖劣而俸必捐若此之類不可勝舉其應命者爲能員不能者則爲庸吏矣其或自恃公正過爲剋覈接見屬員動加呵斥州縣震恐詢以公事不敢出聲倘一概目之爲庸亦恐下情不通而所謂庸者非眞庸也臣愚以爲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綱略趨承之末節務辦事之勤能責安民之實效揣時事之難易量才分之優絀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後能爲生民黜庸吏能爲天下惜人才滿歲引見以繁缺知府用俄升吏科給事中豫東賊匪方殄而三省大兵凱旋兵丁有擄掠被難子女歸營者主帥以收養無依入告公奏言被難子女因兵馬怱促致父母兄弟不能相保遂致離散若聽兵丁攜養地方事靜之後其父母生歸故里思念子女旣屬悽愴即或父母俱已不存而其祖宗廬墓僅賴此一綫之傳不能歸守亦可矜念且當倥偬之際玉石難分保無仕宦子孫離散相從者應請飭詢籍貫居址發所在官吏送歸其家

報可轉兵科給事中升光祿寺少卿因入直

召見奏對之下

睿皇帝詢及邪教所起公奏正教昌明邪說自息近日邪教蔑人倫以

利相誘小民不知教化故易爲煽惑而今日選人得一官不問風俗之
淯澆惟計缺分之肥瘠自陷于利何以教民欲厚風俗宜先責成牧令
也升通政司參議內閣侍讀學士提督山東學政銳然以正人心厚風
俗爲己任其校士也規矩整肅先治其內而後其外重門局鑰日坐堂
皇閱卷監視不少懈
今上登極之元年
仁宗睿皇帝升祔禮成誥授資政大夫
上御門擢太常寺卿山西巡撫成格奏參學政陳官俊
上諭陳官俊著降爲中允贊善候缺補用念伊平日在上書房授大阿
哥讀書功課尙能認眞著加恩仍在上書房行走欽此公上疏曰上書
房爲教道諭德之地國本所係視學政爲尤重宜愼選德行敦厚器識
宏達之儒使有所觀法薰陶養其德性陳官俊在學政任顯違例禁不
能遠色避嫌按臨地方私怒私責不知懲忿窒欲概可想見似不宜仍
居上書房授讀之任俄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上諭爾甚樸實無希冀亦無揣摩有所聞見如前奏來朕從無忌諱也
巘陝西柳全璧獄平反之復

命力陳陝西馬政之害地方官春秋二時計里買馬散與紅封若干實則民不取直而官亦並不需馬指馬索賍以為民病耳充文淵閣直閣事升禮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其校士規模一如山東時江南巡撫陶澍奏請嚴禁衿棍包漕橫索漕規

奉

上諭江蘇漕務疲敝已久閭閻每苦浮收而各州縣用度浩繁不能不藉資津貼抗玩者即因此挾制以為控端必應力加整頓務令兩得其平既不使不肖官吏婪索病民亦不容衿棍把持藉端訐告著該撫移咨學政查察若拖欠較多實係有心抗糧停其考試倘有仍前縱恣者該學政亦即查明斥革移咨該撫審辦不得稍涉徇縱公上疏曰江蘇漕額本重豈堪浮收無節州縣之津貼自應調劑閭閻之拮据尤宜體恤久矣定額尚肆苛求明語浮收必滋流弊撫臣之意謂控漕之人即包漕之人臣以為未必盡然官之收漕必用書役書役貪狠必圖肥己官既浮收吏又朘削不特淳良小戶受害即淳良生監亦受其累累之不堪因而上控亦有不得已者撫臣又稱因生監需索漕規地方官費無所出因取償于淳良小戶為牽長補短之計臣伏思書役貪得無厭

縱無此等生監小民之被苛徵亦斷不能爲之稍減書役倚官爲庇倘違例浮收無人敢控獨何法以治之夫劣衿律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矯枉勢必過正而創法宜防流弊管見所及不敢不以上聞又致兩江總督蔣攸銛書曰吳下漕務有積重難返之勢蘇松額漕本倍他省自明以來惟聞民爲漕累不聞官爲民累今日浮收之風益熾當事者不揣其本猥因一二滋事生監遂欲偏重官吏苛索之權在大僚原期杜絕漕規清浮收之源而在官吏即以禁制膠庠恣浮收之性生監既無上控之路小民益復何賴使奸吏得志善良受禍欲求無事不可得已公性廉靜寡欲胸懷坦白不設城府然過非理之事則稜角峭厲不能爲當路屈意有不適輒形於顏色而於

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庶乎不負言責者矣年六十有九終於江蘇學政官廨其爲學務適於用不喜空談性命之書於漢取賈誼於唐取宋廣平韓文公陸宣公李衛公于宋取韓范富歐陽蘇氏父子於明取王文成公而不甚頌其講學之說自經史諸子以及天文律算地理小學家言皆能通其說所著有詩文集外集奏疏稿館課偶存公孫龍子注各若干卷藏於家

論曰公之來莅江蘇也余適主暨陽書院以後進禮見公言論風采恆有牖俗之心以爲士氣不揚則風俗難返故有屈於有司而罰非當理者則必反覆議論以平之乃或謂公一意孤行也余淺晉不能測公之行事從公子求觀奏疏遺稿略綜其梗概私述之志景仰焉

張少宰鱗別傳 潘諮

小軒少宰名鱗浙江長興人善歸安姚職方予居西山時少宰爲司成未識也予與職方論人性剛柔偏毗之病職方曰宋人稱蔡文忠臨事無所牽畏而恭敬謙退未嘗自伐今吾見其人因叩之則曰待君自識勿失也後日客數輩至無甚異越四日少宰至既去予告職方曰得之矣必是客也是學在敬其精神常充固筋骸開譬如良玉縝密故堅栗其外之溫澤者亦堅緻爲之也職方曰敬則內實無浮慕惟事所當事則所畏不避而美名不居君得之也自是予交少宰如職方其所至無赫赫名亦不以豐功謨略自任自已未成進士爲翰林歷國子祭酒轉卿寺閣學晉歷禮兵工戶吏五部侍郎典試江西又視學安徽福建迄爲今歲會試副總裁官大約處常事極詳慎處疑事極嚴毅處成事極謙遜尤嚴私謁在部理案牘色如介胄成均課士姻舊家皆凛凛曰吾

不薄其父兄何私待其子弟常從祀事齋宿同列或不至御史至幷劾之引咎弗勝人無知其實至者故數事尤傳於士口凡此皆足以見君平生然亦士君子所宜爲者故不殫述也其接後進常使人易爲善丙戌歲職方歿予慟甚門人治喪予每抑其禮之壹於文者少宰曰正之而勿以言否則各執一善以相距也庚寅秋病不近藥予强之或晨坐至暮見其遇家人皆溫溫然必正色而後言事無大小惴惴恐失墜其謹畏時有過常度者卽其所過不易效也爲試差學使旣開試衣冠坐堂上夜隱几寐日食於堂之門後事竣乃復乙未會試榜未發已病猶力支日夜門啟之日卒嗚呼此終身在戒謹恐懼中而無一日敢自暇逸者也斂之日家無餘貲士大夫奔集其喪湯冢宰哭之曰人誰不死是人難得吾爲天下惜也因爲予言少宰父西箴公敎子孫嘗書誠敬二字付之此其平生百事所由出者嗚呼誠之至不易言然人人可勉之其功自居敬始繼職方而知少宰者必自此言矣少宰年五十有九無子嗣以姪某爲之子天以其兄天津府丞治之孫某爲之孫

碑傳集卷三十九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十六

DS
734
.C56
v.16

碑傳集卷四十目錄

內閣九卿上

大理寺卿李公昌祚神道碑 熊賜履
大理寺卿崔維雅傳 大名志
誥授光祿大夫光祿寺卿龔公佳育墓誌銘 王士禛
又光祿寺卿介岑龔公墓碑陰 姜宸英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牛公鈕墓誌銘 徐乾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孫公在豐神道碑銘 徐乾學
予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陸公棻神道碑銘 毛奇齡

碑傳集卷四十

嘉興錢儀吉纂錄

內閣九卿上

大理寺卿李公昌祚神道碑　熊賜履

李子仁熟自漢上走書价至金陵以其尊人大廷尉來園公狀屬予為文表於道予於公為鄉後進曾從翰苑步公後塵近又與仁熟稱莫逆交則固不可以不文辭也按狀公諱昌祚字文孫號劍浦別號過廬又號來園系出唐西平王裔先世自江右玉山徙楚之漢陽九眞山因家焉傳至曾祖諱宗魯明萬歷甲戌進士官兵垣遷浙東粵西兵備道贈太常寺少卿祖諱若愚萬歷己未進士司理温州歷官江西參政終太僕寺卿父諱應橋以明經選隨侍經筵官中書舍人贈大理寺卿母樊太淑人此公之世系也公少善屬文年十五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壬午舉於鄉

國朝壬辰傳南宮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午授檢討尋出守河北未三月調浙西嘉興旋

召還補大理寺少卿以考三年滿稱職陞本寺卿甲辰引疾旋里丁未

卒於家
賜祭葬如例此公歴登仕籍之大畧也公初入館院聞楚歳祲郎約同
鄉京朝官連名具題得
旨減田租之半然削其稿不以示人人亦少有知者其守河北也因其
風土醇朴一以教化為先而民不擾如革陋規興水利息訟省刑辨寃
恤驛諸善政河朔閒至今頌之及涖嘉興一如其治河北時而其在廷
尉也由貳而正前後凡五年加意平反遇事有不可輒以去就爭同列
知公無所私嘗改容聽其言故所全活甚多德安民以祈雨誤毆官爰
書置為首者於辟事下法司或謂聚衆不執當竝坐公力持之獲免者
百餘家山左于七一案甚烈也公核其眞僞與決之得無滋蔓粵東秀
才某父為人毆死其仇抵罪未決遇赦將釋某伺其出獄毆斃之而自
首於官竟坐以法公詫曰此孝子也其父已死安得復償以子命乎或
曰復仇是矣如詔令何公曰若然則當坐違詔之罪不當律以殺人之
法也（儀吉案與汪鈍翁復仇議相發明赦亦嘗更赦令者也）言者無以難按律僅得杖然猶兩議
上請奉
旨依後議後議者公所主議也公之宦跡表著者如此蓋公自幼力學

郎邃於洛閩之指平居矢志惟以利人濟世爲務而不屑屑於詞章之末故宦遊所至竝歷歷有可稱嗚乎賢哉予觀漢代廷尉之賢者無如張于二公釋之懲秦法亟疾苛察無惻隱之實故遇事不憚力爭務持天下之平定國則繼乃父東海雪冤之志尚矜慎以成孝宣平恕之美之二公者宜史冊并豔稱之公兩任棘寺惟持平不阿諸凡經公所讞定民自以無冤則

本朝之以賢廷尉稱者實維公其人也而公先世自太常下代有積德公復能仰承忠厚之遺以迪後裔百餘年來子姓彬彬質雅不改儒素之舊而且將起而光大之斯則尤與張于二公異世而同符者與獨是以公之賢海內咸其信之而議者猶以附和溧陽安邱爲疑至形諸章奏當時士夫已悉知其罔亦可以弗辨矣溧陽者陳公百史安邱者劉公憲石也公生於萬歷丙辰年十月十七日子時卒於康熙丁未年三月廿四日亥時著有眞山人集行世崇祀名宦鄉賢子二長必果郎仁熟潛心正學次必蟠孫三咸有西有昰有竝有文名公生平懿行具載家乘及諸名人傳記中予特撮其梗槩俾鐫諸墓道之石以備史氏採擇焉時康熙丁卯陽月朔一日也

大理寺卿崔維雅傳 大名志

崔維雅字大醇號默齋本新安人順治三年舉人任濬縣教諭因家於魏秩滿授河南儀封縣儀封瀕河歲苦河決維雅躬親畚插不避勞署北岸三家莊爲從來要害地十四年水勢北注岸崩五里有餘維雅於上游十里故流處疏使東行北岸遂安復與塞封邱大王廟決口督撫連疏薦之擢江南淮安府同知旋改開封府南河同知十七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疸露宿河上三月卒塞之明年復疏三家莊新河截舊河築壩全河盡東自是三家莊河不爲患康熙元年五月河決山東漕縣石香鑪村總督河道朱之錫檄維雅往視士民皆欲速塞以救田禾維雅獨持不可工將成壩果復決至冬乃塞悉如維雅言遷浙江甯波府知府會東南用兵王師雲集維雅調劑得宜民以不擾時王光裕奉
命安輯浙海心識其才未幾光裕以副都御史總督河道遂薦維雅可用擢河南河道按察司副使沿河千有餘里夾河兩岸險工以數十計維雅常于冬春先事防之及伏秋水汛奔馳風雨相度修築皆得無事陽武潭口寺隄直河衝水勢迅急下埽輒蟄維雅預於上游疏引河待之是夏埽果不蟄北隄遂固虞城縣治距河隄僅數里隄沒入河北岸

引河衝刷不利維雅預迎河溜挑之至秋水歸新河舊河遂爲平陸江南桃源縣七里溝河決屢塞屢潰漕運爲梗十一年夏光裕檄維雅往視之維雅言河頭深入囊橐勢不可回盛夏水漲人力難爭請俟冬月棄舊壩基自外迎築以避其險而糧艘鱗集事難中止後果無功十二月光裕復檄維雅往勘維雅議引河淺狹流緩沙停而決口仍衝河身平衍激蕩無力故新河不刷河頭不加寬闊則不足引納全河開放非乘河水突漲則不得建瓴直下儲料不廣用柳束不分緩急合尖之際必致停工待料缺柳誤工且埽外止邊埽一層壩南有舊溝一道龍門將合崩潰可虞此皆事之當預籌者乃條列八事以獻其後十日道中復陳事宜言下流數十里已成平陸而引河僅百丈節短勢蹙恐不能刷當接挑二百丈闊損十之八而深半之河將開必於河頭南岸下埽截河以束水勢然後衝刷有力明年正月又言開放機宜當在河頭西北而留近埽之五丈勿開則河流入口有倒瀉之勢其埽亦向西北迎溜下之此機不可以毫釐誤光裕悉用其言二月決口果塞新河果成漕舟通行無滯維雅復陳善後之策言桃源之河屢塞屢決皆由河勢北徙去隄逼近當於上游龍窩疏之導河南行則北岸可永無事光裕

上其績於
朝累遷江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補廣西布政使入爲大理寺卿候補通政使卒著有河防芻議明刑輯要等書藏於家維雅有經濟才所至皆有政績三任河職於治水功尤著其按察江南也生員楊大鶴方以訟事羈江甯未得結不能與鄉試乞于維雅維雅爲言于總督不許維雅遽集案中人卽貢院前訊之食頃而結總督無以難大鶴遂於是科中式子徵麟康熙三十二年舉人以文學名於世

誥授光祿大夫光祿寺卿龔公佳育墓誌銘　王士禛

康熙二十四年春戶部尚書侍郎等上言邇者錢穀徵輸條目多而版籍繁兼有尾數冗雜官吏易作姦請屏除舊弊更造簡明全書示天下
奏聞
天子曰可咨于九列舉練達國計之臣董其事於是僉謀以光祿寺卿龔公充監修官公先取江南州縣徵科最繁者刪薙梳剔歸於至簡次及山東尾數悉除慮昧者反以爲不便乃援唐元和四年元稹同州均田狀作收零積餘議書未成公疾作卒於京師公初仕爲龍驤衛經歷出知安定縣事逾年以治行聞擢戶部河南淸吏司主事是年以

南郊禮成加一級歷戶部江西清吏司員外郎遷兵部武科清吏司郎中尋出爲山東按察使司僉事分巡直隸通永道居五年擢江南布政使司布政使累加級一品舉天下卓異第一入覲還旋被
內召未至除太常寺卿改光祿寺卿公之知縣事也至則舊令能黜以逋賦未去者二十一人道縣事不可爲涕泣語公公笑曰天下甯有不可爲之地乎及按籍則逋賦五年矣縣徵銀例有羨公曰革此是要譽也置櫝於堂存以抵舊賦繇是積逋悉完舊令得免罪歸民之流移者咸復乃繕學宮葺民居立市集修驛務清囹圄焚刑具於庭上官胥吏無敢下縣徵索者其入爲戶部也管通州西倉倉有蠹號黑白檔子遇八旗給俸先與交通故爲爭擊往司倉者不能禁輒避去委出入于胥吏公至立唱籌法日坐倉門驗出入倉蠹不敢作姦差坐糧廳首禁牙戶毋治帳具取償運丁凡運米在石垻曰經紀在土垻曰車戶奸民爲之魁渠指供億官長爲名率稱貸於龍斷者迨給腳價錢則魁渠與龍斷者析而有之公至革魁渠揭運米榜經紀車戶姓名於衢以次呼之預給腳價錢運者得無困又漕糧抵垻既輸倉例有贈羨銀給運丁先是俟米入廒完日始給則運艘已回弁受其利公驗漕舟起運即呼運

丁以簣羨銀給之漕舟歡釗焚香于岸者千人勒碑交頌公德其官兵部也掌三司印務京察稱職居一等其分巡通永道也兼司空運廳稅課公周知其弊馹儈交憚公楊起龍潛京師謀爲變事發伏誅於時告訐者蠭起民有賽社者製儀仗迎神爲怨家所訐公取驗悉焚之轅門外富家子爲盜牽連拘之則其貌不類公察其僞令僕三五偕富家子並立俾盜識之盜誤指僕爲富家子冤乃白平寇將軍出師自潞河南下塗方積雪公念輓夫寒飢分遣僕隸載餺飥五車給之飲以薑湯輓夫懽騰於路察哈爾叛公勘羽書恆至夜分置郵供餽無缺晨起念三河縣令甫之官未識其人遂懷白金二鎰以匹馬自隨馳入縣城縣令方詰窘乏策公畀以金爲區置乃還蒙古兵經通州公慮爲民擾列軍校道旁持白梃俾按隊入城擊出隊者市不改肆九門水口圮僉估須七萬金公往勘謂三千金可集事修冷口邊牆估減纇是伶人黃丁者投旗下橫行鄉曲貸錢運戶强留其子女爲僕妾人畏避之會軍興有例輸鳥鎗者官議敘公首以百竿進加二級吏胥入賀公曰若等知我意乎我非藉此爲榮也令甲責旗人者當降級我今可以撻黃丁矣吏胥多與丁往還潸誠之匿不敢出三等侍衛達爾馬許傳

敕旨公解其佩刀執送吏部其在江南甫至督造戰艦湯斯祚者販木商也要結權勢長揖見督撫臧否官吏以治鳥鎗爲媒恣伐民間墓木一日謁公語及私公起據案坐呼皂隸持撻將撻之斯祚叩頭乞哀乃遣去未幾以慙憤死江南北旱潦公請帶征折征

命未下先檄州縣停征且爲粥食餓者會有

詔蠲田糧督撫議富家不蠲公謂富民無一定里胥報未必實若質庫鹽筴皆有定稅欲于力田之民求富者實之則騷然不安矣先是上有雜稅有司倍蓰征于民公按其科則廣爲勒石江南素尚侈公以習俗之奢婦人爲甚禁士民妻妾不得用金珠犀玉飾斂珥喪禮有縛衆爲亭翦紙象人鳥獸之屬及拔河走馬掉險竿爲戲者悉禁之守藩六年發滇黔楚粵閩饟六百餘萬未嘗後期營米必按汛地近遠分給勸課農桑力行常平義社倉墾田至三十六萬餘畝增人丁至二萬六千餘及卒計吏入朝疏言腹地廬州與濱江有別不宜槩丈同時計吏凡五十疏

天子獨俞公所奏焉其爲太常卿也陛見

命行禮於中和殿旣受事修會典更樂章遣祀與祭齋香帛步中規矩

其爲光祿卿也寺雖設漢官案牘皆淸書公飭筆帖式凡公文悉譯漢字禮部移取外藩供應率不用印公不可須用印乃發寺歲造官酒取度支米二萬餘石復須給金萬餘采麴蘗公詣酒局止酒鎗一具計窮歲不過燒酒十萬斤其餘皆沽之市遂上言於朝凡郊廟讌享用官酒餘用市沽歲省米二萬石給累千金公性孝友執親喪盡禮與弟同居五十年未嘗析著李自成陷京師公靡所依倚主塾師王氏家既而王歿惟留一少妾公與其飲食寢無帷薄之隔經年不亂見婦女俘獲者輒出私錢贖之築武林義莊於廣渠門內建育嬰堂於三山門外置義田收租入以哺孩提之棄于道者其爲善若不及嚴於取與錢穀出入一以平常有大帥慍公乘公發餽疑權衡未足密遣人索營弁所領銀則銖兩不爽提調武闈有游擊入幄將有所干詗之出縣令請見公望其行步蹣跚若負重者斥曰汝懷中非金耶吾豈受賂者亦不劾汝以沽名也爲屬吏必以公不徇私好故多得人性喜聚書江甯學宮明德堂北舊有藏書板殘闕公選諸生磨勘補成完書數百卷又雕欽頒四書講義以行其爲政持論利未可遽興當先祛其弊故所至有異績焉公諱佳育初名佳允避

皇太子睿名改今名字祖錫晚又字介岑杭州仁和人曾祖景鵬祖應嶽考勳庶皆不仕以公貴俱累贈至光祿大夫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配李氏封宜人贈一品夫人有賢行先公卒子一翔麟好學有文中康熙二十年順天鄉試副榜候補主事女一嫁舉人餘姚邵璸孫一朏生於明天啟二年九月丁巳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丙戌卒之日橐無餘資次年翔麟乃扶柩歸以某月日葬于青龍山之原予嘗與公同爲戶部郎公入爲卿寺予官祭酒與公父子情益親於公之葬翔麟請銘不忍辭銘曰

公浙產廬江千年十五乃之燕宅爾宅城東偏遭坎軻卒自立掾東堂奮等級牽絲行執戟入視天庾領儲胥公所至聲有餘除武庫贊中樞左輔雄倚觀察峙糗糧賦虆蘇息爭訟執趫黠牧江表政更優剛不競柔不絿宜報最宣殊猷金綺賜倍囊昨衣織袞章以鶴飲茶膏體仁閣歷太常光祿卿人高車公以華人孔揚公不盈征輸法算末渺民也愚胥則狡壓數贏但中飽大農言

帝曰俞孰善是編成書僉言公眾不如公之廉僚吏準公之心夙夜謹公之才試未盡登膴仕歲則多郭無田稟無禾有哲嗣能克家青龍岡

神所舍衢江水走其下魂歸來娛大夜諏吉日宜子孫伐貞石鏤吾文百千禩銘斯存

又光祿寺卿介岑龔公墓碑陰　姜宸英

光祿卿龔公以官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丙戌歸葬宮詹濟南王公志其墓王公初郎戸部與公同官相善也故紀其治行特詳公以幕僚起家知縣事洊歷戸兵兩曹而爲戸部最久後由山東僉憲分巡通永道陟江南安徽布政使司內遷太常卿改光祿卿始終多居錢穀要地出納平準胥絕乾沒政不龐茸公私交藉其利而居無十畝之宮無食租衣稅之入遇事飈發沉機立斷如抑伶人之暴橫鄉曲執侍衛之詐傳敕旨事尤奇偉而與人樂易恂恂長者一意當官遏請屬鋤豪强嫉貪沓人罕得以私干然雅好延禮名士幸舍常滿聚書至萬餘卷以故公子翔麟弱冠卽有聞於士大夫閒人皆謂公才識使得秉節鉞整肅一道必有可紀迺迴翔九列者二年竟得疾捐館善上方有意用之盬錯而公不能待矣任不充其才施不竟其志余讀濟南公之志而惜之友人朱檢討彝尊與公舊爲余言公當明崇禎末流

寓昌平時李自成陷京師昌平已爲賊守密雲副將張澍帥兵至射血書城中諸生孫繁祉民白希賢等反城出縛賊渠磔之以僞署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陵側陵即田貴妃藏也凡地宮例書某皇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前時倉卒不及礱石用瓶朱書之鈐之以鐵皆出自光祿手公憤賊不討屢以忠義鼓激其士民賊之殲公與有力焉然終不自言也蓋其微時節槩已如此檢討文曰光祿爲余言壙始開入石門地甚窪濕衣被物多黦黑被錦繡褁皆用布長明燈油僅可二三寸許缸底盛以水金銀器悉鎔銅鉛充之時同入者皆咎當時內官冒破非也田妃寵冠後宮其下埋物至瘠薄如此蓋由思陵儉德故然此公之緒論以有關事實余故并列之碑陰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牛公鈕墓誌銘　徐乾學

今天子御極之九年文治蔚興內自公卿之胄國子之游倅以及郎官宿衛羣族之子弟罔不知學始
命滿漢同以經義賜進士而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牛公裒然興焉滿州之有漢文進士自玆始人咸以爲榮而乾學得竊附於公同年之末交相善也既而洊歷館閣凡

朝廷有大制作裁纂編輯之任往往與公周旋從事又相親也公性湻摯而意好閒靜余每自直廬歸過公斗室中焚香掃地而坐繩床棐几左右惟圖書數卷所談不及塵事至商酌經史移晷忘疲故知公又甚深也公丰采峻潔多才能自念以文章受

主知其在禁闥尤勤於職業而加以敏慎自通籍之後屢膺殊擢賚予優渥

天子方大用公而不究其施朝野惜之其卒之明年公之子明福以狀來徵銘爲乾學之知公也久之乃爲之銘公諱牛鈕字樞臣其先世居赫舍里弼剌弼剌漢語河也因姓赫舍里氏後遷於札古之地有曰錫禮布者以勇略聞其世次與始遷之歲月俱不可考其後又與葉赫里同居至

太祖受命之世年葉赫以不順命誅而公之祖諱希福納兄弟五人率其族屬來歸

太祖嘉之皆授爲將佐公之父諱索洪爲二等護衛以公貴贈封皆如其官祖妣納剌氏妣關爾嘉氏皆贈夫人公生而穎異嗜學讀書常至丙夜不寐父母憐而止之乃掩卷屏燈默誦久之學益以進年十八循

例以國子生考授欽天監八品筆帖式康熙己酉舉順天鄉試庚戌成
進士選庶吉士壬子授檢討未任卽命爲侍講蓋殊擢也甲寅正月充
太宗實錄纂修官二月轉侍讀踰一年正月充日講官起居注初入侍
班
上親問其家世屬目久之命講尚書舜典及中庸字義皆稱
旨自是日陪淸燕侍講幄引經據古裨益宏多撰四子書及尚書解義
己未五月
御試擢第一卽日除侍講學士六月轉侍讀學士庚申三月充經筵講
官又撰易經講義充總裁官滿漢文勢齟齬翻譯者往往失其本意且
辭不雅馴公刻意覃思求其融貫必至不可易而後止辛酉二月
賜卹朝鮮充正使以行壬戌二月進詹事五月除掌院學士兼禮部侍
郎一日進講乾淸宮
上曰古人云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此必見得道理眞乃
爲無弊否則鑿矣公對曰誠如
上諭古聖人如伊尹所爲乃是見得理明可質示萬世而無議若王安
石適成其執拗誤蒼生矣

上頒之六月充鑑古輯略總裁又充明史總裁十月充殿試讀卷官十一月兼方略副總裁尋
命教習庶吉士甲子八月轉內閣學士仍兼禮部侍郎公歷官垂二十年所居皆清近
上亦知公學問朝臣無在其右者凡文獻之事未嘗不以屬公公修贏善病僝然儒生耳常扈蹕往湯山
上命諸大臣射以次及公公不辭起而持弓審固支左屈右皆有法度
上驚歎曰朕不意若之能藝事也其使朝鮮
召見於養心殿諭之曰汝近侍日久今奉使東方惟慎大體服其心而已勿使輕我中朝公至中和府朝鮮使以儀注先呈爲駁正行禮之失彼已屈服抵開城其承旨鄭載禧來傳其王母妃之言以王忌痘故毋郊迎公曰天威咫尺是何言也且疾疹有命自天奚忌爲其君臣憬悟蹶然郊迎惟謹洎還朝於舊例外爲槖中裝公悉卻勿受復
命大稱旨
上以是知公之能平生以推恩加級者三以議敘加級者一同諸詞臣分

賜御書者一
特賜御書卷冊筆墨者再賜幣賜金賜貂衣賜上尊珍撰果餌之屬不可悉紀
駕嘗幸馬蘭峪觀湯泉命大臣賦詩時公方使朝鮮不得與及還朝
上命公追賦以刻於石扈從
盛京朝夕
召見行殿與侍講高公士奇承
顧問賜御饌及幸大烏喇時諸王大臣皆留船廠以待而公獨與大學士明公從
上左右召對夜分以松花江網魚二尾賜公及還京師道中泥淖衆官馬多疲踣
特賜公內廏名駒公卿皆以爲榮甲子冬十一月
命往秦蜀祀華嶽吳鎮及江瀆祠至眞定而公病人曰盍姑止以就醫藥乎公曰祀事大典豈敢以病故逡巡行也自燕至蜀往返數千里其明年春還朝
上避暑於烏喇代命撰武成王廟陪祀諸賢論及翻譯御製竹賦

上諭視公顏面并諭以醫療之宜惻然念之後從容從
上請假遣使問疾進損未幾而訃聞
上爲之嗟悼彌日賜祭葬如制嗚呼若公之寵遇不可不謂盛矣公其何憾公生於順治戊子卒於康熙丙寅享年三十有九配宜爾根覺羅氏副都阿思哈番兼左領方公女子四人明福國子生起居館筆帖式永福內閣中書舍人增福國子生增壽尚幼孫一人德保明福出也明福兄弟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今年閏月
上自上陵還御舟由通惠河過公之墓爲之愴然
命大臣持上尊爵爲公之殁於是四年矣銘曰
有美大東從龍起罔藉門蔭奮書史濡首鉛槧留迅晷言爲國華公其始著作大手無迕
旨有肉復生豫州牌纖塵不動讞門矢全賦自天殊難擬
國有大議公可倚知己之言在我耳新阡屹然億萬祀銘詩不多言匪侈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孫公在豐神道碑銘　徐乾學

嗚呼是爲我友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德清孫公之墓公年少登朝荷

聖主眷遇居則侍奉螭陛出則陪扈鑾輿獻納論思渥蒙睿賞既銜命
治河相度疏濬將次第成功而朝議停罷公左官仍居翰林
天子念講幄舊勞旋授內閣學士踰月以疾卒官奏聞
上臨軒太息賜祭葬如禮余與公同擢第同官翰林記注起居同被命
教習常吉誼若兄弟公之撤瑟也召余屬以後事口占遺疏俾余書之
余悲不自勝輤翣未行余與諸同年生數往哭焉今窀穸有期介弟在
中與孤子見行輩具狀請銘其隧道之石余敢辭按狀公諱在豐字屺
瞻湖州德清人孫氏遠有傳緒來遷自八世祖永昌始居歸安之菱湖
里祖考諱懋果邑庠生祖妣施氏父名焞郡庠生妣沈氏繼妣吳氏及
公貴累封父贈祖皆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累贈妣贈祖妣皆淑人公充
頎廣額清姿玉立甫齔稚嶷然如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登癸卯
浙江賢書越七年中庚戌南宮試殿試一甲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國史院編修本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壬子順天武鄉試
主考尋陞侍講癸丑會試同考轉侍讀又陞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予
假歸省旋遭太夫人喪服闋補原官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遷翰林
院掌院學士充經筵講官教習壬戌乙丑兩科庶吉士主壬戌武會試

乙丑會試旣遷工部右侍郎以總裁
太祖實錄告成加秩支正二品俸奉
命監脩下河逾年轉本部左侍郎以河工議與在事者不合撤歸降補
翰林院侍讀學士旋除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公爲講官最久每講畢
舉經書粹義參以己意凡有關治道足爲黼座獻納者敷陳御前從容
剴切移時方進
上常動容嘉歎其他造膝之言多所啟沃不盡記五鼓趨朝晡時還邸
日以爲常
天子念淮揚鹽城興化諸縣當河下衝民苦昏墊慨然欲疏洩脩治之
公受
命夙駕疾馳晝夜閱眎泥行露宿不遑啟處凡地勢高下施工次第犂
然於心乃條奏請行之
詔報可於是岡門白駒丁溪草堰諸工先後庀事畚鍤雲興百役受功
岡門工先成餘工亦綜治過半廷議遽撤公歸然公固已功高心苦公
夙負文名三主鄉會文武試兩掌教習所甄拔造就皆一時俊髦公生
當盛世

天子右文重儒所以眷注公者甚至其爲編修也與庶吉士同館課肄未散館例無擢領他職者獨公即充日講起居注官其爲侍講也領日講如初講官八人以次儤直

上獨命公與掌院孝感熊公常直熊公入內閣舍弟與澤州陳公文敏葉公繼之皆與公同進講不在儤直之例其即吉赴闕也故事詞林自宮僚以上有定員公需次侍講學士亡缺

上特命公就職即日侍起居不限常額詞臣出貳六卿非吏禮二部不得兼翰林銜

上特命公兼翰林院學士即其左遷之日應授散僚

上獨令居翰林皆異數也公具才敏贍每應制賦詩援毫立成嘗扈蹕遊南苑翼圍之內有麞鋌走

上目公以御用弓矢授公射公射得麞遂以

賜公顧謂諸大臣曰孫在豐文武材也廷試武進士

上復命公射射連中

上大悅語侍衛是固曩日射麞者也壬戌

上以滇黔蕩平謁告

山陵公扈從遠出關塞過松花江載筆紀述時時被命有所撰著立就
甲子冬
上幸闕里釋奠畢命孔氏子孫講書擬進講章命公改定
上坐行宮令侍衛倚待夜半進呈
上披覽喜曰此方是講義體又扈從南巡車駕至蘇州
上語內大臣孫在豐家湖州去此不遠可一往省親時公不離清蹕承
顧問跂望庭幃咫尺猶不敢奏請及奉
旨感激涕泣瀕行復奉
諭汝來不必至江寧第於淮揚詣行在其金陵名勝有應留名處汝係
從官必為爾題名也公歸省居二日疾馳從
駕還前後賜兼金文綺貂裘披領鞍馬珍饌非一蒙被知遇錫予便蕃
出廷臣右下河一役出自
聖慮公以親信特命董率徒以漕河兩臣持論不相下朝議紛紜遂有
齮齕公者然
上意猶念公前勞令復居禁近公自度與時左趨危疑[illegible][illegible]又以兩年
督視畚鍤辛苦特甚未久疾作矣嗚呼公持身慎密居官勤敏加之

上所親近寵遇非常宜無所得過乃猶不免悄憂顧慮盡瘁殞身詎不
重可慨邪公孝友誼謹出自天性丙辰歲循俸當陞學士聞繼母病急
請省視弟在中善屬文撫愛倍至與人交必以情里黨戚友賴周卹者
甚衆所著明史諸帝紀及
制誥諸代言之文副在史館他如周易尚書四書通鑑講義扈從筆記
東巡日記下河集思錄尊道堂詩文各若干卷藏于家公生以順治甲
中歿於康熙己巳享年四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陽山賜阡配吳氏贈
淑人先公卒子四篤行見行學行參行篤行早亡銘曰
恩數匪替賁于重泉鬱乎陽山孫公賜阡公在左右御席輒前屢頷
帝頤嘉言勿宣遠陪豹尾密侍細氈匪公才賢惟
帝明明自公之出拙于拘攣知有明詔其直如弦曾不度思與誰周旋
三言不疑未塞悁悁非
帝念動終始曷全河流安安洪水爲川道噎奠溢汙萊成田惟
帝之畫瘠痛思綢厥績有緒
帝命是虔公歸不復紆策啇年屹屹豐碑銘詩不鐫

予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陸公萊神道碑銘　毛奇齡

予與學士公舉制科時學士以官取如晁錯以太子家令見取改爲中大夫是也予以人取如董仲舒以博士見取擢爲江都相是也以官取者其志在于出夫既以官之矣亦安往不官而以人取者其志恆在處子大夫從田間來則亦歸之于田間已耳是以

明詔所及亦直云博取天下才學官人以示有分別而學士不然制科榜發卽騎驢出城自謝闕外不謁相公不題名京兆府不赴五十人衆春園宴不奉朝使先予請十旬假俟予歸五年臺臣有以規避劾在籍官者始于康熙二十九年仍補本院官凡五年而遽超遷入台司爲副丞相兼部堂尊官越一年告歸一若在官之志之無異于在人者乃又三年而遽以疾卒臨卒謂其子凌勳曰予與西河君其官與文與行誼不必同而獨同于志禮所云合志孟子所云舜與文王其得志若合符節予兩人有焉必誌予墓非西河君不可而曰諾特其卒時不繕遺疏不令請卹典不訃臺使以下官及親戚僚友踰月卽葬卽以同志如予者亦無從赴義乘素車一哭何忍覩然爲操觚而不可已也公諱棻字義山原名世枋雅坪其別號也吳中陸氏皆始于雲間而大于嘉興其在平湖諸陸悉世官累爵門閥冠西浙而公爲南陸宗其曾祖南京通

政使陞兵部侍郎津陽公獨以理學嬗其家公幼孝友年十四值江南
初下王師之分徇者略平湖而東公父未庵公爲鑲黃旗帶子阿什兎
所俘夾鈹于項間公哭泣抱持不聽行乃舍未庵公而俘公至京誠順
伯者阿什兎主人也馬姓爲固山見公異之試以文大喜命拜爲父子
而使其諸子爲兄弟會永平舉人李茂春授生徒于遷安之龍起寺公
與馬氏往受學値歲試公偶應之自遷安至永平縣府二試皆第一馬
氏慮其過著也急沮院試不令赴留于旗四年適公兄世楷以開科選
貢
廷試于天安門外除平陽府通判尋公于李舉人家會之他寺而公父
未庵公又以丙戌中式赴公車門親詣誠順伯里第乞放公歸許之乃
以世枋名補平湖諸生當是時公兄陞南雄府知府未庵公亦謁選爲
宣府理刑推官公自分守家讀父書徒以浙鄉試不利因改今名援例
入國學及赴考卽以高等授內宏文院辦事中書舍人遂赴任而誠順
伯適于是年寢疾卒公爲侍湯藥奉含殮疏麻服喪公嘗曰吾受公大
恩無以報迢迢隔三千里外得躬親送死以慰生平誰謂天理非人情
哉乃復以國學挾中書銜舉順天鄉試連捷登康熙六年進士第二人

爲原官是年以原官京察得一等隨
駕至灤州奉
恩詔加一級題管內秘書院典籍越一年甄別留任郎請葬親假急歸
詣南雄與伯兄議其先妣譚太恭人葬事會其先司馬公曾在前朝以
湖廣按察遷江西左布政司使有祠堂在章江門外而圮于兵革公謁
當事請復之値理刑公卒于家遂偕伯兄歸合營葬事于廣陳之千字
圩服闋未補也康熙十七年
天子開制科詔內外大臣各薦舉才學官人赴部應試公以廷臣薦
御試一等故事三等以上悉授翰林官而新令止二等除尊官授講讀
外有原官者授編修否即檢討公以官典籍改授翰林院編修充明史
纂修官撰成祖文皇帝紀及漕河水利藝文選舉諸志會西南蕩平獻
平蜀詩一百韻平雲南表一道凱歌十章
上優納之每賜魚賜筆賜蓮藕賜宴瀛臺賜采緞表裏復于康熙壬戌
乞病假歸居于家八年時崑山相公憐公貧不能還京檄浙江布政司
使使助以金公卻之不受乃以明史久未成謂史官規避公被劾就道
會是年庚午舉鄉試郎

命公爲福建正主考官凡薦卷廢卷皆親閱無一遺者越一年轉左右
春坊贊善復以癸酉舉鄉試
命公爲順天武鄉試副主考官新令翰詹諸官儤直南書房承
旨書二扇宣至
乾清宮閣內賜坐出五臺金蓮花
命賦限以韻立賦呈草
上歎賞不置退就南書房出
御製金蓮花詩賜讀之康熙三十三年特開豐澤園試翰詹諸官八十
九人先設宴于
勤政殿前宴畢就園試豐澤園賦理學眞僞論停午賜酒果晚賜茶餅
及
上親閱卷取公第一且面諭云連次詩文並無出汝右者而從前荐引
並未之及始知上聞故多壅也遂由宮贊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
數日復宣至
乾清宮撰闕里孔子廟碑賜鮮荔枝井須御筆所臨米芾綾字一幅于
懋勤殿嗣此入閣嘗于一日獨坐判紅本七十有奇每啟事

爲原官是年以原官京察得一等賞
暢春苑撤御膳以賜閒以病休沐
上輒問云陸棻何在耶公感激思有所獻替嘗撰恭陳管見諸疏約數萬言不果上乃充續修唐類函總裁
三朝國史平定方略會典一統志副總裁經筵侍班武殿試讀卷官會
六師北伐勒銘于黑魯侖河獻
北巡頌詞而東南所闢海島自丁卯庚午連科論秀有中式者作臺灣載擧賓興記
上倍加器納重以侍從應制恭和
上所製詠史詩視河詩宮門聽政詩覽貞觀政要詩時巡近郊憫農事詩觀渾天儀詩無不稱
旨如是者一年忽歎曰可歸矣夜起繕疏略曰臣本豎儒去年六月初十日謬荷
皇上知遇遽由贊善陞今職雖捐棄首踵不足以酬萬一顧念臣學問本疎而又無寸長可以表見年近七十衰痺頓發倘有隕越其仰累
主知負罪莫追伏祈
俯賜休致則在廷少一素餐之官而在野得增一鼓腹之人誠盛事也

疏入摺其本不下公陛辭益切然後奉
旨以原品致仕次日治裝鄉人望公者謂公以參知歸里九斿八騶必有異於眾當謀所以迎之而公乘吳船到門會天雨躡屐登岸咸歎息去公兄弟四人皆友愛以長幼為師友而長與三先公卒少從伯兄讀書于郡東之碧漪坊其同硯者一譚太守璁一譚給諫瑄一朱檢討彝尊也三人皆同朝而兩為郡守五人者皆有文章名公嘗作正統論五篇與四人論議各不合而論成而皆韙公言其論至今存集中幼聘楊氏及在旗誠順伯為計婚姻將問名侯氏而黃總兵者見公慧亦許以息女妻之是時歸期未可知失此年大恐難為配偶而公謂吾不可負楊氏倘不歸卽勿娶已耳再拜謝誠順伯誠順亦義之暨公歸而淑人已及笄矣且少孤移居公外宅久矣乃又越公歸一年公年二十一始成婚而先公十五年卒公生九子皆不育嗣子夌勳則伯兄太守公子也公體粹而貌莊舉止有常度雖無驕志無惰容而亦不敢為矜嚴謙抑之色性簡坦而厚于與物不嫉妒而親不好為深察而無所于汗漫其生平行事雖同室與千里皆可信益都相公嘗曰吾于近人多疑事而獨不疑于義山居常論議不抄變人詞說然又恥附和侃然有

至理見乎言閒讀書務精察而不計卷帙行文未嘗拘一格顧必中于
格嘗曰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格者法也車塗有九軌仍一軌耳至
于出處則高官顯爵日居金馬門而難進易退欿然若無有曰志有在
也嗟乎若公者可謂光明磊落君子人矣公卒于康熙三十八年四月
一日距生明崇禎三年十一月二日享年七十所著有雅坪文稿十卷
詩稿四十卷詞譜三卷
御試進呈詩文合刻一卷雜著若干卷乃爲銘其詞曰
平原肇族以孝行多鬱林而後大于嘉禾派別南阮宗同諸何門閥長
盛冠紳偉俄公獨有志如居巖阿家國多故爰尋干戈代父俘纍投身
網羅孝感天地珠還泉渦甫倪夾戟旋聽鳴珂擒頌獻賦有如夙哦公
家敬輿已登鑾坡復就制舉中拔萃科後先嗣響宛出一窩況逢
聖眷夔龍賡歌屢宴承明頻居駁娑躬近銅鶴杯銜金鵝日判紅本大
若蚪蚪而乃告歸急流迴波行乏雙引車無八呵病鮮餽櫝表誰行儺
高官顯爵桼非志何幸其傳文尊于刻犧金液常爍玉粹不磨矧行誼
高猶登陂陀動而益上與雲日摩卽此可信遠近罔訛曾毋三告亦不
投梭展也君子崇山大河雖嘆馬鬣何須封駹祗愧微文交螭未踐以

代豐碑從東南過

碑傳集卷四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四十一目錄

內閣九卿中

黃太常性震傳　藍鼎元
又黃太常傳　沈德潛
誥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嚴先生虞惇墓表　楊繩武
大理寺少卿陳公汝咸墓誌銘　蔡世遠
又大理悔廬陳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又月湖先生傳　藍鼎元
太常寺少卿耿公惇墓誌銘　呂謙恒

其黨羽陰亂其腹心未易猝圖請建立修來館以收納歸誠將士來降者無眞僞胥善待之厦屋美衣車馬僕從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諸黨多潛來歸順具白啟聖分別授以官可用者竟實用之至者如歸皆大喜過望得海上閒諜悉不殺厚賜之恣其往來即用以偵海上事凡敵人舉動罔不知者視島中良將及所信任腹心有才幹智謀者或大書其官爵姓氏標之公館飭備供應偵者以爲實然輒陰報海上疑而殺之由是賊人自相疑貳來歸者日益眾一鼓而平十九寨復海澄克厦門金門將帥有利劓者性震密白啟聖禁戢安民全活數十萬眾捷聞優敘軍功三十二級加正一品壬戌授北直霸昌道建義學立義塚治悍驁旗丁以嚮馬賊爲害莫知蹤跡密謀隸役中可任者二人陽以法斥去之俾充賊黨因得悉知賊姓名及其居處出沒以次執縛械送刑部咸寘法政聲大震

車駕幸密雲

召見褒嘉賜蟒袍宮紵龍異之尋擢廣西提刑按察使於署側設省刑所二鍋竈器皿薪米被帳皆備解差犯証至者寢食其中按名分給訊結即去沈冤滯獄多所平反有崔玉枝一案牽累多人皆久定大辟察

其可哀矜者覆訊得實力請廣督吳興祚具疏開釋賴以全活者數百人纍纍盈庭爲具酒食給衣服賞賚還家一時呼天動地以爲于定國張釋之復見也計典入覲上粤西瘴癘一疏

俞旨嘉納未幾遷湖南布政使清革陋規剔包收詭寄諸弊詢民疾苦用緩咸宜憫長沙郡河洶湧商艘屢淹相度地勢別開一河于側使安得泊楚人以爲百世之利云武昌夏逢龍作亂變起倉卒陷沒四郡人情洶洶廷臣以湖南爲慮

上曰有黃性震在無慮彼佐平六十年海氛何況于此果胸有成算知草寇無能爲晏然如故不數月而賊徒殲滅更修葺書院作興士類正已率屬撫安窮黎瀟湘雲夢間頌聲洋溢翕然稱善治焉辛未春得嘔血疾遂以病乞休優游林下漳浦學宮歲久將傾圮重修文廟明倫堂輪奐聿新置義學田租爲邑士科舉公車之費復建文昌祠敬一亭修梁山鍾秀坊濬泮池傳公河浦自前明以來人文甲于漳郡形家謂雙溪二壩收礬山梁山諸水朝宗城下富庶莫京後以年久壩壞二水背流氣運稍減今欲興復其故需費二千餘金僉謂非常工役非黃公莫能舉此則毅然起而肩之獨力塡築疏通內河俾諸水仍舊朝宗邑士

大夫高其義鐫石學宮誌之家居故在湖西先世所聚族者兵燹後晨星散處一望蒼涼每潸然淚下有敦族立宗之志顧謂所親曰倘得一命之榮施及三黨是余願也甲子司臬粵西遣族子太學生賜旋家董其事鳩工庀石築土堡爲藩籬俾族衆咸有寧居中立大宗廟以示報本次立小宗廟聯五服之親各置祀田租千餘石以供烝嘗立義塾令闔族讀書其中置書田租四百石爲膳修膏火之資復置義田租八百石以贍族中冠婚喪祭孤寡貧窮無告者仲兄都司僉書性昂遠居蜀沒已久遺人挈其家扶櫬歸葬功兄太學生性祥少居粵亦爲挈家旋里授宅分産兄沒爲置祀田凡羣從兄弟之子皆視若己子婚娶田宅次第均分五服皆有分産多寡以服制爲定居鄉由由弗與人爭角即有犯者亦不校嘗曰君子與小人校不惟不能勝亦不可勝雖勝亦非也甘淡泊食無重味與鄉士大夫立敬簡堂公約以尙澹風時率園夫灌花蒔竹自鋤採以爲娛每逢勝景偕好友三五輩出郭遨遊芒鞋竹杖談詩對奕有洛社者英之致已卯冬

召督永定河至京師奏對暢春苑荷

温綸總理錢糧工料事務河中要地在清涼寺口舊爲沸水衝陷深幾

二丈許興工之日以
天子命爲文禱告河神次日沙淤數尺不五日衝場悉平渾河性多不測洶湧恣肆堤幾潰者再三躬督視防護朝服屹立無所畏狂瀾卒安人皆以爲異河道長數百里爲設五里一旗一砲旗書督工官姓名以專責成有急則施火砲便于聞聲馳赴沿河安置物料省臨時搬運之費日夜奔走勞勩衝冒風雪廢寢食舊疾閙作從子向錦從旁寬懈曰憊矣稍休息焉瞪目視之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任
君國事即委致其身也庸知勞乎不四閱月大工告竣
車駕臨幸放水一日
召見五次慰勞殷渥未幾遷太常寺卿辛巳冬卒年六十有五生平好善出於天性屬吏搢紳有文學皆隆禮待之尤好扶植單寒海寧學士查昇未遇時一見如舊相識不惜千金資其成立四方名士登門締交或延爲諸子師束脯至以千計如江南進士黃暉烈陶自悅福州翰林嚴宗溥皆所羅禮以訓蒙者時人服其藻鑑卒之日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咨嗟歎悼謂斯人不可復得云

論曰世無常何孰識馬周豪傑所扼腕也當其遇知已奮風雲不五年

遂臻方伯雖馬周知遇亦何以過於斯鄭氏父子祖孫竊居海上者數
世地利人和未易猝拔所以離散其手足撓亂其腹心啟聖力也啟聖
得力專在修來一館司館者之功不待問矣運籌決策績在封疆敷政
宜民聲施金石至其宗族鄉黨之閒仁深義篤直與范氏希文頡頏千
古豈馬周僅購佳宅所敢望哉士大夫履豐席厚如斯人者不乏試以
斯人自比擬吾不知其何如也

又黃太常傳 沈德潛

公諱性震字元起姓黃氏閩之漳浦人年十二父母俱喪家貧艱於爲
生然有大志讀史遇豪傑崛起事聲色俱動隱隱竊自負年既壯益練
習當世事時海寇鄭成功竄居臺灣公於閩海要衝澎臺形勢凡港汊
險易澳島出汲及賊情向背一一熟悉於胸然而困邅甚人無繇奇之
也歸化令名易公族子寄籍粵東宦於閩見公與語曰叔非風塵中物
幸自愛公曰世無常何誰識馬周今海寇未殄廟堂需材吾如涉川之
舟須吾友揚帆風飛耳寧能長此鬱鬱乎時公年四十矣會閩督姚公
啟聖奉
命平寇公謁軍門條平海十便姚公用其策相與密謀遂平臺灣公之

獻策也首言兵法攻心賊祖孫父子踞海識形便臺灣天險誠難爲力今鄭經溺酒色子幼弱將不一心倘能不惜官爵金帛攜貳其黨披其腹心賊易易平耳姚公稱善曰此陳平所以斃項籍也吾以此委君矣公曰未也賊今新陷海澄數勝而驕驟撫之是示弱也宜伺閒出奇大挫其鋒收諸要地以蹙其勢師喪地蹙孤島難恃然後撫而懷之其心乃離澎臺可一戰下也姚公曰此項籍所以降章邯也稱善久之於是出龍虎山復長泰縣大破賊於西溪奪江東橋水晶坪等處公曰可以撫矣乃奏開修來館於漳州來降者予官服車騎即亡無所問卒有亡入賊者皆誇示所有賊心動諜至密飭諸營厚款之諜即以情輸戰有日矣或塡館舍盛供具大書某鎭某官公館聲言某月日某將當來降賊互猜貳歸者日衆賊黨日孤我師一鼓而下九寨遂復海澄克廈門金門經遁歸臺灣身死子克塽澎湖一戰面縛海寇平諸將克金廈門時議悉誅賊黨而以其子女資財犒軍公密白姚公申禁令全活數十萬衆先是制府上公功廷議以同知用奏

旨優敘以僉事道用至是加軍功級授覇昌道甚異數云公之涖官由覇昌道擢廣西按察使尋擢湖廣湖南布政使以病乞休家居七年再

起總理永定河工竣晉太常寺卿卒於眞定官薊昌時其地滿漢雜處故多闖馬劫掠公陰遣吏入盜夥廉其姓名巢窟悉擒治之旗丁重責剝人至沒入其妻女公下令聽民贖回不從者置之法咸震讋無敢犯官廣西時適遇大容山叛案辭連高廉羅肇潯梧柳慶八郡人獄幾滿公擬斬渠魁崔枝玉等餘省釋屬天寒男婦討口授衣市廛中布爲一空歡呼聲動天地總藩湖南時値武昌夏逢龍亂已陷四府廷議方出京軍

上曰湖南有黃性震在彼佐平數十年海氛何愁么麽跳梁輩且襄陽有總兵蔡元二人必能了之蔡元者破逆藩時有功者也時撫軍亦議請兵公謂用兵如治亂絲緩之則其緒自淸急則棼矣今第靜鎭以安衆心俟賊焰少熄撲滅之一偏裨力耳何爲張皇以生四方伏莽之心哉未幾賊果破逢龍誅死公之總理河務也治法五里設一旗一礮旗書監督人姓名有令則發礮遠近聞聲馳赴士卒各下堵塞埽料隱然以兵法部署也前此數年績弗成者四閱月訖工

上嘉其功一日五召見授太常卿方欲大用公而公積勞成疾遽不起矣卒年六十有五未竟設施宇內惜之長子向寬康熙丙子舉人江南

蘇州分府江撫儀封張公委巡視通省河道時制府掎摭張公因中傷分府誣以糜費帑金落職今天子眷念功臣後得邀恩卹公之孫日煦函公行述走三千里請爲傳予掇其大者傳之俟史官采入國史傳中

贊曰鷙鳥整翮奮擊秋風蛟龍盤屈變化雷雨貴乎乘時也公發謀破賊捕刈梟鯨武功赫矣戢姦蘇枯波臣安恬文德懋矣然當貧困無憀時智謀才術一無施設不遇風雲之期垂翅蟠泥猶庸豎也嗚呼士之抱奇才而低首抑志爲俗士小夫所鄙笑者可勝道哉

誥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嚴先生虞惇墓表 楊繩武

虞山嚴太僕思菴先生之沒二十餘年昨歲其嗣君鎣卜葬先生旣得前少宰昆圃黃公爲之誌而復以墓門之碑屬之予余於先生固通門也自先大父忠文先生與先生祖髯珠先生爲同譜而余年十二即得拜尊甫白雲先生於床下以詩爲贄深荷獎許後余至京師先生以詞林宿老爲文章總持負天下望天下奉其言論風旨以爲輕重雖素知名士苟不當意不輕許也而余獨受知于先生最深歲癸巳先生出典楚試余方應京兆舉不獲隨先生行先生乃與太倉顧孝廉玉停偕旣

撤棘先生病甚然每對玉停言輒惓惓念余一日字余曰文叔若售吾無憾焉玉停慰解之曰必如先生言迫彌留握玉停手太息曰吾病亟矣而京兆試錄不至恐不及見也至得文叔捷音必焚香告余玉停如其言因寓書於余余乃得聞狀痛哭不能止古今來知己之感世多有之然未有當生死之交纏緜篤摯如先生於余者今日表先生之墓雖愧不文其敢以辭先生諱虞惇字寶成一字思菴裔出唐給事中諱悅後累遷居常熟明世宗朝文靖公諱訥起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爲名相是先生高祖也曾祖諱澤中書舍人祖諱栻崇正甲戌進士官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郎髻珠先生也父諱熊明諸生鼎革後不復出入稱白雲先生以先生貴累贈太僕寺少卿母袁氏贈恭人先生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九經三史幼即成誦長益探其閫奧每家塾課藝及里中文酒之社先生年尚少文輒冠其曹某歲入籍華亭補博士弟子時吳中丞同聲慎交之後珠盤玉敦之會望走絡繹無不願交於先生先生實爲之職志癸丑食餼丁卯中副車廷試入都應大司寇崑山徐公之招預修明史庚午登京兆賢書時

聖祖皇帝慎重科場座主太倉相國王公時爲學士乃
聖祖特簡公正廉慎甄拔多名流而先生尤爲宿望丁丑捷南宮殿試
日京江相國張文貞公讀卷以第三人進呈而長洲大宗伯韓公復奏
先生家世籍貫
上亦素聞先生名遂以第一甲第二人及第釋褐授職編修院長阿公
山深相引重館閣文字多出先生手己卯先生次子密從子亭齋並捷
北闈會科場議起兩主司與先生皆同年忌者用是周內先生遂鐫二
級先生亦不深置辨也甲申歸里門乙酉
聖祖南巡閱河先生迎
駕毘陵獻詩十章
溫旨召問賜御書一幅是歲冬起補國子監監丞明年轉大理寺寺副
寺副故廷尉屬廷尉天下之平也而寺副權輕位下畫諾紙尾奉行文
書謹守故事而已用法輕重人命死生無留意者先生獨毅然不敢輕
其官論讞奏當必折衷至是務求其生或事有掣肘不得行其志輒義
形於色雖啗之以利怵之以威不能奪也九門提督陶和氣勢燄逼人
意旨所向無敢迕者嘗有所怨檀張三欲置之死用通倉盜米案鍛入

之先生執奏以爲罪不應死法卒從末減有徐天榮者館內務府二格家二格殺人而欲蔽其罪於徐徐力不能脫又口吃無以自明已定讞矣先生獨心疑其冤時方移疾且秩滿或勸先生稍緩卽量移此事可勿與也先生不聽力疾起視事密擒二格訊之二格服辜天榮得釋京師內外咸驚嘆以爲神九卿倚重謂釋之定國無以過也辛卯典四川鄉試士皆拔其尤余嘗從王宮詹拙園先生視學於蜀蜀士之雋多所稔悉今入彀者過半以是而知先生得士之盛也復命陞鴻臚寺少卿月餘轉通政司右參議未幾復遷太僕寺少卿先生自庚辰後位頗淹滯至是不兩月三遷厥官

聖祖常問掌院及九卿外廷諸臣誰工古文之學者咸舉先生名以對

又問誰可比似皆曰故相國張某之亞蓋京江相國之文最爲

聖祖所契故援以爲比

聖祖深領之當是時咸謂先生且駸駸嚮用矣癸巳復爲湖廣鄉試正主考先生念湖廣文獻之地如國初熊劉諸公文章開闢爲一代風氣所宗主而後或不免於淩夷此主持文柄者之責也因誓志挽回黜浮矯陋入闈三十餘日盡萬二千餘卷焚膏繼晷目擊手披摘其菁英落

其蕪蔓榜發之日登進者旣感知遇之奇被放者亦服衡鑑之當咸以爲數十年來制科所未有也然先生精神心血亦耗且盡矣在闈中已病出闈而病增劇未十日竟不起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先生勤王事而死正與祭法相應開府劉公徇士大夫之請祀先生於名宦至今全楚之士談及先生無不歎息泣下者也先生手擬大魁起家禁近備位卿貳兩典試事俱有起衰之功卽前爲廷尉屬時淸節直道亦卓卓表見於世矣然以先生之學誼齒未衰耄又當

聖祖皇帝眷注方殷倘更天假之年必大被枋用經綸黼黻當復何如而中道淹逝未竟厥施人以此惜之著有詩經質疑數十卷文獻通考詳節二十四卷其所輯易經及通鑑提要惜未成帙先生制藝旣已風行海內衣被後學而古文詞尤度越於俗卓然名其家昔崑山歸震川先生爲有明一代作者而官止於太僕今先生名位適與之相符居相近世相接文章學問先後輝映從學之士欲爲刋嚴太僕集繼歸太僕後論者咸以爲不愧云先生生於順治庚寅五月二日卒於康熙癸巳三月二十一日年六十四配戴氏誥封恭人子三長鋆教習貢生候選知縣以子貴封中憲大夫山東萊州府知府次密己卯舉人次偓佺蔭

生孫二人長有禧雍正癸卯
欽賜進士現任萊州府知府次繩業女四孫女二曾孫男四以雍正十
三年乙卯葬於吳縣之穹窿山下嗚呼先生之沒也予留滯京師不獲
效古人之誼千里赴唁及先生卜葬余復大病偃臥五六月不能起又
不獲親送先生於墓憑棺一哭以誌知己之恩且先生平日所以惓惓
於余豈直以一第相期望哉良以先大父大節與日月爭光名德之後
冀勿墜其世故欲拯而起之謂孺子可教也又先生與余俱出太倉相
國之門相國待先生以國士而余受相國知亦至深且厚師門之誼波
及下走聲名未立因其獎成而余自登第後浮沈金馬歷有歲年蹉跎
偃蹇碌碌無所建豎今復以貧病之故杜門里居不能自振將終爲廢
人然則余之負先生知者甚矣今復援筆而表先生之墓能無感愧并
集涕泣橫流不能自已也哉乃爲之銘銘曰
先生之學賈茂董醕鼓吹六籍陶鑄羣言大魁廷對渠祿高騫人尊北
斗世奉龍門量移國子師嚴道尊一佐廷尉出入平反法無骫弊人自
不冤羣公推轂喜動
楓宸歘歷卿寺一歲三遷星軺再遣玉鑑重懸楚材蜀士選並青錢鼇

叢闕路江漢遡源鞠躬盡瘁身殞於官嗟余薄劣早荷陶鈞車過伯樂
氣識延津邱山華屋知己感恩羊曇有淚郭泰無慙九原可作視此貞
珉

大理寺少卿陳公汝咸墓誌銘　蔡世遠

有學術而後有治功學術陋則治功卑出宰州縣則爲俗吏入爲卿士則如贅疣居位愈高刺譏愈大儒者之學小用大用宰一邑與治天下無二道也吾師四明陳公以康熙丙子歲由翰林出宰漳浦調南靖入爲刑部曹晉臺中洊歷大理寺少卿奉使秦中以卒其孤本醕以書來請銘世遠受知最深亦知公最深者故不敢辭公諱汝咸字莘學號心齋先世自青州徙家鄞世有聞人傳十二世至怡庭公諱錫嘏字介眉有學行天下無不知有介眉先生是時浙東多學者萬季野以史學名李杲堂以古文名介眉先生則以經學名由康熙乙卯解元中丙辰進士歷官編修生四子公其次也公自少穎異通經史長侍怡庭公從黃梨洲先生講經已知其要領嫻文采氣岸高一世登戊午賢書辛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知福建漳浦縣公憤俗吏一切補苴苟且之治邑多詞訟胥役攫民錢如囊取公於小事令鄉族調處大者用紙皂

如期至剖晰如流閩俗輕生因諍語爭競食惡草懸梁服鹵以破人家官役因之株及鄉族公令死者親屬收斂餘無所問賦役爲一縣大政公慨然曰吾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舊時族有戶長地丁籍以徵納强弱有後先之弊黠者緣爲奸公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各具親供計實產自立徵戶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丁亦如之催科不擾而國賦蚤完又念鄉邑民居保分有大小則奸匪易匿公務有不均之歎定二百家爲一保畫一平均至今賴之延文醕行潔者爲義學師月朔望課古今文詩賦榜其高下初三十八日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講五經性理擇諸生輪講親爲剖要難歲丁亥儀封張孝先先生撫閩開鼇峰書院延九郡名宿修書講學邑士被選者九人儀封公每嘉歎曰漳浦多士令君之功也公又嫉邪教之害正拒天主教不使入境俗有所謂無爲教者籍教堂四所改爲育嬰堂肄業舍親毀城東淫祀像鞭之以解眾惑歲戊子制撫以南靖難治調公南靖浦人扶老攜幼數千人泣送數十里公揮涕遣之治靖一年內擢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逐舞文吏晉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懲左道捕奸匪威明大著上疏陳臺灣事宜謂臺灣士廣滋奸往臺人民宜加盤核各縣不得輕給一照鳳山諸

羅兩縣宜歸本治不得聚郡城換臺兵丁宜嚴頂冒杜日久驕橫之漸又疏陳沿海歹船非掛號稽查所能斷絕商船利走外洋無礁嶼便晝夜兼行風利帆駛難攔劫若從沿邊迂迴掛號賊遂得截劫於必經之地至巡哨之船當以南北風信為準不得泛行分汛又陳弭盜之策

上覽疏嘉納至今環海商民每食必念曰省我掛號一節陳公力也五十一年冬海賊陳尚義遣周錦赴兵部投就撫狀公在浦時知此賊係海中之魁因摺薦孝廉阮君蔡文等同往撫至盡山花鳥得之並招餘黨百餘人而海波靖以總憲趙公申喬薦晉通政司參議奉

命賞賚湖廣綠旗兵丁事竣由鴻臚寺卿遷大理寺少卿會陝甘荒歉

上命同工部侍郎常公查勘行至乾州見途有殍抱疾日馳百里至平涼出所貯倉穀及鎮原倉米如饑民口數給之六月二十五日晨興呼衣被體瞑目而逝是時

上方注意公公感知遇凡所經歷留心察訪其使於楚則以楚擾於苗深入三箐坌口等處窮苗窟形勢相施州衛天樓山要地溯當日陸梁情狀及至秦下車親詢疾苦於耕種畜牧地留心劄記將以圖久安長治之策歸報吾

君而無負所學也未竟厥用享年五十七以死勤事天下聞而悲之公之學從劉念臺人譜入未嘗榜以道學之名而修己行政有本末戊子冬世遠侍先君子主敎鼇峰書院公貽以書曰爲學要在力行求實用若論派別則漳浦如高東溪陳剩夫周翠渠黃石齋亦各有宗旨也世遠心識之孝友純篤每念母楊太夫人中年早逝兄弟多夭傷言及輒嗚咽流涕待從兄弟如手足培植俾各成立歷世祭產儉薄廓而增之好賢獎善勤懇如不及遇緩急悉心力謀之人見其樂善好施不知其宦囊蕭然至今尚未能營一椽也公令漳浦時世遠年方十五試童子隊未幾補諸生公課時藝古文皆第一以國士遇我序我詩文而刊之己丑余官翰林公以次年入補刑曹相聚都門重請舊業世遠隨以省覲假歸公竟使秦以卒與邑人哭於月湖書院月湖者公去任時所搆也今置有祭田邑人士奉公如生云公初任漳浦敎授文林郎五十二年誥授中憲大夫娶張氏有賢行先公亡累贈恭人子一曰本醕邑庠生

恩蔭入監讀書博雅敦修能世父學孫男三人長雍熙次雍綸雍縉孫女一人將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山之陽銘曰

刀筆筐篋吏之駘養交持祿非卿材我公家學播九垓烹鮮持斧有餘恢未竟厥用心之摧魂歸魄藏天所培

又大理悔廬陳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公姓陳氏諱汝咸字莘學別字悔廬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則翰林怡亭先生錫嘏也翰林於梨洲爲高弟而其論格物之學不甚合故梨洲所作翰林墓銘有微辭然梨洲每屈指門下必首推翰林之篤行公少隨父講學於證人社中心領神悟多所自得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目無流視耳無妄聽和平端慤於星緯律歷方輿之說無所不究而尤得力於愼獨之旨驗其功於修己治人之閒然公未嘗以道學之名自居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常座主安溪相公方以講學招來後進同年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最先服膺招公同往公曰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於蕺山愼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醕相公步趨朱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若何也江陰爲之瞿然出知漳浦縣漳浦最健訟胥吏能以一訟破中人產公下車著令凡戶婚田土皆委家督宗親地保議之議成息訟於官其大者酌其地之遠近而定其

期被告人應拘者即交原告人呼之被告人問控即具訴訴至即訊不令稽延時日胥吏無所施其奸縣民輕生每以小忿輒服斷腸草及諸毒以自戕奸人因之煽訟公嚴禁之乃倣古法令有罪者貢此草以自贖又捐金募民致草以絕其種俗尚巫民有病昇諸妖師狂祈謬祝費不貲藥食皆卜之食其吉者食而死則曰神所不佑也公開陳曉諭巫風以息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尤在編審一事舊例世家有盈數千畝爲一戶者下姓有數十畝爲一戶者每族置戶長地丁籍以徵納强後弱先小頑大黠乃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親供實産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丁亦如之催科自此不擾以都鄙之民其分保有大小不一則奸胥易匿而公務不均乃定二百家爲一保無所頗焉閩之丁口以明初戶籍爲據有遷居百年而原籍丁糧未除者官吏關移甚苦公援國制令入籍二十年以上者收之遷籍二十年以上者除之各縣皆以爲便又盡清屯産寺産鹽法則漳浦歲額六百餘舊例食鹽與曬鹽者皆得供課不盡歸商也其後派引配賣悉歸於商於是添設四場十六館巡丁四出顆粒盡征給價短額須發亦愆期公請復舊例有徵商銷引之議而大吏難之公曰法即不可更不難行仁於法中即革去場差免

認保杜包納寛餘鹽之禁漳浦農商積弊皆爲之肅然一洗公恂恂文
弱儒者氣體羸甚視日而行擇地而履顧其在海上方略四出令各鄉
練鄉兵日則瞭望夜則巡邏壬午夏有賊黨數百潛伏縣之七星洞公
急檄官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於丹竈山中公發鄉兵擊之賊遁去
已而又聚於平和山中公以計掩其魁曾睦賊徒始散已而又以計擒
海中大盜徐容六大頭目之一也公細訊之因幷悉五賊巢穴及剿撫
機宜請於督撫願身任其事督撫以公書生未敢遽付之兵但以事密
聞於是
聖祖遣大臣自閩入粵卽擕徐容以往五賊之中剿撫者四則皆公發
縱之功而賞弗及海上自鄭氏騷擾以後不復知有學術公下車見學
宮有伽藍祠大駴立毀之東嶽行祠中有淫祀香火甚盛焚其像朔望
爲諸生講明經史遡漳之學者自高公東溪陳公剩夫周公翠渠而尤
表章黃公石齋之學謂其貫義理象數而一之如武庫之無不備乃重
修朱子祠之在銅山者而以石齋侑食石齋故有明誠書院爲浮屠所
據則理而出之又修朱子祠之在雲霄者與銅山皆贍以祭祀之田自
東溪至石齋諸公書皆輯之何公元子有經學購之以示學者莆田鄭

奚仲精於易并梓其書當時安溪以朱子之後一人自任欲學者皆尊
其學不名他師而公以爲諸儒之躬行各有宗傳旁搜遠紹不徒爲雷
同之口縣有無爲教又有天主教公至盡逐之而崇祀明殉難忠臣都
御史陳公士奇巡道陳公瓚高尚遺臣御史張公若化長史張公若仲
於學宮鄞故大學士錢忠介公墓在古田之黃蘗山公清釐其墓田之
爲人所據者繪圖以貽其後人不數年漳浦遂成鄒魯之俗公知漳浦
六年督撫己交章薦公輒爲部議所格及更一紀尙未調蓋公既以講
學不甚當於安溪而安溪子弟在家以吏事請託遍於閩中公爲安溪
主試所得士其子弟益復旁午而前公致書安溪謂公方以講學居鈞
輔當防閑子弟安溪以是大慍公既無相門之援而選郎索公賂不可
得遂其尼之會南靖山賊陸梁大吏以公在漳浦而境內無盜乃調之
漳浦父老相率請留於憲府不可得乃相與運櫌耡桔槹薪木橫陳縣
門以塞路晨夕守之已而公束裝出父老蠭涌而前奪輿人之槓而槓
之以公還署公乃徒步出紿父老曰吾今日飲酒於李秀才家未去也
夜半變服呼守城卒開門而去父老及旦而知之追送數十里雨泣而
別乃裒公在縣時告約諭條文移輯爲漳浦政略一書梓之又建月湖

書院以祀公月湖公所居也其治南靖如漳浦招降歐山逋盜有來而
復叛者以計擒之大輿境內河渠未期內召爲刑部福建司主事黜舞
文之吏以正法紀尋遷廣西道御史巡視西城逐白蓮教之在道觀者
尋疏言臺灣白糖之利遠及三江兩浙沿海居民多前往者日久不能
保無奸人各縣給照不能辨其奸否泉廳於出口一驗更無從辨臣在
海上未嘗輕給一照者此也宜嚴防詰之法又言駐防營伍例用內地
兵更番迭換今當及瓜之際有私相冒襲者名存實亾恐兵以老而漸
驕宜杜頂替之習次年聞海賊突燒營汛船隻疏言歹船出海非掛號
所能查而徒增其害海上歹民其始皆坐小船竊出及出奪大船而行
則大船之關牌縣照盡已歸之原不必掛號也商船利走大洋無礁嶼
以隔之風迅帆急歹船難以攔劫今以掛號之故不得不沿澳迂行於
礁嶼之間而歹船乘之是掛號反爲商船之累也又言巡哨之船當以
南北風信爲準春夏多南哨船各聚本汛之南秋冬多北即各聚本汛
之北船聚則兵強風順則船利若分汛各澳則力既分而風或阻雖見
商船被劫而莫能前矣又言海賊雖終年波蕩入冬必返其家故其既
下海之劫掠當責之巡哨官弁而未下海之蹤跡當責之本籍縣令誠

能力行各澳保甲何不可窮治之有疏上
聖祖嘉納温旨賞賚食物始有大用公之意而沿海遂罷掛號之例商船至今感其德是年海賊陳尚義乞降尚義即故盜徐容等六人之一也前招撫時獨尚義不至橫行海上者多年公言當因其來而亟納之乃自請行且薦江西舉人杬蔡文得旨許攜蔡文等前往金州衛鐵山之隍城島招撫陞辭
聖祖謂公曰汝乃近御之臣不可下海風濤不測所當懼也但令蔡文往足矣又曰山海關外崎嶇汝不善騎當以肩輿往公感泣謝蔡文入海舟果壞易其副以行卒撫尚義等復命
聖祖又謂公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公因頓首感泣謝因為
上言隍城島在登州金山之中宜撥登州汛兵駐之其筒子溝天橋廠亦宜巡哨又言金州荒地宜闢還通政參議會有閩中裨將請改易商船之制公力爭以為不可安溪雖不喜公然不能不主公議也尋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湖北之險峻莫如施州衛竹溪竹山等處湖南莫如九谿永定辰州等處或以為可調官代領代給公不可由九谿之鎮筸歷鳳凰營至乾州進山箐岔口入楓木坪皆紅苗界也

公熟視情形以籌撫苗久安之策施州登天樓山絕頂以溯當日伏莽故址猺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公爲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返命遷鴻臚寺卿次年遷副大理而陝甘以荒告復奉使出公之爲學以萬物一體爲心而隨事周詳以求其中之所安顧素病喘洩不堪受勞瘁乃連年萬里力圖報答不肯稍自暇逸其西行也

聖祖謂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蓯蓉土參朕亦曾嘗之頗美可啖也公頓首謝入境野有餓莩即不復御酒肉山路甚蹇下馬徒行一日而踰九嶺沿途撫慰飢民流涕沾襟甫抵固原疾動不以爲意猶日馳百里凡五日而卒其地曰海喇都棺衾皆率略飢民聚而哭之是時

聖祖方欲用公爲甘撫而公卒矣公之訃至閩漳浦人聚而哭之書院南靖人亦聚而哭之於祉至京鄞人之在京者聚而哭之城西之都亭而漳浦農商置祀田以奉公焉生於順治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娶張氏贈恭人子本醕蔭生公家庭之孝謹里黨之任卹均無閒言而所以待其從弟汝登尤篤嘗語之曰古人大功同財吾尙與弟在同財之例所恐者易世而衰吾子與若子功服雖減而同財之限可展也又約以宦成之後買宅合居汝登或介紹後

輩以見公公推弟之愛以愛之訖今二十餘年汝登亦老矣語及公未嘗不掩面而泣也方公謝安溪之學或疑其以師傳之異不肯苟為授受及當湖陸清獻公稼書所著出公亟喜而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知公之非墨守也公之學未見所止其見於世者亦僅僅小試其一二斯則可為太息者也所著有心齋集公之卒也蔡文勤公世遠志之汝登與公子本醕更令予銘其麗牲之石予何敢辭其銘曰

南雷諸子大抵早逝再傳有公始見行事亦復不年勵而小試東西萬里弗辭盡瘁其施未竟可為長喟但有棠陰閩疆蔽沛

又月湖先生傳 藍鼎元

先生姓陳名汝咸字莘學號悔廬浙江鄞縣人家居月湖之濱學者因以名之也父錫嘏舉乙卯鄉薦第一丙辰進士官翰林編修有文名先生幼聰敏日讀書徑寸年十四通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里中前輩以神童目之二十一登戊午賢書辛未魁禮闈選翰林庶吉士丙子夏出宰漳浦漳浦故閩南劇邑也多詞訟丁糧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為奸弊官民胥困焉先生正己率物勸民親遜設紙皂懲訟師聽斷明決莫之能欺由是公庭肅然念編審為賦役大政非精詳整頓不能使宿

弊一清日夜焦心勞思躬自核算編糧均戶人丁各歸現在之籍令民自具親供實計丁口產業自立徵戶自封投納除戶長承管之弊歲省民二千餘金均保甲清屯糧併寺畝除根租行滾單之法使糧戶自相催納不用圖差方舉行時豪强不便吏胥陰撓至上官亦爲搖惑勸以勿事紛更先生毅然不可回條分縷析三年而法立弊竇悉除差役袖手胥吏無所施其技民歡樂稱便鼓舞輸將秋冬之交歲賦全完罔有絲毫逋負者濱海習俗輕生誶語小故輒服斷腸草自盡圖賴先生力懲其弊令當刑者掘草根贖罪或出俸錢以市積堂下爨之草相驗花紅夫役飯食不避臭腐周屍上下反覆諦視以手指按雖仵作謝弗及也邑多山虎白晝常出攫人捐貲令鄉民多設虎牢復募善射者伏强弩毒矢要之潔誠齋戒牒城隍默相驅除自是虎悉入牢又多爲毒矢所殪值歲旱朝夕步禱夜宿壇登梁山絕頂觸龍湫備歷崔嵬紳士行四五十里多不能從先生葛袍芒屨不辭勞瘁甫下山而靈雨四郊霑足人以爲精誠所感云丁亥夏霪雨溪流驟漲高及雉堞南郊廬舍爲巨浸民皆升屋而號先生力疾登城樓輿錢數十緡募船拯救又多爲木筏懸賞格每渡一人給錢三十諸生蔡衍鎤黃尚柔皆輿錢以助男

婦老幼蟻附登城者數千人分糜粥飼之次日復賑以米多方撫恤故民雖災而不害興文教設義學在邑中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潯者三延諸生有學行者爲之師月於初三十八日會邑中士大夫及鄉之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繭絲牛毛終日論辯酬答娓娓無倦朔望日課時文二詩古文各一浦人士擠擠奮興文章經濟與海內相角先生之教也大修文廟造祭器樂器俎豆鐘鼓煥然一新雲霄銅山向皆有朱子祠祀典久廢先生以漁船二十戶暨公溪泥泊稅羨充祭祀及諸生鄉試之資東郊明誠書院故黃石齋先生講學之所禿厮寄寓漸忘其故幾爲浮屠窟宅先生撤佛像盡逐僧徒以黃氏子孫主之浦故有教堂四所男女羣聚茹蔬禮佛名曰無爲教先生籍其居爲公所爲育嬰堂西洋天主教流毒至浦將開堂以惑四方之人士先生峻拒之無敢容納有西洋人奉

欽差道經浦邑以好言浼先生繼以威挾先生弗顧屬諸上官爲先生言先生仍弗顧也城東東嶽廟廡立功曹祠旁有鬼卒能作祟邑人無識者香燭酒牲晝夜不絕先生命毀其像隸役皆悚惕不敢前先生怒令鞭而碎之村民信巫禱病者輒舁土木神鳴鑼擊鼓採藥以療先

生亦厲禁之有奸匪百餘人潛伏七星洞招黨入海發兵追捕遁聚丹竈山掩擊之走平和山中豎旗集衆謀再至浦先生遣鄉長黃利見密致賊黨林大札啖以重利誘擒巨魁曾陸及其從蔣卿江貴等奸徒悉散復獲海賊徐容等十餘人搜所剽掠白金二千八百八十兩珍珠四十六顆瑪瑙二顆綺紵羅紗千餘疋洋鐲洋簪盃斝之類不可勝數始知海上巨賊有仁義禮智信與六號徐容即信字號賊首也細詢行踪直陳不諱併賊中情形作何剿撫機宜言之甚悉先生以所獲金帛悉歸藩庫因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利商舶請赦徐容以致其餘黨未幾當宁遣大臣巡海招撫諸賊皆歸誠惟禮字號賊目向作海上遊魂耳南靖宵小恣肆督撫大吏僉謂非先生莫能了此交章調宰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取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久之行有日矣民扶老攜幼數萬塞街巷環跪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間道從北門遁去士民追思不已即於北門搆月湖書院塑先生像其中歲時瞻拜靖邑積年逋寇多伏深山旋剿旋聚或始撫而復跳梁聞先生至相謂曰此漳浦陳公十三年矣善治盜我等出沒彼皆知之將安所逃顧其人長

者能自詣歸誠必無患也於是前後數月悉受撫先生開示威信皆革
面終不爲盜頌聲大作己丑內召庚寅補刑曹主事辛卯擢廣西道監
察御史巡視西城疏陳臺灣事宜及更定命案條例
旨嘉納之除西門外白蓮教訪私雕假印僞造貢監照劄者徐德孚傅
雲生等二十四人皆執赴刑部置之法壬辰秋七月聞海賊焚燒營汎
舟楫因之熱河行宮上防海事宜一疏蓋先生在閩日久熟悉海上情
形又以商船被劫多由沿邊掛號水路屈曲礁嶼錯雜賊船遂得截劫
于必經之地而當事皆以掛號稽查爲良策商民苦不能自達先生至
是始痛切言之沿海數省利賴焉是日在熱河復陳弭盜事宜一疏
旨皆嘉納賜克食鹿條魚脯小菜慰勞之是冬海賊陳尚義遣周錦赴
兵部求撫先生謂向義必係禮字號賊目陳老大當年海賊徐容稱此
賊久在海上肆劫今就其求撫請委舉人候選知縣阮蔡文千總王三
騎南左其彪等往鐵山鳳城島入海撫之
諭旨慰勞以風濤不測但駐鳳城著蔡文等坐船前往不必親自下海
復以兵部郎中雅奇爲副未幾颶風大作騎南等船飄失無蹤蔡文一
船飄折大桅先生馳之天橋廠遣舟往會文南等俱至盡山花鳥遇陳

尙義并其黨百餘人皆招致詣京師明年春正月擢通政使右參議尋
遷左參議夏奉使入楚祭炎帝神農帝舜有虞氏陵及頒賞楚省綠旗
兵丁先生自裹行糧不擾地方官一絲一粟入境卽頒賞賚不忍多擾
驛遞隨至隨行湖南山川險峻或請辟遠營汛可調官代領給發先生
毅然曰
王命屬我何敢憚勞披星蒙霧卽峭壁危崖馬不容騎輿不容肩者亦
必捫蘿附葛徒步而行且遍訪紅苗窟穴情景利弊以籌撫乂久安之
計祭二陵皆竭誠盡敬見虞帝寢廟傾圮捐貲屬令修葺陵逼諸猺峝
峝長率男婦百餘人拜謁男帕其首擊長腰鼓吹笙嗚嗚舞跳而導婦
女辮髮纏三小竹于髮爲椽繡紅絨布覆其上連袂而歌爲靡曼聲譯
其語乃密蜂飛來千丈高槃王子孫在山好等句先生因改著竹枝詞
四章備揚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使之習而歌焉楚使告竣遷鴻臚寺卿又遷大理
寺少卿甲午春三月奉
命赴甘肅勘視荒災見饑民襁負蜂擁皆鳩形鵠面鶉衣百結餓殍縱
橫先生目擊傷心不復茹葷飲酒會同陝甘督撫發倉賑䘏尙慮窮鄉

殘黎或未遍沾實惠徒步郊野汗淚交并時値癘疫炎蒸遂一病不復起以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固原之海都喇彌留之際語不及私惟恨饑民情形不得上達地方有司檢視其囊衣一襲錢一緡而已年五十七所著兼山堂遺稿漳浦政略行于世

論曰先生出宰十四年入於人者最深一生事業此爲顯著宜漳人之尸而祝社而稷之也固原訃至自士大夫以及農工販豎莫不咨嗟太息刑牲設醴奔哭于月湖書院數十日不絕復劇金置田春秋饗祀事之若私親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生可無愧也已立朝日淺措施未暢使天假歲月其經國遠猷必更大有可傳者惜夫

太常寺少卿耿公惇墓誌銘 呂謙恒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九月太常寺少卿子厚耿公以疾卒於里其子大烈千里齎狀以志請余與公舊嘗同官知其行誼不容辭遂按狀爲之誌公姓耿氏世居開封府杞縣北鄙王父贈公諱如山有隱德家饒於財歲荒平糶里黨賴之避亂於汴寇圍汴乏食嘗出粟助餉以第五子慶貴贈文林郎江南江陰縣知縣父贈公諱輔邑增生文行並優壬午河決城陷遷於虞遂家焉以公貴贈儒林郎戶科掌印給事中子七人

公行四諱惇字子厚號木庵幼岐嶷儼若成人贈公撫而喜曰大吾宗者必是子也爲文宗先正不事浮靡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授汝寧府教授丁贈公憂哀毀盡禮服闋補開封府教授以卓異陞廣東平遠縣知縣丁太安人憂一如贈公時服闋補廣東龍川知縣中丞彭公薦清官第一引見賜袍服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陞本司員外郎乙酉典試湖廣丙戌授吏部稽勳司郎中丁亥改刑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甲午內陞補太常寺少卿乙未夏告假歸里越二年丁酉九月病卒蓋公生平出處大略如此其教授兩郡課士以讀書敦行規儆安定初尹平遠巖邑也公盡革陋項民無游惰境無胠篋無何歲大飢富室擁厚貲貸於貧民常子母伞其利兼錢穀貴持百錢不得升合公蹙然曰吾忍視吾民飢而死乎遂盡發常平穀萬五千石及歲登民爭償如額噫亦難矣他若偵掠賣之盜卻暮夜之金合將判之婚人稱神君焉其治龍川尤以招徠流亡俾民復業爲急分校粵闈典試兩湖所拔皆知名士若閩撫陳公大冶胡君宮贊彭公尤其表表也在刑垣則以寧失出無失入爲心在戶垣則以綜其成核其實爲事大抵公文章經濟皆成於涵養故

取士得其人在官舉其職方公官太常時且旦夕躋九列乃決意勇退視淟涊不知止者不啻相什伯苟以世情測其冲襟抑何陋也公與大梁劉公達閭鹿邑劉公于修同官臺諫先後辭滿去論者謂當世廉退風頽數公維之史稱汝潁之閒多佳士信然哉公生於順治二年七月十九日卒於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得壽七十有三原配王氏封安人先公卒懿行載別傳子四人孫三人孫女五人銘曰

維耿始封得姓於晉豐功滇德世有令聞遷汴遷虞動與時順公也挺生其德淑慎廷獻家修孝弟忠信以臨其民惠心勿問廊廟有光林泉無慍夫何旻天一老不憖兔園壞沃孟諸澤潤卜宅允臧終焉茲遯

碑傳集卷四十二目錄

內閣九卿下

誥授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沈公涵行狀 沈炳震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王公符別傳 陳兆崙 代作

太常寺少卿陸公紹琦傳 鄭虎文

通政司右通政陳公履平墓誌銘 張庚 節錄

誥授光祿大夫太常寺卿倪公承寬墓誌銘 邵晉涵

內閣侍讀嚴長明傳 錢大昕

王鳴盛傳 王昶 弟鳴韶附

光祿寺卿伊君朝棟家傳 秦瀛

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卿銜范府君毓馪墓表 汪由敦

碑傳集卷四十二

嘉興錢儀吉纂錄

內閣九卿下

誥授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沈公涵行狀　沈炳震

曾祖徵烇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儒學訓導曾祖妣夏氏祖埏庠生祖妣嚴氏父鍾寬庠生二代皆贈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妣閔氏繼妣吳氏二代皆贈夫人本貫湖州府歸安縣崇禮鄉建德里年六十九狀

公諱涵字度汪號心齋晚更號象餘居士世為吳興右族元至正間諱子敬者始自歸安千金村遷竹墩卽建德里也六傳諱應登明嘉靖間以明經歷任通判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相國葉文忠公為之傳季子諱子來萬歷庚辰進士仕終貴州兵備副使平黔苗屢打功尤偉相國朱文肅公志其墓則公之高祖也自華亭學博公而下讀書醕厚世有隱德傳於鄉黨實篤生吾公光大門閭盖其源甚遠也公於順治八年辛卯八月二十五日生於邑里之居第未冠知名鄉里應童子試皆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廩上庠康熙十四年以春秋魁其鄉明年成

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編修階文林郎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四年升右中允尋轉左父艱歸二十九年補原官明年升左諭德充日講官起居注晉階奉直大夫三十三年丁吳太夫人憂三十九年補原官明年充東宮講官升右庶子加一級又明年提督福建學政晉階中憲大夫皆贈父母四十五年轉左四十七年升詹事府少詹事尋請假歸五十年補原官充政治典訓副總裁明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武殿試讀卷官又明年萬壽科會試副總裁文武殿試讀卷官覃恩晉階通奉大夫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蔭一孫入監明年湖廣鄉試正主考尋免歸居一年奉命修密雲城洎三年工將竣得請放還明年卒於里第實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之正月六日也公通籍四十年其間奉使奉諱請假里居者不翅三之一其立朝者僅僅十六七年耳而官不出禁近職不離翰詹故其報國惟有文章至於君父大倫生民至計勤勤懇懇知無不言固其天性所植抑亦學力獨

遜爾公性端凝不妄言笑舉止出入有常度六七歲自知為學少長益刻苦通春秋三傳及諸儒講義為文不務艱深險怪而文理自然年十五試於郡郡守園次吳公綺讀其文歎曰公輔器也拔置首選迨入翰林益肆力於詩古文辭其詩本性靈不事雕繪而格律整嚴直登古人壺奧文宗廬陵震川更醞釀於經史百氏故語必根柢相國崑山徐公澤州陳文貞公相繼為館師恆錄公詩文為館式公望厲焉然公故恬退十年不遷乙丑春

上召試詞臣於保和殿稱

旨得擢中允尋奉諱廬墓者六年始補原官時張文端公方總裁

三朝國史諸館雅重公嘗論史才公舉揭曼碩言曰有學問文章而無才識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才識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文端舉手曰無踰君者乃盡委公編摩校勘多所釐正以年勞升諭德居職四年甲戌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試詩及書法賜御書千字文全冊

諭曰是從未賜人爾勤學書特以賜爾已而盡試翰詹諸臣於西苑公又蒙

睿獎將進用又以吳太夫人憂歸甞公兩蒙
召試皆荷聖鑒駸駸嚮用矣而仍以憂歸歸則棲遲既久而後出亦可
以見公之於寵利泊如也往例直省學臣惟京畿江浙以儒臣他省槩
以諸曹郎癸未春
上欲重其選命九卿保舉座主侍郎徐公秉義以公名上署曰學守兼
優禮部尙書韓公菼見而笑曰固知公非私門下士何乃與吾脗合耶
出夾袋中姓名正同遂偕以進
上覽公名曰是朕所稔知遂以右庶子提督福建學政
上時以學臣多骫法御製考試嘆風示諸臣又召對南書房
聖諭諄勉公叩頭自矢願竭誠上報單車出國門抵仙霞關曰自此入
閩地矣余此行負初心者不復生度此關題寺壁云從今此馭登車去
莫遺鄉音寄塞鴻下車盡除陋弊振興條敎頒六事與僚屬共率之曰
敦士行崇實學正文體飭武庠厲董率端師表初試福州有司庭謁外
無私面或嗛之洎試畢羣情帖然乃更嘆曰沈公眞清官胥悅服焉試
日端坐堂上鉅細躬察終日無勌諸生通五經者標舉之以勸或以老
病告輒温語慰之而尤兢兢於武庠及諸生之列下等者每騎射躬自

校閲既試猶令時習於學宮逮科試更集而覆校之遇下等卷必反覆閲之求毫毛之善嘗曰吾於下等非閲數四不敢定非平旦獨坐戶無人聲亦不敢定也閩文淸峭往往流於險怪公力振之疏穢訂頑抉謫闢謬一以高華沈實爲宗越三年而文以丕變每博士晉謁必戒以敦勵文行故月有課季有會闕必懲郡縣時或以劣生聞公恆自咎倡導之未力董率之未嚴深自刻責久之而士胥化焉期滿將代猶撒諸生曰勿紛馳世務勿溺志宴安毋以失意而不平毋以貧乏而自棄又曰聖人不言報應而惠吉逆凶理不外是宜循理集義事事省察刻刻提撕其期勖者又如此去之日輕裝就道行李不增於昔閩之人送者闐咽攀轅奔走者數程弗去肩輿林麓間道旁一老儒攜一少年奉酒以送詢之知其子延平生歲試列下等者公曰爾無怨乎曰兒素不嗜學今改行讀書微公某無子矣敢怨乎捧觴跪而進少年者俯首懾氣淚涔涔下公爲舉爵拜而去以此見公之磨礪鼓舞者不獨於拔擢者然也延平夾岸皆山澗道屈曲高下如級水勢迅疾而九龍灘者最危險巉巖怪石森羅水底閩民操小艓紆行嶙峋急湍中一不慎與貲俱沒瞬息不知所之至七龍勢少平往來者多陸行避之公之至舟人檥舟

請由陸公笑曰吾自問水神亮不我厄鼓枻徑前餘舟銜尾進渡九龍
水駛如矢石利如劍舟穿石罅中挾怒湍彎環而下無一舟失尺寸同
舟者魂悸魄喪無人色操舟者嚙指咋舌詫未見而公從容談笑神氣
不殊未知謝太傅意象相去何似抑亦見公之自信者至而公之學養
曾未可以涯涘窺也還朝升少詹事年已五十八矣公筮仕踰三十年
周旋侍從未嘗與聞庶政至是立會議班凡
朝廷大事見之眞而悉之稔者必委曲剖析首尾條貫判然如數手文
大司農趙恭毅公恆右公議公自是益留心利病朝參上下車馬闐闠
閒咸咨詢焉嘗出見牛車塞路牽車者多歎恨聲詢知為山東解錢役
以部吏索賕日挽車守庫門卒不內僦舍以俟日既久既虞寇盜資斧
更不給虧庫死飢寒亦死等死耳惟公生死之時錢法侍郎公同年生
相善也作書告之閱日遇於朝又語之侍郎唯唯而不內者如故益山
左私錢有四曰磨錢曰剉錢曰小青錢曰小周村錢皆私鑄也有司偷
安苟且流布日久民亦便之前此嘗於長山獲鑄具聞
上怒黜撫臣欲竟其事念其流行久恐枝蔓乃詔撫臣盡收私錢解戶
部代銀奏銷責州縣自供運費以贖罪於是州縣各具牒投部亦有數

十州縣合一牒者參差多寡錯牙不齊吏息於磨勘乃令府合所屬縣具一牒吏稽成數焉號曰通府連批而道有遠近錢至矣而牒未至則不內牒至矣而錢有未至則又執牒以驗所未至又不內數十百人日伺吏顏色無所控訴公於是復致書侍郎反覆數千言畧曰山左私錢

朝廷念貧民無知窮究之慮多枝引故下寬大詔解錢代銀俾犯法者免死

恩至渥也而解錢之役困於吏久不得內勢必轉死於溝壑已耳是麗法之奸民沐

皇仁而生無辜之解役遭蠹吏而死閣下虛衷折之以爲何如耶且今之牛車塞路者閣下亦既見之矣號呼盈耳者閣下亦既聞之矣而猶任奸吏之蒙蔽付之不見不聞

國家豈少此畫諾者哉侍郎得書悚然亟驗狀斥通府連批數百人者若更生迄是而解者無滯戊子秋浙西患水湖州尤甚數百里皆巨浸田荒室露民嗸嗸無所告時公方假歸致書制府中丞引康熙九年范忠貞公疏請折漕故事曰浙西之水較之九年更甚秋成既已絕望官糧取辦何所然漕儲上關

天庾豈敢妄冀蠲除惟改折之法前人業已行之既免重羅輸官又省截銀耗米且商賈不至居奇米價不至騰涌又可省漕艘數百轉輸之費數萬有益於下無損於上不然窮民救死不贍郎敲骨擢筋豈能責數十萬石之糧鋌而走險何所不至事後補救有司受虧償之處分又其小者矣未雨之謀可不汲汲哉兩公得書感動遽疏入告

特遣重臣散賑漕米帶徵其半銀蠲十之七而浙西以甦方公官京師

上嘗以郡守牧民長責綦重令廷臣各舉堪是任者公以陳清惠公名

上實未識面也清惠前知江甯府方以罪須繫未釋滿吏部尚書曰是何可舉雖署名安可上公曰公長六卿掌銓政顧畏首畏尾耶同列皆色動卒上之未幾

上特簡清惠守蘇州以舉主走書候起居稱門下士公卻其書曰吾以公舉豈以私耶竟不納蘇與湖接壤公姻好半在蘇往來過從未嘗通一刺也壬辰公以學士居綸扉重地

聖恩超擢報稱無所益自矢

上命八旗預支六年俸餉按季扣之閣中諸臣皆歎爲希世澤公曰

聖意以八旗根本地加意優渥然人情少則節用多則妄費今六年並

給恐貧軍隨手耗散六年期遠無以支撐更勞
聖慮耳諸公以殊恩不當阻其後貧軍不能自存
上特恩蠲之一如公料大學士蕭公永藻歎曰沈公誠老成知大體我
輩愧不及也常朝侍班
上嘗問浙江米價若何公對曰臣籍湖州聞浙西收成止六七分米價
每石一兩五錢較之大有年幾倍之時福建以災告將以江浙常平倉
儲海運賑之以公言輟浙運公每奏對多所陳獻還舍不言故知者絕
少
萬壽特恩開科公奉
命總裁會試公夙以文章負海內重名爲時宗工至是主文柄虛公評
隲窮日夜不息洎榜發名宿大半焉南宮墨裁癸巳後文體一變
國朝際太和極治之時士之鳴其盛者要皆昌明博大之音非主持者
別裁而賞識之烏能致此哉迨甲午年主湖廣試清風介節一如視學閩
中入闈後矢公矢愼楚士翕然稱之制府額公以潔硯贈行曰昔人載
石鎮舟予贈硯壓擔公笑而受之旣復
命值豫撫缺大學士安溪李公太倉王公曰忠勤清正當今無出沈公

右公曰人豈不自知某性急不容人過豈堪作大吏耶每廷議意所未愜歸輒悒悒曰吾年雖未及縣車位致三品旅進旅退何爲哉蓋公自督閩學日卽不以家累隨後官京師布衾木榻啜蔬茹淡蕭然如枯僧老衲非特澹無宦情不媿大隱卽室家妻子久已擯棄特以
主恩深重未敢歸守先人邱壟耳窮臘後奉
詔解職明年春束裝南旋蓋年已六十五矣歸而杜門御掃自號象餘居士公之言曰聖人作易於盈虛之故三致意焉而其要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人不能無動則四者如陰陽寒暑不能御而走也不寧惟是八卦不變則亦於八卦止矣乾一變而姤再變而同人坤一變而復再變而師自此以往陰陽互變而六十四卦之象成變者動也然則六十四卦者動之象而吉凶悔吝之所莫能外也君子守道動而无咎是聖人教人趨避之旨也余歷官四十年其動也至矣生平當官奉職恆惴惴不敢尺寸踰非敢求吉庶幾免悔吝焉耳今老矣
聖天子寬恩曲貸俾投老茅檐是動而之靜之象也且余年六十五於卦數爲羸厭占爲靜繼自今天假我年其斯爲靜之境而超然於吉凶悔吝之外者乎家居讀書不輟非好事問奇者不得見宗人姻戚概謝

勿通當事者無論也然同官舊好涖事斯土又未嘗不以民生利弊反覆告之相國蝶園徐公乙未開府兩浙於公爲同館稱莫逆以地方事諮詢公致書曰湖賦重而地窪湖俗詐而民貧賦重故畝之所入供常貢外豐歲之餘無幾歲歉則正賦恆缺近者加耗日增催科益急差役之暴橫奸吏之縣閣銀工之傾銷運丁之津貼蠹叢窟穴莫可窮詰民幾何不困哉唯在嚴飭有司少一分加耗即多一分正供也湖地卑下濱於太湖南自餘杭天目萬山之水注而北走以太湖爲尾閭春秋霪雨暴漲濱湖諸漊不能頓洩分流內地而內地支河淤淺者多乃橫決奔潰漫衍於平疇廣陌不可收拾矣故湖之苦澇甚於苦旱當檄有司於冬春水涸時實心督民各就其近者協力疏濬庶水旱無虞亦備荒之先事也湖鄰省會俗多詐鄰舍雞豚桑苧細故反唇奸民即挾之走上臺駕危題以聳聽上司爲所誑往往令有司窮治及奸詭畢露坐以不實之條而被誣者家已破矣惟勿聽浮詞勿縱奸猾庶獄訟息而民俗淳也湖民貧懦故不爲盜民而盜吏驅之役縱之也州縣獲一盜胥役匿一莊歲有獻月有奉一不遂凡遇盜案先拘而考焉民即欲改行不得也平時盜納貨以養吏事發吏庇盜以縱奸一案竊發吏已知主

名陽爲緝捕要索於事主者無厭吏欲飽而事主之所失愈益多苟且
結案而盜故軼矣此弊之在吏者也孤村荒野四無與援不逞之徒操
白梃挾利刃盡室劫掠此眞盜矣有司以盜案累考成抑之使改爲竊
循故事使訪緝而已爲盜者知官之固如是亦何憚而不爲哉此弊之
在官者也小盜者大盜之漸不可不亟懲之也相國以公言中肯綮檄
支郡率行焉公之言不獨福於湖之民也往者
車駕避暑熱河順天之密雲當孔道鑾輿往來必經焉見其城惡
命經之時城河諸大工每以在籍之曾使督撫及視學者董其事
上意偶有懲也久之遂爲例當是時部臣以例請
上亦以例遣城工之同事者十二人公與焉公聞
命馳詣工與同事者度險易相高下酌工力課板幹計所費二十萬有
奇公所任不及什之一然公素不問家人產在官仰俸而食家居饘粥
田皆高曾所遺無中人產乃盡粥之又稱貸於故交舊戚尚不及什之
二而破書故硯已搜括盡矣初公督閩學閩士感戴如慈父如嚴師思
所以識公勿諼者乃構清茗書院於烏石山將肖公而祀之公曰吾無
德於閩士重吾媿也是烏可公嘗以閩道學區寵山延平而下倡道者

不勝數乃特疏以請祈表章之

聖天子親灑宸翰爲額者七各懸諸祠以光寵焉始蒇事而閩之士有是舉公度羣情不可止乃命以公所請楊羅李二蔡胡眞七賢益以紫陽勉齋祀其中爲九賢祠閩士勉從公指貌公像於旁安溪李相國爲文刻石紀德至是聞公此役相率走祠下謀撾登聞爲公請命繼知同役者衆度不可以一人免又知公貧斷不能集事設匭於祠輸金以助士聞投匭鏹屬販夫菜傭亦以一錢納之曰吾爲淸官助乃環中丞門籲請疏諸朝中丞以聞

上命交工用鳴呼閩士之所輸一杯一勺曾何足以脫公於役而亦可以見公之入人者深而士之戴公者久而不忘也向使公負初心渝素節極其所至亦不過如是止耳則此萬餘金者叩囊底蓄足以辦亦何至風霜勞苦幾以身殉而身後之累無所紀極哉至於今士之思公者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其所以報公者至矣公固不以此易彼也工未半諸臣之共事者家悉毀乃相與請內庫借帑八萬而工幸成公之受事也繪圖於壁朝夕凝視心營手畫所以勞其心者人不得而喻也乃至炎歊奔走風雪鵠立窮邊荒塞閱三年不敢告勞神疲於內形瘁於外

公素耐勞不善病至是精力不支頻上逆戊戌冬工告竣未了者會計句考之事乃告歸病益委頓矣明年元旦猶扶掖强起北望叩祝越五日而竟不起卒之日語不及私唯言

君恩未報國帑未完死不瞑目耳嗚呼忍言哉公孝友性成念閔太夫人早背語輒淚交頤遇母黨恩愛逾等幼弟爲吳太夫人出太夫人沒公爲撫育成立畢婚娶授田廬焉春秋祠墓展謁必誠墓田租稅出內必謹性喜汲引族子弟秀異者月聚而課之評甲乙決進取若挾左券周卹鄉黨不靳餘力婚者助之斂者賻之又以族多貧不克葬置域爲公兆仿趙季明族葬之法焉先人敝廬悉推諸弟昆甲戌居吳太夫人喪猶僦屋以居也公讀書縝密小心謹飭家所藏丹黃都徧點注乙讀精緻嚴整點書微譌校讎不遺補官京師崑山司寇徐公承

詔輯一統志素契公以公需次委之集勘公每夜分不輟或請少休公正色曰豈以非吾職守聊且畢事也每卷成司寇輒曰經君手吾毋庸覆校矣性坦率無城府與人交肺腑洞見僚友過面規之無背訾者而謙抑善下於朝廷爲前輩於宗黨爲長老遇後進子弟奉手粥粥若折節論儕輩然鄉居短衫芒屩循行伯格審地之肥瘠度田之廣狹量畝

而考所入課桑而計所蓺田夫野老或相與爾女之則喜曰彼固不識
也禦寇之爭席何異哉一僮一杖率意而遊遇山林佳處輒流連不去
入武夷必窮其源登黃山必上其顛天都蓮華戌削數千仞人皆縮足
公直上八百級平步過飛梁上晾經臺呼山靈拜曰吾老當歸此山矣
故嘗有詩曰功名閩海三秋月心事黃山一片雲昌黎慟哭作書與家
人別以公視之非奇男子矣竊嘗綜公生平而私擬之未嘗有刻薄寡
恩之行未嘗有崖岸矯激之容未嘗有求田問宅之事未嘗有園林鐘
鼓之樂禔躬侃侃也容止恂恂也襟懷浩浩也局量休休也詩云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我公有焉惟公之立朝不在能言之列而遇事別白不
肯婞嬰故剛介如趙恭毅而深爲引重也作爲文章原本經術藻繢子
史故宗匠如徐東海而亟相推許也閩海三年清風兩袖公明之頌尸
祝到今顏曲阜之視學吾浙瞠乎後矣癸巳南宮得人之美於斯爲盛
至於今踐卿貳列高位者趾相接也魏柏鄉龔合肥之庚戌校士後先
輝映焉至於誠發於中義形於色奮然斷然爲人所不能爲言人所不
能言者則又與太倉相國志同而道一也其斯爲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與公仕宦四十年生平不名一錢守先人恆產無所增益庚寅秋六十

初度取而析之授兩子薄田之代耕者不滿百畝什器之粗畧者僅數具且訓之曰此皆先人讀書銖積青氈所遺吾膴仕數十年曾未辦此用自媿然愈於世之勢取豪奪者什伯矣兒曹無嫌其薄庶幾其長享之嗚呼詎知不數年及公之身星奔雲散靡有孑遺曾不如彼之勢取豪奪者之長子孫利後嗣也可勝言哉公所著有賜研齋詩存及左傳注疏纂鈔讀史隨筆明七律選今詩選選賦讀本若干卷配同郡閔景封孺人宜人恭人晉封夫人副室舉子二樹槐康熙壬午順天舉人授仁和縣教諭杜臣康熙甲午順天舉人

命往廣東知縣女子子三一適嚴民雍蕭山縣儒學訓導一適董浩康熙庚子浙江舉人一適姚之楝海甯庠生孫男三榮成榮建榮昌孫女六一適吳日暻一適鄭增一適嚴炳元餘字未行曾孫男三曾孫女二炳震分卑處賤何敢妄意操筆惟少侍公右請業辱公獎許肯讀書未忍一日忘而公生平行業震耳目所覩記者爲詳用敢不辭固陋件繫臚列以當甲乙之簿庶幾立言君子有所徵信焉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王公符別傳 陳兆崙代作

公姓王氏諱符字徵遠號淇波山東福山人也其先自滇宦遊於此因

家爲世以儒業仕進至公九赴棘闈不一得薦而被斥者再於時公年四十餘矣不得已循例注籍康熙五十二年授知雲龍州州治在萬山中蠻猺雜處不知廉恥禮義公至始興教化舊俗寖變五十八年課最擢知太平府太平古南詔極邊領流官四土司二十有一類皆宋元時山洞明初始闢其人獷悍難治而思明州黄而芸者在衆土司中尤號梟桀肆虐其下人又與各司相仇殺無已剽劫行旅取財内地商賈咸被其毒聚黨數千人鉦鼓旂纛漫山谷勢猖獗莫能制公白大府請禽治之不許公固請曰極知閤下慮之深也顧某區區惟恃
朝廷威德方隆不當令豺虎窺伺邊徼且流土皆赤子忍坐視所部陷水火中乎願假便宜得自處置不煩一兵不濟則以官徇之督撫臣壯其言遂許之公返郡密遣偵者廉得虚實乃佯以巡邊爲名徑赴明江而芸初聞郡將猝至大駭既乃聞輕裝單騎遂不爲備而循故事來迎入城止廨舍舍旁有鐘樓鐘以發號集兵公卽遣人斷其懸而仆之趣召而芸執之而芸出不意不知所爲其黨洶洶欲爲變公乃出懷中大府檄厲聲數其罪且曰罪止而芸汝曹皆良民各自安業敢有譁者大兵且至汝曹無噍類矣衆皆讋服有頃各散去公以而芸歸州人焚香

羅拜道左歡呼動天地公復遣隸密捕其尤用事助惡者數人具揭上
大府以聞於是而芸等抵罪其旁州愿謹順命者捐袍服以示奬異思
明之改土為流自此始龍英州土目趙雍城剝下無厭按治之雍城獻
厚賂求貸公集官民於臺出其金為州入償逋賦而置雍城於法以故
諸司感悅令行禁止為前此所未有雍正元年為同城武弁某飛語所
中罷任士民泣送者數萬人六年起知成都府至則首開濬李冰故堰
躬自相度督察以利農田旋以公坐台賍被劾
先帝以細故不足挂彈章令來京授順天府丞八年遷光祿卿領府丞
事如故是年山東偏災大發帑賑救公請捐雜糧三千石助賑十年兗
東旱復請往協勘皆報可而兗東之役督臣田以市恩濫賑密奏奉有
王符居心端直之
諭見
硃批寶笈中是年遷太常卿十三年八月
今上即位恭辦
山陵大禮皆稱
上意先後賚文綺有差乾隆四年罷七年十月無病而終年七十有六

誥封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元配張氏子柔辰沅永靖道前湖北按察使
從繩六合參將檢癸丑進士見任翰林院編修孫顯緒亦以丙辰進士
入翰林

太常寺少卿陸公紹琦傳　鄭虎文

公姓陸氏名紹琦字景韓號儆巖先世居嘉興東鄉之九里亭自明倉
官名珪者從居郡城始著籍秀水珪生律律生思賢思賢生萬里皆明
諸生萬里生公祖錫福錫福生公考贈文林郎翰林院檢討麟振皆不
仕公生有仁質少穎異能文章而韜鋒斂耀約己和物粹然有成人君
子之度明亡家燬於兵又年十六而孤垂四十年資課讀以養其母年
三十有九用廩膳生領康熙乙卯鄉薦又六年母亡已丑成進士入詞
館由檢討晉翰林院侍讀轉侍講終太常寺少卿凡與文字之任者六
壬辰乙未充
政治訓典及尚書館纂修官丁酉典試福建癸卯
命閱北闈鄉試遺卷是年秋復與纂
仁廟實錄未幾視學粵西凡二十餘年以忠勤奉職遠名蓄德積誠以
孚故在位無赫赫譽而尤悔蓋寡其為學使也粵西故邊徼士寡學試

者率不能成二藝
國初取士因其俗不爲革變而御慶太思諸府其初無應童子試者因
取他府州士充之謂之飛撥久之沿舊爲例試士無復有作二藝者而
假飛撥爲奸利尤瀾漫不可究詰學使者亦樂其便安之公至禁督立
絕或請以其事
上聞公曰此吾職也何奏爲用是士勸於學蔚乎其文觀聽頓易殊俗
咸慕田州土司岑某請立夫子廟於其土餽公金求文勒石公爲作記
還所餽金吏士民夷益嚴重公三年而公爲從來學政第一之頌亦徹
天聽矣既累遷太常猶念粵去中土遠外連琉球內雜夷獠宅山阻幽
功令張下不徧不悉嬰罪至死迷不得悟閔之乃具奏諸生宜講習律
令意爲粵士發也得
旨通行令著爲令太常典祀事公故執事敬至此益虔齊必遷坐變食
如古禮祀日事不屬委必親涖連日夕不少休時年已六十九矣往往
而憊懼不稱以老歸歸八年卒手書遺訓付其子立石墓側戒無鋪張
行述如世俗例內自言生平從不妄交一人不妄爲一事不妄取一錢
聞者信之謂爲實錄春秋七十有七勅授文林郎翰林院檢討例晉通

議大夫太常寺少卿配沈氏勅封孺人例晉淑人子一人樹本乾隆丁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孫五人繩祖太學生昌祖庚辰進士廣東羅定州牧超祖丁酉舉人憲祖發祖均太學生

論曰文後公五十六年生生五十九年始爲公立傳距公歿時亦已三十有六年矣而公三不妄之言至今鄉之人言自信而人亦信之者唯公一人而已讀公遺訓其與子曾子啟手足而曰吾知免夫者何以異哉

通政司右通政陳公履平墓誌銘　張庚　節錄

通政陳公履平字勉夫號坦齋宜興人定生先生孫也父贅商邱侯氏即家焉勉夫弱冠隨兄任來京師高安朱文端器異之會開營田水利于畿輔遂奏名以國子監生往任使勉夫履地相度知北地多不宜營田間有可爲者必詳勘地形水勢土性期于官民兩益不可者力止之天津一帶是已且密陳其弊於高安高安亦韙之乾隆初高安竟奏止其役云勉夫任水利五載怡賢親王保薦者三授吏部驗封司郎中時桐城張文和薦調文選司後遷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改工科給事晉刑科掌印皆兼選事十三年擢太常少卿其在部曹推授知府者

再在臺推授川東觀察使皆不拜
憲廟諭曰重慶五方雜處爲重鎮煩汝汝憚遠耶汝辭母老不有汝兄
在耶
上方震怒勉夫免冠頓首以慈母戀幼子實情對
上許之乾隆三年遷通政司右通政明年內艱歸勉夫方巡城時力劾
滿御史之不法者廷議削籍有
旨覆議得留任後掌納言有御史言兩廣督臣浚利下廷議多右督臣
者勉夫偕同官六人抗爭謂御史言是遂兩議以上時有七賢之目歸
時年僅四十有一竟不復出

誥授光祿大夫太常寺卿倪公承寬墓誌銘　邵晉涵

國家亮敷文德愼簡老成以詞臣入直
內廷尤重厥選錢塘倪公由翰林侍
皇子講讀二十餘年嘗洊歷容臺總稽糧儲迴翔卿寺然始終以文學
結
主知其誠愨詳愼之忱又足以孚其學倚畀方殷遽以乾隆四十八
年二月庚寅卒於位孤子時慶將扶柩歸葬謁余請銘余交公久雅知

公誼無可辭按狀公諱承寬字餘疆號敬堂先世從青州遷於杭曾祖元陛錢塘縣學生祖天駿隱居有惇德考國璉刑科掌印給事中鳳頌等處宣諭化導使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妣周氏暨曾祖妣祖妣俱贈一品夫人公少穎異日記數千言天性孝友逮事王父母能得其歡雍正十三年舉於鄉乾隆七年考取內閣中書踰年給諫公以奉使勞瘁卒於潁州公徒跣奔喪扶柩江還隣舟不戒於火燎將及公博顙驚號風輒返人以爲孝感服闋補官協辦內閣侍讀十七年成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不數月丁周太夫人憂公少時食貧給諫公遊四方太夫人紡績供食篝燈授讀輒舉古人嘉言懿行以爲教故公自少識趣開遠好講求有用之學迎養京邸退食即依膝下陳說今古時作孩笑以爲娛侍疾則匝月不解帶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淚盡繼以血其後遇忌日必哀號飭家接事言必稱先人居常守所教無改余嘗謂公之事親能以孺慕終其身云二十二年五月散館一等十二月上書房需人大學士史文靖公薦公人品醕謹學問優長奉

旨在上書房行走明年三月

御試翰林列高等陞右中允旋遷太僕寺少卿三十一年
特擢內閣學士明年授禮部右侍郎三十三年
命提督順天學政三十七年署經筵講官禮部會試知貢舉武會試充
正考官是年冬調戶部倉場侍郎公性精敏善決事然好持大體務自
韜斂遇事以身倡率不辭勞勩所至蘄盡職人服其誠太僕寺司廄牧
公句稽故牘覈每年孳生疲廢諸實數杜其浮冒見奉天司牧官開懷
與語無敢隱居官七載牧政以修其督學順天也公先嘗隨侍厥考視
學湖南多善政楚人至今稱之公乃遵循其成法躬親校藝引諸生几
案前娓娓與語因文而迪以行終日不倦諸生莫不奮激有聞而感泣
者歲科兩試前列及所錄童生多連取科第又莫不服公之精鑒畿南
順德廣平諸府俗多緩葬公引古人不葬親不服官之禮令未葬者不
與試申以期不率教則暫革其衣頂葬畢復給俗爲一變其維持風教
舉類此涖倉場一載正己以率屬積弊悉除公本有經世才持以縝密
故數歷胥有成績而在內廷爲最久誦法服習循循有方幅行止不失
尺寸獨居無惰容及總督倉場仍命於漕務之暇入直如常直廬在澄
懷園之近光樓樓前方沼有芰荷蘆葦槐柳之勝退直輒吟咏其閒夜

篝燈讀書仿古帖每至夜半周廬環衞之士望見樹陰燈火率指目爲倪翰林書燈公歷致通顯官卿貳矣稱翰林從其朔也未幾以內監高雲從牽連被逮先是公偕同官申侍郎保連名奏事待命朝房雲從適趨過申侍郎問爲誰公曰高太監雲從遽還走詢公公曰是申倉場會雲從以泄禁中語下獄詰所往來公亦以是語連及吏議重譴

天子稔知公廉公無他命以編修仍直上書房四十三年授鴻臚寺卿又明年授太常寺卿公疊荷

恩綸感奮激厲益勤於其職遇事必求無纖毫恨而後即安神氣大耗然鬚髮未衰步履如少壯今年正月齋宿中寒寢疾沉綿竟至不起斯則朝野同爲惋惜者矣公風度詳整不立崖岸當官則不少假借奏對每

嘉其誠實賡和詩文悉稱

旨嘗於行圍進鬬鹿賦文不加點詞理精密同館咸推服旁通繪事其書法尤爲人珍重片紙輒藏弆不知特公之餘技耳公有姊適吳氏姊疾嚼指血作文禱於神奔數百里爲求醫藥病遂愈後姊歿攜孤甥華至京師撫視成立廉俸所及分給宗族旁推及三黨皆有恩義故頌公

者遠近無異辭生於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乙卯其歿也年七十有二元配項夫人早卒繼配章夫人附貢生本仁女章夫人有婦德早歲以孝稱治家有法俾公無內顧憂慈以逮下與公相敬若賓先一年得末疾公歿一月強起上食撫筵一慟而絕生於雍正八年七月丙戌卒於乾隆四十八年四月甲子年五十有四男子子二時慶分發江蘇候補縣丞新吉公七十歲所生也女子子五孫一壽齡孫女一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某原銘曰

公以帶經世胄潤學懋文賡颺盛治爲鳳麟而雅志專屬輒慕朱文端之爲人持事以恪故大綱之悉舉雖小物而必勤晚始特達中更翔次而始終葆其貞純儤直清嚴列卿表率猗文端之等倫歟武林幡員湖水粼粼定論傳後從此貞珉

內閣侍讀嚴長明傳 錢大昕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甯人幼讀書十行竝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隨舉子夏二字令對即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

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運使見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

召試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即奏充方略館纂修官以書局在

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并入地丁項下內閣已票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勳曰雜項既經折色即爲正供若并去其名目異日如薪紅茶藥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不圖後生有此讜論即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傅文忠公恆亦器重之

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

蹕木蘭大雪中失槖駝并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篋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既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

耳勞以錢而遣之

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瑔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

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即正法羅已納正項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呈乞展限

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會試入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

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即詣貢院撾鼓求見劉公宣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闈恐無及矣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捐復赴補直隸屬員旣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卽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

俞旨令汪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纂修官長明於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

嘗奉
命直經咒館更正繙繹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輒進秩焉以父憂去
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喪後引疾不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
書三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吟哦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
應之無勌色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內賢俊不通
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
沅巡撫山西招至官齋為文字交因得游太華終南之勝詩文益奇縱
所得金石刻益富在秦中十載撰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
卷皆詳贍有法晚歲為廬江書院掌院卒年五十七生平著述有歸求
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
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白齋
金石類籤金石文字跋尾石經攷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攷五陵金石
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
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諧志凡二十餘種子觀晉皆以讀書
世其家
論曰予友曹學士仁虎有言政事可以文飾惟文學不可假借風節或

澂於一時而成惟文學非積久不能致予與侍讀交廿餘年聽其議論經緯古今混混不竭可謂閎覽博物文學之宗矣同歲召試得官者歙程晉芳魚門上海趙文哲損之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陸錫熊健男彬彬爾雅皆述作之選盛矣哉

王鳴盛傳 王昶 弟鳴韶附

王鳴盛字鳳喈嘉定人明司業逢年之後少敏慧弱冠補諸生屢試第一巡撫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受常熟王峻先後賞其才爲文銘經鑄史風發泉湧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歸蘇州時沈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俊皆師之門下以鳴盛爲最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上海趙文哲張熙純及鳴盛妹夫錢大昕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羣推鳴盛爲渠帥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于掌院學士蔣溥二十一年大考翰林鳴盛名第一特擢侍讀學士三十四年考試差第二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事竣還京以濫用驛馬被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者望風嚮至鳴盛又有江左十二

子苕岑諸集之刻聲氣益廣名望益深而鍵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往往賣文諛墓以給用餘則一介不取也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二月歿於蘇州鳴盛爲詩少宗漢魏盛唐排律則仿元白皮陸在都下見錢載蔣士銓輩喜宋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何景明李攀龍李夢陽王世貞陳子龍及

國朝王士正朱彝尊之詩服膺無閒大抵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先嗜王慎中繼倣歸有光擷經義之精奧而以委折疏達出之詩文集凡四十卷先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經學一以漢人爲師鄭元許愼尤所墨守所著尚書後案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於一史中紀志表傳互相稽考因而得其异同又取稗史叢說以証其舛譌前人糾繆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摭撫也晚作蛾術編有說錄說字說地說人說物說制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十門共九十五卷亦以淵灝稱於世弟鳴韶字鶴谿少從兄鳴盛遊學日進兼工詩畫爲古文以淸簡爲工兄奇其才責以制舉業鳴韶謂人曰兄固愛我不知我名心素淡也爲新陽縣學生時鳴盛已官翰林鳴韶獨晨昏侍父母閉戶研究典衣購書額其堂曰遜

野旁闢一室縣蓑笠以見志嘗自作蓑笠軒圖少詹事錢大昕視學廣東邀與偕往途中遇名勝必往游有記程詩若干卷及歸遂於遜野堂授徒講業以終著文十卷春秋三傳攷十三經異義攷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共若干卷鳴盛攷江左十二子詩以鳴韶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

光祿寺卿伊君朝棟家傳　秦瀛

光祿寺卿伊君雲林沒於揚州官廨子揚州太守秉綬不遠數千里寓書於余請爲君家傳余向官京師嘗識君於從兄濟園齋中太守君又與余習素聞君淸德長行不可無傳君姓伊氏名朝棟初名恒璜字用侯號雲林甯化人官順昌縣訓導耿逆之變僞將軍徇甯化被繫不屈名某者君曾祖也祖某父某皆績學不遇君幼嗜學卽爲其鄉雷翠庭先生所器君自見翠庭先生靜存動察言笑必於禮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旣丁外憂毀瘠過性家雖貧謝交游弃競母在或不能具飯佐以菽自登賢書逾十年始成進士官刑部主事時諸城劉文正公方總部事心重君將特薦而文正沒尋丁內憂哀毀一如喪父時漳浦蔡文恭公往臨其喪歎爲純孝服闋再補刑部主事君心慈而言訥不能與時俯仰敝車羸馬人多匿笑之而遇事意有不可必力持之司不得則爭

之堂上官雖牴牾不顧歴本部員外郎郎中擢浙江道監察御史轉掌
浙江道遷戸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少卿遷通政使司參議再遷鴻臚寺
卿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君自御史不數年游躋卿寺皆由
朝廷特擢君感激知遇每
召見屢有陳奏尋以疾告會太守君方爲部主事許在京就養無何太
守君出守惠州迎到官屬歸善匪徒陳亞本者謀不軌太守君密請提
督發兵不允君令太守君以計擒其魁而博羅陳爛屐四者又將爲亂
總督某公至太守君又請某公發兵提督誑某公以分謗不發兵如故
請益力激某公怒劾成軍臺將行而君心不平以粤東搆亂皆由提標
兵草疏將上之而以疏稿示當道遽摘疏中空詞飛劾有
旨落職究問會某公自裁代者至旣廉得其實獄以平反奏入還君官
而太守君得免成閲二年太守君捐復原官授揚州府知府適大水淮
揚之民流離載道太守君在揚處脂不潤理災政一以實皆君教也卒
時年七十有九生平工於詩又務窮經于毛鄭諸家皆能通其義著有
雲林詩稿若干卷南窗叢記八卷
論曰閩自李文貞蔡文勤兩公皆宗程朱昌明正學而雷翠庭先生繼

之君承學于先生故所得者最正生平務實踐謙和恬素粹然盎然雖立朝無赫赫之譽而教其子以成其名施之於事固無媿爲士大夫廉隅不立子弟無所師法至隳行敗名而不恤如君者又可多得乎哉

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卿銜范府君毓馪墓表　汪由敦

士大夫當國家清晏各出其智能材諝求效用當世其顯焉者訏謨廟堂布列有位下至奔走一官一職外而折衝禦侮闕一人則一職不舉此世所其知也其爵未班祿未受奮竭才力而深有裨於國家緩急之用非表著其功伐人未之知也輪轅輗軏一不具則無以勝重載帆檣棹楫一不利則無以涉大川天下之大國家庶事之煩且賾其所需于用豈渺聞淺見者意度所能及哉若介休范府君芝巖其功次可最也范氏自至剛者明初自介邑徙居張原村七傳而至府君祖肖山公家大起市易邊城以信義著

國朝定鼎初

召至京師授以職力辭因

命主貿易事賜產張家口爲世業歲輸皮幣入

內府子德淵繼之中歲感疾歸府君代其事府君諱毓馪字芝巖德淵

公第三子也以府君弟毓禮貴祖考並贈封中大夫祖妣鄧氏牛氏妣
任氏繼妣任氏並贈封太淑人又以府君弟毓蕎貴曾祖考諱明公暨
祖考並贈驃騎將軍曾祖妣張氏暨祖妣妣並贈封太夫人府君生而
穎異性篤孝旣長卓犖瓌偉忠實能任事承祖父遺業曉暢邊地阨塞
險易蒙古諸部長往往知府君名謂府君魁傑才也親族內外藉府君
衣食者數十百輩府君一見悉知其人才具短長敏鈍程才而授之事
事無不舉燕楚交廣諸大都會多所置辦從府君口授指畫雖身其地
者弗能易察虛實數千里外無遁情生平坦肝膈示人人人樂爲用其
能集事多類此康熙丙子丁丑閒
聖祖仁皇帝有事準噶爾官軍餽餉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後期
苦不繼辛丑西征官運視前值爲準府君熟籌之曰三之一足矣遂以
家財運饟萬石增察漢叟爾軍費一如所計刻期至無後者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討策凌師出西北兩路籌饟孔亟怡賢親王知府君前運
餉有成效以府君名薦立
報可府君感
上知遇悉力自任計穀多寡差道路遠近以次受値曰洪郭爾鄂倫曰

鄂爾坤推河曰塔木爾曰查克拜達里克蒙古爾拖羅海曰烏里雅蘇泰曰格爾曰察漢叟爾而以科卜多爲最遠其值自一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其先後籌運米石有請於察漢叟爾官倉存廒借支補運者有請於直隸山西州縣及湖灘河所倉粟支給而輸其值歸司庫俾出陳易新者有頓遞于羅鄂波沿途支給者擘畫悉中機要計部一如所請不少掣其肘府君益得自展布車輸駝負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資裝芻糧鞅靽率先期集辦臨事咄嗟應手得經窮荒沙磧不毛之地崇山沮澤作屏夷治接軫銜尾幕府所在儲胥充裕軍得宿飽前後十年所運米凡百餘萬石所省大司農金錢六百餘萬較最先所定值不啻百億鉅萬矣辛亥壬子閒寇犯北路所失米十三萬餘石牛馬橐駝稱是

憲皇帝命據實報銷府君以軍興亟不可懸待復補運如所失數費白金百四十有四萬不以上計部至大兵既撤所運科卜多米胥改輸近地計部槩以近值核銷運戶前所受遠值當追繳府君曰運戶悉窮子所受值隨手罄改運已無力況追所受值乎且追亦何可得也即如所改地償其值而代輸所應追者二百六十二萬餘兩先以歷年應領米

鉛價九十餘萬兩扣抵餘立五限輸計部乾隆三年奉
命採辦洋銅運京局以抵分限應輸之數又奉
命採薓烏蘇里綏分歷三年所入視前爲多迄不敷成額八年部議以
應折薓價及所逋運値凡百十四萬兩有奇悉辦洋銅輸西安保定湖
北江西江蘇五布政司備鼓鑄銅產東南外洋長崎諸島賈船風颿出
沒洪濤巇嶼中倭夷居奇留難承辦官羈不得如額指爲畏途府君曰
吾受
恩重此吾分也立遣人駕巨舟赴洋採辦其始終任事不擇險易類如
此以雍正七年
特恩優敘予太僕寺卿銜再加二級章服同二品前此所未有也十一
年以部案波累側職而所供辦悉如故嗚呼財用之關天下計也大矣
懋遷有無化居見於典訓而薰風之曲不諱阜財其在周禮冢宰九職
六曰商賈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聖人經世之用未嘗不寓
於此而拘迂之士當官以流品相矜倘稍有緩急騰空言而無濟實用
長才無以自見事以僨敗而疲民因之益困可勝歎哉視府君之受
厚恩有以知我

國家因才器使善用其長委任當而無遺賢有如此而府君之智力誠亦有過人者葢兩得之矣府君之歿也少宗伯梁谿秦公爲之誌孤子清洪奉其文來請墓道之石予雖未識府君面而秦公端人也其言核其文於府君生平善行不具著著其運籌餽饟有禆軍國之大者亦與史法合因爲之纂次俾揭諸阡其配祔卒葬年月子姓婣戚具載誌中亦不具述公子四人清洪戊午順天舉人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加五級誥授中憲大夫清注丙辰恩科順天副榜貢生候補中書科中書舍人清澳戊午順天舉人清沂丙辰恩科順天舉人皆嚮學以文章取科目能世其家云

謹案范太僕未任實職於京外官無可類聚今據贈銜附存九卿之後不以時代爲序也

碑傳集卷四十二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

十七

DS
734
.C56
V.17

碑傳集卷四十三目錄

翰詹上之上
劉修撰子壯傳 金德嘉
翰林院侍讀施君閏章墓表 毛奇齡
附錄二十則
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曹公本榮行狀 許東
附錄七則
唐太史夢賚生壙誌 高珩
又附疏 節錄
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張公湝暨孺人劉氏墓表 耿介
又張尙若傳 同上
耿宮詹介傳 竇克勤
又耿逸菴先生傳 尹會一
吳先生偉業行狀 顧湄
內翰林秘書院學士降補侍讀學士胡先生統虞墓誌銘 宋琬
紫霞先生高珩傳 唐夢賚

嘉興錢儀吉纂錄

翰詹上之上

劉修撰子壯傳　金德嘉

劉修撰稚川先生黃岡人也諱子壯字克猷其先江西清江人遷黃岡團風鎮四世而生贈公贈公二丈夫子伯克章先生其次也贈公暨太孺人蚤卒先生鞠於季父髫齡穎慧讀書一目數行下屬文奇肆甚弱冠登崇禎十三年賢書洲居有文昌閣先生下帷其中博綜六經左氏公穀史漢暨唐宋大家書戶外事不聞也順治六年成進士廷對策萬言其略曰

陛下統一海內子惠元元隆祀典以達孝廣試額以求賢罷廠衛以盜人去宦寺以謹始近且勤召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挾書之禁寬隱匿連坐之條亦既湛恩汪濊寓內嚮風矣然猶發德音下明詔廣覽兼聽取法上古此三公九卿之任非臣草茅新進所能及也然臣愚述所聞誦所學竊以為二帝三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講學為明心之要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請經筵講讀致知而力行之以敬為正心之

功以誠爲復性之道以仁爲成己成物之全復古者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諫官仍得于仗下封駮上下情通滿漢道合宰輔不僅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其中心隱微皆可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由是蠲荒賦以裕邦本并屯衛以杜隱占清釀成之源弭禍亂之萌以消寇盜立滿洲學設教習以同風俗敷文治斯享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厚載無疆之福者將在茲乎

天子覽之大悅於是臚傳第一授國史院修撰如經筵滿洲學教習屯衛諸大政悉著令甲次第舉行之八年分校南宮得二十有二人皆天下知名士尋請告旋里明年疾卒享年四十四元配張先卒繼曹侍讀學士曹公本榮姑也子孫茂甫二齡先生天性孝友諸父伯兄沒弟姪五六人孤弱拊而訓之婚娶成禮雖亂離不苟也常過崑山令雅與厚善願以千金爲壽有小吏獲罪急請救用將嫁女質數十金餉先生先生聞而止之吏恐解脫不力因諭之曰毋恐不費爾一緡也入白令令不可則曰第貰吏罪即拜賜千金矣令不得已從之吏得脫而女婚以全然終不以告人也邑子某遭兵亂妻被掠至京爲貸百金贖歸後生數子戶口大蕃息南歸抵家垂橐蕭蕭如布衣諸生時性端莊嚴恪不

間米鹽淩雜而覃精論著制舉文湛深經術門人陸進士鳴時刻以行
世至今傳誦之初肄業文昌閣省身惟謹旦晝所爲夜必焚香以告蓋
數十年如一日云曹夫人拊孫茂成立今安陸府學訓導孫永錫純錫
且繩繩矣

金子曰余讀稚川先生對策竊謂經術爛然矣迺歷觀先生生平抑何
恂恂篤行君子也名冠當時慶流後裔有以也夫

翰林院侍讀施君閏章墓表　毛奇齡

上之二十二年侍讀施君死于官將擇月日歸葬于宣城城南之牛喜
冲以病臻時會與予泣訣屬予爲表墓之文而恐失記顧檢討高君知
狀至是檢討帥孝子彥恪來再拜述君命予思予與君締交有年今又
同館微命猶將以哀詞重誄其生平况君命乎君諱閏章字尚白宣城
人順治己丑由進士授刑部主事當
世祖章皇帝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徽號頒赦天下君奉使廣西諭定南王于桂林王爲君治裝發
樓船灘江送君君辭之會永明兵犯桂林殺定南王而東略地及平樂
君還至平樂聞變哭王于官亭將嬰城其守尹君揮君行曰君使臣無

嬰城理君乃行抵家以承重居吳太夫人喪三年服闋補員外郎大司寇劉君重君名一切部事皆屬君君引經折獄所平反者盈十百而大憝終無倖者會

章皇帝右文拔曹郎尤者充學使御試得七人而君爲首因提學山東君嘆曰吾世嫥理學三傳而皆絀于諸弟子吾一旦抗顏爲人師進退學者吾惴焉吾敢以俗學負家學哉故其取士必先行而後文且所在講學重儒術嘗過鄒平謁伏生墓觀其祠堂壁間所畫鼂錯受尚書狀慨然久之臨去垂涕示諸生謂經學已絕其授受宜亟如此已奉

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故殘破袁無土著民聽流民占籍墾土而集其壯者萬人曰麻棚吉閩閩家聚文昌折桂兩鄉多保險吉水令捕其梟長髮廣袖檻車膠軍門君陳兵擬鼓金若赴市者叱縛其人屠首髮割其所衣廣袖衣而盡釋之予約令悔罪能招致諸所與者得不死其人流涕願如約于是自爲文使持之諭兩鄉民兩鄉民感激爭請得一見君歸命而麻棚之在袁者亦散去方是時永明兵猖狂轉餉最亟御史以逋賦檄君征輸君乃作勸民急公歌垂涕而諭之遍歷崇山峻谷間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阬嘆竹源阬諸篇以告當事當事咨嗟

比之元道州之作舂陵行而民亦輸賦毋敢後君乃務休息每日昃一
視事但對閣皂山支頤賦詩築愚樓于官廨之傍環以橘柚暇即與過
客登臨其中出入屏干掫行部所在設講堂講學學者無大小從之如
市會廷議裁諸道使民留君者咸醵金建龍岡書院如祠君請君講學
三日去初君駐臨江有清江環城下以其清也民過之者咸泣曰是江
如使君因改名清江爲使君江至是民送君使君江上不能別復送君
至湖會湖漲君所乘官舟御史所贈物也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塡之
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康熙己未
上初開制科詔丞相御史及諸郡縣舉天下學士備顧問者三相上君
名
御試授翰林院侍講充明史纂修官會日講員闕
上親出君名令補忌者沮之辛酉典試河南明年陞侍讀奉
命纂修
太宗文皇帝寶訓時筆札旣煩復以哭叔父訃時過哀毀神氣澌散值
望日朝下端坐草馮恭定傳自午迄酉移按就欄隙草罷不能起左右
掖之至榻問若形存者然而卒無病越數月沐浴卒君數世以理學顯

祖諱鴻猷會從陳九龍先生暨石城焦澹園吉州鄒南臯游既死號中明子中明子子二長諱砉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稱述明公則君父也君生而仁讓于物不忍好自下勤學而博于酬接口吃艱語詞顧論理便便聞忠孝事及騈人才士有失職者輒感憤忼慨涕泗隨語下嘗與同邑吳君赴春官試吳有老母下第君已在第中相持而泣一若與之俱擯者友朋窮無歸疾病死喪自經給膳療以及殯輁必周必具嘗禫服營友人窆慟如天倫且有梓其遺文碑其壟買田置宅以贍其子若姓者平樂守尹君嬰城死其子三十未娶君為娶之君嘗曰吾去平樂時放舟中流迴望尹君送予還其前後伍伯忽歡走旂蓋散盡獨一舉眇眇隨決背沒吾至今思之而痛于心方君之道平樂也吳太夫人踰八十日計官程思以羸日歸侍太夫人而太夫人適以是年死然而猶幸及歸侍者初述明公孝日與君母馬夫人謀所以事吳太夫人吳太夫人偶病疾以為失溫叱馬夫人歸其家而馬夫人卒君初字屺雲以是也其後述明公悔之然亦卒君從鄉薦還謀與叔父砥園公歸馬夫人主祔廟而重傷父心將俟吳太夫人命祔之惟恐吳太夫人將一日不懌可如何至是使歸會覃恩贈馬夫人為宜人賀者

在門君以手據地號哭句吳太夫人命吳太夫人命設豆上坐而坐述
明公主于其傍食而囑之且令爲文告于廟太夫人白首親挈馬夫人
主同述明公主入祔焚黃贈宜人當是時君手據地行伏主前號哭不
起左右皆哭賀者徬徨不敢進爲之罷賀乃事畢而吳太夫人始減饍
若有待者君家世孝友述明公兒時侍王父食食肉退而見吳太夫人
以鹽虀膠筯驚且泣嗣後王父召之食不往王父怪問故嘆曰新婦有
孝兒遂倂賜肉君少孤育于叔父砥園公已就外傅冬月隨羣兒履冰
砥園公杖之而逐居塾外之土山寺塾師王君中明公老友也讓曰兒
一孤而忍出之砥園公泣曰正惟兒一孤故然也雖然命之矣乃親就
寺抱而歸君嘗官湖西砥園公視君君跪迎之有不悅必服冠跪終日
俟其解乃起自中明公歷世創義田不就君仕無羸財獨積俸置義田
二百畝繼其業君好忘分友天下士天下士多歸之典謁日入剌雖臨
事必屏去趨迎與談移日景非語竭氣敗不忍已後進有佳士力奬誘
以成其名至所在善行興舉利濟其事煩不可得而載也君爲文數易
其稿客在座卽諮之推求施易或竟體無原稿字者要其文一歸于正
雅其講學以體仁爲本子二彥恪能世其所學乃爲詞曰

惟君先閥起自石渠粤至尊道建坊于閭懿則代嬗以孝友于歷世而
大爰產斯儒當其通籍陳汝臯事賦白雲詞于赤棘下
朝重儒術予觀學使程文自齊講德于魯中秉玉節分藩湖西創瘍之
後以煦以嬉獨其介節餔饘茹藜過清江者泫然而哀乃者
天子由制科召置之講讀式是來學云何前史編纂未就特乞撰紀如
歐陽九以玆筆墨雜置籓溷手足皸瘃況戀親串于是哀樂中年大傷
迄暮而衰亦惟其常君之文章已貯石室君之德業堪表象闕其澤及
人戶口能說剏其世學昭于月日令啟輿旐將還故阡琢石載事繼之
以文惟愍石褊載罔克全謹標槩節以垂墓門

附錄二十則

大父鴻猷游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父詧叔父譽兄弟孝友內外
雍睦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湯斌撰墓誌銘施詧字遠明兄明史孝友傳
公勤學好問寛和而善讓其學主於體仁而文章製作極其醕雅高詠
撰行狀
授刑部主事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復推求常至夜分諸卿大
夫素以公嫺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藉藉言公可大用矣湯誌

大司寇瀛洲劉公主部一見即引與議論悉合嘗謂諸曹郎曰天道神
明人不可獨殺若殺人當論者則不可赦君但見重囚被鋃鐺囊三木
以丐生亦曾見有血肉狼籍跪伏其傍者乎此意惟施君可與語耳公
用是益自發舒所全活至數十百人而大奸亦無得漏網者高狀
世祖選尚書郎資望深者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
擢提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
浮風氣爲之一變其應
御試也大學士安邱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
黜落劉公詰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湯誌
湖西道轄臨江袁吉安三州時西南用兵徵饟急歲飢有司坐逋賦失
職者相望公奉軍符按部督促作湖西行其辭曰節使坐徵斂此事舊
所無軍糈日夜急安敢久踟躕昨日令方下今日期已逾攢巒馳四野
蕭條少民居荆榛蔽窮巷原田一何蕪野老長跪言今年水旱俱破壁
復何有永訣惟妻孥歲荒復難鬻泣涕沾敝襦腸斷聽此語掩袂徒驚
吁所嗟務敲扑以榮不肖軀國恩信寬厚前此已蠲逋士卒待晨炊孰
能緩須臾行吟重烏咽淚盡空山隅新淦縣東山有大阬民阻險爲盜

公召其父老諭以利害衆皆泣陰捕其豪十餘人餘黨悉受命作大阬歎其辭曰叢山如劒戟灌木蔽嶔岑其水獨南流谿谷皆阻深山民鳥獸居不馴非自今追呼敢逆命兵革踵相尋未能靜伏莽火烈悲焚林殺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蚩蚩亦赤子念爾爲沾襟招手語父老鴟梟懷好音宿逋既累歲敲骨力難任民頑貴吏拙素食慚官箴何時息哀嗷引疾投吾簪大阬有盜官檄竹原諸阬民捕之逸其渠已而盜殺竹原民殆盡公憫之作竹原歎其辭曰殺虎防咥人芟蔓莫留根留根終詒患傷心不可論竹原數百家今餘幾家存竹外有原泉血流泉水渾羣盜故比鄰姻亞如弟昆反戈相噉食收骨無兒孫煢煢數寡婦零落依孤邨凶年艱半菽撮土招遊魂人亡畝稅在淚罷還聲吞彭紹升良吏述

吉州白鷺書院明羅郭鄒諸先生講學處公餘大會以存誠立教學者宗之偶會期有數人具辭請質先生曰此講習地聽訟自有官署也俱就坐講長幼有序云人家兄弟往往不如朋友以近而不相得也其不相得者皆以財起見昔人言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以田屋妻妾皆我所得主更置無難至兄弟則父母之分形我身之羽翼又非已力所可致

故順父母在和兄弟世人奈何厚薄倒置視同氣如仇而意氣交遊動稱膠漆生死又何重也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喜即見鬩牆者亦心動以爲彼尙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同堂皆悚然忽末座二客相抱大慟各出袖中辭焚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聖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產爲祀田 施氏家風續編

講學臨江景賢書院問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彼豈甘禽獸答曰予學未至恁地然推先中明子之意 中明子公大父 大約順逆二字即存去之主腦孟子口之於味章謂性爲命即徇欲所謂順而下達不謂性命即復禮所謂逆而上達順易逆難君子堅忍精進獨爲其難所以存之也學者皆謂此論如撥雲見天 同上

先生分守江西政聲藉甚公議以爲不日當晉開府忽遭東閣蓋安邱相公當先生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 全祖望愚山年譜序案此條與湯文正公誌語不同蓋文正作誌時猶有所諱

自臨江裁道缺歸臥寄雲樓有終焉之志鴻博之舉非其意也

御試後有謂宜稍講求者先生笑謝之且曰吾豈惡秩之祟所懼者官

高一級卽人品減一等耳　梅文鼎述

儀吉案全祖望愚山年譜序謂馬太宜人事實在舉賢書時而墓表以爲歷仕得覃恩之後以西河爲誤予考本集六月十八日先祖母生辰追悼成篇詩自注云祖母屬纊時章奉使粵西又詩云猶憶歲在寅休沐値今日母衰久喪明孫病亦黽俛强起奉母觴舉酒含淚啜哽咽相慰勞豈謂卽永訣先生己丑觀政刑部卽歸庚寅家居辛卯赴補是馬夫人祔廟當在庚辛間非自粵使還時矣李澂中撰傳與毛所述同皆誤也公子施彥恪曰曾祖母吳太君嘗欲置一金簪不可得先生奉使粵東得寸金卽爲置之將歸奉而太君沒終身隱痛後歷官參議例服起花金帶泣不忍御以銀爲質焉此事亦可爲公粵使還不見吳太君之證

公有蒙師劉伯陽中明公好友死無子死無子公葬之中明公墓旁歲時使分祀焉高淯邢孟貞江甯顧與治宛平楊商賢皆公文字交也邢顧之沒皆經理其喪刻其遺文顧無子邢惟一孫以屬高淯令買田贍之商賢尤酷貧死江南公爲礱石志其墓嫁其孤女以遺集屬於盧陵藻藻又卒公嘗以爲恨焉其先官山左時有李夫人者宦族與女流落

東萊爲追責者所迫將質女焉以告公則公同年李顯女也顯吳興人官粵東卒無子夫人與女艱楚萬狀公爲理其責而資送之後十五年公游苕霅閒廣陵宗鶴問過訪曰某近且娶李氏矣詢之則顯女也大喜卽偕至其家夫人出拜且泣至不能仰視由是士林益義之趨者日衆爲德於人益不可勝數也 高狀

自庚寅後宦京師山左江右及里居或出游每講學不倦曰先世不言而躬行至中明子講明性理善與人同予小子未能繩武徒文藝弋名使當世目之爲詩人殆先世之不才子然此固祖志也一息尚存不敢稍怠耳 家風續編

嘗慨文人不護細行爲世口實因取古之文人近道者嘉言懿行集爲一書目曰文人盛德 同上

愚山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 池北偶談

嘗信宿先生所每寢時必周眎蓐枕良久乃去晨興則又來寢所詢夜來寒煖賓客留者頗多舟旋皆徧然視客寢後仍至砥園公所 譽字瓞園 語

移時命之退乃退夙興亦然皆先至祗園臥榻請安或并商本日所行事乃退至客館也盡日以爲常 梅述

撰朱陸異同略曰道原於天維皇降衷於民厥有恆性所謂天命之謂性也而率性爲道性不麗於空虛修道以教教必兼乎人事凡古聖賢所爲垂世立教者皆修道以復性之事也夫子無行不與而罕言性與天道豈不樂語人以最上哉天下上智少而中人多其教以文行忠信言惟詩書執禮使之循循下學由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上之可至於聖次之不失爲賢層積既久一旦渙然冰釋有不自知其然者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可以躐等而頓入也陸子以不世出之豪傑獨爲直截簡易之說以爲直見此心萬理皆備千聖悉同無假乎外求旁騖兼容并包致者致此格者格此充塞天地而不懼橫亘宇宙而無窮此其說與夫子之一貫孟子之收放心誠有同原非陸子創論也然直舉本體屏絕詁訓遂以講學爲異端以鑽研六經爲故紙以學問思辨爲支離充其說遂將棼六經罷講習相尋於閉目冥心之地而後止則其說亦太甚矣朱之說自博而反約由下以達上所謂自明誠者也陸之學卽約以該博卽心以具理所謂自誠明者也由朱之說致知格物豈

其馳騖廣覽而不求諸心者乎陸子卽從而矯之其能高談性命塞聰蔽明廢書不觀乎吾又知其不然也吳艸廬嘗辨尊德性道問學矣夫不尊德性所學何事不道問學德性又安在二賢之敎未嘗不相成而卒於相反互相訾詬其徒又加厲焉黨甚洛蜀戰等元黃則亦學者之過也 學餘文集

復孫徵君鍾元書云姚江立敎有間涉禪語處其徒從而張之致滋口實然致知良知語本孔孟姚江從萬死一生中體驗得來正大有攻苦在學者循聲失實空說本體咎在不致其知非良知之罪也姚江之說曰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施於下是致知何等知行合一但單提此說便覺一切記誦學問可廢未免偏枯此是朱陸之辨其實尊德性未有不道問學者 同上

與所親書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敎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同上

先生造詣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同道同德不相上下魏湯二尚書雖未竟其用然尚揚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則以遭摧挫而愈顯先生於其中最爲闇淡又以工于詩古文詞世人反

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倘有如李巽巖李文簡公合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譜者必班先生而齊之全序

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曹公本榮行狀 計東

曹先生諱本榮字木欣號厚菴湖廣黃岡人以明天啟元年辛酉八月二十九日生以順治五年戊子舉湖廣鄉試六年己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八年授秘書院編修十年陞右春坊右贊善尋陞國子監司業十一年陞中允十二年充日講官十三年陞秘書院侍講尋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取舉人萬嵩等二百六人九月充經筵講官冬以失覺察同考官不法事降五級十五年九月

特旨復級十八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十八年甄別謹慎稱職改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元年考滿稱職

賜表裏各一三年請假回籍遷葬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揚州年四十四六年四月其爲考官時所取士計東再遇先生子宜溥於揚州手授公行述一卷命東爲狀又三年庚戌東將屬草適閱邸報讀刑科給事中張維赤請急舉經筵日講一疏內追述順治十五年九月

上諭吏部日講官曹本榮侍朕講幄日久著有勤勞著復原職級云云
於以見
先皇帝稽古典學久而不怠所以軫念講官者如此東讀之泣下伏念
先生之沒七年于茲矣先生篤志聖學特以樸誠孤忠上格于天蒙
聖主非常之寵遇數年以來其事漸遠懼將失傳幸
今皇上克繼鴻業復舉經筵大典俾得追述
先皇帝眷念講官之旨以進於是先生講幄之勞始煌煌焉著於天下
是先生雖死而不死也嗚呼當先生之客死於揚州也天下之士無論
識與不識莫不歎息謂天下失此人師而獨蘇門孫徵君哭先生謂商
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其言誠不
可易也當武王克商之後使非箕子蒙難正志述洪範以授武王則是
禹湯之傳幾乎熄矣元世祖之時使不得許魯齋修朱子之正學倡教
于北方則程朱之傳亦幾熄矣自喪亂以來程朱之旨蓁蕪日久
本朝順治六七年之間亦未有究心聖學昌言啟沃者也使非我先生
玩索性天之微奧釐定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倡率後
覺則其後亦無足以備

聖天子勤學顧問使大道復昭然於天下也凡此者皆守絕學於草昧經綸之日舉世笑爲迂遠不切之務而皆得聖賢之主以成其志可謂幸矣顧獨先生中道早世使不得竟其志爲可哀也先生始爲童子時于父篋衍中竊見王陽明全書晝夜探索至廢寢食常屏跡山中夜半月出鹿鳴雉雊之聲接于耳先生坐至旦怡然有得及爲庶吉士遇館師胡此菴方講示明善之旨先生每聽其語喜曰何其似王文成也因與往復討論此菴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與子何益先生由是益研究不釋每兀坐深思之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在是而無疑也趨質此菴此菴遙望見先生大喜曰子今有得可以教人矣先生家素貧其自庶常官編修司業也僦居黃岡會館中三年四壁頹墮不蔽風雨布袍菜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容語先生曰今詞林在京師一兩年即請歸里盛冠蓋騶從出入輝赫爲親族交游光寵子何久京師自苦若是先生笑曰吾將以爲學也學貴澹泊明志使吾學有成一旦得以致之吾君使吾君爲堯舜饑寒困苦非所惜也聞者莫不笑先生之迂旣

先皇帝親政不二三年俱如先生志蓋其志素定也爲司業時日夜以

正學教成均子弟崇正堂冬至日會說及刊白鹿洞學規嘗迪後進所
造就人才尤盛其應詔上
聖學疏千言不具載載其大略云
今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聖聽
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深
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旣定
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諭四載
世祖皇帝益勵精求治右文稽古拔詞臣有學人品端方者充日講官
先生與焉自是日侍講幄
世祖皇帝晝理萬幾夜勤誦讀時時與一二近臣論辨疑義先生問無
不對對無不盡起居未及注外庭不及知惟
世祖皇帝及一二近臣知之嗚呼休哉先生之爲考官也
世祖皇帝以順天爲首善重地特簡先生主考以中允宋公副之固有
忌者矣後復有蜚語觸
聖怒先生惟日夜懸孔子像對之涕泣自咎待死而已賴

聖主察知先生公忠無他罪狀與宋公俱從輕奪五級不踰年
特詔吏部復原官寵眷如故旣遭鼎湖之變先生擗踊哭泣嘔血遂病
病于京邸二年始得請歸舟中每念
先皇帝厚恩未報輒痛哭語子宜溥曰歲在龍蛇子其已矣夫其病革
於揚州也東自吳門冒冰雪疾趨侍湯藥先生患中滿腹堅脹如鼓見
東至喜動顏色指以示東曰昔許魯齋亦以是病死時有朱彥修且不
能救況汝學問不及彥修乎氣喘急然猶教東窮理盡性之學曰當知
此道最簡易勿過求之苦難歿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日影方中危
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之資會其爲司業時所賞識士陳祚昌守
揚州爲治後事乃得歸其柩然無家可歸乃僦居武昌謀葬事生平所
著書自五大儒語要諸書外有居業錄一卷此先生初有得於道之言
非定論也有門人盧傳者附以雜著刻爲書紳錄十卷東與先生諸及
門胡兆鳳輩以爲非先生志今其書已行矣兆鳳輩有切問錄一卷多
載先生論學之語未行世又先生手定詩二卷甲辰春手授東東以授
先生弟子孫光祀序之亦未行世大約先生之學其始入也從陽明致
知之說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觀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

文清與象山陽明並行不悖及二溪擇編之後附以陳白沙可以見大略矣其教門弟子也亦以程朱及陽明說因人天資所近而誘進之有從事禪學者以先生之學初亦從陽明入欲以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曉曉先生前者先生不答東直前叱之其人攘臂語東曰然則子何學東曰我生平愛讀小學而已先生領之東嘗從容問曰今天下幸而前有朱夫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昭然天下後世倘兩人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無者先生悚然厲聲曰寧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東躍然起拜曰聞先生之言今日乃論定按先生姓梁世居江西撫州宋德祐間有號仁齋者辟地黃岡上五里鄉曹公文廣家撫爲子遂爲曹氏始祖仁齋生世忠世忠生克斌爲總兵官克斌生昱昱生艮輔艮輔生儀儀封山東監察御史儀生珪中正德辛未進士官御史進太僕寺卿珪生雲龍太學生雲龍生美嘉靖甲子舉人是爲先生高祖美生士彥萬歷乙卯舉人四川定遠縣知縣士彥生之建號中甫以明經爲廣東四會縣知縣之建生大輔是爲先生考贈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妣于氏贈恭人初娶李氏戶部郎中五美之女贈恭人繼娶晏氏吏部郎中清之女子一卽宜溥官監生李恭人出又撫同年漢陽譚

公鳳禎遺腹子爲子鳳禎以己丑進士爲大理寺評事卒於京師生子之妾且改適先生曰不可使我友無後乃特置乳媼撫育之如己出都諫魏環極先生作古人交行以紀之先生卒譚氏子擗踊痛哭泣如喪父云

附錄七則

官長安十餘載未嘗妄交一人妄出一語（魏裔介撰曹厚菴居業錄序）

一切章奏事宜必延見輔弼大臣面議可否獎廉而禁貪藏富以足用慎刑罰定制度天下幸甚報聞（測海集　儀吉案　時在順治九年）

聖眷最深殫心厥職日以唐虞之治爲經筵啟沃資塡密不洩人終莫知也（魏序）

十四年二月

詔以易經一書義精用博先儒注釋互有異聞宜加采擇勒成一編令大學士傅以漸與先生司其事九月丙午肇舉經筵于保和殿以先生充經筵講官復奉

命纂修歷代通鑑（測海集）

湯文正公與田簣山書曰某昔與曹厚菴魏環極諸先生游稍稍聞其

緒論又答友論學書曰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傳入仕與曹厚菴先生同直史館得承指示 湯于道書

儀吉案魏文毅撰書紳錄序曰厚菴見道眞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于先賢之的指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愼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謂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道親切能一一道出乎今據改亭之言知錄中心性諸語旨近禪宗者皆先生未定之論爾切問錄今未得見當博求之

魏敏果公古人交行爲曹厚菴太史賦舉世交情薄如此厚菴古道猶堪紀平生至性擬醇醪所貴道義及生死而況濂洛學無私紵衣縞帶誰復齒伊友譚子曰鳳楨長而同譜幼同里筮仕廷評廉且仁有鵩飛來竟不起一衾一棺尚艱辛素車白馬亟相視含斂已周問家人側室育男色憂喜路人匪無乳哺心躊躇莫如室中婢老嫗抱來始命名名擬宗仰天爲祝譚家祀至今晨夕風雨間撫摩時向襁褓裏 寒松堂集

唐太史夢賚生壙誌 高珩 節錄

子與豹嵒太史居同邑仕同官晨夕過從講業又謬稱同志習太史者

莫余若數年前即以生壙志授簡於予予笑而未之應越歲將爲小草
行太史復申前說予曰姑俟後命迨予戢影長林請不已余曰見卯時
夜未聞士君子如此其急也彼靖節之文王官之誌亦崦嵫已近桑榆
無多偶然乘興爲之耳君壯年何汲汲如此頃讀君雲間日錄諸詩偶
抱微痾便期觀化不減琴張桑戶之歌可謂達人高致矣予亦何妨戲
命管城共作一劇乎乃爲之誌曰
君姓唐諱夢賚字濟武豹嵒其別號也蓋世居豹山之麓云幼即能爲
古文詞邑人不知也往年予有事西郊楪馬古祠下摩娑貞珉讀而異
之已乃知爲君筆時方未舞象云甫踰弱冠登第選讀中秘書即嶽嶽
以前賢自淬勵時
內遣中涓捧二冊書至政事堂命詞臣之通國語者翻譯以進乃元帝
化書等君勃然曰此非聖之書何由得徹
御覽吾當爭之詰旦草疏陳說孔孟之道不在六經之科者不當並進
時輔臣范洪兩先生止之不可疏留中不下會請假葬母業得
旨行有日矣又攻言官之甄別而反噬及依違反覆毀譽者遂罷歸歸
而學益進古文詩歌日益富以新穎自得爲宗而兼殫心經濟大業以

民日瘠而國用未充也非採昭烈遺事以銅作鈔救之不可益人物貴賤何常之有惟人主能變化而操其權可以充正貢市恆產能立徙木之信豈憂左藏之貧由是而增百官之俸可以育廉臣錮三年之祖可以廣仁政此救時宰相之識惜無能聞之

九重者而復鞭心於性命之學予頃者細叩所自得則告予曰不佞甫受書先君子即以止至善一語時時提命而茫無所入也予罷官時先生贈以詩有志能自見復何慽士所當爲尙自多乎此句時時在目未能忘也先生補官北首東郊折柳時不曰但能求放心其勝餽贐固多乎此語時時在耳未能忘也乃求之宋儒性理諸書汗漫而不入因念孔門求仁爲第一義茫無會心處爲一禮字顛撲不破者數年迨庚子改葬先慈屛居村中一意靜坐依天台教旨由繫念以至無念可繫覺此身忽升九天忽墮九淵已而忘世忘身兀兀然無我矣一日忽見念發如香烟一縷起自臍輪始復知有身世古人云未發氣象又云一念未生前其在是矣過此讀古人書始覺了然君之語我如此太史性好遊亦與予同近則邑百里內外山水之間時時杖履及之遠則南遊吳楚嘗同予問道於夏侍御敬孚先是已訪無可方大師於靑原遇於泰

和之蕭寺聽其說法者七日後聽施愚山先生講學於白鷺洲歷匡廬歸宗開先將結茅於玉簾泉未果而歸已而庚申復南遊登釣臺過吳興止雲間存諸故舊廣攬名賢搜異書纍纍如陸賈裝也時或布袍草履易姓名與市兒屠沽油油然人不識也而所至輒以良藥濟人至武林時適閩林鐵厓觀察藁葬湖上者多年所矣妻孥流落不能歸君慨然卜地葬焉復爲其子畢婚其克敦古義如此又嘗語我曰少時好奇習爲書符役鬼之術適一同學習其術已有驗矣一日握拳努目立而死乃罷其事至通籍後復以慷慨尚義爲豪舉見不平事輒憤於色而不知人之切齒者深也予見君自遂初以來德日進氣日平犯而不校舊惡不念殆庶幾焉此眞可謂克己之學矣嘗對酒快談久之予忽睨君笑曰君下筆伸紙足縱橫當代矣然使錮君於承明制作之廷卽攀韓歐凌王孟於當世飢溺無濟耳此非志士所期也假授君一節分麾千里當使數十城歌舞衽席矣君能俛首就之乎君笑謝不敏然而古人履屐得當膚功可決固不待奏凱而知之也夫以陶公之機鑒幼度之英敏老於牖下以終其身識者固應惜之至交戟之下侃侃正論已見一斑矣而終未得剖當世之賢奸補國家之水鏡此非爲我心惻尤

甚者乎而太史怡然然則士苴世事久矣蓋知吾生之大與天地同量
學者之生生有道固在此不在彼也乃銘之曰
生趣趣沉冥搏空爲礙擴亦何辜問者驚怪十二萬年無一人在豈悟佳
城遍恒沙界鴻鈞偃仰倏忽成壞達人大觀無所不可水作成冰影豈
眞我吾生有涯造物不仁鼠蟲竈泡何去何存肝膽楚越孰疏孰親彼
夜臺宮如日涉園粲然一笑休乎天鈞乃息乎無極之野而入乎無窮
之門康熙壬戌季夏下浣紫霞居士高珩題於六如軒

又附內翰林秘書院檢討臣唐夢賚謹奏爲
聖主求言甚殷言官盡職宜力敢獻愚悃仰祈
宸鑒事臣伏讀
上傳厚加張煊卹典其子以父官官之仍加二級仰見我
皇上曲開言路之至意而微臣管見實有慨然爲言路深惜者則當
聖明賞諫之朝而職在諫臣者每重負我
皇上破格求言之意也夫張煊固言官也掌道數年陳名夏洪承疇彈
款纍纍宜早言於我
皇上親政方新之日宜早言於諸御史甄別未行之先乃至外陞以後

初具一疏止辯其叨陛堪愧及所奏不准始揭及疇夏兩人是使煊不
外陛仍居言路煊終身無一言也此張煊固罪不至死已負我
皇上設立言官之盛典而臣之爲言路惜者一也臣閱邸報見戶科陰
潤
聖度如天一疏已奉
旨申飭臣思陰潤亦言官也其自補職以來曾兩具章疏率皆浮泛模
稜尋章摘句曾無一字可採而此之更可恥者旣知名夏之爲小人何
不言於張煊旣殺之後又何不言於譚泰正法之時乃
上傳已播中外始一則爲名夏危一則爲承疇惜摭拾審案以求迎合
聖意是名夏等不被處分潤亦靦顏言路亦終無一言也此陰潤實重
負我
皇上設立言官之意而臣之爲言路惜者一也臣責匪言官伏蒙
賜允假歸行將陛辭第耿耿此懷食
恩圖報言官不言則詞臣言之誠以爲責有專守者未必盡胸有正氣
倘使庸鄙成風蹇諤氣短無事則緘默苟容乘釁遂狂噬不已豈不大
負我

皇上宏開言路之心耶伏祈
敕下嚴諭言路諸臣果能拾遺補闕不妨犯顏敢諫果有不法不公卽
當先事直陳勿身挾私怨始假公道作報復之計勿事已昭彰又抄成
案博忠侃之名爲國爲
君平心和氣則朝廷有剛正不阿之臣而言路無柔靡將順之恥矣

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張公暨孺人劉氏墓表 耿介

憶順治壬辰余與年友尚若張公同選庶常入翰苑讀中秘書晨夕把晤者二年日以聖賢道德相砥礪誼切手足情逾骨肉已而公以雙親在堂孝思縈結請終養去余外轉福建巡海道亦去東西南北宦海浮沈自甲午至戊午別二十有六年迨余返初服而公逝矣生死存亡之感未嘗一日去懷越十年余以應
召入都得晤其冢君太史子文年世兄其德度溫藹謙抑而誼意懇款篤摯竊以四十年來思公而不得見者見太史如見公焉又二年庚午太史以書來求爲公表其墓遂弗敢以不文辭按公諱淯字尚若其先世山右襄垣人自襄垣公諱奉禮始遷磁州六世樂至令淇川公諱仁聲以子貴封通議大夫是爲公之大父配許太淑人淇川長子湛虛公

諱鏡心明壬戌進士官至總督兵部尚書是爲公之父初配秦淑人繼
李淑人生子十人公行次五李太夫人出也公生而穎異八歲卽通經
史大義下筆千言立就十二補博士弟子員見者皆欣慕之以爲此大
器也性至孝當甲申寇躪河朔大司馬公棄家而南公獨奉其母太夫
人行遁巖谷間百苦備嘗幸脫于難歷險追尋走二千里會其父大司
馬公于姑湖承歡養志天性眞樂有出于常情之外者
淸朝定鼎始歸里由是下帷攻苦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
林院庶吉士癸巳聞太夫人抱疴遂力請歸養抵家太夫人喜慰病良
已甲午病復作公躬視湯藥默禱祈以身代旋刲股以進又漸瘥乙未
太夫人遂逝公絕粒者五日哀毀骨立踰年復丁父大司馬公憂哀毀
亦如之大司馬公之方易簀也以手招公而目不瞑公喻其意曰得非
先大父鄉賢事乎是在兒矣言訖目遂瞑襄事畢卽奉樂至公入鄉賢
承先志也公兄弟先歿者四人其六析箸已久大司馬公臨終復析所
有公悉推讓不取強之乃推腴居瘠至喪葬大事皆身任之不以分卸
有姪襁褓失怙恃公撫教兼至不異己出其友愛如此其教子也先之
以行誼重之以文學太史登第後猶手書嚴訓會萃古人格言爲箴儆

復輯其父大司馬公遺書訂成雲隱堂集三十卷刊之以行于世康熙戊午七月初七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八元配劉孺人大司空簡齋公次女生而端莊靜正自幼授以孝經內則列女傳諸書輒成誦曉大義既于歸孝事舅姑凡雞鳴盥漱之勤衣服飲食之節必誠必敬當其同公奉姑太夫人避亂山中冒觸嚴寒手足爲之龜拆未嘗幾微見顏色及兵革稍定公銳志進修不問家人產一切庶務皆孺人綜理迨公成進士官翰林請告歸養值姑太夫人病遂同公刲股以延姑壽平日課子愛勞兼至養成令器孺人先公十五年卒享年四十有六具載有誌銘行述公孝友著于家庭仁風被于閭里親友有急難則陰庇之貧窶不能自存者周恤之婚娶無力者資助之有孝子節婦則表揚之其業師在數千里之外時問遺之歿則服心喪酬報之生平廉隅自持非公不入一遇地方利害所關則侃侃言之當事興除之尤愛扶植後進獎拔孤寒嘗曰我讀書得力在毋自欺三字其勖勉太史大要以盡職業敦忠信守節儉崇謙抑時容城孫徵君先生講學蘇門公與往復論辯於聖賢旨要多所闡發直窺理學淵源固宜其渾出處行藏爲一致也爰爲之銘曰

夫子有言孝為天經公之至性仁愛溫恭夙昔所矢顯親揚名文章華
國少壯登瀛驚聞母病辭榮
闕廷祈以身代刲股進羹眞誠悱惻通于神明允惟內助靜正肅雍奉
事舅姑聽于無聲克家有子出入承明似續綿延振振繩繩奕葉千秋
尙視此銘

又張尙若傳 同上

張溍字尙若磁州人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卽通大義十二補博士弟子
員性至孝當甲申寇躪河朔其父大司馬公棄家而南公獨奉其母太
夫人行遁巇壑間艱苦備嘗幸脫於難經歷險阻行二千里追尋其父
大司馬公父子相聚於姑湖承歡養志天性眞樂有出於常情之外者
淸朝定鼎始歸里由是下帷攻苦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
林院庶吉士在館中與湯潛庵先生切琢爲聖賢之學癸巳聞太夫人
抱痾遂力請終養抵家太夫人喜慰病遂瘥甲午病復作公躬親湯藥
默禱祈以身代病復瘥乙未太夫人遂逝公絕粒者五日哀毀骨立踊
年丁大司馬公憂哀毀亦如之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
公怡然歸鍵戶讀書於天人性命之理靡不窮究會萃古人格言懿

行訓誨子弟復輯其父大司馬公遺書訂成雲隱堂集三十卷刋之以
行於世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夏峯先生聲應氣求筆札
往復論學無虛日嘗曰眞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是可以
見公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澹甯集十卷

耿宮詹介傳 竇克勤

公諱介號逸菴登封人弱冠有文名辛卯壬辰連捷成進士選庶吉士
湯斌者公同年也合志同方以聖賢之學相砥礪授檢討擢福建巡海
道清逆產恤石城民迄今賴焉尋以詿誤雪之補江西湖廣道裁缺再
補大名兵備道清靜簡易如修理衙舍查覆赤歷諸夙弊公皆力爲痛
除之逃人株連苦甚公爲寛其網歲所全活不下數百人丁內艱歸絕
意仕進一意講明聖學愛程子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名其堂曰敬恕
執贄夏峯之門欣然有得乃興復嵩陽書院倡明理學四方聞風慕義
之士接踵請教湯太史以公學有淵源疏薦公
特擢侍講學士旋陞詹事府少詹事屢蒙
顧問介舉其生平所學者以對輒稱
旨會以疾疏辭輔導重任被論休致歸乃坐臥嵩陽書院著中州道學

編接洛學之傳而從游益眾公自通籍至解組三任監司皆不獲久於其位而立朝僅四十日位不副德業不酬志論者以爲恨產不踰中人而好德樂施雖布衣糲食恬如也先是邑徵漕逋三百金敲扑殘鍥公捐金代輸不責償每春市價騰踴公出粟平直遇歲饑罄所儲以施孤寒其周䘏里黨類若此澹泊甯靜於世一無所營於道獨有默契陶然自樂言仁言孝而以敬恕爲宗終身無矜忿之容登其堂者如坐春風中也卒年七十有一人稱爲嵩陽先生云

又耿逸菴先生傳　尹會一

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沖璧一日讀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洋多奸宄出沒先生相度形勢壘築石城一道以防寇盜除積弊革宂費戒貪墨恩威大著康熙壬寅轉江西湖東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直隸旗逃之案株逮者多一案牽引至三四十人先生在任將及期年計三百餘案不肯蔓延無辜一人民感感之丁內艱回籍遂絕意仕進詣蘇門執贄於孫夏峰先生篤志躬行慨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適長洲張牖如爲登封令合志振興來學者

衆士風蒸起嗣以宗伯湯潛菴先生薦授少詹任輔導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文正稱先生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氷蘗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君子之道人善甯有溢美哉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行於世

吳先生偉業行狀　顧湄

先生諱偉業字駿公姓吳氏吳爲崑山名族五世祖禮部主事諱凱高祖河南參政諱愈父子皆八十有重德其行事載吳中先賢傳中曾祖鴻臚序班諱南自禮部公以下三世皆葬於崑祖贈嘉議大夫少詹事諱議始遷太倉父封嘉議大夫少詹事諱琨以經行崇祀鄉賢祠母朱太淑人娠先生時夢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坊至生先生有異質少多病輒廢讀而才學輒自進道爲文下筆頃刻數千言時經生家崇尚俗學先生獨好三史西銘張公溥見而歎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因留受業相率爲通經博古之學年二十補諸生未踰年中崇禎庚午舉人辛未會試第一殿試第二西銘公鄉會皆同榜文風爲之丕變時有攻辛未座主宜興與相者借先生爲射的莊烈帝御批其卷有正大博雅足式

詭辟之語言者乃止授翰林院編修先生尚未授室給假歸娶當世榮之乙亥入朝充纂修官値烏程柄國先生與同年楊公廷麟輩挺立無所附烏程去武陵嗣水相繼入相先生皆與之忤先是吾吳有奸民張漢儒陸文聲之事烏程實陰主之欲剸刃東南諸君子先生以復社著名爲世指目淄川傳烏程衣鉢先生首疏攻之直聲動朝右丙子主湖廣鄉試所拔多知名士戊寅三月二十四日召對先生進端本澄源之論欲重其責於大臣而廣其才於庶寮乃昌言曰冢臣職司九品若冢臣所舉不當何以責之臺省輔臣任寄權衡若輔臣所用不賢何以責之卿寺言極剴切上爲之動容已與楊公士聰謀劾史𡎺𡎺去而陰毒遂中於先生己卯銜命封延津孟津兩王於禹州𡎺謀以成御史勇事牽連坐先生會𡎺死事寢陞南京國子監司業甫三日而漳浦黃公道周論武陵奪情拜杖信至先生遣太學生涂仲吉入都具槖饘涂上書爲漳浦訟冤干上怒嚴旨責問主使先生幾不免庚辰晉中允諭德癸未晉庶子甲申之變先生里居攀髯無從號痛欲自縊爲家人所覺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乙酉南中召拜少詹事加一級越兩月先生知天下事不可爲又與馬阮不合遂拂衣歸里一意奉父母

歡易世後杜門不通請謁每東南獄起常懼收者在門如是者十年
本朝
世祖章皇帝素聞其名會薦剡交上有司敦逼先生抗辭再四二親流涕辦嚴攝使就道難傷老人意乃扶病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國子監祭酒精鋭銷耎輒被病弗能眂事閒一歲奉嗣母之喪南還
上親賜丸藥撫慰甚至先生乃勇退而堅臥謂人曰我得見老親死無恨矣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怡然安之嘉議公八十而逝有幼女先生為嫁蓋先生天性孝友初登第後嘉議公勅理家事歲輒計口授食蕭然不異布衣時俸入即上之嘉議公未嘗有私畜也後析產與二弟均其豐嗇舉無間言先生性愛山水游嘗經月忘反所居乃故銓部王公士騏之賁園先生拓而大之壘石鑿池灌花蒔藥翳然有林泉之勝與七友觴咏其間終日無倦色其風度沖曠簡遠令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不事矯飾煦如陽春生平規言矩行尺寸無所踰越每以獎進人材為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怠喜扶植善類或罹无妄識與不識輒為營救士林咸樂歸之而於遺民舊老高蹈岩壑者尤維持贍護之惟恐不急也先生之學博極羣書歸

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典故與夫著作原委旁引曲證洞若指掌多先儒之所未發詩文炳燿鏗鏘其詞條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而虛懷推分不務標榜尤人所難□□□□□□□□□□□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麾之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遐方絕域亦皆知所寶愛雅善書尺蹏便面人爭藏弆以爲榮所著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理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綏寇紀略十二卷又樂府雜劇三卷先生生於明萬歷己酉五月二十日卒於今康熙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寢門之哭學士大夫輒失聲曰先生亡矣一代文章盡矣原配郁氏封淑人先公十五年卒先生初未有子年五十後連舉三子暻瞵暟尙齠齔有成人之志側室朱氏出也女九人淑人出者四浦氏出三朱氏出二先生屬疾時作令書乃自敘事略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岩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又勅三子若能效陳鄭累世同居之義吾死且瞑目嗚呼先生之心事可悲也已是歲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

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爽斯亦異哉湄之先子與南郭西銘兩張公爲同社社中惟先生最年少湄又從先生游者垂二十年而受先生之教爲深先生素羸弱善病輒自言不久少壯登朝數忤權貴獎護忠直不惜以身殉之既而陵谷貿遷同事諸君子皆不免於難以死而先生優游晚節乃死人以爲幸然非先生祈死之本懷也先生閱歷仕途雖未嘗有差跌而其危疑遘會禍亂薦臻若天廣而無以覆地厚而無以載居恒苦忽忽不樂拂鬱成疾以死是諸君子處其易而先生處其難千載而下考先生之本末其猶將欷歔煩酲執簡流涕而悲不能自已也所謂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湄與修郡邑志於先生例當有傳先生之從子曉以事狀屬湄用敢捃摭遺佚附綴家乘之末立言君子尚有采於此云謹狀

內翰林秘書院學士降補侍讀學士胡先生統虞墓誌銘　宋琬

順治壬辰冬吾師此菴先生卒於京師旅櫬廣陵者九載始克歸葬武陵又六年是爲康熙己酉先生之子覲徵等顧余而泣曰先君子葬未有銘將有待也惟先君子能知子非子也孰知先君子者嗚呼余曷敢

爲先生銘然先生之視小子琬也既有國士之目而先生以明善誠身教天下之學者學者宗之如夜行之有燭也惜乎道高見忌卒爲當塗所排擠以死亦斯道之不幸也後死者其曷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姓胡氏其先世爲姑孰人明初九世祖德孚公從軍於楚遂家武陵德孚公生輻輻生彥晴彥晴生文進文進生瓚瓚生鑾邑庠生鑾生宗源宗源生應斗曰紹龍翁者先生父也先生既貴贈其祖考爲通奉大夫秘書院學士母蔣氏爲太夫人先生在娠時外大父仰溪公夢兩神人明妝翬翟冠帔如后妃擁樹一嬰兒旌幢羽葆笳鼓前導直達太夫人寢室既驚寤而先生啼聲聞戶外通奉公以爲神所祚允因字之曰允七歲從塾師受書一寓目不忘伯父元龍公拊之曰孺子能誦詩乎卽吟伊川考亭二絕句翁大喜語塾師曰此兒必能繼統程朱遂名之曰統虞字孝緒云甫成童下筆萬言旁及孫吳穰苴火攻車戰之法迺至神仙方技丹砂水銀之術莫不貫穿精微薈撮成書年十八通奉公卒先生欒毀柴立杖而後起以形家言人人殊取其書讀之鉤深抉隱至捐寢食則又躡蹻走數千里遇公卿貴人冢墓攷其吉凶興廢之由無不驗曰吾知所以葬吾親矣今城北石公橋有阜巋然佳哉氣欝葱郭璞

書所謂金星貫珠者先生所自卜地也先生少從事於二氏之學妙解禪理釋門老宿咸愧謝焉既讀象山姚江兩先生書豁然大悟遂以斯道爲己任癸酉鄉試出林可任先生之門林公于理學尤邃讀先生漏菴諸刻爲抃手下拜猶馬南郡之得鄭康成也於是益自刻勵有契於明善誠身之旨改漏菴曰此菴門人從學者日益進海内稱此菴先生癸未登進士第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踰年甲申京師失守先生徒跣走林公所約以俱死時都下訛傳莊烈帝以千騎出齊化門去林公信之曰主上蒙塵吾儕敢不奔問官守遂祝髮冀從間道以出亡何賊下令大索百官先生被執不少屈因囚土神祠中雉經者再主僧救之復甦賊聞大怒以兵守之未幾

王師大破之於關門賊倉皇宵遁得無死乃變姓名爲醫固安市中會

有

詔以原官赴闕邑令物色得之弓旌到門敦迫就道先生以母老固請南還大學士范公一見異之曰胡君今之許衡也烏容辭拜國史院檢討丙戌會試充同考試官八月再科舉充順天正主考所得士皆一時之選丁亥超拜國子監祭酒時方草昧未遑俎豆絃誦之事先生創立

規條百端釐舉作明善四禁以厲諸生每月三講學于彝倫堂環橋門而聽者日昃忘勸雖八旗胄子亦循循誘掖片長必錄不率教者夏楚無少貸由是教化大行多士咸傾心焉戊子湖南平太夫人就養京師乃具板輿象服郊迎百里滿漢弟子數千百人伏謁道左自郭外至于邸第觀者闐咽咨嗟咸以為榮是年秋主京闈者為先生所取士某而先生長子覲徵當就試入闈之前造膝而前請曰大兄高才弟子敢不留意先生正色拒之曰吾子豈苟進者勿多言其人大慚而去已而覲徵竟不第先生之正誼明道不欺屋漏皆此類也己丑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先生為副總裁拜秘書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講學萬壽宮少宰高公中孚少司農戴公巖犖遣其子恆懋壬綸問業後皆進士高第於是吳就恆自太谷至孫光㬅自餘姚至其餘擔簦負笈自遠而來者無慮日然執政之側目從此始矣先是御史張煊疏奏執政陰事坐誹謗論死而張公與先生同巷居或譖之曰御史之疏實出胡公手於是邏者四出先生幾不免然自御史見法之後搢紳至相戒勿敢過爛麵街蓋指先生所居巷也壬辰會試以先生為大主考大名成公克鞏副之故事南宮典試必用大學士學士之主會試自先生始先生

感激異數自爲誓詞以告上帝用黃紙書同考姓名昧爽朱衣盛服與成公跪于前次則編修檢討次則諸給事中又次則諸部尚書郎雁鶩行跪于後酹酒再拜而焚之或有見其半行者曰今兹之役所不獎拔單寒而務周旋要人子者神明殛之于是諸公悚惕一秉至公榜放諸貴人子弟多下第儀吉案喬萊墓表云要人子弟十八人皆被黜落由是怨恨刺骨謗議橫生以首題專主用人不合朱注儀吉案首題君子有大道二句詹首揆儀吉案首揆謂文襄同疏論劾且有再行會試之議已而勅部科磨勘會元程可則等凡若干名削去中式而先生下考功議吏部希執政旨初擬降八級調外疏入止鐫三級留用而成公僅奪一官方事之殷也先生嘿無一語或曰用人之說載在四書大全公何不于政事堂爭之先生笑曰吾明不愧

君父幽不愧鬼神何辨爲故進呈試錄序中但負慝自咎而已朝論翕然以爲得大臣體四月降補秘書院侍讀學士先生有舊疾五月忽復作病稍閒則與門人子弟講濂洛性命之旨易簀之前一夕猶遣子視

太夫人眠食將殮得遺書于枕畔封緘宛然覬徵等發視之但以長辭

太夫人膝下目且不瞑爲憾餘無私焉訃聞都人士巷哭士大夫弔者

莫不流涕甲乙兩榜館閣成均以及四方從學居門下者要經會哭服心喪者過半卒之日囊無一金惟圖書數千卷棺衾含襚諸門人爲之經紀乃得成喪禮焉先生沒後六年而丁酉科場之獄與

世祖章皇帝赫然震怒立寘考官舉子于重典語廷臣曰朕之此舉正所以重科目也嗚呼義理之辨判于敬肆之閒而已自先生以守道不阿得罪鈞軸而廉恥退讓之道置不復講于是關節賄賂習爲當然甚且父兄以教其子弟囂然自以爲捷徑非

大聖人乾綱獨斷則世道人心幾何而不澌滅無餘也向使先生之教得行於朝廷之上明善則知

君父之難欺誠身則知髮膚之可愛何至躬膺大僇膏斧鉞而投魑魅之域哉嗚呼先生往矣曩所排擠而下之石者或盤水加劒或竄死窮荒（儀吉案二語蓋指溧陽海昌二陳公也）而先生之人品學術卓然在周程張朱之閒假令先生而在今日未有不柄用者惜乎兩楹早奠不得一施其蘊吾故曰斯道之不幸也先生孝友本於天性兄孝升公以文無害爲黔中幕僚先生送之赴官後已貴事之彌恭書至必拜而後啟弟勑虞善病而羸先生爲親調藥飲

覃恩賜廕輒先以予之外雖狷介而中實坦平弟子侍側終日不見喜慍之色宏奬後進惟恐不及有過失必裁之使改乃已丙戌之役余小子受知最深猶憶京兆唱名時偕諸舉子謁先生于函席先生曰諸君且勿下拜吾欲先見宋生因戒閽者曰宋生來雖風雨必納也顧余蹇逢多難摧頹遲暮弗克黽勉進修如游蔡諸子光師門而纘墜緒茲以諸子之請不辭固陋而爲之銘泰山梁木之悲蓋不能不欷歔而三嘆也悲夫先生生于萬歷甲辰正月十日卒于順治壬辰十有一月廿八日享年四十有九元配姜氏誥封夫人男三人長覲徵拔貢監生次泰徵官監生次獻徵國子監廕生女四人長適文學王延鼎次適文學毛汝瑚三適文學陳箕康四適吏部文選司主事善化黃鈊孫男四人期義邑庠生期信期謙期誠所著語錄若干卷明善堂集若干卷行于世康熙癸卯三月葬于武陵進溪村上橋之歐家冲銘曰

微言既絕吾道盲楊墨之說紛縱橫滔滔江漢東南傾誰其障之周與程考亭逝矣狂瀾崩夫子將起爲干城倉皇不死非徒榮薪盡火滅心屛營坐談皐比走諸生手挽瀠洄羲輪升辟雍鐘鼓方鏗鍧翩翩振鷺來西京彼婦之口秉國成以渭爲濁涇水淸斧柯相尋傷蘭蘅逍遥曳

杖泣兩楹招魂不來爲列星峩峩衡嶽同晶瑩衣冠劒履埋幽扃爲千百世留典型

紫霞先生高珩傳　唐夢賚

紫霞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賦性簡遠幼不飾衣履從先祠中得釋典殘板卽反復究繹得其大旨既官于長安不問遷除累年不調出典文試（儀吉案順治八年以侍讀學士充江南考官）既放榜或具黃金數笏來相餽先生訶曰此胡爲者立付友人反之其友卽篤信反其人不以爲怪也入佐銓衡貧不能完租稅時法逋賦者戍先生曰吾惟待戍耳會是歲山左遂全蠲田租焉已奉命祭告窮瀟湘山水之勝至紫霞洞而反故自號紫霞道人云

今上聞其才名召詢國家大計先生娓娓對推奬人材甚悉命賦詩立就講書陳乾卦大意歸卽具疏謝病與黃冠老衲遊雖賓從雜沓蒲團跏趺若不聞也然嗜讀書凡海內名山所藏及文人所著人間未經見者購求務得之居恒手不釋卷暇卽命駕山陬水曲步屐殆遍周櫟園云遇濃陰茂樹卽繫驢而臥其實事也躭于吟咏意有所會洋纚成數十首不命題亦不脫藁間命小胥抄錄卽譌亦不訂證曰千秋後亦未

必有知其說者詞伯司選事者來徵詩往往笑不應然其所爲理學訓世之書雖先正未之過也嘗鬻一別業花木池亭甚盛既得値戚友知其疎于財稱貸略盡其復某友札云通財朋友之高義而亦不可以過通向者貧兒暴富今已暴貧矣其任眞高致如此

碑傳集卷四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四十四目錄

翰詹上之中

侍講邱公象升傳 李澄中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知詹事府詹事崔先生蔚林墓誌銘 徐元文
又崔定齋先生傳 胡具慶
侍講學士張公貞生行略 節錄九則
翰林院編修沈珩傳 趙士麟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蔡公啟僔墓誌銘 韓菼
又蔡崑暘先生傳 徐倬
陳編修夢雷傳 陳壽祺
曲阜三顏公傳 李克敬
河東運使光猷
吏部郎中光敏
浙江學政光斆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彭公定求行

狀　羅有高
翰林院編修陳君錫嘏墓誌銘　黃宗羲
翰林院待詔高先生不騫墓表　沈大成

嘉興錢儀吉纂錄

翰詹上之中

侍講邱公象升傳　李澄中

公諱象升字曙戒別號南齋淮安山陽人父俊孫歷仕山西參政所至有廉直聲公十五歲爲諸生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內翰林宏文院庶吉士

世祖屢召試賜賚優渥丁酉授編修戊戌會試爲同考官稱得人己亥陞侍講庚子外調瓊州府通判道出徐聞縣防兵以餉鈌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揮之曰我瓊州別駕也昨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奈何不三日待而逆行干紀乎若不信吾勉爲若留乃趨進使者署解裝卧巳而餉果至兵民羅拜泣下瓊州通判職撫黎黎酋數叛梗化公謂吏民曰黎酋不率此不可以恩結也當斬戎首以徇然後惠懷之則珠崖無事於是簡精銳自將設三覆待之禽斬其渠黎震慴不敢動先是瓊租越海輸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民交困公建議以瓊賦餉瓊軍至今便之平南王駐粤東藩人倚勢張甚郡縣吏蓄縮莫誰

何會公攝廣州海防事有金某者以王婿爲藩翼總兵官願交懽公公亦與之深相結旬日輒張樂設飲飲必盡醉久益狎因說之曰公爲名藩上將軍又貴爲王婿民望公如父母竊見藩下人豪暴爲民害皆冒名以魚肉良民利歸若輩而王與公受惡名何不聞於王誅首惡解散其黨收粵人之心德王與將軍乎金感悟俯諾惟謹因啟王下令民間有被藩下人橫虐者以告竟其獄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奪還民田產畜牧無算廣人大悅尋以裁缺歸丙午補武昌府通判值通城民變通城爲武昌屬邑自明末數罹寇亂縣令張起督逋賦急酷虐過當崇仙梓木修竹三里之民揭竿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聞變集屬吏議僉謂發兵擊之便公曰不然通民苦令久矣本年條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已不堪命況重以四年之積逋耶三里又積逋之最多者令無狀繫累敲扑窮民往往斃杖下疾首無告鋌而走險豈其情哉今遣一文吏開示誠信許其自新可不崇朝而定也巡撫曰善然誰可使者良久曰無以踰公卽遣軍官李某將兵五百人副公往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初八日冒雪兼程未至通城三十里公謂李曰彼見兵來恐愈驚擾君姑止此吾單騎先往諭之乃乘輿張蓋從者十許人既至諭

父老曰汝曹抗賦干紀罪無赦第念汝迫於酷吏姑貰汝死弗治吾來奉中丞公命活汝亟宜洗濯以稱中丞公意其赴南門署面陳疾苦我以百口保通城無恙如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民猶豫未決公爲文誓城隍神辭意慷慨通民聞之皆流涕稽首曰天幸賜公活吾屬因恐陳令苛暴及民艱苦狀公立請巡撫緩其徵民大喜過望乃徐招李將軍解甲入城與之燕於南門公署通城三里之民始定庚戌丁內艱去任戊午補大理寺左寺副當是時吳三桂倡亂軍民爲所煽惑逃入五十率衆悔悟來歸刑部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爭之曰方賊跳梁時百姓脅從者不少若絕其歸命之誠祇益堅其爲賊耳衆韙公言遂駁正上

報可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隣人通其後母者父憤不能制語其子曰兒爲我殺之其子受命至夜果殺後母及隣人於室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部院覈擬如所論公持不可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彼承父治命手刃父讐而以大逆論之無乃非春秋之義乎乃以兩議上

詔特從末減大學士李文勤公聞而賢之爲大理五年引經義平反大

獄多此類壬戌僉參政公春秋高以病假歸養侍子舍者五年參政公卒甫終制病遂不起年六十有一公身長而癯口不言人過至事關利害輒侃侃無所撓平生孝友負至性少與弟象隨以詩文名於時道德相資白首無違言近世所希有也篤友誼不以死生易心錢塘胡介有孀女不遠千里歲周䘏之病中猶刻蘄應昇張養重遺稿所著有嶺海轂音七入燕白雲草堂諸集行世子三人迥述迪篤行能文有父風

論曰侍講公倅武昌時以轉漕便道過里門值母病徘徊久之母諭以王事不可久留公嘗藥痛哭而去行二十里復返嘗藥畢仍痛哭去明日行五十里又馳歸至遠不及反乃已抑何孝思肫篤也遺令三言曰立品讀書積德非學問有本末者能然歟或以位不配望用未竟其才爲恨嗚呼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昔人蓋常嘆之矣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知詹事府詹事崔先生蔚林墓誌銘

徐元文

故詹事新安定齋崔先生生平道義自信不苟取友獨深善尚書蔚州魏公睢州湯公二公當代人宗年輩在先生前顧獨深重先生以爲益友歲丁卯魏公沒於家先生哭之過時而悲未數月湯公亦沒公大慟

日吾自分疾不能起蔚州亡後猶望湯公爲我作傳今已矣口授哀辭
遺子漢源渡河往弔自此感悼不絕不數日而故疾作竟不起明年漢
源將以冬十一月葬先生長垣縣東郭鄧岡之原以書告曰魏湯二公
不可作矣知先人者莫若子敢以銘請當先生分校禮闈元文辱先生
知至深自是奉先生教及門三十年聞先生行事不可謂不悉其何敢
辭先生諱蔚林字夏章定齋其別號先世小興州人明永樂初徙保定
之新安今遷居長垣家世力農有潛德祖環始讀書爲諸生父九圖舉
順治辛卯鄉試歷白水知縣兩世贈封如先生官祖母楊母杜繼母劉
皆贈淑人封公三子先生其次也先生少穎異七歲時封公與同人講
論經義同人或遺忘先生輒默識舉示之既長益好讀書丁酉舉於鄉
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遷宏文院侍讀進宏文院侍讀
學士改補翰林院侍講學士與修
太宗實錄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再補侍講學士
特旨加詹事府詹事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加官如故公前後服官恬
於進取始爲庶吉士受知
世祖章皇帝甫浹歲不俟散館先期而授史職

今上卽位再遷至侍讀學士去爲史官僅踰三年卽日又當得三品先生瞿然曰吾年甫三十顧視同歲生未有先於吾者吾何以堪之吾歸務吾學耳遂乞假歸假滿補侍講學士朝廷方設宮僚以次當遷少詹事聞封公微疾遽請急知交勸先生姑徐之先生不可曰吾以官故少留是爲官重於親也且既拜官安得恝然卽行邪竟力請以去其後遷延六載乃始得改官如向所應遷者先生恬然初不自以爲滯也故事詞林最重前輩資次稍後者官雖尊見必退讓遇遷擢輒自引避不敢越出其上先生之時風稍替矣且於同年非前輩也循資非越次也而遽自引避此其用意何等邪當先生再引疾時違親甫三載封公非有大困也顧舍旦暮當遷之官歸而省覲亟亟如此近世館閣傾軋成風其甚者纔一登籍便陰排前人攙越同輩又士大夫莫復顧養父母年及耄耋不肯一歸省至有棄喪纍世弗葬安之自若者聞先生之風豈不愧死哉先生既歸朝夕奉封公起居間往蘇門從孫徵君鍾元游往復問難留兼山堂十餘日登嘯臺憩安樂窩欣然有春風舞雩之意旣心境澄朗識解超悟益沈酣經籍意有所疑必深研默驗不釋然不已尤潛於易衣冠危坐精思者三年廓然

如有所悟嘗以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其間猶少漸生漸長之義因自為一圖久之精眩神耗疾患交作猶玩誦不輟曰病不可即遣能從事寡過之學則卻病方也及再起為講官適

詔撰易經講義同官皆推先生先生每篇下四鼓輒起作草稾五鼓入

朝罷即閉戶謝客覃竭思慮凡一卦之大義一爻一象之纖悉曲微無所不通貫於天道人事消長往復之際未嘗不反復極論冀有所裨助蓋先生之勤於其職如此

上好學稽古於經筵諸臣特厚而先生負望尤最深

上嘗試諸詞臣拔先生第一先後賜貂裘文綺珍果恩義甚至一日侍直

上問歷官幾何年平時何著作先生奏言蒙恩二十餘年家居前後十年究心經傳輒有寡昧之見

上命錄進因退書致知格物說以獻

上召入懋勤殿命講格致之義

上聽畢曰然則朱王之說皆非與對曰臣不敢以為非但十年來體認

所見如此
上賜茶命內臣送出當是時
上意方嚮先生先生亦自以得事
聖主被殊遇惟孜孜愛君憂國聞朝廷一善政喜見顏面卽臣下不能
仰承弊蠹滋長輒蹙然憂之慷慨談論於是非得失較然也以是忌者
側目先生旣力學得疾又勞於職業遂至困頓亟以疾告忤
旨奪職以先生之學問節槩使究盡其蘊足以矯正浮薄崇立名檢乃
當宁顧眷之如此而不得終其初遇豈非天哉然終賴
聖恩保全之得攝疾於家遂其色養先生每道及未嘗不流涕感激也
先生少有至性九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先後事兩繼母劉無異所生封
公挈家黎陽遭亂母爲賊執救之創幾死劉淑人罵賊死先生時年十
二與兄茂林哭泣奔走治封公創得無恙然後庀劉淑人喪綍有條理
及居喪哀毀如其喪杜淑人也後喪劉孺人亦然事封公每先事承意
晚抱病歸猶日昇交牀省起居不命之退不敢退也篤於故舊與今吏
科給事中楊君爾淑爲總角交楊未通籍召而館之周其家二十年無
間孫徵君輯大難錄敘甲申盡節諸臣爲人所誣用先生相左右得白

徵君之子韻雅誤罹辟公亦力救之韻雅兄博雅來赴弟難客死爲經紀其喪嗚呼洒竟以哭魏湯二公死也屬纊之夕封公臨視撫之曰汝年不酬志然以哭亡友死死義也吾復何恨先生張目泫然不能成聲遂瞑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娶梁氏容城望族賢孝敬儉旣貴益勤先卒贈淑人今與先生同窆繼娶張氏封淑人子二長漢源拔貢生次漢湄女四孫鏞先生之學以誠爲本自事親居官及與朋友接無不一本于誠于義利之辨甚嚴見人有過輒正色規之持論不爲刻激然幾微必辨魏湯二公最同志亦不苟徇也生平施德於人甚衆然不自表暴有犯亦不校造次未嘗廢學嘗被使祭長白山往返策馬三千餘里經泥淖甚困或終日不得食顧與偕行者孫進士淦辨論經義談笑自若旣罷歸嘗承封公命攝疾於蘇門百泉猶晏坐盥神究人心道心之介其勇於爲學刻志自勵毅然有振興斯道之意乃竟側身憂慮之中困踣坎壈病不得志哭其友以死悠悠斯世孰更有心擔負世道者此非獨門人之哀抑斯世之不幸也乃灑泣而爲之銘曰

先生哭友有淚如泉我哭先生悲亦復然退則誰尼進則誰先行止有

命繫之在天彼醜正者曾何有焉啟手啟足履冰臨淵學海涸流道城隳堅喪賢何易生賢何艱天不憖遺人乎奚晉慎藏銘詞以永千年

又崔定齋先生傳　胡具慶

先生名蔚林字夏章定齋其號也世為直隸保定府新安縣人父九圖苦志績學學者皆師尊之家貧奉母備極孝養以故鄉薦飢躬輦其母就館於濬縣值土寇劫其母奮身觸賊嬰白刃以救之被重創幾死後登辛卯賢書除陝西白水令年老乞休以耆儒碩德歸教於鄉啟迪後學諄復不倦及卒門人私謚曰孝烈建祠以崇祀焉先生幼而精敏絕人七歲時聽父與坐客講經義即從旁默識客或忘其語先生以所識告之客大驚異年十九補博士弟子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翰林院檢討遷宏文院侍講復遷侍讀學士時年甫三十遽受

主知遷擢甚速人以為旦暮且大用先生曰吾年始壯同年中莫吾先者吾何以堪之驟進非吾志也姑歸務吾學耳遂以省親乞假過新安商所學於杜紫峯先生往復辨難紫峯以勇猛深細稱之歸里後定省之暇研究諸經尤邃於易衣冠危坐沈思者三年每言周子太極圖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際猶少漸生漸長之義因自
爲一圖覺有心得及讀瞿塘來易適相符合曰此所謂先得我心遂焚
之策蹇從孫徵君先生於蘇門留兼山堂十餘日質疑問難殊多心會
因致書於其友楊給事曰邇謁孫夫子於夏峯登君子之堂聆仁人之
訓甚快事也且歷嘯臺遊邵窩觀梅弄竹雅有春風舞雩之致不知天
壤間更有何樂可以易此尋丁繼母艱服闋補翰林院侍講學士明年
充日講官又明年仍轉侍讀學士會內黃令上蔡張仲誠先生以關事
入都先生造訪於邸舍一見欣相得語人曰自吾見仲誠頓覺能割俗
情凡事自己可作張主身外之榮辱利鈍聽之而已未幾聞父疾請假
歸時方立東宮置宮僚先生以次當得詹事或勸之少留先生曰吾之
歸以親疾也若以官故少留是官重於親也求去益急既抵舍父疾已
愈而先生遘疾久未差語人曰病不可驟遣惟從事寡過之學則卻病
良方也日閉戶齋居究心性命之旨時過庭而質所疑焉居五載疾漸
瘳父促之赴都仍補侍講學士入直
聖祖問所學命錄所著述以進歸寓齋戒沐浴書致知格物說以獻
召入懋勤殿面陳格致之義不襲前儒成說

上曰然則朱王之說皆非歟對曰臣非敢以朱王為非但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故不敢為苟同也

上頷之賜茶而退明年承

命撰易經講義每漏下四鼓輒起創草稿五鼓仍入朝事畢卽歸杜門謝客覃思研精至夜半未止或勸以病後宜少息先生曰易理精微非浮心躁氣可窺夜靜神清庶有合古人奧旨乃可啟沃

聖心耳尋遷少詹事以濵寇平奉

使祭告長白醫無閭二山與孫進士靜紫同行塞外苦寒山路危險一日常數顛仆或竟日不得食先生怡然不以動念日與靜紫於馬上闡

明義理辨論經書跋涉三千餘里轉覺體中漸壯事竣返京邸復撰繫辭講義而舊疾復發以

上眷注厚未忍言去常力疾勉盡職業一日入朝侍直畢過友人訪陳幾亭學言讀之良久不能釋手因攜歸復與楊給事孫進士反覆披閱不已亭午尚未早餐忽暝坐病痱手足俱痿越三日始能言乃具疏乞休時同列以

上意方嚮先生多忌之因奏先生病非實遂奪職罷歸歸三日父命養

疾百泉曰晏坐寍神靜參人心道心之界與同學馬搆斯暨夏峯孫氏諸昆季晨夕過從共證所學自謂如投良劑也未幾搆斯卒先生傷之病增劇復歸里旣而聞蔚州魏司寇公睢州湯司空公相繼卽世二公故先生道義交也先生曰蔚州沒吾猶望睢州爲我作傳詎意我向視息人世而良友顧先我逝耶遂傷悼不止病益篤越數日竟不起時年五十三父哭而撫之曰汝年不酧志然得與湯魏二公生則同心死則攜手亦可以無恨矣先生通籍三十年蕭然無宦情以省親乞假者再每歸輒盤桓數年而後出卒以病乞休忤旨罷歸然怡然不以介懷惟篤志力學不懈病益篤學益勤故所得亦益邃初時體認爲學要領語人曰學有三關曰義利曰毀譽曰死生晚年又語人曰其實只義利二字盡之矣讀書不務記誦惟究精義所在靜中採索以求自得有鑒於先儒著述太早不輕立言承命作易經講義未及成書而罷自著四書講義亦未版行此亦足見其專務闇修不事表襮云先生自乞假省親時隨父居於大名之長垣因家焉子渭源乙酉副榜孫綸丁巳進士皆能以學行世其家

後學胡具慶曰自吾鄉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一時從遊之盛與洛閩

並而先生與睢州湯文正公皆以通籍貴顯之後遊其門執弟子禮此又近世所尤難者也湯公學術事功既已大顯於時而先生之學知之者猶鮮故予特爲立傳又嘗讀張上蔡遡流史見先生與上蔡書深服其說上蔡固卓然獨立不肯苟同於先儒者也而先生獨深契之今余往來先生之家求先生生平言學之書及所進呈格物致知之說而遺稿俱無存者其聲光闇淡幾於莫可窺尋然考其師友淵源所自則其所自得蓋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者矣

侍講學士張公貞生行畧 節錄九則

張貞生字幹臣別字賛山吉安廬陵人順治戊戌進士仕至侍講學士著庸書二十卷

爲國子司業時刻鄒南皐先生宗儒語畧頗闢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嘗書邸壁云至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之關居京師寓吉安館中蓬蒿滿徑突無炊烟 池北偶談

康熙七年秋九月

聖祖將出關田獵幹臣以

上春秋方富宜益崇文德後武功上疏切諫

聖祖心器之冬十二月
召對命講經義作詩遂問百姓疾苦幹臣以江西荒稅對明年秋八月
駕將幸盛京謁
陵且議遣大臣巡方幹臣請見言方今淮陽被水諸省報旱日月並蝕
宜節事盜入以承天意況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
皇上不宜輕出又言大臣巡方徒擾百姓無益察吏安民當責成督撫
如浙撫范承謨東撫袁懋功中外皆知其賢當聽其久任今承謨以疾
解任懋功移補浙江臣心惜之宜令承謨留任懋功不必移補兩省吏
民實受其惠尋下部議前方以憲臣言禁出位言事遂議降二級用然
卒罷巡方之差而范承謨袁懋功仍故官頃之幹臣引疾歸廬陵王山
益刻苦向學著庸書二十卷十三年召入補原官澹海集
作聖門戒律八條一名穿窬之類多方鑽刺覬覦者是一名患得患失
鄙夫貪緣以獵榮膴者是一名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名壟斷賤丈夫
指爲奇貨者是一名墦間乞人望門干謁者是一名無忌憚小人侮法
作奸擅行者是一名德之賊游移不可方物者是一名不遠禽獸橫逆

不悛淫蕩無耻者是
鑄級南歸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贐一無所受其狷介如此同上
贊山以言事謫歸居廬陵王山有定巖覆笥峯木琴洞虎子巖諸勝皆伐木開道手自創闢贊山住此二年復應
詔出殁於京邸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居王山時茅屋隨劄一卷想見此公學道刻苦非人所及畧錄數則於此　王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在於孤然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　絶頂惟高而孤雖天氣清朗無晝不風風聲四起眾山動搖人立其上脚根不穩風欲挾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欲於霞搣處放步然而危矣　王山筍類多苦烹之亦有眞味又産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噉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為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令飽嘗耶　王文成訪地藏洞一異人值其睡方醒問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兩箇好秀才語畢復睡張子坐卧巖中有以仙術告者回思自幼識字及壯犇犇波波老忽將至雞鳴而起便秀才二字做不了何暇言仙巖栖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疚深自戰兢敬寫聖容奉以出入道大莫

名非敢贊揚聊以自警贊曰古今一人大哉孔子天地終始要其立言非有殊旨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諸儒沾沾新奇自喜門戶異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侈閔我童蒙茫茫涯涘逐影捕風出彼入此行不顧言人視人指而今而後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尙勉爲士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恥　宿雲霧坐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毫無厭貧之意頓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温 同上

陸清獻公康熙戊戌至京師葉公訒菴來會葉言湯潛菴施愚山品行之高及張幹臣之苦節幹臣建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其學大抵微近於梁谿後讀困知記粹然一歸於正因借得幹臣所刻困知記其序云始也以儒而託於禪旣也以禪之實篡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先生云此數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 陸稼書先生年譜

往會葉公訒菴借張瑤山文集錄之其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先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

羽翼程朱又一篇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有宗儒語畧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鑌山者正在於此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致良知之說必不爲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於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郤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乎又與熊青嶽書云學問經濟雖不是兩个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此論最快正是今日對病之藥又云學問祇有漸進工夫無頓悟法門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之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之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靜以所行有動靜矣氣無聚散以所行

有聚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其集總名庸書序曰簣山在經筵講書則陳說無餘

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爲蓋實錄云 同上

魏敏果公挽幹臣學士詩病榻披衣猶望

闕孤兒執手向傳經注云元日肅朝服拜

闕畢病乃劇彌留時惟口誦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二語 寒松堂集

翰林院編修沈珩傳 趙士麟

公諱珩字昭子號耿巖海邑東鄉之海汾里先世德淸人宋建炎初樞密忠敏公諱與求扈蹕至臨安遷臨平再傳而千四公遷海甯之鹽倉累傳至贈公而莫公諱兆廣刻志讀書研精春秋三傳年二十五早世公甫三歲朱太孺人母儀閫則爲士女宗冰霜之節歷五十餘年

旌揚之贈公彌留日眙睇而自以手約之曰好一枝玉簪蓋言其質之縝密而矜貴也稍長出就外傳性警穎嗜學體素羸承母教勿少怠十歲爲制舉業輒見知先達諸名家十五補弟子員十八論交當世同人

於當事座中有辨及異同者公鞫然曰今日當論邪正不當論異同聞者縮舌會里中揭竿索餉宗人憤之公躡足曰此不可以憤爲也憤則無類矣佯與之約餉千金卒擒其魁識者知其器識不凡云孟津李信平公視浙學搜奇俊會選拔拔之戊子秋試不第信平公搜三場卷藏之曰使吾後人知天地間有此種文字也洎入都

廷試第二庚子登順天賢書甲辰會試以策論取士公曰生平學古此其時矣遂冠南宮

廷對擬一甲第二旋更置二甲一名館選未與念朱太孺人歸不忍違

奉養日講求理學經術諸書十餘年間巖泉嘯詠未嘗以得失介懷乙卯長安有與公通家誼者欲得公朝夕論文爲援授中書候補丁巳分

校北闈得法櫑等六人皆愜物望戊午

詔舉博學宏詞宰相高陽寶坻益都三公合疏薦己未

御試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傳述論贊有史館三長之目辛酉

召宴瀛臺賜文綺表裏及蓮藕恭進紀

恩詩六十韻八月

簡用順天副主考與歸修撰惺崖交相砥礪誓不負朝廷得王元介等

一百六人皆知名士壬戌元旦
賜宴內廷恭進
聖烈頌六月以疾乞歸卽舉先贈公及朱太孺人葬丁卯
恩頒敕命兩世並荷寵榮爲生平素稾繩檢日閉門息機以窮經研理
爲務於邑東之龍山講太極圖說顏淵問仁二章於齊安講白鹿洞規
於武原之學宮講西銘繼講河圖洛書中庸首章洪範疏義於本邑學
宮又著大學經文發疑先後講學惟欲學者於日用事物間求致知力
行之要闡明濂洛關閩之傳著述已刊者其耿巖文鈔初集二集龍山
齊安諸會語詩集甲辰策稿時藝小問篇曉集六子初集二集三集藁
居兩生草諸種其未刊者則有棲遲草宏詞草投閒草消夏詩談稼邨
偶見稼邨緒論雜說尺牘存稿時藝稿自訂年譜諸種所纂輯者於經
則十三經文緯外孝經通解周易精義書禮篇義詩經疏義集要集註
精義學庸或問纂大全撮要諸書於性理則有性理纂四先生學約纂
明儒言行錄鈔諸書於史學經濟則有文獻通考纂明史要畧明禮考
評案筆記諸書他如史遷班固昌黎廬陵三蘇以及漢唐諸家暨有明
景濂希直升菴鹿門遵岩震川歇菴楓山姚江崆峒弇州諸家古文古

樂府唐詩賦臨川宛陵東坡諸家詩明九家詩先輩諸大家時藝下至養生岐黃家言皆有纂輯又有見聞隨錄玉林說苑屑金隨鈔雜組選薈摭餘詩人遺事諸種雖片錦寸璣咸手鈔存筒薈一生之神力畢萃於簡編學行中無一刻之暇逸也公年七十有七不可謂不壽迺一旦仙逝遠近悲之生卒年月及所生所配所娶所適詳於狀與銘中此不多贅

論曰吾上下千古未見文章能事獨萃於一門於父子之間若斯之隆也耿巖先生爲吾甲辰榜名元是科會試專用策論表公策則洋洋乎晁董而參之以子瞻水心之疏暢論則本漢宋之箋疏運韓歐之體製表則靡濫已極黜徐庾之艷而爲歐蘇之雅用是冠冕南宮爲後學矜式自時厥後研精理學纂修著述雄文大篇爲一代大手筆充棟汗牛海內宗之而令嗣岱瞻英年能承家學復後先輝耀焉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於其所不能公襁褓失怙岱瞻亦襁褓失恃太孺人以母兼父公又以父兼母煢煢相依可謂苦矣讀書無間寒暑無間晝夜可謂勞矣家素貧窘可謂餓且乏矣天欲予之闈元而先

以選拔嘗之欲置之翰苑而又以絲綸試之所行不可謂不拂矣卽畀之以大任或調元贊化或公孤卿貳或建業樹勳或萬鍾千駟此天之所以降大任之意也而官不出木天祿不踰升斗則又獨何歟迨觀公文乃知天於彼嗇之於文豐之於彼靳之於文縱之於其子之文又縱之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代亦云遥矣人物之生不可窮究而紀極矣中間王侯將相名卿不啻幾千百矣而號文者屈指寥寥不盈百焉造物者何以與人以他美反若不甚愛惜此則難之又難何也蓋文章一道天地之所獨鍾山川之所毓秀洩鬼神之秘而發古今之藏顚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雖南面百世不與易焉公一門萃之然則公之所得於天者良厚以公之子之得於天者並厚而大任尙未可量也

嗚呼痛哉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蔡公啟傳墓誌銘 韓菼

德淸崑暘蔡先生以講官受知
今上學醇行端天下皆謂于其職宜顧恬進勇退引疾乞歸歸七年而歿中朝士大夫咸惜其未訖于用執經受業於門者悼喪其碩師無所歸以貧故葬緩又五年孤芳醇等相地上食來告葬問銘於門人韓菼

忝辱先生知深又同為講官朝夕奉教知先生行誼為審矣而受命不
敢辭先生諱啟傳字石公號崑暘世居洛陽有仕宋為秘書郎者諱某
從駕南渡始家德清十餘傳為玉泉公諱某明宏治丙辰進士官御史
歷任大理寺丞高祖諱某鴻臚寺丞曾祖諱某贈將樂知縣祖諱某萬
歷丁酉舉人官至武庫司郎中父諱奕琛萬歷丙辰進士以水部曹歷
陞吏部侍郎子五人先生長也當侍郎貴盛時先生為諸生卑躬守約
飯無鑿御衣無紈綺惟攻苦讀書明理道為事如單寒士會侍郎中蜚
語幾不測先生亟走京師願上章請代尋侍郎得薄譴乃已順治甲午
當鄉試侍郎有疾先生願毋行强而後行即聞疾少加輒馳還如是者
再是年舉於鄉尋居侍郎喪極哀盡禮一於誠敬後五上春官不第家
益落然母胡太安人在堂奉養極歡太安人亦忘其貧也庚戌舉進士
廷對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
召對弘德殿賦詩稱
旨未幾為日講官會設起居注即兼其職先是一甲授職在館預教習
無即授講官者蓋異數也壬子主考順天與今刑部尚書徐公同蒞事
竭誠悉慎無毫髮私念多士雷同勦說文體日腐壞務得魁壘奇拔之

士以風海內復古學故榜發得人甚盛數科後以科名著者不絕相望
然猶羅吏議先生則引咎去曰養親吾志也歸亡何而太安人以疾不
起銜哀慎終一如侍郎喪時丙辰服闋復官赴京尚未補也掌院學士
引見適講官缺員郎
命以原官充亦特恩無故事也丁巳陞右春坊贊善會有足疾曰臣當
陳力力之不勝職其可居且講幄何地可一日曠負則堅辭以去先生
兩為講官當
聖天子好學日新又新嚮用儒臣之時先生感奮竭其素所蓄積撰進
講章皆精深當
上意今所頒行四書解義出其手者發明為多嘗為
上講洪範五行傳於天人和同之際開陳往復以感切
聖聽其在位未久然其有儒者氣象已若此若使須之以歲月而益出
其危言讜論則伊川龜山考亭侍讀說書之流風餘韻猶可以復尋而
為後生末學之所觀法亦政無已也先生既不出藥爐茶竈以圖書自
娛間葺先世園亭壘石蒔花習靜其中四壁蕭然諸子至不能析產然
一無求謁於人友愛諸弟晚而益篤戚黨之貧者周之如不有其己也

其子弟之可造者必誘掖之如出諸己也交友以敬待下以寬跡不到公府而有公事必直言其便否以利其鄉人太安人之將葬也啟侍郎之封而合之得水乃謀遷焉與葬師登陟視地可否筮龜未協憂悲成疾遂至大故康熙癸亥四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五配陳氏敕封安人父前常州知府諱琯子四人芳醇邑增廣生丙吉華太學生會辰邑庠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張獻采芳醇等居憂既舉祖父母之喪而合窆焉用成先志已乃於今年戊辰九月日葬先生武康縣鳳凰山之原銘曰

維皇建事遜志多聞先生應期山川出雲臣學何學抱其遺文朝夕承辟仁義是陳

帝曰汝嘉領左右史千秋玉字其直如矢俾贊承華元艮毘倚何介如石弗壯于趾以愧人臣兆職其思量力而退乃分之宜書策琴瑟在湖之湄中外傾屬曷不憖遺人之云亡於德則壽以全其歸以穀其後若鬣者封有隨者阜曰千萬年茲惟其守

又蔡崑暘先生傳 徐倬

蔡崑暘先生諱啟僔字石公浙江德清人也宋靖康間有秘書郎源者

從洛陽南遷始家於德清累世以仕宦顯至先生之父諱奕琛者萬歷
丙辰進士以水部曹荐至吏部侍郎
本朝定鼎仍以侍郎致仕先生生爲華冑顧性喜淡泊有大志屏去一
切服玩方啟禎時吳興鼎族皆居鈞軸傴要間諸公子翩翩各飾園榭
舟車歌舞文酒有烏衣裙屐五陵裘馬之風往來過從照耀耳目先生
獨被服如布素而又豐頤廣額丰姿玉立在羣公子中獨有鸞停鵠立
之槩當時人即以公輔期之不謂先生之晚而始遇也幼隨侍郎任在
都門受業手不離簡編口不絕吟哦其攻苦異常兒年十六侍郎爲順
天大京兆典司諸進士宴先生在後堂窺見旌幢鼓樂導從劉公理順
自中階入居正席坐心艷之以爲士當如是矣後返里侍郎爲蜚語所
中先生挈一蒼頭走冰雪中驚沙撲面狀無人色侍郎幾不復識驚問
曰兒胡爲至先生曰將上書闕下請以身代已而事解侍郎解組里居
築園於居第之前種花疊石以娛晚節先生晝則婉容愉色視膳勉食
夜則篝燈揣摩常至丙夜甲午秋七月將入省就試適侍郎有疾先生
戀戀子舍不欲一蹈省門侍郎勉之乃治裝然試前猶時時往返視侍
郎疾及登賢書旋丁侍郎艱哀毀骨立人稱至孝是時家已中落母胡

太夫人在堂先生不欲以貧傷親志同配陳安人奉事之彌豐且敬至
中冓廁牏之類手自澣濯戒侍者弗令太安人知之上春官凡五舉皆
不得意家益貧至己酉公車橐中金止數鍰抵維揚不成行賴同年生
强之而行庚戌捷南宮大廷對策振筆萬言日中而就
天子親擢爲第一於是旌幢鼓樂導從至京兆府一如劉公時先生語
人曰我豈以科名爲重哉心念劉公當高山仰止之耳蓋其立志之卓
越已如此是年江淛大水方在館職擬拜疏爲民請命以例阻乃上書
大司農得以改折
召對弘德殿賦詩稱
旨遂爲講官職兼起居注故事凡一甲在館教習無即授講官者此出
異數蓋自先生始也壬子主順天鄉試與崑山徐健菴先生同事力以
復古學挽時趨爲事得人最盛所收皆振奇卓異之士爲時名臣者肩
背相望然以小過掛吏議歸里朝夕奉養太夫人輕軒版輿時時遊於
侍郎所築園蓋世之養志者莫先生若也亡何太夫人以疾終哀毁盡
禮一如居侍郎喪時丙辰服闋赴京方引見適講員有缺
上即命以原官充之蓋未及補官亦異數也則

上之知先生者深矣丁巳陟右春坊右贊善甘盤舊學方擬爰立而竟以病歸時倬亦奉母家居每從先生遊郎語倬曰吾淡泊之志始終不渝又性樂山水賦詩博弈清簟疎簾竟日忘疲至於長安之車塵馬跡人世之連雲甲第炫服姬姜漿酒藿肉雅非吾好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泰階平而玉燭和有諸公之黼黻足以稱盛正不妨留吾一二人於水邊林下爲盛世點綴逸事不亦可乎癸亥將合葬太夫人於侍郎啟所封壽穴視之得水憂悲勞瘁遂得末疾以終蓋年六十有五也

朝廷方待先生將大用而先生竟稱完人謝世去矣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於天人理數之間嘗著洪範五行傳爲講官時陳之工書法得顏魯公遺意凡所讀書俱以小楷抄錄爲詩喜王孟二家不事駢麗間亦喜爲小詞所著有游燕草存園集兄弟五人皆極友愛戚黨之貧者時周之子弟之佳者必誘掖之居恆絕竿牘然事關地方利弊者必造公庭力言之訓子最嚴子四人芳醇丙吉華會辰□塤一人張獻采俱能文章克承家學倬既出先生之門又同里居故知之眞且悉不敢爲諛辭謹記其大槩以俟異日琬琰之錄云

陳編修夢雷傳

陳夢雷字則震一字省齋福州閩縣人未冠登康熙九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請假歸會逆藩耿精忠叛徧羅名士刼縶夢雷及其父於僧寺脅受僞官夢雷不得已尫瘠託疾以稽之賊平議罪有陳昉者污賊京師謁傳夢雷也復爲逆黨徐宏弼誣告徵下詔獄幾不測朝旨減等謫戍尚陽堡初夢雷與安溪李光地爲同年生相善及難光地亦在假用蠟丸密疏致通顯而夢雷方干嚴讞無以自明引光地爲助光地密疏救之語載在

國史本傳夢雷不知故怨懟憤懣牢愁哽咽往往詭激於文詞雖過其實然志足悲也在獄作抒哀賦曰夫何二儀之翕闢兮變杳窈而難窺貞邪糺糅以任剝復兮叢穎焱忽其不可思匪盦澹括索以窮化原兮疇炳晰乎先幾信貿貿偃蹇以婞激兮困荼酷而莫與追眇余躬之再誕兮皇降衷其猶弗悉式庭訓於髫齔兮景曩哲爲繩墨漱流瀣以致清兮刈幽蘭以爲襲纕寶璐與瑤英兮紛組纓以綴飾戒炫靡以要姱兮恆遵晦以飭默固時命之偶值兮盥用薦于王國余既遵路以馳驅兮端軌度以爲趨謂吾道其無尤兮忘時命之不可虞神惝怳於羲皇

兮志過亢而無徒擢嘉穀以遠荑兮匪荃蓀其弗俱信趣舍其允臧兮
不度世之委紆值皇風之淸泰兮行踽踽其猶晏如體養志以娛親兮
駕言返於故閭就頤而致囷兮蜂蠆忽於所圖嗟天步之踖躩兮長虵
洊其肆虐童昏侈而踵步兮驅狂瞀而蕩魄挾腐鼠以哈鸞兮畢四周
其焉薄余不難速隕以濯瘢兮顧天性而爰度彼績衄於方寸兮古處
其或弗過不洪涊以劇秦兮庶余心之靡他甘疾首以就疷兮長紆鬱
其則那余衷其多汲汲兮燕晏晏於寢訛余旣嗾韓盧以搏毚兮田父
猶遭迴而蹐步挈蚘首以翳齕兮何將伯之卻顧驥躓於淤洳兮驂又
淖泥而弗瘖搏蕭艾爲蕙茝兮庶用遺乎遠路苟微芳之見御兮猶足
諒余之貞素余漫不程力以負山兮誠與願其幸弗違嗟鸛巢之卒瘏
兮疇偃仰而安居進含階而莫登天兮退復據於蒺藜雖徬徨其終不
詭隨兮堅自信而勿萎鬱陶之悃悃兮歲忽忽其終晚戒糗糒以揚舲
兮載鳴鸞而陟巘叩九關以竭誠兮及離思之未遠何虎視之眈眈兮
九首拔木而莫綃旣輪囷蟠屈之莫爲容兮迴朕車其復返余豈不知
早擇朋以自導兮謂遂心其焉恤也慮竭於公家兮躬弗閱其非辱也
恃九皋之閶天兮或所思之我淑也聊息駕以竢時兮忘謠詠之莫或

暴也衆口之爍金兮萋菲積而日滋余復悻悻以賈殃兮曾囊括之罔規市虎其猶傾聽兮矧往愬之侈辭震厲已及余躬兮猶惘惘其如疑荆棘之充路兮橋踰淮而復爲枳蓬依麻而得挺兮厥質仍夫骫骳堯舜之聰明兮終藉臯陶以爲理誠返顧而諒直兮雖縲絏其焉恥援靈均以永言兮繹義文之所指

明聖其終莫予訦兮恐親心之悲遊子何譽殃之叢脞兮曾余躬之弗戕胥告夢以不祥兮陟岵望而內傷旦得告而魂怔兮睇四周而潰腸號天其莫援兮觸地而無傍淚崩泉而繼血兮足躃踊而就僵神漠漠其闃滅兮息殪奄其渺茫守者環而涕下兮欲進規而若憮謂拘四而致隕兮典守嬰其罪罟矧覆盆之未剖兮躬積摧其焉取哀固有地與時兮毋荼毒而就痍撫余背以就衾兮支余頤而進漿聽汩汩其若遶兮語刺刺其若芒目冥冥而啟矚兮膺結痛而復涕滂良朋之款款兮趨就訊而先潛願節毀以庀形兮據禮經以爲斷喪有疾其引權兮矧鋃璫之在絆毋使慈母戚於重泉兮嚴親聞而永歎忠孝之兩訦兮孰臧否之能判忳余思之潰潰兮耳有覺而夢夢氣扼於拘攣兮痛軫結而攻中精爽越而淚凝兮視翳翳其若矇襲季冬之長夜兮卒律颼飀

而號悲風月闔闔其入帷兮雪霰颯沓淅瀝而下濛衆竅噏息以交躬兮撼余寤而震恫余悲其曷弭兮援古而莫余似玉門之演畫兮文明以自矢姬公之困鴟鴞兮嬰跋疐而几几彼上聖之偶齟齬兮惟道在而傾否巷伯其猶賢兮哆哆而成貝錦屈子之拳拳兮唯沈湘則何甚固君子之道消兮要皆在躬之坎壈何昊天獨降余以閔凶兮奪所恃以何窮省侍莫余親兮藥石莫余供徒跋涉以閱年兮豈王事之匪躬冀釋瑕以長往兮奉菽水而融融卒冉冉以遘此殃兮痛挽寸晷而何從悔弱齡而志僨兮神營營於天宇既漸逵以振羽兮庶貽親以榮膴曷承歡以永日兮分劬劬於稽古恐凡卉不足以奉

君兮願永言乎蘅杜莪若茲其爲薦兮雖溉滋其焉補茲哀羅織而莫舒兮忘縲紲之爲痛長伏苫以噓潰兮血滯淫而腠膚邪攻首其如焚兮液潛鑠而內枯日婉婉其就陰兮忽一體而神殊爭逕嗒以紛呶兮互詬誶而攘揄胥軋軋以達曙兮旦豈始返乎其都是何營衛之舛錯兮震余衷其足愕進盧氏而命診兮劑既和而增劇援靈樞以示余兮指肌腠之所絡謂官府各有攸司兮斷制謀慮之互爲橐鑰惟神明總於太清兮斯悉稟命於冥漠心君既懣瞀以煩冤兮厥屬失據而相薄

閔戚固亦有宜兮繩墨因時而改作願寍淡以澄神兮庶有喜而勿藥
醫喜冀有旨兮感余心而怦怦聊忍痛以尊生兮含古訓其何仍哀輟
業固有常兮禮或無禁乎窮經掩涕而正襟兮重搜爻象於窈冥泰之
伏爲否兮雖天運其弗越惟勿憂而日中兮固苞桑以無曠貞或底於
厲兮悔或免而勿罰要守懼以終始兮雖顛躋其莫沮沒慎斯語以祛
痒兮更探索而旨長何時序之遷流兮又閱夏而秋在望浮雲靉靆而
莫廓兮淫潦氾濫其湯湯蠅營營其晝擾兮暑蒸鬱而汗裳喪紀其一
周兮徒囚首而懷故鄉觸緒以興愴兮重悲咽而抑傷委吉凶以任運
兮永聖訓以自強固嘯歌之未能兮哀欲抒而成章夢雷才敏通
國書問闕塞外十餘年諸公卿子弟執經問字者踵接
聖祖仁皇帝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
旨蒙恩召還教習西苑侍誠親王
禁庭奉
命編輯圖書集成三千餘卷
御書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聯句賜之雍正初復緣事謫戍卒於戍
所子孫遂家遼陽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道人集

百卷初刻者爲閑止書堂集二卷

曲阜三顏公傳　李克敬

河東運使光猷

河東運使顏公諱光猷字秩宗號澹園復聖顏子六十七代孫世居兗之曲阜大父允紹明河間府知府城破盡室自焚死父伯璟性至孝千里匍匐兵戈間拾父遺骸歸葬哀誠感行路卒脫於難遂不仕鄉人私諡爲孝靖先生娶明宗室鎭國中尉女是爲朱淑人遭亂不屈死復蘇濟南王阮亭甯都魏叔子爲作傳孝靖六男子淑人出者皆知名當世長即運使公次考功公次學使公一母生三偉人聞者異之運使幼與考功共學而考功先登春秋榜公益自淬礪嘗冬夜寒甚以筐筥貯軟草納足以讀卧病歷三載輾轉牀蓐間未嘗輟學也中韓菼榜進士選入詞館分校會試所得皆碩學能文士後多爲名卿大夫者充明史纂修官丁父艱服除會

特旨命大臣以詩賦試詞臣公爲前茅而大臣以失

上意覆校率顚倒之故公左遷補行人司正既而以刑部郎中出守貴州安順府安順地荒俗陋獞猺雜處鳥語獸心不可齊以法公曲意拊

循民苗懷德在官五載未嘗獘一命而郡大治羣稱之爲顔菩薩云時
貴州提督李芳述馭將士無恩衆大激譟人人震恐公匹馬入其壘爲
曉譬利害責以大義嚴毅慷慨皆投戈聽命論者比之韓愈之服王庭
湊焉轉河東道鹽運使除供億裁陋規通商民之困先是山陝河南行
引鹽引尾各州縣著以關防出境即爲私鹽境壤錯互失足跬步輒罹
法羣患苦之公力請於巡鹽通省爲一關防著爲法民以永利以祿入
之餘修文宣王廟備几筵俎豆教佾舞建師生舍擇商學諸生之秀者
誦讀其中親授課以文藝士亹亹嚮於學曲阜復聖廟彫敝捐俸修治
諸商皆慕義樂助新其殿寢三面建坊繚以石欄巍然閎壯矣又請於
大宗以祖河間公配享置田四百六十畝以供其時祀後陝西鹽訟公
以吏牘字偶誤鐫級遂歸里徜徉林圃間八九年以卒年七十三生平
無他嗜好詩文外惟以琴棋自娛酷愛讀書每見子弟必勸以書不負
人隨所得淺深皆食其報故吾惟日不足也其於時藝至習適矣故宦
成課子猶時時自爲之其水明樓新藝與其詩並傳諷人間無軒輊焉
又嘗言人能退讓多振恤者是有享受人吾每觀人昆弟叔姪間皆不
爽行道有福不虛也此可謂尚德君子之言已

吏部郎中光敏

考功公諱光敏字遜甫更字修來別號樂圃十三歲已善行草能詩賦十七歲中順治丁酉鄉試以非孔氏置副榜貢入國學舊例四氏學科中式二名明季分一屬魯藩宗室四氏止孔氏一名餘三氏遂永錮乃鳴之巡按提學請於朝復其舊自是始康熙癸卯再中式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

天子臨雍加恩四氏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充會試同考官出監龍江關稅爬搜諸蠹務從寬大商旅德之役畢至假金爲塗資以還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丁父憂服除補驗封清吏司主事累遷考功司郎中纂修一統志丙寅以疾卒於京邸年四十七公長身廣顙眉宇英異凡所學爲輒過人雅善鼓琴工書翰人得其片札珍猶珠玉當是時新城王阮亭士禎宣城施愚山閏章以能詩名天下公從之遊相與討論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詩家之得失日同諸名士唱和若宋尚書犖田侍郞雯曹祭酒禾林提學堯英王給諫又旦曹郎中貞吉謝郎中重輝汪主事懋麟葉主事封號爲十子刻有十子詩略世多稱之其所爲干祿之文亦穿天出月光怪煒赫自以射策中禮闈不得見其奇常鞅鞅及官吏

部曰每趨朝視事已輒據案濡丹草時藝一篇侍史脫稿人便取其底摹勒之所傳未信堂四書文讀者皆以爲子書也性躭嗜山水嘗登太華循伊闕沿江淮觀潮錢塘游桐江三衢以歸每所至輒令善畫者圖之又精騎射蹴鞠旁通律歷句股之學其說書傳務反覆研思求聖賢微旨自信於心不忍阿匼諛髁爲疏詁家所蓋蔽是眞有心者故其立朝侃侃不苟同居家篤孝友然諾無欺直義出天性矣所著有樂圃詩集未信堂時藝訓蒙日纂行世外有未信編一卷家誠四卷舊雨草堂詩南行日記尚未刊傳

浙江學政光敎

督學公諱光敎海內所稱學山先生者也生而奇警儀觀甚偉少孤師其兄吏部公喜讀春秋傳國策莊騷太史書謂餘鮮當意者好沈思孤詣當其專精寒暑饑渴風雨不知也故其爲文抉幽出險劍拔弩張無與人同者康熙甲子舉於鄉其冬

天子幸闕里釋奠

至聖助祭者

特恩卽授職公當得宰縣不肯就越三年登進士第入翰林授檢討講

官闕
上憶公名召問其家世及幸魯時事喜甚遂補日講官起居注主浙江
鄉試所拔多寒畯會學臣當遣禮部列名以請是時天下惟直隸江浙
有學院例以閣部大臣為之
上意在公也顧問曰翰林未開坊者亦可乎部臣曰
簡在聖心耳遂以公提督浙江學政編檢為學院自公始也浙人士聞
公再至皆延跂鼓舞公益自激奮思捐軀命以答主知絕請謁嚴校勘
束芻粒米不以累有司閱文每夜分乃寐至積勞嘔血不少懈訓士如
嚴師慈父士氣騰踊文風丕變所拔之牘琅琅可誦浙中文遂甲天下
天下莫不求而讀之後先所得士亦皆耿耿名海內為人所指計時有
攝郡者餂公以私不見應欲掊摭他事以動公公發其奸將疏劾之其
人跽門哀請至再三乃舍之士論快焉處州郡邑以催科凌轢士類士
不堪聚哭於
至聖廟不赴考郡守乞嚴懲之公大言曰吾拜疏後盡褫治之矣守令
大皇懼退挾其吏胥詬學博為諸講以謝諸生吐氣其培育膠庠類如
此然公是時已病甚矣三年在官雖舉主恩門不少徇顧大逆諸貴人

意多睥睨之者中朝近要又不能尺寸餽遺不肖者往往爲蜚語欲中傷公文吏吹索以簿書微疵鐫二級公夷然不芥蔕瀕行巡撫線一信來祖送直入臥室見篝燈敝帷文籍外無長物太息而去抵北新關榷使擬留難之假拜謁入舟窺其裝見數敝篋無扃鐍者乃錯愕愧謝及復命遂引疾

上嘉公廉慎特命大學士宛平王公熙視疾傳

旨慰諭不忍聽其去以篤聞乃得歸明年戊寅三月卒於家兩浙之士聞公歿皆行哭失聲貧者至質鬻以爲佛事士有請祠公名宦者當事遲之至爲士所訟公所建立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公神悟非常嘗從琴師學崇朝盡得其曲折初習射不中不歸食至日昃遂發五中三其生平用心至危苦故以傷生也性純孝每侍母朱淑人輒依依不能去在翰林時貧甚母憐之不往公欲棄官歸乃得迎養焉友人贈詩有每向高堂憂疏水何嘗太史不簞瓢之句其人可想見也公臨危顧影自歎曰我竟作如是已乎事母未竟報君未能死不瞑矣累息而絶其死不忘忠孝如此公服官早又年止四十有所撰著皆無成書子肇亮嗜學文有父風將遂公之志焉

小東外史曰余遊曲阜獲拜識運使公公子廣謂余言不苟阿謬也每就質所疑時運使罷官歸括囊杜門醇醇然謹厚君子也其殁也鄉人竊謚之文介而單馬犯瀆卒之鋒何其勇耶余與督學公處最久知至深故尤慕而悲之顧嘗謂余言恨吾仲兄不見君知相賞何如者以是思考功之風烈寤寐如遇之考功公之子雍與余善因得續聞公之行事詳著之於篇俾後之修史者有以考焉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彭公定求行狀 羅有高

公諱定求字勤止號訪濂學者稱南畇先生隸籍蘇州長洲縣先世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也明洪武初從軍至蘇州隸衛籍數傳爲梧山公諱天秩嘉靖間舉人修行明經鄉邦師之是爲公高祖曾祖諱汝諧字蓼蔚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祖諱德先字敬輿諸生貢太學考諱瓏字雲客

大清順治十六年進士官廣東長甯知縣以廉直忤上官歸里講學士類趨風學者私謚仁簡先生贈吏部右侍郎公生六歲入小學十一歲長甯君授太上感應篇公即知敬重端拱持念日有常即知返躬自警

省十六歲習制藝諸老先生交口器誦之公溫溫自克益謹治業益勤
十九歲塾師宋君卒公旦夕臨盡哀遵古弟子禮執心喪又四年長甯
君出知長甯公奉王母居又三年長甯君被吏議有所牽累公聞辭王
母將入廣東省難天大雨雪恐風逆道阻不得時達禱於斗姆文昌附
鄉人施度師以行時海甯楊公雍建以給事中家居公以通家後進謁
乞草粵中當路書楊公閔公之情立授書於是渡錢塘沿富春過玉山
下瑞虹溯章江上贛石更取道信豐崎嶇叢山灌莽蛇虎之區水陸四
千餘里不四旬而至見長甯君抱持哭嗚咽不能語士民環觀欷歔競
問從者公子發蘇州幾何時咸相顧感動吒愕謂有神助是時公年二
十有六遂左右長甯君清理交代事下羊城雪長甯君誣枉於巡撫而
長甯君得以浩歌歸田絕事後憂後二年爲康熙十一年舉江南鄉試
第二十二十五年舉進士第一廷試畢讀卷大臣置公卷第三及進呈
聖祖問會元卷何以列第三大臣奏言書法不及前二卷
聖祖曰會元策末數行有勸勉朕躬意往時周程張朱豈俱工書者親
擢第一授修撰尋得宋五子近思錄好之手自謄寫奉爲言行準則已
又得漳浦黃子復初錄於文昌宮大指主於嚴敬怠別誠僞辨義利明

進退之節善剛柔之用謹語默之宜公感其言遂自號復初學人賦歸輿詩七章以見志公官翰林才四年遺榮味道之志決於此矣明年春上疏請歸省至秋抵家日侍長甯君講貫經義討論儒先書朔望會同里諸生於文星閣長甯君爲都講切劘道義考詳言行威儀究文術利病諸生油油然日相喻於處善循理之爲樂也居二年長甯君迫公還

朝明年充纂修

太宗

世祖兩朝聖訓官後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其冬遷國子監司業公與祭酒翁君釐飭訛立規矩諸堂靖肅士習蒸變公以八旗子弟卿大夫之材出焉宜豫教而敦天性明人倫其最急者矣於是集孝經古義訓其旁譯以

國書頒示官學教習令以是訓官學生其後翁君遷官代者更改舊章諸生譁公爲不懌作臥病詩念長甯君春秋高志養逾篤作歸思詩其冬晉侍講即援例投牒請假

命下歲暮矣輕裝出彰義門開春過睢陽拜潛菴湯公殯館湯公嘗與長甯君論學相契重後陛見

聖祖詢江南賢搢紳湯公以長甯君對公既敬湯公爲一代偉人又感
湯公不遺幽隱至長甯君名得徹
天聽故嘗以師禮事湯公又慟湯公之困於僉壬而於湯公身後繾綣
不已也二月至鳳陽聞長甯君喪公愴怛不自勝終身內疚哀慕至老
以長甯君卒正月十一日公卒正月前半月循忌日禮齋居謝客既免
喪不忍去丙舍投牒有司告病乞咨部展假至是讀陽明傳習錄自謂
警發倍昔時信好愈篤矣後二年出補原官舊同寮敦謹者多散去新
進少年頗事華藻佻偷公不謂美也且自以學未明德未修默不自釋
明年夏上疏乞休歸里作閒居謝客約益沈潛經術研味宋明先正遺
書時與同里樸學老生相磋切放梁溪高子豆腐會作蔬供或出文星
閣課同里諸生集儒門法語公嘗自識其簡端其略以爲鄒魯以降續
自濂洛朱陸設教微分徑涂然尋厥指歸本無異致後來聚訟漸爾矯
誣躬行日微口說滋熾其於身心奚裨焉又以潛菴湯公操履端密其
言平粹明達可持循采湯公書爲潛菴文節要初公侍長甯君出入愉
愉日有所聞既貴手朱子小學書紬繹反覆以爲範圍至廣大又以爲
吾儕即日月既邁矣而出入周旋仍當如童子始入小學時庶幾知非

改過不至終身惑溺迷復而不返造小學纂注閱明賢傳紀感家傳蒙以養正之義造明賢蒙正錄又以生平讀明儒七賢書得闚竊私淑之恩於是爲作至高望唫七章懷思舊時七賢講學之區七賢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菴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漳浦黃子也時有作書詆陽明者公見而恫之以爲學術異同各因其所見見淺見深議論滋焉何恠矣夫陽明先生爲學本末樹猷反正之勤甚明白今據宵小一時誇誕蕪薉實錄立浮議訕名賢是非之心果安在耶鍛鍊舞文甚於酷吏而君子蹈之豈不哀哉且其論朱子之學陋彌甚謂偏於窮理者則瀉之以主敬偏於主敬者則瀉之以窮理成何語耶吾不知其所居何敬而所窮者何理也夫謂陽明倡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而病之乎程子有言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言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并程子而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鄙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則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顚倒黑白逞戈矛弄簧鼓至於

斯極也又謂其間傳陽明之學者不無賢人君子則由其天資之美能勝其學術此又矯揉不中之論從來未有學術旣非猶得葆其天資者不根游談層見疊出蠹道眞疑來學恐遂偏頗乖離先生正直蕩平之道不敢以默造陽明釋毀錄長甯君晚歲篤信梁谿高子之學以自得之恉授之公公繹之作密證錄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喜伊川易傳博考論易書決擇精研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年公六十一歲

聖祖南巡命公與詞臣汪士鋐徐樹本等校全唐詩旋

賜御書傳旨垂詢公病痊否狀五十二年公六十九歲

聖祖萬壽節公入京祝釐禮成不俟鄙而行公嗜學誠摯難進易退之節始終一心守長甯君遺言步驟先民矩矱自壯至耄惟隕越是懼欿然謙沖翺翺如不勝衣者而行義勇決利害不能回也勞費不自恤也修學校扶名教顧護師友獎誘後生赴若飢渴一時海內人望翕然歸之吏斯土者咨得失以善其政庠序英髦決疑難以成其業鄉里懦良之民依恃以自植而爲不善者有所忌憚觀感改行而遠罪古之所謂進退皆有爲者公當之矣公嘗與門人林雲翥書自敘爲學大恉頗詳盡謹述其要而論之其辭曰足下自閩中來毅然志聖道覩足下之行

甚清苦其間於僕甚恭而勤竊自媿僕於昔賢向往之未能庶幾也反躬自治不遑而敢妄當傳述之任乎然有願進於足下者其說有二一曰無遠求高遠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至聖以不足有餘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於異端堅辟之行而與下學上達之恉去之千里矣一曰無妄生門戸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注論語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是能知者尤貴於能行注大學也曰盡乎天理之極注中庸也曰充其本然之善其會於鵝湖也傾倒於陸子喻義喻利之講義後此陽明王子拔本塞原之論致良知之恉一脈相承本無乖隔或曲因時勢救弊扶偏實其萬不得已之苦衷絕非角量人我之邪見其與世之綴緝陳言出奴入主樹幟自鳴者天淵不足喻其曠絕是正程子所謂翫物喪志者耳其可冒昧不省陷溺其中乎僕自髫齡夙抱微尚中年南北往還不無科舉仕宦之累今者決計閒居甘分隱約實願諷詠遺經蕩滌渣滓初歸田時里中一二奉佛友人欲相招引僕心格格不入每聞其揚釋抑儒不勝嗟異因有儒門法語少

湖王子侯後編潛葊文集節要之刻定厥指歸以杜狂瀾足下有志聖
賢竊謂當以念臺劉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奉爲入門良導且無嘵嘵於
紫陽姚江之辨也又嘗與尤謹庸書曰承下問近日新功不覺愧汗伏
念流光如駛早衰之貴良可驚閔往者汨汨緇塵偶見禪客齋戒安居
以爲頗勝於奔走名場酒食貪饕之輩喜與周旋旣而知其談悟者失
之蹈虛談修者失之滯實流弊所屆將使孔孟遺矩爲之蕩然束髮受
書白首顚躓必遭鳴鼓之攻叩脛之責矣由是刻意反求側身訟咎先
於義利分界微茫回頭猛省而戲言戲動舊習往往而萌乃知紫陽主
敬工夫顚撲不破也時有以主敬工夫須變化者公立論破之文多不
載嗚呼公之所以躬行心得坊表人倫略具於此矣夫其學於古也詳
故其履而行之也正其尊德樂義也誠故其游於爵祿名譽禍福之閒
灑然而不繫其饜飫於名理也有芻豢之說故其教人敦復懇至簡而
通繁引而不厭自得之恉時時發之於聲詩優柔平淡若無他奇而循
之不窮攀躋無自公之所養何如哉五十七年十二月公自爲墓志其
銘曰翳馮虛之眇躬乘一氣之鴻濛知生死如晝夜乃原始以反終唯
循理而順命坦逍遙兮大同庶朝聞兮夕可亦不滯乎苦空乘白雲兮

悵望念來者今怦怦明年四月卒年七十有五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壬申門下後學羅有高謹狀

翰林院編修陳君錫嘏墓誌銘

黄宗羲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靑州徙鄞之後術儀吉案依鄭寒村所作行狀校後術村作後隆村又自後術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鄭狀完中下少璩一代璩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東嘉靖乙丑鄭作己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剛鄭作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鄭狀生三子長即先生也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剛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耆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鄭狀家貧以授徒爲業始館奉川鄔氏繼應定海令季沽朱公之聘已而設塾於陳子同亮之雲在樓其敎人先器識後文藝講貫請難精勤嚴毅而其不愧人師尤在以身爲範當在定也邑人知其令推重先生求闕說者無虛日先生未嘗一應其在雲在樓也故人有宦秦中者卑禮相招先生念弟子願留之誠不以束修豐約爲行止乃婉謝之黌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

盡墮數百年來非媼燭牛醫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

明年鄭狀丙辰計偕考校者爭欲致之門下先期物色先生堅謝勿往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鄭狀崑山徐公澤州陳公相繼掌院事皆第先生爲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

黃慎軒奉

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鄭狀纂修皇輿表輯覽二書先生啟澤州會萃羣籍博討精讐澤州憂去周旋於崑山徐公京江張公之間調和意見參酌成書其後輯覽以同列因循未果上而輿表遂得進呈時己未正月也會講官員缺

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之蒙眷於

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略即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瑁璣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鄭狀初戊午之秋先生之子汝咸舉浙江鄉試其計偕也先生之父徵仕公與之偕來至是老人與故士之思先生遂以送親請假歸里又云在長安三載貧而好施自奉最嗇而交際不廢俸薪不給則仍館於座主田少農寓勤劬淡泊與布衣無異同學董在中贈詩所謂斗大三間屋青燈半夜明雖爲漢太史不改魯諸生蓋紀實也病羸畏寒欲作一被一褲而不能然外吏有註誤者求先生排解願奉千金爲壽先生笑謝之其他倚先生誠信以事相囑者甚夥先生雖脫粟不繼終不因之動心焉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

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閧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為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鄭狀性至孝辛丑壬寅方邱兩孺人連喪哀毀幾不欲生自此侍徵仕公益不忍頃刻離假歸後澤州歐薦崑山蔚翻駕終以疾辭不出）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羸露為解董允璘（鄭狀董吳仲之）子員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恃以不孤咨援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為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凜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為諸生時弟子既眾惟恐一人失學窮口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為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屏當牽至雞鳴不言勞瘁即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為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

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顔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眞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鄭狀生子四殤其三汝咸其仲子也）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闊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淒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無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命其說遷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徇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盡晷昊天不弔未見其止孟楊紛滐視我斯誄

翰林院待詔高先生不騫墓表　沈大成

翰林院待詔小湖高先生旣葬之十四年叔子中書舍人羽翼趣門告曰先君之沒也予之師宮允黃公實爲之傳而墓上之石未刻敢以爲請余往居東郊時曾奉教於先生而舍人又同志於古者也爰不辭而爲之書曰自俗學盛行士皆溺於故習而不知反諸古蓋舉世之通病矣有好古讀書之君子出焉或且以爲駭久之而其說大明其人已逝往往有不可及之歎恨不朝夕其側而上下其論議也先生幼承太常公之訓長親炙秀水朱檢討而交吳中惠紅豆何義門張匠門諸名士故嗜古最深而痛絕乎流俗自愛仁廟知特奏名出身應奉文字十一年乞假歸優游林泉者又二十九年始捐館舍齒八十有七矣先生旣繩家美又得檢討之揚扢故其爲學一本於經史而尤長考訂其說古今典禮皆有据依其爲詩專倚唐賢其商榷一集足爲五言程不止備郡文獻也先生爲人守正而剛其講學獨宗漢儒其持論堅其與人交不阿故其從宦有陰掎之者居鄉亦不滿於庸衆之口也吾郡之文苑開於二陸梁陳則陸佐公顧希馮唐則顧逋翁父子元則陸宅之曹貞素明則管時敏袁景文陸子淵顧士廉其季也幾社陳夏諸公代興號爲極盛入

本朝則吳日千王玠右王雲士三君子狎主敦槃而金天石田芻淵盧文予三董二周諸先生後先推激而春藻大雅發聞於時先生出而專以古學教人當其時雖齗齗不能信從既沒而異論熄大名垂數年以來吾郡之好古者輩出無不趨先生而樂推之所爲聞風而興起也余檮昧近先生之居思欲盡先生之學頻年奔走歸而宰木拱矣然余幸賴先生先入之言今日之知從事於古而不迷其所趨者實先生有以啟之先生諱不騫字查客晚自號小湖郡之華亭人葬於乾隆某年某月日墓在某縣某鄉之原其事迹具宮允師傳中余特表其有關於吾郡之古學者以諗於後云

碑傳集卷四十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四十五目錄

翰詹上之下

文林郎前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趙先生執信墓誌銘 汪由敦
又 飴山詩鈔小傳 鄭方坤
翰林院侍讀喬君萊墓表 朱彝尊
又 翰林侍讀喬君墓志 潘耒
又 附 東水注海四不可議 喬萊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潘先生耒行狀 沈彤
又 檢討潘先生傳 沈彤
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墓誌銘 陳廷敬
又 鈍翁生壙誌 計東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朱公彝尊墓誌銘 陳廷敬
倪檢討燦墓誌銘 喬萊
李檢討因篤記 江藩
陳檢討維崧誌銘 徐乾學
又 陳檢討迦陵先生傳 蔣永修

（又）迦陵先生外傳 蔣景祁

尤侍講侗小傳 鄭方坤

黃虞稷傳 陳壽祺

碑傳集卷四十五

嘉興錢儀吉纂錄

翰詹上之下

文林郎前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趙先生執信墓誌銘 汪由敦

先生名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又號飴山姓趙氏宋靖康間有避地居蒙陰者數傳至平由蒙陰徙益都之顏神鎮鎮今爲博山縣云平九傳至振業明天啟乙丑進士由邯鄲令擢御史

國朝兩爲山西江南布政司參議是爲先生之曾祖拔貢生諱雙美郡增生諱作肱先生之祖與父也增生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母孫氏封太孺人先生質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爲文輒以奇語驚其長老里中爲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衆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就數藝乃大驚號爲聖童同里相國孫文定公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遠大器也以女孫字之乙卯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戊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第六殿試二甲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甲子春

命典山西試事丙寅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兼預修

大清會典方先生館選時
召試博學鴻詞之士拔授館職當世所稱能詩者麇集輦下新城王向
書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聲華傾動朝右一時鴻生俊才多出門下先
生掉臂其間自樹一旗幟古詩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
調談藝者多忽不講往往聱牙與古人戾新城公自負妙契先生著爲
聲韻譜以發其秘至所著談龍錄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先
生才首肯之不以爲亢也同時如秀水朱檢討河中吳天章南海陳元
孝兩徵士皆折輩行與先生交先生詩絕去雕飾有初日芙蓉之目天
才駿厲卓絕俯視儕輩少可多否操觚家無足當意者名益高忌者亦
益眾朝士某梓所爲詩徧貽臺館先生甫展卷立返其使一時喧傳爲
口實其人以此銜先生刺骨獨善德水馮大木廷櫆所師承者常熟馮
定遠班嘗曰吾平生師友皆在馮氏矣國學生錢塘洪昇以詩詞遊公
卿間所演長生殿傳奇初成置酒大會名流畢集而時向在
國卹忌先生者騰章上告徧及同會先生至考功獨以自任在座者得
薄譴而先生以是罷職去同年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爲有司所窘避
跡依先生張性奇僻先生命家人事之惟謹及卒殯而歸之鄉里挾舊

怨訟其子勢張甚先生力爲援乃解常熟仲生是保依先生十九年卒
於館次爲論定其詩文而擇地葬之先生之篤舊交如此會典體例多
沿明舊理藩院創自
國朝分纂諸公皆遜謝不敢任先生爲庶常肆
國書取權案傳以文義典制釐然同局以是服先生才初先生鄉試以
第二人受知常熟翁大司寇司寇故名宿晚遇善持擇所取山東鄉墨
海內傳誦迨先生甲子典山西鄉試名墨與是科埒至今選鄉會試藝
無不奉爲科律嗚呼
國家以制藝取士士所爲文關一代氣運卓犖非常者必不爲空疎卑
冗之文而奇詭晦塞亦無由得光明磊落之士觀先生所爲文與所得
士所係於風教豈淺尠哉先生既坐斥益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搆
亭榭清泉秀石喬木美箭各極天趣歸田時年未三十封公太夫人俱
無恙具甘旨承色笑遠事封公者二十餘年性好遊嘗踰嶺南再陟嵩
少五過吳閶維揚金陵閒栖寓頗久所至冠蓋逢迎乞詩文法書者坌
至流連文讌後進疑先生若宿世人而先生與酬接諸狎無少忤徜徉
林壑踰五十年名壽並永近代士大夫無與比者先生生康熙元年十

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所著飴山堂文集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一卷雜著若干卷配孫孺人前先生三十七年卒壹德母儀詳先生所為狀子男六長愚次戇俱縣學附生前卒次愻歲貢生次念郡學生次慶丙辰恩科舉人揀選知縣次緫孫男九須碩頔頠顆領顴籲類碩頔皆縣庠生曾孫男八皆幼故相國陽城田文端公先生甲子所取士是為由敦甲辰順天鄉試座主而慶舉於鄉由敦實典試事於其來請銘也弗可以辭銘曰

名不厭高才不可恃飲酒得過豈惟子美抑有天焉司其行止心無瑕疵何恨于此清貴遐齡一代瞻企復昌其詩足以傳矣吾言勿夸欲垂信史勖哉後嗣尚篤爾祉

文飴山詩鈔小傳 鄭方坤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益都人少穎慧作詩尤有神解年十六舉康熙戊午鄉試第二人次年成進士與館選是歲徵天下鴻博之儒五十人入翰林纂修明史諸公皆以績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睨一世每逢校藝論文之會同館之以科目進者率面熱內慙噤不能發一

語秋谷以紈綺之年旗鼓相當未肯作三舍之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胥引為忘年交而企羨于鳳雛之五色也久之遷宮贊典晉闈試以學術顯矣而恃才傲物為京朝官所嫉時長生殿院本盛行而秋谷尤所咨賞會

國恤止樂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纖練未除顧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事者摘摭入奏各譴謫有差而秋谷遂坐是削籍年曾未三十也嗟夫膏火自煎谷風不閲孺人稺子濕敝通相對霑襟玉宇瓊樓蘇子瞻徒深戀闕傷美人之遲暮竊楚客于離憂盡不勝紈扇之悲而青衫之泣矣嘗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漁洋方跌騷壇執牛耳士之執贄者稍獲奬飾片詞即無不取大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異雅不欲附于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談龍錄以見意若昔人之針膏肓而起廢疾者語固未必有當然亦可謂孤情絕照不屑屑為隨人作計者也秋谷年踰大耋始卒史劍虹其門下士曾獻詩云斯人只詞為天上今日方欣不路歧初日芙蓉更轉為桑榆之晚照受命於地詎松柏獨也哉

翰林院侍讀喬君萊墓表　朱彝尊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于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于縣治

東南箕山之陽乞檢討史江潘君耒銘其藏又請彝尊爲文伐石以表
君墓君棻諱孝靜字别字石林世爲寶應人曾祖邦從祖份不仕父可
聘明天啟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王氏有壹行君中康
熙二年鄉試六年賜進士出身除內閣中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
同考官闗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尋丁憂居喪盡禮服除補原官十
七年有
詔舉博學宏詞備顧問君被薦明年
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史館初設在
東安門內肩輿不得進君體肥窘于步趨騎羸一頭晨入申出考稽典
籍念崇禎朝之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平補行
鄉試奉
命主考稱得士還充
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官實錄以
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恆齟齬君能曲暢本指一滿俚語餙而事加詳
經進
天子稱善時

上再試詞臣悅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爰命君充日講官知
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
三朝典訓進翰林侍講再進侍讀
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旣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
口日淤淮泗泛濫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壩洩之
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穡事俱廢
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帑金命安
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
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内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牐
于邵伯鎭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堤自車邏鎭築
横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東所洩
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于田畝子
粒䋶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
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入覲直
上御乾清宮西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問君濬海口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

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冀曰合戶科給事中劉國黴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壅者通之淺者濬之俾渟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毀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水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為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卽當未潰之時瀦水于屋廬之上豈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東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卽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何由復出不可行四

上是君言河臣之議乃寢未幾君中蜚語罷歸歸治廢圃曰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頒德之及出領河務值君歸恒以地方利弊諮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以私三十三年春有

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
上意叵測既至初不嘗過君鍵戶不接見賓客讀易著書如常時居
數月病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謹事師友疎于財恤周人急後進有一
善為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人飲竟席不倦嘗闢一峯草堂
于宣武門外斜街之南暇與布衣紃履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考證史
事同館有持異說者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初出大學
士梁公清標時為戶部尚書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君卒時年五十
有三娶邱氏封宜人子四人崇烈康熙丁卯舉人崇讓貢生卒崇修貢
生崇禧女五人國黻其長女壻也次邱璋次任宸次朱經次黃之鈞孫
五人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工執藝事亦可以諫諫而不入
則罪浮于有言責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詞臣之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
于戍所或斃于獄或殞于杖下論世者竊傷焉君遭遇盛時片言動
聖主之聽鄉黨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
召留之京安知非別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後之以詞臣進
言者勿援君以為戒而不善乎

文 翰林侍讀喬君墓志 潘耒

君諱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父可聘明末掌河南道御史君自幼英
敏絕倫癸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戊午
詔舉博學鴻詞君被薦試列高等授翰林編修旋陞侍講時海口濬河
之議起淮揚郡縣瀕漕河者舊有隄以捍水河臣某某設減水壩洩水
東流灌民田廬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濬海口出積水者
上遣官行視還奏當如御史言河臣冀董其役而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非河臣意乃別創一議爲疏上之其略曰
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浸更足爲患惟當築
隄束水使高於潮方可赴海請悉閉諸減水閘而建二大閘於邵伯鎮
南高郵城南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自車邏鎮築大橫隄一
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隄二道歷興化白駒至海口東所洩之水
使入海其隄在內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
丈河寬一百八十丈隄面闊二丈底闊二十丈此隄築於積水之中無
從取土當先定隄基舟載遠土就近築圍埂埂成車去埂內之水取其
土以築隄諸工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給帑
而取償於田畝及鹽運七州縣合有田十四五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

萬頃河工畢請丈量之以額外田爲官田募民耕之初年分收子粒三
年後納田價於官給爲永業計可得銀二百七十萬兩以一百九十七
萬還帑金以七十餘萬益治諸隄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
引省搬運費一二錢合每引歲輸銀九分可得十二萬金七歲則得八
十四萬官帑畢還矣誠與此工當設監修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
員清地課長官二十餘員皆擇才能敏練者補之優其陞轉或工成即
陞或帑完議敘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餘言覽者不能竟君閱
之大驚言其害於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
上以役大費多召河臣與臬臣廷論之臬臣痛排前議廷臣多右河臣
者
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啗君君笑不應
淮揚士大夫羣集君邸君慷慨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
絀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矣派夫至數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
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隄曰派夫既
成之害曰賣田曰決河築隄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可移而北
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在一百五十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

在外者亦將恐以虛聲收其實賂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中有漏網者乎害一也役夫一日官給銀四分例也而夫所得未能三之一里甲雇夫月費銀二兩許每邑役數百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每邑須派夫萬餘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歲費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孑遺矣害二也且夫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帑棄民田廬墳墓無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采也工既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棄廬墓勤畚鍤以成萬不可成之功者今仍沒其產而絕其食民何利焉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磽瘠也今但據額丈量而以其餘爲官田賣之卽如泰州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三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潰隄雖屢決河闊不踰十丈今引洪澤湖萬頃之水注於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於一丈六尺之上獨恃一線爛泥之隄以爲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而後決哉城郭且爲蛟宮何有邨落何有廬墓害四也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諸人皆曰善乃籌鐙草議明日君入直起居注是日秋決故

事賜閣臣及講官飯君與某學士並席坐某學士亦言河臣議非是既
而
上御南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某學士海口一事何如某學士復右河臣
上顧問君君敷奏百餘言剴切詳明
上大悅曰此爾一人意耶有同者否君對淮揚人皆與臣同尙有公議
進呈稿曰進議河臣見之語塞君復至會議所具論其得失聲情激烈
聞者感動雖力主河臣者不能難一語吏部尙書李公之芳揖君曰知
仁勇先生兼之矣戶部尙書梁公淸標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某學
士亦謝君曰吾甚愧公於是河臣議遂寢

又附東水注海四不可議 喬萊

淮揚二十年來疊罹水患異慘奇災民貧次骨
予饑予溺廑
宵旰之憂者匪一日矣
發粟蠲租沐
浩蕩之恩者非一事矣乃又

發帑金濬海口欲使沮洳之鄉皆成膏沃汪洋之境悉藝桑麻此高寶
興鹽山江泰七邑之白叟黃童面聆
天語感激而泣下也今河臣靳輔臬臣于成龍持議不合致煩
睿慮詢及臣等土著之人臣等感激惶懼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竊以
皇上聖恩如天欲救七邑災民而七邑災民望救於
皇上者原不過開濬海口耳部臣伊桑阿等之踏勘臬臣于成龍之董
理亦不過開濬海口耳海口原有故道長河曲港脈絡相聯但塞者通
之淺者深之俾減水壩減下之水及霪霖渟蓄之水悉趨於海則民得
以耕耨矣且不壞田廬不掘邱墓上不至重費
國帑下可以立甦民困所謂為下必因川澤固事易而功倍耳于成龍
之議乃七邑災民之心即
皇上救七邑災民之心也若河臣靳輔久任河工勤勞夙著獨此番建
議臣等愚昧未敢以為然也河臣之議開大河建長堤河寬一百五十
丈至一百八十丈堤起車邏鎮至高郵又起高郵歷興化白駒場以至
於海等語夫此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則聚廬而處者無託足之地矣

壞其隴畝則力耕而食者無牛栽之資矣又且掘墟墓拋白骨異慘奇
痛所不忍言況此工原非
朝廷必不可已之工祇欲救此災民耳乃反致疊災之民生者流離死
者暴露甯不大負
皇上救民之意與不可行者一也河臣之議先築圍埂車去埂內之水
取土築堤等語臣鄉土鬆地薄三尺之下原無乾土況積水多年而取
土於積水之中又運此一簣之土投之洶湧浩瀚之內其工固不易成
即成亦將速壞不可行者二也河臣之議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是
堤內之水高於民閒廬舍多矣夫以數里之河丈餘之水停蓄於廬舍
之上伏秋之時風雨驟至波湧浪激其勢必至於潰潰而南則邵伯以
南之百萬生靈俱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之百萬生靈俱爲魚鼈
田廬邱墓又不足道矣即當未潰之時而厝火積薪之憂燕雀處堂之
懼豈復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者三也至於堤高一丈六尺則河內
之水可下流而入於田田內之水豈能上流而入於河乎不能入於河
即不能入於海雖糜
帑藏竭民力而爲之終於七邑之田無濟焉不可行者四也臣乘臣國

徽臣中柱寶應人臣爲旭臣師峻江都人臣鎧臣象隨臣始恢臣謙吉臣睿臣新抒山陽人與開河地方並無田廬邱墓因仰見我
皇上深仁厚澤薄海內外無不霑被而
軫念淮揚尤切淮揚之人雖被災獨苦而受
皇上之恩亦獨深況臣等誼屬維桑甯無惻隱之心若狥私畏禍不以
實對上負
皇上下負蒼生不但難逃
皇上斧鉞亦淸議所不容鄉評所共棄矣臣萊等謹議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潘先生耒行狀 沈彤

曾祖志伊明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祖錫祚明湖廣布政使司理問
父凱皇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江南蘇州府吳江縣潘耒
年六十三狀

先生字次耕又字稼堂晚自號止止居士生而聰警善記或試之歷日過目倍誦不舛落一字比長復得顧炎武徐枋王錫闡吳炎兄檉章諸君爲之師友數年於經籍子史詩賦古文詞歷算聲音之學課習討論遂無不洞達暇則遊覽名山大川徇志廓情不慕榮祿康熙十七年

徵博學鴻詞之士左諭德盧琦刑部主事謝重輝以先生名上先生以
母老固辭終不獲命而行抵都
召試體仁閣下擢二等第二除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先生又牒吏部
以獨子終養請代題三請三格乃受職先生謂有明三百年史事繁委
宜博采而精於考證分任而一其義例秉筆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
遂作議以上總裁然之令撰食貨志而兼訂他紀傳自洪武及宣德五
朝具有成槀十九年
詔更定殿廷樂章先生首上議增五事時逆藩悉定幷獻平蜀平滇二
賦公卿傳誦進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兼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
聖訓初博學鴻詞之士之官翰林入史局也多進士出身嘗爲官而朱
彝尊嚴繩孫二君與先生皆自布衣與選及日講官起居注之添設而
三人亦同入直又館閣應奉文非出三人手院長不謂然用是資格自
高者既莫不忌此三人而先生又精敏敢言每同列質所疑輒援據經
史百子橫從應答無少遜避故忌者於先生視朱嚴二君尤甚甄別議
起遂坐浮躁降調先生在翰林五年至是歸里四十二年之春

聖祖仁皇帝南巡復先生原官越三年
聖祖又南巡大學士陳公廷敬時扈
駕相見欲薦起先生先生曰止止止吾初志也吾分也賦老馬行以謝竟不復出先生家居凡二十餘年遭母喪哀毁骨立哭其兄若弟過時而悲贖其兄之子爲民邊外者婚嫁殯葬其親故之尤貧無力者皆罄所儲爲之其遊覽名山大川視衎衣時益多其樂之而形於詩文亦益甚晩歲惟究心易象數與歷算之學以四十七年九月廿九日病卒平生慕古人之崇德尚功勳陳謨猷以濟時匡俗而非已之位所得爲則過其得爲者莫不勸厲有不得遂輒憂虞不樂至出處進退又必辨之明持之嚴雖達可有爲不肯或苟其性行如此故所爲詩若文多扶樹風節裨於治道卓然有立於聲音反切幼而神悟及往來四方盡通其變乃著類音八卷以補訂前古音學之譌闕其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合名遂初堂集與類音並刻行世其明五朝史稾若干卷藏於家適子其炳旣述先生行狀銘於陳公廷敬又十餘年乃屬彤爲之狀以備史館作文苑傳之采擇敢撰次其歷官行事如右謹狀

又檢討潘先生傳　沈彤

潘耒字次耕幼孤資稟穎異嘗閱歷日一過能背誦及長於羣經諸史九流之書無不讀詩賦古文辭無不能而性好山水往遊燕趙因與一時名人交相討論題詠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試除翰林檢討纂修明史既授職謂明更三百年史事繁委宜博采而精於考證分任而一其義例秉筆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作議以上總裁並然之令撰食貨志兼訂紀傳自洪武以下五朝皆其所定

上平逆藩耒獻平蜀平滇兩賦

上稱賞公卿傳誦論者擬諸李白云進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兼纂修

世祖實錄

聖訓復爲會試同考官得士十二人皆天下選而名益起忌者亦益眾竟以甄别議坐浮躁降調而歸耒初被徵以母老力辭不獲命乃行除官後又牒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者三卒不得請乃受職遂迎母養之及去職母歿終三年未嘗見齒後乃徧遊羅浮天台雁蕩武夷黃廬中岳諸名山盡窮其勝各爲詩若文記之四十二年耒已家居

上南巡復耒原官閱三年

上又南巡大學士陳廷敬扈

駕欲薦起耒耒固辭乃止耒於聲韻反切有神悟審五方之音而能得其會通著類音八卷以爲舊字母三十六有複有漏今刪五增十九成五十母各具陰陽而列以喉舌腭齒脣之序舊四呼以音就字無定準今各母各韻並列四呼字缺而音悉全舊分類互有得失今統有字無字之音辨其全分分平上去爲二十四類入爲十類卽少攝多正轉從轉旁轉別轉條理井然舊切同母同韻之字皆通用今同母之中必用同呼同轉同韻之中必用元音分陰陽蓋皆得天然之音而無有譌闕論者謂於古今音學中實成一家言晚究易象數有心得著論十三篇所爲文甚多往往裨治體風教與鄉邑之利病蓋耒嘗師事同郡顧炎武徐枋實稟承其教其史學則自少得諸兄檉章賦學則耒所自得也耒詩文其四十卷名遂初堂集自京師來歸凡二十餘年年六十三卒

謹案原編有遺 論陳言疏廣南藩兵議二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墓誌銘 陳廷敬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卒明年其學者爲狀以其孤書幣走京師乞銘於其友人陳廷敬曰先生治命也公毋辭予

是以不辭而銘先生字君文又字鈍菴晚而天下學者皆稱曰鈍翁云
順治中廷敬在翰林大宗伯端毅龔公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今宰相
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正吏部郎中潁州劉公體仁
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先來會顧予亦以詩
受知龔公日與諸子相見於詞場先生初見予詩大驚語新城曰此公
異人也蓋是時予年踰弱冠矣先生雖以詩與諸公游實已歸然攬古
文魁柄自立標望抗前行而排後勁嘬鋒踣堅騰踔萬夫之上予既感
先生知己之言又方年少志銳雖不樂以詩人自命至是始學為文先
生又語人曰我固以為異人也龔公既歿諸子或散去或留其後先生
以戶部主事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
上禁中問今能為古文者誰與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臥堯峯不肯起
學者又皆稱堯峰先生王公以戶部郎中
召見懋勤殿曰廷敬與俱來各以所為詩來既進見退留臣問士正學
行明日改翰林侍讀自是
上銳意嚮用文學之士矣
詔舉博學鴻儒廷敬遂奏疏薦先生兵部尚書宋公德宜亦別為疏同

日以薦而余以母夫人憂去京師有司敦迫先生以來賓康熙十七年
也明年
詔試
上親拔其文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既以道德文章爲已任由是
有側目之者益思歸故山在史館六十日撰史稾百七十五篇杜門稱
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始先生以孤童自奮
讀書一月能五行俱下盡三徧不忘順治十一年經魁其鄉明年舉進
士時進士觀政於諸曹先生以二甲得通政未幾假而歸研古纂辭一
埽絕今文陋跡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沿溯宋元以上唐
韓柳宋歐蘇迄明之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諸家蓋追宗正派而廓清
其夾襍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自戶部
福建司主事分司大通橋歲滿進雲南司員外尋改刑部河南司選山
東司郎中以例降北城兵馬司指揮轉戶部山西司主事選權江甯西
新倉還而歸臥堯峰也凡職事之餘觴詠之次無時不以古文自娛而
四方賢士大夫苟知文之可貴求爲金石鐫刻傳敘之作以示後裔附
不朽者惟先生是歸先生由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向所歷京

朝官及一再分司皆有名蹟可稱紀爲刑部郎時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詔法司核議先生以潮兒母先爲三春所殺宜下御史復訊爲復讐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又引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爲據他疑獄必援經附律務毋枉縱降而爲兵馬指揮也不變易剛直閻學某公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之母自經死閻學欲因以重其罪巡城御史故閻學所取士也以之屬先生先生卒辨其枉誣閻學怒必欲置鄰人於理先生毅然爭於同官同官欲上聞事乃得解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臥踞廳事中官出視事岸然屹不動先生舉手讓眾人厲聲言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旗敢厲民乎卒直民而懲旗人關壯繆廟道士弟子爲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夢鞫一瞽者得其情其人匿西山中雜逮徒黨與督索之遂正厥辜道路死暴尸者親爲收瘞咎治奸民之以假命噬人者懲豪家奴以勢淩脅人者當任滿且去空北城民炷香於道提酒漿送者填溢衢巷當道大官呼殿至者擠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職冗士大夫左官於此往往偃蹇不屑其事故前此無得民心至去時請留遺

愛如先生者也及再入戶部部設左右餉司先生在左司尚書王公宏祚以郎拜侍郎晉秩正卿故嘗物色諸郎雅重先生曰君異日當繼此席也先生亦感王公言盡心郎事句校遞年存貯錢糧得移文十四司及右司會戶科都給事中姚君文然疏言夏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請下部察糧項果足充一季兵餉則緩徵實便於是先生大集諸司窮日夜會計得存貯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以無虞而緩徵可行矣退而緝其遺意撰爲兵餉一覽書成朝議格不行書置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爲緩徵之政者吾書可取而視也議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爲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横息議裁吳三桂兵餉以充國用而强藩之勢沮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分司於北則條議三閘及車戶利弊數事分司於南則上其羨餘金如干一皆洗手涖事有潔清名世徒目先生爲文章之士豈知其施於用者卓卓自持守樹立有如此哉先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徧庸衆人往往不悅其所爲而深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退而閑居者二十餘年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泊然有以自樂於中也其自史職歸也日手一編書窮年矻矻若爲諸生攻苦者客問之曰吾老猶冀有所得也四

方賢士從遊請業者日益衆爲設科以誨之使學者悠然以得快然以解如春風時雨也世有知先生所張設於時者如彼豈知其歸而老也以其所自得使人各得其所得有如此哉以先生之才所施於隱見之際者於世賢豪之士不無歉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矣惟上重念文學祗行之儒嘗論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則先生之所以自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踰弱冠與先生游既數年而別別而復合又別十年而先生歿始終之際先生惓惓於予者是豈可漠然忘於心也哉先生先世徽州人明初葉遷蘇州隸衛官籍曾大父禧萬歷丙子舉人贈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大父起鶴贈參政公第三子有文名父膺天啟丁卯舉人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妣徐贈宜人先生喪父方十有一齡家貧自立爲世大儒賢矣哉子男五人長筠諸生次蘅殤次是穮監生次穀詒麐膳生次景蘇殤女四人皆嫁士人其學者顧君希喆寶爲狀賢而有文者也銘曰

生不夔皐顯且顛仕以樂行否已焉退斯進學文乃傳惟汪夫子僉謂然五湖欽心嶽嶽賢斗杓所建四氣旋漢津海梁迴狂瀾霧霿披抉光晶穿末流俗學相貿緣取青媲白子所憐遺經獨抱老愈專迴如一手

障百川生徒婉變相後先宗鱗集翼風氣還天長地極元會幾斯文不沒星芒寒鄙夫斯寬薄者敦光我銘石永不鐫

又鈍翁生壙誌 計東

生壙之制始于殷飛廉宋桓魋而後世卿相大夫士及隱君子多爲之且有壙誌及壽藏碣銘或自作或屬其友作以爲達予曰非達也死生晝夜耳在晝言晝又何達之有於是鈍翁生壙成屬東使爲誌誌曰翁名琬字苕文鈍翁其自號也江南長洲人汪氏自唐宋以來世爲徽甲族自始祖得遷居蘇數傳至翁其世系詳年譜中考贈刑部公有文譽年僅三十歿生三子翁其長也母徐宜人當公失怙時年十一仲弟年十歲季弟在襁褓中翁奉宜人教讀書勵志行內自重有守家貧未嘗降顏色向人匄貸既補諸生試輒高等出爲塾師卽巍然稱偉人娶袁宜人夫婦共食貧益自奮淬崇禎末吾吳歲大祲翁家無擔石儲浩然有以自得也徐勿齋宮詹翁族舅氏又贈公同年奇翁才推獎不置口蓋翁自少時爲制科業卽以根柢經術爲宗不隨流俗轉移旁及詩歌古文皆古人法度不肯茍且下一筆同人知與不知無不敬畏翁者翁性鍥急見人小不善則張目箕坐嫚罵然出於公誠交翁者輒推爲直

諒多聞歲時從塾中歸以門人脡脯所入購書讀之雖宗黨有擁多貲自憙者公不一顧也既連取科第釋褐戶部主事累官至刑部郎中以罣誤鐫秩補司城剛直不畏強禦多惠政都人至今思之再進戶部用才能出視西新關倉人人皆以清要待翁翁獨移疾乞歸卜居城之西郭及堯峰之麓葬其兩先人益讀書著述於其旁當道大吏求一見翁面不可得也在山中力學勤苦十倍諸生時又善強記過目終身不忘年僅五十著書益多務疏明經義旁及先儒諸說參稽異同求至至當每以喪禮廢壞乃著古今五服考異八卷綜核精詳多宋元諸賢所未發又深嘆當世文章家好名寡實鮮自重特立之士故肆意褒譏是是非非不稍寬假凡浮華徼逐者至欲剸刃於翁而不知翁之矜憫流俗固期重相勉於實學也翁才識通練尤長吏事嘗分司大通橋條奏三閘及車戶利弊數事及爲刑部時斷一二疑獄皆引經據律見重於其長徒以剛介不宜於俗又患羸疾歸臥山中遂不肯出聊以文章自娛非翁本懷也嗟乎使以翁之材力丰采得大用於世則漢申屠嘉魏相唐陸贄其人也今翁既無志於用世則予言亦遂無徵矣嗟乎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絕似李習之簡潔有氣似柳子厚詩則游戲跳盪

於范致能陸務觀元裕之諸公閒而兼有其勝其少年時所擬漢魏六朝三唐諸體最爲工似近則夷然棄之不屑矣予以翁文章必傳於後世人亦以予言爲然然非深知翁者惟王尚書敬哉先生與東書云自古文人多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若文家居泊然有守若此此古今文人所難且能使嫉翁者亦稱之異口同辭可爲深喜此誠知翁者矣翁長子筠孝謹能文早世晚得二子徵蘭側室張氏出轂詒側室司馬氏出壙在堯峰贈刑部公墓穴之右誌將成或曰何不遂銘之予曰天其或者使翁大用于世有功名于天下不可僅以文人之事銘翁也姑俟之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朱公彝尊墓誌銘　陳廷敬

康熙初北平孫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予亦往遊焉孫公盛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文學士游京師者共推謂爲老師宿學予心嚮往焉而莫之能識也後舉博學鴻詞授官翰林已而長直內庭予朝夕與君相聚甚驩也甫及一年以謫去予亦以他事引嫌求罷仍留書局兩人者時復得以閒居相過從爲文字之娛游觀之樂數年至今過槐市虎坊之閒未嘗不黯然以悲也君既南歸後又數年予

扈從河上至吳門得見君於南園至武林又見君於湖上文采風流不殊曩昔而予則積然且老矣又三年君歿君外孫周子象益以君狀來偕查子悔餘謁銘於予云非夫子孰可誌其墓者予弗敢辭雖然予既不能爲信今傳後之文亦姑識其平生出處交遊之節概凡吾意之所不能盡者世之君子庶幾有得吾兩人之心於語言文字之外則君有銘而予亦可以無憾矣君諱彝尊錫鬯其字號竹垞先世居吳中自吳江遷秀水高祖諱儒以醫顯官至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以子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國祚以醫院籍由順天府學中萬歷壬午鄉試癸未進士第一人除翰林院修撰歷官吏部右侍郎引疾歸光宗初起南京禮部尚書入東閣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尋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歸卒贈太傅謚文恪文恪公六子長諱大競仕至雲南楚雄府知府子五人長茂暉以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好學問樂取友爲復社宗盟輯禹貢補注君嗣父也本生父諱茂曙楚雄公第二子也天啟初補秀水學生甲申後棄去卒私謚安度先生撰兩京求舊錄有春草堂遺稿安度先生子三人君其長也舍人無子以序立君爲後君少而聰悲絕人生數歲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

人世及他人視之輒無所見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君應聲曰后稷師怒笞之爲舉業文千言立就已能工詩崇禎十三年浙東西大旱飢人相食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楚雄公清廉安度先生貧至絕食君守書冊自若也既而曰河北盜賊中朝黨朋亂既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於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迂未幾亂果作君年十七贅婿嘉興練浦之陽馮村馮公有客王鹿柴華亭名士也見君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後君名益高四方以幣聘者爭集其門所至皆以師賓之禮遇焉客遊南北必槖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遊京師訪孫公於退谷公過君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君既以博學徵試之
殿廷相國馮公得其文歎曰奇才
召以檢討充起居注日講官在
內直間語予曰公直似益都清如曲沃予謝不敢當以君之賢至今思其言因以自策勵其亦不得不謂之知言也歟君雖以被劾鐫一級罷尋復原官歸里後數年

駕巡河上至江浙

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禮遇之隆固無替於昔時也君既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瀛洲道古錄若干卷五代史注若干卷禾錄若干卷鹾志若干卷鹾志者通政使曹公寅與君合撰者也曹公爲君刊曝書亭集八十卷未卒業而君殁君之自立如此回視京華儕輩奔走塵埃中所辛勤而僅有者猶泰華之於邱垤衰遲蹇鈍之人倀倀然莫適從也得失之林亦可考而知已君閒居謂其孫稻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窔奧未有空疎淺陋勦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予舉此以爲教子弟之法焉君在翰林預修一統志主考江南覃恩授徵仕郎貤贈生父家居十有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一配馮孺人歸安儒學馮君鎭鼎女前十六年卒子一人昆田國子監生賢而有文前卒女二人一適吳江周能察一適桐鄉貢生錢琰孫二人桂孫國子監生稻孫府學生曾孫男二人振祖賜書孫女二人銘曰

或史而野或經而葩物亦有然爲蓬爲麻嗚呼竹垞天耶人耶得于天

者既碩孔多人其謂何

倪檢討燦墓誌銘 喬萊

康熙二十六年二月翰林院檢討倪公闇公以疾卒于官從孫某扶靈輀南還遇余舟於淸源因乞銘于余余與公同入翰林交至深銘公因宜公少工舉子業每試輒冠其軍辛卯中副榜雖人多惋惜而名益著其丹鉛甲乙海內奉爲程式自賢士大夫逌操筆書紙初學爲文之士無不知闇公者公既久不遇因肆力古學凡注疏紀傳詞賦詩歌稗官野乘皆旁蒐廣涉抉奥鉤元而尤工敘事之文丁巳以歲貢至京師入北闈始中式距辛卯蓋二十有七年明年

天子下詔舉博學鴻儒太宰郝公今宗伯張公各疏薦又明年召試體仁閣與選者五十人公名在第二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癸亥丁朱太孺人憂乙丑服除補前官嗚呼自明史開局以來此五十人者或歷高位解史職或休休或放廢遯跡田里而李侍講石臺施侍讀愚山陳檢討其年吳檢討志伊輩又相繼下世其直史館司筆削者已落落如晨星矣或又分纂實錄寶訓方略會典典訓一統志諸書多不能專力明史獨公力專志堅敘次工網羅博雖去而復來而編摹考據益

勤前後若一監修總裁諸公咸倚重焉丙寅學士張公敦復掌院事數
薦公直講筵館閣代言之文多屬公公又兼修會典且奉
勅點次通鑑綱目十七史諸書其於明史亦漸不能專矣而編輯不少
衰吳檢討編五行志未竟公續成之又余等所編崇禎長編公博采遺
聞增其闕略其勤如此而精力固已耗矣公善書法
天子數出縑素紈扇命公作行草大書或小楷皆稱旨三月十有六日
召公書御屏風公已先一日卒烏乎詎不痛哉明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文僖公諱謙者公四世祖也文僖公生吏部尚書文毅公諱岳又生四
川左布政使諱阜者公高祖也公曾祖諱霖祖諱民獻父諱翰裔以公
貴贈檢討母朱氏封太孺人烏乎公之少也患不遇于時及遭逢曠典
入翰林恩綸及于所生又數被龍綺紈素之賜凡所著作皆施于朝廷
儒生得此亦榮矣而矻矻窮年硯穿穎禿守檢討一官以死又可哀也
已娶吳氏贈孺人繼娶朱氏封孺人生子三長越石先公卒次重武次
師霍增監生師霍從公京師公歿哀毀數夕而卒孫男一孫女三公諱
燦先世錢塘人明初徙江甯今江甯人也爲人內刻苦而外充悅不見
圭角雖廣交游而眞摯之氣久而無閒卒年六十有二銘曰

嗟嗟閻公少不逢時賦達身老莫竟其施殫精筆削窮年孜孜血枯志竭長與世辭嗟嗟閻公命也如斯

李檢討因篤記 江藩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崑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閒與炎武冒鋒刃開闢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康熙己未

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追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

奉

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

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
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曽祖
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
扶侍跬步難離隨經具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内三人其中稱
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槩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
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莫之年不幸身
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
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
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温嶠之絶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
及缾罍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宫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
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甯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
仕路葢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

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旣病且衰委頓
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槩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
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譾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
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靦面目去歲臺司
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
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
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
矣況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
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臣銜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
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
君父査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
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感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疏上有
旨放歸吳江鈕琇謂
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爲宗時二曲提唱良知關中人士皆從之遊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從過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尚氣節急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伉直

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强辯因篤氣憤塡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爲快事或曰因篤性剛非君子也予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歎子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壽祺堂集行於世

陳檢討維崧誌銘 徐乾學

戊午春陳其年過崑山讀書余園中適朝廷下詔舉博學鴻儒於是故大學士宋文恪公以其年名上余送之曰子雖晚遇然自是絕青冥脫塵埃羽儀盛朝不久矣吾與子相見於上京耳次年春天子親試諸徵士於殿庭其年名入一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是時京師自公卿下無不籍籍其年名傾慕願交者凡人事往來賀贈宴餞頌述之作必得其文以爲榮媵脯之贄溢於堂四方之屨交錯於戶其年輒提筆綴辭益與酬酢不休然其年所居在城北市廛庳陋纔容膝蒲簾土銼攤書其中而觀之歔欷啖飯沈思經籍有餘無問所從來時時匱乏困臥而已閱四年年五十八而病作疔發於面已患滯下積四十餘日諸同年故舊問餉延醫供藥餌不絕卒而哭之咸盡哀余偕

舊相益都公及諸士大夫出貲助含斂治喪無缺於禮又議立其仲兄子履端爲後然後得僦舟歸柩於故里陽羨之某原啟儲夫人攢合葬焉嗚呼余之期君於京師相聚首者幾何時而遽以哭君於邸今又以履端之請而爲君銘豈不重可痛耶其年諱維崧別號迦陵宋止齋先生後由永嘉徙宜興至祖諱于廷明萬歷乙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父諱貞慧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太保公正色立朝爲時名卿所交游相議論多憂國奉公之臣而贈公以貴公子用節概推重搢紳閒中璫黨禍遭亂後鑿坏肥遁著書自娛諸常所蹤跡往還者皆海內逋臣遺老蔚然典型故君自束髮以來耳濡目染已不墮俗下儇薄氣先是君十七歲時補邑博士弟子員後隨侍贈公棲止山村野寺絕仕進意久之隨輩應鄉試不利浪遊南北至京師故大司馬合肥龔公賞歎其文首爲定交在中州則遍交侯朝宗徐恭士諸君如皐主冒徵君家最久君修髯美丰儀風流倜儻所作歌詩隨處散落人閒豪肆排宕初本三唐而隤唐自恣於昌黎眉山之閒遇花閒席上尤喜填詞興酣以往常自吹簫而和之人或指以爲狂其詞至多累至千餘闋古所未有也君於文最工駢體嘗部集漢唐宋元及近代文閒摹

擬之爲文然率不如其駢體所作哀艷流逸每於敘懷傷往俯仰頓挫
愴有餘情庾開府來一人而已君門閥淸素爲人恂恂謙抑襟懷坦率
不知人世有險巇事口蹇訥不善持論及其爲文則飈發泉涌奇麗百
出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稱爲才子云毋湯氏御史某女贈孺人儲孺人
生女一適文學萬某側室生二子俱殤履端今爲諸生銘曰
杜牧牧之江總總持文才瑰麗缺於駢詞子山淸新義山爭奇超軼絕
羣非髯而誰五十仕宦車無耳困趨欲軒痿將起誰之不如止於此

又陳檢討迦陵先生傳　蔣永修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人也年十七爲諸生齟齬至五十四大司
馬今家宰宋公薦諸朝
召試博學鴻詞稱
天子意由諸生擢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勤其官年五十八疾作卒於
京師乘驛反葬爲檢討凡四年檢討雖晚達然三十年來海內推其詩
古文詞隆然首稱無與頡頏者大父少保公于廷立朝有大節爲名卿
父貞慧字定生折節讀書所交盡一時名士其年髫齔受經過目成誦
稍長定生引之徧見諸名士咸器之稍稍與其年定交不敢以父行故

自尊大吾邑中訂秋水社羅諸文士擇其尤吳其靄清閒盧象觀幼哲
黃義時宓公與焉是時獨其年齒最少余始與爲同社交甚歡其年少
清臞冠而于思鬚浸淫及顴準天下學士大夫號爲陳髯與字並行由
是陳髯之名滿天下辛卯壬辰間吳門雲閒常潤大興文會四郡名士
畢集觴酌未引髯索筆賦詩數十韻立就或時作記序用六朝俳體頃
刻千言鉅麗無與比諸名士驚歎以爲神三十不遇門戶中落因束裝
汗漫游所至戶外屨滿車馬塡巷諸公貴人爭客髯合肥大宗伯愛重
髯尤甚唱酬日夜相繼與爲忘形交髯落拓視錢帛如土每出游餽遺
隨手盡空囊而歸歸無資亟命質衣物供食用及無可質輒復游率以
爲常日手一卷書所歷南舟北轅檣危馬駭髯咿唔自如未嘗釋卷其
於書若嗜欲無不漁獵酒不任一合引杯油然頰解音律嘗嬖歌童雲
郎雲亡覩物輒悲若不自勝者然髯爲人內行修視諸弟甚友愛篤親
戚朋友遇人溫溫若訥生平無疾辭遽色其游諸公閒謹愼不泄持已
以正時有所匡諸公以故樂近之而莫敢狎也戊午余督楚學政邀與
俱値有他事不果未幾有宋公之薦髯貧無子先是游商邱買妾妾父
母聞其世家游裝都雅意其富許之舉一子名獅兒歲三周載與俱歸

妾父母暨妾始知髯貧且老諸生耳未幾獅兒竟夭髯尋遣妾去去二年髯拔起薦倅官檢討云然髯自得官後貧益奇儲孺人卒于家生死不相見益悼痛不自聊賴壬戌患頭癰遂不起諸大老斂財殮髯反葬亳村先人墓側髯疾時余子景祁適在京師問疾拜牀下髯悉出所著古文詞手授祁命其校刊髯文有散有俳其俳體自喜特甚新詩馳驟異前所爲詞尤凌厲光怪變化若神富至千八百首前此作者未之有也髯以詩古文詞爲海內推重遲暮得官不數年孑然邸舍死天下哀之始髯未疾屢以湖山魚鳥爲念欲告歸會史局未竣不敢請疾亟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其可悲也髯反葬多出宋公力曰生吾薦諸朝歿吾歸諸原髯無子以亡弟維嵋之子履端爲子在髯亡後

又迦陵先生外傳　蔣景祁

迦陵先生爲吾鄉名宿景祁獲侍先生於里中十有餘載及客燕臺往還尤密文酒過從之暇先生輒從容爲道平生謹次軼事數條別爲外傳深恐失傳都忘固陋云爾

先生生而穎異十歲時即代祖少保公作楊忠烈像贊從學者爲貴池

吳次尾吳門錢吉士兩先生一時名公碩望如婁東雲間皖江等皆折輩行與交爭爲延譽嗣與程村文友西樵阮亭旣庭甫草豹人孝威諸君子倡和而學益進師友之功信不可少哉吳梅村先生有江左三鳳凰之目先生其一也時未弱冠其二謂吳江吳漢槎雲間彭古晉先生客如皐者十年主人冒君辟疆也明末迦陵父定生公與如皐冒辟疆商邱侯朝宗桐城方密之並以名卿子讀書砥行傾家財交天下名士天下稱四公子四公子深相結宏光時定生公罹黨禍朝宗捐數千金力爲營脫侯無德色陳亦不屑屑顧謝相與爲古道交如此定生沒辟疆招迦陵讀書於家愛其才雋爲進聲伎以適其意歌者楊枝度曲紫雲吹簫十年間迦陵詩文益復淋漓頓挫所著有射雉小三吾倡和諸集其後紫雲從迦陵歸冒弗問也先生寓水繪園欲得紫雲侍硯冒母馬太夫人靳之必得梅花百詠乃可雪窗一夕走筆遂成之文不加點衆驚爲神助先生嘗自中州入都同秀水朱竹垞合刻一稿名朱陳村詞後流傳入禁中蒙

賜問文人榮遇自古罕有橫波夫人讀先生虞美人咏鏡詞曰我亦受人憐惜爲人磨向合肥尚書嗚咽者久之其足以感人若此先生年四

十餘尚爲諸生有日者謂之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故梅杓司贈詩有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之句後其言果信故老相傳先生爲善權山中誦經猿再世故其性情蕭淡不耐拘檢疾革時吟山鳥山花是故人句而逝凡大智慧人類有夙根未可盡斥爲不經之論也

尤侍講侗小傳 鄭方坤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所讀書處也少日博聞强記有才名補學宮弟子歷試於鄉不利貢於廷除永平府推官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最長四十九人者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多至三百餘篇同館未之有也既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揮灑不倦必滿其意以去同時汪鈍翁居堯峰以古文詞自矜少可多怪百求不一應以是人多畏汪之嚴而樂先生之和易云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衆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早歲所作詩文流傳禁籞如臨去秋波一轉制藝讀離騷弔琵琶諸南曲皆經

世祖皇帝賞鑒而重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祖特達之知官之翰苑又於
南巡迎駕之日晉官侍講年幾九十乃終食報於文章亦不可謂不厚
也已所撰西堂雜組學者胥悅奉爲兔園冊作詩甚富上焉者爲白傳
之諷諭間適次亦如誠齋之道院朝天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要爲稱其
心之所欲言昔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卽呵曰汝言不用
反記吾語異日稗販我耶今之不事稗販者見亦罕矣妙取筌蹄棄高
宜百萬層敬爲海內讀西堂集者進一解焉

黃虞稷傳 陳壽祺

黃虞稷字俞邰泉州晉江人父居中明季爲南京國子監丞遂家江甯兄虞龍字俞言少有逸才早卒虞稷七歲能詩號神童十六入縣學兩世藏書至八萬餘卷與江左諸名士爲經史會困諸生三十餘載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遭母喪不與試旣左都御史徐元文薦修明史召入翰林院食七品俸分纂列傳及藝文志轂下士大夫率就之借書二十三年充一統志館纂修二十八年總裁官元文請假歸
特詔攜志稿於家編緝元文奏言虞稷問學淵博健文筆乞隨相助許之虞稷至包山書局刻苦披討逾年力疾竣事竟以勞卒年六十有三

虞稷篤內行持矜廉而勇於義王士正毛奇齡吳雯咸稱其詩有千頃堂書目楷園雜志我貴軒朝爽閣蟬窠諸集

碑傳集卷四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十八

DS
734
.C56
v.18

碑傳集卷四十六目錄

翰詹中之上

吳祭酒苑傳 金德嘉
翰林侍讀陸公肯堂墓表 張伯行
竇先生克勤傳 尹會一
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竇公墓誌銘 湯右曾
冉檢討覲祖傳 張伯行
又冉蟫菴先生傳 尹會一
惠吉士周惕小傳 鄭方坤
又惠吉士記 侍讀士奇徵君棟附見 江藩
又惠先生傳 錢大昕
又翰林院侍讀學士惠公墓誌銘 楊超曾

嘉興錢儀吉纂錄

翰詹中之上

吳祭酒苑傳　金德嘉

鱗潭祭酒之卒也余哭之有詩凡四章其卒章及於進士題名碣客以爲問余答云太學之有進士題名尚矣

世祖章皇帝開科丙戌碑亭具在厥後十有八科闕焉鱗潭昌言於朝凡進士見官京師或子若孫在朝列者捐金伐石衆論翕然趨恐後居亡何碑版林立矣迺按明進士自永樂至崇禎凡七十有八科惟五十餘碑存掘諸土中得宣德庚戌成化甲辰鱗潭色喜或問故曰先少司馬公諱甯庚戌進士先巡按御史公諱瀚甲辰進士也已而歷科氏名盡出而永樂首科復於啟聖祠壞得之蓋有明一代之制科班班可考矣一日獲元題名三一爲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各有正副榜一爲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列三甲狀元爲朶列圖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爲文允中據此則知榜眼探花元代所無一爲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從六品漢人正七品

皆有正副榜鱗潭曰此亦一代典故也爲文紀之嗚呼昔人集古錄以爲可與史傳正其闕繆用傳後學庶益於多聞然掎摭地上耳而今乃發諸地下嗚呼才如鱗潭好事如鱗潭居官盡力如鱗潭方將有爲於天下而今則已矣能不悲哉踰年厥子瞻泰以所撰行述來乞余作家傳余誼不可辭乃據狀而薈蕞焉鱗潭姓吳名苑字曰楞香唐有左臺御史少微者刺史歙州家焉是爲歙始祖二十六傳爲司馬仕仁遷歙西之傳桂里又七傳爲太學生一初是爲鱗潭之大父今贈中大夫娶鄭繼方今俱贈淑人鱗潭之父縣學生曠學者稱前僧先生方出也今贈如子官母唐封太淑人生男子四人鱗潭其長也當明天啟時一初肄業北雍有固安令某延致縣署縣有警帶甲登陴晝戰守城破死焉方淑人撫九歲孤事八十老姑姑荼櫱侮督孤學學成爲歙名士試督學李御史用七藝補學宮弟子第一人鱗潭自入小學輒舉止嚴恪如成人十七入縣庠康熙丙午鄉舉第三人時前僧先生方客游羅浮歸而寢疾明年卒鱗潭讀禮暇博極羣書通曉經國大計壬戌成進士已而廷對策極論黃淮分合之勢畧言用淮刷黃其說始自明潘季馴而後來治河者因之然河自宋熙甯間決澶淵曹村北流斷而南徙至南

淸河始與淮合前此刷黃者何水平指陳剴切非經生家語及館選掌
翰林院澤州陳公以經濟才薦改庶吉士授檢討當是時
上典學稽古詞臣橐筆入直能者多所纂著
大淸一統志明史禮志禮經講義鱗潭分纂每奏一篇總裁未嘗不稱
善然亦眠食俱廢矣戊辰分校禮闈得李君斯義等十三人皆知名士
尋充日講起居注官冬扈從謁
陵庚午奉
命主順天武鄉試得張振等百十一人辛未冬十二月陞右春坊右中
允兼翰林院編修明年二月轉左三月陞翰林院侍講未浹旬擢國子
監祭酒先是前祭酒去位鱗潭尙爲檢討懸數月特三遷而授斯官旣
拜
命與司業彭公會淇約慨然以振飭士習爲己任曰南陳北李遠人乎
哉
國制雍中祭酒滿洲漢官各一人司業滿洲二人漢官一人滿官向惟
教眂翻譯凡一切漢人試課不與也後稍稍授權於滿洲其滿洲助教
學正之屬乘勢凌漢人至漢人爲教習俾教八旗子弟而爲之師者輒

加侮慢欲使官學中坐助教學正下鱗潭知之視事之日諸教習入謁則出席三揖之曰若等固諸生然八旗子弟師也吾不可無禮於人師及助教學正以爭坐位為請鱗潭曰官學教習

章皇帝所創也

聖祖豈不知諸生不應坐助教學正上顧所教者八旗子弟旗員父兄也教習師也豈有父兄為子弟請師而屈之下坐者乎由是教習得正師席不廢先是大司寇翁公叔元為祭酒建言考用貢生十人贊釋奠禮行未久而能而教習貢生部試聽除銜頗不均得知縣者八人州同二人有教習琉球國子者亦下考臺省數以為言部議格不行鱗潭乃用教習諸生攝贊禮徐請期滿盡以知縣用八旗官學生舊止講經例不與試鱗潭令悉糊名考課文優者數以精筆良墨激賞之由是蒸蒸嚮學蓋委曲成就人材之意有如此又請鄉會中式八旗官學生比漢人各省例量增其額兼請摹

御書闕里萬世師表額牓之廟中疏入

俞旨允行初八旗教習之設選子弟之秀者為官學生使教習教之期滿授職後每試取教習奔競成風主者苦不能自主鱗潭與同官誓天

公閲得陸士璟等二十四人造請之路遂絕滿洲漢官皆大服十數年來所未有也官祭酒脯脩毫無所取而課試則出清俸飲食諸生不闕凡三年如一日至今歌思之顧念太淑人春秋高疏乞省覲再疏始得歸歸而太淑人方康强亡恙以

恩例詔贈大父大母暨父母封如制郡縣存問到門往往無報謝而經營高曾以來墓田則次第舉爲族有統宗祠舊每歲冬至一祭鱗潭謀諸宗老置祀田增設春祭宋時有祖曰大用者濬昌塲溉田田不一姓矣而修築之役鱗潭獨任曰承先志也族子貧弗能婚者歲捐貲爲二人婚循長幼序及之前是同考滄洲戴御史卒於邸舍鱗潭經紀其喪爲代償責家其諸子乃得扶櫬以歸大司空朱公寢疾召鱗潭至牀頭有所屬拜受命卒庀其家事纖悉靡弗周同門王進士下世孤兒來京師鱗潭於齊年公讌日以孤兒見於廣坐醵白金可百兩又恐不戒於筦鑰或惡少年引爲豪宕訪得孤兒親戚召至面授之爲區畫歲可得子錢若干緡以養其母其篤於師友之際天性然也歙人楚遊者爲余言昔與蘇州守高蒼岩相友善蒼岩負庫金累萬家人散走鱗潭公車道闖門徑入署清理其簿書諸負以次得完閩寇之破歙郡也羽檄旁

午岩鎮爲兵馬要衝鱗潭率鎮人具羊酒走迓大將軍大將軍令下兵無譁居民安堵鄉人德之徽守某以虧空繫獄法不貰鱗潭馳書廣陵趣其弟爲捐助倡守得免於法歙令孫君以棄城落職而其初實有捍禦功鱗潭直諸上官還令職海陵吳野人詩友也官京師夜夢野人索棉布十丈詰朝憶夢中語寄以詩與布野人得之曰神交哉報以詩郡有紫陽書院崇祀朱考亭暨韋齋先生讀書處鱗潭官祭酒時請

御書學達性天額事下禮部如所請其歸也鳩工新其榱棟己卯暮春迎

鑾江山忽聞太淑人有疾遄歸侍湯藥閏七月太淑人卒擗踊叫號尋與二弟卜宅兆寢處山林精力銷耗庚辰五月暴病遂不治鱗潭與余同事久余知其爲人近於古之狷者義所不可輒面發赤嘗數人過人所難堪然急人之急甚於身受纏綿悱惻見乎辭今所刻北墅集是也所居面北墅故晚節一字北墅山人

論曰歐陽文忠有言不獨賢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反顧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嗚呼此余之所以撫膺而太息也雖然士大夫之傳家以學余嘗覽莅羅堂合集及瞻淇鄉舉文字則信鱗潭身教之善

而亦知其世澤之遠矣陳文莊曾文恪皆以祭酒邀易名之典於朝廷是在後人哉

翰林侍讀陸公肯堂墓表　張伯行

濬成先生陸公余乙丑會闈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侍從之臣各充纂修官修明五經史鑑作述非一公輒預焉每有撰著同事皆為推服以故受主知禮遇優渥者亦莫如公乃寵任方殷而錫齡不永未得盡究厥施君子惜之公之卒也在丙子八月二十六日距今一十有五載而余適調官公里念昔日之交情猶昨而道範已遙心為悼之既而公詰嗣秉鑑賜書等謀建石琢辭以示來者且亟請於余謂曾附譜末其所見聞必與所為狀相符合尤足以信今而傳後余復何能辭因為敘其事而銘之公諱肯堂字遜升一字濬成世居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公之祖諱廷楫字彥超始遷蘇州今為吳縣人彥超公飭行好學望重膠庠旁及天文地理靡不精通生平尤樂施予鄉人德之誥贈中大夫祖妣吳太淑人生三子次即公之父誥贈中大夫吳邑諸生諱袞字山補公也山補公性倜儻多大略雖未遇於時而志在世用士林咸以為法妣誥封

沈太淑人生一子即公公自幼穎悟嗜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闊闢凌厲頓挫如萬斛泉不可遏止甫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丁巳授歲貢生辛酉舉江南鄉試經魁甲子夏部授穎上學敎諭未赴任中乙丑會試第一人是科

皇上親自命題主考閱卷畢錄前列十卷進呈

親拔第一御批曰首場格局醇正二場工穩三場議論好及殿試遂擢狀頭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丁卯主試江西所得盡知名士人咸頌其公明比還充日講官起居注辛未擢右春坊右中允壬申轉左又擢侍講癸酉轉侍讀蓋自出典文衡以至陪侍螭頭入直講幄皆不循年資超擢且疊荷

天語褒嘉兩謂閣臣曰陸肯堂學問甚優人品亦好君臣相款洽直如家人父子恩遇之隆前此未之有也嗚呼士君子立身行道豈易得此遭逢於

聖世哉余竊念公之文章品誼所由深結知遇者甚非無本而能然也先儒謂士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則夫養之不裕縱修飾文詞枝葉焉已耳公惟本根深厚故其在館閣也凡誥命制敕傳記詩章

務歸典要及遇大著作則前後學院諸先生無不交相推重迄今讀擬
撰闕里孔廟碑文及試瀛臺諸作纚纚洋洋華實並茂至於動容周旋
鮮不由禮卓然儀表一時公眞所謂有學有德立乎言行之先者固宜
備膺
聖眷錫賚頻加寵光勿替有如是也公天性孝友篤於仁義父早見背
事其祖色養志養撫異母弟愛護深至遇幼孤則輔之成立其待女兄
弟尤曲盡恩禮于歸必豐其奩具或壻貧不能娶者掃館迎之宗族親
友餽遺賙貸各致其情而後已又自以爲分所宜然非有所爲而爲之
葢公志不在温飽故隨所施而各得也嗟夫宋史稱王文正德望勳業
不愧科名使天假公以年吾見正色立朝方嚴持重所爲激濁揚清維
持大義公豈有讓焉何乃遽墜前夕之星俾先百花而闕者獨不及調
羹大用耶抑將奕奕公孤之望早已付之其子若孫歟公娶張淑人封
內閣中書鹿敷公女子男三人秉鑑賜書秉鉠女六人孫男二元貞元
善孫女二俱秉鑑出公卒之某年葬其里之某處嗚呼公則已矣第余
觀公之令嗣皆當世所謂賢者然則陸氏之興實自公發其祥也後之
人倘以余樸拙之言爲不欺其亦尚有考於此也夫爰爲之銘曰

先生名譽振千秋馬蹄得意入鰲頭經天奎壁雲漢浮文章禮樂砥中流一代絲綸公獨抽黼黻盛治猗歟休前途遽爾阻華騮日付厥後心無憂姑蘇之原林麓幽靈巖鄧尉護松楸過者視此式其邱

竇先生克勤傳　尹會一

先生諱克勤字敏脩號靜庵柘城人康熙壬子舉於鄉與耿逸菴湯潛菴兩先生講正學任泌陽教諭泌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公餘擁書自娛饘粥不給晏如也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內艱家居執經者接踵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菴已葺嵩陽而應天湮沒無可問深以爲憾爰相基於柘城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躬親課業悉踵泌陽之法士崇實學者日眾服闋授檢討以疾作乞假歸里殫力書院增其式廓爲經久遠大之計舊士重集新學踵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訓迪有終焉之志未幾卒所著有理學正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泌陽學條規等書行於世

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竇公墓誌銘 湯右曾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又三月二十五日檢討靜庵竇公卒於里第冬十一月十二日諸孤將卜葬於邑東三里許之新阡先期持行狀乞銘於予予與公同舉進士又同爲史官其晨夕者有年稔知公學術淵源於考亭其於金谿姚江之學辨析必求至當不強爲附和之詞也丁亥予校士睢陽經朱襄故墟遊朱陽書院見門下士濟濟雍雍被公指授制行讀書咸有法度益信繼往開來之功不在紫陽下一旦長逝遽焉傷懷蓋未嘗不歎息於斯文矣按狀公諱克勤字敏修號靜庵一號艮齋又號遜齋其先晉之沁水人自五世祖兒川公遷河南之柘城遂家焉曾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大父筠峯公值明季異學蠭起仔肩斯道再傳至封庶常道康公是爲公之父恪守家訓竇氏理學之傳於茲益著以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六日生公幼穎異五歲受四子書能解句讀八歲受易學爲文輒得驚人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於鄉益肆力經史讀書外無他嗜也一日讀大學章句序恍然悟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要於大學一書沈潛反覆五閱月不能釋手自是奮志聖賢屏棄舉子業定學規輯家規立日錄以自省一言一動必以誠意爲兢兢

時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公以所學印可道義切劘為忘年交就試南宮與湯潛庵先生講學燕臺潛庵先生以師席不整勸就教職公偕天下貢士

廷試名列第一丙寅授泌陽教諭抵任具詳上官大修夫子廟宮牆為之改觀課士倣考亭白鹿洞規使學者知所淬勵分五社而署以仁義禮智信擇學行足式者為之長糾察社眾以申獎懲又設童子會萃邑中俊秀十五以上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讀孝經小學三日一會溫經習儀講說義理以提撕之暇乃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以及懷孟河津諸儒之原本孔孟者示崇正以黜邪也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迎養道康公李太孺人於京邸色養不減童孺時未幾太孺人疾作公為文偕王孺人禱天求代會病劇不起公哀毀骨立居廬奉諱經晝墨食一遵古制無有遺憾讀禮之暇建朱陽書院於邑東門外來學者日益眾公躬親督課講學會文踵泌陽之法而行之與從游諸子日相研究者孔門仁孝之旨主敬存誠之功窮理力行希聖希天之實事一時朱陽之盛媲美嵩陽甲戌散館授檢討侍直

南書房時道康公思歸切公請假旋里教授生徒往還朱陽書院雖盛

署祁寒無倦容己卯復入京師庚辰會試公與分校語同事者曰籲俊
大典安得苟且塞責以辜
聖明委任平日銜杯酒接慇懃交情非不可念然甯負友朋不敢欺
君上也文場闐闤之士舌端非不可懼然甯蒙謗讟不敢不畏簡書也
至若利錢帛徇虛聲庇少年抑耆宿種種弊習有一於此天地鑒臨鬼
神昭察殄我子孫永絕先祀作祝文焚告諸公益嚴敬之比撤棘得士
二十一人皆海內名宿至未經薦拔者亦歎羨感愧執經盡弟子禮先
是不知公者妄爲暮夜之求危其辭脅以權勢公曰吾行吾直道爾禍
福何容心焉至是亦心折無異辭頻經
御試
温語褒嘉
上命詞臣書字公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
公名久達
宸聰加俸金賜御書將駸駸大用而公移疾假歸矣歸田以來杜門卻
掃誦法先王遇後進諄諄勸誘教思無窮量能容不喜道人過至忠孝
大節有關綱常名教者則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處桑梓閒温厚和

平鮮倨容厲辭而心切鄉黨惕懷民瘼若軍需之浩繁力止科斂柳夫
之協濟曲解倒懸至今邑人德之年纔服官政而屏跡岩壑自淑淑人
所著若經書闡義事親庸言諸集具能溯流窮源為經傳羽翼公之有
關世道人心詎不偉歟嗟乎正學不明高者淪于虛寂卑者溺于辭章
公崛起中原為一代名儒立德立言直與伊洛諸子並垂不朽今春大
梁晤語每及興學造士事公毅然為已任予方謂君子之樂良友可以
無憾竊幸朱陽一席人文蔚興予俟兩河蕆事後亦得共襄盛舉孰知
竟以此永訣耶公年五十有六配王氏封孺人男三長容端增廣生前
卒次容莊廩膳生次容遂康熙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
孫四紃綽績紓孫女三爰為之銘曰
峩峩儒宗代有其人是紹是繼泓瀫之濆震越鏗鏘厥聲以振卓立游
夏有炳其文蔚為國華如絲如綸
天子曰嘻時維多聞循陔三省養隆於親一經之貽以昌子孫公與道
奥寶體厥身豈惟體之更傳其薪講堂禮器弟子侁侁流風餘澤可采
而詢銘諸幽宮俾垂不泯

冉檢討覲祖傳 張伯行

君姓冉諱覲祖字永光號蟫菴先賢鄆國公裔世爲山東曹縣人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淸文麟遊三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曾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豐潤保定平山三縣仕至鹽運司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卽能沈潛服習入

國朝文名蔚起屢爲前輩所稱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場屋在輝之百泉書賈會集君見牙籤森列目擊心賞遂傾囊購五經四書大全并諸大家文集不復爲應試計歸而發所購書丹黃甲乙殆忘寢食有志作者之林矣有以二十一史來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兄共購之沈酣鉤纂考辨益精博汶上袁生深於等韻之學適游中牟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如此雅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之業同學多速飛或以病君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衆始大服顧君浮沈公車幾三十年無幾微不平學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各有專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不苟同亦不苟異期於折衷至當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稿時論盛稱來易蕭山來知德者

姚江餘派故爲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與程朱抗行君著論駁正之釋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疑朱子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曉然知所去取以小戴記禮原自叢雜而鄭學不純貽悞甚多未經朱子訓釋終爲疑案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開鴻詞博學之科郡縣交推君開府遲君一見卽入告君逡巡久之事遂寢蓋以往見爲非禮也京師有爲名士會者爭欲得君爲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菴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眞名士矣嵩陽書院宋時四大書院之一今其址僅存諭德耿公逸菴今少宗伯景公冬易共鼎新之延君主講席禮辭至再書幣益恭遂赴之縣令郊迎主人授館翼日入書院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別理欲衆皆悚聽隨出天理主敬圖爲學大旨二冊頒示學者耿公梓而行之四方聞風踵至遇開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盤石溪川上亭酒數行起游巖磵薄暮而歸在嵩所爲文曰文測詩曰嵩吟學者爭爲藏弆君平日於陽明愛其文章勳業持論頗恕至是乃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是陸王之學不復假借矣辛未成進士五策請核尤爲安溪李公所賞改翰林院庶吉士益邃於性理之學甲戌

授翰林院檢討是歲
上徧試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
上御西煖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賦詩畢復問科第名次及敎學之事旣
退掌院學士傳
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褒於是感激
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
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
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葢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禮闈得十一
人皆閎修之士龔汝寛名在第二其文則會元也秋
上北征凱旋御太和殿霈恩授君徵仕郎父母皆被勅贈君捧之而泣
曰
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行燎黃禮周視墓舍卽爲嵩陽
之行時耿公已下世學者寥寥君徘徊不忍去擇其才俊而成就之余
官京師與君交最深我儀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敎事而登封令力請
還嵩君不得已東西兩赴尤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路一時士子皆
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而我儀之嚮道者日益衆學問踐履益彬彬矣

五經之外復纂孝經詳說又著陽明疑案較之整庵後渠論辨尤為嚴正然恐學者徒騰口說忘御向裏工夫局之篋笥未嘗示人也假滿補原官為正蒙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也為晚成而遂初之賦則加速焉士大夫尤高之歸而育士益勤好學益力時內廷方纂修五經大學士安溪公以五經詳說上聞乙未春都御史劉公為纂修總裁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

上諭河南冉覲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於是使者取書去君復繕其副藏於家焉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士田以君為矜式君以疾辭疾屢愈屢發遂捐館舍戊戌十一月某日也君天性孝友痛父母之早亡也祭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潛德學使者允多士之請崇祀鄉賢君心始一慰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追兄沒而其子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卒不問也君娶梁氏郟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德事姑極孝君友教在外婦姑相依篝燈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撫摩扶持進湯藥不離左右循至不起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皆如禮婚嫁三男二女豐儉適宜皆可法丁丑封孺人辛巳年六十四以沒

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稽古絕無內顧之憂者孺人力也子四人詵衍以固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諸衢國子生調衡丁酉科舉人詮道國子生皆以學業繩檢自勵有名於時君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有纂輯腹饋萬卷中自號蟬菴洵不誣也被服雅素蔬水自甘苞苴竿牘不至門即至門必委婉其詞以卻之閭學巢寄齋嘗以使事迂道訪君論學析疑流連信宿念君貧甚出兼金為贈固辭不受寄齋賢者又居林下謹嚴尚如此則操守可知矣

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己者之忌今檢討遭遇

右文之世侍從禁林

顧問優渥下則僚友心孚生徒誠服年踰大耋著書滿篋雖不獲躋公輔以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至於舉案者如賓傳經者踵美當世士大夫亦往往稱道不絕也

又再蟬菴先生傳　尹會一

先生諱觀祖字永光號蟬菴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及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菴先生特延主嵩陽書

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儀吉案此清恪字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壹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

惠吉士周惕小傳 鄭方坤

惠周惕字元龍吳縣人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於時汪堯峯先生引爲入室弟子其說詩尤解人頤著書三卷博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可謂毛鄭之功臣而夾漈紫陽之諍子矣蓋其學問根柢于一時輩流中與同郡嚴思菴相驂驔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聲帨爲工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言著已也辛未成進士與庶常選輦下諸老爲木天慶得人嗣以不練習國書外調密雲令邑當出關孔道值王師北征軍需旁午馬瘏僕痡艱苦萬狀卒侘傺憂懣以死昔劉須溪謂士方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人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沈州縣或流落邊塞坐念場屋何心至此今觀硯溪之才與其末路之所以蹭蹬者追誦前言可爲雪涕詩有北征紅豆㟥嶸嚳語等集銜華佩實老氣橫秋蓋亦瓣香於蘇陸諸家而得其髓者稍加編次而錄其尤者於左

惠吉士記 侍讀士奇徵君棟附見

江藩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普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郵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菴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旣壯阨於貧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

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卽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衆皆驚服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頊齡仁和湯右曾及
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
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
得膺
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
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
命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為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
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
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

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

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

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

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為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為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

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遂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

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為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為變徵黃鍾遂之黃鍾宮為正宮小呂遂之黃鍾宮為下宮徵最小而以為宮故為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為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遂遂孔疎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尊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為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還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鴿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堦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為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棟字定宇一字松

崖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爲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終年課徒自給甑塵常滿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眞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擘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

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于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荄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閡于亥孳萌于子該荄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葢涉象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譽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无經譏之葢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

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襍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

謂貞夫一也七者蓍之數八者卦之數蓍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為卦之未成者藏往為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為蓍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為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没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后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无疵厲所謂既

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頌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食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注亦云明堂即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即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丘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廢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於書有古文尚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眞古文東晉晚出

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爲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

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
十一年遷鄭爲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
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按桓譚
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寖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
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
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
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
士江公按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
廟數及賻賵襚含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
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
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
穀梁善于經者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
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議無恆則南國
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
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皆

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
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為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以為古語見小閒篇
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鄷[illegible][illegible]志也在程典[illegible]
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
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
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
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
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
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崧諸家之書皆亡乃取
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
有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為過於
任淵之注山谷李璧之注荊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證五卷太上感應篇
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
筆記二卷松厓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
書卒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
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

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者余古農同宗艮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爲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愼之閒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又惠先生傳 錢大昕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吳縣東渚邨祖有聲明末以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周惕始遷居葑門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之生也父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爲先輩激賞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詞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于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

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
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
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事詞臣擬撰文字皆送先
生改定然後進呈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
修與焉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
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
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須條教以通經爲先士
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青其衿嘗言漢時
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
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
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彀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漸多文體爲
之一變
世宗御極復命留任三年粵士皆皐踊雀躍爭棄兔園冊專事經籍而

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莘莘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
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
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者即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
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奉
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
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
如堵墻既去粵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于昌黎祠惠州于東
坡祠廣州于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咸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
此丙午冬還朝丁未五月奉
旨修理鎭江城即束裝赴工所棄產興役所修不及二十分之一以產
盡停工罷官
今天子即位有
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
時已垂老耳漸聾已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
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于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
卷其論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

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

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遠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爲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

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爲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于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遂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于琴遂遂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于宮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于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于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

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尊歸耕八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

又翰林院侍讀學士惠公墓志銘　楊超曾

吾師侍讀學士惠公以乾隆四年移病告歸又二年三月考終於里第其八月孤子棟等以公與元配朱宜人合葬有日謂超曾出公之門知公行誼爲最悉親奉其行狀屬銘墓惟公一生學行爲海內宗仰士君子知與不知聞公名皆翕然推服無異詞者超曾親炙公二十餘年聆公緒言餘論見公行己立身乃知公之學非一世之學公之行實有高世之行也公承樸菴硯谿兩公之後以古學世其家自少篤志經術及官翰林公暇日手一編孜孜矻矻無須臾之間迨其晚年學益精粹著易禮春秋諸說大抵以經爲綱領以傳爲條目以周秦諸子爲左證以兩漢諸儒爲羽翼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遐搜博攷極深研幾無所不通無所不貫蓋五經自周秦以後儒分爲八七十子之流風未沫漢當絕續之交去古未遠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向得其實歷漢四百餘年授受源流各有家法至東晉而其學始亡自是

以後舊聞放失俗師失讀人用其私公獨倡絕學於數千百年之後蔚然一代儒宗使雅言古訓粲然復明於世潘瀛戔餘猶足沾溉後學故曰公之學非一世之學也迹公之行其大端有四曰持品端嚴曰律身孝友曰取士公明曰居官廉勤公少倜儻風槩非常許與氣類遇輒傾倒見爵位而無實者夷然不屑及官
禁近侍
輦轂特立獨行絕去依附病告里居不見長吏不以書記干當事子弟應試雖故舊門生爲主司同考者不以一言屬也其持品端嚴如此公善事親親先意承志能曲發其歡心太宜人徐嘗抱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奉兩親之諱盡制同產兄在患力爲營救不避僵仆有脊令急難之風其律身孝友如此公之視學粵東也頒行條約以通經爲先務令諸生誦習五經三禮三傳校士歲餘士皆梟譟雀躍專事經書共爲文章爾
皇姱麗數科以來舉於鄉捷於春官者大率公拔識士論者謂文翁之化蜀郡張霸之治會稽不能絕也先是公嘗兩入禮闈一主鄉試得人最盛平日汲引士類經品題者並顯名於世公之公明洵不可及矣公素厲志節取與不苟通籍後閉門埽軌非德不交屢持文衡卻苞苴杜

詩寄始終𢠚然如白圭振鷺纖塵不汙在粵東時又嘗懲鎗手頂替之習一日發十五人奸粵人咸詫爲神明其後于役京江親自巡功襄城操表寒暑不輟公之居官可謂廉而勤矣公有高世之行又輔之以經術嘗以學問人品受知

聖祖仁皇帝兩次擢對居第一司文衡充祭告皆不由常例出自殊恩

世宗憲皇帝御極復以中允超授學士官學政時又嘗以題補官員事

蒙

俞旨格外准行

今上即位仍列清班兼領著作

三朝恩遇有加無已公之遭逢不可爲不盛亦由公積學力行有以致之昔賈誼董仲舒爲漢賢臣官不過傅相其後魏弱翁爲丞相以誼仲舒所言奏請施行奉爲故事後世以爲美談公才侔賈董官實清華他日史官論譔以品則名臣也以績則循吏也以學則儒林也名德未湮遺書具在安知後人不有引爲故事而見之施行者乎嗚呼此公之所以不朽也公所著咏史詩一卷南中集一卷采尊集一卷歸耕集一卷時術錄一卷人海集四卷詩法盛唐文宗西漢少時讀廿一史皆手自

抄寫惟不曉天文樂律後遂窮究二義著交食舉隅二卷琴遂理數考四卷公經說皆成於晚節有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大學說一卷其立言之旨詳見行狀茲不具書公諱士奇字天牧自號半農居士其先陝西扶風人始祖元祐自關中徙洛陽爲朱儒尹焞高弟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居湖州大全港以直節稱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公三八公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郁五傳至公高祖百歲翁諱洪曾祖諱萬方祖諱有聲明歲貢生考諱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累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妣徐太宜人公生有異徵考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公生遂以文貞名名之十二歲能詩有句云柳未成陰夕照多爲先輩激賞二十一補校官弟子康熙戊子中鄉試第一己丑會試第十六殿試二甲十六館選庶吉士丁內艱壬辰服闋授編修癸巳乙未兩次分校禮闈己亥祭告炎帝陵舜陵庚子主湖廣省試提督廣東學政雍正元年癸卯留任四年丙午補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陞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丁未奉

旨修理鎮江城垣辛亥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乙卯（儀吉案元年丙辰此誤）

聰指迴避時年也[illegible]吏部帶領引見奉
旨以侍讀用丙辰補翰林院侍讀戊午告歸公生康熙十年辛亥八月
得年七十有一配朱宜人隱士諱宗昌長女少端重不妄言笑事徐太
宜人以孝聞佐公持門戶四十餘年婦道母儀宗黨以爲法式先公卒
子七人繩祐棟繩祖繩傑嗣公從弟士權後皆朱宜人出繩臣周氏出
繩楠繩粱范氏出女二人長朱宜人出次范氏出撫女二人公從兄子
及甥也孫十一人承壽嗣公同產兄長子繩正後承全承輔承學承珏
承緒承泰承德承蹈承萼咸孫女三人嫡孫承輔將以十一月十九日奉
公柩與朱宜人合葬吳縣廿二都七圖冬字圩祖塋之次超曾獲廁公
門下聞公之窆也思得以一言報公九原因不辭諸孤之請而爲之銘
曰
公之先人文林學士數百年來公復其始才掩羣雅學富三冬裒然舉
首遂捷南宮持槖簪筆從備
顧問屢秉文衡矢公矢慎校士丹徼式靡起衰彎弓識字文武從宜公
際泰運受恩
三朝班神擢對異數頻叨越例題補

至尊垂聽
特旨允行著於甲令惟公授受三世傳經元元本本公集其成公之著
述載之兼兩公之孝友百城圖象七十年至賦歸去來歲逢辰巳哲人
其萎維彼哲人典型攸寄一旦騎箕後生誰倚祁祁賢儷婦德母儀紀
於彤史先公而歸厥既得卜永無近悔鐫我銘辭
國史是采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尚書署理江南江西總督印務加
二級受業門生楊超曾頓首拜撰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四十七目錄

翰詹中之中

翰林院編修姜先生宸英墓表 全祖望
又記姜西溟遺言 方苞
周詹事起渭小傳 鄭方坤
張學政大受小傳 鄭方坤
右春坊右中允汪先生士鋐行狀 沈彤
王修撰式丹小傳 鄭方坤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慎行行狀 沈廷芳
又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方苞
又查編修慎行小傳 鄭方坤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沈彤
又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 方粲如
杜吉士詔傳 華希閔
陳學士儀傳 符曾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公椿墓誌銘 齊召南

嘉興錢儀吉纂錄

翰詹中之中

翰林院編修姜先生宸英墓表　全祖望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

詔修國史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行實以移館中予乃摭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卽以此文爲之而移其副於史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爲湛園先生浙之甯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駴而莫之信也及見其所作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折甯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苕文醇而不肆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閒蓋實錄也詩以少陵爲宗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留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

宸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

當今作者於是京師之人來求文者戸外恒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望首及先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

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豫翰林新城王公歎曰其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豫一統志事凡先生入闈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俛得俛失而先生亦疎縱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纖其有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膽顧先生所以連蹇正不止此常熟翁尚書者先生之故人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尚書爲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爲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尚書恨甚顧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官僚多事之如舊史之尊山先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閒言于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佽助某以父子

之閒亦不能為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諸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意焉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為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閒之恨甚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惓惓為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違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為改正之遂成進士及奉大對

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名為

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間所希旣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為當膺

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飭簠簋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方為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

獄中媿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爲霞尙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毒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閒與人交悃愊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既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稿葦閒集皆行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爲明史稿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衞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予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絇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於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陽兖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南之於秦熺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乎哉其銘曰

吾鄮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剡源淸容易世而起有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儱涷何辜於天竟以凶終茫茫黃土冥冥太空

又記姜西溟遺言　方苞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戌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于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

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他日誌吾墓可錄者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即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于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

葵薦於
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挂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末路乃重負汚累然觀過知仁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衆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周詹事起渭小傳 鄭方坤

周起渭字漁璜一字桐野貴陽人以進士高第入史館歷官宮詹學士才名傾館閣黔固鬼方舊壤僻陋在夷自莊蹻拓疆唐蒙通道以來未聞以文章振者說者謂山童川涸其地不靈即間有一二軼材亦僅穿穴時文爲應舉求名計其於聲韻一道白首紛如採風至此自鄶無譏已矣桐野一出顧獨以其詩鳴時
輦下人文極盛若姜西溟顧書宣湯西厓諸君子各以沈詩任筆傲睨文壇吮墨懷鉛之徒率不敢望其項背桐野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

隊感物懷人巡簷有作歡場勝地擊鉢為豪吳紵鄭縞之英玉敦珠盤之彥雲龍追逐莫決雌雄江都史穮飲贈句孰與夜郎爭漢大手攜玉尺上金臺若是乎傾倒之深也昔唐劉蛻之上節鎮啟云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錄桐野詩彌覺三復有餘味也已

張學政大受小傳 鄭方坤

張大受字日容居吳郡之干將門干將門又名匠門故以自號人皆稱匠門先生匠門生有異才又好學特甚於經史百家之言無不貫串最為汪鈍翁韓慕廬朱竹垞三先生所賞識其秋夜書懷詩云堯峰許領東南儁吏部容先弟子行更感白頭朱檢討苦將塵劍拭光芒俯仰情深如侯喜之所云死不恨也

聖祖皇帝南巡日嘗
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及為翰林
簡任貴州學政秩滿再留益
聖心猶眷注之而卒不大顯有集三十卷行世各體皆工而有韻之言尤推絕唱眞所謂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而諧以金石者蓋自三百年來以經義取士老生宿儒卒疲神埋照于其中其於風雅一途未遑染指

以余所見如望溪嶠東諸君子皆不能詩卽前明之震川鹿門諸老閒一爲之亦蹇轖不成家數匠門科舉之文瓣香寒碧久已衣被士林而其詩復精詣若此是知學究一科果不足以牢籠大雅有志之士愼勿拘墟自守也夫

右春坊右中允汪先生士鋐行狀　沈彤

先生諱士鋐字文升號退谷蘇州府長洲縣人相傳系出新安郡爲唐越國公華之後其家牒斷自明初諱得者爲始祖得之八世孫廣東左布政使諱起鳳於先生爲曾祖布政生沂州知州諱希汲沂州生肇昌府岷州同知諱元綱是爲顯考布政忤魏忠賢罷官以氣節聞於時沂州肇昌並稱能吏而肇昌尤敏辨善決疑獄先生少穎異好讀書有才略有作能下筆立成不加點竄與其兄武曹份右衡鈞皆以文學知名又喜爲四方遊北入京南走廣西抵陝所至輒爲士大夫譽歎康熙二十六年中順天副榜閱三年考授鑲黃旗教習設法以課其子弟多成立者先是祭酒釋菜先聖廟贊禮非其人而教習期滿赴吏部試每十人以知縣用者八州同用者二州同以缺少輒不得官先生乃言於祭酒吳公曰聖廟禮嚴宜重贊拜之任請以教習攝考州同以知縣用則

官不濫而仕路通吳公頒之後請於朝奉
俞旨於是贊拜得人而教習補官無壅滯患寔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既
教習三年當以知縣用未及選中丙子順天舉人明年會試第一廷試
二甲第一改庶吉士庚辰散館除編修尋入直南書房四十二年冬扈
駕西安聞父卒奔喪至岷州居年餘扶櫬南歸遂奉
旨在揚州校刊全唐詩服除補官以四十六年夏赴京
特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充日講官起居注未幾轉左自先
生入翰林及預講幄每奏對進講獻所為詩若文多有裨政治不徒以
閎博辨麗為能以故
上特重其才與志頻加褒寵賜御書硯筆珍饌瓜果金帛甚厚且駸駸
欲大用之以觀其效一時知遇莫與比倫其有鞏昌之喪也
上賜以白金百兩兼命官給輿馬資俾奔喪歸櫬先生至岷州而鞏昌
公所遺官馬六百餘匹無接養者先生慨然曰是朝廷馬也其可坐觀
遂留與其兄弟出私財牧養蕃息及領馬官至乃扶櫬歸初洮岷道黃
志璋欲丈量青山加賦鞏昌公力格其議連被侵冤用是發憤卒後志
璋復慫恿臨鞏布政使將行於所轄四府先生聞痛哭力陳不可狀事

竟得寢又疊藏橋者鞏昌公所建也歷十年矣會夏水暴至橋齧民沒馬死者衆先生即倡議捐金錢建橋如故岷州人感德之四十七年以丁繼母憂去官遂不復補閒居無事卜宅於京師之日南坊疏泉種樹日賦詩著文臨古書法於其閒以自娛其爲文喜談吏事有所見輒反覆論議曉告當事冀得用其言而澤及於民爲書有奇勢橫縱自放而分閒布白無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以雍正元年某月某日卒於日南坊第享年六十有六先生事兄如其父待朋友親戚如其兄弟後進之有文行者稱道弗倦雖貧困未嘗以非義干人人以急告必曲爲之盡故其生也則莫不感既卒也則皆惻然以傷先生所撰書其奉敕纂修者全唐詩外有皇輿全覽陝西省志若干卷自編進呈者有長安宮殿考二十卷私輯者有近光集二十八卷四六金杼十二卷瘞鶴銘考一卷行世全秦藝文志若干卷三秦紀聞若干卷華嶽志六卷玉堂掌故若干卷元和郡縣志補闕六卷近光餘集若干卷賦體麗則若干卷皆藏於家其自著秋泉居士集若干卷亦家藏未刻配某氏某人女繼配某氏某人女子二人連蕚山東沂州費縣知縣連芳國子監生沂州公與先曾祖同舉於鄉最相善其後以女妻鞏昌公未昏而歿於

兩家世好先生固余父行也今連萼又與余善出其所條事件請狀於余以丙當代大人先生之銘余不敢辭謹撰次如左

王修撰式丹小傳　鄭方坤

王式丹字方若一字樓村寶應人爲諸生卽負海內重名差池晚達年幾六十始登壬午賢書癸未會試第一臚唱復第一都人士踴躍歡呼快若景星鳳凰之先見也史館十年長假歸里乃以同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簿久之事得白又二年卒昔者新城長水爲南北兩詩伯如畫家之有摩詰道玄禪宗之有慧能神秀分道揚鑣指麾羣雅狎主齊盟歷五十年勿替厥後演其傳者初白太史暨樓村殿撰已耳殿撰詩排奡陡健一洗吳音嘽緩蓋以昌黎爲的而汎濫于廬陵眉山劍南道園之間至其徵材之奧博使事之精核運以排山倒海之氣琢以炊金饌玉之詞如入郇公廚飲食之香錯雜不餖而筋骨舒也如遊建章宮千門萬戶經駘盪而出駊娑而神明屹其特起也如坐多寶船中觸目皆木難火齊空青結綠爛然不知爲何器也維古固云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聲宏心醇而氣和援作題詞庶幾其無虛美也已殿撰積學嗜古久躓名場迨及暮齡卒能以第一人自奮士論榮之然會狀率三年而一

見榜墨未乾見者已瞠目不知爲誰某然則殿撰之所傳者仍在此而不在彼也纂錄遺詩爲私論之如此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愼行行狀　沈廷芳

先生查氏諱愼行字悔餘初名嗣璉字夏重年四十始更焉查氏海甯望族六世祖秉彝明嘉靖進士官給事中以劾嚴嵩父子廷杖謫邊終順天府府尹事載明史高祖志文明某府同知曾祖允揆明贈武庫司主事祖大緯明武庫司主事
皇贈禮部侍郎父崧繼明縣學生
皇贈禮部侍郎自武庫以下三世皆負才未顯于時先生爲贈公長子幼不令習科舉業故得肆力于經史百家從黃徵君宗羲遊長行四方至金陵作爲歌詩傳詠人口同邑楊侍郎雍建開府貴州入幕府時吳三桂餘孽未殄豺虎塞途決機命將轉戰崖箐閒凡兵謀先生多與焉歷三載貴州平欲論功以聞于朝固辭乃之京師公卿大夫士咸以國士禮之常過齊魯梁宋渡洞庭涉彭蠡登匡廬之嶺所至聲望益起更溯大江造田間聞錢先生秉鐙講論以是詩日富而益奇康熙三十二年舉順天鄉試越九年方赴公車

聖祖詔選耆儒備顧問用宰執薦
召入南書房恩遇特厚明年成進士故事庶吉士教習三年散館始授
職先生入館甫四月
特除編修扈從塞外者三凡歲時風土人物悉紀以詩每經進輒
稱善一日天寒雨雪先生方戴白題偕諸臣侍左右
上顧之笑曰查某風度爾雅洵堪爲儒臣冠卽撤御饌以賜恩賚有加
尋兼武英殿修書總裁直廬同僚各任采輯而先生董其成平生恬退
重名節有在事者待同僚以非禮先生起爭之其人將構釁焉遂告歸
羣公留之不可饋之贐弗受既歸里杜門著述而山水之興未衰復南
遊閩粵久之始歸後以其弟禮部侍郎嗣庭獲辠牽連被逮同產弟妷
並謫戍
世宗因籍嗣庭家得先生詩集覽其紀恩諸作謂侍臣曰查某忠愛拳
拳固一飯不忘君也乃獨見原暨其子克念放歸田里先生感
國恩痛家難歸卽臥病以雍正五年八月某日卒年七十有八卒之日
椸無新衣囊無餘儲惟手勘書萬卷而已先生品詣矯然學問渾灝文
章麗則而尤工于詩滙韓白蘇陸之長以發攄性靈海內咸宗之所著

有敬業堂集四十八卷續集六卷詞二卷已行于世周易玩辭集解十卷蘇詩補注五十卷文集八卷隨獵日記人海記廬山紀遊得樹樓雜鈔各若干卷藏于家夫人同邑徵君陸嘉淑女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府知府克承國子生皆先先生卒克念甲辰舉人孫恂昌祈昌禧昌岐昌禴皆世其家學先生宏獎後進多成名士廷芳愧無學而承提誨十餘載規爲謦欬聞見頗悉旣請子方子銘其墓而其歷官行事之槩有未備者謹撰次如右獻諸史館謹狀

又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方苞

君諱嗣瑮字夏重後更名愼行浙江海甯人也余始入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語朋儕中以詩名者皆若爲君屈君少聞吾邑□先生□□深於詩郎泝江繫舟樅陽造謁講問逾時而歸□先生數爲余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賢中微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及余脫刑部籍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焰赫然者朝夕至必命事專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夙畏風欵常著緇布小冠諸內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愼行性質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嘻異哉余用

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得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而君獨見原蓋
先帝公聽並觀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在事者閔焉而以情達也君既殁其子克念以狀請銘數年矣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臥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甥沈庶常廷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君問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即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迹雖不具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爲五十四集君卒於雍正五年年七十有八父諱遺字逸遠爲浙西耆舊母鍾氏兄弟四人皆成進士妻陸氏子二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監生俱先君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所嚮所祈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弸於詩

又査編修愼行小傳　鄭方坤

査愼行字夏重別字悔菴晚又自號初白菴主人而初白之名特著海甯人爲逸遠先生之賢嗣少執經於梨洲黃徵君之門紹聞衣德胚胎前光而又天縱異才深沈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唯

於詩於山水於友朋其于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日爲諸生卽杖策
從軍出入牂柯夜郎之境以及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驛壁郵亭揮灑殆
徧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峯探武夷九曲之勝尋無諸之
故墟訪尉佗之遺跡江山神助詩益富而且奇癸未成進士簡翰林卽
受
特達之知召入內廷供奉比歲
西巡賡歌載筆凡幽岨之區甌脫之境爲從古詩人所未歷者盪胸駭
目悉于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動色咨嗟稱善者再也顧常懷引退志年未及懸車巳決計
賦遂初家食二十餘年嘯歌自適忽遭門戶之難全家赴詔獄而先生
坐家長失教罪且不測
世宗皇帝稔識其端謹無他賜放歸田里葢歸田未兩月而卒先生繼
長水新城後而稱詩伯一時壇坫於斯爲盛嘗教人作詩謂詩之厚在
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
易誠詞苑之良規學海之寶筏也嘗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
詩醒自嫌又人來絕域原拚命事到傷心每怕眞俯仰情深殆與玉局

無二所注蘇詩抉摘穿穴得未曾有實能爲髯公道出胸臆間事惜未開雕間世世有流傳秘寶嘉惠後學如宋開府徐尚書其人者乎將旦暮遇之矣

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 沈彤

曾祖思佐生員妣楊氏

祖應登生員妣陸氏

考棟生員妣陸氏吳氏陳氏

先生諱焯字屺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間以義行旌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發及長博學强識敦氣節善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慎自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至辨訟於大府故累躓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一年冬

聖祖南巡駐涿州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李公以先生薦遂

召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皇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李文貞公遊得成弘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勸勵學者窮六經翫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爲著文之本根文貞公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仕未仕稍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仍諄諄以此指授甚善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羣籍擇所載治法之善者類爲幾編更迭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稽古育才不異諸生時其育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爲教規昔尤粹云五十二年冬再以文貞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
授編修又明年秋

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即
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
語檢五日無有聞有譏笑士大夫著作詆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
所廁辭吳縣令餽金札稾并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各據實奏
辨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殿方其被繫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鋃鐺
中正襟讀易聲出戶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驚服及仍直武
英殿益感
恩修纂益力嚴寒酷暑不少息歷五六年遂致疾疾劇
詔賜醫藥以六十一年六月九日卒年六十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歿深可憫惜遂復原官
特贈侍讀學士賜金給符傳歸喪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著書數萬卷
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記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眞僞是非
密疏隱顯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體

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乾隆五年從
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而凡題識中
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徹其表裏論事者必通其首尾盡其變論經時大
略者必本其國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
才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飄思爲用天下之具故詳審絕倫
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眞行書並入能品
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嘉獎命卽鋟板會
上崩未須發板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追蹤唐之作者語古齋
識小錄數冊多刪取諸題識爲之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
投諸火或傳其藏弆於家云先生事親孝謹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
雖親故不妄受而於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
其不妄受也自如門人有才而貧者恆飲食於家而教之凡著錄者四
百知名者三之一超卓者十餘人夫人王氏忠烈公佐聖孫女亦讀書
知大義能輔成先生志子壽餘一名雲龍生員彤遊先生門五年承其
學行頗有所記憶先生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寖多戊午己未閒史

館蒐天下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曾莫爲之狀以應乃就所見聞擇其大且要者考核而詮敘之以補獻史館備文苑傳之采擇

文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 方粲如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六月九日前翰林院編修義門何先生焯以疾卒於京邸時先生失職而仍校書內廷

上聞其卒也爲不怡者良久且曰何焯勤學問祇事有年方欲拭用之而忽焉以沒深可憫傷還其前官贈侍讀學士旌其魂賻金給符傳以過喪而家在長洲有司用歲時存卹蓋異數也先生少而奇爲秋岳曹公言遠王公所器重既冠以崇明學生選拔入太學名聲章徹鄉先生諸公要人爭欲令出門下而先生淑梗有理偶語及故撫吳湯尚書公事見鄉先生微反唇卽爲之氣息茀然而他日點勘場屋程文不如意者十居七八鄉先生見之氣涌如山戒門以絕仍訟之大府會大府前以事嗛鄉先生故得不重坐然六試京兆六報罷其一旣偘得之矣又擠而止之猶向以前過也歲壬午

聖祖冬狩駐涿州安溪李文貞公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野甯有遺賢乎公以先生對旣

召試遂直南書房賜舉人偕禮部試禮部試不第又
賜進士對策高等改庶吉士
命侍讀八貝勒府充武英殿纂修當是時李文貞公號得
君一經品題聲生勢長數薦人起家爲顯官去而于先生尤臭味然吹
噓送上人謂何天之衢道且大行也然久之散館不授職得
旨再教習三年而先生丁外艱歸服既闋又丁繼母艱於是先生無宦
情將閉戶著書浮沈閭巷間老矣已而又以文貞公薦赴闕庭始
授翰林院編修是爲歲甲午有以蜚語聞者
上還自熱河緣道問何焯安在即從迎
駕所收繫之并簿錄舍中書載以兼兩交內廷學士檢視諸非所宜言
者大索數日不得獨得論俗下文字及詆譏當世士大夫笑譏罵侮有
人所不堪語黏籤以聞而書夾中有御史縣令餽金一札槖并呈之
上閱之怒霽中摘數條遣內侍齎獄呵問反覆薄其罪僅坐免官直武
英殿自若也方事之殷也雷電交至鋃鐺纍纍在其頸邊觀者爲之五
色無主而先生意氣自如略不損眠食危坐讀易聲震戶外承譴問隨
事自辨數奏對凡數百言字畫端謹無一譌脫守視吏聚觀歎息謂漢

兒乃有此人既出獄直
殿廷事益勤辰入酉出不辟寒暑他人有弛置自便不了事者閒爲手
了之如是者六七年旣艱旣瘁痼疾乃發氣乘肺溢爲水浮膚以卒年
六十二矣先生書不去前閱觀博考而貫之以一大抵經史爲主盟其
讀經必得經所以云之意而不取輔漢卿曰此盌脫郎也讀史必熟其
事變之血脈而不取胡致堂曰此坐談客也人必論其世體必究諸用
苛濫不作亦不苟爲異同蓋將與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者一雪此言有
用我則愼斯術以往非筆墨閒事也書籤壓鄰架以善本對其校讎至
再三必如劉中壘所云殺青可繕寫者乃已所著詩歌古文數百篇語
古齋識小錄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中有棖觸語悉付一炬成焦
土云喜譚經生藝爲經生藝者往往持質先生冀以游揚聲譽而先生
不肯爲背面遇有佳作逢人說項一不當意閱畢卽以如意帖几上不
置一詞當之者辱過撻市以是多怨者異時蜚語之聞未必非此輩文
致而先生勿之悔有來者仍率胸懷待之書法精妙與人尺牘人皆藏
弆以爲榮嘗奉
聖祖命寫朱子四書章句集註鋟其板貯禁中俟須也愔行孝弟事後

母者再而皆得其歡居憂時有甘露降庭樹推財與諸弟者數數也遇
親故皆有恩而守節淸苦己顧不妄受人一錢初字潤千吳其母更字
帊贍先世當元統閒有以義行旌門者先生取名其書塾學者復稱義
門先生曾大父思佐妣楊氏大父應登妣陸氏父棟妣陸氏吳氏陳氏
三世皆以諸生老而鍾美于先生當顯矣旣窒復亨仍不竟其用有子
雲龍邑諸生也相方諏日屬銘其埋而以沈君冠雲之狀來因敘而系
之詩曰
于古有訓君相者造命以一字而拔人決起千仞入天門候聽先生之
初晉如而摧如値啟事之山公
帝曰女命俾禮堂定畫一落千丈推墮兮涀瀸終遇雨以說弧蘇而復
上將利有攸往匪辰匪巳遽呼兮起起潤餘名于枯骨丹旐徙倚榮光
在蒿里嗚呼三不朽之一其言也立先生有言兮滿堂滿室經律稽諏
兮子史翔集繭絲牛毛兮龍文虎脊藏之名山兮通都大邑世無解人
兮索之不得後有聖人兮俟之不惑嗚呼先生安此幽宅

杜吉士詔傳 [illegible]希閔

蓉湖詞隱者故翰林杜君自號也君初以詞受知

聖祖仁皇帝召入內廷纂修歷代詩餘方輿路程詞譜辛卯舉京兆壬辰
賜進士選庶吉士癸巳散館改進士教習以親老乞終養遂絕意仕進父芳有孝行仁施鄉黨羣稱杜善人君繼之汲汲行義不顧產之耗而尤篤於一本及故舊兄詩以豪傾其貲君密請于父悉已所贏者以父命益之前後所益埒於初授之產兄歿復割田百五十畝畀諸姪有姊適虞貧而天姊之夫臨歿以繼室之女託君君娶爲季子婦師施晁失明贍以田歿無子君召其宗人爲立後仍以田贍之鄉試出三原楊瑛森門楊廉吏也歿京邸自含殮至還里費咸出自君又親哭拜其墓樹之碑石乃去有故人託君名納賄衆爲不平君曰吾無其寔而居其名何害其厚德如此碧山吟社者明成弘時十老遺蹟也集同人清尊聯吟嗣其逸響自題齋聯云但願老充詩社長不妨狂作酒家傭君飲寔不能三升招飲者雖矮簷曲牖未嘗不赴必盡歡座客不計雅俗家貧南郭門右小橋流水田塍縱橫君時策杖行吟其閒與田夫野老相諧笑童稚望見杜老驢迎先後至不可舉武道士榮漣上人妙復俱能詩君引與酬倡寫九峯三逸圖榮貌古妙道癯君豐秀傳之吳下以爲盛

事胸中無城府不飾邊幅與人交無少長貴賤一以天和故狡變者狠戾者遇君輒自失生平無驕言怠色遇高年碩德執後進禮繼謹少而才者道揚以成其名聞談人過輒以他語亂之喜以言贈人見博塞葉子戲必規之送宦遊者必曰當臣臨事宜放寬一步語富人宜種德子孫遇歉歲嘗徒步徧乞其粟糜道殍亦無忤者以君眞意有以動之也事關綱常得失語或至面赭色變親鄰有屈不伸如疾痛在躬大吏以利弊諮訪未嘗不竭情告嘗斥邑尉之貪劣者弭冒荒之議之害民者戢驛丐之害農船者息兄弟之爭財者林居二十年而善良蒙庇特多性嗜山水服闋後北登終南太華南訪天台武夷西至廬阜東嘗七十二泉所至皆有詩詞紀其勝丙辰夏嵇文敏公總制兩浙薦君博學鴻詞君往辭不獲猶留西湖泛月賦詩五日夕而歸歸二日病病十日卒卒前一日余視之君猶玩瓶荷啜稻花湯以爲馨可愛無他苦君名詔字紫綸晚年坐臥半樓學者或稱半樓先生著雲川閣詩六卷文六卷詞二卷雲川者

聖祖親書程明道詩一章賜君君取首尾字顏其讀書之閣也世系子姓生卒月日詳楊編修繩武墓誌

贊曰君才盛世良侍從也中年肥遯無賢愚皆惜之晚徵鴻博
命下而君死矣悲夫君嘗自評詩勝文詞勝詩故號詞隱其寔人更勝
詞從君遊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鄙吝之於何往也笑語退而油然
有餘味如飲醇醪古之人有黃叔度者君其庶幾哉抑温柔敦厚詩教
也君得之性故其詩也其詞也其人也傳則俱傳矣

陳學士儀傳 符曾

公諱儀姓陳氏字子翽一吾其別號也先世自山西洪洞之小興州徙
居順天文安縣祖怗以兄少司農協廕授官父良瑛襲廕爲京職公生
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同里先輩交口稱之中康熙庚午科鄉試屢蹶
公車肆力於古文辭益講求經世之務於禮樂制度鹽法河防莫不考
究其得失而以畿輔河道尤關桑梓利害凡桑乾沽白漳衛滹沱諸水
之脈絡貫注及遷徙壅決之由疏瀹濬導之法若燭照數計乙未成進
士改庶常相國高安朱文端公亟賞其文嘗從容與論經濟益奇之授
編修預修
三朝國史雍正三年畿輔大水諸河泛溢壞民田廬無算
世宗憲皇帝軫念民艱命怡賢親王偕朱文端公相度濬治王欲得善

治河者與俱而難其人文端公以公對王延見於直廬訪以治河所宜先公對曰朱子有言治河先從低處下手天津上應析木古渤海逆河之會百川之尾閭也今南北二運並漲東西兩淀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强潮復來距之牴牾洄漩而不時下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擴達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沽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矣手畫口陳洞中機宜王稱善久之四年春隨王行視畿內水利時文端公以憂南歸敎令牋奏皆出公手王雅重公

上念公治水勞命以侍講攝天津同知轉侍讀陞庶子五年王奏設水利營田官分四局以公領天津局文安大城堤工皆隸焉自河決後文安大城形如釜底積潦不消是秋復大水夾堤內外皆巨浸波衝浪嚙勢將不支公購菰蔣十餘萬束立表下樁以禦險要堤固民工也公言於王奏請發帑金數萬爲民興修用以代賑隄遂完固至今賴之南運長屯堤地隸靜海不過數武吏舞法歲調發霸州文安大城民協修百里裹糧疲於奔命公除其籍民以爲便公既深悉河道源流且急病任勞畿輔七十餘河疏故浚新公所勘定者十六七論者謂燕趙諸水條

分縷析前有酈道元後有郭守敬公實兼之時善來營西有水怪窟焉積岸數十丈隨築輒壞至於再四公投牒河神期以三日必徙是夕雷電大作怪徙去堤乃成八年陞侍講學士廷議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以督率州縣

命公以僉都御史領豐潤諸路營田觀察使公營田於天津倣明汪司農應蛟遺制築十字圍三面通河開渠與河水通潮來渠滿則閉之以供灌溉白塘葛沽之間斥鹵盡變膏腴豐潤玉田負山帶水湧地成泉多沮洳之區公教之開渠築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漲淹沒田廬萬計公即草疏上聞或以侵官爲疑公不顧

詔制府賑之命公董其事凡賑三十四萬七千餘口所全活甚眾十二年田園生螻蛄億萬闔閭作聲禾苗大損公爲文禱方社田祖一夕寂然或曰死或曰徙也寶坻營田患蝗忽飛鴉啄食之立盡咸以爲公精誠所感與前驅水怪事若出一轍轉侍讀學士尋罷觀察使領史職如故公先後所營田七萬畝有奇民間自營田亦數千畝溝洫既修歲以比登公又慮穀賤傷農奏請發帑金採買以充

天庾其隨事立效類如此乾隆七年卒年七十有三平生無聲色博奕

之好性嗜書手不釋卷著述甚富有集十八卷季子玉友刻于閩中其未刻者有毛詩臆評鄉黨私記學庸私記南華經解蘭雪齋讀離騷廣前定錄天游錄藏於家子夔友舉人鳳友進士韶州府知府玉友進士臺灣府知府有惠政閩人稱之

論曰曾嘗受業於公知公行事特詳公天倫篤睦先世所遺田數百畝悉推以讓其兄而自教授生徒所得束修羊以供二人甘旨及爲諸弟婚娶不自私一錢夫人亦紡績自給諸子冬月衣單布未嘗一問及妻子皆化之無怨色及貴祿入悉分給諸昆季歿而無餘財前史孝友獨行傳所載者不是過也豈徒文章政事之足稱哉

謹案原編有治河蠡測疏各處古河故瀆議後湖官地議三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公椿墓誌銘　齊召南

乾隆丁亥冬故學士楊公仲子耀曾持其兄述曾弟承曾所爲公行狀徒跣走浙哭求銘嗚呼召南忍銘公墓乎公學行高卓晚折輩行忘年相與講論疾革時猶作書寄文稿屬點定嗚呼召南敢以病不文辭謹據狀條其大者爲誌公諱椿字農先世爲武進望族今分隸陽湖贈翰

林修撰諱某公曾祖也祖諱廷鑑明翰林院修撰父諱大鶴左春坊諭德母莊恭人有七子皆以文著公行第三稟奇質母自教之八歲五經成誦隨父居京師與二弟從同邑蔣弱六先生學慈谿姜西溟秀水朱竹垞見所作家傳深歎賞之姜曰此太史公文也年未二十即以古文名天下性恥干謁游揚益鍵戶博通載籍康熙癸巳舉順天鄉試乙未會試中式以艱歸戊戌殿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政治典要勤職冠同列雍正初授文林郎後兼明史及一統志

國史三館纂修擢遷左中允未三月超授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修

三朝實錄

皇上御極授中憲大夫以祭告使秦蜀還奏途次見聞七事議行者二豁免河灘地浮糧及酌給山西佐雜養廉也纂修

憲皇帝實錄丁巳夏以原官致仕家居二年

特召還修明鑑綱目書成而公已老矣以二子官京師留就養晉封中議大夫癸酉十二月十日卒壽七十有八公至性過人行已朴誠剛正守古矩度一跬步語笑不苟自奉清約與朋友擇而後交終始不變德

行嶷然最爲大學士高安西林兩文端尚書江陰楊文定所重生平無
他嗜好惟以經術史才爲文章自娛臨川李公穆堂桐城方公望溪于
人罕推服獨推服公一云文惟其是似韓子一云得太史公之神似歐
陽士林奉爲定論嘗應
詔舉所知潘敏惠後以從子稷其稱得人分校順天所取趙君然乙等
皆知名士前後因修書七進秩衆謂公仕當大顯特以著作高館局未
得展經濟才而公起草率先同官以持論過高總裁亦不全用尤貫串
有明一代事可匹鄞縣萬季野所著贗稿長編與一統志稽古錄水經
注廣釋古今類纂毘陵科第譜牒諸書並藏於家晚坐一室窮諸經手
披口誦著古周易尚書定本詩經釋辨春秋類考周禮訂疑多創解諸
子勸少休公曰我年視衞武作懿戒時尚遠矣敢自怠乎自刪訂孟鄰
堂集二十六卷郵寄同里蔣東委先生商推歲至再三易簀時見架有
賜書曰我不敢以委軀褻對命移之瞑目而逝嗚呼篤學力行自幼至
耄寢食生死於經史古文中不厭不倦如公世有幾人公書室必揭二
語爲箴曰從孝弟著力以聖賢爲師此可以見公之志矣配沈淑人閫
德完粹先二十五年卒公不復娶子男三人皆賢而有文長述曾以一

甲二名進士歴翰林侍讀次爔曾四川成都縣丞次承曾戸部廣西司郎中女一人適州同知蔣植孫五曰仁元曰仁謽曰仁堅曰仁均皆太學生曰仁基幼曾孫二曰辛曰酉今以十二月某日葬公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昆陵之楊系本宏農於前有光聞望顯融翰林四世可比三公立德立言古稱不朽惟公學行守先待後我銘幽宮以垂永久

碑傳集卷四十七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四十八目錄

翰詹中之下

王先生懋竑傳 錢大昕
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子中王公行狀 王箴聽
侍讀鄭公江行狀 杭世駿
夏先生力恕傳 程大中
陸太史奎勳小傳 鄭方坤
金壇王檢討步青墓誌銘 陳祖范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孫先生景烈行狀 張洲
翰林院編修邵君齊燾墓誌銘 鄭虎文
翰林院侍講學士佟先生圖輅布墓誌銘 宋珪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文弨墓誌銘 失名
學士梁公同書家傳 許宗彥

碑傳集卷四十八

嘉興錢儀吉纂錄

翰詹中之下

王先生懋竑傳 錢大昕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知名海內宋尚書犖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以式丹爲首康熙四十二年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即自刻厲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召引見

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敏徐公元夢高安朱公軾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于經術元元本本有叩即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之費諭以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生素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嘗謂友人曰老

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晚年較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卽六十四卦方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三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愼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

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為未詳啟蒙別為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為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為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為首兩節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為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為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為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即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為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為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亾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亾之矣

則是所亾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
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
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歿
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
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
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
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
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
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
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
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
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
冠禮鄭注云廟爲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
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
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與於禰之祠堂而于
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後世封建

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于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于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僴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止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爲遷于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同邑朱澤澐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

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實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湣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謚

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草堂集廿四卷朱子年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予嘗於金陵嚴氏齋見之

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予中王公行狀 王箴聽

本貫揚州府寶應縣曹村鄉貳啚

曾祖諱有容恩貢生江西泰和縣知縣妣杜氏季氏

祖諱凝鼎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妣劉氏

父諱式旦廩生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妣劉氏封孺人

先府君諱懋竑字予中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累代有隱德曾祖泰和公始治進士業爲令有惠愛在民至今謳思之祖訓導公博學篤行僅以明經老父編修公纘承前緒工文章與弟樓村公齊名而享年不長未展其業後以府君官翰林贈如官府君幼稟異質穎悟絕人九歲能點閱史鑑初爲文已驚其長老編修公生府君一人篤愛之教以讀經書期成遠大器府君克承庭訓自少巳卓卓有所造就乙丑縣試拔第一文出邑人爭相傳誦時年十有八編修公尋卽世府君哭泣哀慕不欲生羸弱多恙因劉太孺人過憂乃強節哀遵禮廩廩保身體懼無以

承先志自練祥至服除奉太孺人侍晨昏不暫離常追痛編修公之不
逮事而仰繼泰和公訓導公之遺烈思發揚光大以顯前而傳後者懋
數十年如一日也戊辰受知於督學永平高公拔第一補郡附學生先
是郡縣試皆第一踰年又拔第一補廩膳生自是受知於海甯許公遂
甯張公陽城張公磁州張公蔚州魏公率在五名以上而韓城張公又
拔第一府君文譽噪一時凡歲科兩試文購讀者羣奉爲模楷邑前輩
咸謂科名可立致而府君夷然不以介意也府君有志於洛閩之學從
閻修作工夫絕不自表襮而窮經論史不由師傳能揭其蘊奧極其波
流博聞强識精思詳辨而壹折衷於朱子則自其少而規模蓋已早定
矣桐城望溪方公年踰冠來館吾邑府君與講古文之學方公熟於唐
宋八家府君更上追左國史漢究其源流本末方公驚喜相與訂交焉
府君家貧資館穀以贍養而教督學徒以道誼啟導不顓顓帖括之工
丙子歲出館於梁溪胡公復菴家胡公武陵人寓居梁溪家多古書凡
八櫃府君盡發其藏讀之兩年益得擴所未聞而以遠離太孺人往來
頻頻隔闊時日辭歸授徒里中館念堂喬公家十餘年喬公家藏書尤
富府君力所不能致者皆得縱觀甚樂之先是晝川喬公爲邑先達操

知人鑑最稱許府君命其季子念堂公與府君聯文會約同會芳園喬
公燕堂朱公西軒王公鹿沙劉公從伯岸堂公共七人倡應切劘寒暑
無所間府君少從叔大父樓村公學讀書為文多資指授而從伯岸堂
公與府君後出齊名更以德義相勸勉不徒於文字趨奇府君蘊畜閎
深翕自斂藏恥為標榜而同時知名者多願與府君納交一日就試海
陵闔郡能文者雲集亦有吳中人士錯處其間會宜興禮執儲公同與
讌唯心折府君席散歸以詔其弟子洪君蘇游曰是未有第二人也聞
者以為知言府君攻舉子業不屑揣摩場屋而屢試迍邅無所合守其
道不變庚午癸酉俱報罷丙子已卯以病不與試壬午乙酉又俱報罷
至戊子方叨鄉薦時年四十有一主考孝感屠公宛平王公同考會稽
王公俱極歎賞寘第十榜發人咸為府君賀府君無喜意唯博太孺人
一笑以為歡而追思編修公之不及見涕淚下不可止已丑赴禮部試
是科韓城張公主壇坫凡出其門者皆洋洋稱意府君獨靜默自守時
樓村公官京師聲望籍甚有持關節與府君者極以家貧親老為言府
君終婉謝不受卒不遇以歸壬辰以病中道而返癸巳逢
恩科進京同年諸相好有見招者力以相勸府君答書云硜硜之守豈

肯以垂老而易之朱子有云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生平媿怍多端庶幾仰希古人之萬一至諸先生相待之意則銘感於中不敢忘也比三場卷薦而不售府君略無悔意逮乙未則相好者知其堅而不可轉矣故無見招者府君意甚樂三場卷又薦不售府君曰後此茫茫未知如何崛强猶昔要終無變計耳戊戌舉進士距鄉薦十年總裁武進趙公遂甯張公膠州王公諸城李公同考錢塘沈公楚中鄒公俱極歎賞寘第十一榜發衆咸以爲鼎甲可望府君殊不然之曰天下事多出意外余今歲之捷豈人所料一切以命自安則胸中浩然略無所事矣迺輦下諸公力相推挽有來索數次者府君皆力辭不送門簾曰余非以爲高只自信得命耳後諸公知府君所持堅不可奪囑某中書於殿試卷轉抄八字委曲相愛乃至如此而暗開疑忌翻致阻撓信乎有命焉非人之所能與也時讀卷如安溪李公仁和湯公常熟蔣公皆深加獎許已寘進呈之列卒抑不與遂寘第二甲第十名後仁和公出仍以府君對策爲第一語坐客曰某雖不列一甲然才名震一時矣又問念堂喬公某得無悵然否喬公云若此時悵然前必不肯不送門簾矣仁和公亦爲一笑府君寄示箴聽等曰余生平過誤亦

多只此一事自謂無媿古人年已五十更復何求黃陶菴先生有言八只羨三年中之人不知更有數十年之人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

是年四月

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十月回宮

暢春苑引見府君奏會試十一名音少低

命再奏掌院徐公代奏遂不點先是兩掌院囑府君染鬚改年歲府君堅執不從其不與館選卒不以此之故府君之信命愈灑然矣數日後太倉王公常熟蔣公先後薦三人俱準選入而府君不得與蓋府君皆未一往又值蔣公五十誕辰或約府君往祝府君亦謝不往有笑府君拙者府君曰余居長安中半年拖泥帶水而不折本以此自幸近日爭奇鬭捷全不講此然余正爲天地間留此一脈竊謂所繫頗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蓋嘗誦此二語今日要無憾也時有考選中書之說府君決意不就曰余之不館選原以伉直失之而復於此有所牽染所謂辭十萬而受萬夫人知其不可矣此分派教習到館即告終養以歸館師魚門鄭公不可仍准給假府君徑歸臘月抵家以趨侍太孺人爲大樂太孺人喜動顏色自此承順朝夕飲食衣服調護惟謹一切躬親之蓋

幾不復有入仕之想矣越辛丑教習期滿府君依依侍太孺人不忍離
值太孺人起居違和愈憂惶不自安適遂甯張公奉
命往江南過吾邑召府君促以北行府君陳情求改教職遂甯公曰是
在我願成君孝思倘得善地迎養高堂是君志也府君得不往辛丑冬
選授安慶府學教授府君奉太孺人以壬寅八月六日涖任已逾限例
將罰俸安慶守張公稟於中丞李公請預題前數日以報府君辭云苟
盛意感甚但初爲師長於此而卽與書役輩共爲欺蔽犯古人。追改日
月塗擦文字之戒甯用本日罰俸非所恤也太守笑頷之初至凡呈稟
概卻不收屬邑懷甯令先有二事批學中府君至卽爲移回誓不於此
取一文也郡丞委監兌漕米府君以非職事所繫堅辭之月課府縣兩
學諸生數十人外學亦有至者童生百餘人府君於試卷細爲批駁進
見時懇懇爲言讀書作文之法多士頗知嚮風嗣後來者亦衆講論不
少暇府君曰教官以文字爲職業而亦冀於其中造就出數人來此非
細事余敢憚勞哉府君歎皖地士習卑亟欲有以振起之論箴聽等曰
頃見潛山一名士其奔走逢迎乃有甚於下江諸君者心甚薄之前輩
云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近日一號爲名士則其人斷無足取雖有激

之談亦正論也府君教諸生反之身心眞實體驗行得一寸便是一寸
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濟事亦不必深求只於日用尋常行事
處仔細檢點不一毫放過積漸久之自然得力半年以來諸生聞之有
踴躍奮起者舊有培元書院荒廢已久曾白於太守急加葺理廣招學
徒講論其中冀以追胡安定之遺風顧未周一載而
世宗憲皇帝詔書至矣先是傳聞有欲薦達於
上前者府君作書懇辭有激切之語忽聞
命自天與漳浦聞之蔡公暨念堂喬公同膺
特召府君敬念
君命尊嚴何敢不親覲闕廷但以太孺人八旬侍養有不能徑離者趨
請於中丞李公求辭
召擬具呈以上中丞公云若山林隱逸之士尚可辭君爲官安可以辭
亦無人敢爲代題也中丞公促益急度不可止然憫念府君依戀之意
出盤費備舟楫令迂道送太孺人至家俾箴聽等侍養府君乃由王家
營旱道北上時癸卯十月也到京待
命十餘日傳至乾清門祗候遇隆冢宰或云例當跪府君以在宮門不

當有私敬不跪引見
天顏溫愉襃嘉備至奉
旨授翰林院編修著在三阿哥書房行走府君卑冗末秩遽躋清班
聖恩高厚報稱為難而處至近之地局脊朝夕深淵薄冰未足以喻顧
念臣子之義何敢自恤其私而陳情乞歸必俟效力數月之後或不得
請更圖迎養當在來春天氣和煦之時幸家書至知太孺人健勝可無
過慮念堂喬公既散歸教職府君隨漳浦蔡公同侍
內廷卯入酉出敬謹奔走平日所為家修廷獻者不敢不竭情盡慎蝶
園徐公高安朱公桐城張公龍翰傅公交口推許於府君與蔡公不異
詞也十二月恭遇
覃恩大父敕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大母敕封孺人前叔大父樓村公
官京師十年不得封今以兩月得之府君自謂莫大之幸蒙
賜蟒緞一疋貂皮三張除夕
賜鹿一隻羊一隻野雞四隻魚四尾鹿尾二條先是
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養心殿適三阿哥奉差出府君不往
書房不得與

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三阿哥言當請賜府君以小臣不敢請商於桐城張公深以爲然蓋府君之小心祗慎如此明年甲辰恩科順天鄉試欽點同考官府君與蔡公俱入闈蔡公分禮記房府君分春秋房與昆明王公疇五同闈相與搜羅盡力所拔識多通經學古之士獨憂心有忡币月不見家問不知太孺人安否何如比出闈而太孺人訃音至府君倉皇震悼五內崩摧而耳益重聽怔忡之恙加劇自此始矣歸里奔喪蒙恩賞銀一百兩奉旨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又傳旨總督就近照應制府查公助賻五百金寵賚優渥榮賁泉壤府君愧懼交并且感且泣抵家擗踊號慕猶如嬰孺飲食寢處皆廢幾羅不測箴聽等延醫調治漸次支持至冬暮乃克襄葬事適高安朱公奉命出過江南府君出謁高安公促來春進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屬望之

意府君自營葬後病彌留入春萬不能上道特遣使致書高安公言先母之變遠在二千里外不孝之罪無以復贖唯衰麻之服歲月之期少可自盡今窀穸甫畢僅及期年而遽釋服入都冒哀求仕內之無以安於心外之無以解於天下近者怔忡舊恙忽大作竟不能起於牀伏乞老先生更賜裁酌或少寬日月之期誠不勝大願又致書漳浦蔡公大指與前書同并託轉致蝶園徐公桐城張公龍翰傅公共商之遲遲至於秋八月度萬不能緩命箴傳扶病輿送至京師與諸公相見諸公諒其誠委曲周全俾府君養痾旅邸不接一客猶得守其喪服如是者半年展轉護視望溪方公與有力焉會察典舉行桐城張公適爲掌院以府君耳聾老疾奏得予休致自是退居於家者蓋十有六年府君事太孺人至孝侍食必躬親承順顏色委曲盡歡館時晚歸或讌會至深更返必侍太孺人側談說往復太孺人不命之退不退也逮太孺人踰七十甘旨不離左右府君時時候問隆冬盛暑尤加意不少忽至八十後迎養安慶學署每晚必隨寢有疾皆伺候於形聲之表而斟酌其溫涼之宜故每投藥輒效箴聽箴傳先母成孺人早逝養育長成賴太孺人之恩故朝夕在太孺

人側几扶持承侯多箴聽箴傳任之府君奉
詔入都頻示箴聽箴傳曰一切皆汝兩人之責時刻侍側僕婢輩全不可倚靠我每一念及在此如坐針氈也府君滿擬效力數月後即請歸而太孺人不及待矣自京奔喪塗中病陡發幸孝思感天獲荷保全而既歸苫塊中營辦喪葬詳慎盡禮又入都告病蒙諸大人先生之力得遂終制此府君之大節始終無虧而箴聽等世世子孫感戴
皇恩永永無極者也府君不獲終事編修公嘗以爲深痛晨起必親拂拭龕前一如省安狀臨祭遵禮奠獻拜跪至老不輟忌日必哀展墓必哀直至捐館之年不稍改墓上松楸加諭守者毋少疏失在京數寄書切屬箴聽等葢府君之孝思纏綿時既遠而志彌篤者有如此府君少孤事叔樓村公如編修公樓村公撫府君如己子從伯岸堂公叔抑夫公與府君相友愛比之胞兄弟不異樓村公罷官歸僑居邗上會同年趙某以科場事繫郡獄縊死是日樓村公偶往視遂誣及公搆造流言幾陷大獄中丞儀封張公清查其事稍爲下吏所動時府君在從叔抑夫公青縣署中聞之奔赴京師徧見韓城張公仁和湯公滄洲陳公爲白其寃又三上儀封公書詞旨懇切涉於激戇儀封公於府君素有知

己之誼故明目張膽言之未幾
特詔一切省釋儀封公之畏謹天下猶見其心而下吏鼓弄唇舌儀封
公亦稔知之卒心折於府君也府君之在靑縣署中也從叔抑夫公初
任有政聲樓村公命府君維持其間岸堂伯尤切囑之府君整頓宅門
內規矩晝一事權勿使旁落錢糧前十三年冊籍混淆完欠無從考據
府君以數月之功親爲鉤剔始得清徹又積欠數百金悉以舊冊紬閱
亦自摘出絕不假手吏胥是後徵收甚省力府君曰昔人云錢糧數目
乃奸貪寢食出沒之所倘精神少不到未有不墮其計數中者也刑名
大案必盡心經理有尼僧道清投井身死一案獄詞成招前後變幻牽
連扳誣至控大部展轉審訊積六七月不決府君爲細加研勘盡得其
情然後道清皎然之軀不受誣衊而逼死者果無所逃罪代作詳稿一
一辨晰徑覆大部其事遂定府君歎曰獄訟之事反覆萬變但據成案
斷不可以爲準所云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爲
司牧者烏可不盡心乎抑夫公治績彰聞賴府君擘畫之力居多而府
君涖政治民之方其謀猷亦可概見於斯矣府君自膺鄉薦未嘗私與
當事往來而宗族鄉黨有關大義暨地方利害休戚則不憚侃侃言之

邑有漁里戶以漁為業歲辦麻膠等項後皆為編氓而仍籍漁里麻膠等項亦改為折色均派口賦歷來民徵民解冊籍不在官其戶頭朱茂修以財狠虺蠍之資抱谿壑無窮之欲任意恣派逾正數十餘倍窮寒小民剝膚椎髓啖食幾盡五百餘家罹其毒害府君為發其事白於邑令請申詳上憲編入地丁逮令入茂修賄茂修愈豪橫乃具議上之郡守趙公趙公轉委分府王公府君反覆陳請卒賴中丞儀封張公主持於上而漁里之害遂除癸巳河水為患東隄潰決有倡開黃浦閘閉竹絡壩之議紛紛而起府君作利害辨一篇聞於邑令劉公其事雖未克濟而持論鑿然可據族人有以立嗣來請者嫡兄弟之子為後按之律正合而以其父繼嗣謂其子不當更繼嗣於是爭較者嘵嘵不已府君再三勸論始有成議而疑忌並起謗讟紛然乃作立嗣辨言於邑令吳公吳公欣然許之遂大合親族定其議立券帖並黏此辨為鈐印立案歲丙申值奇災東西田禾俱淹沒來春重以大雪米珠薪桂盡已乏絕鄉村中闔門餓死者所在多有而坊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而五六府君推原周禮六行教人之目睦婣任恤與孝友並重而援富文忠公趙清獻公救荒俱有勸富人出粟之令慨然與諸同志倡率轉相

勸輸作議賑說情詞愷惻聞者感動各出其力以助不給邑中賴以存活者甚眾吾邑素淯樸子弟多謹飭猶有先生長者之餘教至於近日寖非其舊閭里閒率以詐力相陵暴而喬宇嵬瑣者亦雜出於其中府君愍然憂之嘗言爲父兄者當訓飭其子弟敦孝弟存忠信守禮義厲廉恥其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益窮於道德性命之旨一一切磋究之體驗而服行之則所講於五經四子者不爲空文而風俗成人材出矣會邑丞張公署縣事新修儒學告成請府君爲之記府君盡發其義以告一邑之學者府君致仕後杜門謝客不問外事而私居議論嘗有畎畝不忘

君之意書門符曰枌榆元荷培風力葵藿常懷寸草心誌實也每閱邸報有所感觸輒哀哀爲二三同志言之或舉范謙益箴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疑府君爲悖於所戒府君正色曰此爲初學未出仕者言之耳若已出仕受

國恩而視朝廷州縣如秦越人之渺不相關豈理也哉杜少陵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故曰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蓋與卑官處士不同未可據范語以爲定也歲丙辰

今天子御極之元年伏讀
詔旨所下凡民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一一皆罷行之而草野微
賤猶欲有所言議以補萬分之一乃作私議一通寄達望溪方公有書
曰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
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登斯民於袵席之上措
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爲無用矣弟年齒益暮衰病益侵
欣逢
盛世蓋在疲癃殘疾扶杖往觀之數太平萬歲庶幾其及見之程伯子
有言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有人能致太平我願爲太平之民敢爲吾
兄私布之時箴傳方與薦名赴禮部試府君命之曰文字要自立規模
不必逢世薦一有相強者不可聽也此我家法汝當記憶未來事不可
逆料但自守不可不嚴若此處一差則所學不足言矣立定脚跟放開
眼界是所深望爾箴傳謹識斯意不敢忘明年丁巳逢
恩科箴傳臨行府君命之曰靈皐奉
命選時文汝可爲我言此正人心厲風俗之一事所宜慎重孫可之言
作史者須明不見刑辟幽不見鬼神選文雖與作史不同然去取之間

當一以直道若以聲氣標榜私意雜於其中則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深山窮谷必有起而彈射之者不特覆瓿而已也邪說
橫流壞人心術近日時文尤甚其中有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不可不辨累
箴傳敬聞於方公方公以爲然府君與方公交最深言之無所隱諱累
歲以來致書爲多己未箴傳又見方公於京師方公出府君手書盈帙
中有筆蹟糊塗不可辨囑箴傳謄清彙爲一冊原稾仍珍收之蓋雖未
盡見諸施行而中心傾服留備採擇有如此陸君翼風培爲府君甲辰
鄉闈所拔士出令東流府君貽頁子書先儒論治語及兩漢循吏傳而
告之曰觀此可以自得師矣竊意吾輩起書生受
天子命牧養斯民苟豪釐不盡其心即辜負
聖恩烏可不懼潔淸自愛勤於職事此吾輩本分至於建立規模整頓
綱紀嚴密周防謹察微隱尤宜加意語云欲治人先自治欲治外先治
內要自不易之論近百里內緜寡孤獨有一不獲其所不得不引爲己
責朱子嘗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兩語爲治者當體斯意後劉君
蒼巖柏爲安徽臬司與陸君同門府君貽書告之曰臬司爲一路刑名
總匯之司而申理冤濫訪察奸宄俱有專責或過爲苛刻或流於寬縱

均失其宜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
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所謂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而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一語足盡之矣在今日則一
一躬覽不以文簿繁猥而盡付之掾吏之手此爲最要也他有門生故
外任便道來謁者府君必謂某受
上厚恩無涓埃報答雖老病家居而葵藿寸心不敢頃刻忘惟冀年兄
輩竭力國家共襄盛治庶不負以人事
君之義而將來建立勳業垂名竹帛區區與有榮矣是所深望也府君
耿耿悃忱願藉手以報
殿廷者多類此府君持躬謹嚴踐履篤實自處獨居閒以及友朋酬應
往來從無異致凡發一言未有不本於誠者教訓子孫自幼不許有違
道語在京師官翰林邑有赴順天鄉試者度府君將入闈分校求通關
節不可得索家書暗折觀謂有私語可挾以相強及知其無有乃慚謝
府君笑謂之曰吾固無不可對人言者也府君中進士後寄示箴聽等
曰余幸獲一第汝輩可體我意一切平常處之謙下自持與前分毫無
異方不失吾家風不爾者吾不以爲子矣余從來不與縣中一事今日

正是分界處少有墮落便無救拔之方衙門人不可與近必有以無干礙事相餌者斷不可聽也及後受職侍禁近寄書家中黏壁云某通籍十六年未嘗與邑中一書未嘗受邑中一錢此閩邑所共知也已嚴諭兒輩杜門讀書守舊規片紙隻字不許入縣衙中凡我宗黨願體此意無使鄙人及於罪戾某今貲乏不給未能少有潤澤以濟惆憋異日朝廷或有任使俸祿之餘必不以私妻子肥囊橐今唯望各自約飭共守祖宗清白之遺是所拜請而祈者也是年春鄉試欽命江南主考爲吳李二公吳公數於南書房相遇而李公爲同年府君皆不往有爲府君致賀者府君笑不答寄示箴聽等曰作文以正大開明爲主只盡自己力量做去發揮透徹氣象宏大便是好文字其遇不遇則命也吾何容心哉蓋平日誨箴聽等曰嘗笑世之人所以期其子弟者大率以高爵厚祿不知此何足重輕設使品行不端敗名喪檢則雖富貴利達適足爲父母之羞耳果能讀書爲善作一好人顯親揚名莫過於是區區功名何足道哉故箴聽等每遭黜落府君絕不以見放爲嫌曰此事遲速有命只盡其在已不必以是介介也其語學者曰

文者代聖賢之言以發揮聖賢之意顧不得乎其心則其意不可得而於言亦皆失之謝上蔡云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脅肩諂笑以言餂之者謂巧言令色甯病仁今之爲文者莫非仁義孝弟忠信之說而描摹彷彿如沙彌之梵唄梨園之揖讓了不得其意味之所在其庸陋卑污之私往往雜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掩苟其精求於聖賢深微之旨驗之於心體之於身雖未能大有所得而門庭徑路不至蹉跌則其識見必高出於一切之上而發之於文章渾然天成無有齟齬與描摹彷彿以爲言者相去萬萬也朱子曰科舉何嘗累人人自累科舉今欲應科舉而就其中本末源流與古人未嘗不合顧論者不深窺江海之觀而猥航斷港絕潢以爲本如是且挾科第名聲之私以劫持天下吁亦惑矣府君嘗言朱子推易之說以論文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世之文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制舉藝亦然今日所尚者時文此中卻可下得讀書種子蓋認眞發明義理講求法度務以上追古人此便是爲己之學若揣摩掇拾只以欺人則不必奔走鑽營而已不免爲小人之歸卽此是舜與蹠之分

卽此是君子小人之別其推勘深至如此府君爲古文追搜廣攬兼有韓柳歐蘇諸家之長而體格法律瓣香在南豐曾氏凡所撰著紀傳論議皆卓然有關於世道人心其與朋友辨學諸書醇粹精微尤足以佐佑儒先制舉藝以規模正大議論昌明氣力深厚筋脈渾涵爲主其細碎處則不甚著意詩無窮苦酸辛態胸襟流溢絕不以雕琢藻繪爲工四六援据廣博而逸氣橫流別見超卓府君生平未嘗刊刻一種而蘊藏甚富人鮮克知之者與人接吶然如不能出口而叩其中之所得則浩乎莫測其涯涘也府君自少及老清貧轉甚而固窮自守未嘗絲豪妄取閨門之內統紀斬斬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辦營苦不給府君力從省約直以古人爲法諭嚴聽等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識放開眼界若有一豪自嫌則非矣歲値冬暮家窘甚鄰邑某以貪婪褫官歸爲其尊人求作誌銘餽遺特厚府君峻卻之曰言不可苟也親族鄉鄰有急難待救者必曲爲籌畫每賴以全濟縱費盡拮据不以貧故有吝色與人交輸寫心腹雖賢愚懸殊什伯之不齊而一以至誠待之然於義有不可則豪髮無所假借爲薦紳以公事齟齬地方有二三人甚怨之在京以入鄉闈拒請託者其人終身懷仇恨必欲排擠致府君

於禍丁內艱有邑令來候於喪次府君服喪服以見令大怒出門詬詈形於言詞府君皆默默聽之不與校也休官時年五十有九矣坐一室別無長物旁有數櫃聚經史子集頗富几案上雜置校閱者紛紛難指數府君觀書一目十行下手不停披隨所感觸洋洋灑灑文不加點而字盈累幅積十數寒暑著述滿篋黏壁上皆格言至論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相與傳道之莫不加敬他方賢士大夫有聞而來謁者未嘗不歎羨以爲此景象歷來所罕覯也府君嘗謂經學自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元明諸儒解經者病於疏略或患蕪雜其矯然特出者多一用己意自名所學明永樂中修五經大全大較以朱子爲宗而去儀禮周禮專重禮記春秋盡廢左氏公羊穀梁非朱子之指其所載朱子語皆割裂刪削且有脫漏而於諸儒之論去取一無所準今宜更加刪定注疏爲程朱所自出其言名物度數所當具列至諸儒則辨其異同考其離合精擇而慎取之而凡朱子之言詳考備載不可以遺也府君之論經規模意例大略如此其於易也守朱子交易變易之旨交易以圖言變易以筮言所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旨下濟生人觀象玩占之實用孔子之說有不同於文王周公之說者原不可合併即

文王周公亦時自變其例不當牽合以爲說而彖之立有所自來今則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亦不能以盡推所宜通其大意經二卷傳十卷當追復已正之古易以還其舊而今刻本義前載九圖後列筮儀皆非朱子所有乃後之人以啟蒙依倣爲之又雜以己意而失其本指者所宜訂正朱子意不滿於易本義恐其中尙合修改宋元諸儒之論亦有可補本義之缺者如卦變以反對言當從俞玉吾說四德非古語當從李微之說此類皆宜詳考他若項氏玩辭吳氏纂言穿鑿破碎往往有之不可以不辨其於書也謂伏生書出於壁藏鼂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蓋據史漢儒林傳所敘以正書序衞宏序所言之僞而蔡傳分別古今文有無本於朱子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注云此近世僞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蓋已自發其例疑當載今文於前別載古文於後如臨川吳氏敘錄例今蔡傳所定本未必盡得朱子意後人以蔡傳爲朱子所命謂其精密無復異同細考其書頗不盡用師說更當博採諸儒而以朱子之言斷之其於詩也謂朱子不信小序力反毛鄭相承之舊說一決千古之疑而後人每多異議此蓋未嘗細尋集傳之旨幷未盡考毛鄭之說便自主張妄生議論試平心以

觀反復參校是非得失有不待別白而可知者至集傳叶韻朱子葢因
吳才老之舊坊刻叶韻舛誤遺脫甚多大都刻者於叶韻略不點勘其
改竄刪削率以意爲之而或者乃誤其譏於集傳葢失之不考集傳序
據朱子明詩傳遺說注云此乃舊序後來所不用按序中所言未嘗明
斥小序之非於雅鄭之辨亦略而未及其爲舊序無疑集傳葢有綱領
而無序大全冠此序於綱領前坊刻并除綱領而載舊序其失朱子之
意益遠矣詩傳閒有一二可疑處無從考正朱子自謂詩傳無復遺恨
是晚年已有定本而馬氏文獻通攷云南康本出胡伯量家較建安刻
本更定幾十之一又似有兩本今所傳不知何本更定不同處不可得
而見焉至禮記則病陳氏集說疏略不足攷正而後來曲說尤多蕪雜
爲之爬梳節目翦剔紛亂大要以注疏爲宗令挑剔明了而後表以異
同得失亦折衷於朱子之說而各極其辨府君詩有云老來偏校蟲魚
注更願假年作正訛葢猶有待而未暇焉若春秋左氏傳攷據辨論多
所發明與公羊穀梁異同處皆爲疏證而闕其所不可知者此經學之
大凡也於諸史攷其缺漏正其訛謬而因以尋其理亂興衰之迹皆識
其大者不徒以博雅自名褒貶予奪一本程子傳爲按經爲斷之意通

鑑綱目朱子嘗欲重修而未及府君畧以史攷訂綱目補正其義例於書法發明考異穿鑿舛誤者辨正爲多晩年雜作史論十餘首自謂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可無媿焉而胸中所蘊畜者尙未盡書於册覽者亦可想見其志意云府君攷論朱子爲學次第其畧曰朱子早年從屛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往同安歸此以前所謂出入於老釋者也及見延平始悟釋老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沒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蓋朱子自少時卽有意爲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其讀論語孟子諸經攷論諸儒語錄所謂內外兩進者三十年以來考釋講摩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迨庚寅而後

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年歲亦相似其後則上達日新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或以爲晚年始悟不已妄乎主靜之說本之周子而延平教人全於靜中體認未發氣象分明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其說極詳然於程子之言不合府君極論之曰人之有動靜猶其有呼吸也呼則必吸吸則必呼動則必靜靜則必動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動之不可以爲靜猶靜之不可以爲動也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朱子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定不易之法大學章句言敬以直之中庸章句言體立而後用行非有兩事論語集註論孔顏樂處當從事於博文約禮孟子集註言操之之道在敬以直內而已皆不言主靜若大學或問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前敬以存之既發之後敬以察之最爲明白切實而未嘗有主靜一字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說與湖南諸公書同至庚寅始拈出程子敬字指歸既定遂不復主此說癸卯答呂士瞻書言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王書言延平行狀所云爲未當而語錄葉味道錄論延平行狀云

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又云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陳安卿錄只是要見氣象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沈莊仲錄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皆言延平行狀之未當與答呂方書合考其時則皆在晚年其答孫敬甫云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所言尤爲直截朱子之學受之延平而發明盛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序敘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列其大指益可見焉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明有中正仁義四字又曰無欲故靜亦是防偏於靜之弊而主靜之意多故程子謂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朱子初從程子而雜以周子之說其後乃定從程子觀其作濂溪先生書堂記隆興祠記韶州祠記邵州祠記皆未嘗及主靜之說此可爲證據而晚年作鄂州學記福州經史閣記及與廖子晦書俱直指全提示人用功之要與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相表裏其必不可以中年未定之說而略舉晚年隨人隨時之語以附會之也厥後勉齋黃氏作朱子行狀云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果齋李氏亦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而敬者又貫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二公高第弟子而於朱子之學只言主敬未嘗有主靜之說然勉齋又言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旨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觀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持敬窮理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閒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說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府君念講朱子之學在讀朱子之書而語錄之厖雜文集之訛誤尚不能盡辨何以發明尊德性道問學之全功況後學假借彷彿將有以老佛之似亂孔孟之眞者其爲患滋大概然曰歐陽公謂六經非一世之書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疏通證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於是盡取文集語類兩書審其文勢義理事證而區別之嘗與友朋講論及散見於自著中有曰文集雜著中庸首章說觀過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皆顯與章句集註相背其或未定之論其或他人之作皆未可知如浙本以南軒仁說爲朱子仁說此有南軒集可據以正其誤其他無據者

安可以辨乎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傅夢泉子淵者如責曹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呂與朱子同時已有僞者況朱子書流傳寖久豈無竄入其中者乎又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爲刊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值其訛誤自顯然然則文集尚有不可盡據者況語錄乎語類中楊方包揚兩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錄訛誤亦多卽以同聞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況朱子語類十倍於程子後人但欲以增多爲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詞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爲而發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眞何有無能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明薛文清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爲主府君蓋本此意而申明之辨析詳備實從來所未有此於學問源流蓋大有關繫豈但攷訂異同而已府君嘗憂朱子年譜果齋元本不可復見而行世者繫明李古沖本古沖爲王

陽明後人輒竄易果齋之舊陽明學宗象山不獨經書皆可假借附會即二程之言亦可疑似包羅之只朱子發明深切斷不可以相合又自知其必不能以勝朱子故爲晚年定論以彌縫之此即所謂改頭換面又所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者直自誑而誑人耳李古沖率其私意妄行刪改乃即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焉府君別購得洪本並新閩本以備參校而盡以平日所精審於文集語錄者訂正其是非廣取而詳收之蓋積廿餘歲四易稾而後定力疾成編至易簀前數日猶不忍釋手年譜四卷別爲考異四卷俱抄就又掇論學切要語附於後尚未盡脫稾而府君卒矣府君與同邑止泉朱公聯姻好夙稱道德交嘗與論朱子之學書問往復講摩辨難必要於至當朱公著聖學考略既成甚不自信諄屬府君是正而以府君所纂訂朱子年譜爲絕大關繫力促速就屬望尤至逮朱公沒後十年乃克成府君是書義法嚴明詳略悉中體裁蓋不徒復果齋元本之舊而攷覈精確發宣廣遠直舉朱子全體大用朗然昭揭使悖謬者無所置其喙而知所嚮往之徒亦恍乎得其指歸府君晚年精力盡在於此然推府君臨沒孜孜之意若將有益進無窮者而不自以爲足也謹藏之篋中已十年箴聽等乃

敢刻以問世并刻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其未刻者續集別集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偶閱雜抄藏於家府君精於醫理有疾常自調治輒痊是夏得腹脹恙自謂脾將敗服參藥不效知必不起勤於著書功力倍厲箴聽等請稍甯息府君不聽曰吾更何待正恐書不成耳此外奚憂哉七月望祭拜跪如常禮祭畢謂箴聽等曰後有祭吾恐不復能與矣後果以孟冬月朔終前廿餘日收拾書籍有借觀者各還諸其人每晨起猶如常坐書室隨意觀書教訓箴聽等述先世遺範勖以啟後昆略無不足意作詩曰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沒之言汝其敬從各寫一紙分付箴聽等謹藏之次日又作長言曰為學在求放心讀書在惜分陰喚醒勿令昏昧奮起無使因循常不欺於闇室廩廩師保之臨必玩味夫本意專專經訓之尋理義散於日用何庸揣摸於高深工夫切須接續萬無閒斷於紛紜言語多而轉雜援引廣而非眞空虛都屬無益涉獵竟亦何存謹於不聞不見防罅隙之浸淫研於一字一句廓繁冗之胸襟念君子之三戒其能免者幾人守終身之一字可或略於弗親修身總歸於實亟當培其本根求言必自於近所宜加

之常勤徑路期於無誤歲月不致銷沈敢言妄希賢聖庶不媿於儒林自抱一生之悔可爲後學之箴蓋絕筆也是後尫弱甚飲食減少腹脹至午後轉劇傍晚就寢然神氣清朗不少改於平時或勸延醫診脈府君猶舉朱子服硼砂莪朮以爲言曰吾甯勿藥無服疏通之劑此其理也吾與汝輩多團圞數日了父慈子孝光景足矣尚何求乎拱坐以聽天命吾今之謂矣先一日束書不觀延戚友作別酬應不輟與念堂喬公談論踰時色笑從容若不知疾之在體將別喬公曰君淮海完人也可無恨府君笑謝之旣夕諭箴聽等曰吾今日過勞將安寢箴聽等伺候牀側見府君熟寢私幸謂無患至五鼓起坐呼箴聽等曰吾無所苦但看此消息度時不遠矣汝輩無離吾左右天甫明命箴聽等扶至書案諄言孝弟忠信期以遠大尤念

先帝厚恩未酬責報當在子孫惓惓無已逾時呈藥方府君斟酌用輕淡分數雖極細字目頓明戶外聲方遠忽聞知箴聽等驚懼甚未幾府君起立示幼弟箴忠爲字之曰世補連呼者三命箴聽等扶行徐步顧而曰治喪遵禮無用鼓樂坐於牀猶命沐浴俄就寢正容體整冠衣恬然而逝嗚呼痛哉男箴聽謹狀

侍讀鄭公江行狀　杭世駿

公姓鄭氏名江字璣尺晚號筠谷先世自唐時家於歙後遷浦江是爲義門由浦江遷餘姚之眉山曾祖少南以授經來錢唐娶於趙遂家焉祖應科父茂坤皆以公貴贈儒林郎公生有異稟五歲時卽知以海參屬對山藥九歲學爲詩未弱冠爲諸生試輒高等家遭回祿勢中落藉教授以奉堂上之養得其歡心癸巳

萬壽特恩開科以禮經魁其房是年試禮部不利留京師學時文於長洲何翰林焯主大司農華亭王公家分修詩書兩經傳說彙纂戊戌成進士改庶常明年終養回籍旋居父憂未嘗一飾竿牘干當事時高安朱文端公方撫浙不肯一往文端公以此見賞逮公服闋方補卽薦校順天鄉試徐尚書元夢敎習庶常館試輒列公一等因奏充明史館纂修官是年以鄉試校閱公明議敘授檢討復丁母憂歸里巡撫李敏達公聘主敷文書院講席課士有法始分生童校試日期終日危坐堂上嚴絕代倩傳遞之弊頗有以賄求錄者痛斥之最激賞者周玉章吳嗣富陸秩胡際泰卽連掇科第以去錢唐龔鑑以經學見契於公公尤重其學行果以選拔出宰甘泉頗著惠政服闋入詞館大宗伯吳縣吳文

恪公奏充
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文恪卒大宗伯溧陽任公少宗伯桐城方公總裁
志局少宗伯見公文深相折服因以志事見屬時纂修者雖衆獨公與
常熟王侍御峻屬筆爲多壬子復分校京闈甲寅晉右春坊右贊善桐
城相國薦公能爲古文
憲廟面諭有鄭江老實之旨乙卯爲典試事慎簡儒學之臣公在選同
引
見者皆歷詢履歷至公獨不復問唯詢諸省文風孰優桐城相國以山
左對即
命公往蓋受知有素矣公既承
恩命矢竭公慎殫心校士非極荒謬者必閱至終篇援筆點勘右腕幾
脫竟以左筆終事搜剔落卷纖悉靡有遺憾闈中雖給事僕役莫不感
歎試歸
恩命復使視學安徽躬親校閱標清眞雅正之文爲正鵠險詭者概從
斥落風習爲之一變嘗謂入泮爲士子進身之始前茅廩餼所關敢不
盡心乎檄州縣以廩餼對抵錢糧無糧者爲任親友抵納免出入耗折

之患遇有案牘尤留心究切青陽有娶未婚族婿之武生已廉其實縣
令再三請貸卒治其罪而離其婚盱眙袁生以祖任縣令時後官擔代
銀兩與制府有私親檄州牧覈其衿公捐俸率錢代償而袁生不果黜
巢縣監生樊珍以爭產誣其弟婦單氏及已婚姪女樊氏與鄰人趙生
通公閱牘而疑之下縣縣令受樊珍賕實其事通姦無所據惟以樊氏
所執詩扇爲證佐則趙生所書唐人句也蓋趙生與單氏子兆賓同學
是夏趙生書此扇單氏母女偶執之實無他公以縣審不實駮之督撫
檄無爲州牧覆審州牧前嘗以私書瀆公因私憾欲妄褫一生公不答
而下府平反其事因是與公有隙欲借以傾公謗公受兆賓賄逮公役
往質太守意不直之而公心跡始白然單氏母女之冤猶未白也公按
試至廬力左之復言之撫軍先後兩臬司皆與公意合其事得釋而樊
氏之舅諸生陳宲因欲出樊氏公檄至面諭之得以完聚使節所涖凡
名德之後貧弱不克自振者必委曲成全之諸生通古學者尤引進不
倦閩敬信之通經江有龍之史學皆特疏薦於
朝有龍以親老辭敬信獻所著書闕下與修三禮人皆服公之能知人
也秩滿晉侍讀

召對詢以方面大吏及所過地方情形次及江左人文慶蒙温諭仍充明史綱目館纂修官公在江北時池州各屬地苦卑濕一雨則堂室皆水苔悁悁生榻上公八坐蒸濕中迨反命冒暑載馳熱雨蒸爍居一年足遂不良於行乞告回籍調理掌院固留公且欲借修書爲公養疾之地公以食祿不朝賀非臣子禮力辭歸同館諸公祖帳都門外人賦一詩贈行數十年僅事也公所學無不貫尤邃於經謂春秋爲宣聖性命之文而三傳未能發明非啖趙孫劉諸大儒則聖經或幾乎晦武夷胡氏頗以己意武斷迂泛不切者不可殫述晚集諸家之說爲春秋集義二十卷穿穴根據不第爲胡氏諍臣也又爲詩經集詁四卷禮記集注二十卷與修明史時有明志稿六卷明太祖本紀八卷列傳十卷修綱目時有明綱目三卷少學詩於同里洪稗畦中凡數變卒歸醇雅晚與里中諸宿老結南屏之社而公獨絕去破碎鬼瑣之習已刻筠谷詩鈔七卷余嘗承公命爲之序未刻者有書帶草堂詩鈔三十三卷文集八卷賦四六共一卷詞一卷其他若析酲錄三卷粵東紀遊一卷則公之雜著也公和而介通而有守官庶常時佟冢宰方總庶政同年薦公入幕不就或嗤其迂已而佟敗友人獲交

于年太保爲公先容勸作詩以頌功德笑而不應方侍郎薦公於果邸公力辭西林相國曾薦公肇高雷廉學政終未嘗私謁通名仍用後輩禮不敢妄附門生之籍身既通貴布衣之交四十年如一日後進有雋才折行輩接之稱説不去口余之交於公也時方踰冠而公已爲巨人長德歡然握手若昆弟暨余通籍而公又爲館中前輩片言之美一字之疑虛已下詢執禮如末學小生而不知涓流之不可以益河海撮土之不可以加泰山也公子之翀特令執經余門公既彌留而之翀會試在京師遺言必乞余一言定公生平之行狀嗚呼余爲荒廢頽落之人公獨略去勢分而有所取焉豈非以其質直而不肯阿所好乎公疽發於頸血氣漸耗屢下不止疾既亟尚索紙作買棺寫眞二詩比至屬纊神明不亂蓋其養有素也公生於康熙壬戌二月二十六日終於乾隆乙丑二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四敕授文林郎再授儒林郎例授奉直大夫公之階也娶於陳封孺人例晉安人男子子三長即之翀乾隆辛酉舉人次之莊次之開繼弟明彥爲後女子子一適太學生傅庭芝之明彥遺一女公撫之如己出亦嫁士族太歲在丙寅子月晦之翀將葬公於桃源嶺青芝塢之原幽宮之銘伐石有待劄侀稽顙件繫行事勾

余筆授以竟先人之志是不可辭也謹狀

夏先生力恕傳 程大中

先生姓夏氏名力恕字觀川孝感人生三歲能以意推字偏旁得其音義稍長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詩酒開席次引杯刻燭爲之愈捷愈工然殊不屑意弱冠讀宋五子書窮日夜不倦洒然遂有所得康熙庚子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與其兄力忠同選庶常時號二夏旋以館課詩受知於掌院徐公未散館薦授編修雍正癸卯順天鄉試同考官甲辰山西正考官加日講官起居注忽心動曰母念我也即日告歸逾年轉病假制撫强起修湖廣通志母卒侍父鈍最公於蘄水學署請終養許之先生自通籍以來至於屬纊屏跡林下垂三十年未嘗一日廢學先生之學務在窮理隨事體驗以求自得而未嘗有所標目故其爲教也平易和樂不立異同衆人易從而賢智者終身由之無復流弊主江漢書院負笈至者歲數百人循循皆由禮法或問爲學之指第教之立志而歸於因文以見道蓋是時場屋之文務爲浮靡人皆揣摩習熟不復嚮學先生以爲制義正則人心正而學術有所從由自爲課藝輯題解引伸推廣而究極其本學者於是翕然皆知返而求之六經二

三年閒楚中風氣爲之一變先生曰可以休矣辭歸益引疾不出著四書劄記二十卷證疑備覽八卷杜詩筆記十二卷菜根精舍詩十卷古文四卷易論二卷四書文巳行世者更定改本藏於家先生聞道最早沈潛義理久而彌篤劄記一書剖析微言貫穿洞達自謂生平精力盡積於此巳脫稿猶手寫至再往復訂正意趣油然乾隆丙辰舉鴻博丁卯舉經學皆固辭居母憂哀毀骨立鈍最公年益高事之益謹飲膳非親嘗不進族人貧者賴以舉火無慮數十家晚年名所居村爲上農布袍竹杖往來閭里望若神仙或與田父野老煮茗道故欣然忘倦因自比於農學者遂稱還農先生云鈍最公年九十二無疾而終先生六十五卒亦無疾晨起整衣端坐書得其意義沛乎蒼旻數字輟筆遂逝蓋先生之學深造自得悉由心悟其爲文章縱橫出沒神明變化於古人之法而主於得其意義之所歸故自言如此力忠字映川先生少師事之見菜根精舍家傳

陸太史奎勳小傳 鄭方坤

陸奎勳字聚侯一字坡星平湖人南雄太守孝山公之子而內閣學士雅坪公之猶子也年十二卽能詩未弱冠以文字雄吳越閒幼作中秋

月夜書懷詩鏗訇陶冶情文並茂嘉善匡山叔父見而奇之贈句云鵡水才華盛吾家太守賢生兒年十二詞賦自栩栩卽集中開首第一章所云碧天如練夜初凉者是也顧少年善病雖性喜吟詠而父師專督時藝禁勿使爲弱歲列子衿旋遭生母憂謝絕人事兀坐小樓中課孤姪暇則取插架書讀之手胝口沫如是者三年胸中積有卷軸而於漢魏六朝唐宋諸詩家亦各悉其源流正變不迷所往而詩學大昌久之游京師與楊次也副使沈厚餘榜眼柯進士南陔唱和城南有浙西四子之目時康熙庚午辛未間詩人競趨宋派而吳閶一帶宗仰虞山幾于團扇之畫放翁先生少長是邦顧不能不隨俗轉移而細膩風光森張骨氣固自有其君形者存非後學步效顰輩所可同日語也嘗選定十二唐人詩集行世各系以詩其題杜少陵云文選理熟精宋元格具有五霸紹三王非魁而功首石破天驚其論實古人所未發誠足開拓心胸而推倒智勇也已先生雖門第清華甲於江左而自其尊人沒後家計中落授經餬口時爲萬里之游則益研精經學寓維揚者三載于諸經皆有撰著解匡鼎之頤而折五鹿充宗之角譬蜂釀蜜如肉貫弗宋元人經解如林自貢父華谷草廬東山一二家外度未有與之並駕

而齊驅者而大江南北尋章摘句之徒猶泛泛然以詩人相推重葢亦淺之乎爲丈夫矣庚子辛丑年六十始聯捷成進士入史館纂修明史計足踏省闈已一十三次矣先公爲閣學公所得士庚午之役先生實在鎖闈襄厥事贈縞班荆與先公講世好甚篤柳州先友之痛能無有感於斯文

金壇王檢討步青墓志銘　陳祖范

歲辛未正月十有四日金壇王罕皆先生卒於家四方聞之承學之士悼喪石師氣類之交痛剝碩果靡不屏營而心不庭葬有日孤士鰲毁不能出其辭孫維旬乃眴來乞志銘予與先生數十載臭味之投舉禮部同年同門之分雖居遠會稀心期猶比鄰也曷可以不文辭夫三不朽立言爲其次然孔子以言垂教而功遠賢于堯舜立言非即立功乎善言德行者加于善爲說辭一等維身有其德也德與言亦立則俱立耳言有作述孔氏述者也漢以來爲箋爲故爲註爲疏遞相述以闡其義者也而大明備于朱子自時厥後舍朱子莫宗矣顧傳習衆而朱子之本義有得有失有明有晦若稽田耰鋤相尋于其上如魚鱗終不免有一稗之倖留一苗之誤傷此亦有心斯道者之憂也罕皆先生初以

制義應舉罔已志於宗經載道先民是程而所言拔出乎等夷及晚遇
遊歸無事功可以自效退而理故業維風尙爲後學開路指迷知所嚮
方以助
國家蒸髦育才之至意以應古者仕歸而教授于鄉之義于是有時文
諸選之刻抑又以爲因文見道不若直遡道源別裁文章之僞體尤當
昭揭經傳之指歸于是乎有朱子本義匯參之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
抉經之心擘傳之脈咀華漱液與道大適蓋非徒經生講師循誦習傳
之故冊而明道解惑之要刪也旣歿而其言立可以祀于瞽宗者其不
在是與先生諱步青字罕皆家近已山學者稱已山先生遠祖宋龍圖
閣直學士正肅公遂代有卓行潛德以迄于考贈公諱永年生四子先
生居長幼穎異爲從祖明經公諱錫祉器以嗣其早亡子贈公諱洵仁
明經公宿學也齋文就正者接踵命嗣孫先甲乙之覆按輒當喜曰兒
異時必以文術鳴俄而聲譽日起衡文者爭物色之以光其榜先生益
自韜晦故久而後遇康熙甲午舉于鄉雍正癸卯始成進士年逾五十
矣官檢討三年假歸不復出壽八十無疾而終按行狀虔奉所後孝隆
本生篤愛諸弟睦姻親黨訂故友張江遺文士林稱義焉表高蘇生之

作于塵埋蠹蝕中士林稱仁焉希風者遍天下而交不稍濫也家雖貧而慎于取又能與也不與戶外事而桑梓閒利病則言於當事助興除也掌教書院一遵鹿洞遺規訓迪子孫大要敦本務實勿苟得而競虛聲也暮年勤學顏其齋曰無逸所曾氏之臨履終身死而後已端木氏願息而不可得蓋同此志也嗚呼其可敬也夫其不速朽矣夫銘曰

閒閒小言殉華絕根纖纖媚學蠅頭蝸角委棄至寶曾莫尋討有偉一人著述等身贊筆告備質我聖眞歸于其邱永勒貞珉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孫先生景烈行狀　張洲

先生姓孫氏諱景烈字孟揚一字競若別號酉峯學者稱酉峯先生世爲武功郃封里人高祖諱繼元有隱德曾祖諱國良爲縣學生早卒曾祖妣李氏矢節撫遺孤極歷艱辛祖諱起相祖妣張氏考樸齋公諱鎮例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劉氏例封太孺人有四子先生其長也幼奇穎讀書沈思善悟不爲口耳之學爲文英氣勃勃不可遏抑年十八受知督學太倉王公入縣學爲諸生旋食廩餼名鬱鬱起居樸齋公憂三年不出戶外服闋應雍正十三年乙卯陝西布政司試同考官得先生文嗟嘆異之稱爲解元呈正考官金壇于公辰于公且閱且喜贊曰

眞名解元眞名解元同考呈薦于公稱許時俱未商及其副副者因恚
甚急取其文揮之謂此六七十歲老生解元得年少秀出者可望登進
士官翰林爲一榜光輝何用此老生爲不得已遂置第二榜發先生入
謁年方壯體貌魁偉局度端凝進止安詳既坐于公手指先生面其副
曰此所謂六七十歲老生者也副者默然徐曰悔何及矣明年爲乾隆
元年
詔所在大吏舉孝廉方正之士授令長官蒲坂崔 公紀撫陝右軍於是
舉先生以應先生以未舉進士不欲赴是時已由
恩科明通榜選商州學正辭於公曰願爲學正官 公曰令長例不得應
會試從子所志爲學正可矣因爲奏請以六品冠帶爲學正官先生爲
商州學正廉以持己勤以教士月課弟子員無故不至者必加懲儆至
者具飲食以待爲講明義理訓誡開示之商州人士競相勸勉興於學
皆以爲耳目所聞見數十年廣文官無有如孫先生者人人稱頌之至
今不忘先生每曰教官爲學校所由興廢而人固冗視之而居是官者
亦遂莫能自振奮舉其職此甚非也故其所以爲商州者有異於人春
秋祭上丁有事廟中者行禮拜跪俱用常所坐氈褥見在主祭官灌獻

分獻郎命僮奴挈以進往來交錯走東西轉移先生議曰大成殿何地
豈厮役可得登陟宜多設瓒琖神位前鋪定俟行禮拜跪毋輕動移州
牧官勉從所議而心滋不悅州牧姓王氏治商無狀不理於士人之口
而先生爲學正甚得士心因心忌之督學長白嵩公歲試商屬王牧提
調試事見公屢言孫學正文如牛鬼蛇神商士爭效之大爲士習害不
可爲學正欲借嵩公黜去之是歲爲乾隆四年己未會試期先生成進
士邸報已至督學而州牧尚未知也旦日進見欲有所言嵩公逆知其
意笑曰爾所云牛鬼蛇神者已成進士矣王牧語塞自是不復有言先
生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崔公方官國子祭酒欣然曰有志者
事竟成不誣也于公在朝遇先生揚言於衆曰果今登進士官翰林矣
惜不使郭君見之郭君者乙卯陝西副考者也則既卒矣故云先生在
館相國尹文端公於時以尚書爲館師同年在館清溪官公並祭酒崔
公皆善言理學與先生相爲切劘先生研窮性理近思錄諸書而於館
課體特疏散館後益又疏焉明年值
御試不應格以原官休致歸家囊橐蕭然至日一食晏如也相國陳文
恭公以副都御史巡撫關中聘主書院講席值文端公亦以尚書右都

御史總督軍務官公以洗馬提督學政皆來陝西名德碩儒翕然聚會相與詳說發明爲學之指由是關中人士益競相勸勉興於學即如其在商州而教澤宏遠矣文恭公以經明行修薦於朝先生辭之甚力後以不合例爲部議所格然識者謂公所舉爲得人撫軍鎭洋畢公學使海甯徐公過武功必造廬相見論說良久乃能凡係朝官好爲學問窮道理出使秦蜀者經其地無論識面與否莫不造廬請謁敬禮有加先生爲學以求仁爲要領以主敬爲工夫以小學一書爲入德之基期爲切實近裏深惡標榜聲氣之習嘗曰古之學者爲己而已標榜聲氣則爲人矣此君子小人儒所由分而可爲乎在關中書院師道自爲嚴而有法誨人汲汲孜孜即於經義中講求實用合經義治事爲一其後主講蘭山書院亦如之先後執經者無慮數十百人膺科名歷仕中外類能有所設施以自表見未仕者亦俱務爲醇謹不爲非義之行故一時海內之士無不知有酉峯先生者匪第關中人士已也先生事親篤孝備極色養居喪必依於禮一切時俗非禮之禮皆所絕意不爲友愛諸昆季授以經術皆能卒業故仲弟景昌中辛酉副榜季弟景熙廩膳於學以次貢成均叔弟景勳習家人業求學教誦通鑑綱目對客輒能舉

其一人一事始末遇疾痛一體相關如在己身少時重意氣慕古俠士風後乃潛心理學其經濟才猷剛方節概略見於其爲學正時惜未究其用然於講習傳授間曲成造就則其所以及人者甯有旣乎生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卒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七所著有四書講義關中書院課解蘭山書院課解西麓山房存稿茲樹堂存稿可園草邰封聞見錄郃陽縣志鄠縣志若干種配孺人楊氏同里文學雲鶴女居貧守約躬親井臼時時操作無少懈奉翁姑惟謹能得歡心治家有則以勤儉率先諸娣姒以教誨其子婦故與先生同志白首偕老相得無間言先二年卒先生爲文以哭之孺人生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卒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三男子二人燮貢生娶高氏扶風貢生邠州訓導大德女巒廪生嗣景勳娶徐氏同邑庠生養初女女子三人一適縣學生焦君繼先子潾一適乾州舉人甯州學正梁君克繩子諸生璔一適洲再從兄貢生瀚子諸生廷蘭其適焦潾張廷蘭者皆先卒孫男子三人奕坦奕塏奕塽孫女子二人孺人已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日葬東原五里鋪新塋之兆至是將啟窆合焉洲以里人從先生遊且久故知先生爲詳因頗撮

敘其生平事行暨論學綱領次第著於篇惟同門友官清華文譽重盛者採擇潤色爲銘壙中石或表墓道並掇拾其遺文未梓者刊布焉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一日門人同邑張洲謹述

翰林院編修邵君齊燾墓誌銘 鄭虎文

今海內人士所推能爲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無論識與不識必首稱吾友叔宀叔宀與同歲舉進士名能爲史漢若昌黎河東文者則有定興王君芥子芥子初亦好爲文如叔宀及見叔宀文歎爲天授遂輟不復作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以原官放歸田未幾芥子復起累遷之湖南觀察行大用而叔宀則竟死矣觀察嘗遺書索刻其文將序以示後學叔宀未及應卒明年其孤培德走使乞觀察銘其藏觀察曰序吾已生許之矣銘請他屬培德則又泣而請於文文與叔宀交不後觀察乃序而銘之

君姓邵氏名齊燾字荀慈叔宀其號也先世在唐貞觀間居杭之北市曰道宗無子以弟吏部侍郎說子好禮爲後凡十有三傳由杭而睦而歙至饒州都帥顏子萬成乃卜居休甯之黎陽又二十傳至鄉飲賓若水始遷常熟常熟後分縣爲昭文遂著籍爲昭文人若水生君曾祖歲

貢生肅齋贈儒林郎肅齋生君祖附貢生莊菴莊菴生君考候補主事
味聞並贈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味聞少孤能强毅自立遊義
門何學士門受其學尤善書得二王法生五子君其第二子也生之夕
夢明祭酒馮公夢楨以名刺來謁聞若願借居三十六年云寤而君生
因名君小名曰開生三歲生母曹安人卒嫡母程太宜人撫之愛如出
腹子甫受書輒了大義塾師驚辭不能師長而愈鶩有聞於時其學於
古也涵而揉之去故遺迹咀含浸淫滲漉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自其
己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涉筆矢音金石咳唾造次以之允
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
本朝一人而已乾隆壬戌第進士其闈中文騰輦下人皆口傳以熟後
有效者輒得弋獲雖形貌乖舛羣相指爲邵體君聞之不以爲忤也君
既入詞館明年
駕幸翰林院錫宴仿柏梁聯句與焉詩獻
東巡頌原道敷章研神播采揚班之亞也羣公器之爭欲致君門下顧
君沖澹不省揣合相渝渝爲暱又習與一二靜者遊益躭閒寄自弛置
時多少年暴起意氣盛各以才力相鬬煽輿馬服御燕款相矜高雖謹

厚貧者咸務此不若不得比八數而君族又有以貲雄者世故誤指君
爲富人顧獨乘扁車攝敝衣冠傲然出衆中則大駭久之益落落無以
自見乃自顏其齋曰道山祿隱在翰林十年充書局纂修者再充京兆
分校者再兩遇
廷試亦再屈遂罷歸時年三十六說者謂符昔夢云君通籍初遭母兄
喪旋喪偶思親圖歸日夜以冀既歸得侍融融怡怡如其兒時退事著
述益肆以醇間遇
國家慶典皐賡禹謨鏘洋
廟堂假羽飾喙頡輝鸑鳳郵書屬草者使塡於門負鼇蟠螭銘宮揭阡
人交走幣恐後咸須君文以休萬祀身晦名顯日逾以崇乙酉
淸蹕南巡有
詔徵在籍詞臣集試闕下時文官京師或謂曰此舉意在邵某也若與
邵厚曷促之來文曰邵某病且母老恐不果來已而竟以疾辭不赴越
四年卒春秋五十有二君貌淸古豐下銳上首微窪如仰釜眉目疏秀
短視精草章入晉人室每據案書望之若隱几卧者嚴冬喜脫履擁爐
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隨取躡之履異旁觀竊視匿笑君覺之亦自笑

已且復然終不以措意當金川之平也相國忠勇傳公旋師禮成坐朝房百官咸會君立門外面之取鏡諦視公呼入問曰若何視君微哂不答徑趨出其意度夷曠類如此與之遊者未嘗見慍色卽慍未嘗出聲氣性愛才喜奬借後進嘗主毘陵龍山書院君歿士有哀之若父母者君一兄三弟齊烈乙丑進士選爲庶常卒於官齊熊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齊然齊烈同榜進士由庶常改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齊鰲貢生皆賢而有文者配席安人太學生贈文林郎永恂孫附貢生鎬女有高行先卒君已葬而銘之繼配王安人資政大夫戶部侍郎原祁孫通奉大夫巡撫廣東兵部侍郎謩女子三男二人培德聖增均縣學生聖增少負志節務矯厲不同俗以自標置先君一年卒女一人適太學生趙貴鯤孫男廣鎡廣衡孫女二乾隆己丑某月日將葬君於席安人之封培德余壻也使來速銘銘曰

斑斑之獸弗擾於囿嚱嚱其音於桑之林嗚呼叔亾古誰不然而克以有於萬年維生不羸維後之成以鴻厥聲

翰林院侍講學士佟先生圖鞳布墓誌銘　朱珪

裕軒先生既葬其門人御史劉君湄告于珪曰吾師之化也無怛然其

平生用力而自得者不可沒也公知吾師者請爲文揭于石珪不可辭先生姓佟氏諱圖楙布字裕軒滿洲鑲紅旗人父薩克思哈官甯夏駐防協領母隋氏先生其次子也中乾隆辛酉舉人初仕翰林院筆帖式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授職檢討歷官侍講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至侍講學士壬申甲戌充會試同考官癸酉主四川鄉試庚辰主山東鄉試先生性恬淡方嚮用矣遽引疾乞休

上旋命爲河南學政而先生已前告罷遂不出所居城西南隅曰象坊橋于宅之南闢地數畝藝穀灌蔬曰漫圃出阜城門外十里而近曰釣魚臺隱土山面流築土屋數開曰野圃暇則挈杖獨步往來于是閒有造之者不距聞方外有通名理者必謁而請益冀證其眞于釋道兩家言無所不參究晚若有心得其自守廉介雖門生執友不妄受一錢初以似續爲念既而屏嗜欲與妻恭人偕修白業豫買地西郊種樹環壙築菴于其左曰我將終于是俾道士守我藏乾隆五十年乙巳正月

上開千叟宴于是先生年六十有六矣與其兄給事圖薩布偕與焉拜

賜御製詩如意鳩杖皮幣歸其秋示疾珪將扈

駕木蘭八月朔及朏再踵謁先生笑曰君歸來吾其逝矣既望謂家人

曰吾欲暫舍于郊既出曰吾不反矣作書分其遺物于昆弟其妻來問疾趣之歸曰無溷我命築茅屋于菴後既成遷焉趺坐竟日夜不攲二十八日平明語其從弟某曰今日吾定逝無動待吾行遠而後屬纊焉諸人遂候于戶外靜默無氣逆聲艮久端坐如故候之息與脈寂矣其定力庶幾涅槃者生于康熙庚子年二月六日癸卯卒于乾隆乙巳年八月晦乙巳越六日辛亥葬於鐵家墳所著有枝巢詩集四卷先生廉靜淡泊殆於獧者其脫屣榮利超然去來有以也銘曰

孔取不爲孟思已貴絕利一源勝師十倍上爲昭明惺惺不昧嗚呼先生爾已反其眞而我猶喑醷兮噫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文弨墓誌銘 失名

公諱文弨字紹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曾祖父承芳明末建平令有治績祖父之翰有春柳堂詩父存心恩貢生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太恭人馮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丁丑

命尚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乙酉廣東正典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當例議左遷明年先生以繼母張太恭人年高遂請歸養時年五十有四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年及在尚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怠早昧爽而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間闐闐無置茗盌處日且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間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一策之間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讎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

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裨益

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版行世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書有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釋天巳下注二卷皆使學者諟正積非

蓄疑渙釋向時棄官歸天下爲公惜之然揅摩歲月衣被將來昌黎子云雖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公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鉏鋙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鉏鋙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眞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鉏鋙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如此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廿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年七十三喪繼母猶盡禮與弟部音友愛篤於師友之誼皆鄉邦所共信者配桑氏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貽武謀皆太學生慶貽踵公沒武謀早逝慶鍾慶錄皆業儒女四人適庠生周方岳江甯府知府李堯棟舉人陳春華庠生朱元熼孫男一人能庸孫女二人公之沒也無以爲家公之執友有爲謀以抱經堂書數萬卷歸有力有力佽助其家待公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井公與晁昭德故事慶鍾慶錄曰先人手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嗚呼公可謂有子矣嘉慶元年十一月廿四

日與桑謝楊三恭人合葬仁和芝芳橋之原公之弟子臧鏞堂以公與
余相知最深來請銘銘曰
先生與余交忘年一字剖析歡開顏十年知己情則堅先生一去予介
然歸於其宮神理緜緜其書可讀其澤延

學士梁公同書家傳　許宗彥

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顏其齋海內
因稱山舟先生晚歲自署不翁九十外又署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
祖諱國儀祖諸暨縣訓導諱文濂竝以文莊相國貴贈如其官訓導公
有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諱啟心次贈太傅謚文莊東閣大學士諱詩正
文莊生二子長即公次少司空沖泉先生諱敦書編修公無子嗣公為
後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竝包夫人出所後妣許
太宜人繼妣夏太宜人公生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而肥白如瓠
長者頗憂其不壽文莊未達時家故貧居鳳凰山麓包夫人夜織公兄
弟方幼戲于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既蘇視兩兒戲如故問之曰有大
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為虎也鄰里咸異之文莊挈眷入都公留侍所
後親編修公素嚴少不可意輒箠楚公怡然順受退無怨容乾隆五年

入都庠十二年丁卯科舉鄉試次年試禮部未第文莊賜路費十八金
使歸公以十金予僕市被襆賃車至淮日才一食比至家尙餘二金十
七年
恩科會試復下第
高宗純皇帝特賜與殿試成秦大士榜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二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丙子科順天鄉試丁丑會試兩爲
同考官所取多宿齒文率枯邃文莊公見而哂曰汝安從得如許骨董
耶二十三年
考試翰詹諸臣公列二等擢侍講署日講官起居注是年丁所後父艱
公既澹於榮利又素鯁介恐不諧於俗服闋後引疾不復出二十八年
文莊公薨於邸第公徒跣奔喪時少司空守遵義亦奉
命馳驛至文莊之薨也無疾夜戒僕人戌夜起當早朝天將曙乃未寤
褰帳視之已薨矣子姪無侍側者邸中物及平時玩好多亾失咸爲當
治其事公曰此何時乃念財物耶一無所問浙大吏夙與文莊不協百
方掎摭公公屹然不爲動卒莫能得公過二十五年
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

駕次

上顧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愈祝

聖母萬壽後卽回籍時陳太僕兆崙與公同列退詫公

上方嚮用君奈何竟自逸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力勸公謁時相者以禍福怵公公不可嘉慶十二年

丁卯科浙撫清安泰奏公宜重宴鹿鳴奉

命與宴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與宴者皆止加品銜惟公獨

具官葢公耆德清望聞於

天聽久矣雖不就朝列而型式鄉閭砥柱末俗實有以助

國家培東南之元氣故能獵邀

主眷如此公名德日盛大吏至者必首謁公公一報謝而止終未嘗有所干請人有以事質者告之必委曲詳盡性雖方正見人溫溫然接之者形神自肅子姪侍側嘗囁嚅不敢言嚴于自奉裘葛未嘗有副一冠數十年不易出行市人往往環視匿笑於治生頗纖悉嘗曰吾雖日爲此要於心無所係累耳生平不受餽遺畢尚書沅自楚致大研公不納使者委之而去越數年友人有之楚仕者仍附以還畢人有緩急拯濟

無所客故人子以葬先世爲言公予二十金其人貲未營葬半載後復
來言公贈如前在側者曰此爲迋耳奈何復子公曰葬事甚鉅前所予
容不足以集事其存心之厚如此杭俗好華靡喪車必以彭神樓前導
惟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飾二氏之徒不入門不爲人慶壽無事
不謁客皆足爲居家法顧士大夫皆心知流俗之非而卒莫有如公所
行者愈知公爲不可及也十六年冬公患腦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
入展視其句曰萬里烟雲開嶂戶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逾四年至
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卒前數日自書赴筆法蒼勁如平時
其年冬十二月十五日葬公於茅家埠之原遵公命也公與少司空趙
尙不同而友愛甚篤每當別輒再三握手悲不自勝少司空歷中外
不名一錢卒後官項數萬金皆公爲措納朋友世舊初終無異視見其
子若孫猶惓惓不忘撫諸姪無異所生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無大
小一稟承公六十年無敢違敎令者可謂能齊其家者矣非誠肅所感
而能之乎元配汪宜人同邑人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長公一歲公性
不近內常獨宿齋中與宜人相見整衣冠如對賓客宜人勤於持家性
尤甯澹年愈高遇人愈謙下列孫行者起居亦和顏色起立俟之公或

留客共飯倉卒間饌嘗豐潔蓋宜人夙有所儲以待也編修公每以嗣續爲念爲公置簉室陳氏亦終其身未御年五十餘先公卒公於書法出天性十二歲即能爲擘窠大字求文莊書者不得暇輒命公代書徐文穆公夫人墓誌銘即公少作初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以僞欺人我性如是然託公名者甚衆其去眞蹟遠矣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舶商求公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卻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公論學書大旨具於與孔谷園及張芑堂兩書公書刻石者至夥刻工往往不稱公意惟陳如岡所刻謝侍郎王兵備兩墓志最得公筆法近代能書人鮮有長於大字者公作字愈大結搆愈嚴九十一歲爲無錫孫氏書家廟額忠孝傳家四字字方三尺魄力沈厚觀者莫不歎絕少而工詩在翰苑時與儕輩酬唱風華工贍其後廢不復爲曰吾不欲求名不幸以書名爲人所役豈堪更役詩耶重宴鹿鳴賦七言四篇和者數百人莫能及公於小事皆有常度久久如一日倚壁杖寸許枝早起手自摩拭其光可

鑑院草常芟治無雜生者初
內庫有室貯宣德鑪歲久壓入地多損者
高廟命尚方鎔爲手鑪四文莊嘗冬日宴見
上撤所御賜之其後文莊以賜公公置几上晝夜再易整未嘗斷火精彩奕然尤精賞鑒於前人書畫過眼輒別眞僞海甯吳生遇名蹟每演寫其副嘗語人曰他人皆可欺惟山舟先生不可耳觀書至耄不輟精力絕人九十外視聽未嘗少衰臨卒之歲猶能作蠅頭字所著述多散佚不存嗣子玉繩掇輯得十之二三裒爲若干卷玉繩仁和縣增貢生少司空長子嗣爲公後篤學力行有介石之操著書多行於世居公喪年逾七十毀瘠有加孫四學昌錢唐學諸生者乙卯科舉人武義縣教諭衆早卒田順天府經歷宗彥娶公猶女比寓於杭嘗得侍公言論竊謂公行己誠慤似司馬君實書品風度近王逸少浙人雖婦孺皆知公名廝役扈養無不敬公者與宴日夾道觀者數萬人公不好名而名愈不可揜如此公之卒也遺命不作行述嗣子屬宗彥爲家傳因次夙所見聞於公者著之篇辭雖不文惟其實庶公之後人得因此以見公之梗概也

碑傳集卷四十八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十九

碑傳集卷四十九目錄

翰詹下之上

朱先生筠行狀 孫星衍

又朱竹君先生別傳 姚鼐

又朱先生墓誌銘 章學誠

又從遊記 李威

又朱先生學政記 汪中

又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 王昶

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誌銘 王昶

又錢詹事大昕記 大昭 江藩 塘坫附見

翰林院編修蔣君士銓墓誌銘 王昶

DS 734 .C56 v.19

碑傳集卷四十九

嘉興錢儀吉纂錄

翰詹下之上

朱先生筠行狀　孫星衍

朱先生姓朱諱筠字竹君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居浙江蕭山父文炳入順天籍爲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封中憲大夫福建糧巡道贈光祿大夫先生以雍正七年六月生於盩厔有兩兄一弟九歲入都十三歲通五經有文名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明年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越四年授職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三十二年冬授贊善明年大考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四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其秋督學安徽三十八年以生員欠考事降級奉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命總纂日下舊聞兼四庫全書館纂修事四十四年督學福建凡充辛巳己丑辛卯科會試同考官及戊子科鄉試同考官卒於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三先生少英異至性過人與弟文正公珪俱擅文名爲鉅公契賞

及丁父憂服闋不肯出仕欲爲名山大川之游會文正公入覲
上詢及先生乃不敢引疾謂弟曰汝敗我雅興矣先生以南宋已來說
經之學多蹈虛或襍以釋氏宗旨明儒學無淵源矯枉不得其正又牽
于制義聲律而經學放絕焉
國朝顧氏炎武閻氏若璩雖創通大義惠氏士奇父子抱殘守缺而嚮
學者尚未殷盛先生以爲經學本于文字訓詁又必由博反約周公作
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于是刊布許氏說文於安徽以
教士復奏請采錄永樂大典逸書
上覽奏異之迺命開四庫全書館
御製詩以紀其事又以十三經文字傳寫譌舛奏請仿漢熹平唐開成
故事擇儒臣校正立石太學奉
諭緩辦因著十三經文字同異若干卷藏于家于是皖閩之士聞緒言
餘論始知講求根柢之學四海好學能文者俱慕從先生游而戴徵君
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諸人深于經術訓詁之學未遇時皆在先
生幕府卒以撰述名於時葢自先生發之先生剛腸疾惡俗流不敢至
其門寒畯有一善譽之如不容口其在都載酒問字者車轍斷衢路所

至之處從游百數十人既資深望重則大言翰林以讀書立品為職不能趨謁勢要時相大學士金壇于文襄公頗專擅進退天下士先生引翰林稱後輩故事呼以干老先生又長揖無屈一膝禮議館事不肯私宅相見時相既不樂乃言于

上以為辨書遲緩

上深知而保持之命促之而已其督學安徽旌表婺源故士江永汪紱等祠其主于鄉賢以勸樸學之士在福建與弟珪相代一時傳為盛事而閩士攀轅走送者數百里不絕時士人饋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其後文正主持文教海內名流皆以暗中索拔多先生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士為朱派云先生窮年考古兼好金石文字謂可證佐經史為文仿遷固淵雲尤長於敘事書法參通六書有隋以前體格藏書萬卷坐客常滿譚辨傾倒一世手不持珠玉每言古之君子必佩玉今之小人必佩玉所至名山川搜奇攬勝都人士傳誦吟咏至今不輟蓋郭林宗之識士鄭康成之通經兼而有之矣子二長錫卣福建鹽場大使次錫庚山西候補直隸州知州錫庚能讀父書亦以耿介取忤于流俗孫五人星衍不識先生而受知文正與先生

子錫庚交最久故深悉先生學行具列事實如右敢布告於史館以備
述儒林者采錄焉謹狀

又朱竹君先生別傳　姚鼐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八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故降為編修初先生為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為疎儁奇士及在安徽會
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不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陳搜輯之道甚備時劉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為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
四庫全書館自是啟矣先生還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獨不造謁又時持館中事與意忤文襄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

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還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坦無城府內友于兄弟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掩覆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辰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聞強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橫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包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使時遇教官諸生賢者親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殷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未就有詩文集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其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以酒致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笒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益衰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從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聞至山中厓谷輒見先生題名想見之焉

又朱先生墓誌銘　章學誠

乾隆四十六年夏六月戊戌大興朱先生終于日南坊之里第門人會

稽章學誠於時遠遊畿南聞赴爲位而哭心喪之中思撰先生遺事稊叢綫緝未有端緒明春三月孤錫卣等卜葬先生于宛平二老莊之原俾學誠爲之誌銘學誠痛失聲曰嗚呼小子尚忍銘哉歲在戊戌先生五十初度之辰諸弟子相與奉觴上壽學誠從爲之辭既屬草進先生顧而頷之于是小子質言無諱先生辱許小子若得終事百年小子尚可勒銘幽窒矣乎先生笑曰可哉人事固不可知脫子一旦先我而逝我能銘子不朽函丈之閒戲言爾豈意今日如受先生命耶先生之詳學誠別爲之傳金石銘刻例尚謹嚴書其大端示久遠云誌曰

清興百四十年昌運既開人文蔚起極其能事無論兩漢三唐顧風會所趨祈嚮斯別偏畸眞僞錯出互峙名蕩氣勝伊昔爲然先生生雍正七年自幼以長

國家適當奕葉重熙廊廟制作軒揭天地而山林枯槁之士淪靈疏性與夫世傳舊法專門名家數十年來莫不彙萃都下于是始稱極盛先生世家京師高挹俯瞰富有日新發爲文章成其家言以謂有意爲工規矩法古與夫動心毀譽希名後世學人有一于斯縱極精能根柢已淺何取立言以故有所述作心謁乎埋手請于心如不得已懍於所奉

承而布之不可意爲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織鏤鉅拓陶治萬象不爲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蓋自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如是其才者也先生于學無所不窺取給爲文咸得大旨不名流別聽治專家至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甯爲墨守惟文章經世聞見猥陋不足成家精專又不可以旁涉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守先待後不過如是然一時絕學孤詣進退古人自名家學其閒甘苦疾徐無能共喻進見先生皆能燦然有以相發蓋先生得天者全力所未至不用人事穿鑿轉得大意誇多鶩名守陋自是之徒或從非且議之於先生無損益也先生著聲施早自三十年許天下聞先生名以爲雋學者德及既見止爽然自忘宏獎士類後生小子一藝之長或未及然者假借稱譽過於所試雖得汰許之誚不自屑也前後從游凡數百人因材施教拓越畦畛風旋霆迴旬神萌坼比於樹藝無論拱把以至百圍咸遂其性無有夭閼其閒蘭苕葭葦自爲春秋雨露施行不自爲費尤急人危難緩急之告輒若身受宛轉崎嶇務爲盡心門下之士或有背而馳者猝遇險巇復求拯援先生一皆應之如無聞見天性恬退厭惕利疢不縈於心歷官安徽

福建學政軺車所至遇邱壑佳勝慨然有終老意自云聲華富貴視之泊如所不自解免者情耳文章山水詩酒賓客縱意所如欣慨奇法世士莫能測也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爲笥河先生其先浙江蕭山人曾祖諱必名始家于京師祖諱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諱文炳陝西盩厔知縣三世俱以先生弟珪貴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伯兄堂大荔縣丞仲兄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淸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翰林侍讀學士提督福建學政先生以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歷翰林編修右贊善日講起居注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提督安徽學政吏議降級再授翰林編修提督福建學政秩滿還翰林充乾隆辛巳會試戊子順天鄉試己丑辛卯會試同考官庚寅福建鄉試主考官方略三通纂修官日下舊聞總纂官終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夏六月距生雍正七年己酉夏六月春秋五十有三配淑人王氏奉天府經歷加道銜寶坻王詢女男子二人長錫卣次錫庚俱府學生女子子五人故候選布政使經歷陽湖龔怡內閣中書舍人通州魏紹源國子監生天津徐焯府學生大興翁樹端其婿也幼者未字孫男子二人淯湘孫女子一人先生孝友式於家庭年弱冠偕仲兄季弟先後

並舉巍科又與季弟同官翰林文望著於一　名徹
九重四方學者仰如威麟儀鳳昆仲間以道義文學相師友愉愉如也
長清公晚歲齋居玩浮屠說學士公退之暇輒喜道引吐納以為課效
學誠嘗謂先生仲氏近佛季氏近神仙家言先生其折中於儒學者乎
先生莞爾笑曰自不可已耳強立儒名我其枸耶銘曰
惟學與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江河日下趨益甚誰其砥柱立干
仞先生翔鳳辟鷹隼聲色不示惟靜鎮先強後出互角奮暇觀袖手惟
一哂海涵川匯畜後進不忍蛟螭別蚯蚓樹人樹木勤培畚元氣盎然
迴痌疢川鍾嶽孕理不紊其來有自去何迅造化精靈如欲吝誰當搔
首為天問

賜進士出身國子監典簿候選知縣章學誠謹撰

又從遊記 李威

乾隆四十六年夏威自西曹乞假將歸未及行而哭笥河先生於寢嗚
呼奈何天奪先生之速邪先生學富而不盡洩其奇器大而未及宏其
用友徧天下而難語知心年過五十而亟稱已老又不幸而止於是若
是者何邪先生之名當世莫不聞先生之歿奔走而哀號失聲者愍焉

若喪其心之所甚慕而不爲私慟也嗚呼哀哉威獲事先生十有一年而止矣茲直南歸旅次銜哀憶念先生爲人之崖略具筆於篇非徒以識淵源之有自恩義之難忘欲使攬者想見其爲人聞風而興起庶幾先生之志未隊於地云爾

先生弱冠博綜羣書精核典故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延居賓館凡參決大政每從諮訪先生從容諷公以古大臣之事公頷之未幾先生成進士官翰林公喜謂曰君無復以古大臣責我老夫無能爲望君努力耳文正公秉軸十餘年先生歲時修賀一至其門外此絕不通謁公一日過先生於朝呼曰獨不念老夫耶先生正容對曰今某服官非公事不敢輒見貴人懼人之議其後也公歎息稱善不已　先生由翰林編修擢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簪筆侍從有年
上極賞其才學故事
御試試差於正大光明殿大臣閱卷錄取優異者引見次第簡用辛卯
先生試不入選
上顧問掌院大學士等曰今試乃遺朱筠選中乎
特旨命不入選者一體引見蓋異數也及見

天語垂詢先生奏言試日偶得腹疾文字不能盡合程度
上壽顏遣出其冬遂有安徽學政之
命癸巳因公事不如令式禮部議鐫三級解任還朝復命有
旨朱筠學問尙優著仍以編修用旋充日下舊聞館總纂官庚子復被
命督學吾閩陛辭日
上問曰爾猶編修邪記得擢用爾已爲四品官先生具以前事奏對
上溫諭此事不能無過茲出視學好勉爲之先生頓首謝
恩而出蓋先生受知最深且久
上意嚮用竟不獲享年以酬知遇惜哉　先是庚寅先生典試吾閩闈
士聞先生實來舉手相慶是科取中鍾大受等八十五人多老生自八
十以下至五十者太半撤棘日督學阿雨齋先生謂先生曰吾積歲所
拔異等之士盡歸珊網君眼光十倍於我矣先生在闈中得瘧疾劇甚
猶索觀試卷不輟侍者請止先生瞿然曰吾奉
天子命而來校士一息尙存敢忘供職耶副典試范樸亭先生嘆曰至
誠君子也移坐近先生前謂曰吾爲君朗誦而君倚枕聽之其可爾先
生悅相與反覆評騭又十餘日而竣事此亦足見樸亭先生之不可及

也　辛卯分校禮闈總裁劉文正公得一卷五策淵奧以示先生先生
曰此餘姚邵晉涵故知名士力贊公拔居第一及拆卷果邵名公問曰
學士何所見不爽如是先生曰今士之績學者某莫不與之遊讀其文
知其學如覩其面甯至或失之邪凡春秋兩闈校士恆以對策爲主嘗
言以此觀士所學之淺深若持權衡以測輕重云　視學安徽以識字
通經誨士歲餘士多通六書及注疏家言先生爲刊舊藏宋槧許氏說
文廣布學宮語諸生曰古學權輿專在是矣每試竣給賞日傳呼一生
至前必諄誨再三視其意有所入然後遣去或手挾經義一編質疑論
難先生欣然輒爲講解常至夜分甚且越日乃罷　在江南日有
詔求遺書先生悉心搜訪以獻因上言
中祕所貯永樂大典裒集至富但分析篇次以四聲韻字爲部居割裂
破碎與散佚無異請
旨勅下儒臣採輯討論以還舊觀可得人間未見書數百種
上覽奏嘉許特開
四庫全書館校理遺書及大典嘉惠藝林
御製宸章紀其事於是徵通雅之士休甯戴震等五人爲纂修官天下

學者歡欣鼓舞復知稽古之榮而天祿石渠之祕籍幾至家有其書則
先生所以贊
聖天子覃敷文教者至矣　婺源江愼修先生歙汪雙池先生皆品端
學醇鄉人稱爲有道著述等身以貧困老死而汪又無後血祀斬焉先
生上其書於
四庫館集其鄉大夫士而語之曰徽人爲吾先文公立鄉祠尊賢之道
也今二先生宜爲位以從享祀夫儒者守先待後而其鬼或不免餒而
是使者之憂抑亦梓桑之恥衆咸肅然興答曰惟命先生於是擇日齋
宿至期盛陳騶導躬奉木主以登祠堂匍伏祭奠成禮維時觀者千餘
人咸感激有泣下者　先生在江南廣延知名士居幕下四方學者爭
往歸焉高郵王懷祖深明六書七音之旨旁通訓故攷據一時賢士談
古學者皆弗及也避禍天長聞先生能爲人排難解紛跋涉往見先生
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體貌自居爲飛書當路護持其家
盡力江都汪容甫才學通敏冠絕江南北素傲睨好詆議人輒招時忌
無能合其意者乃負笈從先生遊先生亦禮遇之有加歎然常若弗及
之也　先生自安徽學政罷歸燕閑無事旦日出坐椒花吟舫朋友門

生及四方問字之士踵接於門闥者不能盡通聽其自入賓位不足常有循欄坐者先生笑語酬酢竟日無倦容入夜客去猶呼一二學徒入侍閒出果蔬佐酒并召二子錫卣錫庚列坐歡飲不責禮儀以為樂及門會稽章學誠議論如湧泉先生樂與之語學誠姍笑無弟子禮見者愕然先生反為之破顏不以為異威侍先生飲酒酣每進言于先生力爭不已繼之以哭舉座踧踖不安先生亦談笑自若絕無忤怒之色

武進黃景仁夙負才名落拓來京師從先生遊常以老母在籍貧不能養為憂先生乃為區畫舉家入都既至於所居之西賃屋數椽以處之告諸名士愛才者釀金若干月餽薪米歲暮則為母製寒衣於是景仁得從容翱翔日下名益起及先生再出視學景仁復飄泊遠遊老母南歸家徒四壁如故　士之貧而稍有才學者以文為贄來見先生先生輒以奇才異能許之為介紹於先達稱譽不絕口或笑之曰朱先生所稱奇才異能之士亦指不勝屈矣威病其言嘗於夜分侍坐時請曰先生當世龍門人皆欲求士於先生而使之聽聞不信可乎先生微嘆曰子亦有疑於此歟夫士懷才未遇其或家貧親老跋涉數千里而來若其名不獲顯著羈旅孤寒未見其能有合也且彼實有所長吾言稍

假之耳雖致非議庸何傷　都下爲人文薈萃之藪遇順天鄉試禮部會試時四方至者尤盛先生每於揭曉前邀名士五六人爲主廣招通人才俊應試者擇日大會於陶然亭開筵劇飲分韻賦詩一時品藻視爲優劣　先生遊宴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行或不期欣然往會之座無餘席先生談論飆舉雲飛莫不注目輕耳每及小學家言動如引絲得緒乙乙然不可中絕聽者恆不能窺其際迨至酒酣耳熱則侃侃厲詞竦人毛髮稍有引去者矣　六書之學不絕如綫近代著作家或以楷畫效篆體爲書蓋楷法難明倉史遺意往往從類不分故不得不雜篆法爲之波折縱橫並出新意先生深病學者不明文字所由生其敘刻說文推論原委有半譌全譌之歎故亦喜爲此書每摹勒入碑版古趣盎然見者輒不能句讀先生嘗言吾非嗜奇欲得古人製字意耳及出視學士爭慕效不知故而貌襲之詭異乖違若瓦缶與彝鼎並陳鱔鰍與螭龍同舞　先生好古學於金石文字尤極留意嘗論今人讀古人書魚魯帝虎之譌不可勝詰獨金石文字歷久如新一可寶也篆隸變革之源流瞭然可見二可寶也名物雜陳詞義典貴可以翼經傳註疏家言三可寶也軼事無傳史篇多誤斷碣殘碑恆資考證四可寶也

自歐趙著錄下逮諸家採輯論說之書靡不瀏覽遇親故宦遊四方而來見者必屬曰某地有吉金某地有貞石子行必爲我求之或請紀其目輒走筆疾書能詳舉其款識陰額歲月尺度無一爽者　先生喜黃海之勝兩遊焉嘗冒雨走絕頂見者駭歎以爲康樂之後復見斯人也生平所過郡縣名山水凡足跡可及之地無不至至則訪摩厓舊刻古剎殘碑不憚捫蘿剔蘚每得唐以上物輒狂譁賓從共往觀之欣賞笑樂之聲穿雲度壑已乃自書題名刻石其文辭簡古筆畫蒼勁實足追蹤古人與世之取青媲白者大異　先生詩古文詞並於昌黎爲近每爲人作傳誌表狀諸篇必先進其子孫或親故令縷述其生平事蹟得一二殊異者乃喜曰傳神專在是矣不知者病其毛舉細故及文成讀之始覺生動婉摯神理逼眞嘗論作文敘事最難數十年來作者無足當其意獨於吾閩朱梅厓先生之文輒首肯焉　先生兄弟四人兄仲君先生弟石君先生俱名進士仲君先生出宰山左先卒先生與弟先後翺翔翰苑三十餘年文學品望並爲時冠四方學者稱二朱先生凡遊日下者問奇請益踵相接也先生汲引後進常若不及來學之士一經誘誨莫不爭自濯磨端品力學時有朱門弟子之目晚年慮門牆高

峻務為樂易優容於是介紹稱弟子者不下五六百人一二儇巧之徒託足門下頗招物議先生不以為病益謂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噫此泰山河海之所以大也　甲午威至京師先生自江南歸知威旅困乃命入居椒花吟舫南偏曰梧月松風之室椒花吟舫中插架數萬卷威得稍涉獵一二先生喜威用力精勤教誨不倦當燕閒獨處時必呼入侍坐於旁論學談心常至夜分不輟過遊宴之所未嘗不攜與偕也每憶冬月天街夜靜雪光如鏡從先生自外罷飲歸闃無人聲獨吾師弟子共載而行形影不離嗟嗟此情此景何日可忘是人生不可多得之數也威侍先生左右四年至戊戌成進士官刑曹請假歸省乃辭先生行而先生旋于己亥冬被

命視學吾閩適威將赴西曹供職走謁先生於榕城留連兩月而去別離日多追隨日少矣辛丑春先生得代還朝威又以疾乞假先生戀戀不能舍力阻其行威亦因事遷延月餘竟與先生長訣矣哀哉時乾隆辛丑仲秋受業龍溪李威記於山東水驛舟次

又朱先生學政記　汪中

乾隆三十六年先生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學政以十一月甲

子到官既歲考徧科考及安慶甫卒事用造冊誤左遷去在官凡二年
先生敦厚有大度篤念故舊然廉正無所苟自其少時已負盛名既迴
翔翰林二十年爲通人學士所歸宿故所至常務扶樹道教以人材經
術名義爲急於婺原得故歲貢生江永故處士汪烜上其書於
朝祀諸紫陽山合食於朱子於亳得陳烈女於阜陽得張烈女於和州
得薛孝子爲立碑冢上率有司以特牲祭其冢皆身不接其人其事不
領於學官而激揚慨慕若恐不及旌門配祀潛德用光百世之下聞其
事者感焉豈所謂樹之風聲者與信乎大賢之德長也先生教不一術
其要以通經習小學爲大端凡所甄引咸著於錄嘗慨史文闕略蒐所
部金石遺文得三百餘通別爲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遺刊謬俾古事昭
晳於眞文忠公講學丹陽及元張羽奉事不屈事尤褎先生既被議
天子仍置諸翰林領
四庫書局諸生樂其教而惜其去重念古者行人之職固以萬民之禮
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政因屬中
次其事跡兼仿趙商鄭志之例纂爲四卷俾後之教者有所取法先生
於人多所愛故居官常過於厚强其所不足而愼終如始則先生便爲

之矣旃蒙敦牂寎月謹敘

論敘第一 末編

平日所論教 治經當守一家之學[]學文必自敘事始[]記覽須博然後求其通

試牘序 列說文序 策問 經解題 請修四庫書摺子 進書

諸摺子 凡成文皆櫽括聯綴之後不仿此編凡游歷詩文無關教典不入此編

勸厲第二 凡緝人一條餘未備[]江汪二君墓碑張陳二烈女及薛孝子碑謁[]部先生祠詩俱入此卷

合肥包孝肅祠四周環水田數百畝雜植芙蓉菱芡望之如錦歲以租入供祀事其末孫質諸人久不歸先生至祠下一童子言之先生戒勿洩而所質者爲二武生乃於其謁也謂之曰爾曹皆健男子行且爲天子侍衛臣好自愛然爾亦知包公之能治鬼乎吾疇昔之夜夢王服者深目而黝色語我以祭田曰自某區至於某歸汝者若干年春秋無所血食明將釋憾於汝汝生即無所畏一旦不諱而鬼卒桎梏曳以造於孝肅之前其何以禦之皆相視而驚曰誠如公言然此皆某祖父事今即歸之先生曰果如是亦何憂因令有司醵金以酬其直於是田遂歸於祠楚人信鬼而俗言孝肅爲冥司故以是諭之然先生前見孝肅像美鬚髯長身白皙非如俗所傳者也署廬州府知府鄭君復於先生

曰是田也訟於官者五十年自公一言而定豈非下觀而化者耶

鑑錄第三　張飛卿祭文石刻　丹陽書院碑記題名　悔豪亭記　諸所拔識之人槩不載其名以其人見在不可量其所至且涉標榜之嫌

效績第四　續入二條餘續編

先生在潁州既祠張烈女四方來觀者數千人有二婦人植耒而歎曰甚哉烈女生無所異於人今死且數十年而光榮若是女即不以烈死其身終亦必死死則曷以有今日耶夫人不幸而遇此者其將何以自處哉先生聞其語因招之使前為之反覆陳說示以女子外成婦人不二天之義且曰若固知死之為賢乎即幸而家室無故則孝於舅姑而敬承事其夫其亦可矣即不幸而夫死子幼助養孤以須其成焉其亦可矣是不必要於死而後為賢也先生辭氣溫厚又頗通以方音俾歸以教諭其鄉里於是諸婦人鼓舞贊歎或有泣者皆叩頭而去而江汪二君之從祀於紫陽也其鄉有二人方以童生就攷既與觀禮乃幡然出其篋而棄之曰是不可以言學吾乃今知所以學矣徑以其行縢易書數束而去學官追之不得

先生既謝事布政司楊公來曰往者士恆喜構訟自公來而日少及今

殆絕若是者何也安徽士陋而人瘠士無以自贍而其人又生而聰明有才辨者也則不得不倚於訟以求食今公之教一約之於注疏說文以竭其才又量其才而揚之於人使往學焉以食其業是安徽多數十百學古之人又少數十百搆訟之人也卽案牘日省而吾之受公賜者多先生曰是民俗之淸也於吾何有哉

又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 王昶

乾隆三十六年春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安徽學政朱筠上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古書僅有存者宜選擇繕寫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幷令各州縣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乃命開經史子集

四庫全書館以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于文襄公敏中尙書王文莊公際華充總裁官文襄公復選翰林中書二百餘人充校對官以任之分日呈覽几十餘年而書成藏于

文淵閣庋其副于

盛京
圓明園翰林院及江蘇之金山浙江之西湖復寫一分置于瓜州大觀
堂分地藏弆嘉惠後學於是人文炳燿遠邁唐宋而其始實自君發之
君字美叔一字竹君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來京師祖登俊中
書科中書舍人父文炳陝西盩厔知縣兄弟四人兄堂陝西大荔縣丞
次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今官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君年二十五中乾隆癸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又二年授編修歷官右贊善至侍讀學士左遷仍授編修提督福
建安徽學政者二充福建主考官者一充辛巳己丑辛卯會試同考官
者三充戊子順天鄉試同考官者一又充方略館通鑑輯覽三通館日
下舊聞纂修官以四十六年六月某日卒於里第年五十一儀吉案謂如賓齋作
五十三姬傳謂饒瑜五十君少英敏博聞宏覽於學無不通解經宗鄭孔而兼參宋
元諸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串證其同異古文
效法班史詩歌出入韓蘇取精用宏海涵山負天下承學之士趨風附
景若斗之有杓芒寒色正望為歸依好宏獎後進有一技之長譽之惟
恐不及掖之惟恐不至如大理寺卿陸君錫熊吏部主事程君晉芳禮

部郎中任君大椿皆君所取士而黄君景仁洪君亮吉輩皆北面稱弟子君豐頤晬面望之溫然閒以諧笑飲酒至數十斗不亂或以爲道廣然於名節風義之關揚清激濁分别邪正斷斷不稍假易且欲自廁于李元禮范孟博之倫宰執高君之名者招之不往怵以危詞君亦漠然置之故

四庫館之設君不獲與其役人或爲君惜而君弗介意也君卒時余方銜恤家居聞訃位于寢門哭之又二年入都其孤錫卣錫庚來告曰先君之喪已葬于宛平二老莊之原且屬章進士誌於隧矣墓道未有刻文敢以爲請余與君鄉會試皆同年又常充同考及纂修官流連文酒商榷圖史無弗同者是以世有北朱南王之目益其文章風節顯顯然常在心目閒知君之深莫余若也因與深知而親見者書之俾刻于石昭示來者且以志余之悲云

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誌銘　王昶

乾隆十三年夏昶肄業於蘇州紫陽書院時嘉定宗兄鳳喈先中乙科在院同學因知其妹壻錢君曉徵幼慧善讀書歲十五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及院長常熟王次山侍御詢嘉定人材鳳喈則以君對侍御

轉告巡撫雅公蔚文檄召至院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君下筆千餘言悉中典要於是院長驚異而院中諸名宿莫不斂手敬之後三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君獻賦

召試賜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明年入京與同年禇搢升吳荀叔講九章算術時禮部尚書大興何公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君與論宣城梅氏及明季利瑪竇湯若望諸家之學洞若觀火何公輒遜謝以為不及又以

御製數理精蘊兼綜中西法之妙悉心探覈曲鬯旁通由是用以觀史則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盡能得其測算之法故於各史朔閏薄蝕淩犯進退強弱之殊指掌立辨悉為抉摘而攷定之君在書院時吳江沈冠雲元和惠定宇兩君方以經術稱吳中惠君三世傳經其學必求之十三經註疏暨方言釋名釋文諸書而一衷於許氏說文以洗宋元來庸熟鄙陋君推而廣之錯綜貫串更多前賢未到之處謂古人屬辭不外雙聲疊韻而其秘實具於三百篇中雙聲即字母所由始初不傳自西域皆說經家所未嘗發者尤嗜金石文字舉生平所閱經史子集證其異同得失說諸心而研諸慮海內同好如畢穰蘅翁

振三阮伯元黃小松武虛谷咸有記撰而君最熟于歷代官制損益地
里沿革以暨遼金國語蒙古世繫故其攷據精密多有出於數君之外
所著經史答問廿二史攷異通鑑註辨正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
志三統術衍四史朔閏攷金石文跋尾養新錄諸書悉流傳於世君弱
冠與東南名士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輩精研風雅兼有唐宋官翰林
十餘年所進應奉文字及
御試詩賦恒邀
睿賞故詩格在白太傅劉賓客之閒文法歐陽文忠曾文定歸太僕從
容淵懿質有其文讀其全集如見爲端人正士也君入中書後十九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
大考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
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
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君以績學著聞京師秦文恭公輯五禮通
攷及奉
敕修音韻述微皆請相助其時
朝廷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君咸充纂修官已

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
考官又充會試磨勘官者三充鄉試磨勘官殿試執事官者各一京察
一等者三即於主考河南之歲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父憂歸先是
君以侍讀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每預
內廷錫宴賦詩稱
旨前後蒙
賜福字貂皮緞疋恩禮有加蓋
上深知其學行兼優將不次簡畀顧君淡於榮利益以識分知足爲懷
嘗慕邴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故於奉諱歸里即引疾不復出
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垂詢君在家形狀朝臣寓書勸令還朝君皆婉言報謝是以
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陽三書院而在紫陽至十六年之久門
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爲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勝計蓋皆欽其學行
樂趨函丈即當事亦均以師道尊禮之而今巡撫汪君稼門待君尤摯
云君諱大昕號竹汀曉徵其字生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以嘉慶九年

十月二十日卒於書院年七十有七君卒之日尙與諸生相見口講指畫談笑不輟及少疲倚枕而臥不逾時家人趨視則已與造化者游矣非其天懷淡定涵養有素能如此哉君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曾祖岐祖王炯父桂發皆邑諸生兩世耆年篤學鄉里稱善人以君貴贈祖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父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祖妣朱贈宜人妣沈封太恭人配王恭人卽鳳喈妹善記誦有婦德先君三十七年卒君事庭闈以孝聞待鄉黨宗族以婣睦聞而與弟大昭尤以古學相切劘厥後以孝廉方正徵

賜六品頂戴亦稱儒者其餘猶子江甯府教授塘乾州州判坫舉人東垣諸生繹侗等率能具其一體文學之盛萃于一門亦可以覘其流澤矣子二東壁諸生東塾廩貢生候補縣學訓導咸克守家學女二一適同縣諸生瞿中溶一適靑浦諸生許蔭堂皆側室浦氏出孫三師愼師康師光尙幼東壁等自蘇州奉柩歸家將以今年十二月初十日合葬王恭人於城西外岡鎭李字之原實來請銘嗚呼昶長君四歲回憶與君及鳳喈同居學舍時距今忽忽五十七年逮同年通籍同官同朝亦幾二紀中閒昶以出使滇蜀數歷中外與君別日較多而書問往還無

時不以學問文章相質益著作淵源性情趨向有非儕輩所得道其詳者然則窀穸之文非昶誰能盡也鳳喈先以光祿卿告歸後十二年君繼之又十三年而昶以年届七十蒙
恩予告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于吳中諸弟子執經載酒稱爲三老曾幾何時而鳳喈先逝君歸道山又期年矣獨昶龍鍾衰病淹息牀第且念企晉損之諸友更無一人在者執筆而書君行事可勝悲夫銘曰

博文約禮道所基下包河洛上璿璣三才萬象森端倪君也閎覽兼旁稽海涵地負參精微儒林藝苑資歸依龍蛇妖夢未告期文昌華益沈光輝丸丸松柏臨湖湄三尺堂斧千秋思

又錢詹事大昕記 大昭 塘 坫附見 江藩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時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人材於王光祿西沚以先生對先生西沚之妹壻也侍御告之巡撫雅爾文檄召至院中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歎爲奇才乾隆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
召試賜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亮全椒吳朗
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時禮部尚書大興何翰如
以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
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為不及也先是在吳門
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游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
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成
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
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
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
純皇帝深知為績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即
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又奉
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皆預纂修之列已卯
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
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名利慕
邴曼容之為人嘗謂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即引疾不

出矣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還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閒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葢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傅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顚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虞氏之卦之說曰之卦卽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

之外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

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蔡君謨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論鄭爻辰之例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黿龜者黿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革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

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
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
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牿
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
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
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
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論孔壁書增
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
尚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
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
易於闓闠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
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
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
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即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
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
得劉子駿創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

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巳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當作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詩潧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潧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潧洧作溱洧同論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

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弒也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弒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弒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弒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弒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

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弒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
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
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弃晉又書棄疾帥
師圍蔡明君之昬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衞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
爲文衎有失國之道也貶衎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
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
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
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
與晉獻畧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
之弒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閽弒吳子
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弒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
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
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弒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
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强莫强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
不絕書而無救於弒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楚靈王用
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

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弒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弒經皆先文
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
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弒遇
弒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
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
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
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弒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
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
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
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
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
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
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
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
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
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安於義命者

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閒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道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論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
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
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
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
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功每輒如意
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列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
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
平叔俱不取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
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子謂孟子長
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閒何
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即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
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
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
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
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

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畧也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畧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也又謂史之蕪陋未有甚于元史者顧甯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旣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旣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旣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旣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卽譌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祖尚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

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剌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里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闘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

功令改爲元詩紀事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二十二史攷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

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功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

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郎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先生之弟大昭從子塘坫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

賜六品頂戴塘字學淵一字禹美爲諸生時與諸澱淪汪絅青王鶴谿王耿仲相唱和爲古今體詩爲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蘭泉先生所激賞塘慊然不足不欲以詩名及選拔入成均試歸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四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汪如洋榜成進士需次當得知縣自以不習吏事就教職選授江甯府學教授公務多暇專志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著律呂考文六卷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歷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

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
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
遺法高氏注闕略舉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
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
曰述古編四卷皆行于世卒年五十有六坫字獻之少而穎敏有過人
之資精于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先生延爲上客乾隆甲午中副榜遂至
關中在畢巡撫沅幕中與歙方子雲陽湖洪亮吉孫星衍討論訓故輿
地之學後就職州判監修陝西城授乾州州判得末疾歸卒於蘇州著
有詩音表一卷車制考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
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獻之工於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之下晚年右
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世人藏弆其書如拱璧云嘗注史記詳於音訓
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至
臥榻問疾索未刻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坫疾不起矣三十年
精力盡於此書惟明公憐之勿使蠟以覆車焉是時侍郎有伊犁將軍
之
命曰塞外不能事剞劂當錄一副本原稿必寄子也後江都韋佩金書

城爲廣西㚇雲縣知縣獲譴謫塞外戍滿南還公知書城與獻之同學於鄉以原稿屬書城付獻之獻之捧書泣曰我不能復見公矣至公爲兩江總督時獻之先四年死而書城亦化爲異物公皆賙恤其家嗟乎當今士大夫能謙抑下士故舊不遺如公者有幾人哉

翰林院編修蔣君士銓墓志銘　王昶

乾隆十九年余會試在京師以通家子得謁總憲金檜門先生時鉛山蔣君士銓先生門下士也以能詩鳴故詩酒之會無不其之迄今忽忽三十餘年其閒離合無定而郢石之知罕有逾於君者自先生下世二十餘年君又繼之所謂臣之質死久矣於是其子知廉等以狀來乞爲幽竁之銘余其忍辭按狀君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祖承榮父堅皆不仕君生四歲母鍾宜人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一過不忘清江楊勤恪公異之待以國士從父至山西讀鳳臺王氏藏書學益富年二十二檜門先生督江西學政拔補縣學生以孤鳳凰稱之十二年中丁卯科鄉試十九年考授內閣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余亦召試爲中書舍人故與君之交益密二十五年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官二十七年又偕余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八年充續文獻通考館

纂修官明年奉母南歸居金陵久之浙江巡撫請主紹興蕺山書院凡五載兩淮鹽運使復請主揚州安定講席奉母以行四十年鍾宜人歿服終入京充

國史館纂修官尋患風痺時淹臥牀第閒四十四年余請假還朝往候之君笑曰已作習鑿齒矣談笑閒日光猶炯炯也四十六年復病歸南昌至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一君生歿之日皆無雨而雷風故世以爲異云子七長知廉拔貢生充

四庫館謄錄次知節舉人次知讓

召試賜舉人次知白知重知簡知約皆幼生平著藏園詩文集若干卷存於家君風神散朗如魏晉閒人從容譏笑繼以詼諧而甄錄寒畯激揚忠義有古烈士之風博通淹雅自古文辭及塡詞度曲無所不工而最擅場者莫如詩當其搖毫擲簡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抉土如熊咆虎嘷鯨呿鼇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故論詩於當代以君爲首而論君之詩以五七言古詩爲極則君與禮部尚書彭君元瑞生同鄉成進士同年又同官翰林

上賜詩嘗有江右兩名士之目今彭君置身華要而君官不過七品往

蹇來反卒纏綿于惡疾歐陽子曰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用者命也如君洵可謂之命矣五十二年某月日知廉等葬君於某縣之某鄉乃作銘曰

維遇之嗇緊才之豐非惟才豐志行攸崇扶幽發潛扶孝植忠何登朝著狄疾乃叢有山崇崇有水淙淙曰歸斯邱馬鬣以封淩雲之氣閟于幽宮發爲詩歌翻蜺走虹如有不信驗此雷風

碑傳集卷四十九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目録

翰詹下之中

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晉涵墓表 王昶

又邵與桐別傳 章學誠

翰林院編修程君晉芳墓誌銘 翁方綱

又翰林院編修程魚門先生墓表 徐書受

周先生永年傳 桂馥

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誌銘 吳定

又金修撰記 江藩

戴先生震傳 錢大昕

又戴東原先生墓誌銘 王昶

又戴先生行狀 洪榜

嘉興錢儀吉纂錄

翰詹下之中

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晉涵墓表 王昶

學士邵君之卒也卿大夫相與悼于朝汲古通經博聞宏覽之儒相與慟於野而大臣之領
國史者迄今尤咨嗟太息重惜其亡蓋
國家最重史職選於翰詹諸臣中品詣學問最著者充之而以提調為其長每作傳必據
實錄起居注及內閣紅本
皇史宬副本合采事實敬謹載筆其稗篇叢說不得而雜入之庸以昭信于後世而君以文望在史局者十餘年咸以為魏憺韋述之比每有
進御
天子嘗為嘉獎故大臣相倚如左右手君洵為史才之良矣君名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浙東自明中葉王陽明先生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劉念臺先生以忠直著大節凛然及其弟子黃梨洲先生覃

研經術精通理數而尤博洽於文辭君生於其鄉宗仰三先生用爲私淑故性情質直貞亮而經經緯史涉獵百家畧能誦憶乾隆二十四年年十七補縣學生三十年舉於鄉三十六年辛卯會試第一成進士歸部銓選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蒐訪遺書祕錄大臣以君薦特授庶吉士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擢左中允充日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纂修官晉爲提調官典廣西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而在

國史館最久編纂亦最多平生著述繁富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謚迹錄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而爾雅正義一書薈萃古訓以補郭璞邢昺之未備尤爲學者所稱君于歷代史事融洽貫穿嘗於永樂大典中采薛居正五代史參以冊府元龜訂其同異遂爲全書又病宋史南渡以後粗疏無法仿王偁作東都事略又畢總督沅撰續宋元通鑑嘗屬君刪補而攷定之蓋君之於史學演衍蘊蓄囊括富有更非人所及也君曾祖炳縣學生配某氏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官鎮海教諭

配某氏父佳鈗增廣生配袁氏三代皆累贈中憲大夫配皆贈恭人配何氏封淑人子二長秉恆諸生次秉華嘉慶辛酉副榜貢生君生於乾隆八年某月日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少詹事錢君大昕已誌其墓故餘不備書嗟夫君雖私淑浙東三先生欲求其學以見於施行而久居侍從爲天子所知乃未及大用中年殂謝立德立功立言視三先生少遜焉宜知君愛君者咨嗟太息於無窮也予自四川還朝始與君相見迄今二十五年矣見君溫溫然恂恂然初不欲以才智自矜及與之議論史事上下古今則飈發風舉凡古來政事之得失人才之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莫不抉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俱與三先生之說相同俾聞者怍指而歎變色而作蓋有補于世教人心甚大徒以其旁通訓詁謂方名象數之咸通草木蟲魚之多識叢冗尨屑是豈足以盡君哉故於秉華之請舉其大者揭於隧道使後來得所考焉其亦君之志也夫

又邵與桐別傳 章學誠

餘姚邵氏既歿賜選謹按先師諱晉涵字與桐號二雲乾隆乙酉科舉人辛卯恩科進士徵入四庫館纂修除翰林院庶吉

士散館授編修辛亥大考遷左中允歷侍講侍讀久之轉左庶子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由文淵閣校理進直閣事預修三通 國史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 咸安宮官學總裁 國史館提調庚子科廣西正考官丁未科庚戌科教習庶吉士生乾隆八年
癸亥卒嘉慶元年丙辰年五十四祖向榮康熙壬辰科進士鎮海縣敎諭父佳鈇增廣生傳文畧而不載蓋別傳體也今補注備考名流
多爲狀述碑誌余自度文筆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興朱錫庚屢書促
責余爲文謂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誼不敢辭然君卒數年矣余
屢就其家求其遺書墜緒庶幾徵余所知乃竟不可得今目廢不能書
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終無一言不特負死友於九原亦且無以
報錫庚之責口授大畧俾兒子貽選書之貽選固嘗受學於君者也辭
義未備或稍資補注焉昔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實本董氏天人性
命之學淵源甚深班氏而下其義微矣貽選謹按司馬遷嘗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自敘答壺遂語
意可見班固儒林傳於春秋傳授無司馬遷名是固不知遷學所自出也而藝文志尙列太史公於春秋家仍劉向七錄之文耳劉向固受公
羊春秋者也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
紀載皆稿薈於浙東史館取爲衷據其間文獻之徵所見所聞所傳聞
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矣邵氏先世多講學至君從祖廷采善
古文辭著思復堂文集發明姚江之學與勝國遺聞軼事經緯成一家
言蔚然大家惜終老諸生其書不顯於世事詳大興朱先生筠所撰墓

表貽選謹按廷采念魯先生思復堂文集之外尚有東南紀事西南紀事姚江書院志畧等書大概講性命而又長史學者也君宿慧英敏自童子塾時讀書無難易三數過卽終身不忘稍長益涉獵博聞强識見者驚猶鬼神乾隆三十年乙酉始舉於鄉期集京師都士爭求識面辛卯禮部會試第一

賜第罷歸會

四庫館開

特詔徵君與歷城周永年休甯戴震等五人入館編校授職翰林天下榮之君自視泊如也君之於學無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廣猝不易裁見大興朱先生則曰經訓之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嘉惠後學君由是殫思十年乃得卒業今所傳爾雅正義是也然君才尤長於史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迴異於人及入館閱肆窺中祕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當辛卯之冬余與同客於朱先生安徽使院時余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苦無藉手君出據前朝遺事俾先生與余各試爲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繫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勘皆無爽失由是與余論史契合隱微余著文史通義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譏議君每

士散館授編修辛亥大考遷左中允歷侍講侍讀久之轉左庶子侍講

見余書輒謂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間有乍聞錯愕俄轉爲驚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視君之學不啻如稊米之在太倉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稱昌歜之嗜殆有天授不可解耶方

四庫徵書遺書祕冊薈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爲風氣講求史學非馬端臨氏之所爲整齊類比即王伯厚氏之所爲考逸搜遺是其研索之苦襞績之勤爲功良不可少然觀止矣至若前人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能容架閣矣君撫膺嘆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君遂慨然自任（監選護按先師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爲荒謬以東都賴有王氏事畧故也故先輯南都事畧欲使前後條貫粗具然後別出心裁更爲趙宋一代全書其標題不稱宋史而稱宋志亦見先師有微意焉然南都尚未卒業而宋志亦有草創皆參差未定稿也諸家狀誌但補南都事畧當屬傳聞未審監選嘗親承其論於先師其實如此）嘗據宋氏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條燕閒屢爲學者言之（貽選謹按家藏殘稿中或尚有可訪）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刊疏鑿之功蔚爲藝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課分功固多晚年日月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間遂致美志不就

淹忽下世以數百年聞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散失不可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已故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賓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為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愜心屬君更正君出緒餘為之覆審其書卽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廻出諸家續鑑上也（貽選謹按先師為畢公覆審續鑑其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與畢氏所鈔僅就徐氏增損之本迥異聞邵氏尚有殘稿恐未全耳）公旋薨於軍其家所刻續鑑僅止數卷殺青未竟家旋籍沒君之所寄不可訪矣嗟乎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豈不重可惜哉（貽選謹按先師所著爾雅正義外尚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皇朝大臣謚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江文鈔南江詩鈔在館修輯則有薛氏舊五代史）君居家孝友與人忠信度諸家傳誌所已詳者余不贅也惟於余愛若弟兄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歷歷可溯得志未嘗不相慰悅至風塵潦倒疾病患難亦強半以君為依附焉今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念春明舊游互相激發何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悲夫

論曰乾隆癸卯之春余卧病京旅君載余其家延醫治之余沈困中輒喜與君論學每至夜分君恐余憊余氣益壯也因與君論修宋史謂侯

君書成後余更以意爲之畧如後漢晉史之各自爲家聽決擇於後人君因詢余方畧余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爲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君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騖博而失傳家之體也駢選謹按先師深契家君專家宗旨之議故于宋史主于約取博也爾雅正義既成自謂此書若心不難博證而難于別擇之中能割所愛耳乃外人竟有病其畧者斷事所以難言余因請君立言宗旨君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也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簞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余聞其言而聳然乾隆己酉庚戌之間君以才學爲權要人所知稍誘進之君毅然弗屈故以是齟齬終身君不自惜也嗚呼著書之貴有宗旨豈漫然哉族子廷楓曰叔父嘗自謂生平蘊蓄惟先師知之最深亦自詡能知先師之深與世殊異者三先師以博洽見稱而不知其難在能守約以經訓行世不知其長乃在史裁以漢詁推尊不知宗旨乃在宋學此傳特申明其意耳凡傳例所應具者此皆畧而不載蓋詳人之所畧則必畧人之所詳古人本有此法非變例也叔父所著通義中有知難篇言古今知心之難讀之使人流涕若叔父與先師之知彼此可不負矣

謹案原編有法式善與邵二雲論史事書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翰林院編修程君晉芳墓誌銘　翁方綱

昔方望溪爲李剛主志墓於習齋昆繩諸人詆訶程朱之非痛切言之虞道園所爲慨然於魯國許公以表章程朱爲己任也新安程君少以文名江南乾隆壬午始官京師予與接席賦詩目爲淹雅者流耳後十年予自粵東歸始與深交往復劘切者十有二年嘗歎其博綜經史詩文撰述皆所易幾而獨其篤守程朱爲後學所宜矜式也君束髮時讀蕺山劉念臺人譜見其論守身事親大節輒心慕之故以蕺園自號其後綜覽百家出入貫串於漢宋諸儒之說未始不以程朱爲職志也著正學論七篇反復於體用博約之際嘗與友人書謂宋儒講太極河洛羣入麻衣希夷之說又以鄭衛爲淫詩其它小誤處間亦有之大者止如是至於天道人紀節心制行務爲有用之學百世師之可也古人一飲一食必祭先嗇先農示不忘本吾儕被服儒素亦思其源安在而敢自異乎君治經之功與年俱進著周易知旨編三十卷尚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尚書古文解略六卷詩毛鄭異同考十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二卷禮記集釋二十卷諸經答問十二卷羣書題跋六卷又所爲詩四十四卷文十六卷桂宧書目二卷桂宧者君讀書室名君家素饒於財

自少至壯積書三萬餘卷中年已後家落而書亦稍散失矣君先世系
出周大司馬伯休父封于程以國爲氏西晉末以官遷新安君之高祖
自歙遷揚以鹽筴起家君早失怙恃中遭逋負然家故業商兄弟三人
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賓客讌集無虛日君好學工詩及見江淮老
宿一時若無錫顧震滄華半江宜興儲茗坡松江沈沃田諸君子咸與
上下其緒論然屢躓於場屋肄業國學南遊金陵愛栖霞牛首之勝憑
眺山川攷證今古所至傾其坐人歲壬午應
召試列第一授內閣中書乃悉棄產償宿逋攜家北上辛卯成進士授
吏部主事癸巳歲
高宗純皇帝允廷臣之請特開
四庫全書館妙選淹通碩彥俾司修纂君與其列旋以館閣諸公校覈
訛錯皆罹薄譴獨君所手輯毫髮無疵書成奏進
純皇帝素稔君才仰荷
特達之知改授編修
本朝自新城王文簡公以部曹改官翰林而後詞林掌故不復多覯洵
異數也君遇益隆學益進家益貧然其豪氣眞摯發於天性嗜書籍若

飢渴視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猶不減其家全盛時也君詩善言情纏綿往復於家世盛衰儕偶聚散娓娓數百言燃燭拈髭俯仰今昔而君亦垂老矣君故苦末疾然常有山水之思欲遊河洛關陝歸老江甯卜一廛以畢志癸卯秋請假出都由中州歷太華抵關中而疾不起中丞畢公爲經紀其喪撫其孤南歸獲安厝于江甯中丞之篤於友誼爲士林所其感而君之夙行信於朋友卽此可知矣君諱晉芳初名廷鑛字魚門內閣中書協辦侍讀事充方略館纂修官吏部驗封司兼文選司主事

特旨改授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誥授奉政大夫

文淵閣校理充

四庫全書纂修官

武英殿分校官辛丑會試同考官生於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配蕭宜人繼配汪宜人有壼德俱先卒子二人一瀚一漯銘曰

昔賢所闚緒在七閩君籍新安力學維醇疾彼夸博而背其眞窮經致用修辭輔仁有粹其實有斐其文博極萬卷不忘本根江水滔滔鍾山

嶙峋石室震封詞林學人

又翰林院編修程魚門先生墓表 徐書受

先生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其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籍新安父遷益治鹽筴于淮先生獨尚儒術所交聞人徧海內而性好施予爲之持籌握算者竊從而乾没之業益中落則又稱貸益不貲年四十餘獻賦
行在
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開
四庫館諸大臣薦舉爲纂修官
授翰林院編修先生廣顙方頤下髯修三尺飄飄然白如銀絲有神仙之姿少與學士笥河朱公交篤長之十年後乃出公門下執弟子禮甚恭雖昏暮過門必下車以步而公則兄事之如故也公平生執友與及門著錄知名之士常數百人迨送喪執紼寥寥惟先生臨穴大慟不已見者愴然感之方先生官曹郎時陽湖程文恭公爲尚書山左袁公爲侍郎並風裁清整長髯亦雅相埒京師人語之曰吏部三髯先生年六十猶日有課程溫習經史經或幾章史幾卷流覽古人詩文幾册以小盂貯紅豆記其所讀之數夕則覆驗之於學無所不貫而尤長於詩古

文詩著草六巨編雖甚宂宂不輟倘汰其十一而存其精英實一代之正宗近今名家所莫及文亦遒簡而有法度所著周易知旨尙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蔵園詩三十卷藏於家先嗣子瀚後生子溧翁覃溪學士倡爲六十四歲生子詩韻限長年二字一時凡交先生者莫不和焉越歲以積逋避而之陝遽病卒於中丞畢公之幕中春秋六十有七予弱冠入都門先生引爲忘年友見其和平愷悌愛士若渴朝聞一善晡以告人誠心敬欲相師而先生終悒悒以友道自處嗚呼筍河魚門兩先生官不爲達而汲引善類敦尙氣節名重當時有古賢風範葢自先生騎箕而八百孤寒之望皆若有漠然無所嚮之戚也錢塘袁君子才旣爲先生銘墓書受故復摭其逸事而表之

周先生永年傳　桂馥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

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卽出其書肆力搜討旣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愼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修

四庫書

授翰林院編修

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子爲四部考傭書工十八日鈔數十紙盛夏燒燈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畧盡觀其大義不讐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鮮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吝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刋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朗悟汪汪千頃陂豈若淵溪沼沚之可徙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趣矣

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誌銘 吳定

先生姓金氏諱榜字蘂中一字輔之晚更號檠齋先世自杭州徙歙北呈坎二十二傳徙郡城又六傳而先生之曾祖五聚徙歙北趙邨祖公著乃自趙邨復徙巖鎮今爲巖鎮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吏部稽勳司主事諱長溥者先生之父也以翰林官御史出爲浙江督糧道諱雲槐者先生之兄也先生少負偉志思博學深造爲通儒而不屑溺沒聰明於科舉之學受經學於江永愼修暨戴東原學詩古文辭於吾師劉大櫆耕南學科舉之文於方棨如朴山數君子者各以所長擅天下先生或師之或友之而皆得其宗故其學偉然爲江南魁俊嘗語余曰予之獲師友此數公者生平之幸也吾聞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士之有明師賢友也猶百鳥依鸞皇而毛羽因之改色也君子其急求天下士廣交之乎年三十一

高宗南巡以詩賦蒙

恩擢授中書舍人越七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嘗一出爲山西副考官以父喪歸遂不出邃於經尤深於三禮自江愼修開經學之宗先生暨東原皆其弟子由是新安經學遂冠於時桐城姚姬傳嘗曰

國朝經學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識者以為知言所著有禮箋一書詳稽制度卓然可補江戴之缺而尾隨之必傳於後無疑也始先生登第時齒盛名高扶掖者眾乃獨浩然勇退杜門深山沈浸于著述有諷先生復登朝者先生笑曰富貴者一日之榮也所謂夏日之裘冬日之箑時過則無所用之者也君子縱不獲爭光日月或者猶得比壽邱陵乎嗚呼此其見卓矣曩先生嘗招余館于其塾訓其少子童孫漏三下往往猶相與講學論文不輟甚相得也而今乃濡淚銘先生先生以嘉慶六年六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七始娶吳氏繼娶洪氏汪氏子二人應瑭太學生應琛郡庠生孫四人銘恩培恩達恩炳恩曾孫一人希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鄉某原余老矣豫為之銘曰

赫赫榮名世莫四兮眾羣艷之中心折兮先生曰嘻電飄瞥兮龍蛇蚯蚓同埋沒兮緊惟名山之藏顯億禩兮彌光

又金修撰記 江藩

金榜字輔之一字蘂中又字檠齋歙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甯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
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郎乞假歸徜徉
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
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
卒羨卒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
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
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
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
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
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
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
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
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
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
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

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卒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八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其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其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

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八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合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即一同之內出賦六千

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塗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羼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

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為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為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凡用粟 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為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為差是謂以國服為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為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為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為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

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据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嚳配啟蟄

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
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
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丘之
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
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
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
矣經言冬日至於圜丘奏之是著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
神地元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
嚳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
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
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
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
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

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毁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毁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毁廟之主昭其一牢穆其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毁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其一尸穆其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禰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祫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祫祭惟七尸則祫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祫禘郊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

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言后稷為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為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為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為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嚳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為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沚與蕃不

以爲然老年得脾痛疾卧牀席閒手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戴先生震傳 錢大昕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甯人少從婺源江愼修游講貫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旣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辯以排擊前賢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于訓詁一主于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矣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無當于義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然後求之詁訓詁訓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于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于學者不以人蔽已不以已自

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卽依旁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甯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卽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與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饘粥幾不繼人皆目為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為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乾隆壬午中江南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薄游汾晉聞會汾州修郡志朱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較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為茲氏縣戰國時

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鎭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于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不易言也癸巳歲

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讐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鄉貢士入館充

纂修官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爲考究顚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

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閒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專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

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解旁觀皆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考辯每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攷之果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咎費氏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軓注云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爲兩轊或讀軒爲簪笄之笄先生辨之曰軒當從或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輢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轊釋轂端之軒亦非也軹者車輢軒者轂末轊者軸末後代字書并軒字無之矣祭軓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云自轊以上爲軓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从九車轍也軓从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音犯若音犯則字當作軓以韻攷之又不合疑漢時軌軓二字相溷毛君殆誤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

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寘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為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為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

四游又言正北極極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先生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桄充也六經無桄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桄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庥蔭也卽詩不可休思

之休釋木桑柳醜條郎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攷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先生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伯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頗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贊成其說今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眞面目焉先生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等書皆官爲板行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說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圜記一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

又戴東原先生墓志銘　王昶

門人歙縣知縣張君善長由歙走書來告曰戴先生東原與善長相識

夫子所稔也今東原卒柩歸於家黟與休甯壤接將謀所以葬東原者
洪舍人榜既爲之狀矣敢以志墓之文爲請嗚呼余之獲交東原蓋在
乾隆甲戌之春維時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禮通考延致於味經軒偕
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及余爲中書舍人東原始以鄉試中
式來於都至余自蜀中歸則東原已被薦擢翰林同寓京師而東原遽
以病歿蓋余兩人離合之跡如此若東原之敦善行精經誼余雖不獲
企其少分而定交之久與知東原之深莫如余也微余誰當志者按狀
東原諱震曾祖景良祖甯仁父弁皆不仕東原以乾隆十六年補諸生
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四十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卒於官東原生而體貌厚重
性端嚴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輒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
句至大注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
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
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
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

之東原讀書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師畧舉傳注講解意每不釋師苦其煩因授以許愼說文解字東原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訓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由是盡通前人古義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者時年纔十六七爾隨父客南豐一年經學益進東原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辭繇辭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畢究信乃有徵如誦詩而不知古音強以協韵則已齟齬失讀誦禮而不知古宮室衣服之制已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鎭川瀆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眞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魚蟲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魏孫炎㧛翻語後考經論

韵悉用之晉人以譯釋氏之言其徒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望用句股蓋肇於周髀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句股則句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句股雖深明西法者咸昧其由來也於是日夜孳孳蒐集比勘靡不悉心討索雷同勦說悉掃而除之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通矣又謂古今學問之途大致有三或事義理或事制數或事文章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馬班韓柳諸君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關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多所不省矣經義之不達則所謂義理固一已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矣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東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好學博聞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窺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其見於原善原象及與彭進士紹升書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畧如此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理東原取平日所學質之江先生爲之駭歎年近三十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圜記諸書已成傳至浙江齊少宗伯召南嘉歎不已元和惠先生棟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

古於荀虞之易鄭孔之禮何休之春秋旁搜廣摭發明古義東原見於
揚州交相推重也東原家居同郡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皆從
問業至京師光祿寺卿王君鳴盛學士錢君大昕朱君筠紀君昀盧君
文弨皆折節定交焉其客文恭公所也出江先生推步法解公於通考
中盡載其書其後學士朱君任安徽學政盡檄江先生所著書上於朝
入
四庫全書館東原表揚之力為多酈道元水經注流傳錯簡東原尋其
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貫旋於永
樂大典內見酈氏自序且獲增益數事錄之始為完書嗣又得九章五
曹算經凡七種自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未之見東原正譌補
脫如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進得
旨刊行而古書之晦者以顯其後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校讐說文
方言大戴禮記以次勘定未及上進而疾已亟矣東原所著書毛鄭詩
考四卷詩補註一卷尚書義考二卷儀禮考正一卷考工記圖二卷爾
雅文字考十卷方言考證十三卷聲韵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卷
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象一卷迎日推

策記一卷歷問一卷古歷考兩卷句股割圜記三卷屈原賦注二卷文集六卷凡遺書二十種曲阜孔君繼涵梓之以行其未成之書水地記七冊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付子中立寫藏於家東原生雍正元年十二月某日歿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某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中立女一許字曲阜孔廣根蓋繼涵次子也嗚呼東原之學苞羅旁魄於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理道

本朝之治經者衆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析之以羣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為首昔韓昌黎銘施士丐柳子厚表陸淳皆稱先生蓋以經師為重今竊取是例以示張君俾刻於幽竁乃銘曰

鄭孔既歿大義寖湮各以闚觀莫溯其全先生䚡䚡搜元摘祕貫弗三才上窮六藝公卿動色

天子嗟咨媲古大師誰曰非宜龍蛇召災遺言在笥吾言匪諛俟諸百世

又戴先生行狀 洪榜

曾祖景良故不仕妣邵氏王氏

祖甯仁故不仕妣程氏
父弁封文林郎妣朱氏贈孺人
本貫徽州府休甯縣由山鄉忠義里
先生姓戴諱震字愼修一字東原戴氏自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曰安有子曰顏由饒州樂平遷歙州葬母於歙之黃墩小練源廬於墓側稱孝隱先生卒葬休甯隆阜因家焉世爲休甯人先生爲嫡長宗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乾隆十六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奉
旨得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四十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四十二年五月辛卯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先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生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師應之曰此先儒子朱子所注云爾即問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也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

矣又問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先生讀書每一日必求其義塾師舉傳注訓解之先生意每不釋然師不勝其煩因取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書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義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時先生年十六七矣隨父文林公客江西南豐就近課學童於邵武又一年於經學益進先生以爲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其辭繇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核之鉅細畢究本末兼察信而有徵合諸至道而不留餘議誦堯典至乃命義和不知日月列星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繫之仲康肇位四海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

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眞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王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創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望用句股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句股則句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句股雖深明西人之算者咸昧其由來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有此數事先生日夜孳孳蒐集比勘凡天文歷算推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鎭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鍾實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知不可以雷同勦說瞻涉皮傅因悟聖人之道如繩之縣如臬之樹苟差之毫氂則謬以千里其學彌博而採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立矣先生病夫後之治經者依於傳文以擬其

是擇于眾說以裁其優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苟立一說則徒增一惑郎起一辨使後之學者不勝其勞因取其說之易曉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大者治經益疏而去道益遠故嘗以爲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義理或事于制數或事於文章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文章咸知文之爲末而道之爲本欲因文以求進據乎道而被之于文其于道也亦有得有不得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眾流之小然而未履其巔未跨其涯故其所得終于藝也而非道也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章多有不省矣文辭之不達則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先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綜核博文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益窺於性與天道之傳于老莊釋氏之說入人心最深者辟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畧如此先生之自邵武歸也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

吾見人多矣如子者魏科碩輔誠不足言先生家極貧無以爲業至是始爲科舉文窮幽極眇於有明以來尤愛西安四子西江五家所傳遺藁每有所作意旣奥曲辭復超遠淺學讀之茫如或相與非笑之同族戴長源先生瀚以此名于時家于江甯文林公因往江甯命先生步隨以從就謁長源先生至一見叩其所學曰當今無此人也吾誠不能有所益因館于其家令與諸子圍棋談說不關以文事旣月餘一日取案上檀弓令先生口講其義先生每講終一節未嘗不稱善因命題爲時義一通先生援筆立成大加嗟賞翌日謂文林公曰是子誠不能限其所至今歸矣所業甚精可無以示人先生自江甯歸時湻安方棨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謂己所不及繼而歎曰今之徐子卿也同學者請曰若某某句其可通耶方先生指而示之曰是出某經某史顧若未讀耳因言其命意之精同學者駭嘆由是稍稍知先生之能文時郡守何公常以月某日延郡之名人宿學講論經義于書院之懷古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學就質正焉江先生見其盛年博學相得甚歡一日舉歷算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

所疑十餘年未能決先生請其書諦觀之因爲剖析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驚喜歎曰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歎江先生之學周詳精整時先生同志密友郡人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江先生方先生從容質疑問難蓋先生歷律聲韻之學亦江先生有以發之也先生學日進而遇日益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用是絕志舉子業覃思著述家屢空而勵志愈專所爲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圜記諸書皆成於是時矣有傳其書至浙中者天台少宗伯齊公召南見之曰曠世才也嘉歎不絕于口由是江以南北稍稍知先生名東吳惠定宇先生棟自其家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漢經師以來賈馬服鄭諸儒散失遺落幾不傳於今者旁搜廣摭裒集成書謂之古義從學之士甚眾先生於乾隆乙亥歲北上京師見惠於揚州一見訂交嘉定光祿王君鳴盛嘗言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爲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然其言先生之學期於求是亦不易之論先生之始至京師當時館閣諸公今光祿卿嘉定王君鳴盛今學士嘉定錢君大昕大興朱君筠紀君昀餘姚盧君文弨今大理卿青浦王君昶皆折節交先生時大

司寇秦文恭公方爲少宗伯編纂五禮通考之書延先生邸舍就與商
搉其所采摭先生各經之說甚多先生因出其篋中所藏江先生推步
法解一書以示秦公秦公取全書載入焉先生因盡言江先生之學于
秦公乾隆二十七年江先生以疾卒於家先生爲之狀其行實及著書
數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以備采擇其後學士朱公督學安徽檄盡
取江先生之書上之於朝亦由先生力爲表揚之也以乾隆壬午科舉
於鄉會試屢黜於有司往來教授燕晉閒先生精博於輿地之學嘗謂
今古遷移不可究詰治斯學者因川原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由山鎮
之陰陽水行所遷過知州郡之沿革遷徙大凡水之上流川出於兩山
之閒歷千百年如其故道至其委流地平衍而土疏斥不數歲輒遷徙
不常是以滹沱桑乾漳水之流爲難考先生屢應志局之聘文書圖冊
雜錯糾紛於前先生披圖覽冊有謬誤即圖上批示令再圖以進戶吏
始不服及親履其地果如先生言無不驚嘆以爲神其治事精敏類如
此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書流傳至今經注溷淆前後錯簡文章家以
爲掇拾辭采之書而已先生究心於是者八九年尋其義例按以準望
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條貫而是書遂爲考輿地

家適用之書先生治是書將卒業會朝廷開
四庫全書館奉
召與爲纂修先生於永樂大典散篇內因得見鄺氏自序又獲增益數
事館臣即以是屬校正上其書
詔允刊行焉先生以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敎習國子治經之士
所當知故自其早歲以名家論多前人所未發周髀之書雖傳於今歷
家不能通其用有正北極及北極旋機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
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釋周髀者數家未解北極旋機
何指而虞夏書之旋機注徒以爲可旋轉曰機不得其本象先生以爲
所謂正北極者今之赤道極也所謂北極旋機者今之黃道極也赤道
極爲左旋之樞黃道極爲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
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而周四
游故周髀謂赤道極曰正北極而黃道極無其名取諸測器之名命之
用是知唐虞時設旋機環轉於中擬夫黃道極者也先生此論匪惟得
周髀之解並以見古旋機玉衡之遺制其在館也屬校周髀書先生悉
心正其譌舛補圖以進亦得

旨刊行先生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通人王寅旭
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以算名家未之獲見先生校正是書焚膏繼晷
正譌補脫審知劉徽注內舊有圖而闕補之書既進亦得
旨刊行皆有
御製詩冠其卷首而古書之晦者以顯而周官九數之學益明先生嘗
謂漢經師康成鄭氏之學集眾家之大成俾六藝散而復聚魏晉而後
雖王肅虞翻之流時加駁難而學者宗之比於周孔自唐義疏之行鄭
氏所注周易尚書乃亡今所存者獨三禮注毛詩箋而三禮注尤精博
謂當與禮經並行如春秋之有三傳先生留心於是書者數十年校讎
是正用功尤深適會編校唐人李如圭儀禮集說其書全載鄭氏原注
因校李書即考定鄭注實可為此經定本而禮記周官經亦以次定正
焉又嘗以為古者小學一家列於六藝之末今所存者獨爾雅方言說
文解字數家方言之書迄無善本先生受是書校之正其舛譌漏畧採
摭羣書以為考證幾及萬言先生之校方言也已得疾足痿不能行猶
日夜勘定不倦是書及大戴記校已畢未及上進而先生已卒矣先生
所著書今文尚書經二卷毛詩補注一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考工

記圖二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四卷句股割圜記三卷歷問四卷經說四卷屈原賦注一卷通說一卷音義一卷經史籌算一卷氣穴記一卷藏府象經論四卷葬法贅言四卷文集四卷制義一卷先生嘗爲七經小記之書凡經中訓詁制度象數水地諸事以及天人之道經之道經之大訓皆比類合義具其端委論其指歸俾學者因是以求六經用力約而功多書未竟業成者原象一卷原善一卷學禮篇一卷水地記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數月手自整理所著書命工寫錄亦未及竟先生以爲道釋自貴其神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治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于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惛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于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惡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

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馭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先生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爲本故常稱漢書云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

先生未嘗不三復斯言也今巡撫陝西畢公沅素與先生相知因陛見入都就見先生先生所居巷隘不容車馬步入坐定因乞先生言先生爲言大吏以知人爲難夫鄉曲之氓問其令君之賢否言未有不當者自監司至督撫涖其上或往往不察豈智不逮哉所蔽者多也先生於史記尤喜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列傳有味乎其言之先生事親至孝夫婦躬操井臼槃酒飲食親自進之文林公性方嚴先生怡怡孺慕曲得其歡先生之奉

召入京師文林公攜家至邸舍居一年思歸先生欲留不可自是先生未嘗一日不願歸也其疾累月不愈亦冀纂修事將畢當得請以行凡書籍之類皆已緘縢矣先生治家和而有法嘗言子弟有小過當立加斥責至有大過當微示以意苟顯揭之令不可爲人則自棄於惡矣所謂中也棄不中也先生行已嚴介不苟然必絜以情理不爲矯激之行先生接物待人以誠謀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揚人之善如恐其不聞其教誨人終日矻矻不以爲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達近而易知博極羣書而不事馳騁有所請各如其量以答之凡見先生者未嘗不有所得也先生之學雖未設施於時既沒其言立所謂不朽者與娶朱氏封孺

人子一人中立女一人許嫁戶部主事曲阜孔君繼涵次子廣根先生
郡人洪朴洪榜兄弟得交先生從燕遊久凡先生之行事緒論蓋得其
大畧焉先生之子中立將以七月某日扶柩歸葬於某鄉之某原謹書
家世行業及論著之大凡以求誌於作者辭繁而不敢殺蓋有待於筆
削云耳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歙後學洪榜謹狀

碑傳集卷五十一目錄

翰詹下之下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亮吉墓誌銘 趙懷玉
又洪稚存先生傳 謝階樹
又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惲敬
又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 洪亮吉
張編修惠言墓誌銘 惲敬
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 高澍然
又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阮元
又儒林傳 陳壽祺 福建通志
又陳恭甫先生家傳 周凱

嘉興錢儀吉纂錄

翰詹下之下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亮吉墓誌銘　趙懷玉

君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曾祖璟山西大同知府祖公宷考授直隸州州同贈儒林郎祖妣趙氏懷玉之王姑也考翹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妣蔣氏先世居歙縣之洪坑大同君與先曾祖侍讀君同歲拔貢遂締婚姻儒林贅於趙始為武進人君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出諸同學上乾隆己丑年二十四補縣學生員朱學士筠視安徽學往從之遊所交多知名士始君好詞章至是迺兼治經甲午中副榜貢生庚子中順天鄉試舉人庚戌成進士

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及詳覆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壬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闈中拜視學貴州之

命故事未散館翰林無為學政者蓋異數也在貴州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為部議所格教士敦厲實學購經史足本及通典文選等

書俾諸生誦習所識拔者多掇科第去由是黔中之人爭知好古丙辰
充咸安宮總裁丁巳三月入直
上書房侍皇曾孫奕純讀書戊午弟靄吉卒於家君以古人有期功去
官之義乃引疾歸己未正月
高宗純皇帝升遐赴都哭臨四月充
實錄館纂修官教習庶吉士八月乞假擬俟送
梓宮後南還時川陝之賊未靖
上宵旰焦勞君目擊情狀欲有獻替顧編檢例不奏事於是上書成親
王及座主朱尚書珪劉尚書權之冀其轉奏成親王以原書進呈大指
謂
聖躬宜勤政遠佞臣工多奔競營私語過激有
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讞上當君大不敬擬斬立決
特恩免死發往伊犂交將軍保甯管束當會鞫時予省之都虞司次日
省之刑部獄第三日追送廣甯門外雖勉以正誼而生死未卜泣不能
忍君則辭意慷慨略無可憐之色未抵戍所將軍奏該員如蹈故轍當
一面正法一面入奏奉

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因而得免庚申四月京師旱
上親書諭旨釋令回籍旋得甘雨
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及將原書裝
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艮規之注計居伊犂甫及百日自新疆闢後漢
員
賜環之速未有如君者自此枕葄墳籍放浪山水者十年卒得告終家
衖
上之成就而安全之者可謂至矣君既歸自號更生居士好遊居里中
觴飲無虛日丁卯吾鄉歲祲首請當事設局振濟而自捐金爲倡主其
事頗力城鄉之民賴以就蘇君厚於天稟精力過人然明恩怨別是非
少容人量逴逴負氣罵座予好辨每與之爭至面項發赤不止君嘗語
予人孰無病要自有其眞耳君若後吾死銘誄當不出君手幸無失吾
之眞也豈知斯言遂爲今日讖哉詩文涉筆有奇氣生平所著書凡二
百六十餘卷經傳訓詁地理沿革尤所顓門云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
日卒春秋六十有四配蔣氏前君卒子五人飴孫嘉慶戊午舉人議敘
知縣盼孫殤符孫國子監生胙孫齮孫女一適江陰繆梓孫四人以是

年十二月己酉葬武進德澤鄉前橋祖塋之昭穴飴孫等來乞銘予旣與君中表又數十年麗澤之雅周知始終無以辭也銘曰

君之制行唯孝友爰及宗姻如身與手君之致身在忠讜主聖臣直令終高朗君之力學經爲基六書指掌九域列眉君之行文古是則瓌瑋連犿猋馳電激吁嗟乎編修家邦之華年甫協乎卦氣託體山阿謂予言爲可信庶識石而弗磨

又洪稚存先生傳　謝階樹

洪稚存先生亮吉江蘇陽湖人也其先宏氏居歙之洪坑唐時有經綸者爲宣徽觀察使避敬宗諱改爲洪氏三十六世至亮吉高祖德健德健生璟拔貢生累官山西大同府知府有政績璟生公寀贅於常州遂占籍焉公寀生翹翹生亮吉蓋其自敘云爾亮吉生六歲而孤家貧隨母僑居外家蔣氏童時能爲詩古文辭及壯伉爽有志節後數歲母病中風卒亮吉時在處州聞疾馳歸比至里得實大哭昏絕方度橋墮水流數里至滕公橋有汲者見其髮持之則闐然人也呼衆共舁出之識爲亮吉未甦而哭不絕聲觀者皆垂涕目之曰是固東家洪氏子耶孝哉爲母故遽至於此時冬月寒甚僵伏不動有蔣松園者解己衣衣之

始至家終喪如禮以不得視母含斂遇忌日輒不食又以聞母疾時方
聽樂遂終身不近絲竹其天性如此又數歲遊陝之西安其友黃景仁
亦客安邑將死詒書託以身後事亮吉得書即四晝夜馳七百餘里至
安邑扶其柩奔里且營葬焉其風義皆此類也乾隆五十五年舉禮部
會試廷試第二人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奉
命爲貴州學政故事翰林未散館無爲學政者有之自亮吉及修撰石
韞玉始
今上元年四月散館留編修職如故旋充咸安宮總裁明年入直尚書
房又明年大考翰詹諸臣
上命諸臣擬征邪教疏是時川陝楚三省賊氛未靖亮吉指陳規畫慷
慨千餘言無所爲忌諱閱卷大臣嫌其切直置三等又明年
高宗純皇帝上賓充
實錄館纂修五月教習庶吉士於是
上方親政詔求直言極諫之士亮吉念身自微賤受知
兩朝通籍才數年間遂居侍從之列歷試諸職欲終不言則非人臣匪

躬之義言之又慮其不可以徑達也自聞
詔後累月不知寢食一日奮曰吾寧諤諤而死不能默默而生乃反覆
極陳時事爲三函一寄成親王一寄故大學士朱文正公珪一寄今兵
部尚書劉權之代奏明日成親王等以亮吉書奏聞有
旨褫職逮刑部獄命王大臣等鞫訊王大臣等當以大不敬律斬立決
入奏當是時中外惶惑謂亮吉禍且不測內閣中書趙懷玉亮吉同里
友也即獄而訣之以酒懷玉一滴不能下咽欲語而復止者再亮吉察
其有異卒問曰何哉君乃作此面目向人豈有所言耶何囁嚅也懷玉
未有以應已而哽咽出聲曰聞有
旨亮吉方伏案大啗遽仰首曰我知之斬立決耳因字謂懷玉曰味辛
吾乃今日知死耶君何爲然也顏色不亂飲啗如平常當是時監視者
伺於門行刑者屬於道而不知
上之聖明實無意死之也於是朱珪入見免冠頓首曰亮吉小臣妄發
罪死不赦然亦愚忠人也固當容之
上意愈解曰朕亦極知亮吉無它腸然戇甚亦不可不示薄懲是日得
旨戍伊犂亮吉既出獄將行度無所得貲滿洲今禮部侍郎成格時官

戶部主事貧甚又雅未識亮吉聞其無貲用以屋券貸銀三百兩盡餽之乃就道亮吉之行也居民聞其將至圜觀而拜於馬前相與咨嗟歎息曰此所謂不怕死官洪翰林也將宿或薦酒饌已寢則置牖上以首敏戶闔而去問姓名亦不告又明年二月亮吉至伊犁四月京師不雨

上命清理庶獄閱四月三日猶不雨故事戍伊犁者滿三年乃入奏是日

特旨赦洪亮吉回籍詔午下而夕大雨亮吉居伊犁僅百日漢臣

賜環之速未有如亮吉者亮吉歸自號更生居士後數歲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四亮吉雅好游覽自吳越楚黔秦晉齊豫山水履跡幾徧焉生平著述最富有附鮚軒卷葹閣二集及它詩文志乘若干卷行於世史官謝階樹曰先生上書時豈復知有生死哉忠義憤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焉

天子既已薄其罪矣又以其書宣示王大臣蓋

聖人之容諫求言如此也當斯時也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諫臣不言而文學侍從之臣言之嗚呼其志亦可哀也已

又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惲敬

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唐宣歙觀察使宏經綸改姓洪氏子孫世爲歙人君曾祖璟大同知府祖公寀候選直隸州同知贅於武進趙氏武進後分陽湖君爲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生母蔣氏君生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常橐筆游公卿間節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靄吉不敢訃爲書言母疾甚促君歸君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君者共舁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及視含斂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試中式更十年爲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中式

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州之士向經史之學爲歌詩有格法君有力焉

皇上嘉慶元年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官旋奉

旨上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

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弟靄吉之喪乞病假歸後

高宗純皇帝升遐座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君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與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而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君大怒以爲輕己遂怏怏不樂君於是復乞病假行有日矣留書上成親王並當事大僚言時事成親王以聞有

旨軍機大臣召問卽日覆奏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治罪君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中書趙君懷玉見君縲絏藉槀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日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

旨毋用刑君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戍伊犂明年京師旱

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君與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於母黨一子飴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肸孫次齡孫君學無所不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傳詁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六國疆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

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廢招提中君日晡攜大奴叩戶入曰聞子居在此攜斗酒隻雞來飲食之不愈於他日酹墓地乎是年君官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表至竟未一相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以顚倒英豪激揚權勢獨於名義所在壹心專氣以必赴之此非經生文士之所能企逮而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
聖主受殊恩非伏鑕橐街則轘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惋歎焉

又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 洪亮吉

編修洪某頓首肅啟成親王府中下執事日侍
三天追隨匝歲嗣以疾病旋里伏影閭門正月中恭讀
高宗純皇帝遺詔自以曾值內廷受
恩不次聞信星夜奔赴入都得望
殿廬隨班哭泣螻蟻下誠藉以稍慰到日又蒙
派修
實錄因假寓古寺百五十日今第一分稿本業已進呈某隻身而來者

也無車馬無禦寒之具不獲久留叩送
梓宮之次日卽請假遄回已得請於院長矣然區區之心有不能自已
者上則不勝犬馬戀
主之誠下則不敢忘師友贈言之義蓋某詞臣也本無言責但自思通
籍以來不數年中受
國家逾格之恩者屢矣夫受恩不酬非國士也有懷不盡亦非人臣所
敢出也今謹擇其尤要者陳之左右備執事造膝沃心之一助爲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而天下望治之心亦孔迫矣而機局尚未轉者
推原其故蓋有數端某以爲勵精圖治當一法
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盡法也用人行政當一改權臣當國之時而向
未盡改也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
治則欲肅而未肅何以言勵精圖治尚未盡法也自三四月以來視朝
稍晏又竊恐退朝之後俳優近習之人熒惑
聖聽者不少此皆親臣大臣啟沃
君心者之責也蓋犯顏極諫雖非親臣大臣之事然亦不可使
國家無一嚴憚之人乾隆初年

純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時大臣如鄂文端朱文端張文和孫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師傅自居某恭修
實錄見自雍正十三年八九月
親政之日起以訖乾隆初年一日中
硃筆細書折成方寸或詢張鄂或詢孫朱曰某人賢否某事當否日或十餘次而諸臣中亦皆隨時隨事奏片質語直陳是上下無隱情又側聞京師耆老人言乾隆初村里童嫗進城皆北向叩首曰
聖人出矣菩薩出矣乾隆初政所以克紹
聖祖
世宗度越百王而使億兆傾心如此者
純皇帝固聖不可及而亦衆正盈朝前後左右皆嚴憚之人故也一則處事太緩夫四海九州之事日不知凡幾矣又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後八年之中權私蒙蔽事之不得其平者又不知凡幾矣千百萬中無有一二能上達者即能上達矣未必即能見之施行也乃有赫然出於
睿斷必欲平反如江南洋盜一案者參將楊天相有功駢首洋盜某漏網安居皆由署總督蘇陵阿昏憒糊塗貪贓玩法舉世知其冤至今海

上之人言之痛心切齒而洋盜則公然上岸無所顧忌皆此一事釀成況蘇陵阿又係權相私人朝廷必無所顧惜而至今尚坐擁巨貲厚自頤養而江南查辦此案始則轉輾宕延有心爲承審官開釋繼則并聞以不冤覆奏夫楊天相之罹法即云特奉明旨然何以坐爲誣良爲盜并云生事海疆情罪可惡不得不從重辦理乎則楊天相之命仍須蘇陵阿及承審官償之矣夫以聖天子赫然獨斷欲平反一案而尚如此則此外沈冤更何自而雪乎一則集思廣益之法未備自古以來雖堯舜之主亦必詢四岳詢羣牧蓋恐一人之聰明有限必博收衆采庶可無失事請自今凡召見大小臣工必詢問人材詢問利弊如所言可采則存檔冊以記之倘所保非人所言失實則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於左右近習不可也詢人之功過於其黨類亦不可也蓋人材至今日消磨殆盡矣數十年來以模稜爲曉事以軟弱爲良圖以鑽營爲進取之階以苟且爲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是衣鉢相承牢結而不可解夫此模稜軟弱鑽營苟且之人

國家無事以之備班列可也設有緩急而以牢結不可解之大習欲望其奮身爲國不顧利害不計夷險不瞻徇情面不顧惜身家不可得也至於利弊之不講又非一日在內部院諸臣事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急急顧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撫諸臣其賢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營私國計民生非所計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慮久遠者以爲過憂事興革者以爲生事此又豈

國家求治之本意乎一則進賢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坌起由於激變原任達州知州戴如煌之罪不容道矣幸有一眾口交譽之署知州劉清不特百姓服之即教匪亦服之此時正資熟手正當用明效大驗之人聞劉清今尚爲州牧僅得從司道之後隨同辦事似不足盡其長矣某以爲川省正在多事經略縱極嚴明勦賊匪用之撫難民用之整飭官方用之辦理地方公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擇此方賢能之吏百姓素所服習如劉清等崇其官爵假以事權使之一意招徠撫綏以分督撫之權以蔵

國家之事有明中葉以來鄖陽多事則別設鄖陽巡撫偏沅多事則別設偏沅巡撫事竣則撤之此不可拘拘於成例也夫設官之意以待賢

能人果賢能似不必過循資格如劉清者則進而尚未進也戴如煌雖以別案解任然尚挈家安處川中反得超然事外聞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極力焚劫是以數月必移一處而教匪亦必隨所跡之近知全家尚在川東與一道員聯姻故恃以無恐是救一有罪之人而反致殺千百無罪之人也其情理尚可恕乎

純皇帝大事之時即明發

諭旨數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方爲快心乃未幾而又起吳省蘭矣

召見之時又聞其爲吳省欽辨冤矣夫二吳之爲和珅私人與之交關通賄人人所知故曹錫寶之糾和珅家人劉全也以同鄉素好先以摺稿示二吳二吳即袖其稿走權門藉以爲進身之地亦人所共知今二吳可雪不幾與

褒贈曹錫寶之明旨相戾乎夫吳省欽之傾險以及掌文衡尹京兆無不聲名狼籍則革職不足以蔽辜矣吳省蘭先爲和珅教習之師而後反稱和珅爲老師以至竭力汲引大考則第一矣視學典試則不絕矣豈吳省蘭之才望學品足以致此乎非和珅之力而誰力乎如是而降

官亦不足以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云用人行政尚未盡改也
蓋其人雖已致法而十餘年來其更變
祖宗之成例汲引一己之私人猶未嘗平心討論內閣六部各衙門庶
務誰爲
國家之成法誰爲和珅所更張內閣六部以及各衙門之人誰爲
國家所自用誰爲和珅所引進以及隨同受賄隨同舞弊之人
皇上縱極仁慈縱欲寬脅從又因人數甚廣亦不能一切屏除然竊以
爲實有眞知灼見者卽不究其從前亦當籍其姓名於升遷調補之時
微示以善惡勸懲之法使人人明知
聖天子雖不爲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嘗不洞悉未嘗不區別如是
而夙昔之爲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爲
國家之人否則
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設萬一他日復有效權臣所爲者而諸臣又
羣起而集其門矣何以言風俗則日趨卑下也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
姓漸不顧綱常然此不當責之百姓仍當責之士大夫也以某所見十
餘年以來有尚書侍郎甘爲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

長以倍而求拜門生求爲私人者矣有交及宰相之僮隸并樂與僮隸
抗禮者矣太學三館風氣之所由出也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
者矣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矣翰林大考
國家所據以黜陟詞臣也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探
取
御製詩韻者矣行賄於門闌之侍衞以求傳遞倩代藏卷而出製就而
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則居然自以爲得計夫大考如此何以責鄉
會試之懷挾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詐夤緣
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
純皇帝因內閣學士許王猷爲同姓石工護喪曾
諭廷臣曰諸臣縱不自愛其如國體何是知
國體之尊在諸臣之各知廉恥夫下之化上猶影響也士氣必待在上
者振作之風節必待在上者奬成之舉一廉樸之士則貪欺者庶可自
悔矣進一恬退之流則奔競者庶可稍改矣拔一特立獨行敦品勵節
之士則如脂如韋依附朋比之風或可漸革矣而某尤有所慮者前之
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務名節者耳幸有矯矯自好者類皆惑於因果適

入虛無以蔬食為家規以談禪為國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後甚有出則官服入則僧衣惑智驚愚駭人觀聽某前在內廷執事曾告之曰某親王十人持齋戒殺生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鵝鴨皆不準入門此非細故也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之持齋戒殺生者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晉祖尚元虛之習復見於今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非小也何以言賞罰則仍不嚴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來福康安和琳孫士毅則蒙蔽欺妄於前宜緜惠齡福甯則喪師失律於後而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陝楚豫之民其遭劫者不知幾百萬矣其已死諸臣姑置勿論其現在者未嘗不議罪也然重者不過新疆換班輕者不過大營轉餉甚至拏解來京之秦承恩則又給還家產有意復用矣屢

奉

嚴旨之惠齡則又起補侍郎矣夫蒙蔽欺妄之殺人與喪師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殺人無異也殺數百千萬之人而猶能邀

國家之寬典

朝廷之異數則亦從前所未有也故近日以來經略以下領隊以上類皆不以賊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躪掛懷彼其心未始不自計曰即使萬

不可解而新疆換班大營轉餉亦尙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則
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畏
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試思
高宗純皇帝之時用兵金川用兵緬甸訥親僨事則殺訥親額爾登額
僨事則殺額爾登額以迄將軍提鎮之類伏失律之誅者不知凡幾是
以萬里之外奉一
嚴旨得一
廷寄皆震慄失色則馭軍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僨
事者屢矣提鎮副都統偏裨之將有一膺失律之誅者乎而欲諸臣之
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
純皇帝之聖武又豈見不及此而此次辦理軍務獨與金川緬甸異者
聖意蓄以歸政在卽欲留待
皇上涖政之初神武獨斷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邊平尙無期日而
國帑日見消磨萬一支絀偶形司農告匱一念及此可爲寒心此尤宜
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則似通而未通也九卿臺諫之臣類皆毛
舉細故不切政要否則發人之陰私否則快已之恩怨卽十件之中幸

有一二可行者發部議矣而部臣與建言諸臣又皆各存意見無有不
議駁并無有不通駁則又豈
國家詢及芻蕘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瑣碎或輕重失倫
或虛實不審而一槩留中則又不可其法莫如隨閱隨發或面
諭廷臣或特頒
諭旨皆隨其事之可行不可行而明白曉示之卽或有彈劾不避權貴
者在諸臣一心爲國本不必更避嫌怨且卽以近事而論錢灃初彭齡
皆常彈及大僚矣未聞大僚敢與之爲讐也若其不知
國體不識政要冒昧立言并或敢攻發人之陰私則亦不妨使衆共知
之以著其非而懲其後蓋諸臣旣敢挾私而不爲國則更可無煩
君上之迴護矣何以言吏治則欲肅而未肅也吏治一日不肅則民一
日不聊生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於至治不可得夫欲吏治之
肅則督撫藩臬其標準矣試思十餘年以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
比皆是幸而
皇上親政以來李奉翰則已自斃鄭元璹則已被糾富綱則已遭憂江
蘭則已內改此外官大省據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

時則有節禮有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餽謝者尚未在此數也以上諸項又甯增無減甯備無缺無不取之於州縣而州縣則無不取之於民錢糧漕米前數年尚不過加倍近則加倍不止督撫藩臬以及所屬之道府無不明知故縱否則門包站規節禮生日禮幫費無所出也而州縣亦藉是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數倍者實層層衙門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縣亦恃此督撫藩臬道府之威勢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縣之入己者亦半初行之尚或有所畏忌至一年二年則已成為舊例牢不可破矣訴之督撫藩臬司道皆不問也千萬人中亦或有不甘冤抑赴京上控者然不過

發督撫審究而已

派欽差就詢而已執事試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

郎

欽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亦不過設為調停之法使兩無所大損而已若

欽差一出則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滿載而歸而心始安而可以無後患是以州縣亦熟知百姓之技倆不過如此百姓亦習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激變湖北之當陽四川之達州皆其明

效大驗也某以為今日

皇上當先法

憲皇帝之嚴明使吏治肅而民樂生然後法

仁皇帝之寬仁以轉移風俗則文武一張一弛之道也某不敏自接待以來未嘗敢以一事干求卽此回入都亦未敢一詣執事之門此皆不能逃執事之察識況今日已請假歸里又豈反有所干求於執事乎而必欲一貢其狂愚者受

恩深重實望一日卽底盪平庶與海內士大夫共食成平之福耳執事見之或蒙采其芻蕘於沃心造膝之時隨時隨事進說則鄙人之上願也如以為無可采而置之亦其次也或竟欲罪其狂惑則區區晉國魏絳尚不逃刑況某之早聞教於君子乎且自去春大考陳疏以後自分當得不測之誅蒙

聖天子知其愚而寬其罪則某已受再生之德又何敢知而不言負覆載之生成乎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案原編尚有征邪教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張編修惠言墓誌銘 惲敬

張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
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皋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
貧皋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
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中正榜例
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
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
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皋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
爲吏部尚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盖皋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
有九矣六年散館奉
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
四十二皋文淸羸須眉作靑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
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
皋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
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皋文斷斷以善相評不敢隱文正
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皋文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
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有過大臣皋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皋文言當進內治官
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
遣戍
赦歸田里皋文則竟死矣方皋文爲庶吉士時
今皇帝加上
列聖尊號
盛京
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
尊號刻入之皋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
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於例不
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
皇帝侍從奉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皋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温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為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為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玄始至京師與王賓麓灼陳子穆石麟及余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為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為第一流哉皋文娶於吴氏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車掣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躓於阤勿乎皋文誰訊此銘之幽扃俟來祀

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　高澍然

曾祖處士應瑞祖縣學生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起龍父歲貢生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鶴書

先生姓陳氏諱壽祺字恭甫一字葦仁福州府閩縣人其先由泉州府惠安三徙占今籍世處士至奉直公始去農為儒傳奉政以經法教授弟子歷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六書院生皆能名其學語具今相國儀徵阮公所撰墓誌先生生秉異質書過目成誦九歲

遍羣經其師周立巖君梅社七子之一也所遊多名流客至輒舉架上書屬客摘試先生用以自豪於是里人咸目先生爲異童羨立巖君得先生爲弟子也十二歲文成與博見者莫名所出已旁及駢體詩歌突入唐初四傑漸於燕許時郡名宿陳秋坪司馬黃耦賓林鶴陵許子錦三大令皆折輩行推爲老友司馬之官四川過先生別握手曰當以千秋自命故先生修贄鄉賢孟考功瓶庵先生爲傳經之學考功待以國士語人曰十年後福州有通儒起陳生是也成嘉慶己未進士座主朱文正公儀徵公爲學者山斗是科門下士武進張皐文編修高郵王伯申尚書之經學皆負重名先生與之並二公待之異於他門人辛酉散館已改部矣文正公特奏留館奉

旨授編修先生被知

睿廟自是始受職後假歸儀徵公方巡撫浙江延主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生又因先生在浙特開局聘名士編纂羣經古義爲經郛義例取舍悉受成先生先生亦自著五經異義疏證海內治鄭許學者咸取正焉當是時嘉定錢宮詹竹汀高郵王巡河懷祖金壇段大令懋堂歙程徵君易疇負通儒望數十年先生晚出與之遊相往復學者謂先生

經學與數公先後起也故世以孟考功爲知人癸亥冬還朝庚午奉先
大夫諱歸在職七年主甲子廣東丁卯河南鄉試分校己巳禮闈京察
書上考擬陪內廷供奉記名御史充
國史館總纂浸大用矣先生念違親而仕負終天之慟幸有老母可事
何以官爲服闋即陳情乞養
今天子嗣政適先生母郭太宜人以天年終公卿間有密薦先生於朝
者蒙
上温諭何時還闕將大擢用所知以聞先生感激涕零已慨然曰負學
棘人不足辱
天子之知敬謝不敏卒不出先是孟考功歸養年四十不更仕先生勇
退知之可謂不負師門也先生既不仕資教授自給曰我先人懷素業
委祉後人者在此凡掌教泉州清源書院十年鼇峯書院十一年泉州
爲先生故里又奉政公過化地也與諸生款洽不啻家人父子先是清
源書院寓往來仕宦如傳舍先生致書督撫示禁幷乞下各郡縣論不
得夷書院爲路室候館從之各郡縣書院不爲路室候館由先生請也
又以書院專祀與創增拓諸守令茲郡先賢不之及朱子栗主且委於

東偏之樓曰是非崇教意也乃正朱子位於東堂從以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慕蓼王氏素庵林氏國朝李文貞公八君子顏曰先覺祠爲之記其教使泉士知尊親崇禮讓傳以經術冀變其俗諸生化之斌斌嚮風矣及爲鼇峯書院則首揭義利辨廉恥說於堂士初習故山長之寬頗苦先生之嚴久之而安焉又久之而悅服先生卒前一歲累辭次年講席諸生三百人具衣冠集講堂泣留先生先生勉從其請而先生尋卒矣先生性介而心仁在京師寡所與有貴人欲羅之門下遣客道意先生不答及家居遇鄉黨利病不克聞於大吏者輒冒嫌力陳至攖其怒不之恤其敬節堂之恤嫠米廠之施賑皆倡議偕同志爲之新貢闈濬東西湖水利則當道與咨詢力贊其成而貢闈全易舊觀費錢十萬餘緡會鄉試近以大營造責期八九月當用匠數百人夫數百人能使之齊力合作巡歷不能時及者悉奉約束不弊不偷先生笑語人曰此所謂以兵法部勒者也工既竣尚存錢二萬餘緡則請故制府孫文靖公移修福建通志會故尚書陳望坡先生有書致文靖與先生見合遂開局而先生爲總纂義例之精搜輯之博考訂之核古今方志未之有也然先生之勤鄉國文獻若

機於中不能自已又不獨通志爲然矣方總纂
國史未脫稿以憂歸因採輯
本朝閩人物行實爲東越儒林文苑後傳補上史館聞明劉蕺山已從
祀西廡毅然曰吾閩黃忠端公出處大節與蕺山埒其講學蕺山主誠
意而歸功愼獨榕壇主致知而止宿至善一救陽明流弊一闢朱子宗
傳皆翼道眞儒也宜並從祀遂合諸紳具呈兩府兩府會疏以聞奉
旨祀東廡位明儒羅欽順之次又以公遺書文集未傳布者尙多因出
舊所購易本象鄴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諸種鳩貲刊行以所藏
繕本多譌闕續購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所編文集三十六卷
詩十四卷公門人石秋與公季子子平所編全集原本手自校對無閒
寒暑彙成全集訂以石秋子洪思與莊起儔所撰年譜爲五十六卷其
表章鄉先哲不遺餘力如此卽近代如藍鹿洲陳脩堂陳補堂張惕庵
孟瓶庵莊復齋謝退谷鄭六亭陳惕園李古山諸先正得從祀鄉賢亦
先生發之然則先生雖不仕其有功鄉里佐有司不及固非欲自暇佚
也先生學主傳經其文章初規六朝赫然名動京師已而謂非其至也
乃治古文有左海文集十卷綜先生所著文集及五經異義疏證東越

儒林文苑後傳外尙有尙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左海經辨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兩漢拾遺左海駢體文絳跗堂詩集遂初樓雜記皆尙友古人開示來學司馬千秋自命之屬先生斯眞不負矣以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卒於里第享年六十有四晩號隱屏作隱屏山人傳配鄭宜人將樂敎諭朝爵女子三喬樅道光乙酉舉人娶梁孺人出朝樞曾氏出鴻棟吳氏出孫榮先生垂沒命喬樅曰光澤高君知我其往請行狀澍然辱先生交十二年同事通志六年知先生特詳謹具歷官家居事狀伏請牒史館請垂編錄

謹狀

文 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阮元

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父鶴書以文學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皆有經法有詩集數卷事實詳元所撰墓志中壽祺五歲讀書易於成誦舉止端重性靜且敏成童即淹貫羣籍一覽輒解文藻博麗有六朝三唐風格其鄉先生陳秋坪謂之曰當以千秋自命勿爭名一時年十八值臺灣林爽文之亂有海外紀事詩見之者歎曰此諸將嗣音也洎嘉勇福公平臺凱旋其參軍郭公即壽祺母之族叔

屬代撰上嘉勇公百韻詩并序沈博絶麗一時傳誦稱爲才子其序一篇今刊集中武進張惠言讀之曰擬之燕許何多讓焉年十九乾隆己酉科舉於鄉嘉慶己未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會試闈中其卷爲人所遏元言於朱文正公曰師欲得如博學鴻詞科之名士乎闈某卷經策是也遏者猶摘其四書文中語元曰此語出白虎通於是文正公由後場力拔出之既選館職文正公愛其才重視之在都下以經術文章與同年武進張惠言全椒吳鼒歙鮑桂星高郵王引之齊名辛酉散館授編修請歸省親會元巡撫浙江延主講杭州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生徒元修海塘志且纂羣經古義爲經郛壽祺皆定其義例焉癸亥冬入都甲子典試廣東丁卯典試河南己巳會試房考所得多知名之士張嶽崧劉光三其尤也其衡文嶺南中州也二三場遺卷一二萬盡閱之在都十年恬然寡交遊惟日以討論經義爲事同年數人知而愛之相待如昆弟又及見碩儒錢竹汀段懋堂王懷祖程易疇諸先生故學益精博中嘗被公卿論薦京察書

上考擬陪

南書房俄以丁父憂歸時庚午歲也初壽祺將以是歲逾秋告歸省親

末幾遽丁憂星奔痛鉅乃自悔其在都之非其所述至令人不可卒讀
時年方四十卽抱退志矣服闋陳情乞養母主泉州清源講院者十年
與諸生言修身勵學教以經術多士奮興一洗空疏之習嘗正定清源
書院先賢祀位並率諸生增置祀產以資祀事奉朱子於東舍從以先
賢之傳道而祀鄉學者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
溪蘇氏慕蓼王氏素庵林氏
國朝李文貞公凡八君子位左右扁曰先覺祠爲之記陷石壁間丁母
憂後終於家居主鼇峯書院講席者十一年剏立規約整肅課程每月
兼課經史文筆其教士以崇廉恥踐禮法研經術爲倘作義利辨知恥
說科舉論以示學者士始畏其束縛漸安之久之悅服不能忘公卿間
有以名薦者終不出計自丁父憂後養母十年去官二十餘載里黨義
舉多爲之倡若省會文昌祠大成殿廡明倫堂恤嫠賑廠貢院號舍東
西湖水利莫不首其議與諸同志成之桑梓利弊蒿目痛心往往直陳
於大吏冀獲挽救雖間攖逆耳之怒弗恤也壽祺志在表揚先賢以漳
浦黃石齋先生之孤忠絕學久欲請祀
孔子廟道光四年遂偕紳士呈於督撫曰明儒漳浦黃公道周行完忠

孝學貫天人著述本乎六經節義興乎百世建言直諫斥佞黜邪蒙難
捐軀詠歌弗輟浩氣足以塞天地正性足以扶綱常其德業在梁谿考
亭之間其志節在文山青陽之列其發明聖學衛道宗經大旨與劉公
宗周相近是以榕壇蕺山並峙宇內非獨出處節概兩相頡頏今劉公
既崇祀西廡請並黃公從祀以彰名臣之軌範樹儒宗之圭臬正人心
而維世教翼聖道而勵貞修實有光於
國家庠序之典總督趙文恪公巡撫孫文靖公題之即屬壽祺代撰疏
稿壽祺因謂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所陳深中時弊足為萬世龜鑑
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
特賜專謚忠端其生平著述尤富
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而尤深於易經孝經
其講學恪守朱子道脈遂本此意成疏稿督撫會疏請從祀東廡明年
春禮部議如所請秋八月大吏率文武吏奉主入祀
孔子廟時方鄉試鄉士大夫及青衿千餘人相從行禮其扶翼名教如
此壽祺又以黃忠端公所著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咸已著錄
四庫經解雖久經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積十

餘年蒐訪之力購得易本象鄭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及公門人石秋于洪思與莊起儔所撰黃子年譜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中書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假得公季子子平所編公全集原本校對補遺數十編彙成全集重訂目錄輯爲五十六卷訂以年譜謀於總督孫文靖公刊布之閩省通志舊志多誤六十餘年文獻散失請加纂勒督撫從之壽祺乃爲之刱立義例採訪事實舉才者分任之而自總其成書成而病以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有四壽祺解經得兩漢大義每舉一義輒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許鄭靡不通徹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尚書大傳定本三卷洪範五行傳輯本三卷左海經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絳跗堂詩集六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又著歐陽夏侯經說考魯齊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兩漢拾遺遂初樓雜錄元選其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及文集中之說經者入

皇清經解壽祺雅慕武夷山水紫陽精舍晚年自號隱屏山人作隱屏山人傳疾時不穀食卻醫藥惟日啜武夷巖茗啜柑柚少許枕上作絕句云夢想仙巒二隱屏問天應著少微星人間無此溪山好便欲乘雲

上幔亭詞意惝怳若有所會子三喬樅道光乙酉舉人朝樞鴻棟喬樅等訃來滇請爲墓志元不爲志而爲之傳時甲午六月

論曰山人以强仕之年告歸養親可謂孝矣親終不復仕非如發之誓墓有所激也恬而已矣立身於道義之中而經學博通兩漢文章雅似齊梁其學行卓然傳矣以千秋自命不爭名一時秋坪之言諒哉

又儒林傳福建通志陳善

陳壽祺字恭甫其先自泉州遷福州遂籍閩縣祖起龍父鶴書有傳壽祺於嘉慶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授職編修九年典試廣東十二年典試河南旋記名御史十四年丁外艱歸服除以母老遂不復出主講泉州清源書院道光三年主講鼇峯書院鼇峯在省城凡興利除弊修舉廢墜有所見聞必言於大吏雖嫌疑不避也主講鼇峯十一年以經術造士士多歸之先是康熙間太原閻若璩倡爲考訂之學其源出於漢劉氏向歆父子劉氏校讐之業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屑屑於字句之異同詁外也然承古學式微之後而以舊本之殊異正古經之舛誤由漢鄭氏許氏以上通雅故於經訓未嘗無補焉元和惠棟餘姚盧文弨休甯戴震曲阜孔廣森嘉定錢大昕金壇段若膺復

繼起焉至大興朱珪儀徵阮元大暢其說一時聞風興起江左尤盛閩中自李光地王士讓官獻瑤爲宋儒之學兼崇漢儒壽祺初受業於孟吏部超然爲宋儒之學及後出朱珪阮元之門旣得所師承又結交一時知名士因是博聞強識專爲鄭許之學以疏證經傳於閩中實開其端又善爲沈博絕麗之辭詞館中亦推重焉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尚書大傳疏證左海經辨左海文鈔左海詩鈔左海駢體乙集凡若干卷年六十四卒於家子喬樅道光五年舉人

又陳恭甫先生家傳 周凱

道光十四年二月福州陳恭甫先生卒旣葬明年春其子喬樅來廈門主講紫陽書院述先生遺事請於富陽周凱曰先君子志在傳經其大者儀徵相國阮公爲傳光澤高雨農舍人爲行狀墓志事涉瑣屑有關內行可以垂訓子孫者請更爲家傳載諸譜乘凱曰諾謹受而讀之

先生諱某字恭甫先世惠安人三遷居福州閩縣生八歲從大父學於外塾時方食値家告匱謂之曰兒噉飽飯爾母日午未炊也卽吐飯流涕乞歸視母令畢食曰尚何能食也九歲通羣經有異童目舉架上書隨試之解輒出新義有哭亡弟阿金詩傳誦於時年十二能文工駢體

見許前宿二十九成嘉慶己未進士散館授編修歸省適座主阮公巡
撫浙江進謁愕曰大考期邇胡歸爲先生以兩世高堂閩中饑恐無以
爲食對公爲憮然甲子大父卒先生方典試廣東聞耗病臥數月卽思
乞養請於父文學公文學年未耆格於例勿許乃止越六年庚午丁文
學憂星奔歸里季弟履祥前沒叔弟壽愷病瘵亦尋沒先生自悲違親
遠仕不及視含斂念母在矢志不仕且曰吾師孟考功歸養時父母俱
存今復何言服闋陳情乞養發藏書讀之恣意考證叔弟遺四男一女
俱在襁褓撫之成立妹氏林早寡而貧有二甥一女割宅居之並勖之
學道光二年母郭太宜人病旦夕侍湯藥不暫離時休先生執手慰之
曰自汝歸養侍左右十三年矣甘旨之奉必適吾口輕煖之御必稱吾
體吾之所愛汝不吾衰吾之所惡汝不吾拂吾今耄矣以天年終汝其
毋悲先生嗚咽不能言及卒杖不能成禮先生念曾祖以下從祖多中
絕歲時親祭墓次掌教清源書院時釐族人墓地之侵削者爲勒石焉
高祖自晉江遷福州里有同姓者與之借其後寖衰遺兄弟二人貧不
能娶年俱四十餘助其弟娶婦生二子饙其兄終身蒙師魏貢生瑛老
友陳郡丞登龍沒皆無子爲之立嗣狀請孟考功入祀鄉賢并恤其後

人先生教授自給家有餘積悉以周親故待舉火者恆數十家人有骨月相鬩者必舉先生以爲言或訴於先生亦必正言譬解之及先生卒凡奔喪來哭者皆失聲據喬樅所述如此生平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尙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兩漢拾遺左海駢體左海文集絳跗堂詩集諸書實開閩中經學之宗已詳論阮高二公傳志不復論

論曰先生雖不仕而問學重天下天下莫不仰先生名鄉里有所興舉大吏有所咨詢惟先生是主先生又敢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爲雖忤於時勿顧也人第知先生之學足以傳後世而不知先生學自有其本者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凱故於喬樅之請而樂爲之傳以補傳志所未載

碑傳集

二十

DS
734
.C56
v.20

碑傳集卷五十二目錄

科道上之上

禮科都給事中梁公維本墓表 邵長蘅代某
賫侍御承勳傳 王照
兵科給事李公裀傳 張貞
黏本盛傳 陳壽祺
王命岳傳 陳壽祺
鄒給事之璜傳 喬萊
成性傳 章學誠
阿什坦傳 八旗通志 子完顏和附見
又附 代履親王作內閣侍讀學士完顏公和墓誌銘 鄭虎文
孫給事蕙傳 喬萊
呂御史兆琳傳 劉青藜

嘉興錢儀吉纂錄

科道上之上

禮科都給事中梁公維本墓表 邵長蘅代某

公諱維本字立甫姓梁氏世爲眞定人祖諱夢龍前明萬歷閒官吏部尙書稱名臣父忠以蔭授錦衣衞千戶公弱冠補弟子員天啟辛酉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詔求賢才公以吏部尙書劉公薦

召試內院稱旨除中書舍人尋遷禮科給事中時天下初定一切制度草創左右勳舊大臣多以戰功顯經筵日講諸大典未遑舉行公首抗疏略曰

皇上隆堯舜之姿躬岐嶷之美臣材識駑下無能仰裨高厚竊計今日所以助成聖德者莫急於經筵伏願

皇上延見碩輔親禮儒臣留神經史之學讀漢書習漢字奏章不藉繙譯大臣面陳幾務通上下之情防壅閉之漸羣下獲望盛德休光天下幸甚況

皇上說學則滿洲蒙古大臣莫不說學其裨益尤大疏入
上嘉納之而前明經筵故事先期禮部擇吉日以聞是日內侍陳講座
勳臣駙馬陳侍衛夾陛皇帝出御殿鴻臚引知經筵侍班講讀臣北面
軾拜以次上殿東西鄉立御史給事中各一人東西立北鄉鴻臚贊進
講翰林進講臣二人出班北鄉立展書臣二人進立銅鶴下東西鄉鴻
臚贊拜已展書臣跪展書講臣進講已命賜酒食以次下殿北面載拜
出議者以為禮儀繁縟故議久未行公復抗疏曰
皇上幸採臣言將肇舉曠典甚盛事也臣愚以為時有質文禮有損益
況禮貌過盛厭怠易生
聖躬有臨蒞之勞臣下無由盡納牖之益進講儀宜從簡易期可行於
今者故
世祖親政開經筵興禮樂妙選侍從文學儒臣皆公疏啟之也公美顧
頎長身白皙居家孝友和易鄉里稱長者及為諫官數慷慨言事疏請
明職掌議遷除興水利皆關
國家大計四年遷刑科右給事中禮部試天下士以公為同考試官出
公門下者十有六人五年遷戶科左給事中又遷禮科都給事中公前

後歷官未嘗出諫省益侃侃發舒無所迴避條上封事以十數
上多從其言七年以疾卒於京邸初公居鄉喜施予歲飢生子女多棄
不舉者公設法勸收所存活甚眾次子宏明季掌北鎮撫獄公手書敕
宏宜爲國家培元氣毋詗伺鉤距以人命易功名宏多所平反闖賊入
都殉節死之子八人清寬清標尤知名皆由翰林官尚書今方爲時名
臣功名宜載國史其它子姓生卒月日具詳前禮部尚書弘文院學士
王公鐸誌銘中嗚呼某於公爲門下士纍十六人者某其一也距公沒
二十有七年爲
今上康熙之十五年某蒙恩復用道出眞定獲拜公墓下泫然久之嗚
呼公立朝表表大節固亡待某小子之言某小子眷念師恩庶幾得繫
名墓道之石以慰余思焉墓在眞定之某原

甯侍御承勳傳 王熙

侍御諱承勳字昭德號康侯其先山東武定州人明宣德中有福讓者
始來京師遂隸籍大興傳至嶧陽公侍御公之父也嶧陽公舉丈夫子
五長承熙中萬歷乙酉鄉試歷官兵部員外次承烈中萬歷壬子鄉試
歷官戶部員外俱殉甲申之難侍御公爲第三生而穎異嶧陽公奇愛

之自少卽究心於理學經濟丁卯登順天賢書戊辰辛未兩上春官不第謁選署易州學正丙子陞授江南巢縣令時流氛漸熾公涖任五年修城隍厲器械練鄉勇備火器鼓百姓以忠義寬其征徭賊屢躪廬鳳間終不敢窺巢湖以高等行取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公去之五十日而巢陷廟堂愈益材公入臺抗言直論無所回避會與時局多迕引退家居甲申

皇清定鼎起補禮部主事尋考選山東道監察御史乙酉巡按河南時草昧初開人心惶擾兩河當流寇後民無孑遺城郭傾圮蒿萊一望千里公入境首招流亡勸開墾興學校令民立室廬復田宅郡縣印官多以本省人委署公嚴爲澄汰貪墨者逐之循良稱職者悉咨部改選降弁多不法輒按論不少貸風紀肅然事略有緒乃具疏請修復省城塞黃河決口略言汴城地形低於黃河獨恃層堤以爲天塹自逆闖決堤以灌城河水建瓴而下臣由大河汎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進至安遠門則甕城敵臺滅沒無影循此而入則高者爲沙爲陸路卑者爲水爲川流入城一望沙淤漫行似高阜可行土人指謂當日最低今則街市廬舍盡埋其下水流浩瀚似低窪就下土人指謂當日

最高今以他處淤高則此地反卑再行三五里始見屋脊露出沙上盡爲漁人網魚之鄉南門迤北爲周王府府內盡成水鄉宮殿僅見榱桷樹木惟存枝杪此汴城大略也今銓官漸集辦事無所請敕部查照省誌舊設官衙幾所除府縣守土等官仍駐汴城其餘司道等官駐某州某縣暫使分駐以俟修葺之成庶治政有地職務克盡又言汴口不塞則水分勢殺漕艘難行是大梁之城不論修與不修而堵塞南下之口則斷不容緩者也疏入報可自此河口始塞汴城獲安官舍民居次第興復矣按豫一年條奏凡三百餘八月鄉試主監臨公以兵荒之後文教急宜鼓舞尤重其事爲廣解額准恩貢優廩餼士氣復振中州人至今德之以爲

國初巡方第一云差按雲中入境不旬日以他事左遷福建布政使司都事轉大理寺右寺正乙未恤刑廣東溽暑驅馳不避炎瘴所平反不可勝數事竣還朝中道而卒年六十子三人坊戊子科舉人次垣次培俱明經諸孫皆孝謹以文學世其家

贊曰侍御公與先公文貞同薦丁卯賢書相得甚歡侍御每謂先文貞曰士大夫當明體達用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於利濟事無不可爲者先

文貞恒韙其言公兩試不第俛首廣文似碌碌無所表見及宰巢邑守嚴城捍圉撫綏績稍稍著矣讀公按豫諸疏几三百餘皆切中事情喪亂之餘人心未定不有經論幹濟之材何由起瘡痍而登之衽席哉汴城承平三百餘年繁華甲於他省河決之後鞠爲茂草勞來安輯公之力居多觀公修復省城一疏寫當日荒涼之狀如繪今戶口日滋富庶如舊雖休養生息出自
聖朝實公之言有以啟之也

兵科給事李公禂傳 張貞

世祖章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威加四海澤潤生民無有遠邇丕式見德惟僕區一法有司奉行失宜遂多連染人不以爲便是時澹園李公爲兵科給事中目覩其事避人草疏條論其可痛心者七略曰
皇上爲中國主其視天下皆爲一家必分立一名目曰東人已岐而二之矣謂滿洲役使軍伍披甲猶兵與民之不得不分別也州縣追攝猶淸勾逃兵之不得不嚴覈也是已然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貧富良賤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之匈懼如此有傷於元氣者恐多可爲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之者衆當思其何利於隱匿而愍不畏死

此必有居東人爲奇貨縱令桀詐則殷實破家禍起奴婢則名分蕩盡使愚者誤蹈而難解智者欲避而不能也可爲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貸牽引不原卽大逆不道無以加此破一家卽耗朝廷一家之貢賦殺一人卽傷朝廷一人之培養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用東人一法戕之乎可爲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遠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況至三萬之多其非盡懷鄉土念親戚明矣不思恩義維繫其心而但欲以法窮其所往法愈峻則逃愈多學醫猶曰人費立法乃以人試乎可爲痛心者四也自捕捉起解以及提赴質審道路驛騷雞犬不甯無論其中冤陷實繁而蔓藤不已市鎮爲空日復一日生齒凋殘誰復得爲

皇上赤子乎可爲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爲然也因是而饑民流離以挨查東人之故地方官閉關不納地方人扃戶恐累嗟此窮民朝廷日蠲租煮賑衣而食之奈何以酷法苛令迫而斃之乎可爲痛心者六也婦女躑躅於原野老稚僵仆於溝渠其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東西驅逐無所投止勢必鋌而走險不哨聚爲盜不止方今未靖寇孽且多方招撫何爲本我赤子乃驅之作賊乎可爲痛心者七也疏後又有

兩議其一謂與其嚴于既逃之後何如嚴于未逃之先使人不能逃之爲愈乎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過鞭責逃者狎法之輕安可禁耶請敕今後逃人不論初犯以至三犯即行處死或

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殺之定當倣竊盜刺字之例初逃則于面臂刺初逃二字再逃刺再逃二字則逃人不敢逃雖逃而人不敢留矣先是疏成將上之親串聞者蒼黃索覽齚舌曰稍易其辭可不虞齮矣公曰吾每見言官緘口不言或以細瑣無關者塞責朝廷亦何貴有此闒茸贅員哉心竊鄙之何敢自蹈且

天子聖明必不見罪即罪我死分耳使淟涊于筆不能竟胷中所欲吐憤悶約結悶默以沒負

君負國抱恨重泉矣乙未正月二十五日疏入留中二月十七日始

命大臣會議僉謂所奏雖于律無應得之罪然七可痛心情由甚毒欲寘之死

上意且惜公不聽改議杖徙甯古塔

上猶憫之免杖安置尚陽堡公怡然就道士大夫送出國門公以見理頗明持心頗定二語告之此可觀其所學矣既抵戍所褐素疏食時手

一編伊吾不輟閒與諸遷客辨析疑義不及世事若將終身爲未幾以
疾卒則丙申五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九訃聞
部令反櫬葬于故里公之居官居鄉諸懿行詳同邑單學士若魯志中
余取其死諫一事爲當代所其仰者特著之公諱裀字龍袞濟園其別
字先世自棗強徙高密祖懋桂萬歷乙卯舉人同知淮安府父衍庚母
韓生四子次即公天資明敏讀書能強記年十六補諸生旋廩二十八
中明光宗朝膺選貢崇禎丙子舉于鄉順治己丑試禮部中副車已考
授內院中書舍人克勤厥職
上常目屬之適臺垣缺人
命簡諸郎曹文行兼優者試之公得首拔補禮科給事中尋轉兵科娶
郭氏繼娶王氏劉氏子二人光早夭次繼祖諸生孫爾立歲貢生文行
足世其家郎屬余爲公傳者
張貞曰於乎世人見公之朝上書而夕獲罪困阨流離至于殞生以爲
君不知臣未有如我
世祖之於公者而不知議者欲死之
上弗忍也大杖遠徙

上弗忍也及讞顧侍御之獄則云在戍言官如李某魏某不可以罪人論會須用之一日觀楊忠愍草疏傳奇曰李某忠直其流輩也且逃人蹤面之法悉用公前議貞竊謂君之知臣未有如我世祖之于公者夫人特患不見知于君耳今旣知之矣雖不及復用又何慽哉又何慽哉

黏本盛傳 陳壽祺

黏本盛字道恆一字質公其先金完顏撒改長子曰黏沒罕子孫貴盛以名爲姓累傳至黏合重山仕元太宗爲右丞相黏合重山孫博溫察兒知河中府値世亂棄官浮海抵泉州始居晉江九世至洪錄明萬歷四十六年舉人知江浦縣有循績祀名宦祠以強直忤要人罷歸開壇講經卒鄉人祠於學洪錄生本盛弱冠補安溪諸生從同邑儒者林學曾林孕昌游崇禎十二年舉於鄉大清初試授河南推官時刑榛初剗瘡痏未起至則務平反鋤蟊蠹恤驕矜孤出寃獄重辟十餘事常謂司馬遷稱申韓善刑名之學而原本於道德後人習其說見刑名之慘刻則誣爲道德之流弊不知道德本

在彝倫日用其旁皇周浹雖不期於刑名而刑名遇之乃自至誠肫摯
道化洋溢也久之諸亡命假僞王倡亂本盛以計擒其渠事定所株連
數千人多全活郡人祠祀之兩府交章荐於朝
世祖章皇帝方以臺諫缺人命取天下推知選補臨軒親策授本盛給
事中歷吏戶禮兵刑五科前後疏五十餘上其大者曰修鹽法曰議勸
墾曰責成屯鹽驛傳曰亟籌軍需協餉曰鼓鑄事例曰買銅積弊曰六
部陞轉未議曰銓選未備規條曰大計宜破積習嚴條例曰監司宜優
久任收治效曰裁外職以恪職守曰并小縣以免供億曰請重刑官曰
詳校律令曰定合祭之位行告配之禮嚴壇壝之禁修演樂之堂須儀
注之制肅陪祀之官曰正北嶽渾源之祀以明國家治統之無外曰復
周公先聖之祀以明列聖道統之相傳曰正禮樂之器以彰國制曰復
節孝之表以維風化其爲桑梓言者曰鹽折歸縣曰嚴禁私派攤伏不
傷和平彈劾不避權貴正色立朝垂二十年順治末海寇鄭成功跋扈
本盛密陳戰守機宜及兩島平言頗中本盛常謂進言者自爲地尤當
爲
君父地又謂屬草必足動天地鬼神而後可告

君親僚友以此箴諸座右故所言多見納
世祖以爲才嘗侍從前驅馬蹶
世祖攬轡待之其眷顧如此康熙五年定制舉雲南鄉試以本盛主之雲南用省臣主試自本盛始是年解額最夥省士二十七人平西藩下士百六十一人他時未有也本盛素談道家水火升降之術善導養年六十七卒所著有道學世家像贊忠書天中理牘道養初乘道德經續注滇試日紀

王命岳傳　陳壽祺

王命岳字伯咨一字耻古泉州晉江人受易於漳浦黃道周少負大志貧甚常藜藿不充崇禎十二年舉於鄉鼎革之閒更嘗艱厄
大清順治十二年第進士選庶吉士
御試平定雲南貴州策命岳對曰乃者雲貴區區之地未入版圖伸胥而攫沙寶濾足而蕩蒼梧勤
天子南顧之憂殊甚方命輔臣經略五省漸屆三期蕩平之勛垂手可待臣不虞功之弗集顧患急於收功而反以害成今天下瘡痍未起哀鴻未集物力未復營建未備此宜急爲休養之時而不可以數動夫以

湖南一方用兵至竭天下之力以赴之昔者楚貢已足當天下三分之
一今楚賦留辦楚事而大江南北咸有協濟茲協閩又見告矣東南之
賦何由供億急於餉楚必縮於解京根本之圖何由充裕此臣之所大
慮也又發卒以赴湖南歷燕齊中州下逮沿江一路皆必經之地且有
踐更有瓜代再歲之內送往迎來郡邑疲敝閭閻悉索邊境未闢小醜
未滅而腹心之區羣情嗷嗷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臣之所大憂也
古者賓貴爲不賓之國至明洪武開以雲南文物富盛有類中原乃因
雲而開疆于貴然惟正之輸不足以供縣官徒示王者大一統無外而
已今使蠢爾能退處雲貴如宣撫宣慰鼠穴自活雖置之可也而上竊
巴蜀以窺長江下數擾兩粵郡不爲扼塞則必有燎原不可嚮邇之勢
且今所謂孫可望者志不在小亦行煦煦小惠結納民心民固易愚而
我師患民之愚數行戮殺蚩蚩之眾惶惑彼此莫知適從此宜行仁布
惠收拾人心以勝之未可以兵力爭也所謂本謀者也幸李定國貳於
可望可望欲東則懼定國之議其後徘徊顧瞻進退維谷二賊自相持
而我因得以用其扼塞此
宗社鐘鼓之靈也以臣之愚宜勿急定國以分可望之勢急定國則二

賊之交合而三楚之形危緩之則定國終爲可望內患非徒勿急之已也又因而行吾間使二賊自相疑忌則吾事固已大濟所謂秘道者也察可望所據之地巖險彼既不出我亦不宜輕入輕入則舍平原而爭能于九折峻岅之間我喪其長技而彼得施其譎謀以臣之愚并宜勿趨可望而以守爲戰以屯爲守作內政以寄軍令固耰鋤以藏鉤戟故荆襄之屯舉則巴蜀戒其東門郴施之屯舉則雲貴戒其北門我本勞也屯舉則我逸而待彼之勞我本饋也屯舉則我飽而待彼之饋此所謂反利害之形易强弱之勢兵家之微機也昔羊祜窺吳亦屯荆襄王濬王渾竟藉奏功祜屯以收下游今屯以平上游道固不可一端盡也大意得焉耳兵屯而因有廬舍有廬舍而因可以屯爲家而不數動踐更瓜代可稍省而腹心之地無復騷擾俟兵食既足國勢益張然後乘釁攻瑕以抵孫李之隙此可以振蒙發落取之聲色不動者也何雲貴之難平哉

上異之擢工科給事中上經國遠圖疏曰今國家所最急者財也歲入千八百四十一萬有奇歲出二千二百六十一萬有奇出浮于入者四百四十七萬有奇此四百餘萬者

是上即日令諸臣焦思持籌竭盈朝之心計以臣度之不能措至數十萬而國體已傷民心已愁甚非長策也臣因通計國用所以不足之故皆由養兵耳各省鎭滿漢官兵俸米草豆之費至千八百三十八萬兩零大兵所過芻秣之費約算百四十萬兩其在京王公及百官俸薪披甲月餉不過二百萬有奇耳則是歲費二千二百萬餘兩者凡十分在養兵一分在雜用也臣因思今日之事不宜再議剝削以給兵餉而當議就兵生餉之道今河南山東湖廣陝西江南北浙東西江西閩廣之地或因兵火或因水旱荒田極多宜令各省駐防官兵分地耕種稍倣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猶煩有司給與牛種耕具籽糧次年之後各兵皆自食其力便可不費朝廷金錢此其爲利甚溥而今日不行者由於有兵冊無兵入也古者郡縣兵丁皆有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將帥因而轄之耳今將帥所隸兵丁多以僕從充數下至廚役優伶皆應兵名其實能操戈殺賊者十不得二三也故食糧有兵充伍無兵官有遷兵隨官去既無定兵難議屯種爲今之計當先核兵每府各有定數之兵官有升降兵無去來然後可給地課耕漸收富强之利如湖南福建廣西與賊相持之處數有震隣宜勿遽責耕種其餘各省平定之地及

夫賊二三百里而遙者皆可耕種以給兵食因人之力與地之宜一歲便可生財至千餘萬緣事體重大羣情憚於舉行故因循苟且不過議節省某項清察某項以為生財之至計譬如盤水何益旱田臣見今日因賊而設兵因兵而措餉因餉而病民因病民而民復為賊展轉相因深可隱憂故為

皇上籌經國之遠圖而不為苟且目前之計要在力破因循以實舉行斷無不可核之兵斷無不可耕之田斷無不可生之財論事甚艱課功甚近者也

世祖章皇帝惡天下貪官污吏令犯贓十兩以上籍沒其家然糾墨之章猶日聞命岳上疏曰今法愈嚴而貪不止者何也臣愚以為皆由舉劾不當耳所舉未必皆賢故舉不足勸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懼人人皆思圖目前之利以為善事上官之資則雖日懸懲貪之令而貪必不可止當明季時撫按啟事不實廉謹者包苴不入門則目為罷輭貪饕者金帛相承奉則盛稱幹才甚且糾為貪者皆真廉獎為廉者迺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橫行民生日蹙馴致亂亡與言前事足為殷鑒

皇上乾綱獨攬羣吏承風諸督撫必不敢公然顛倒是非以負朝廷而

臣因貪風未息不能不請責成於督撫按也臣於目不經覩之事不敢
指陳即如去歲陝川督臣金礪首薦左布政黃紀及興屯道僉事白士
麟尋爲巡按陝西御史王繼文特參貪污督臣奉
旨罰俸使非按臣執白簡於後則黃紀白士麟方且以薦剡望內遷矣
此一人之身而督薦之按參之者也又如金礪薦舉分守關內道左參
議何承都尋爲道臣糾參金礪復疏稱藩司黃紀初揭何承都考語甚
優及紀被劾仍覆揭何承都貪婪事跡此則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
之者也又如偏沅撫臣袁廓宇初薦永興知縣周渾旋因士民赴訴乃
始具題檢舉爲有司縱蠹等事此又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
即是而推則向之官評不可問者恐不止一二人一二事已也夫舉劾
關係勸懲其事甚重宜親訪審確然後可入告
君父之前其游移無定倏賢倏愚非輕率失詳則線索由人至於賄賂
偏私又臣所不忍逆億於諸臣者也前事業蒙處分臣不必更贅今復
陳及之者以見督撫按舉劾未必事事審確所宜立法振作慎重將來
自後凡遇督撫按舉劾疏上奉
旨下部者吏部當參酌公論果有賢者見毀不肖者蒙譽部臣據實覆

駮毋得止憑原疏覆與紀錄革職字樣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皆得
執奏駮參庶賢否辨而吏治清民生其有賴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
核甄別雖賢愚不齊而黜陟亦隨其後至督撫本係重臣且多久任銓
臣言官歲有外轉人懷瞻顧恐一旦爲外吏仰鼻息於屬下故言官參
督撫者絕少伏乞
皇上特發玉音責成諸督撫更新洗滌勿以喜怒爲低昂勿以厚薄爲
愛憎務令簡別精實以稱
上旨每歲終仍命銓臣憲臣同加考核某督某撫舉劾當否詳具以聞
聽
皇上甄別而取舍之庶幾本源既清末流自淨是亦激勵大法以倡率
小廉之一助也轉戶科再上疏極陳漕弊曰臣比見巡漕臣侯于唐疏
稱大河衛旗伍歃齊屯丁宰牲祭神訂盟釀變通邑碎膽則是弁兵不
安於兌糧百石加銀五兩加米五石之定制而爲此糾眾倡亂之舉也
此軍情之大可隱憂者也續據侯于唐疏稱常熟縣民蜂擁道署吶喊
之聲震動天壤打入大門執事齏粉則是弁丁必欲多索民情必不能
堪而爲此糾眾倡亂之舉也此民情之大可隱憂者也夫人心可靜而

不可動聖人見微而能知者臣竊謂今日謀國者不可不慮事深長蚤爲之所使處置得宜則軍民俱可相安於無事臣於去歲十一月上漕弊勢重難反疏言水次之苦抵通之苦業經部覆責成所司奉詔遵行使臣疏果能盡法力行則運官五兩五石之成規固恢恢乎有餘地而尚求多於民無已者此輩疑責成之語徒付空言一旦抵通種種需索仍存也又河兌一事部覆稱應依舊兌放倘有混籌搶籌方聽倉場臣察參究治尚未詳所以防混搶之法也臣謂事勢當極重難反之時不立大法不足以革人心不破情面不足以立國法所謂立大法者如臣前疏所云各衙門投文每船費共十兩有包送之保家各衙門常規每船費又十兩有代斂之走部過壩則有委官伍長之常例車戶竊頭之偷盜交倉則有倉官書吏之名色僱長住戶之要挾頃經倉場出禁諸蠹果能斂手奉法則可如復仍前需索必致弁丁掛欠當聽該弁首告果贓證審確卽就本犯追賠仍發刑部從重究擬者也所謂破情面者河兌混籌搶籌之苦漕臣倉臣言之屢矣卽部臣亦心知其弊而竟若付之無可如何者則情面牽掛于胸中也此搶籌混籌者聞多係旗下之人一當河兌十百擁擠數鞭齊發眾丁皆逃運官一入之耳

目安能防百十之手足目一轉瞬則去米十斛動手一搶則百籌皆散故兌米一萬僅耗千石猶以爲幸也諸臣往往隱容回護卽有抱冤而控登聞者又復窮詰以是何姓名令其指實人雜面生則弁丁之辭不得不窮嗟乎在漕諸臣僅知所搶者爲運弁之米粒而不知爲百姓之脂膏卽是朝廷之國計也混搶之後又致弁丁掛欠欠多力窮敲扑不前在弁丁拋必死之餘生而國家已擲難追之成數今國餉告匱司農仰屋何不就河兌一事詳立法度禁其混搶一年之內便可加收數十萬之擔石以還朝廷誠非細末也臣前疏所謂弁兌與官官兌與旗部覆旣恐耽延合無請

敕倉場二臣每遇河兌閉輪一人監視如有前情立行題參方今任事正宜一馬二役躬巡河干頃刻率至如風如雨乃能盡清夙弊庶盡職業如仍前因循不立成規再有混搶則經訪聞臣惟有白簡從事而已臣維國家財賦半出東南而東南百姓苦於運官已極運官又有種種之苦不得不苦百姓故屢進本源之言冀以恤民力而消隱患耳時閩中亢旱命岳以爲海氛未息瘡痍未起飢寒所迫必爲奸盜疏請六事曰緩徵買糴勸賑催協餉嚴奸盜安置投誠十五年調兵科會楚中用

兵而江浙等省協濟軍儲開出民間舊欠及官吏贓罰懸逋數載雖
嚴旨迫追猶不時應命臣上疏言疆埸之事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可
久延歲月協餉就外撥支終非通計不如使江浙各省新舊正雜錢糧
盡解京師而別撥淮浙鹽課及戶工二部關稅額銀如期解充楚餉庶
資騰飽又見戶部題稱十三年正月撥江南贓罰銀十五萬兩解交閩
餉至今二載所完尚不及三分之一今海島未靖固山提兵駐劄而海
澄公黃梧增兵四千總兵蘇明亦增兵一千臣愚謂閩餉亦宜與楚餉
一體更張庶不至以塵飯土羹餒三軍之銳氣貽國家之深憂也命臣
每言國事輒以屯田爲急至是又疏請復軍屯衛官曰臣見今日小醜
未盡用兵未休有事之地師行糧食費固不貲無事之地郡邑鎮兵亦
需芻餉是以閫外日苦無米之炊司農計絀點金之術不得已取閭左
編民而催科之追窮夙昔取二三有司而考成之算及錙銖官心惶惑
民心怨咨舉朝臣工惟以督責爲效忠以參罰爲盡職但顧目前之計
而無百世之規臣恐就令悉索財賦當茲軍興旁午之時求足目前尚
未易言況民窮勢變所伏隱憂又有在意計之外者然則久安長治之
策不可不亟講也蓋富強之法莫踰兵屯古人行之無一不效今人言

之無一肯行臣於十三年五月敬陳經國遠圖疏已議格矣今臣且亦未望諸臣以兵屯竊謂前明軍衛屯田之制田不可不清官不可不復也當洪武中養兵百萬不費民閒一錢者恃有軍屯耳今天下各衛所不具在乎各衛所食田之軍不具在乎一舉而清之國家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餉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兵臣請備言之自我
朝定鼎以來勝國指揮千百戶等官悉落職不襲官既落職軍獨擁田此於理爲不甚安矣又有典兌於鄉紳富民之家者揆之國法益復舛謬雖曰今日屯田已派入民田納糧其實在勝國時屯以養軍亦未嘗不輸糧於官也勝國食屯之軍有百萬軍之用今日食屯之軍竟不得一卒之用豈不重可惜哉臣按天下屯田皆地極豐美歲足登收請按籍而稽其現屬舊軍管掌者報名於官官給新帖人有限田歲時操練以備戰守無漕之地專禦封疆有漕之地更番運漕其有絕戶無人或有人而典兌於富民鄉紳之家者許令自首以歸於官官選經制之兵以補受屯之軍亦人有限田歲時操練與舊爲伍如此則經制之兵不必處處皆設按屯之數可以得兵養兵之費不必仰給司農按屯之數可以得餉餉何患不足兵何患不強臣又觀今日漕事之壞皆由旗軍

無世職之官統之故軍熟而官生軍猾而官懦今既清屯田必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以

本朝勞久功多之臣膺其任世其子孫無漕之地專固封疆有漕之地即使領運官有長子孫之心即有護桑梓之念而債卒虐民之患息軍有世管之官即安受約束之條而奸猾偷盜之弊亡此臣所以因清屯而請設官也今

皇威遠播革面來歸者鱗集麇至

皇上嘉意招徠大者加之五等次者咸與高官此曹感激

天恩料無反側而朝作寇於茲土夕拜官於其方向來被害之家兩情未能相忘似應處置得宜方爲盡善臣愚以爲果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不妨以新附之弁擇其功高行淑者亦膺是任量易其地勿在本省俟立功勳一體世襲彼欲爲子孫計長久必復益勵忠貞克終令德此臣所以因設官而并及安置歸命之人也尋請專官清丈荒熟地畝曰

謹按各省除荒之數歲縮銀五百五十萬兩有奇而除荒之地河南山東爲多二省冊籍不清尤甚他省兼有以熟作荒者亦有以荒作熟者以熟作荒既除荒之地是也田則連阡累陌冊則水流草埋豪强收不

稅之租公家喪惟正之鏹如是者病國以荒作熟者則興屯之籍是也荒田既已不墾乃取里中而均派之每田一頃令加坐一二十畝不等於是設虛冊編假丁上下相蒙以欺朝廷而責以熟作荒者反無清察於是官報興屯之數以博一日之功名民受抑勒之害竟釀他年之逋欠如是者病民而究以病國夫朝廷日議搜括議節省蒿目維艱而空拋此就地生財數百萬金錢以飽豪右之腹豈不痛哉大約各省以熟作荒居其八九以荒作熟居其一二而河南之弊甚於山東去歲奉
旨令撫按選廉幹官履畝稽覈而各撫按委擲故紙奉行無狀伏乞
皇上愼選御史臺中清正骨鯁不畏强禦者二人督察二省田地不理刑名不考貪廉惟嚴率諸州縣履畝清丈編造魚鱗圖冊勿爲限期以盡其才丈冊既繳不時親自行丈按圖覆核有昏耄聾瞶不能履畝者奏罷之有因仍前弊隱懷欺蔽者奏請擬罪有輕重不均貧富攤貧及騷擾里甲派取供應者奏請重治臣料竣事之後就此二省能爲國家多增百萬金錢而包屯因上之弊亦以一清其餘各省察其除荒多者如例均丈此足國宜民之大道也疏奏奉
詔舉行而命岳已請假葬親因上事宜十餘條曰發田賦文冊及丈地

成規造魚鱗冊給關防定畢扐與官民更始明州縣之界分荒熟之實嚴丈後之罰懸代丈之賞立虛丈之禁與科派之禁省騶從之煩與供億之費雲南軍興歲餉九百萬兩有奇而總括一省正雜賦稅銀止十六萬一百兩有奇國計日絀命岳憂之疏言九百萬兩者天下正賦其數尚不及此以盡天下之正賦而奉一隅之滇南以九百萬之金而營十六萬金之地若費未有止則是靡數千萬之金而營十六萬金之地竭百姓之脂膏以事邊兵則國必虛國虛民怨天下之患不在雲南之餘寇臣恐枯木槁竿皆可爲梗蕭牆盡伏戎矣臣愚聞雲南餘寇比者遁入孟艮彼處土夷各有世守外兵入其土地暫可勉強供億久之必懷客惜又久之必生疑忌國家但能愛養遺黎招徠流離仁聲遠播必有繫其頸而來歸者可無事張皇興師窮荒搏戰然臣度今之議者必曰餘寇未盡未可安枕八旗禁旅必不可撤六萬綠旗必不可裁臣言必不屑用也臣思其次則留八旗之禁旅足六萬之士兵而急議兵屯以紓國用古者趙充國辦羌且戰且耕諸葛亮伐魏且耕且戰此二臣者豈有三面六臂大異今人不過視國如家鞠躬盡瘁則經濟自生耳憶臣入垣首議兵屯而封疆諸臣叢疏難之前事遂寢豈有能毅然爲

朝廷力行此事者無已臣復思其次按雲南原有舊屯計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皆現有原種之軍今當

敕令巡撫令其責成原軍換帖領種永爲世業軍既領田即爲我兵籍其丁壯復成勁旅如軍故丁絕招人代墾願爲軍者即給新帖許爲世業不願爲軍即爲官佃歲納官租兵燹之後牛稀種絕宜暫發撫臣二十萬金聽其買牛辦種借給軍民牛莘種收經年銷算二十萬金必無虧損又可以收復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之舊額不惟此也官收額內軍餘額外米粟既登價直自賤倘邀天之庇每粟一石價可三金則視今年之每石十二金者已省朝廷餉費四分之三矣況賤於此者乎惟是催徵之官宜責成本府州縣令其徵收或本或折仍照前明萬歷則例一切濫加悉與蠲除庶人樂急公野無曠土屯事之成此其一又當嚴禁主客兵丁勿擾屯軍屯民邇來驕兵悍將自不肯耕以擾耕人則膽張肩動牙開爪攫即現熟者猶去其鄉況新闢者誰不棄土必使撫臣得行其法然後耕人得保其業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至于民地荒蕪既多其有主者給以牛種量收本色仍課正供其無主者一體

募人耕耨收其西成屯事之成此又其一黔國世鎮雲南各府置有莊田不載有司冊籍宜訪沐府經管舊員令其開報熟荒收其籽粒荒者一體募人耕耨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臣惟平西王一意辦寇撫臣袁懋功一意辦屯庶幾兵食兼足不至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以釀禍患今時屆仲冬轉眼改歲臣及今不言則明年之計慮事在旦夕難可遲緩

世祖可其奏詔發銀十萬兩聽督撫備牛種耕具修復舊屯命岳之請假也朝廷方有事剿海命岳既歸里則密訪賊中情狀具方略及還朝疏言賊以舟楫爲家室習於海戰我師皆北人不諳水性與賊翱翔于巨浸洪濤之中非萬全之計方今上策惟有把截隘港禁絕接濟信賞必罰申嚴號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民不爲賊賊不得資遲之又久必有繫醜而獻闕下者今督撫提督及都統八旗兵馬分撥汛守已足辦賊

皇上又命靖南王移鎮閩省臣謹就今日之事權戰守兼用之方爲靖海四策一曰審長短之形明布置之法二曰知接濟之途與物三曰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誆用反間之術以攜賊心四曰芟除土賊以孤賊黨

安插投誠以消隱患浙江右布政使員盡忠營私結援吏部奏遷廣東
左布政使
制已下矣命岳特劾其貪穢請為粵東殘黎驅除大憝
世祖褒歎曰非王命岳莫敢言也
聖祖仁皇帝即位奉使廣東卻尚藩贈金遷刑科都給事中疏言粵
東東北隅有南澳者居閩廣之交前明設副將彈壓其地我
朝定鼎以來未入版圖為賊黨陳豹所據與廈門聲息響應相為犄角
粵中接濟則以南澳為傳舍賊舟入粵則以南澳為郵亭粵中大兵欲
搗廈門則又以南澳為藩籬故在賊為要害之地在我為門戶之虞也
去夏萬祿等以銅山投誠廈門王庭之兵搗其南南澳陳豹之兵蹙其
北常山首尾之形大可見矣故廈門滅南澳勢不能以孤立南澳撤廈
門勢亦不能以獨存則南澳不可以不圖也比年以來我師數窺廈門
而未嘗一議南澳陳豹之安心弛備亦已久矣此可以輕舟奇兵出其
不意而襲之甚易易也又陳豹年近六十銳氣銷滅若用得其人開陳
利害許以爵賞招之使來或即翻然改圖棄暗投明亦未可知也伏乞
皇上敕下平藩密議剿撫二策孰優臨時應變機宜如何要以臥榻之

側不容鼾睡必當致陳豹于廡下淸南澳之窟穴則廈門之賊失其左右手掃靖妖氛在此一時又以肇高雷瓊諸郡兵飢譁且叛疏請速議處置言皆剴切會朝議欲裁天下教官以佐兵餉命岳抗疏力爭乃止嘗與王大臣廷辯國事侃侃無所撓語聞

聖祖爲動容尋以議獄坐謫康熙六年夏畿輔大旱

詔求直言命岳自傷身在事外猶草民閒利害諷有心者入告嘗以

天子沖齡宜幾暇披覽古今爲法戒乃錄夏商周以來至元明故實名曰千秋寶鑑書垂成未進而卒年五十有九卒後朝士每稱其風節㮣咨嗟太息思得其人若憶汲黯而需田錫有恥躬堂文集二十卷讀易雜卦牖中天及讀詩雜記附焉

鄒給事之璜傳 孫尚萊

鄒之璜字爾佩順治五年恩貢康熙二年授茌平知縣八年擢給事中需次京師會編修陳志紀上疏論諸督撫貪婪不法狀引第宅園林歌舞之盛爲據

上初是其言俾指名是時諸督撫之歸京師者懼甚各營救周有德巡撫山東時戶部郎中陳凝祉持志紀書刺往謁有德遇之薄凝祉者志

紀父也至是懼志紀怨已屬給事中李宗孔御史季振宜及之璜居閒解其事志紀奏對時已及有德名不可解摭列郎廷佐張朝璘許世昌暨有德名以奏

詔廷臣鞫治有德遂發志紀書刺志紀亦陳有德屬宗孔等營救狀宗孔振宜皆不承獨之璜不背志紀對曰有之時廷臣怒志紀甚並怒之璜卽馳奏有德語謂諸臣貪婪無據難坐而第宅園林歌舞之盛例不應有罪志紀坐誣罔流甯古塔因請

上親鞫許焉是爲九年五月四日也明日

上御左翼門九卿畢集鎖志紀等入朝士無不股栗志紀懼甚語錯亂有德等奏辨如廷臣語志紀不能置詞先是春三月久旱

上禱雨宮中不茹葷者數十日振宜宴集世昌別業觀劇別業隣之璜邸舍以故志紀心識之至是怨振宜之不助已也奏其事未及指振宜名振宜歷階而上自言曾觀劇世昌家詢月日非齋戒時不問志紀益錯亂多蔓引類

上仁明皆不問之璜懼與志紀俱流也更奏官茌平時有德歲勒取驛遞銀若干兩有德辨語滿語

上曰汝滿語鄒之璜不能折汝矣因下法司按驗年餘奏有德無是事之璜削籍

上曰有德有是事遂亦坐削籍初侍讀學士熊賜履於輔臣時上疏陳時政被

恩遇詞臣因多上疏言事至是左都御史艾元徵上疏禁詞臣言事者爲令戶科給事中姚文然上疏停鎖禁朝臣例亦自此始志紀字雁羣泰州人己亥進士之璜與凝祉同貢交至深志紀疏之璜實與聞因被其株累云

成性傳 章學誠

成性字我存初名宗儒號李庵又杏巖祖建中鄉里善士明崇禎乙亥年流寇陷和州罵賊殉難事詳義烈傳父其德天姿純粹篤於內行體羸瘠不能治經生章句顧好古樂府及唐宋小說家言遇新奇可喜事輒拊掌以笑趨左而右爲父母指畫陳說父母喜卽充然如有所獲愛靜宜潔居室灑灑然年甫及壯而卒母祖氏殉節見列女傳中性幼孤育於祖父八歲入小學誦詩受論語孟子書強記兼八名稱童子塾乙亥之變建中一家死賊難賊擄性去賊婦有李氏者見而憐之俾匿草中明日

賊去乃免性時年十有四耳離亂中寄蹟僧寺讀書尤刻苦躁則以長繩繫足自警疾讀日夜不休既補州學生員乃從鄉人戴重問學重故宿儒得性所業甚喜由是講習日益精醇甲申歲明亡性避亂豊山倉皇生死閒未嘗廢業順治四年丁亥以拔貢生入國子監明年授秘書院試中書舍人旋舉順天鄉試成進士改中書科中書舍人需次歸家著書十餘萬言甲午奉

詔馳諭四川官吏取道自直隸山西陝西往返萬里故事使臣所過州縣例有餽遺或謂性取之不為破檢性曰我窮書生何功受州縣餽縱彼無德色性獨無愧於心乎悉謝去愛蜀溪奇石因使軺攜數斛歸行橐空乏泊如也丁酉授監察御史巡按福建當是時大難初定傷夷未復而海寇鄭成功連合諸偽鎮與山賊陳德容廖明旗嘯聚聲勢相為響應性與當事大吏討論剿撫頗中機宜巡歷所至輒偵其要害上疏陳形勢大略謂成功團練廈門屯諸鎮老幼妻孥固眾心各偽鎮坐戀妻孥為盡死力然烏合之眾實繁有徒日分兵四出摽掠取供軍食勢不能久株守我師當出不意擣賊巢穴且諜聞賊遣偽官至湖廣偵義王孫可望投誠消息聞風喪膽不寒而慄竊謂宜以此時即整舟師出

精銳直趨厦門夫欲散賊黨先傾賊巢欲繫賊心先奪賊愛破賊要略未有先於此事者也又福建賊勢山海相爲響應比者上游諸寇如陳德容廖明旗張耀華已漸次歸順惟汀州山賊温丹初負固不賓臣性從下游跋涉至汀即與鎭道諸臣規畫攻剿形勢今賊據險爲巢土寨堅固難以驟下方春山水暴發因便築堤遏水還向居高臨下攻其不備寨外周布木柵防奔逸者臣恐軍入力弛減損奉給以備犒軍百里之間牛酒日至軍士無不踴躍歡呼銳氣百倍行見山寇就殲海逆勢孤無援土崩瓦解勢所必至性敢竭其愚奏上頗採納焉又上疏謂福建山海多事頻年征剿師旅繁興民窮地荒日以益甚性巡歷所至懲剔奸蠹因時興革撫之綏之惟地所宜至於地方情形當今利病謹取尤切要者條爲四通伏候裁擇一曰嚴汛守以固疆圉環海要汛舊設寨遊聯絡會哨聲勢相通制綦密矣但濱海府縣幅幀寥廓今日兵勢不能遍地設防宜擇最要之區屯兵固守明代寨遊今未修舉雖有水師營兵戈船皆泊內港以防近地人不素習豈堪輕試洪濤巨浸之中臣愚以爲水師之設要在得人宜求熟練舟楫諳識水性將吏使當重任廣選舵工水手繚捉招斗惟其能者優給廩餉

不爲常格使與水兵皆寢食其內以舟爲家習礟於舟習射於陸鳥銃器械用其長技操演習熟庶幾水師可成至泉州一府逼近賊巢水師官軍宜移屯石湖又偵賊艘內犯由大墜左右兩路而來左近崇武右近祥芝今宜兩處屯兵遙爲聲援賊入則聲礟相警石湖水師當其正衝祥芝崇武之兵左右出奇而夾擊之必獲全勝此泉州之門戶也惠安之北有峯尾司久爲賊窟百姓苦其殘害望拯久矣若能分兵屯此則有城可守居民皆爲我用又泉州之藩籬也同安一縣逼處廈門浯洲肘腋之間伏寇叵測若于高浦設屯以遏廈門劉五店聚兵設礟爲警則浯洲在其夾右亭泥石潯諸隘時出遊騎往來巡哨之賊必疑畏不敢登岸久之必棄浯洲而廈門彈丸之地不攻自下矣此又泉州之脣齒也一曰分界址以防接濟海逆負嵎聚集亡命彼所急者米粟舟材而已所在有司禁遏接濟商旅舟楫絕不爲通是海逆一日不滅則海禁一日不弛其勢然也然奸民乘閒規利勾通不肖兵吏困累商販抑勒居奇或山陸貿易之道誣爲出海或布粟日用之資詐爲禁物是以他產之物遏抑不前取給無自本土所出壅滯陳朽歸於無用商賈不行物價騰湧小民生計日就窮蹙職是故也臣愚以爲先定商貨禁

例若竹木鑌鐵硝礦油麻之屬毋許通貿他若布帛菽穀小民日用所需宜聽商民轉運俾就流通惟濱海大路或捷徑岐出可通海道者嚴立疆界明爲厲禁更立勾稽文法上自使司所治下逮諸府州縣往來商貨俱責官牙明書左券若商民姓名材貨多少及取道所由具著於券以時比驗則犯者自鮮至泉州出義成門達南安法口永春桃源德化龍潯上塞峯抵尤溪縣經西芹至延平府以溯上游則去海甚遠百貨交易均可聽民自便一曰輯投誠以綏殘黎福建爲山海要衝萑苻嘯聚之徒聞風向化漸次歸順而用武之餘人失其業以故入伍者多歸農者少軍民雜處約束教訓所貴多方伏見投誠之後閒有悍性未馴陵轢閭里者或詐索舊逋或脅署僞券居民亦負氣不能相下往往訐其受撫前事竄易日月以詣訟庭所在有司惟圖苟安無事不爲受理憤無所洩遂致自相格鬬以快其私臣愚以爲善後之計宜亟令解散宿怨禁止羅織以廣招徠以安善良竊計新附之衆宜使合者以漸而分聚者以漸而散近者以漸而遠消弭反側庶幾久安長治之道一曰清營伍以遏盜源府縣編氓既有保甲諸營什伍猶未整齊竊恐一二驁悍者流不遵教化或比匪入作姦犯科爲閭閈病如已被斥退不

歸編戶廝養傭僕混迹其中者軍吏旣無民籍有司不歸版圖凡若此類難以稽考臣愚以爲當責戍兵吏自爲版籍略倣保甲之制參用同居連坐之法則軍伍肅淸而盜源遏矣事下兵部議行性又上疏論築堡備寇大略謂福建下游四府地皆濱海百姓處府縣者旣有城郭復有防兵至於海徼之民比廬而處不獨無險阻可守且又防兵所不及救方今逆賊游魂海上每於沿海近處肆行焚劫府縣城邑近則越數十里遠或百有餘里調兵往援賊已飽掠颺去且兵來賊去兵去賊來勢難株守以備倉猝之寇蓋由居民無以自衞不能與賊稍持旦夕以待援兵今宜沿海之地度賊所必犯者無論民居多寡均出資財以築土堡多備長鎗鳥銃習爲團練卽有賊兵猝犯人自爲守家自爲戰馳報附近將領以兵赴援團練之民義切同仇自能戮力夾攻賊必大創如是久之糧絕勢窮未有不瓦解者也其論鹽場利弊以爲福建東西南三路鹽課統在運司而上里海口牛田三場遠在海澨場官職微權輕寇擾之後人民藉口凋殘追呼無效潯渼洒洲浯州三場明代亦設場官其鹽折上供領于泉防同知作永甯衞軍餉後撤場官民皆稱便我

朝革除衛軍酌定鹺政而變折糧差復分爲二百姓未免重擾夫十羊九牧其令實繁省官節費經國之要請罷上里海口牛田場官領其事於福清知縣潯渼洒洲之領於晉江浯州之領於同安一准諸此則庶事畫一民無重累其論保甲請參用士流核丁糧請責重知府恤繇役請禁絕灑派皆切於時事並下所司熟議施行已亥報績陞兵部主事一再移疾去官優游且十年頗以文墨自娛游浙江與給事成鼐毅交善去之河南訪宋儒程子兄弟及洛中諸賢講學遺蹟當道貴顯者欲招致之灑然不顧也康熙七年戊申授兵部主事歷監督南贛關稅壬子擢工科給事中時議招募遊民開墾荒田性上疏曰臣伏見在廷諸臣有援古證今以爲必當興屯在外督撫見地方荒殘亦曰必當興屯臣非謂其言之盡非也但今日之屯與古不同古用兵屯民屯絕少故決機于兩陳之閒而興屯者如曹操袁紹相拒官渡諸葛亮之出師祁山是也有防邊寇侵軼而興屯者如趙充國金城之略是也然皆以有人而屯非無人而先議屯也又皆當年收其利非待三年六年而後起科也今日之屯所以不同者皆謂之曰開墾不謂之曰屯也謂之開墾又必須本土之民非外來流民所得墾也蓋今日之荒地率皆本土之

民貧而棄之外來之人焉得入而據有其地乎且外來之人亦皆流移失業者也旣云失業是已地且不能墾而乃舍之耘他人田乎今忽然興屯持朝廷數萬金錢付之何人若入荒殘之縣勢不得不責之知縣知縣負茲重職無藉貧民不敢輕與有身家者亦必轉輾責保然後付之萬一人事不測屯利未收而本貲虧矣且必待六年而後起科六年之內官之遷移死亡不可預定官吏得以容隱為奸內帑本貲旣不可保而興屯之事亦復有名無實皆非策之善也臣近見山東河南廣東諸處有開田一萬餘頃者矣有開田數千頃者矣官司皆有加級紀錄以敘其功未嘗用朝廷之金錢也然此又可責之有錢之官而不可以責之無錢之官也臣竊以為今日而言屯事亦祇宜責之本縣之官而不宜別設官以煩擾百姓本縣之官非不願加級紀錄所以不能開墾者官貧民貧故也臣伏願

敕下總督巡撫令各縣之官視民有力開墾者勸其開墾無力開墾者聽縣吏上本布政司請給牛種資錢視年歲豐歉量征租賦亦不必待六年之久而後起科也且是以本縣之民墾本縣之田官既易於稽察而朝廷本貲所散亦易於征收矣又上疏請奬進廉吏其略曰臣伏思

吏治不清由於督撫薦舉多論催科不問操守古稱召父杜母言其愛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也今薦舉之法既以催科爲重誰肯寓撫字於催科而廉慈之吏爲國家培養元氣者或以催科稍拙終無表見之一日臣竊以爲催科固屬急務操守尤爲大端我

皇上所特重者首在廉吏能愛百姓也今之薦舉既有定數廉吏之催科稍有欠缺雖不得與幹練之吏並列上考亦何可與治行無聞者概置不論敕臣請薦舉之年其法合上考者舉行如故其有廉慈愛民著有成績者雖催科稍拙督撫皆特奏以聞如是則廉慈之吏爭自磨濯于吏治未必無小補也疏上

特詔報可又論學政之弊以爲今日無真生員異日即無真舉人真進士而天下遂無真事業矣是直省督學爲人才根本之地今法止於試卷解部檢駁文字疵累謂之磨勘其奉職清慎與否未嘗一語及之是有磨勘而無考察也且自科道諸臣不敢以風聞言事貪黷之局遂牢不可破夫賄賂行於進取之塗與者甚樂而受者可安事在曖昧言路何由而指摘之伏願

密諭九卿大臣於應推督學官員毋拘資俸慎舉所知若品行端方廉

潔素著者各一二人以備督學之選日後如有營私受賄之事罪連舉
主庶貪風賴以挽回頹綱賴以振舉矣性又陳民生十害以爲圖治莫
先於安民安民莫急於治害臣竊讀漢文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危亡而莫
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乃知帝王仁民愛物之心蓋與天地發生長
養之德若有觸而動者
皇上愛民如子四海之內直無不登之衽席矣而民間疾苦尚未盡絕
者害民之事非一端貪庸之吏習焉而不能革卽有良吏亦革之而未
能盡也臣請歷陳其弊一曰衙蠹之害州縣胥役多用市井無藉奸民
始以小忠結長吏之知旋以小利餌長吏之欲內外潛通奸宄叵測公
差所至雞犬不寧民之受害一也一曰抽豐之害地方官吏豈無私交
舊識朝去暮來叢林道院寄寓關說曲直顚倒含冤莫伸民之受害二
也一曰歇家之害凡鄉鄙錢糧訟獄之事不能遙辦必投在城所主之
戶名曰歇家此皆地方積惡之徒一投其家錢糧則多被侵蝕訟獄轉
致繁興民之受害三也一曰奸豪之害大奸巨猾武斷鄉曲凌弱暴寡
小民敢怨而不敢言民之受害四也一曰上官胥吏之害自總督巡撫

及布政按察諸司所用吏胥皆出州縣之民每與州縣長官分庭抗禮往往居奇關說民事不肖有司甘心媚竈言聽計從民之受害五也一曰佐貳之害斷獄聽訟長吏專責乃丞簿佐貳濫收呈牒擅行勾問民之受害六也一曰越訴之害人命竊盜婚姻田土法聽知縣受理而奸民譸張爲幻上控督撫或投司道株連蔓衍飽慾乃休民之受害七也一曰雜派之害民間地丁條銀由單是據而顏料本色蓋緣時價低昂未能豫定不載由單州縣得以任意苛斂無從稽考民之受害八也一曰放債之害百姓十室九空朝不謀夕市會無藉之徒乘小民一時之急違禁取利名爲逐什之二其實逐月合券計利已在七八俗謂放印子錢甚至折沒妻孥不能振拔民之受害九也一曰縴夫之害凡近驛路人家郵傳往來絡繹不絕每每強捉人夫挽舟負輿逐村更換甚至衰老童幼僕僕道途民之受害十也凡此十害往往形諸彈章略可槪見從前縱有條禁或陽奉陰違或始遵終悖若非三令五申未免一木百蠹請下所在有司每季書上不蹈十害結狀申送大吏按驗稍有發覺治以殃民之罪庶民隱得達而民生遂矣時天下漸承平州縣吏治間有闒冗性上疏論風俗及教化致治之源其略曰臣聞唐虞三代之

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風化之美稱極盛矣兩漢忠厚名節尚爲近古降至後世則有政而無教此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昔賈誼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今之課吏以錢糧盜案無累者爲高等而教化之道置之不問則是今之薦舉卓異當世稱爲大才能者皆昔人之所謂務刀筆筐篋而不識大體者也臣見近日風俗之壞而知教化之廢也久矣如奴僕告家長營兵訐將領扈承敬以弟子而執其師常之傑以親子而擊其母奸回之聚衆辱官豪紳之滅倫干紀諸所謂下犯上小加大强凌弱衆暴寡之習見於章奏者比比而是而閭閻之不及知者又不可勝舉也以
皇上堯舜之君未臻時雍於變之化豈非守令不得其人急簿書而忘教化俗吏多而循吏少之故耶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伐其時之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天子下詔褒揚有賢人君子之稱其他良吏或以兄弟爭而任咎於已或以母子怨而譬諭其家皆載在史冊成一代風俗之美凡所以綿國祚而維世運者固非僅旦夕之效而已請下督撫大吏嚴飭所司如鄉飲酒禮務取年高有德足以矜式府縣不得猥濫充備員數道學考試舉措優劣必合輿論州縣旌

別淑慝不得因循避怨善或有錄而惡不敢書復社學以教訓子弟講
鄉約以召集耆老舉節孝以維風立義塚以厚俗凡此皆與教化崇禮
讓移風易俗之大端向不入於考績有司視為弁髦以致風俗凋弊今
請薦舉書考有不力行教化如前所列數端罔闗成效者簿書雖治亦
不得與於卓異之選如是則吏皆循良而民多興行矣又上言布政司
官不宜攝巡撫事布政司錢糧文案惟巡撫得而稽之巡撫闗防歸布
政司恐有吏易竄改以便其私者部院曹郎無事不宜數謁尚書侍郎
私第府縣官吏於百姓猶父母也不得取部民女為妾婢諸闗監督稅
務者不得僅以錢糧如額運銅無欠為稱當考恤商之事興者凡幾病
商之弊除者凡幾性由給事中擢掌科印前後四年章疏大者凡數十
上皆切實有當利病
仁皇帝雅知性喜為文詞俾與翰林詹事諸臣試文字性嘗被疾遣禮
部及太醫院官就視邸第時論榮之丙辰以疾請骸骨
上曰成性居官清慎方欲大用而今以病告賜加秩一級遣歸非常格
也里居凡三年卒年五十八性樸訥好學初從戴重遊重謂性穎悟因
屬以著述順治己丑成進士為蔚州魏象樞所薦象樞故名儒數與性

往復討論至於尋孔顏所樂象樞曰孔子之樂在不怨天不尤人顏子之樂在不遷怒不貳過子思之樂在不陵下不援上孟子之樂在仰不愧俯不怍性曰宋儒言氣質之性欲申性善之旨而實違性善之義不若孔子所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時論以爲知言方督關南贛贛州知府孔覺所經歷毛倬人及宿儒彭受之相與卽濂溪書院爲講學之會性撰會約數章其旨主躬行實踐謂講學者當平心易氣虛已下人卽有不合亦宜熟復之不可自以爲是昔張橫渠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語人曰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如伊川見橫渠訂頑以爲是起爭端改爲西銘且曰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吾兄弟無此筆也觀此則見二子舍已從人取人爲善可爲師矣時有畏人譏議欲輟講者性曰聞謗而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於毀譽是好名也或言學貴躬行不貴乎講性曰講學所以爲躬行也不問程而行道鮮不謬矣或問朱陸同異曰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人欲爲私三綱五常仁義道德無有不同學者不求其同惟求其異非也撰成子迂言數萬言多身世自警語性清介歷官幾三十年家無長物擢南贛關其妻從求一簪不許或詰其故則曰一人簪則人人思簪矣一簪與則事

事如替矣以父母之身千秋之品顧博親戚交遊旦夕歡非愚之至不及此初巡按福建時兼攝鹽政故事鹽賈有贖鍰充使者橐性謝去無所染與友人書以爲賢哲立言盡粗無精盡近無遠生平自處以甘貧有恥爲第一義而其要在乎斬絕俗情宮室妻女所識窮乏不得擾擾爲此心累足矣又讀司馬遷報任安書觀李陵爲人自守奇士曠然有得以謂自守而謂之奇士非李陵不能爲非司馬遷不能識也陵之言曰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遷之言曰交遊莫救視左右不爲一言以此見二人皆自守士後代論人則以自守爲愚夫矣其持論多類此亦性之本趣也然天資灑落不屑屑較量彼我有市兒騶向索魚錢性實未市魚市兒固不去則稱貸與之家人請其說性曰與之息爭其味與食魚等飲酒肆中有客詠李賀詩呼與語則遠客不能歸即出袖中金贈之時方夏猶春服袖金盞將市葛者也性位望通顯然自少遘凶閔追念先世未嘗不歔欷著百思草及先節家烈猛省諸篇以致其意文多不載錄其猛省篇曰秋夜不寐委體於筦簟之上顧此六尺思我二人展轉興懷喟然長歎嗟乎非父母安有此身今有此身又安有父母哉念此身庇賴妻孥衣食臧獲至于族屬戚黨及居同里閈之人亦迭有乾

餼以相遺問哀哀我父我母生我劬勞昊天罔極而曾不得我一帛之温牛菽之養然則父母奚樂乎有子也古人朋友相念則託以蒹葭之詩申以雞鳴之候即偶所止宿他日追維猶念其村墟草木不能去懷而以我屬毛離裏之人九原莫作黃壤長埋風雨晦冥之夕寒鴟嘯乎松楸野狐走其壙穴此其為情殆不堪憶矣而為之子者非賓筵高會即偃息在牀非博塞嬉游即徵租築室自私自利蚩蚩若將終身亦曾思我父我母鞠之育之遂有今日耶或曰揚名可以顯親奚其憾無論齪齪之名未必揚也即使主父五鼎蘇秦六印於以自奉則得矣其於父母何與焉昔人有言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名之於身達者猶以為無益而況上之能及吾親乎且名莫盛於孔子矣孔子先人葬於五父之衢及長而始知其處至於合葬於防墓崩之涕生事之禮不可復追矣後即世世稱為聖父于身何有耶不若曾子養曾皙曾元養曾子觴酒豆肉左右就養無方為得天之厚也由此觀之又何有於區區之名也嗟乎父母不可得而見矣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得與我同生於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之執母之黨而加吾意焉得父母所使令之人而終始焉得父母平昔所御之物而耳目焉得與父母

之貌相俱齒相若者而致吾繾綣焉几若此者皆其不得已者也求之而又不可得則慟哭繼之是又無可如何者也今人有父母在是孔子之所不能得而已得之矣有此天幸則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何忍而竟不爲乎且吾未見稱觴上壽有亟於子女婚嫁者也居廬展墓有亟於受命捧檄者也朝暮寢門有亟於遷拜除授者也抑更有異者一子能勉事父母則眾子交相委焉是問安視膳之道等於里均都派之徭也貧者或絀於時富者欲同於眾父母不獲一日之安尤末俗之至惡者也古謂行樂當及時秉燭夜游吾謂行孝當及時秉燭夜侍何也父母之年促而吾身之歲月長也今有貴人於此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汲汲皇皇猶恐不得一當及嚴君在室慈母在堂呼左而右令東而西何不以諂人之情而爲孝子之心乎是又世俗之可長歎者也辭旨斐惻聞者莫不悲其志云

志曰和州近代人文蓋推戴氏成氏云性嘗受業戴氏蔚然爲百餘年文獻之徵此足覘淵源所自矣觀其巡按福建所論殲寇機宜及工科上疏陳風俗吏治卓然具見其本末自言生平愛人之心與義利之辨

自然無所容僞推此言之古人可作何以尚焉性著述不名一家短長互見雖未能悉衷於古人法度要非無所得而言者謹條其別具著於
藝文

阿什坦傳 八旗通志 子完顏和附見

阿什坦字海龍滿洲正黃旗人姓完顏氏金宗室之苗裔也十世祖隆萬杭愛生而智勇過人敦信義睦鄉里輕財好施故附近村落咸歸之性喜捕虎殺虎至九十有九一日方祭祀家人報園有虎即持鎗往追躍上虎背以鎗戮之虎亦嚙其足虎死隆萬杭愛亦被傷顧謂家人曰此吾命也後世子孫當繪吾騎虎象祭之遂卒生四子長鄂和睦仲鄂克除叔車特庫季占楚庫倫武鄂和睦生達晉都督達晉都督生達爾漢都督達爾漢都督生王楚倫武王楚倫武生噶哈噶哈生努爾漢努爾漢生魯克素魯克素生護齊哈達齊哈是時
太祖高皇帝龍飛遼左護齊哈兄弟二人率族眾來歸隸鑲藍旗尋以其妹充
太祖掖庭改隸正黃旗內務府佐領至
太宗文皇帝時護齊哈任內務府大臣達齊哈任牛彔章京兼管遼漢

入都督總統火礮營凡征高麗蒙古葉赫烏喇錦州松山及剿滅流寇達齊哈嘗率所統兵爲前鋒達齊哈生子十一人女三人阿什坦其第二子也生而明敏性至孝母嘗誤加嗔責婉容遜受終不置辨母偵得其實謂吾向誤責汝汝何不辨曰母教以正奚敢辨人問其故答曰古人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稍萌自是之心則傷父母之懷矣吾不忍如是弱齡即好讀書於經史無不研究身體而力行之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以通滿漢文選授內院六品他赦哈哈番時天下初定滿漢人文漸盛凡公事兼用滿漢文阿什坦翻譯大學中庸孝經及通鑑總論太公家教等書刊行之當時翻譯者咸奉爲準則即止通滿文者亦得藉爲考古資九年壬辰科初設滿洲科遂中進士廷試第二甲第三名是年陞刑科給事中時稗官小說盛行于世滿洲人亦紛紛翻譯阿什坦憂之奏曰臣惟致治係於人才人才係於讀書古人云書能開人睿知然則稽古勤學所益非小

皇上崇文重學特開科選滿洲進士八旗學者家誦戶習行見人才盛文治興而英儁輩出矣抑臣更有慮者學者立志宜以聖賢爲期讀書務以經史爲重此外雜書無益之言必概廢之而不睹則庶乎學業日

隆而邪慝之心無由而入近見滿洲譯書內多有小說穢言非惟無益恐流行漸染則人心易致於邪慝況聖賢古訓日詳究之猶恐不及何暇費日時於無用之時地臣請

皇上諭八旗讀書人等凡關聖賢義理古今治亂之書仍許翻譯此外雜書穢書概為禁飭不許翻譯此亦助揚教化長養人才之一端也又奏云治國莫重於教化教化莫要于風俗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禮義政教之本俱已漸次舉行將見六合一家風俗自美然臣每見滿漢婦女或乘車或徒步紛紛街市易貿貨物男女雜沓甚非禮法臣思京師乃天下觀瞻之地況今七品以上俱膺封典身為命婦與寒門婦女不同宦家習尚更為國體所關體統尤不可不存伏乞

聖鑒飭部傳禁以後八旗婦女不得輕走街市擁擠貿易不惟風化之原可端而政治之體亦美又奏云臣惟致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法宜先定爵我

皇上圖治惟殷求賢如渴設官分職滿漢並用各有品級有正從一如前制詳且善也獨是滿漢文職自一品以下俱有等差而部院衙門內

竟無五品之官稽古酌今不無未備之憾開創之初事從簡略今我
皇上車書一統萬國來朝豈容官制不詳陞遷越等夫用人不次出於
聖明之特簡而尊卑爵級之大典必不可略而不詳也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詳酌確定一品至九品之制庶幾定爵定秩於焉大備
而銓衡次序燦燦然有章矣在垣中累疏言事並蒙
聖明采納於是滿洲人知崇正學尙經術而邪說不得行京師男女有
別風俗丕變未幾設司禮監等衙門因內遷尙方院員外郎又遷文書
館又遷禮儀院兼教習內侍讀淸書後以祭奉先殿到遲被譴革職仍
以白衣領教習事
世祖嘗召至內廷傳諭曰爾愼勿執拘用心教讀行將大用也十八年
世祖升遐內侍各放歸鄉里阿什坦亦投閒家居時輔政大臣一等公
鰲拜秉鈞軸士大夫爭趨其門一承顧盼立得遷擢其胞弟都統穆禮
瑪之妻阿什坦女弟也穆禮瑪嘗薦其賢於鰲拜鰲拜欲令一見終不
往有賂白金三千兩屬爲言事於穆禮瑪者叱逐之康熙七年修
世祖實錄大臣共薦爲纂修官有同事者與不協言
實錄大綱已就館中員數太多應減六七員遂奏准另用咨于吏部奉

聖祖仁皇帝特旨內用九年遇覃恩封承德郎十二年
聖祖召入便殿問節用愛人對曰節用莫要於寡欲愛人莫先於用賢
聖祖顧謂左右曰阿什坦我朝之大儒也以其耿介不合時宜未克大
用我當用之遂召令日逐於乾清門內月華門旁侍值朝夕顧問
賜貂裘一襲時賜御饌恩寵有加十八年以老疾引退閉門謝客披閱
經史焚膏繼晷略無倦怠嘗訓其子曰學當躬行實踐爾等講一分不
如行一分古來聖賢不徒在口頭議論又曰爾等慎勿以公而營私也
我別無可法但做官三十年不趨媚權勢不濫交受無義之財是可質
之神明汝等當法之又嘗教之曰爾等慎勿服藥凡醫所能愈之疾皆
可自愈而自愈之疾往往因藥纏綿遂致不起今之醫人既無扁鵲華
陀之傳乃向庸庸輩求生以試其藥非慎疾不敢嘗之義人能於飲食
起居不失常度思慮意念不馳騖外慕則自可少疾至於修短之數已
有成命豈樹皮草根所能挽回耶又嘗曰范文正公義田一事吾最羨
慕第恨力不足耳於是與諸弟及從子輩公議立義會一家有喪則凡
有俸金及食月銀者人捐白金一兩五錢即於是日攢足以助之外有
所賻任其自便自是有事之家倉卒得辦其子孫至今遵之居五載卒

二十三年九月以子鄂素遇覃恩贈中憲大夫慎刑司郎中管佐領事二十七年以子和素遇覃恩贈奉政大夫上駟院郎中翻譯處總管三十六年以子赫世亨遇覃恩贈通議大夫卒之前一年嘗謂諸子曰人之生死如草木之榮枯此自然之理也明年吾其逝乎明年果病寢疾時戒諸子曰族子特義順卒無嗣官產雖當我得但爾等皆已食祿族中猶有窮乏者任其婦與之爾等慎勿承受諸子敬諾乃卒先是其婦翁吳巴太無子易簀時出一券付之曰吾不幸無後遺產當與族子宏德若眞長者故以券相付倘有爭者若必證之後果有訟者訟於戶部且以利相啖阿什坦毅然曰吾可負死者耶持券白部卒直之居奉天時族人吳巴禮及耶圖貧困不能自存沒身豪右阿什坦之父以金贖之且各授以莊產奴婢令保聚成家後吳巴禮卒無子族人請還所授產阿什坦曰我父仁恤宗族故與吳巴禮今卽無後耶圖其從子也宜卽與之收產非先人恤族意因語諸子曰爾等處世凡事莫占便宜凡便宜處卽是不義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君子小人之所以辨也爾兄弟能以是言始終守之是所願也其存心明義利類如此三子孝友有學行並能守其家學孫白衣保現任理親王府頭等護衛留保現任

禮部侍郎護守

泰陵

又附代履親王作內閣侍讀學士完顏公和墓誌銘　鄭虎文

皇清誥封通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兼佐領總管內繙書房武英殿事

皇子師傅完顏公卒和碩履親王曰嗚呼余師也余否德忝

帝胄幸不至隕越以貽國之羞公之教也乃走位哭諸皇子咸會弔其

孤祭焉而許以銘屬

王事鞅掌未果越三十有一載始克敘銘起其葬敘曰公諱和字純德

始祖杭愛以勇聞世居完顏部遂姓完顏氏曾祖魯克蘇恭遇

太祖高皇帝龍興東海舉所部來歸隸鑲藍旗祖達齊哈以女兄充

太祖掖庭復擢隸內府佐領均未仕考阿什坦始由進士官刑科給事中有聲生三男子公其仲也公生而穎異初受業童子師居數月師辭去曰生非常人吾毋以俗學溷也年弱冠以筆帖式起家稍遷至內府員外郎主幣帛庫庫故財賦地時國家法簡易官吏乾沒無度公受任一無所染立鉤考法迄今行之吏不能爲奸遷上駟院郎中稱職

仁廟心嘉之會諸皇子出就傅擇師難其人謂公嚴重乃命公俄被

旨坐免數日復起爲武備院員外郎仍充皇子師累官至今職公之在
禁闥也垂四十年早暮出入惟謹雖瞻視步武閒必有尺度遇諸皇子
侃侃不少寛假諸皇子咸敬愛之偶語及公必稱爲夫子而不名當
仁廟親征噶爾丹也公誓以死報固請從
上曰皇子國本也事大汝立功事小勉留之其爲
上所倚重如此公博涉古今不屑爲章句之學嘗承
旨作制藝援筆輒就情詞斐然
仁廟顧侍從曰和非甲科而能文理明故耳嗟賞者久之然公終不以
此自多亦不復更作也
國書尤爲衆所推服有奉
敕修纂資治通鑑綱目性理孝經黃石公素書傳於世爲人篤於天性
居親喪寢食如禮與兄共匕箸至老無閒兄亡撫兄子留保卒以文學
顯爲國重臣他於宗黨之孤煢昏嫁似續之事力無所不盡嘗脫人於
難終其身不以語人與人接不設崖岸人亦無能以私干者性惡華靡
有戚屬某富而高其門公曰德不修而豐其屋其能免乎已而果然諸
子請其故曰不幸而吾言中不願汝曹效也故居恆以謙謹儉約爲諸

子訓人或方之萬石君云公於康熙五十一年
予告歸越六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娶某氏誥封安人丈夫子二長伯熙
內府郎中次白衣保監察御史女二適某某孫男四公子以某年月日
葬公於某鄉銘曰
帝臣王師茲焉允藏以固以安百世其昌

孫給事蕙傳 喬萊

孫蕙字樹百淄川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八年授寶應知縣先是官茲土者相繼貪殘歷十餘載雜派視正供數倍邑富人盡貧至是黃決黃家嘴淮決高堰翟壩湖水洶湧浩瀚高郵破清水潭寶應亦破力清溝田廬盡沒于水民貧殆不可狀蕙惻然傷之欲首除雜派吏持不可蕙竟焚其籍歲省鉅萬計自淮水不出清口黃復躡其後漕渠入濁流淤墊歲徵夫七千二百濬四十日糧艘乃行蕙不忍役夫七千二百濬以千八百期工不如法河道都御史羅多怒將劾蕙淮揚道副使張萬春勸以賄營救蕙不可當是時邑人德蕙甚懼蕙遂被劾去也環都御史郵署號泣聲徹天地都御史出呼號者幾萬人所過巷陌塡塞馬不得行都御史心動紿曰工六日成貸令邑人信爲然爭趨赴畚鍤一夕

之內城郭村落遠近至者計二萬人三晝夜工成都御史驚喜蕙因此譽望大著先是明設倉鳳陽食護陵兵邑歲輸米千六百石實倉號鳳米爲道遠又涉洪澤諸湖邑之苦茲役也三百年矣

國朝罷護陵兵而設倉如故淮兵之護漕者給倉中米米既由淮達鳳陽兵復自鳳陽支米運歸于淮兩不便蕙請寶邑鳳米解淮食淮兵漕運都御史帥顏保深然之會工科給事中李宗孔亦以爲言帥顏保遂

上疏如蕙請米得免解鳳陽故事兵船縴夫每站銀一錢一分奏銷畢乃給或遲至一二年民不被實惠又兵船未至時先期齊集衆夫閑公署及祠廟中暫者數日久者數十日不得治生業婦子朝夕餉饘粥奔走充塞于道以故募一夫民閒費至一二兩不等三藩叛後舟師尤數數過蕙察驛設水夫陸夫及各行夫之屬可六七百人借庫項先期如額給以銀不足在城責鄉約在野責保長募于十鋪三十六莊亦先期給銀如額不齊集不閑公署祠廟中治生業如故民既受官銀兵至亦無敢後期者是年兵數十過里甲無擾焉是時上官饋遺有常額或且苛額外蕙獨無饋遺上官始見惡既而察其果廉也意解更稱譽之布政使慕天顏尤器蕙蕙請于天顏曰淸水潭未塞高寶諸邑田沒于水

者冬春暫涸夏秋沒如故縱他日堤成不沒而溝澮阡陌盧舍盡壞又芟芻萍荇之類暢茂塡擁芟除視墾荒尤難須三年起科廣招徠勸開墾流移者庶有復業日耳會天顏入覲奏蕙語

上許焉十餘年淮揚之民沐

皇仁浩蕩而天顏及蕙亦頌之不衰蕙治寶邑六年專以愛民爲急不自計利害升沈如革馬戶官農裁并更夫解役及糧單供頓支正項諸事亦歲省千餘金有喬樂吾者富饒年八十餘住柘溝隣莊郭某聚盜刦之是夕樂吾飲他所醉未歸盜無所得因心恨之郭某以他案發誣樂吾同爲盜按察使陳秉直檄捕樂吾蕙知樂吾不爲盜懼且驚而死也匿檄以百口保樂吾秉直不可蕙始召樂吾具告以故俾赴訴臬署秉直入蕙語又見樂吾老甚遂白其誣生員湯輝祚之僕有女嫁喬華楚與輝祚對門居有郤華楚男投充旗下挾旗主至邑指有貂裘一金爐一及他酒器衣服藏輝祚家擁輝祚入縣署勢張甚蕙執華楚父子各笞之五十且上其事旗主懼遁去淮揚道副使張登選詢寶邑富室某某蕙正色曰此非公所宜問登選慚而止其伉直無所阿避多此類十五年以卓異擢給事中十九年轉戶科尋轉掌印給事中上疏論優

人錢永祖澤深弄兒石渠不宜官縣令又上疏論都察院通政使大理
寺官不宜用任子
上深然之語閣臣曰蕙可謂言無妄發者已後有薦錢永卓異者以曾
被蕙論劾
詔不許又上疏陳秦省運糧苦請免開架稅
詔從之豁者至數十萬二十三年以憂去遂卒于家蕙爲人強直闊略
談論侃侃客有所請託恆不能出口而止官寶應時邑人鄒之璜擢給
事中歸蕙不肯有所屈至文學士若陳鉦喬出塵王潔劉中柱輩則降
氣訂交慶遠知府趙開雍瀕危蕙視之開雍有所囑蕙曰公此時奈何
及此等事開雍卒蕙哭之哀恤其家者甚厚蕙試士拔第一凡五人多
相繼飛騰人以爲盛事五人者郭知州昂王舉人康王拔貢式丹葉秀
才儀劉黃門國黻

呂御史兆琳傳 劉青藜

公諱兆琳字敬芝明兵部尚書忠節公維祺子也少耆學能文章順治
戊子舉於鄉己亥成進士授西鄉知縣爲治務持大體不事紛更久之
無赫赫名上官多易之者會滇逆作亂漸逼隴秦西鄉魚渡灞者尤密

賊壘屯戍之衆咸取給於公而會剿大兵雲集漢中徵公往犒甚急人心洶洶且夕不自保當是時公既迫於府檄勢不可留又念魚渡軍需或有不給漢中距縣三百餘里調遣難以遽達恐生他變乃與守將深相結納誓以保境息民而宣慰邑民曰朝廷發兵爲父老誅賊耳顧安堵無恐輓輸之勞吾自知之此閒兵不數千芻糗猶可力辦漢中所需當不復相煩也於是星夜馳去至則請罷西鄉民運而自和糴以給軍留郡月餘經畫凡所應需無不立具西鄉亦以公故卒得無虞上官更相驚詫以爲能乃與將軍瓦經略莫交章薦之丙辰徵入拜監察御史尋掌福建道巡視中城陛見日

上問其家世首輔具奏忠節公殉難狀

上曰此名臣後應是好官庚申冬十一月星變白氛見

詔廷臣各抒所見時蜀中漸次恢復進剿兵餉皆自三秦運之公謂挽回天變在卹民隱自兵興以來秦民苦餉久矣今去蜀中二千餘里率數鍾而致一石所謂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也聞蜀中米價尚平若遣大臣和糴法莫便焉議上旋有川陝總督隨宜征調之命又以歲旱民饑請

諭內外臣工實心修省以迓天和得
旨一如公請京通倉場舊差御史巡視其後罷之至是復設
特命公往廷諭曰若臣非愛錢者倉弊多端其悉心剔釐公至疏參倉蠹陳大天王等悉逮問如法時論快之公自入西臺力圖報稱每於軍國大計生民利害多所披陳而朝廷亦鑒其誠悃凡所奏請無不俞允且將大用之也而公遽以足病乞休先是公餉軍漢中嘗中溼遂艱於步值京察都御史以聞
特旨留任至是復自請甚力乃
予假歸在籍五年卒年七十有二公爲人厚重縝密居恒恂恂若無過人者至遇事敢言又何其從容暇裕而曲中機宜也及卒朝野惜之子四貴恒出爲兄後履恒進士謙恒舉人復恒拔貢生皆以文行世其家

劉靑藜曰余游太學日嘗謁睢陽湯公於京邸一日論及鄉先達之賢者湯公曰呂君敬芝可謂有仁者之勇其稱之如此及侍御公卒而其子履恒以狀來求傳遂櫽括其事而附著湯公之言以見其信而有徵云

碑傳集卷五十二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三目錄

科道上之中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曰温墓誌銘湯斌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玥墓誌銘朱彝尊

又掌京畿道事監察御史任公墓誌銘姜宸英

敕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公班璽暨配房呂二孺人合葬墓誌銘王士禛

故提督河南學政按察使副使蔣公伊事狀彭紹升

又督學蔣公德政碑王廷璧

誥授中大夫兵部督捕左理事官加一級徐公越墓誌銘徐乾學

又兵部督捕理事官前浙江道御史徐公神道碑姜宸英代徐元文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必振墓誌銘陳廷敬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楨墓誌銘王士禛

御史余公縉墓誌銘黃宗羲

又御史余公傳姜𡺕

又附舟山必不可棄疏余縉

又附督臣調度失宜疏同上

又附請䘏建言疏同上

嘉興錢儀吉纂錄

科道上之中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曰温墓誌銘 湯斌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計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嶽不苟隨時廻心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十上皆關
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攄其生平所蘊必大有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歎也冢嗣延禧卜葬且有日乃奉其王父封公書來京師以隧石誌銘爲請余不敢辭據狀子厚諱曰温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歷庚子魁於鄉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卽封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

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
以爲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
於經世之學已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
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鎭疏言提鎭爲封疆大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
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
拜官甫數日時論韙之
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
者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
詔款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方距京師遠者數千
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鋃鐺烈
日之下保無暍死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豁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
於未解之前請
勅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蚤慶更生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
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雖不欲以悻直儥事
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卒

安然無幾微震撼之處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其志亦足彰
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口
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畧子厚敷對稱
旨奉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諭益見知於
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晉登聞鼓者再晉鴻臚光祿
寺少卿轉通政右參議尋轉左以至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
用矣壬戌五月
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寇魏公以年老辭則
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陛見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碭北至唐宋山
東至海口南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盡其勤
慎如此甲子冬遇覃恩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為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事惟虔事竣念
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
居常忽忽不樂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
走天津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

課子諄諄誡以守淸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類如此甚衆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延禧拔貢生延祐候選州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嗚呼王君邦之傑榰柱言路羞蹴躃位躋奉常神人悅藏骨於斯山巖嵲後億千年視斯碣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玥墓誌銘　朱彝尊

君諱玥字少玉別字希庵姓任氏其先家大梁宋世有知高密縣事者留居焉名其里曰梁尹社曾祖某山西太原府通判祖某縣儒學生員考某贈承德郎監察御史妣鹿安人君中順治十四年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聞父疾亟歸父歿治喪葬盡禮十八年服除補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知汾州石樓縣事六年多惠政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京倉長蘆鹽法回掌京畿道事京師坊市勢豪多以私錢牟重息有印子墜子轉子之目貧民稱貸者不勝其苦君告示禁之廣西亂初定錢糧帶徵未完逃亡者相逐君疏請蠲之又言桃源以北河無支流祠堂邸家

諸湖舊以潴水今多淤塞宜乘水患未至挑濬庶河流不致潰決又言滇黔既平各營鎮宂兵議裁裁之不得其道則爲患日深宜消其迹于無形不可使曠久生姦宄之念其後河決宿遷而武昌裁兵殺官吏據城叛論者始服君先見也君善書朝回輒摹仿晉唐書法語人曰吾以收其放心爾其巡視長蘆都人士賦驄馬行送之君獨賞予作既還朝以所購懷素草書千文趙孟頫時苗留犢圖屬予審定跋其尾其冬盜入予室竊之以去君聞之勿恚也遇予慈仁寺謂曰物之失得亦有定數是卷流傳數百年藏者豈吾一人哉因請更跋他卷益其達觀如是君以明崇禎五年六月日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閻氏贈安人繼娶丁氏封安人子男三人鈞歲貢生塤縣學生坪康熙二十年舉人知名于時女三人婿某某某君之歸喪也坪來凶服立于門請銘君墓及葬乃爲銘曰

生乎齊而視鹺于齊鄉黨以爲光榮也守其官而逮卒于官親懿之所屏營也城曰介根水曰濰膠卜兹幽宅千齡不朝

又掌京畿道事監察御史任公墓誌銘 姜宸英

今年夏四月二十有六日御史任公病卒於官嗣子鈞偕其弟塤坪將

以某月日歸葬於某鄉之某原以狀來請銘按狀公諱玥字少玉希庵其別號中順治十五年會試十八年成進士康熙八年選知山西石樓縣事考選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鹽政回院晉掌京畿道事卒年五十六歲任氏世大梁人始祖仕宋爲高密尹家焉名其所居里曰梁尹社曾祖鐙太原府通判祖澄父復皆邑文學復贈如公官母鹿氏贈安人初公兄弟四人伯瑛早卒仲琪季珂相肩隨受經外傅公資性開敏所讀書過目即能了其大義弱冠操筆爲文已與兄琪齊名矣乙未琪第進士積官至禮部員外郎後三年公遂聯舉南宮會聞贈公疾不待廷試立馳歸時禮部亦解登州學職歸養公與其兄弟三人侍疾視藥劑溫涼燥濕問起居食飲宜適與否必謹沒則盡哀斂送以禮由是鄉里稱之其爲石樓也邑故磽瘠民閒不知紡織公令家置紡具教之法月責布一端賞罰其勤窳者於是民始興於婦工縣去河東解池幾千里而食平陽鹽轉運萬山中勞費以數倍民苦淡食汾鹽固請於
上官乃得民至今蒙利御史巡城時以軍興攤門稅移屬於正額外無敢私分毫入視鹺政疏劾巨蠹爲商民患者釐剔夙弊盡根株乃止還臺封章十餘上中如免粵西帶徵錢糧及軍政宜與大計同行請爲宣

聖廟立碑疏俱得
旨施行然公意猶未已也每朝回簾閣據几伸紙舐筆摹晉魏人書數
十行濃淡疏密皆有意謂子弟曰吾作書萬慮俱遣亦收放心一事然
知公者以公雅不好閒竊其微意如有不自聊賴者無已而託之於書
又卒晦其說如此雖子弟不欲令其盡知可悲也公素友愛自前年冬
禮部去世明年弟明經繼之日益傷悼不自勝遂至不起初公以御史
需次於家邑大歉與禮部捐粟三千石食餓者所全活數萬人故死也
人莫不哀之遺書有敬事初編二卷元配閻氏累贈安人繼丁氏封安
人鈞閻出貢生塤坪丁出塤邑文學坪舉人女三長適諸城候補行人
司司正李濰潤次適邑文學王自惇次適登州文學沙汝肥孫三士錡
士銘士鉽銘曰
爲吏也良蹟於廟堂嘉言用彰不容容而居不逐逐而趨命止於斯而
志則有餘落落寞寞其中有託豈其於世有不如意不歌而喟世眞可
棄澤未究施算不下闕
敕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公班璽暨配房呂二孺人合葬墓誌
銘 王士禎

以某月日歸葬於某鄉之原以狀來請銘安吠公諱玥字少玉希庵

康熙丁卯冬前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君卒於里第逾歲其孤澤普以狀來泣請誌隧道之石君仕順治之初予尚童穉及予通籍於朝則君歸田閒久矣故予與君生平弗習也然竊聞鄉人言君爲政於家四十載事繼母至孝友于兩弟范睦所稱成名立方而可書獨行者君實有焉最君門內一節已足信惇史傳後世況其表表者不但已也君諱班璽字受介別字餘庵益都顏神鎮人也其始自北崖泉徙高祖考龍泉公敬簡嘉靖丙午舉人彰昌府通判曾祖考肅齋公爾待萬歷癸酉舉人金華府推官皆有名蹟祖考服休考世熠諸生性倜儻敎子甚嚴君倜儻過其父而事親孝謹嘗大雪侍膳下雪沒脛不敢退早補青州府學生員爲文章敏妙絕人或列置數題數人環給筆札徐行口授一時並就文采爛然人輒無能效者順治乙酉舉鄉試第四名明年釋褐成進士時

世祖章皇帝定天下初行制舉詔禮部貢士自庶吉士外拔其尤一十人授科道官君在選中補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四川時秦寇賀珍武大定等出沒秦鳳沔漢閒褒斜道梗君募壯士數十身帕首握刀跨馬日馳百餘里度隴坂之險閒道崎嶇達漢中至葭萌賊翻天鷂者據尼

投石不得過君諭以朝廷威德降之時成都尚未內附以保甯為行省治所君抵閬巡撫都御史李勤襄公國英暨總兵官馬化豹嚴自明惠應詔等諸大帥皆在易君儒者以軍事嘗君君為指畫隴蜀要害且言大兵埽除寇孽之後不事戰而事守填撫之術不以兵而以將某以書生受天子命在行間誠無所事事顧諸君功罪可入告也遂閱軍實饗士卒單騎按行諸壁壘丰采懔然眾乃慴服按部順慶萬縣賊數千北走遣精騎迎擊破之通川南路已而惠帥營卒毆民幾死君捕而笞之一軍盡甲君上疏劾奏曰全蜀當獻賊蹂躪之餘戶口殆盡臣按部所至唯見黃蒿塞路白骨盈城耳蜀地先叛後順自昔而然今天威震疊新入版圖惟恃封疆文武大吏招徠有方申明約束使兵民相安西南可幸無事總兵官惠某桀驁自恣縱兵殃民跋扈飛揚漸不可長非痛加誅譴臣恐禍亂之萌方自此始是時姜瓖反河東連延關內疏久之乃得達得俞旨既復命尋按山西未幾召還辛卯七月丁父憂歸遂罷君歸而奉母怡聲柔色御食佐餕扶持

抑搔如孺子太孺人安之忘其非已出也篤愛兩弟易衣共硯不減古人置田授宅過其子鄉里化之顏鎮富山水暇即登臨置酒召親故飲奕絲肉閒作尤喜獎籍後進以藝文就質者丹鉛甲乙與壺觴錯互經其指授卒得雋去丁卯十一月示微疾卒年七十配房氏繼配呂氏俱前卒箴管饘餽以先介婦前後齊軌子七人澤普澤鼎澤旭澤愚澤同澤壯澤漸女子六人李唐瑚仇昶孫子仲韓聰臨高之驅其適也一未字孫七人允彬允莊允正允智允禮允沖允祺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合葬虎埠崖之祖阡系之銘曰

譬干越出匣而未竟其用我特書之視君陳與張仲

故提督河南學政按察使副使蔣公伊事狀　彭紹升

公諱伊字渭公世居蘇州常熟縣父諱棻崇禎中進士除南海知縣憂歸再補建安縣以廉幹擢禮部主事未赴官明亡老于家公爲諸生即負經世志康熙五年舉鄉薦十二年成進士甫釋褐即具疏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玉衡者言君道臣鑒者言臣道上自唐虞下至元明采其事要備法戒昭勸懲爲卷凡二十四有

旨留覽選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授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南方用兵城

邑殘破民多流亡公上疏言新復諸州縣當飭巡撫身歷軍前嚴禁搶掠量緩征輸責成有司招來開墾課其戶田以爲殿最如此則遺民安堵寇盜可銷又以姦民挾仇動借叛逆妄害良善請嚴反坐之律其有司受贓枉法者加等治罪又以江浙白糧向準順治十一年價米一石折銀一兩五錢至是米價減至五六錢請準時值量爲高下又以蘇州駐防滿兵糜餉擾民請移駐它要地下所司議奏多見施行十五年移疾歸里十八年補廣西道御史時連年用兵征調四出又方開捐納例選途頗壅公乃繪十二圖上之曰難民曰刑獄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催科曰鬻兒曰水災曰旱災曰觀榜曰廢書曰暴關曰疲驛復爲疏論難民言臣于十五年請假旋里見江西浙江難民百十爲羣哀號乞錢求贖妻女又于江甯省城遇淮安僧宋緣率難民二百餘募錢求贖妻女臣因加察訪其被掠已贖者有江西萬年縣徐善妻張氏等一千餘口其被掠求贖者有浙江永嘉縣何君信妻周氏等二百口其難民具呈藩臬者有江西江廷栻浙江劉佛顯等其募錢爲難民求贖者有僧宋緣武舉人王都等此等被掠之人竝搜之深山邨落初非得自賊營其爲誣陷何疑臣請自後新復地方責成督撫嚴禁搶掠其有將吏掠

賣男婦所過地方飭督撫一面截留一面參究庶幾水火餘生來蘇有
望其論刑獄言外省有司以酷濟貪民間小罪動輒收禁株蔓牽連遠
及婦女請令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立石中庭鐫刻
上諭除眞正人命彊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擅用夾棍及株連婦女
違者案律治罪庶足以儆貪殘惠煢獨其論銓法云捐納知縣原出一
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請未選者責成吏部行簡選
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優者按次除授劣者給以知縣空銜俾爲佐貳
其已選者責成督撫一年之中試其才守行保舉法否則庠之並請將
見開捐納知縣一項亟行停止
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歎又疏劾江西董衛國縱民焚掠及擅役民
夫狀
詔衛國軍前帶罪圖功十八年因地震疏論六部積習遇有銷算案件
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爲一手望
嚴加飭禁又有災眚疊見
乘輿不宜輕出宜日御便殿諏咨治道飭官常求民瘼以幸天下時江
南江西洊飢上救荒兼大畧言賑濟之法莫善于分莫不善于聚縣各

爲賑勿聚于府鄉各爲賑勿聚于城人各爲賑勿委于吏如臣在康熙十年賑荒于鄉分設三廠所活者衆所耗者少城中官設二廠所活者少所耗者多此其明驗也又其目在舉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骼胔爲五疏上之十九年因正塗壅滯請疏通選法下部議行二十一年出爲廣東糧儲參議時當兵火後供億繇苦公至革耗羨禁餽獻除差徭日買乾魚自給誓不取民閒一物集諸生肄業書院及諸義塾月有會旬有課一年人知向學無敢有私謁者會

詔求學行兼長者充督學任九卿舉公以應遷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學政既至頒示條教崇實學正文體其孝子貞婦旌之營求請託者皐之二十六年試開封得疾卒年五十七居家孝友篤于親故兼好西方之教誡子孫讀儒書暇誦金剛華嚴法華諸經修大悲懺法行功過格朔望放諸魚鳥家人不得特殺有故許用五淨肉著爲家訓令子孫世守之其卒也說偈而逝有莘田文集行世子二人陳錫官至雲貴總督廷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又督學蔣公德政碑　王廷璧

朝廷設官以博士弟子專屬學臣坐皐比而進退之砥礪文行務期于

鼓舞振興俾操觚而前者有所慕而勸于學有所畏而不敢即于嬉經明行修蒸蒸向化所裨于士習人心者甚鉅非至公且明不克勝任愉快中州人文歷代多有至明季洊更兵燹汴梁且爲魚矣流亡播遷重以歲屢勿登經久而民氣未蘇士亦廢學其帖括僅守章句無甚過人海內論文往往指摘謂宜一變其宿習卒未易得秉鐸于斯土者亦未嘗不三致意焉然力未逮也今虞山蔣莘田先生奉

天子命由粵東參藩來領斯職毅然以挽回文氣爲已任下車即頒條約示以爲文之法刪其蕪而收其實沃其根而發其華以本於性靈者爲有當凡一切疲薾澌敗之學皆刊落焉兩河士子其不講於古學也數十年矣自公之來書肆古文詞人爭購而讀之庋閣爲一空初試雪苑再試宛邱旋而之許昌大梁閒所登而進之者皆好學深思能自言其所得者也其擯而勿錄者則襲燕石以爲珍貌優孟之衣冠而神采勿屬者也既定甲乙而前論之俾曉然於何者爲得何者爲失焉卒無一人以倖竇進苞苴請謁望風退避所取士大率懸鶉露肘勤苦知名以故窮鄉僻壤黃童皓叟皆聞聲慨嘆感而且泣曰前此所未有也其有晚而無成廢書事他業者亦復鼓動重理制義闇且受知于公愈發

憤向學即未遇者沾沾自謂再試必有當公亦以轉移化導之速爲多士喜乎定其前列之文鋟版行世天下皆指而目之曰中州人文甲天下非公何以致此公之待人也以誠其教士也以正著有淺說頒行黌序知所遵守言皆近而可行又梓孝經廣爲流布明百行之原以厚風俗耆者給其衣頂貧者資其膏火以行聞者獎勵唯恐或後遴選諸生貢入太學皆英絕領袖又念其家徒四壁遠涉京師出已俸佐脂秣其州邑之不加禮於子衿者多默爲持護焉豫人仰公如躋春臺而沾時雨甯獨士子有嘉賴即耕于野賈於市行於塗者無不動色相慶以爲有造于我豫者實多也公自木天遷諫官所言多天下大事朝野仰重在嶺南嶽嶽特立周知弊政而力袪之不名一錢去之日蕭然就道送者塡塞道路不得行今來中州公廨之東偏復建孟子遊梁祠顏其堂曰闢利蓋公志也公之志見於天下公之德業亦不止一方人士沐浴而詠歌之然居常思盡其職掌即所爲極難必克有濟如公者其洵爲學臣之表率歟兩河閒何幸而得此於公也羣謀樹石以識感頌于不朽遂援筆而爲之記

謹案原編有濬白茆記蘇郡田賦議大法小廉論三首已見經世

文編今不錄

誥授中大夫兵部督捕左理事官加一級徐公越墓誌銘　徐乾學

往者吾宗兄存庵爲御史敢言天下事在臺十有三年上書言事五十有九其言河漕事先後凡十六疏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七月疏曰運河凡三百餘里北受黃水而東洩於江兩岸相距不過數丈窄處僅橫一舟其北爲河口有天妃閘黃水從此灌入水一石沙可得五斗特以洶濤急瀉沙走不淤逮灌入運河河狹水緩而沙淤矣明制此河單行漕艘天妃一閘漕行而開過則閉閘運水漲盛則實築土壩一切官舫民船至此過壩裏河外河分舟接遞所以淮關納裏料外料用水之利而免淤沙之害在當日鑿河之始計深慮遠自此閘禁弛數十年未行議復而運事尚不壞者厯有天幸如以人事論之今河底高於淮安城址已丈餘一旦潰決淮東數縣其魚宜敕令撫按漕河諸臣詳考當年事例酌以時宜務在力行庶運道無梗瀕淮州縣免墊溺之患事下所司而時論難之議遂寢

今上御極之康熙六年秋八月疏曰黃河之水自北而東淮水自西而東天妃閘口受黃淮二流黃水不分則淮水萬不能導臣考前朝萬歷

二十五年河臣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堰勢告危高寶各河橫溢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分黃河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巷口入海河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閘不爲高寶害此支河開而黃水分淮水導者其前效也自明之末年支河故道廢而不講黃水不分全力東注如建義蘇嘴等五大險工歲費帑金其山陽黃家營安東茆良口桃源龍窩口年年衝決百姓田廬盡沈水底黃水阻遏淮水不能東流入海以致高家堰將傾每水漲時數千萬夫役晝夜守救南而周家橋翟家壩處處告危是以橫溢高郵寶應等湖漲連運河水勢瀰天數百里無際致漕船失牽挽之路走湖涉險每報漂失一路民居糧田又遭淮水湮沒此黃水不分淮水不導而淮又害之甚者乞敕部詳議速尋黃家嘴支河故道濬治之使成渠分黃河之勢以下於海即於桃源宿遷諸縣而上多開支河以分上流之勢再於安東縣雲梯關而下宣洩下海水道以接黃流湍溜其清河口沙洲速行挑去天妃閘內運道宜及時大濬待淮水經過浮沙可盡入江惟天妃壩及遙灣數年水汕地狹土鬆必須增築石工方保無害疏甫入而桃源煙墩報決三百餘丈大

溜直趨洪澤河河臣大聲呼救
制旨切責令所司議之久不得決其年冬十一月疏曰自三年之前安
東茆艮口決而顏家河新溝口一帶遂起沙洲止因河水北衝與南岸
歲修之五大險工無礙遂不樂報聞以請築塞而水勢不得迅疾入海
王家營崔鎮宿遷諸處無歲不衝清河口之沙洲遂長裴家厰之黃水
倒射而今日者煙墩之決理有必然積漸使之也又河北數州縣久在
水中人民號泣於泥淖之間尸浮波上鬻棄男女慘不忍聞及煙墩一
決河之南岸桃源山陽諸處河堤纍加不已城門壘塞無路城內水深
數尺四郊彌望滔天孑遺無幾延息於鷗鳧巢窟以此欲逃死之民其
不能樂事勸功明甚今州縣派夫動至數千採柳動至數萬民間僱夫
一名運柳一束並費銀至二三錢使嚴刑酷罰以繩此無告之民刻期
制禦萬不可得乞特遣賢能重臣馳詣工所偕河漕臣計議方便清核
河帑實數官自募夫採柳定期鳩工集事於是
上遂遣兩部大臣乘傳視河以便宜報明年冬十一月一日七疏陳兩
河要害運道時宜七事其一請修復歸仁堤遏睢水埠子湖水使幷入
白洋河出口以刷董口沙淤兜睢湖諸水使不得衝入淮流其二請黃

河北岸決口舊例應民修者悉改作官工詳求帮築遙堤之制其三請挑濬運河疏江口其四復請修復漕規其五請倣工部修蘆溝之例一切物料入夫官為採買僱募其六請比用兵修城賑饑類開捐納事例其七請增設河官公舉所知才能資指臂使明年冬十一月又上言請以前所具七疏逐一再議明年秋七月又同日三疏一請大修高家堰極言堰若失守淮揚數十州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且雲梯關之海口全賴黃淮二河併力衝刷高堰一決清口必淤清口既淤海口必壅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其害不可勝言二陳派夫之害請實行召募收糴穀米分貯工所易銀為米使離扣尅并官自採買柳枝三請急缺增官改補近員速赴新任以濟急工十二年春三月內陞支四品俸留任復上疏申請大挑運河言今者淮水已成必不能合黃之勢無望其以清刷濁矣運河三百里內前此挾沙之黃流積淤成板河身日高河堤日益日今兩岸所加之工幾與皇華亭簷相及淮揚之民不能一刻安處而議者顧欲毀居民屋宇以建遙堤夫遙堤之說臣前亦言之然此特以行於黃河左右一望無際之曠土可耳今運道三百里內則依山陽寶應高郵城郭外則接壤洪澤河高家堰文華寺

淮流所經毋論遙堤無所用卽欲建堤亦無其地思惟有大挑之一策
前此未嘗不挑挑矣未復河身之舊又棄泥沙於兩岸之上一雨卽入
河與不挑同且不濬澗溼芒稻諸支河則黃淮之盈縮不一閘壩之啟
閉難施數年而後亦與不挑同又應論其當挑與不當挑不必論前此
挑之爲時遠近避吏議而貽國患也凡自
今上六年至十二年先後所上疏每下所司速議詳議七年冬疏
特命諸王大臣九卿科道集議以聞其所條陳七事二爲議者所格其
五事頗見採擇其間曲折亦有不盡如疏所請施行者比年大興河工
費水衡錢累百萬
天子南巡見淮南民居淹沒惻然動念發帑金濬治下河使者閱視還
報旁午結轍及
臨軒諮詢盈廷相顧悚踖乾學備員九卿未能熟諳利病以答明問使
公今日在朝雖不身任其事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必有所補益而去
官且十三年今又不幸以死雖緒言無所得聞矣惜哉公諱越字山琢
存庵其別號中順治九年進士丁外艱服闋授行人司行人十七年
御試擢浙江道御史移疾歸康熙六年補山東道御史嘗一出巡鹽河

東還臺內陞仍在臺久之陞兵部督捕左理事官亡何引疾歸家居讀
書不言世事於制舉業尤精疾革作遺教一篇盥漱朝衣冠與親故訣
而逝生於明天啟之某年卒於康熙之某年享年六十有八祖考諱某
考諱某誥贈皆如其官祖妣某氏妣某氏誥贈皆淑人娶李氏誥贈淑
人繼娶任氏男子子二人曰覺曰充充以瘵夭女子子三人皆適士族
孫四人本豫本坤本頤本觀曾孫一人以璜覺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鄉之某原以狀來乞銘公先世浙之慈谿人明初以軍籍隸淮安今為
淮安之山陽人故言淮黃分合變遷及兩河衝決州縣被災狀尤悉會
方講求河事撮其語之要者著於篇亦以志二三十年間兩河之情形
如是其他所言天下事多關時政得失其大者
世祖章皇帝時用律嚴峻又嘗切責臣下沽名市恩或奉旨令對狀諸
臣輒惶恐待罪公言諸臣精神智慮但保功名每奉
旨回奏僥倖無事推其初心有不盡然者畏懼之念轉為推諉萬幾叢
集專恃
宸斷所關治忽非淺請
召對大小臣工并許反覆指陳以貲財擇留死徒之刑以待巨姦大佞

而攖逆鱗者亟示以褒容寬好名之禁以勵下士中材而冒天功者自
應有常典朝論韙之康熙七年議修太和殿所司行察楚蜀楠木上疏
切諫事得寢
上諭行幸塞北公言邇者天下同時地震萬乘不宜輕出
溫旨報聞車駕亦罷巡幸又言治天下要道在開經筵日講
上是其言淮南大饑遣大臣賑濟公具陳利害
上大喜章疏不及到閣即授賑濟侍郎田公如議行又請緩征天下秋
糧特召面陳反覆講論不已
上霽顏聽之最後糾定南王女孔四貞其夫方羅吏議不宜妄請入朝
上曰此女
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假使公主干憲臣亦須糾
上動容可其奏
上之聽納忠言而公得行其直道蓋其所遭遇如此銘曰
楚其遷越其自祖駒王同世系十三載官栢寺數萬言上封事三之一
河防志見採擇七得四河議沸君已逝
又兵部督捕理事官前浙江道御史徐公神道碑 姜宸英代徐元文

本朝有名御史曰徐公越者其仕在先朝及
今上康熙之十三四年間而人望之者前世人其僅遷一官以謝歸其
里未久也而人想其言論風采以爲非耳目所常得聞見是不可以無
傳也蓋余伯兄大司寇嘗爲之文以勒諸幽矣而嗣子覺復以墓道之
碑跣請予余者以余兄弟知之尤詳也敢不敬諾公字山琢存庵其別
號望本太末世家句章明洪武中以軍籍徙淮安衛自曾祖某以上皆
不仕祖某父某誥贈中大夫祖妣王氏杜氏妣楊氏王氏同贈淑人皆
以公故公舉順治九年進士外艱服闋授行人司行人十七年
御試擢浙江道御史移疾歸康熙六年補山東道御史出巡鹽河東還
臺內陞仍在臺久之補兵部督捕理事官旋請告遂不出公在臺最號
敢言順治末年兩年中疏凡九上自康熙六年至十二年共五十疏而
於治河事宜尤詳論治河疏先後凡十一上
先帝時請不時召見大小臣聽令反覆指陳以備採擇且曰臣願
皇上留徙死之刑以待巨奸大侫其攖逆鱗者當稍示以優容寬好名
之禁以礪中材下士其冒天功者則國有常典一時傳誦以爲名言康
熙七年

駕將幸口外極陳地震之異乞勿輕動以順天意
詔是之越四日又降
旨褒因徧諭羣臣自後事有缺失宜如前直言無隱朕不憚改更河南
撫臣請急賑汝南諸郡部議以未報災不允公疏不早報災罪在有司
百姓何辜而聽其茹糠咽皮坐塡溝壑乎奉
旨責不具報者而令趣發賑如御史言諸論川湖採取楠木累民論奸
商大猾宜寘重法論經筵不宜久撤論關差不宜多員論屯墾之兵宜
早安緝論五城棲流所宜修葺皆得
俞旨復因亢旱祈禱請寬逃人株連之罪則和氣自應事雖不行時論
韙之先是州縣兩稅開徵本以四月九月有請如舊制者部以國用未
足爲言至是公言聞各省預撥餉銀除足備一年外存留尚多此而不
足直待何時始足乎請如舊便十年會淮揚水災
上遣大臣行視公請於各州縣多分設米廠使貧民免守候之苦擁擠
之患然後計日人給一升每三日一放米以百日爲率則一石之米可
活一人百石之米即可活百人雖多至十萬人亦止費官庾十萬石耳
使者與有司宜徧歷躬親勿急限還期勿預定米數疏入

上大喜本不下閣即命賑濟侍郎田逢吉酌行而并九年八月緩徵一
疏
特召面陳反覆數四
天顏愈和公應對詳敏在廷無不瞻聳者既內陞加四品俸益自感奮
十二年糾定南王女孔四貞其夫孫延齡與撫臣互訐方在對簿不宜
許其入朝
上曰此女
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即公主干憲臣亦須糾
上動容可其奏家居十二年惟屏跡讀書人稀得見面沒以二十六年
十一月某日也年六十有八配李氏贈淑人繼任氏子二覺候選知縣
次充天女三人皆適士族孫四人曾孫一人以某月日卜葬於某原公
居臺首尾七十餘疏而家本淮上目擊淮黃衝突居民昏墊漕道通塞
之故其言尤多時有用不用然識者莫不謂然而以其不盡用爲可惜
銘曰
黃入運河水緩沙滯天妃一閘以時啟閉公上書言宜如舊制加之挑
濬漕行其利公又上書言分黃導淮黃流漲過閘不受淮則衝齧高堰

而高寶其災開支河地于黃家嘴弱黃分導淮不爲暴公疏始上旨未及降桃源煙墩決三百丈河臣叫呼公悉其故自三年前河水北衝與南岸歲修五大險工幸不相逼而噤不請塞清河洲長裴口倒射今者之決理所必極言河北數州積尸浮漂民之子遺顛於爲巢府帖旁午派夫採柳採柳一束縻三百錢派夫鵠面動集數千財殫民盡國何有焉官爲採募於事實便次言歸仁隄宜修復滚水之壩季馴倡築具載成書臣所諳熟石鐵灰樁於官取足明年七月三疏同日一請修高堰高堰之修係生靈百萬高堰一決河口必閼河口之閼海口必塞上潰下塞是謂無策內遷留臺復陳河患夾沙黃流積淤成板河身岸齊民其阽危孰爲議者請開遙堤遙堤之設曠土則宜城郭接壤安用此爲而況民舍墳墓俱隳爲今之計莫若大挑澗涇芒稻畚鍤之勞勿惜勿遲黃淮滔滔上支弗治孰濬其尻臣昧死言以備芻蕘自公之去執言盈庭

天子曰吁疇卽余工公今旣死詎復聞此吾書以告百爾君子

謹案原編有省科條以培治本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必振墓誌銘 陳廷敬

國家總壹海內分隸民土於有司故縣令最重設臺諫以通下情防壅蔽臺諫缺擢用令令與臺諫故又相倚為重為賢令入則為名臺諫者君其人已君諱必振字臥雲初為懷慶推官三年推官裁省補陵川知縣六年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差按兩浙鹺政還掌山東陝西兩道事凡為御史七年以歸君之在懷慶也以正風俗興教化為先舉孝弟於鄉表節行於閭課士於庠講約讀法身自臨歷輒知其吏民賢姦直曲是非之實風流令行郡以大治武陟有富民魚人利其財陷於獄三年君察知立脫之置陷之者重法修武令饋鮮筍以竹籠之發視皆黃金君呼其人斥去曰何敢以污我行縣至溫溫令有苞苴顯呵之令皆震慴漕米至小灘鎮例監兌金二千兩君悉卻不受曰此吾民膏血勒石以絕來者是歲以廉進秩一級總督三省朱公聞君名召咨以制府事無大小悉以委君三省之事以治及為令陵川陵川在山硤閒土陿瘠難理然自其長老傳記士為鼎甲者七人後寖以衰微殆四十年不見科目君至則易置孔子廟立義學創書院教士其中親為勸課士果連舉於鄉民解黃絲黃絹顏料等祛其累歲所省悉歸民民用大豐俗故好訟豪猾連蠹役為奸每勾差出縣庭里閭騷然君痛懲艾令訟者自

以其人來既至剖決無滯留民化其德訟事稀簡去之日民遮道留數百里既去爲君立祠君爲御史前後疏五十餘上皆時政之要其最著者時三叛連衡秦隴兵相接潼關新設稅差請速撤以安人心又請分別倡亂脅從以靖方圍選人以急兵費多銓注而科目最淹遲請疏清選法收用真才其爲鹺差觸然洗手自淬益以潔清聞益君爲推官以至爲令或所已行所未行及爲言官盡發其所蘊蓄故其裨益爲多至今指數以賢令爲名臺諫者君輒在其閒君丙戌舉人戊戌中式南宮己亥賜進士出身余與君爲同歲生陵川吾鄉邑故知君之事行也詳君卒以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其孤以狀來乞銘按狀君諸城人曾大父諱陸大父諱柱考諱獻赤贈御史母贈孺人御史鄭公某女君初娶鄭氏再娶李氏皆封孺人子男八人長濰源廩生次濰址增生次濰溥候選知縣次濰沛候選州同知次濰潤候選行人司正次濰淯拔貢生次濰湜候選州同知次濰潞幼女七人孫六人初母孺人教家嚴午夜篝燈督君誦書與機杼聲相軋母孺人卒時遺負劵數十君約諸負者焚之曰此孺人屬也遭亂家毀贈君不知在所招魂營葬鄭孺人以不屈於賊卒君與六歲女相依爲命破壁頹土結茅以栖

書操農業夜擁書冊流離困阨之中其所成就如此可不謂賢哉銘曰
士或困窮而爲艱勤曰維華膴以娛其身盜仇戴天君恩永恫牲鼎靈
傷榮枯若夢名德令聞峙山渟淵眡彼貴富淒如浮烟懷抱皎日桑榆
未晏委順歸休守道不變我銘斯邱發潛表幽爾樵爾蘇敬君子居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楨墓誌銘　王士禎

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長山王公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考終於里第以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三日葬於邑東郊先壠之次其子廷鸞等遣使請銘余乃列次其家世行事而爲之序曰公諱楨字大木號雨嵐其先直隸之霸強人始祖繼安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至孝爲靈壁尉孝生東漢東漢生膺膺生重明是爲公考以明經官山西沁州同知以公貴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生八子公長也公弱冠補上庠有聲場屋順治乙酉

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薦明年丙戌成進士以二甲高第除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年再行鄉試公分校得故吏部尚書謚恭定郝公惟訥等十二人己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癸巳轉吏科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尋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

一人得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公四歷諫垣疏數
十上皆關國計民生之大者東省賦役
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弊濟兗東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
以甦時方嚴窩逃之例廷議窩主遣戍籍沒鄰佑保甲出銀給逃人主
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
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
而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
世祖章皇帝韙之卒從公議壬辰癸巳間黃河衝決畿南山東以及河
南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置一時全活無算陝西
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值歲祲米騰
貴每石價四兩糴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不聊生陝
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略曰秦中年來水旱屢告今以
納米之故以四兩之銀止完一金之正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民
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衛民民窮則亂生況秦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
走險變生不測所費豈止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
國朝以來鄉試副榜准貢間遇

恩例始行公上副榜充貢一疏永著為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官制與夫查叛產興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皆條奏施行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煩簡互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之專責無功嚴核存留急更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糾貪吏之鑽營內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賜罷斥公荷
世祖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奏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至一日
賜九列大臣褒忠錄臺諫與者僅三人公與焉其膺
眷注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高乞假歸又二年遂致仕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色在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摭拾細故以飾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迴翔廊廟洊至崇階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奉身而退棲遲於山巔水涯者至三十年之久識者以未竟其用為朝廷惜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公生於萬歷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并有婦德母儀今祔葬子十人某某女五人適某某孫男二十四人舉於鄉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曾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諒强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爲雲龍横埽寥廓意氣雄退則杳杳爲冥鴻勁翮飄揺謝樊籠福祉在天道在躬聿享遐年厥報豐子孫奕奕芝蘭叢鳳毛麟角光大東逝水東歸月墮空長白之陰松柏桐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相始終

御史余公縉墓誌銘 黄宗羲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曁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次卽公也幼卽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邱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埽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教與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

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屯道興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於現在之熟田違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旣以此爲考成競張虛數無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府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之疏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

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接壤郵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尙苛細而其關於
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騖覆車之轍擽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横暴稅民受貨奴客跳梁觸情放歷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梟藻之音載謠入口朱方旦妄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甯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聞樂方旦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産先幾於愼竈公乃不諱利害不避嫌疑振響於鐘鼓無聲之日卽其所未言者亦且破其魑魅使無遁形豈非
盛世之霜隼歟既而卜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歿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歷丁巳五月初

十日卒於康熙已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簉李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進士次毓琢州同知次毓瀚廩膳生次毓渟河間府通判次毓浩荆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五長高飛張顯明方象隆壽處寬何嘉琊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樟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楝懋樫懋柱懋梅懋栻懋椿懋模懋樸懋樞懋栒懋槤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棫懋棠懋杞懋楠懋柱懋楫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熱包荒人庶流迸家戶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末強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來毒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觸落狐狸賴公彈章遂歌巷舞没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布霧十里朝士趨蹌公獨曰否抉其帷牆膏肓泉石未盡其長侁侁後人嗣其耿光

又御史余公傳　姜垚

公名縉字仲紳號浣公諸暨高湖人也父仰泉隱德高蹈生二子伯綸癸未進士仲即公幼負志氣方就鄉塾聞魏忠賢亂政即戲爲彈文塾師驚曰此拾遺補闕材未幾補博士弟子崇禎丙子與計偕三赴南宮不第乃銳意古文詞

本朝壬辰成進士授封邱令仰泉曰豫州遭流寇蹂躪決河敗城郭宮室封其屬邑郊鄙相望遺黎仰令君如父母孺子其體父母愛爾心以字百姓公長跽受教于是招流亡闢污萊革耗羨省徭役疏刑獄緝逃人潔己愛民邑駸駸有起色先是有開墾加級令舊宰勒民包荒無土納賦鶉鴿莫訴適制府李公巡行公委曲導至荒區百姓遮訴公具道其故乃得疏豁數千金延津與封接壤例應協濟鄭驛受役者裹糧數百里外飢且勞廢耕牧公議與以刀布廢乘而倩津人辦事上下安之是時河決荆隆口封亦受巨浸公與河渠使者議引支河以分水勢築遥堤以護民居均堡夫以防潰溢清攤地以業窮民禁採青以杜騷擾使者善公策河乃無患己亥報最

世祖章皇帝召試授御史上言臣本風塵外吏謬膺耳目之司知而不言懼負

皇上特達之知如河上之丁夫勢須分派因有多派折乾以肥已橐者揵堤交薪額令遠輸因有授受勒措以索貨者至於奸蠹猾胥窩訪造訪飛螫善良在在皆是請詔厲禁

天子下其議僉曰如御史言著令禁止光祿故有冒破公潔已奉公豪貴皆斂跡會伯氏卽世父母竝登耄耋援例請養以彰

聖朝孝治公歸承歡膝下依依孺慕九宗閭右頌之丁未服闋補職時

上親御乾綱議竟達

御前如督撫已經互糾宜各解綬以聽朝議邑令已聞丁艱不得抑勒仍留原任三藩家口滋蕃漸成尾大不掉撫臣故有兵柄宜復給部甲癸丑冬滇南倡逆閩粵告變皆恃其戶口殷眾識者嘆公之先見恨不早用公策浙大帥自明州移越值夫已氏初至驕橫黷貨奸人倚之張

皇作威福道路以目公特疏糾參悉達民困狀

上聞震怒勘問得實遂罷斥驕帥選廉能代之後仍撤歸明州巡視長蘆鹽筴公疏裕商所以經國今私販皆高牙大纛實旗人曲庇狡獪僅僅指摘一二溝恤之餘是舍狼而問狐狸也銷引上課故事也生齒有繁簡年歲有豐歉須通融代銷商民交益若夫負販肩挑煢煢覓食似

當弛禁以沛皇仁皆
報可時同官雅知公廉而任事敬禮有加燕郢有作隱語示禍福者人
爭奉之爲仙公曰此妄男子耳左道惑眾憲章具在胡爲惑之將進糾
劾勸者力止未幾果以妖言伏誅公之持正多如此年五十七以選菲
請告遂懸車閉戶悠然自得至于鄉邑宗黨有大事莫不身任其勞明
告以理人皆奉爲準則少絕聲色玩好老益篤嗜書史尤嚴課子孫以
聖人之學長毓澄與兄子一燿同籍壬戌進士任龍陽令次毓浩荊州
相次毓渟河間別駕治績皆能繩武次毓淥毓瀚毓湘及諸孫二十七
人各負文章經濟才阜昌克大公之種德益遠矣
姜垚曰姬周積累保昌益滋忠厚開先食德靡麗欽翼譽臣遭逢
聖世聿展宏猷霜斧繡豸五世爭奇浣水迤邐庶幾擬之而無慚愧
又附舟山必不可棄疏　余縉
題爲舟山有必不可棄之形勝小門有當早設之藩籬恭請
睿裁敕部亟議進取防守幾宜以保全東南疆土事竊惟
國家自海逆跳梁以來沿海設防星羅碁置固已周匝無遺矣惟是地
形有緩急之分戰守亦有輕重之勢苟不擇其要而急圖之則雖羅弋

如林未足以制賊之死命也臣鄉浙江三面環海而甯波一郡尤孤懸海隅往時以舟山爲外藩鎭臣駐師定海與舟山爲犄角之勢故雖有鯨鯢之驚而內地得以休息自叛將把成功之變賊䑸盤踞內洋而甯郡無日不受兵矣幸而

皇師恢復逆艘宵遁此正東南底定之會也乃不知行間諸臣何所見而忽倡捐棄之議遂將江海門戸倒授于人使數十餘年久定之版圖竟斂手而委之逆豎耶即云島嶼孤絕垠戸凋殘勢難復守歟殊不知形勝所在正兵志所云守其所必攻者也況舟山離定海不遠其中田地膏腴物產豐厚使賊據之則必招集流亡且耕且戰非近犯甯波則遠窺江左是明予以一進退可恃之巢穴矣夫閩海祗一厦門尙以數萬衆窮年攻之不克奈何復以已克之舟山增其巢穴哉臣愚以謂前此舟山之不守者非由兵力單弱糧餉匱絀也由用非其人而鎭臣憚于策應耳今試得忠勇仁智之將重其事權俾得隨機措置更從內地坐食之兵增益營壘無事則半屯半操有事則且戰且守賊如登陸而戰則定海出舟師以擣之令賊首尾不相救如是而不獲全勝者未之有也蓋守舟山者非守舟山也所以扃兩浙之門戸而遏江淮之寇鋒

俾賊不敢揚帆直指也苟謂孤嶼不堪宿重兵萬一有警鞭長不及則江南之崇明獨非懸海外者乎彼何以能堅守待援而此何以不能守并不能援耶此恐不能逃

皇上睿鑒者也至于浙省雖有大兵駐防而城外錢唐一江直注大海臣記順治六七年間嘗有賊船五六艘乘潮而上追奪鹽舟官軍相視莫敢發任其鼓吹讙譟而去雖小醜無足震驚而思患豫防曷可不早爲之計乎臣聞下游有杭紹兩境相對處地名小門其間江流甚隘若于此嚴設防戍安置炮臺令賊舟不能溯江入犯則會城永無風鶴矣此亦江海要害之區不可不先事綢繆者也總之海氛飄忽不常非嚴守固防不足以制賊之死命而于形勝藩籬之地尤不宜輕棄以資賊之狂逞苟因一時失利而遽捐險要則賊勢益致鴟張武臣愈懷退縮豈蕩平殲滅之勝策乎臣非不知軍旅機宜

廟堂自有神籌非小臣所得管窺但熟審情形杞憂殊切敢不竭愚者之千慮以望

睿思俯鑒乎因條列海防事宜貼黃難盡伏乞

御覽全疏併敕部速議施行

又附督臣調度失宜疏　同上

題爲督臣調度失宜據疏巳徵舛謬謹陳海上情形伏乞
天語嚴飭早圖善後之法以靖逆氛以固疆圉事竊惟用兵之法南北異勢水陸殊宜原未可以嘗試爭勝負也況大海茫然颶風時作卽幼習操舟熟識洋路者猶時有覆溺之患而況以素未諳練之徒責之乘風破浪之舉萬一進退失據行止違宜是將數十萬精兵猛將不拱手而投之鯨鯢之穴乎臣閱邸報伏見閩督李某議遷海濱居民一疏深切駭異焉夫海濱之民與賊狎處其中或有冥頑貪狡之輩嗜賊厚利爲之潛通聲息以相接濟者固未必無之督臣身任地方定有確見臣誠不敢議遷民之說爲失策也但據所稱排頭方田等處人民有將牧馬偷送厦門者有將若獨力縛送厦門者其事巳足驚訝矣夫賊巢祗隔一水此時兩軍相當巡徼應倍加嚴密果旌旗壁壘連屯相望雖有奸民安能竊馬飛渡乎臣不知督臣安營放牧之法若何訓飭而令不軌之徒得艤舟海渚遂乘閒盜馬以去也由此言之其號令之不整肅巳槩可知矣至云派撥舵工水手公然不應臣益不勝駭異焉夫舵工水手非若里役之可以隨戶僉派也臣雖浙人素聞海上舵工名曰老

大其人必少長海舟凡一切內洋外洋島嶼徑路靡不熟歷而後能駕
風使舵操縱自如蓋大海寥闊數萬里中間石礁泥塗隱現相半苟拏
舟者稍失其宜則千金之艘立成糜爛唯老大能夜占斗極以知南北
晝觀雲氣以辨風雨故所向有趨避之利豈督臣處閩多歲而尚未之
知耶奈何欲以至險至危之事而責之素不練習之輩乎無論強所不
能人情必致大沮試問今日閩海之時何時閩海之地何地乎鄭逆雖
同釜底之魚實爲必鬬之獸在
國家罄數省之財賦悉境內之精兵以屬督臣卽使謀出萬全算無遺
策尚恐有意外狂逞之變矧堪此舉動乖張輕爲嘗試也臣愚以爲舵
工水手必宜重賞購募令先于內洋試演技能果否精熟然後使駕艨
艟鬬艦並聯隊伍嚴設營壘賊若覘我水師新集必來輕犯以誘我宜
且持重勿與交鋒俟其氣衰技詘然後各道並進戮力同心以翦此數
十年之逋寇當一舉而永逸也不然而橫加僉派不應則加以兵誅彼
卽勉強應役技旣不精心復叵測萬一戰有未捷變從中起將置數十
萬奮戈持滿之士于何地乎此實
國家大利大害之所關臣不避嫌怨直陳狂瞽總欲爲

皇上稍舒南顧之憂非樂與督臣相為矛盾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敕部密議施行

又附請卹建言疏　同上

為請卹建言獲罪諸臣以勵忠直之氣收治平之效事竊唯水旱災異
何代無之唯
聖主憂勤之念遇災加儆不靳下罪己之詔求言納諫務臻至治斯天
心鑒格而民物永安矣然天下正直敢言之士常少而浮沈取容之輩
恆多非有以作忠直之氣而感發其廉耻則必以庸碌隱忍能保富貴
者為得計孰肯奮不顧身以觸邪指佞為嵩責乎臣伏觀前代建言諸
臣或一時獲罪流貶然不旋踵即賜環召對其已故者必贈官葬祭卹
其子孫故上雖嚴威莫測而犯顏直諫者不衰良以忠直之氣迫於中
由恩義之感勵於上也吾
皇上臨御以來受言樂諫雖有戇激之辭未嘗深譴又屢頒
上諭俾言臣指實具奏雖古之懸鞀設鐸莫能過也然邇來水旱地震
災異頻仍
皇上雖求言若渴而尚未見有忠謀至計允當

上心豈所以作直臣之氣勵其廉恥者尚有遺義歟臣思
世祖皇帝時建言諸臣凡獲罪遷謫者咸蒙赦還錄用唯是條議逃人
一案當時因功令初行利弊未顯而諸臣忠愛之心過於激切遂至有
長流不返者今幸
皇上聖心洞察特允憲臣公疏遂回二十餘年久沿之成案以救天下
德萬生民將
世祖皇帝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矣夫同一逃人也憲臣言之於後適逢
皇上雨露之施而膏澤沛於兆庶諸臣言之於前適犯
世祖皇帝雷霆之震而身命畢於遐方是諸臣之言雖有當否而忠愛
之心如出一轍
皇上既錄現在之忠讜併當念前時之狂瞽亟敕部臣查明當日建言
被謫諸臣存者
召還錄用歿者亦許歸葬故里加以
贈卹如是則不唯忠魂義骨感激於九原而今日之守官待罪者亦將
慕鳴鳳而恥寒蟬昌言不諱謇諤成風永致太平長治之庥矣臣因請
卹建言事理字多逾格伏乞

睿鑒統覽施行

碑傳集卷五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四目錄

科道上之下

太常寺少卿高君層雲神道碑 徐乾學

巡按福建雲南道監察御史朱君克簡墓誌銘 王熙

通政司參議署通政使任公宏嘉家傳 任啟運 節錄

奉天府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姜君希轍行狀 毛奇齡

又姜司諫治外事狀 同上

又誥授中憲大夫奉天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定庵姜公神道碑銘 同上

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雍建神道碑銘 毛奇齡

鴻臚寺卿劉君國黻墓誌銘 潘耒 節錄

誥授奉直大夫掌河南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三級又加四級沈公愷曾墓誌銘 胡會恩

又御史沈公傳 姚世鈺

給諫阮公應商家傳 陸燿

郭御史金城傳 李紱

嘉興錢儀吉纂錄

科道上之下

太常寺少卿高君層雲神道碑　徐乾學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辛巳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高君卒於位九月君之喪歸自京師次年四月祔葬松江府城南五十里之張堰贈通政先
府君之兆孤纛具狀請爲隧道之文君嘗問業於余余爲一統志總裁官實舉君其事余不得辭爲詮次其始終序曰君諱層雲字二鮑號謖苑晚更號菰邨先世自宋南渡居上海旣還華亭四傳至贈翰林院檢討諱年於君爲曾祖萬歷乙未進士翰林院檢討諱承祚於君爲祖崇禎丙子鄉試副榜貢士諱秉藻君之父也君旣貴貢士君得贈如子官太夫人金氏楊氏皆贈恭人君少時前後母及貢士君連喪居堊室日久哀悴中負土營葬旣畢事而家日貧貢士君在時故以隱阨守志又不欲君治舉子業而時所重皆場屋文字苟且塗飾耳目者君獨刻意爲詩古文詞益貧不自聊又迫賦役坎壈失次遂策蹇驢入京師
天子方幸學釋奠君泚筆作臨雍賦見稱於時未幾由秦入蜀歷關河

棧閣之路留蜀二年策滇黔必亂勢將及兩川乃亟歸放船灩澦浮江
而下抵家而吳三桂反川塗梗塞人咸服其先見康熙十四年乙卯再
至京或勸君習舉子業君曰是不難鍵戶百日遂領京兆薦明年成進
士故事進士釋褐待銓者例得分校鄉試戊午遂與是選又二年授大
理寺左評事甲子典廣西鄉試還朝充一統志纂修官是時君官廷平
六年矣意所平反或與卿貳不合必力爭之或不得則爲兩議以上輒
如君議
天子察知君可用因考選親試乾淸門稱旨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
尤務持大體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文皇后上賓有詔諸王大臣集議喪禮永康左門外諸親王郡王貝勒
貝子公等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同詳議畢閣臣向前白其議從諸
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年最老起即蹐地君銳然曰是非國體即日抗
章彈奏謂天潢貴裔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與時無弗列坐所以
重
君命尊朝廷況永康左門乃　門重地
大行太皇太后在殯

至尊居廬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爲輔弼大臣固當自重諸王亦宜加以禮接不可驕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體書奏舉
朝皆頌縮
天子用君言下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後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又糾正黃旗漢軍都統張所知用君言降調由是衆皆畏憚是年夏五月有事於俄羅斯國擇遣臺省漢官二人隨大軍往方
廷議時同列並抑首伏氣不敢復前君慷慨請行事雖不果舉朝偉之
六月京師亢旱
敕議應行因革事宜於時江淮閒方行屯田事民大擾君請急停以蘇百姓大臣主其議
上嘉納之遷通政司右參議即日轉左未一年又遷今職君於
郊丘廟亭諸典禮無不明習其令式時
上憂旱甚社稷山川之祀祈禱無虛日君黎明赴壇虔共即事雖流汗浹體竟日不見惰容以此益受
上知而精力漸憊矣亡何病作甫五日遽卒
上臨朝歎息年五十有七衆皆惜君不究其用也君爲人倜儻瑰瑋好

大節不爲娖娖細謹在班行中進止有儀人皆目屬之博覽強記爲詩
文痛嫉俗學之陋追古作者有改蟲齋集若干卷工書及畫善賞鑒平
居簾閣據几圖史古玩雜陳意灑然自得持縑素請者卒滿意以去曾
以書屢被
御奬在太常時
上嘗諭卿席爾達曰爾衙門政事頗簡可語高層雲留意書體嗚呼君
之結知
主上者雖不在一材一藝而人以是卜
上之屬意用君矣君性豪邁不問家有無有輒散盡不待餘身沒妻子
幾不能自存配吳氏明戶部主事諱嘉胤之孫女子三人長卽騫次駕
次馭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高氏自檢討公來本貴盛遭時鼎革家中
落君以布衣走輦下十餘年閒連舉順天禮部兩試位至卿寺文學節
概聞天下雖將用復蹶抑可謂難也已銘曰
彼美一人申浦之濱奮自孤特卓爾不羣力學嗜古負氣懷奇連蹇乃
通豈曰莫知諫垣抗論大著直聲骨鯁者奮便媚以驚一歲再遷恩顧
日渥納言靖共秩祀儼恪

帝簡厥心將授事樞未究其施中道云徂鬱平松阡君昔手築先公
焉窆附宰木宛宛彼邱矗矗其石著德與功昭示靡極

巡按福建雲南道監察御史朱君克簡墓誌銘　王熙

寶應侍御朱君既歿之五年君長子豐城令約服闋來京師手君狀徵銘于余余與君同成丁亥進士距今五十二年矣君自中書選授御史既按閩中遂不復出蓋與君不相見者凡四十餘年而君之墓草已宿矣爲欷歔久之按狀君諱克簡字敬可號澹子別號石崖其先明洪武中有八三公者自蘇州遷於揚州寶應之湖西今所傳朱翁村是也三傳至楚琦公璀璀生訥訥生應登應登生曰藩俱以科第知名於時曰藩生方中方中生納夏納夏生爾遠是爲君父以君貴封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娶葉氏繼娶王氏俱封孺人王孺人舉丈夫子三君其長也君生而穎異五歲就外傳九歲能屬文未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順治乙酉舉於鄉丁亥登進士辛卯授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副主廣東鄉試得周繼賢等八十三人榜發粵人悅服嶺南初入版圖鎮兵不戢孝廉親屬多被俘掠諸孝廉謁君而泣君聞之怒髮上指卽走詣諸鎮面詰之曰朝廷設重鎮以安民若縱兵肆虐國典安在今諸孝廉皆

朝廷之臣何至父母妻子不能相保吾復命當面奏若屬矣諸鎮咸皇
恐謝立命逐營搜索還之粵士咸驩呼慶更生壬辰分校武闈甲午頒
太皇太后徽號詔於江甯乙未考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時巡
方諸臣咸令陛見君奏對稱
旨閩寇方熾軍興旁午君始至首請於仙霞嶺增兵移游擊於楓亭以
固興泉築漳浦等十城爲濱海諸邑保障指畫井井諸如汰冗弁革帶
辦疏鹽法廣士額禁委署恤驛困疏前後數十上皆
報可益君自涖閩日以興除利弊捍災禦患爲任其最著者則賑興化
之飢民請捐漳州之逋賦馳解福州之圍困閩人至今尸祝之謂君所
全活何啻數百萬也大帥駐閩獲得長髮者輒戮之懸首轅門無虛日
公見之惻然謂是皆濱海居民爲賊所迫耳請嗣後擒得海賊驗其髮
未五寸爲賊未久訊其里籍仍編爲民君爲政寬平獨嚴繩貪吏不少
徇聞君行部多望風解綬去會君以兩尊人春秋俱七十遂謝歸築環
溪草堂於城東奉兩尊人徜徉其中有諷君當再入春明者君弗應也
尊人沒日與兩弟相聚未嘗暫離雅尚眞率非遠行不乘輿非公事不
見邑宰邑有災傷徭役則娓娓痛切言之督撫舟過寶應必訪咨以利

弊君隨事酬荅悉有裨益暇則蒐羅經史子傳及先世遺集手自讐校日以寸計性和易臧獲無大過不以疾言遽色相加後進有能文者必推掖之不少懈蓋誠信篤實君子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八配喬孺人同邑文學喬君巖女子二長約壬子科副榜江西南豐知縣娶李氏次經歲貢生候選訓導側室萬氏出娶喬氏繼陳氏女二長適劉中柱次適陳仍喬孺人出孫六人約出者四經出者二孫女六人曾孫八人婚嫁皆名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之原銘曰

射陽之陂粵鍾魁傑蘭芬玉度經明行潔宣葩鳳沼振彩鸞掖仁聲仁問播在閭粵功成身退寄志泉石康甯考終受祉元吉子孫繩繩丕承遺澤歸藏茲邱永安厥宅

通政司參議署通政使任公宏嘉家傳　任啟運　節錄

參議任公宏嘉字葵尊別字丹菽康熙壬子舉於鄉以教習官行人丙辰成進士壬申擢御史其冬巡視南城方是時御史噤不言人詣爲鷹解角葵尊進上疏請裁無益之廳員又總捕則與盜爲市官愈多民愈擾又言各州縣宜有講堂書院庶人知嚮學又言今學道不特受制藩

司並受制知府蕃道府之階級不甚懸既無以資彈壓部郎之聲望不
甚重又無以達封章求其公明萬不可得乞重其選疏既上具揭總憲
總憲大驚卽劾以挾私更制乞敕部察議
天子曰邇言官條奏少抒所見可免察議先行飭學臣定監規二條其
後竟以重臣董學政中省亦以翰林自部郎出者借編檢銜實自葵尊
發之旋巡視北城奏五城應行事宜謂盜風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
清由旗人雜處司坊未潔由勸懲不當又言州縣督夜比較鄉民託宿
無地飢寒受杖往往殞命又或因分釐火耗之輕受簽役橫索之累又
言朝廷清丈所以爲民而藩府駮冊上下動費累百津梁有關所以禦
暴今小港皆設巡攔旱路亦行堵截檢索至負擔稅課徧雞豚其爲民
請命言多痛切途有錦衣駿馬者突出葵尊呵止之眾謝不敢曰此某
王所嬖千金旦也葵尊大怒身逐之至王府坐其門誚王曰是申申者
何也卽出敢若何旦出縛而杖之四十王大恚入奏
天子曰御史行者吾法也汝庇優虧吾法一時直聲震朝廷馬三者戚
畹某弟登城私焉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而陰謀齮齕葵尊葵尊
廷發其姦某斷斷辨

天子命掌其類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

天子立罷之葵尊素慎怯一奏上輒戰慄或因而成瘧有笑之者曰子葸若此何如不言公曰嘉之戰慄氣不足也然其當言嘉知之矣知而不言欺吾心負吾

君故不敢不自力耳明年掌山東道兼江南道又上十漸疏一曰朋黨交結之漸始因交際爲餽遺漸以愛憎成水火二曰奢侈僭踰之漸物力既殫等威亦紊三曰文武計訕之漸督撫提鎮挾私互訐小吏效尤何以使民無訟四曰紳士吹求之漸有司視紳士如仇讎姦民以紳士爲魚肉五曰上下牽違之漸

國家良法美意奉行者徒有虛文過當者反成弊政六曰名器混淆之漸爲生養萬民計守令宜用正途七曰常平侵漁之漸貯穀久易浥損又難盤察不若聽民輸錢數易稽而無朽蠹八曰河工興建之漸治河惟去其太甚不必議開議塞借一勞永逸之辭爲逐利幸功之術九曰情罪過當之漸如逃人止於鞭刺過宿反至竄流輕重不平枉誣尤甚十曰積習膠固之漸陞遷則超缺壓缺處分則忽重忽輕視爲故常營競日甚又奏銓政不平舉人揀選邊地一科內地乃至五科各官月選

並兼雙單主事獨歸單月至捐納之有改注假急公爲居奇一石售爲數石一人改作數人名器褻越莫甚於此皆得旨議行甲戌改奉天府丞兼學政轉通政司參議署通政使內艱服闋病目遂不出

奉天府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姜君希轍行狀 毛奇齡

君諱希轍浙之會稽人其先五世皆列卿明崇禎十五年君以國子舉北京鄉試弱冠祖禮部尚書故在朝父工部都水司員外以奉使張秋得罪君出之請室會鼎革舉八循例敕受職以杜規避除温州府學教授値瑞安縣闕攝縣事海寇大至舟尾高堞樓丈餘俯瞰而礮君募乞兒縻印牒于樓請府兵乘閒殺而出大破賊衆于齊雲江順治九年遷直隸元城縣知縣畿北災五種不一熟饑民牽子婦就食日以萬計時八旗張逃人令嚴酷所至閉戶雖僵仆不使傍欄下君憐而收之察其雄非東音牝耳無環穴使大墾隰北荒地地闢而饑民以活顧縣多部件經時難理君決之如流水凡督使及諸道營將公同視折以君當皆是君所受決皆不恨三省諸詞多有願質元城者督使嘗曰元城能吾欲覓元城一詞再訊之而不可得也

因以尤異
召爲工科給事中會議盜充斥探丸鳴鏑無虛日勢家陰相杖爲賊囊槖前撫請莊頭盧兒概行保甲不報至是發覺賊曹供義王家人買馬貪賊而厠白旗丁爲之因緣舉朝側目不敢問君獨抗言義王孫可望無横草功徒以去卑辱奥渫來歸
本朝宜湔滌不暇尙敢收亡命作關通竊盜之事至身爲旗丁豈復應桀驁自居抵冒殊扞而刺奸簿理昭昭如是夫盜有根氐主者是也盜有黨羽憑藉者是也臣請破柱索義王家人及旗丁主子窮詰之以清盜本
上爲下其奏飭部臣嚴議抵法聞者皆屏息嚙舌去時
上厲官方以廉貪爲殿最巧吏並公借罰鍰以濟其貪擿刑曲罰公行追比君曰是暮夜而白晝矣吾向吏元城未嘗入一贓錢也而公私厝費無所誤今何便至此乃于題恤旱災時極言酷罰之弊謂年歲不登咎在貪吏貪吏營私尤在酷罰向者贖杖分別有力無力其所輕重不過銖兩之間耳擿虔之吏猶或畸重以峻入今者贖杖本輕鍰而倍五倍十不拘成數小不應而敲朴隨之是罰以省刑而反濟刑矣且其鍰

未盡聞也近者直隸撫臣疏稱昌黎贓錢隱匿不報則其餘可知矣夫以大有之年需惟正之賦徵求稍急猶且痛剜肉而嗟補創況當水旱頻仍之後加之二麥不升之時鬻兒賣婦尙餬口不給而加以重贖繼之敲朴民何以堪乃飭還前例永遵不改會西南方用兵舊給馬疋有期限不及期而倒斃者有賠樁銀兩南方風土熱水穀不良易于顛仆加之征行之際汗血勞苦請大江以南概減其半而征行之地盡蠲之然而軍需孔棘南贛撫臣報曲江始興兩縣知縣同時雉經廷臣皆相視咨嗟然莫敢言者君曰人誰不愛生況見爲郎官已邀一命而輕生若此必有大不得已于此者夫大兵所集米豆草束槽鍘鍋口自所必需然必先時傳檄使之豫備應用什器明開數目如一槽飼馬可容四疋一鍋更番可煮擔豆十馬芻秣祗用一鍘本縣不足濟以他縣事訖交還不許騷壞至于水程舟楫陸程轝轎亭餐驛飯各有限度此外則一絲一粒無容需索否卽坐主者以放縱之罪則供億雖艱何至絕吭而乃以前軍猝至之頃措拄不及遂至捐債則其立法之不豫亦可見矣夫行兵不嚴責在督立法不豫責在撫二者必居一于是請咨察前件并圖後効

上深是其言既轉兵科右給事中旋轉左無何轉禮科先是諸王大臣立會計法凡錢糧完欠每項各限十分以定考成條件煩賾動輒羅網有司救過惴惴無數月留者君請總歸十分但以一歲之徵收統完一歲之條件頭訖既淸稽核亦便嗣此部計稍紓有司得久任不致輕去又恐查欠未定應停陞轉者或不經稽核分數與例符合而先咨停止始行稽核保無已停之官其拖欠未及一分或已欠而卽行補完或欠有公抵相應免議者而一經停止則部撫咨覆動越年歲雖不停已停過畢矣是必先查分數而後停陞轉至于完欠責成祗在藩司府州縣官下諸道無與嗣後稽核諸完欠不并及諸道亦以爲例顧當時陞遷之法雖有一定第旌功奬能多有躐等如拏獲逃人開墾荒地漕糧報竣則不論俸滿卽行躐陞君于遷兵科時力疏止之謂此三者皆臣子職守所應爲之事倘翫渫不舉則自有罰以懲其後而紀錄不已又復加級前已驟遷後復踵蹠此非

國家勸賢意也夫此三者非有異能卓犖可以膺不次之陞者也徒以地當畿輔官近轉餉逃人漕糧得以施設而推之他省卽不能矣且

國家縱乏人庸詎無勸農顯善敦禮興讓勤兵訓旅有什百踰于是者

而皆未聞有淩躐之舉獨于此三事斤斤加意如倖進何又其時有以
捐俸辭利紀錄勉名因亦良吏所可爲然而營倖外之金冒非分之級
漁地歛民貪進不已是紀錄非旌賢捐俸亦獎貪也是豈
盛朝鼓厲之初心哉方是時
世祖章皇帝急于求治其于闢聰達明惟懼不盡而君又公忠敢于論
事雖骨鯁倜儻每優容之故嘗得以盡其言前此太僕少卿吳允謙以
參政內陞君已劾其貪列其贓私下部議法而山東兵備道陳德容由
海寇歸命降授今官而君復劾之謂駔儈穿窬不當使冒濫名器爲用
人羞至是進君禮科都給事中復糾禮部巢雲林及主考莊朝生科場
指詐諸事而淮倉主事熊焯榷關病商特劾治之會
上以災異求言君連上六疏一時風采卓越無如君者
今天子登極君以禮臣職掌請謚號條典禮外謂天下無事惟逋寇鄭
逆以東海一隅游魂未殄遂使江浙閩粵沿海郡縣所在戒嚴墮名城
毀要害東南海壖貽累無已是豈賊之必不可滅抑任事諸臣不勠力
以馴致此也夫海賊之衆不抵東海一郡縣也其揚帆得意不過乘風
汎之便逞剽竊之技者也彼其寄身命藏妻孥者獨廈門區區一中左

耳夫中左之距漳泉海面不過二十餘里何難多置艨艟相機進剿直
入鼠穴而江浙左右則各謹守禦以防其衝突是閩兵任剿江浙任守
而勢已定矣于是造船艦以馬足不蹈海也練水師以陸兵未嘗操櫓
檝也歛矢石以摧其鋒設犄角以遏其軼置應援以制其變選游哨會
哨以偵其來去賊衆雖狡斷未有不成擒者時疏入值
世祖皇帝不豫已奉
密旨下該部議而逡巡未決暨
今上親政西南再闢遂決計行罙入之舉距君所請日已閱十年前後
廟算如合契券今已犁其族版其民郡縣其土地東漸之化遂越溟渤
然後知君言之果先見也君內陞後遽回籍時水部公尚在堂承歡者
八年至康熙九年始赴都候補值京堂闕員
上諭
先皇帝言臣必能皎[illegible]舊事大禫于今政仍以原官補數月每入侍必
温言禮之嘗于班行呼君名詢君鄉居君乃具三疏一請增科員防耳
目壅蔽一請撫臣仍兼兵防地方竊發一請緩期奏銷使催科不迫會
浙撫范君承謨以疾告業奉有

俞旨而君疏留之乃由浙遷閩以總制監靖南軍遂殉難云既而補順
天府丞以艱歸服闋除會奉天府丞闕
上念盛京根本地須君往就家補之三年以病請假歸杜門謝賓客立
宗祠義學講習禮教之有裨于鄉邑者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無
疾卒西河太史爲狀曰汪司成有言司諫主封駮侍御史主糾彈今則
條陳事宜一里師耳惟君不負此官云嘗讀君疏稿几四十餘篇骯髒
激切得古諫臣風其所抗疏必中緊要非大關國事民命必不言言不
令可行不進且相其立意欲挽世鍥刻而歸于廣厚故其疏刑罰惟恐
失入疏淸丈田畝惟恐溢故額疏舉人揀選法三年二年惟恐其不早
疏勘合惟恐不復至于審法律商酌流徒其躑躅于甯古塔席北之閒
徘徊悱惻宛轉囁嚅每一展卷未嘗不流涕也言事至此賈長沙陸敬
輿膛乎後矣若其居鄉之善自宗族鄰里鄉黨以及友朋無不藉藉然
子曰賢衆人亦曰賢非阿好矣

又姜司諫治外事狀 同上

姜司諫君用治吏起家
世祖皇帝特召諸治吏二十三人各予兩省官令入諫而司諫君稱首

于是君得謇謇爲直臣凡五年
今皇帝踐作念其勞以列卿詔進君乃乞假覲省水部君於堂鄉所而
其友毛甡以避人故主君家會守越者來請君諫書兼錄君爲吏時事
取其大都一二則可爲典者而屬甡以狀謹狀君自言曰治內者綱也
治外者理也綱以制理往用意利以列紀往用事事之所在而政舉焉
意之所至而法以張焉君筮仕司教在浙之溫溫於漢爲東甌王國其
地北當海而環山可藪多寇君以司教攝瑞安縣事適寇至時寇輕瑞
安用少嘗之君帥鎮兵之守門者數十人驟殺而出賊遁時戊子五月
六月賊大至渠劉姓有名環城以營餘盡伏仙山間君帥衆登城未固
稍爲補葺裂衣標於竿關舉門礮發城之南瑞城久敝也震之崩一角
衆大恐君乃復檢諸門礮得最大者遍搜城硝炭及七十斤盡實之大
礮中關舉城中山發之以稍仰踰賊營不甚傷賊然賊乃大恐御之環
數里外君乃斂民家醯甌凡百餘丹紙泥其脣以脣四嚮架陴間賊望
見甌驚以爲列礮不敢近然賊且剋期必三日下又益召諸賊衆恐甚
君時登陴瞭望示無懼意安衆心而陰募丐僮裂竹衣方寸作告警牒
覆以縣符絢屨之蒯繩使夜出之丐經賊營而請於郡三日郡兵至乃

台諸門兵殺賊賊又道君遷元城縣令縣西接衛河自衛輝達內黃河受淇及漳及沁下與滹沱直沽合多水患而沁時暴漲入衛東下湯湯縣故附郡郡之協守者率鎮丁隨郡坊築於衛之上流思遏之而留君捍城君躬先負芻結芻於枋之木間以板以障城賴之燥而上流坊築者不得成水怒且奔勢洶洶居民大恐忽一鎮丁狂言曰予河神也予方請帝命將瀦爾城而元城令姜君仁長者也又善治水必姜君親禱予瀦可免趣煅琅璫環首項聞當是時民固已望君至是聞狂丁言望益甚踵請于路君夙不肯神且慮中狂誇不應顧民心宜慰也乃命潔于社設水土神祠之若禱社者竟不一顧狂丁水平順治壬辰幾輔饑且近畿下圈田令施易民居遂多流民及其嚮諸郡而各不內也則流益眾方是時立逃人法最嚴凡去旗歷人訟匿勿出勾稽者得之十家坐故他部來無名數悉不敢以內而流者貫於道僵如毫毛鄉民既饑戶居即叢祠社宇亦閉以土流者多仆欄下君憐之召集諸父老諭之使留父老曰如逃人何君曰可辨其攜子婦者耳三竊于環逃婦也否則留而以御其獨行者則且可無慮且獨身易生也且夫郡亦饒開田各任而亟旅而教以墾土待年升科是公與私均利也眾曰諾於是留

者以萬計井里皆滿旣而督撫廉其事下其式諸郡使倣行之流民以
安及其旣也流者或不得於其所主又其勢不可以去初以饑來附旣
或飽而生其心則或自指爲逃人覬與所圈田之旗倖相認則坐主以
法不然則亦狎子婦還里可自便於是有檢舉稱逃者時特設督部府
司逃事君每聞稱逃立爲文押赴府使不得瞻顧爲奸然猶懼審詐則
狡者猶得押還自便也君復移之曰審詐得還縣則嚴治以罪或從解
論之而於是稱逃者亦竟以息論曰司諫饒治蹟卽此觀之亦管樂之
材也或謂司諫對闔時多行仁以意如預積貯以備荒政緩並徵而甦
民貧傷心宅流告以祥刑月療士窮促之揀選皆惠愛也卽其他戢兵
弭盜調銓佐儲無一非實效而此悉不載獨載其治外者時復有催科
法最良至今西北俱效之見別錄

〔又〕誥授中憲大夫奉天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定庵姜公神道碑銘　月
上

姜京兆公以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卒予扶服哭之且爲作事狀
附公所著姜氏譜後其明年卜葬於褚里福全山之陽禮君卿大夫皆
有二碑以下窆而墓門東南爲神道出入之所當以一碑移其地且勒

銘焉予惟京兆公以司諫內遷奠
天子都居作帥於京師首善之鄉然且舊京根本地並邀公坐鎮以倡
九有其爲中外所倚毗爲何如者乃溯公在司諫時疏數十上値
世祖章皇帝闢門伊始諸草昧荒略名法未備相視爲鍥刻毛舉而君
以寬大處之會兩河地荒敕直指按視清丈諸衞所屯田歸併藩產廢
斥諸地君請稽舊額核全書所載而準其數勿令妄有增益使州縣弓
尺得上下其手夫增額爲益課計耳乃不思地力有限正課幾何在有
司不過誇一時智計之能而永貽朝廷以加派之名不可也
上深然之當是時地方新闢民錢多積逋催科者合新舊而並征之而
公任戶科力請勿征謂量地所出一年祗得當一年之輸移新補舊將
必并其新而逋之矣夫今年之新逋即明年之舊欠也第有司考成既
以完欠爲殿最而完欠之數定限十分凡十分所核不論煩條璅件毫
釐偶闕即議處隨之自順治十三年諸王會議以後勒爲令甲諸科條
件既多而有司經承動輒罹網朝至夕行無半席煖者公請盡合諸項
之十分而總作十分則毫釐細故不致輕去且分各年之十分而各作
十分則推年遞察不致重累

上旣是其言而廷臣上下皆以爲便遂立敕舉行永爲定例其在今四十餘年無變更焉乃西南用兵兩廣撫臣報始興曲江兩縣知縣皆同時自裁不知所由在朝相視毋敢言公惻然曰人孰不樂生乃甫徼一命而輕生如此此非將隸吹索之卽守臣儲備之不豫以致有是務根株所由勿使行閒居守兩得委卸以瀆國法書上聞者皆咋舌公嘗曰大學以理財爲本而理財之要實惟用人今國家旁求亦云孔亟而一時吏治未登於古豈其賢實不足哉良由求治太亟進身之途寬而眞才反多蔽也夫弭盜催科輸貲辟土亦臣工恆事而乃開荒有陞捐俸有陞漕務全完有陞多獲逃人有陞浸假邑無荒田糧無漕件四封無旗人官貧無餘俸則旣無與於斯數而苟其興賢勸功課農養士修禮制而興教化有十百於此者將何鼓厲然且捐俸急公本屬臣誼而獎之太過將必有糜費金穀竭他有以足此數者此非所以厲廉而適足以獎貪也至若逆賊歸命遽受顯職則厲民尤甚夫穿窬駔儈狂逞海澨一旦計無復之叩首軍門不過匄朝夕之死初非有湔滌祓濯之能可立後效而乃監司守令冒濫名器夫居官必貴通經非謂柔翰之有艮於弓矢也以爲天下惟讀書者始能明理

識義燭民隱而飭官邪而況錢穀之稽核獄市之裁決機務之參預無一不究之平時而施於一日否則茫然入官四顧無術勢必假手幕客諸請胥吏而後止此事權所由落而線索所由生也且用人之途亦既不一

國家縱乏才亦何可使狡獪雜進至於如此其言皆侃侃切於時政而

上方好賢力求敢諫故公得盡言稱一時盛事至於調繁簡稽兵馬窮私販廣會推清改折蠲賠檐緩征欠均銓法復勘合豫揀選重律例察關政凡三十八疏皆一一議行雖諸部所議偶有齟齬而

上未嘗不反復其詞而念其直也乃公方入戶科時關西參政吳允謙以督撫專薦既已遷太僕卿矣公發其爲道時貪跡立下吏議而其在兵科則海寇陳敬容以僞軍門投誠授山東兵備僉事公奏奪之至畿輔失盜有供義王家人李進才及范二達子爲之囮緣有司莫敢聞而公爲發覺請直清盜本而後愉快至旱災求言公首以罰鍰人告謂旱者歲不熟也乃民不苦凶歲之不熟而苦貪吏之酷罰向者贖杖分別有力者四兩稍力者一兩五錢撟虔之吏猶嚴刑以濟其惡今者贖杖一名動輒三十四十兩然且以意眦睢不拘律令在

皇上不過期無刑之治而反開不肖者以貪黷之門甚非行法之意也夫年豐歲稔徵需稍急猶或有剜肉補瘡之嗟況當災旱之餘二麥不登何堪重鍰敲朴之下其不爲鳥獸散者幾何矣及海寇縱橫沿海震動公疏請撻伐俱有方略已奉

章皇帝密旨議勦未及果行而

今上克詰加以六師遂耕犁其地而版籍之與公之所告若合符契其先見如此公諱希轍字二濱別字定菴明禮部尚書箴勝公之孫工部都水司郎中紫環公之子也世居餘姚六世祖春軒公以工部主事劾逆瑾貶瑞州府通判高祖對陽公以行太僕卿忤分宜相公致仕曾祖翼龍公由禮部郎中出守以建國本上書罷職贈光祿卿遂徙家會稽爲會稽姜氏公少穎異善文崇正末都水公以出使張秋治故河詿誤下刑部獄公徒步入京請救會是年舉京闈鄉試公以諸生例咨監入試中式乃出公於獄而奉之歸里會鼎革下令搜京闈見舉者授以官公以南歸免歲丙戌王師下江東大將軍貝勒檄公出授監司而公辭之乃循故例補温州教授攝縣事因以民兵大破海寇之寇温者歷元城知縣鄴郡饑流民至者如蝟毛時逃人令嚴曳衢道路無收者殍殣

相望公憐之乃察其男無東人語言婦耳無三環穴者悉留之墾集北荒地受傭得食活者以萬計臺使下其法使鄰郡效之地之荒者悉以墾而饑民活者以數十萬計乃於順治十四年卓異

賜章服陞戶科給事中明年轉禮科右給事中十六年轉兵科左給事中遂於是年冬陞禮科右給事中會

今上登極公以禮臣襄諸大禮充辛丑會試同考官康熙元年內陞京堂官候補歸越八年始赴都

上以公爲

先皇帝言官重之謂其言必有裨于今政破例仍補戶科都給事中乃連具三疏一請增科員以防壅蔽一請撫臣仍轄兵以防地方竊發一請緩期奏銷使催科不迫是年補順天府丞以憂歸又八年奉天府丞闕就家起視事三年以母疾予終養歸旋丁內憂服闋不起自十八年至三十七年凡十九年無疾卒公丰儀峻整瞻視越恆量懷抱犖犖然見事急捷如飛隼之及物而予人和坦好推解能拯人之急而出人于厄予中於所隰流離展轉屢言諸臺使解之郡江防不守民居困於沈湛設法救援其於宗黨之惇睦凡鄉祠義學墓田宗譜皆一身修舉無

稍遺闕至於友朋之相卹其得所告而去者踵踵也嗟乎賢矣公配朱恭人爲行取科員澹明公女生子二曰垚曰坦庶子埉垚以年貢補杭州府昌化縣教諭陞國子監學正生子七長公銓丁卯科舉人餘俱列庠序有名公銓已有孫繼君五世稱極盛而垚以文章著自太僕公下文章經術至公益大而垚克繼之坦早卒銘曰

保氏箴尹見周季時宋人無學謂無專司兩省四品補闕拾遺有未便者因而去之不審貂鐸所以納誨匡輿正軸全在于是是以十論不削一二時謂良臣用使言事公之立朝侃侃盡職少具亮節更抱蹇德每事進言謂古遺直聖本無闕諫亦有力矧當草昧朝陽始曦宜以忠厚開萬世基竭我悃惻還于丕熙千秋國史猶應騷斯特公歷世累顯文教太史傳書夏侯作誥惟公有子繼述大孝清芬是揚駿烈克紹況其成績早勒太常邦詞里頌亦云孔揚惟此片石雖表未光拜墓下者思之難忘

謹案原編有敬陳一德之箴疏請禁蠲陞疏二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鼐神道碑銘　毛奇齡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於卒之三月祔葬虎跑進龍浦山先塋之傍遺命勿上謝疏勿乞
恩賜祭葬勿飾石人獸望柱于墓獨是東南神道有桓楹分樹仿延陵題墓之意當有文字而以予舉
制科時爲三相公及翰林院掌院學士所讀卷掌院學士者今已故都官尚書葉公公會試同考時所得士也重門相禪誼應操筆執其役又以予曾職史事即以此當史氏之誌因再拜稽首按狀公諱鼐字靖調別字西巖仁和人也其先籍江南合肥以勳衛授世職杭州曾祖諱憶其伯兄諱恆由選貢生任山東臨清州教諭遂家於州公祖松坡公諱大化誥贈通議大夫皆居杭州而仲卿公以臨清地勝曾挈家人僦其地故公母顧太君誥贈淑人生公於臨清別宅會顧太君父萍賓公爲山西平陽衛參軍攜公至任所至八歲而始歸顧太君膝下適仲卿公遽棄世仍扶柩還杭州當是時公家以屢徙中落且親族鮮少公與長兄峻明公考授經歷仲兄如之公邑文學相依如肩背夜共被晝易衣以出仲兄每授學所得館祿僅八金必兄弟分之公幼不好弄數歲如

成人而天資高少有文譽既早年爲諸生而以
國初鼎革毀儒服涸跡商人車仍僦居臨清別宅自分拋舉業爲親知
勸重以臨清籍就童子試由州而府而道三試皆第一順治十一年舉
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大名府推官先是遷臨清時閒以乏食應直隸王
參戎幕下之請至是參戎以詿誤落職而案尚未結公爲白其冤得末
減且捐俸爲折贖周恤甚備乃任甫期月
世祖章皇帝廉其能行取授戶科給事中會値鼓院有辨復降革官職
濫擊登聞者公大言鼓院之設所以呼大冤昭大枉軍國民瘼久抑不
治者藉是伸理豈容以一已予奪上瀆
天聽斥疏通政去而文武官開復舊有定例至是吏兵二部於開復之
例任意參變公特糾正之値己亥會試公以同考官取士十七人皆名
卿如馬光劉如漢蔣宏道葉方藹等已轉刑科右給事中明年轉工科
左給事中
今上登極充頒詔官至甯夏覘邊郡疾苦軍旅疲困謂西川初闢抽撥
秦兵鎭其地戍守之制豈容蹔緩特其地叢箐險阨爲獻賊所草殺白
晝千里無生人虎狼都其中倉黃戍守本屬艱難今復盡遷其家屬以

實其地夫鎮兵自月餉外原有田畝室廬以象家口今使捐田畝拋室廬于山萬水以塡此虎狼之鄉劍閣棧道曳銜而行此非徙之實死之也古有踐更番休之法今一仿其制迭相轉調不必遽遷其家室而限期遞代亦不廢事至平涼屯地設苑馬一卿專司孳息原以備邊郡攻守及內地驛站之用今關塞所需取之茶馬而鄉亭郵遞動輒支驛站銀兩以補倒斃致孳生馬匹悉散之游牝蹴蹋之地水草既不給而騰驤無用翻累閑牧夫市馬防戰畜馬亦防戰無以異也支銀買馬與領馬抵銀其相去不少閒也是必苑馬與茶馬一體分撥而附近驛站則直領馬匹以抵銀兩庶閑牧寡累而孳生不至於無用若夫邊兵月餉給之藩司而秦地遼闊邊鎮去省數千里每一領給動經歲月則邊縣解司似不如徑解軍前之直且捷也

上深然其言乃以覃恩封二代公捧敕徬徨念顧太君春秋高請歸省

覲

上許之越一年假滿赴闕補吏科左給事中使稽察吏部事務乃以獄訟繁蔓請

上飭部臣分別發審會康熙二年癸卯順天鄉試以經題訛錯諸生紛

紘訟闕下公上疏曰竊惟三載一試本求賢盛典故事凡闈中試題例皆本經同考官所擬今春秋經題則同考官羅繼謨擬進者也乃春秋第四題經係邾子而題訛邾人夫以春秋本經閱春秋房而題有誤錯其人固已疏矣且此第四題即己亥科會試之第二題也己亥是題亦曾以邾子誤邾人隨經知貢舉與監試官題參而考試官亦自檢舉請

奉

旨改正試錄因將同考官范廷魁孫承恩處分在案此人人共知者己亥至今相隔祇一科不宜遺忘而繼謨者又己亥春秋房中式士也以已中式題而擬以試士既屬可怪況已經誤錯之題而重爲訛錯在前此之誤猶曰坊本相沿偶失檢點故孫范參罰可從輕擬今已經更正敕改試錄煌煌然見勒功令而乃以是科中式之人題即是題錯復再錯是前爲過誤今且怙終前固違經今復悖敕此其所係匪細故也然且前時舉人哄堂而爭則內簾受過凡反題紙寫邾子者概使錄今之諸生亦哄堂而爭而內簾必不受過凡反題紙寫邾子者皆帖斥不錄則遵經士子反受黜落去取盡乖詘抑誰贖毋怪乎叩闕之多譊譊矣

上聞疏震怒著從重處去而公亦即以是時

敕內陞京職需次回籍扶侍顧太君者又八年
上俯念舊勞特旨召用以四品京卿服俸仍管禮科給事中事且謂公
等係
先皇帝所用諫臣必諳練國事各進一言以佐盛治公乃極陳小民疾苦連年菑荒設救恤之典商捐助之法開罪犯折贖之例又且另疏積儲定制經久并請追在官贓贖銀兩及中外所奪月俸以暨關稅溢額鹽觔割沒總移之爲賑民之用仁人之言其專於惠民如此康熙十一年二月
上躬耕耤田敕和碩親王以下文官四品以上各齋戒入先農壇公屆期以蟒服侍班已而陞鴻臚寺卿値癸丑
欽賜表裏幣金充殿試執事官未幾遷通政使司通政使乃以積疾發兼念顧太君在堂累疏乞予告蒙
溫旨許之會顧太君年八十賀者塡門而
恩綸以榮封三代頒官誥適至太君冠帔拜於庭觀者羨之因顏其堂曰慈慶堂既而太君卒服闋即具疏自陳衰老
恩准以原品致仕遂杜門卻埽焉康熙十八年

欽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二十年
欽賜日講書經解義一部二十四年
欽賜日講易經講義一部二十六年值
太皇太后大行公扶疾赴闕哭臨越明年
上南巡狩公朝于行所及還宮特傳在籍大臣自開府以上十人使所
在官存問公居一焉三十八年
上復以河工未成駐蹕清江浦公同在籍諸大臣恭請
幸浙即迎送朝見如前時乃以暮年家居得重瞻
天顏喜溢過望舞抃御杖一似較昔增健者越五月無疾卒公性孤介
而龐和與人齒遇無畍畛而未嘗有汎濫交孝親友兄弟惇睦鄉族而
疏逖者不加薄固窮而不侈于宦達致身通顯而家無彫室榻枕不設
寶玩日食戒梱杓而柈無兼殽之饌所衣敝裘嘗解之以與貧者每讀
律講
寶訓公必往而非然者即終歲不入府縣門一步遂安張公以巡撫使
浙雅重公嘗昏夜親詣公所居遍觀門巷無閥閱無屏籓管鑰無外宅
男兒警㰀蕭條如寒冰歎息而去公坐臥一室不出戶僅以小童住戶

外令司啟閉嘗曰人生幾何東牆之陰有寸移寸滅而已公卒於康熙
三十八年九月七日享年八十以順治十一年
賜進士出身授直隸大名府推官
欽取考選戶科給事中巳轉刑右於十六年己亥充會試同考官越三
年轉工左宣
詔甯夏以覃恩敕授徵仕郎轉吏左奉
使稽察吏部事務以考滿二等勤職內陞京堂官重以正四品京卿頂
帶食俸管禮科給事中事陞鴻臚寺卿康熙十二年癸丑充殿試執事
經筵侍班進今官元配沈太君誥贈淑人繼張太君誥封淑人子四曰
湘曰濤曰濬皆國學生曰淇歲貢生孫六曰士楷士標士權士杞士梗
士樞女二孫女三所娶所嫁皆名族乃系以銘其詞曰
維此哲人生超於羣如鳥有鳳而魚有鯤其言可法其行可尊
兩朝耆碩受不次恩澤下海國身歸邱樊以其所居名通德門剏茲夜
臺爰藏衣冠過者下馬澆酒墳閒日月有盡其墳長存翳東南道時游
清神片言不泐敢告後賢

鴻臚寺卿劉君國黻墓誌銘 潘耒 節錄

劉鴻臚國㦤字禹美江南寶應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遷刑科都給事外艱服除補戶科擢通政司參議歷督捕理事官其在戶科嘗建言民間田畝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之殊起科輸稅或以二三畝當一畝或七八畝當一畝蓋土有高下美惡田有寬狹肥磽自古則壤成賦不能強之使同也今賦役全書所載或田少而賦重或田多而賦輕即以揚郡言之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徵銀四萬四千餘兩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徵銀二萬餘兩非泰州寶應之田視高郵興化少至三倍十倍而賦重至三倍十倍也泰州寶應乃大地而高郵興化乃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故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故賦重而全書不明言其故吏胥緣以爲奸愚民以小畝而輸大畝之賦者有之恐異日有借言清丈欲以一畝作數畝民何以堪請敕纂修簡明全書諸臣將天下田畝等則詳覈折數具載書中以垂永久

上是其言時有建議請丈量淮揚田畝以羨地入官鬻之者君疏出乃寢在督捕刊布則例俾官民通曉往時以一逃人爲根連累至百十人

及以逃案爲市取所歷州縣官職名待劾者皆剔除之由是督捕事日
簡案牘日稀
天子遂裁其官併歸兵部而禹美改鴻臚卿尋卒官

誥授奉直大夫掌河南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三級又加四級沈公
愷曾墓志銘 胡會恩

侍御弱冠登第仕最早其歸也甫踰强仕其卒也亦未逮服官然居官十餘年忠愛達於上切直稱於時經濟見於用則侍御爲不可及也已丑下世越四年癸巳余請假南歸子世楝持行狀來謂將葬公於馬墅匄余志其墓余與侍御交獨厚且爲兒女戚知之最深不得以不文辭按公諱愷曾字虞士號樂存世居歸安之竹墩五世祖諱應登以明經起家歷仕甯國鳳陽青州三府別駕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高祖諱予來萬歷庚辰進士仕貴州兵備副使祀廣平名宦曾祖諱儆炌歲貢生仕華亭縣訓導四舉鄉飲賓祖諱燕卿庠生贈文林郎山東濟南府商河縣知縣加一級崇祀鄉賢父諱鉞歲貢生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掌河南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三級公幼穎悟善屬文丁巳特科年十七登賢書壬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疾給假歸己巳赴館職

辛未改山東道監察御史本年四月喀爾喀率所屬內附
上以遠人來服安插撫綏務使得所詔以十二日親巡邊邑公上疏曰
人主執要不煩邊地馳驅非易其安插事宜遣大臣經理令逐一奏聞
足矣萬乘之軀豈宜輕出
上以書生語置之比駕還思公言召對賜宴丙子
上親征噶爾丹克之歲暮以餘黨未靖
駐蹕塞上公謂邊塞風霜視內地十倍徒以妖魔未淨翠華遠駐非所
以慰臣民也因力請回鑾公之忠愛類此相國李安溪督學順天丁母
憂有
詔奪情公首抗疏曰學臣爲士子師表使衰絰者衣錦論文其何以訓
宜令終喪以隆孝治粵東巡撫高承爵聞母喪視事如故公以其戀職
忘親劾之北征總督中路糧餉于成龍輓運愆期公劾其任情玩忽違
誤軍需在大臣尤爲負恩一時震慴公之切直亦可概見初富民入粟
冠服許給三品公上疏曰
國家設事例雖出權宜要當爲名器惜量給七品以下庶不至忘分僭
奢

上是之逃人例捕獲三十八予擢失察一人疏其應擢而獲譴者准抵
北城吏目某以失察落職先經議遷部不准抵公上疏曰
朝廷有功過相抵之條三十當一不可謂不嚴并此不得是使
朝廷失信小吏受枉也部議卒從公言太湖爲東南水利歲久淤塞失
故道公爲指陳利害請疏濬并條設官募夫修築諸法
詔下撫臣議時狃小害昧大計不果行論者惜之及巡視兩廣鹽課設
折舊完新法清積逋五十餘萬兩復兩疏奏免漁引耗鹽例御史巡鹺
限期止一載至是以商民泣留令再任此公經濟可見之施行者也當
公在臺省時總憲遂甯相國繩屬禮於諸御史公抗言非古制遂甯爲
改容里居後每酒後興酣爲詩文輒矢口出令他人書之不假改竄其
意旨清元爲經生所不逮天性孝友事父母備極恪謹素善飲嘗寓武
林僧舍與客飲沈醉會封公至屏棄尊罍肅衣冠謁見不知爲既醉也
其敬畏如此於同氣友愛甚篤伯兄三夏卒無子以冢子王晟嗣之客
至已必爲拜哀戚之容弔者俱爲感動弟京曾爲諸生有文譽早卒公
痛之以已子學志嗣其後爲置祀田其他敦本睦族賑卹里黨事不勝
書茲特綴其大者公生於順治十八年辛丑四月二十八日丑時卒於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年四十有九初配韓氏封孺人贈宜人次陳氏贈宜人次董氏男子九人王晟內閣中書繼伯兄三夏後世棟州同知學志歲貢生繼弟京曾後世楞州同知世業世栗世清俱國子生世奇尙志俱庠生女子六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姻戚詳載狀中康熙某年月日葬公及三宜人於馬墅敢爲之銘銘曰

國之禍兮惟其言地之靈兮惟其人茲佳城之既封兮澤以貽其子孫

又御史沈公傳　姚世鈺

仁廟有御史曰沈公愷曾字虞士號樂存浙之歸安人沈故吳興著姓元至正間有名子敬者實始居歸安之竹墩是爲竹墩沈氏沈氏自明迄今以甲科躋顯仕者相望明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名子來者公之高祖也子來生徵烇歲貢生仕華亭縣訓導徵烇生燕卿庠生贈文林郎燕卿生鉞歲貢生封奉直大夫公之父也公少瑰偉絕特語出驚人年十七中康熙丁巳科舉人就會試以從兄宮贊三會閣學涵分校例引避壬戌登進士第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辛未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御史有言職自明設爲十三道亞都御史而

本朝因之其爵秩不甚尊然稱是職者率難其人若公者乃所謂眞御

史矣
仁廟時朝廷清明官事無闕然公於其時疏慷慨數十上語皆切直其
最著者辛未喀爾喀內附
車駕親巡邊邑公上疏曰臣聞
皇上有巡行口外之典無非爲蒙古諸臣定賞罰編戶口安插新附此
誠
皇上如天之仁欲使百萬生靈無一夫不獲其所但聖躬遠出閒關崎
嶇且其地風土迥異服食起居未必與時順適
乘輿勞頓於外羣臣宴息於家臣心何安況近命部院大臣先行料理
止須逐一奏聞於紀功錄過之中寓慶賞刑威之意仍與
皇上親行無異叩乞傳旨暫緩此行疏入一時大小臣工俱爲震慴後
駕還頗思公言召對賜宴又丙子
上親征噶爾丹歲暮以餘黨未靖
駐蹕塞上公請回鑾疏曰欽惟我
皇上親政臨民睿慮周詳雖最勞最苦之事莫不躬親身歷寒暑備嘗
今聖躬親臨沙漠功成奏凱猶以小醜游魂未盡殄滅

皇上綢繆布算總爲蒼生計出萬全但邊塞沍寒十倍內地
萬乘至尊一年之間戎衣弓矢數歷奇勞在廷大小臣工莫不引領
乘輿不遑寢處敢請
皇上俯允回鑾庶臣等負暄獻曝之私得以稍慰安溪李文貞公督學
順天時母憂有
旨奪情自陳請給假九月公拜疏劾之又劾閣臣票擬不當科員封駁
不聞謂臣思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皇上以李光地文行素著特爲簡拔原從維持名教起見方吏部題請
終制爲閣臣者職司票擬理應委曲奏請始不當有在任守制之票既
不當有仍遵前旨之擬試思學臣關係唯名教爲緊要
皇上方以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之義鼓勵再三而閣臣身居密勿正宜
以此爲進退百僚之準豈親喪大典反不爲緊要乎至於科臣職司封
駁閣臣有所未當科臣繳
旨覆奏固其職也乃科臣亦復默然臣不知其所封駁者何在也臣不
敢以妄擬閣臣爲嫌劾奏同列爲咎又請免富民納品疏曰
國家設官分職量才擢用下至吏員一官亦必三考稱職然後予以一

命之榮所以慎重官方者如此其重也自事例既開遂有八品頂帶榮
身之典此不過暫假微末之虛名以資鼓舞近者廷臣議覆陝西提臣
孫思克請開事例一疏內開一款富民捐米若干與六品若干五品若
干四品三品夫四品三品之官皆係大僚品級乃以目不識丁之鄉愚
忽而紅頂錦衣與九卿巡撫大臣混淆無辨雖屬虛銜似與慎重名器
之意不相合臣請
敕部停止未必於國體無少裨益他如假監之株累則請嚴局騙之棍
徒而無知被騙者許以自首逃人失察之處分過嚴則請仍准功過相
抵之條以明激勸北征大兵糧餉總督于成龍不當遷延輸運違誤軍
需廣東撫臣高承爵已請離任守制不當於一切人命盜案仍然照常
具題忘哀戀職其慷慨切直無所瞻徇多此類其請疏太湖淤滯疏則
極講詳究於宋元明已來諸家如單氏郟氏蘇氏以暨夏氏原吉歸氏
有光海氏瑞徐氏獻忠之議而分析條理窮竟源委以折其衷當時雖
部議格不行然公所著東南水利議一書至今論者與公子世棟等所
編西臺奏疏並稱碩畫焉蓋公官御史凡七年嘗以山東道監察御史
協理陝西道事巡視中城旋掌山東山西事其明年督理寶源寶泉二

局又明年掌江南道事值東宮大婚監理
賜蟒是年又管理登聞院事甲戌監武會試今閱卷分南北試期各以
三日准文闈公所請定者也尋又掌浙江道事越丙子監順天武鄉試
掌京畿道事明年丁丑充殿試監試官掌河南道事加三級覃恩授奉
直大夫戊寅又加四級及己卯巡視兩廣鹽課巡鹺例一年而代公獨
留再任辛巳復
命掌山西道事丁外艱歸會以運使某坐課虧連及罷其視鹺兩廣也
多惠政設拆舊完新法清積餉五十餘萬兩積引百萬餘道商困以蘇
復兩疏請免漁引鹽耗商民俱德之故有再任之
命其在臺中也憲長遂甯相國以屬禮繩諸御史公抗言臺臣無屬禮
援引侃侃不屈遂甯為改容屢薦於
上時同臺當湖陸公正色立朝不少假借與公雅相推重而河臣靳公
入覲見公於班聯屬目久之揖而曰是沈御史耶眞御史也其見重於
當時諸名臣如此乙酉歲
聖駕南巡召試行在稱旨賜御書戊子己丑閒歲大饑議設廠賑粥然
飢民匍匐數十里僅一飽及歸而飢如故或更有老弱不能偕來且來

而不能飽者更或有飢極而恣飽飽而反致斃者公按期給發計口授粟子弟持籌入無中飽惠均而全活者無算遠近效之至其敦孝友恤宗黨葺祠宇置塋田居鄉諸事都有可傳詳見家乘公狀貌魁梧遇事敢言節概懍懍及其與人則訒訒謙下雖淺夫孺子如貴客然平時詩酒自娛然與親朋談讌或至竟日人未見其號呶失度者詩有來雨吟稿若干卷四書義名蘋洲偶存長洲學士何公選入行遠集凡若干篇四方傳誦焉卒年四十九子九人皆以文學世其家

贊曰昔歐陽子有言司諫七品官爾而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故學古懷道者任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官雖卑與宰相等如沈公者庶乎不負其官者歟

給諫阮公應商家傳　陸耀

公諱應商字次賡號越軒世爲大河衛人幼有異稟特立不隨由康熙癸未進士授內閣中書典試粵西號稱得士歷刑部湖廣司主事山東司員外郎用法平恕不屈曲以阿上官遷戶部雲南司郎中所轄倉儲出納陋弊踵延根柢盤互莫能猝拔公至卽以裘服逾制撻其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關說一司之人無不洗手奉

令惟時武進趙恭毅公清望爲天下所宗及爲大司農諸司從事多以貪墨退廢獨公所治雲南一司無纖毫過譴衆始感悅薦擢刑科給事中掌登聞鼓逾年改吏科給事中時吏部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文憑臨選駮放除授不公公上書極論纚纚數百言指斥無隱被議人降黜有差直聲大著一日

上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公名命對公從容敷奏衆皆屬目嗣是連次

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益知公廉辦有節行將大用之也未幾以疾告歸其明年十月卒實康熙五十七年也所著有春秋彙傳析義如干卷藏於家余嘗讀公所劾吏部章疏想見公之生平在官必盡其職雖其所施止此以視世之紛紛求入兩衙門始既不任官守後且并廢言責者相去不亦遠哉公之從孫獎生與予同年同官也爲之傳俾列於家乘云

郭御史金城傳 李紱

郭御史名金城字子固父藎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早逝藎忠養父顯名撫御史甚嚴遂自奮以學問官績著於時由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陞刑部員外郎轉御史先是御史好詩文聞予言顏習齋先

生學盡棄之講求天文地理政刑書數射御諸學入刑曹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四欲獻全活甚眾及官御史曰吏治不修由官繁亂人才不振由三代學校選舉之法不復因先疏請汰冗員行之而時逐宦利謂仕途減則阻滯羣怨謗御史笑而不辯也御史貌謙謹見人翕翕如子弟而中實不可一世非其道義所欲爲百方撼之不動也杜絕昏夜苞苴親弗僕從從臾終不變公退則閉門不請謁人一日遇尚書甲於塗曰君何不一謁曰公有公地私無事何由謁曰時如此勿執曰時如此時而某人如此人也甲默然當御史十三四歲顯名使京西蕨山牧馬且牧且刈芻暮束芻馬上跨而歸艱苦備嘗嘗歎曰吾命貧安之且夫子艱奈何力爲善卒不盡其用四十一歲卒三子卒之日囊錢不足百敝衣布襪以斂

李塨曰御史篤孝弟能取師友頗嗜黃老謂予曰先生惡惡嚴傷和予曰經哀中節亦曰和黃老玩世究爲酷烈非和也蒔花木適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予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改容稱是嗟乎其學可深言惜哉